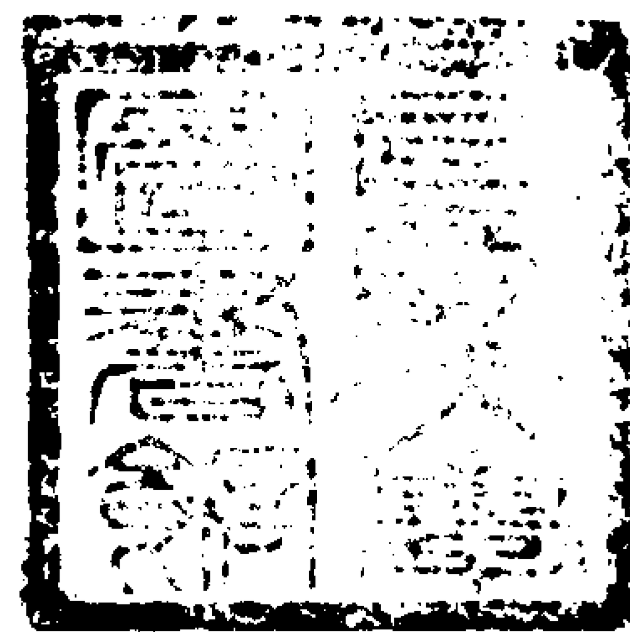
道藏

27


2 021 6149 0

道藏

第二七册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道藏（全三十六册）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强
裝幀設計　范一辛

進太上感應篇表
臣瑩微言疑旒重道深嘉
太上之格言鋟梓迄工幸畢微臣之素願輒
僭聞於
淵聽用祗咨於
宸恩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觀寶藏之
諸經中有瑶編之大訓本慈悲而救物爰諄
複以誨人謂善惡感召之由端類樞機之發
而禍福應驗之理捷於影響之隨千二百懸
懸之辭億萬載昭昭之誠然必賴明良之數○
○闡迺能率衆庶以皈依恭惟
皇帝陛下垂拱視朝緝熙典學講貫雖專於
六籍搜羅旁及於羣書道訪窈冥繼
聖祖下風之請化流清靜邁漢皇當日之規
怡神政事之餘玩意天人之際將推行而傳
遠故裒集以加詳義畫丁寧冠驪珠之八字
甘盤叙贊擅鴻筆於一家煥乎函笈之光榮
矣瞽蒙之遇臣么麼無取樸野何庸焚修濫
厠於竹宮名姓誤塵於
楓陛曩已蹴教門之陛擢令又叨
睿旨之使令寵拜賜金冒司鏤牒誓竭眇綿
之力少伸報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懼斯文之
廢闕不圖回祿愈增吾道之宣明董摹刻以
既周謹緘熏而恭進伏望
皇帝陛下俯留一覽誕布四方俾爾民皆遷
善之歸自樂從於教化則是書爲扶世之助
庶不負於
君師臣謹以所刋
御題太上感應篇一部八卷隨表上進以
聞臣瑩微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定六年月　日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太一宮焚修臣胡瑩微上表○

太上感應篇敘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飲食男女
謂之欲矣然於其閒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
辯於是善惡殊途相去遠矣使皆以飲食男
女爲人欲則是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
之正絶滅種類然後可以得人倫之正是惡
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飲飢食男室女家舉
是兩端驗之心術之微達之家國天下念念
不離乎天理之正則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也已夫如是則感應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
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惡惡未必能如惡惡
臭始而涓涓終而滔滔始而萌于一念慮終
而散爲千萬端善念不勝惡念之多君子不
勝小人之衆也此感應篇所由作而注者之
功出入三教網百家因事引類旁引曲證孜
孜勸人爲善之意也是書在故宋時嘗刋版
于虎林之東太一宮前有李宗題識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八大字其時大儒若眞西山先
生鄭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内附已七十餘年○
○其爲版不存久矣余鄉備員永嘉莫府時刋
積善錄諸書令入吳得四書集注幷小學善
本皆已勒諸梓欲復刋是篇則心力有所不
逮矣吳人温懷仁君壽家藏是篇恒恐磨滅
於是捐金刋諸梓不足則募施者以足之經
始於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刋工告
完君壽刋是篇時以余有意爲善也實謀於
余余力雖不能振之而時時勉之以有終始
則余不爲無助刋完乞余爲之序故不敢以
俗陋辭承德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許昌馮

夢周敘
大上感應篇舊出道藏宗李刋版臨安太一
宮其首題八字蓋宋理宗御書其以次序述
之者鄭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餘皆其時宗
工鉅儒觀其意無非勉人爲善之意也懷仁
生長吳下自先人以來莫不好善至於懷仁
克守先業令犬馬之齒且望五十竄身民籍
中及保父母遺體要皆不敢爲惡之所致也
於是敬以此篇刻諸梓庶與四方善人因是
篇也日加修省幾不孤太上開示之旨敘者○
○注者誘掖之意云平江溫懷仁謹敘
史遷述老子傳叅舉萊子史儋之倫未始定
于一殆不知孰爲老氏者而葛稚川以爲所
歷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論去遷遠矣遷之
言曰無爲而自化清靜而自定則老氏者吾
不知其爲天人也耶唐興推其祖之所自出
躋於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讀其所著道德之
篇言用天下國家者莫詳焉至其窮極微妙
旁羅祕隱於是莊周列禦寇之徒始以其說
滂洋乎天下而莫適於實用載讀感應靈篇
與蜀士李昌齡之註是殆推本道德之旨發
明禍福之端究詰天人之證嚴於訓戒以警
悟人心者乎雖然人道邇天道遠人之盡天
之合也蓋曰善而無所勸則沮惡而無所戒
則流使人知所勸而勉於善知所戒而懼於
爲不善則夫保衛良心適其情性之正惕然
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關於治化審矣
天以天爲不可不信以己爲不可欺以人爲
不可逆以物不可不愛順而行之何往非福
反是則禍之招也可不謹與論者曰順德者○
○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爲善以邀福不幾於
有所爲而爲之乎蓋視履考祥者理也小善
未孚觀心已生則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遠
邇係焉故貴乎誠之也或者又曰顏夭而跖
壽慶富而憲貧董秦之官爵黔婁之衣中天
之報施又何難諶之若此蓋修人事而契天
道所以盡性也順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
也人性無一之不善則是訓是行而不貳其
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懼之不可忘而
充於至誠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達於
清靜無爲之妙讀是書者所當盡心焉迺若
注釋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當嘉其用
心之廑而審取焉則可矣紹定癸巳季夏中
澣九峯真逸陳奐子敬父序
太上無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應篇云者律
程嚴備達徑朗分策之使趨尼之使辟總一
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禍福無門唯人
自召終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指歸精切不
過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婦易知易行李註言
逾十萬不既多乎矧蔓而爲序爲跋未已也○
○且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
感之在我應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
常禍感而爲應應復爲感循環無端有以類
至宜非可以文實索也彼託文字而傳者削
之又削之至於不容削緜文字而悟者忘之
又忘之至於無可忘銷聲剗華呈真露樸心
與道倱隨感隨應若是則文字誠不足尚矣
雖然動而之乎情其不謬於感應者幾何人
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激也集衆妙以鈎其玄
揭諸微以昭其信曾謂踈略簡淡之辭可以

振遺響於大道將隱之後耶編牘爛熳主一善而已使人人果能以善爲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統之雖太上此篇藏諸金匱可也吾亦將守中焉端平乙未長至後三日方厓龔幼釆謹跋

是書也以感應名篇豈苟云哉世人妄以感應二字作一句輕讀過豈知有感此有應感者在我應者在彼固未有無感而自應者也幸今吾邑刋是書則人皆可以有是書矣人有是書要須心有是書使心無是書雖模以○紙侈其帙壓架充棟猶無書也詩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心乎心乎其有是書之心乎嘉熙戊戌歲閏月朔日谷口鄭大惠謹題

○太上感應篇之作正所以開千萬世愚天愚婦爲善之門也感隨於應應乎於感其機甚速可不謹哉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應不在近而在遠則士君子者尤當默會於自然之中可也真氏子其勉之熙戊立夏後十靜軒先挺跋

太史公作伯夷傳有曰近世操行不軌專紀忌諱而終身逸樂及原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范孟博誡諸子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合二子之論而觀之而感應之説遂窮使後世爲善者懼爲惡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謂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趨善遠惡人之道也爲人行人而已而禍福何知焉感應篇之作爲不能擇善而行者設爾人心未嘗無所畏上焉畏義其次畏禍讀是書者○見爲惡得禍之可畏充畏禍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則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葉應輔謹書

○世謂感應之云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者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徼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接物善焉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矣盖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栗如臨君父如封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此既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一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此焉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李公註感應篇以諭人予懼世人不求諸内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覬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感應之本指云端平二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眞德秀敬跋七

天呂謹齋心三復

太上感應之旨金輝玉映如日之必爍雨之

必潤炊之必熟種之必生也恭惟
皇上御纂八字簡明二理該貫真三十六部
之帙衿萬八千篇之管轄也敬閱大丞相妙
賛心鏡了然輸關透鑰隨筆呈露所以開人
心之蒙昧獨步杳冥之日月也若夫李君集
註世網蝟如懲妄破譎迎刃解散所以去人
心之危疑直躋霄漢之風雲也是理也吾儒
講之熟矣達者施於政窮者蹈於身未嘗不
深切著明也是書之旁引曲諭特以發明是
理其有功於輔教者哉君子由是而行夫己
○之所未行以覺夫人之所未覺庶愚夫愚婦○
皆知遷善遠罪極而至於天人一心物我同
視始不辜刊行是書者之本意也時嘉熙戊
戌夏五朔謙堂陳天昌謹書
天道福善禍淫人之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
至間有為善而得惡為惡而得善或者修省
之念從而怠焉是未明夫熟與未熟之論耳
老氏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倚伏之幾
誰其尸之惟君子率性而行不離以偽正其
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感應
篇之本旨也觀是書者無徒知之宜允蹈之
嘉熙戊戌夏至易隱太初子應辰謹跋

紀述靈驗

昔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
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
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
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
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遂寧府周篪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又好與人
○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
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
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篪被驅
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
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
畫星官像呼篪諭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令以
汝欽奉
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
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
者皆因汝之功令一槩追至已改注壽祿籍
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
篪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
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
持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
火盜賊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
男嗣添注壽祿廣而充之可造神仙篪因省
敬錄其事以警世人噫即此知彼二人福與
一念而報應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開
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
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
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
月二十三日竺帶出閑嬉被邪祟侵害回家
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情切發
心命工刊
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
母胎人為兒子果蒙感應妻黄四九娘已卯
春有娠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黄巖縣
定光觀黄籙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王淨
共轎歸家夢覺胎娠徽動至十月十八日申
時生長男子捨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至乙

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上此篇板即有報應次日下手刊行病則繼痊此段報應乃邑士施秉文得之於妻弟鄭時俊見居嚴興

新都楊道機字明夫云吾鄉友人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予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甦略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黎雅間口傳

○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荼○肆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爲至誠轉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爲愧數日前以病故卧於此適早困絕初夜之時見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前問曰爾在生之日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令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是恨此身穢惡不能化人乞爲作一方便以

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顧奉道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孰知太上感應篇其爲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尚爾況知有太上感應篇而略不念誦奉行者乎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爲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内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一

太上感應篇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衆聚有縶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巽姓名曰

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殺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覩刊感應篇遂占助一版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三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版樣請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丁酉春版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内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版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至若真大圭竭誠募刊是篇繼獲嗣續及凡能至誠助刊者亦多獲嘉應今不敢隱其感應之實姑述其略用勸善男信女恪意受持正真在我則自應於彼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傳曰一念未起則方寸湛然有同太虛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及一念纔起趣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此太上所以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處即禍福之門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衛仲達初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而善錄纔如筯小官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地爲之動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藁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初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雖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如是將見秉此而立獲度世矣尚安得而攝君乎奈何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嗚呼仲達之惡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損盡合作宰相之福況本自猥薄而又多直犯者乎於此益知一念起處信爲禍福之門也是故趙康靖公槩嘗置缾豆二物於几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白缾中惡則投一黑豆於黑缾中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都忘缾豆二物亦俱棄而不用此蓋消磨至於瑩徹無復可以記別者也嗟乎世人方寸之間波瀾萬丈尚何望如趙康靖之至于瑩徹乎將見損福如衛君也

贊曰

福本自求　孽由自作　同出念慮
分爲善惡　吉凶感召　影響酬酢
毋待已形　所貴先覺　致力於斯
俯仰無怍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傳曰善惡之報而以形影爲言者謂作善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恨之絕恤鰥寡喜慍莫見不以富貴驕人雖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及伐金陵必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無得妄殺一人舉此二端餘悉可見前後全活可勝言哉又如捨然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斌緩決新婚之吏不傷已蟄之蟲皆盛德也是故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然則爲善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鏻使巫徐彥視鬼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爲對鏻信而殺英時英久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冤死無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鏻發兵救之軍既發乃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鏻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得之臠食立盡初文傑之爲鏻造此車也謂舊制無他苦於

是自出新意車内皆周植鐵鋩鋩皆内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即爲鋩所刺其意必有所主無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嘗之然則爲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

替曰

理有施報　出於自然　如種五穀
刈穫有年　如植荆棘　久則蔓延
易稱善惡　必以積言　勿以其事
責諸目前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

傳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呪等經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纖惡腥黒莫測邊際中有一山高十萬六千里上參碧落下入風泉名曰北都羅酆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陰景天宫周回三萬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獄獄中草木皆稟自然惡毒之氣鋒鋩風利甚於劍戟主此洞者名曰太陰天君助治四人一曰東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中成須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别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陰天君外六曹也互相關報主執罪罰六大洞宫之下又有三小宫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官專主刑名之職最爲追呼要司也三官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之主也五獄府君二十四炁乃二十八宿之陰獄以至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爲屬吏夫酆都者天地司過之都司也九令五獄者酆都之子司也令獄以下所有冥○曹又屬令獄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職千千萬萬何可勝言不閑獄司近又置舉意司手其司共有五案六員判官專主關達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處也善惡功過纖悉皆書既書達於更生虞公御史呂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復籍爲二簿達於豊道中獄定予定奪二司定予司則皆青蓮寶座定奪司則皆荆棘蒺藜予本二司亦自紹興二十八年置至乾道八年校幼以善而僧紀楅者四方上有二千八有六人以惡而將入荊蒺者四方却有八千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見其爲善者少而爲惡者多也大抵荆蒺之獄端爲欺詐姦邪者設行住坐卧荆蒺蒙縛極爲苦楚嗚呼今日身被蒙縛豈不亦猶昔日欺詐姦邪人被蒙縛乎若夫減奪之説則當隨文引證兹不復載

贊曰

天地鬼神　森列昭布　陰誅冥責
列於刀鋸　依過定罪　毫髮不恕
筭既可奪　壽豈難注　不睹不聞
宜益戒懼

○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傳曰道藏紀筭録云清齋一旬增筭十紀清齋一日增筭十旬清齋者心齋也一經減筭即爲有過之人貧耗憂患何所不有昔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險狠愎在處多不成任晚益迍蹇子女淪喪鰥目無聊因投詞於龍虎山叩頭禱謝是夕夢一神叱曰汝姦險狠愎奪筭將盡尚何謝爲

未幾果卒櫟陽尉郭鄩官不得調奇蹇迍塞無所不至雖至親密友亦漸踈斥每倦悶閒即見二物狀如猿犺跳躑其旁心大惡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虛耗者也君既獲罪故吾得以擾君今數滿當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滅筭則貧耗多逢憂患者也嗚呼與其至此孰若速自湔雪無令至此乎

賛曰

人之賦壽　如木有根　隨其生植
脩短所存　沃以膏潤　枝條苾芬
乃或戕伐　枯悴日聞　栽培傾覆
天何心云

人皆惡之

傳曰按七星移度經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斗定爲大惡人陰匿暗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固大惡無恩無德亦大惡歟大抵無德無恩則功不及人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則害必及物其爲不善實皆一也今爲人而至使

義一　十八

人皆惡者必自取也昔丁晉公與寇萊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聞萊公之名則必許爲忠盡聞晉公之名則必目爲姦諛聞一善必以歸萊公未必皆萊公所爲也聞一不善必以歸晉公未必皆晉公所爲也物論如此而鯨波之設竟如此豈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經云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信不誣矣昔杜祈公知乾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張忠定再鎮蜀蜀中之民無不鼓舞相慶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來必能復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則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爲何如嗚呼與其怨積孰若喜集戒哉

義一　十九

賛曰

西子不潔　掩鼻過之　滄浪之濁
濯足是宜　美惡自取　尤人何爲
梟獍蝮蠍　唾逐恐遲　愛人不親
反己可知

刑禍隨之

傳曰太虛真人南嶽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恒生於我害氣重殃自生於彼此學道之大行也然則刑禍隨者豈非害氣重殃恒在於身乎茍爲不然胡爲所至輒與刑禍會也不聞盧劉之事乎昔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爲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爲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人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鵂鶹或遇諸途無不急走遠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嗚呼盧劉如此而所至輒如此赤君之言豈不然也

賛曰

人之隱慝　爲於無形　厭然掩覆
更竊美名　高談理義　自詭廉清
謂可欺世　永享安榮　孰伺其後
人禍天刑

吉慶避之

傳曰南嶽壽星吉太極真人徐來勒曰若能剋意爲善自然動與福會然則吉慶避者豈非不能剋意爲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樓閣董羽善畫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絕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汙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鄙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宜在明日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可謂天下之至飢者時士夫盛習歐陽率更字墨本直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無何震霆暴作碑遂碎爲數片百萬之錢一旦失望鄙使碑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

贊曰
淑慝以類　吉凶在人　譬如儀鳳
不棲荊榛　虺蜴之窟　豈產珠珍
氷雪凝沍　寒谷不春　一氣所感
當識其因

惡星災之

傳曰按十一曜大消災神咒經欲界衆生不循正道不知有五行推運十一曜照臨主其災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羅計孛逆日月薄蝕乃至州縣播遷人民災難水火蟲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神呪經天地設位乃建五行巡歷天下察無道之國觀不祥之人凡處虛域之內蠢動含生命係于天星辰凌犯彗孛衝破遂生兵災水旱流離知而逃形可全自己逆之遇害凶釁微生黎民死亡淪沉苦海然則人之有災要當自省其可但歸惡於星歟大抵惡自人爲星因災之非星之惡而人心自惡耳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臣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曰歲飢人餓必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矣是夕熒惑退三舍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目因棄官家居日夜禱謝一日忽有一書生踵門曰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於道且禱謝勤至遣吾下降爲子療治既而不施一劑惟於宅南鑿開一井取水滌之一滌遂愈嗚呼熒惑本主災厄疾病今也乃能爲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災怪刑律今也乃能爲士平療眼然則星果惡歟惜人不知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度主一日皆二十八宿主之嗚呼人在世間日日節節皆屬星卦主攝爲善不免乎福爲惡不免乎災是豈星之惡歟

贊曰
天道云遠　太空冥冥　我與視夜

贍彼列星　熒惑退舍　善言足憑
天人相與　如影赴形　視履考祥
甘后之經

筭盡則死

傳曰按赤松子中誡經人有違犯皆被本命星辰奏聞上帝七星六律四時八風九宮五行先令司命奪其筭紀授以禍殃然則人有禍殃乃至於死豈偶然哉必其作諸不善奪筭至盡故至然也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彈指便過況惡習難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業識茫茫無有是處求之日用不免與物浮沈蕩然不反於膠膠擾擾之場欲其無過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減若干筭明日以某事減若干筭減奪不已會有盡時既乏正修又多過失一死之後便有三惡險道歷然在前或爲畜生或爲餓鬼或墮地獄皆未可必不聞王洛以處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費宜以操心黠劣而死爲餓鬼乎陳堂以恃陰凌人而死墮地獄乎此皆死有餘責而淪入三惡者也孰謂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

贊曰
紂有天命　忽焉以亡　文拘羑里
與齡益長　覆卻萬變　善慶惡殃
我命在我　誰云不常　彭殤壽夭
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筭

傳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中台司功下台司錄上帝署爲天曹俾主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篇言三尸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即上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木火土金水之德象陳北斗精應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統御斡旋氣運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稟一元之氣方得圓形爲人具足一軀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陰混合縱景萬化隱天祕訣人兩眉間却入一寸號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陰九妃常處其中又按業報因緣經七星之氣常結爲一星在人頭上去項三尺其人爲善則光大而明爲惡則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傳通圖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惡然則三台北斗在人頭上錄人罪名奪其筭紀信不誣矣

贊曰
人之一身　肖貌天地　反而求之
萬物皆備　此心最靈　不行而至
神明所舍　動息弗離　福祈禍禳
無乃兒戲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傳曰三尸言人罪過非獨篇中言之諸書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躓下尸名彭蹻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臟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忘

少氣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鬪節撥擾五臟踴動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三魂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大抵三尸言過乃其職也按經所說修真之人先當絕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一云寅日三尸游兩手當去兩手指甲午日三尸游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尸隨所在而去之嗚呼與其百守庚申盡去指甲孰若清心寡欲無使三尸所能惱人者數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虛志慕清虛一日因山行爲異人捧子所導至稚川仙都稚川曰子能絕三彭之仇乎契虛莫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當居人身伺察善惡庚申之日悉録以聞然則三尸言過孰謂不然內則守心外則去甲此修行之初法也

賛曰

枊子罵尸　義正詞直　奮筆抗辯
出於有激　其實七情　交相蟊賊
投機秉間　肆其侵蝕　非彼巧訴
緊我逸德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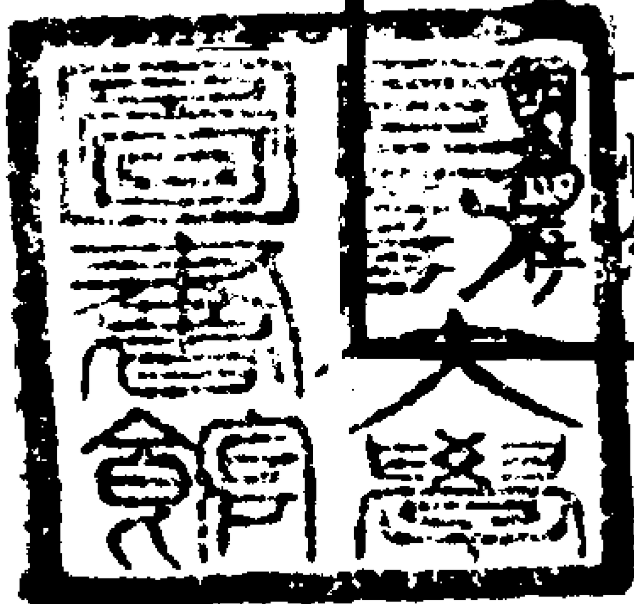
傳曰竈之爲神號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賤之命過無隱露纖悉皆言一云竈神狀如美人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月晦日詣天曹白人罪大者奪紀小者奪筭一云竈有三十六神能轉禍爲福除死定生驅逐妖邪遷官益祿若依時祭禱所願必從祭竈有日或以晦日清淨竈前香花酒果謝之亦吉一云在天爲五帝直符在地爲五音太歲在人間爲五音竈君竈中黃帝即世之司命常將世人罪狀及過惡奏聞陰陽二景記之黑簿嗚呼竈之爲神明察如是職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時豈問家有竈神而恐懼修省乎

賛曰

祀典所録　竈其一焉　神靈棲之
是或當然　余苟無過　子亦奚言
一有不戒　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醮祭可捐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筭

傳曰紀之爲說一云十二年爲一紀一云三百日爲一紀筭之爲說一云百日爲一筭一云一日爲一筭大抵三百日自不可奪況十二年乎一日猶不可奪況百日乎謹按經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筭皆記在諸天太上勑勒諸天諸地日月星斗天真聖人將軍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飛仙三界四司嶽瀆官屬執籙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不報須臾若修善立功則便可延年萬一造罪則立見減筭又按趙業被攝至上清校勘所見一吏方呈押戊申生人録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又降行横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過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功則延年過則減筭與經中之言皆無以異孰謂減筭爲無耳紹興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稱意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頓間自言恍然如處曠野俄見數人遥呼曰恩[illegible]



此相與引至一處乃一官府仲信因卧門側一吏自門引頭曰豈鄿州符仲信乎數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有九以不燒香睡起晚令皆削盡數人曰不燒香睡起晚皆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數人相顧大驚曰厚德如符公尚猶以此奪盡紀筭人其可自恣乎嗚呼所謂過者不待出於語言見於行事然後謂之爲過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爲過仲信之過便可見也

贊曰

命曰迓續　可演而伸　命曰斷棄
促亦有因　細行不謹　終累正真
罪大惡積　乃滅其身　惟德是輔
皇天無親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傳曰數百事者即篇中自非義而動下迄死亦及之之說是也欲求長生之人先須避者非餘人不必避也謂求長生之人則尤當謹避必使已行淨如明珠雖纖塵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爲無過之人也昔許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災於民最有大功上帝猶譴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貪殺匿三種之罪必待特赦然後拔宅輕舉女仙楊正見久以遇師登真有日上帝亦譴其少時父母貫錢輸稅正見不合擇取二文圓好者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復謫留人間一年又如陶隱居之修本草孫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於濟活惟是中間略取虻蟲水蛭之類以備藥使上帝亦譴其功雖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虛元君與茅君同在清虛宮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頻落者四十七人復上者纔二人蓋爲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將被考三官然則欲求長生者是可有纖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長生之人於篇中所謂數百事之說者須得謹避也

贊曰

神仙可學　不死可致　博採方藥
鍊神養氣　外誘紛然　可慕可喜
寧保此心　果無纖累　欲成仙道
先修人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傳曰道之爲說見於諸書者其說甚多然曉而易見者無若中庸之說之爲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大抵性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體也於日用間能自率性不爲人欲所移即性之用也道之體也今日用之間動靜語默豈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即太上所謂進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當進而退當退而進也昔趙清獻公嘗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蘇

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爲夜必記之于紙不可記者不可爲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於進退之間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着有幾人耶

贊曰

道則在是　明白坦夷　所謂常道
民之秉彝　試反諸心　能別是非
一念不昧　良能真知　外是求道
斯則自欺

○不履邪徑

傳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夷者平也徑者不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謂澹臺滅明行不由徑之徑也在人履踐言之即人之履踐不正處也履踐不正自一念始一念起處其可不謹昔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得遇師爲恨一日尋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棊聲舉頭視之則見二人坐於木杪相對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反顧則二弈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無及張木爲浮梁令縣有一廟極靈能爲人禍福令至必祭以斗酒隨酌輒盡木疑爲妖既祭度其醉撤席執之果一老猿已大醉矣將戮于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問然數年所貯極爲可惜君雖至廉然縣道闕乏不爲無補木纔問處則猿已躍身而去矣自此百計蹤跡竟不可得嗚呼一念纔差遂至如此所謂邪徑即此便是

贊曰

道若六路　曾蔑多歧　跬步弗謹
溪谷險巇　視聽言動　以禮自持
九思三省　猶恐失之　捨而他適
顛覆奚疑

○不欺暗室

傳曰太上所謂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處能不欺於可欺真不欺也不聞翊聖真君不欺之說乎真君戒張守真曰但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懼之有然則不欺爲行豈細行哉昔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葊行式採訪西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約日侍左右子威覺其不凡方欲詰問則約已求別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待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兩塵即兩劫也嗚呼世人於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況暗室乎是故超凡入聖常聞於古人少見於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贊曰

境有明暗　心無顯幽　一念之舉
十目已周　形諸事爲　洪水橫流

褰裳撻市　何必外求　不愧屋漏

心正身修

積德累功

傳曰德也者日新之謂也功也者日用之謂也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其德明日又積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廢不聞穿石禮樹之說乎紫虛元君曰昔有傳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忽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盤石戒曰石透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傳穿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又南嶽夫人曰昔有一人勵志於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禮一枯樹求乞長生如是不已積二十八年樹忽生華有汁如蜜其人取華并汁吞之立獲度世嗚呼積德累功雖不在於鑽石禮樹便可以見其積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無不成

也

贊曰

聖賢有順　成己成物　仁以己任
道由性率　小善必爲　細務無忽
事在悠久　效非倉卒　能辦肯心
斷無乾沒

慈心於物

傳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亦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然則世人胡爲而妄執此心以爲心乎況不善用而不慈乎嗚呼此說微妙姑置勿論請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無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捨太上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諸聖尚爾況於人乎按經所說燈燭焰上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光以爲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衆生粉骨碎身然則諸聖所以慈其心者爲如何惟其如是所以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其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無自貽戚敏仲駭然汗洽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飢出按拯濟舟次青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飢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筥岸側洶洶之聲正出筥中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既而

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謂多矣萬一感恩來爲眷屬豈不癡鈍是夕即夢文殊現身其前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蜆蛤中來但堅汝心無自疑沮敏仲至此始大信異因著一書以示勸戒王涣宣和年間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已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買茯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餌之無不愈者涣如戒修合一劑果愈孰謂諸聖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之

○說爲不然乎大抵慈爲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

贊曰

萬物同體　均受於天　樂生畏死
此性則然　忍肆其暴　刲割烹煎
肖翹蠕動　皆在所憐　視物猶己
仁術乃全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義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忠孝

傳曰東卿司命曰有蕭邈之才絕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富貴或至貞至廉不食非已之食不衣非已之衣紛華不能散其正氣萬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逮後嗣易世鍊化改氏更生此皆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至於至忠至孝則今日謝世明日便當補爲地下主者復從地下主者便當進補仙階大

○抵忠也者人臣之大節孝也者人子之本事使爲臣而皆不忠則爲君者復何望於臣爲子而皆不孝則爲父者復何望於子如此則君臣之分父子之倫一切喪矣人不禽獸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超度之本得獲度世莫此爲速不聞呂公誨蘭公期之事乎昔呂公誨爲御史中丞正色直言傾動朝野一日獨坐悅見一青衣授以一丹曰此清涼丹也上帝非久南游炎州命子糾正羣仙彼州大熱故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捐館時朱明復初登第在湘江見公跨一王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數百前後呵擁明復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款曲乃口占一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爲司糾更遣何人直柏臺言訖不見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略無間言一夕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

○中孝悌王也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草木爲之生孝至於人王道爲之成子能孝悌吾所以親昵於子既得見吾得道必矣後果如言然則至忠至孝其於度世豈不捷疾嗚呼忠孝者既如此則不忠不孝者當如何哉

贊曰

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　捨是二者
獸而不人　莊周放蕩　命義是遵
釋氏空寂　報恩猶勤　戴天履地

孰逃其身

友悌

傳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司命使者以父子兄弟夫婦為三綱本之與綱字殊而義一若棄本捨綱倫何以立大抵能踐其實則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則悔吝易生而必瀆昔姚栖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逺戍遂死于邊栖雲既長迎魂以葬廬於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又有張誠者亦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餘內外和睦略無間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旦家長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秖勤自祖琯至誠凡六世同居幾二百餘年始終如一嗚呼若二家者眞所謂實踐者也尚虛文者能如是乎

贊曰

父母之身　分為兄弟　一本而出
安有異體　愛其枝葉　以護根柢
史詠豆萁　詩歌棠棣　如塤如篪
神相愷悌

○正己化人

傳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不坐嗚呼衣冠几席尚當使正況行己乎○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聖人行己之大法也然則人之行己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處即其心已化處又何待區區而化之哉昔司馬溫公為人正直名聞海內其居洛也風俗為之一變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自足後生晚輩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知呂申公正直敢言傾動朝野時王安石出守常州移書於公曰某客京師二年于茲疵吝積其心胸每不自勝及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於晦叔見之滎陽呂公心與道潛湛然方寸其為崇政殿說書也日以正心修身之說勸導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不假他術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胡公瑗之為蘇湖二州教授也每解經至有要義必懇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人然則諸君所以正己者為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誰不化○

贊曰

表正影直　源清流洪　枉己直人
萬無是理　聖賢何術　舉斯加彼
瑕而戮人　三軍見鹵　大學修身
家齊國治

矜孤

傳曰孤也者未能有成親已奄世或毋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母再行其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況何堪王令捧負提携寢興衣飲主之者信存惻隱亦

必不如親父母之情愛之爲親切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爲可輕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養成大器者昔張鄧公士遜方在襁褓父母皆卒及長安貧讀書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台輔以賢德稱此至貧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乎吕中丞誨幼失所怙勵志爲學不妄交游洛陽之人多不之識及登第人方知爲吕正惠公之孫歷官言職以勁正稱此貴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乎然則孤可輕乎愚於矜孤之下不書矜孤而輙書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爲法皆知自勵右以矜孤言之則前輩行之視以爲常初不以爲奇特杳龍圖家道甚貧嘗聚親族之惸獨者養之禄賜所得隨施輙盡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尤厚嘗有一同僚女貧爲人婢公聞而贖之嫁于士族吕正惠公端與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公分俸給之又薦文度之子紹宗于朝官之非眞實矜孤能如是乎

賛曰

方幼而孤　何怙何恃　懷抱無依
疢疾誰視　吾幼及幼　人子亦子
放麑違命　射麛泣矢　能推是心
乃合天理

卹寡

傳曰寡也者方當盛年夫忽告殂形單影隻觸目無聊况女幼男癡百事未舉者耶此即孟子所謂窮而無告者也禍變如此非窮極歟欲語誰吐非無告歟爲其夫者雖云死矣冥冥之間烏得無念昔徐擇之判北京趙士恍自仁興來留爲幹官士恍與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恍遽以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京沂畢事歸參忽作士恍語謝曰士恍不善攝生以方壯之年遽就鬼録荷公父子周卹之恩甚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復流落失所之歎區區此心不勝感激陰君亦以此敬歎將有以厚報君矣中貴黃述奉詔持扇帕至彭澤迎賜廿使無何舟師王貴中路病卒其舟乃兩浙漕司官舟貴死舟當歸官其妻泣訴曰舟今歸官妻一家十口餓且死矣願得一言使貴長子得繼父業不勝感幸述至鎮江言之漕使即日剌其子爲兵付以父舟是夕宿丹陽明見貴操一小舟遠遠從煙波間來泣具拜曰貴雖身死長子已得繼業一家十口不復憂矣實荷公恩言訖不見嗚呼此固顯顯姑置勿論竊觀寡婦人中立志大有遠過人者不可不書趙公槩年七歲而孤其母勵志教篤竟能登天聖五年第三人第初遇郊恩法當任子公請以封其母爲郡太君宰相曰公爲學士擬封不遠公曰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李公芍年三歲而孤其母秦氏有姿色或有誘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婦義屬天倫死生命由眞宰我寧餓死其可再嫁於是篤意教芍竟能登第官至耀帥然則寡

可輕乎愚於卹寡之下亦復書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婦皆知所法云嗚呼似此之人天必報者重乎倫也何止子貴而已哉

贊曰

寡而守義　賢哲所重　折脛露筋
婦節尤勇　臺築懷清　暴秦是奉
況其無告　寧不爲動　誰或躝之
不難不竦

○傳曰老也者閱世之久更事之多衰衰年少無限論喪厖眉皓首獨保康强可不敬乎開寶初有鄆州盧縣尉許永者詣匭進狀曰言父瓊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木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榮養　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數奏詳敏詞氣不衰　太祖大加敬歎曰卿一門如此必有大過人者瓊曰亦無他但累世義聚不分耳　太祖曰此即卿大過人處立命賜襲衣腰帶銀裝鞍勒一副馬一疋御茶三十斤雜綵三十段與近便差遣一任從其志也吳元嗣亦享高壽時聖節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門有八十九十者一百以上者八人內吳琬一名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輕健氣不少衰詢其履踐亦累世義聚不分詔賜一官旌表門閭門外又築二所義順土臺立二株華表鶴柱異其禮也至尊尚爾況餘人乎竊嘗求之本朝處高位而享其高壽者惟張退傳九十一文潞公九十二趙康靖八十六張文定八十五陳文惠八十二曾宣靖富文忠皆八十以上又求其次趙清獻龐莊敏向文簡李文正皆七十以上已不及也又求其次曹武惠薛簡肅王懿敏呂文穆呂文惠寇文愍皆六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种司諫恰六十劉集賢恰五十王內翰尹舍人王待制錢宣靖皆四十以上遠不及也又如石徂徠恰四十蘇內翰三十九趙舍人三十六王御史三十八此則尤可惜也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有於自己分上做得些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於諸佛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皆蹉過也嗟乎少年但知負才輕侮老輩不知壽居五福之先縱有多才不到其地於事何益昔楊大年與周翰朱昻同在禁掖時二公皆已老楊方弱冠每輕侮二公翰大不堪因好謂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昻從傍搖手曰莫與莫與厥後大年壽止四十有九然則老也者欲到其地豈不難乎可不敬乎

贊曰

學養三老　禮尊高年　爲近於親
家國所先　天與之壽　俾華其顛
人而弗敬　是名褻天　矧復耆德
敢不禮焉

懷幼

傳曰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蓋幼者年方童稚未有識知爲之長者固當矜憐而撫卹之也虐而視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則當盡其恩

勤兄有幼弟則當極其友愛他人有幼者亦當推吾恩愛之心等而視之不宜分別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則愛之他人之子弟則不愛亦非所以盡懷幼之道也況夫幼者位則居卑力則孱弱卑者易侮弱者易凌苟無慈愛之心則將挾長以自肆矣在彼者必無辯口以別是非也必無強力以較勝負也如痿者之被杖無所逃避如瘖者之受譏不能辯明其苦可勝道哉甚矣風俗之薄也婦人之性類多忌刻為母之德不均愛子之心始偏已之所生則親之妾之所生則薄之其為繼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閔子騫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續而衣子騫以蘆花使之御車是也子騫之母猶爾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穉橫罹慘毒者多矣閭巷之人規併財產則為尊長為兄姊者為贅壻者乃有不慈不義凌虐其卑幼者矣巧飾詐牒偽立契約囑牙保以曲證賄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無所赴愬甚則陰謀詭計損傷其性命者有之嗚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門子孫百餘長少雍穆陽城兄弟孤惸相依前輩救荒則以收養孤幼為先若此者足以盡懷幼之道矣

贊曰

堯哀孺子　聃慕嬰兒　仲尼之志
少者懷之　在厥初生　淳德未漓
易致凌虐　可無保持　所以孤幼
周仁先施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義三

李　昌齡　傳　　鄭　清之　贊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傳曰按經所說諸類衆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歘起煩惱為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析為十二類生於十二類生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總而言之則一十二類便有一百萬八千之多然則衆生種類差別何其多歟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覩珍奇便起貪想舌味肥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非獨眼舌意三為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臘月三十日脚忙手閙做得主乎佛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諸國獨有一國化不能從及遣目連傾國而至衆疑問佛佛言此一國人於往昔世本一聚蜂目連本一樵夫因採薪觸著樹枝羣蜂驚擾爭

欲薑之目連謂曰汝等本有佛性以惡業流轉至此令也尚有小忿欲逞毒手願我早登聖果首度汝等是時羣蜂若有所悟領納在心令故見之悉皆隨順又在贍婆則中迦羅池畔為衆說法時有一蛤聞法歡喜躍出池上潛身草間傾誠諦聽偶為一聽法人柱杖刺殺命終之後生忉利天為忉利主復從忉利日往佛所聽說妙義以開悟故證須陀洹然則昆蟲一類雖曰微物其為有知與人異乎又如草木一類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無知驗以佛書則亦不可一槩謂為無知按傳燈録昔有一僧久為梵摩淨德及其子羅睺羅多受供養以道眼未明虛霑信施命終之後乃於淨德園中生為木菌日充淨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復可得然則草木一類亦一槩謂為無知可乎若曰昆蟲草木尚不可傷人則尤不可傷也

贊曰

恭惟哲皇　弗踐螻蟻　濂溪之庭
草覲生意　有生有知　此性無異
吾仁所充　際天極地　不見其間
一物可棄

宜憫人之凶

傳曰太上言樂人之善而首言憫人之凶當知所謂凶者乃凶人為不善之凶非凶喪之凶也大抵人之性眞上與諸聖一體無二能自率性則便可為聖為賢若但任情不免為凶為忒是故太上書以告人使人皆知導之以善不然則永為凶人不復反於善矣太上告眞武曰一切衆生競赴善惡輪轉生死無有窮已汝宜普為斷除邪見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輪定日分遊奕世間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之然則太上所以憫乎凶者為如何哉昔巢州居民飧啜之外競啗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玉帝奏告三清遊歷諸天下觀世界予決罪福之日其日九天採訪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嶽瀆社廟皆得條具以聞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極紫微大帝問曰南贍部洲吳國分野地號巢州善惡如何北極奏曰此方居民實是凶惡殺害物命不知紀極深恐積日之久寃寃愈結非連地址蕩為大湖不足以蕩除累年殘忍殺害厭觸腥穢之氣玉帝曰可北極既退召眞武告曰汝為三界遊奕檢察善惡豈不知巢州之民造如是惡厭穢之氣上犯玉帝勝游日月為之無光星辰為之失次乎玉帝有命盡令全城陷歿此事屬汝可速奉行眞武曰千里之廣未必一一皆然若一例陷歿恐多寃濫容臣下降吏問地祇回奏北極曰彼州神祇皆已奉勅遷往他所矣眞武乃大嘆曰痛哉一物之命尚在輪回未易出離況此千里盡為水界展轉相害大寃愈結何可救拔又復力請自差部下天罡神將再行審驗既而天罡化為大鼈浮遊溪面先是守倅差人鬻取次及百姓亦復如是天罡回奏眞武又請自降於是化為一雲遊道人巡街乞水如是七日家家腥穢最後一家號曰

焦婆水獨清淨眞君詰之婆曰某一家三口久厭腥穢蔬食而已眞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遠當蕩爲大湖誠欲救之已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幾雨果暴至洪亦隨發一州千里頃刻之間波濤如山浩渺無際是日眞君復降告焦婆曰汝可便主此湖數日婆死其子及婦亦死遂得爲神因名其湖曰焦從婆姓也然則天眞所以憫人之凶者爲如何書曰汝無忿嫉于頑亦此意也

○贊曰

人之凶惡　豈皆本情　見如探湯
惻怛己形　無忿于頑　書訓丁寧
死喪刑辟　摠塡顚冥　有拯其迷
闇室之燈

○樂人之善

傳曰吾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願人發善願天上聞之聲如爆竹諸佛無不護念上眞無不主持心契故也按唐文粹昔高邁見鄉之伎傑主寶融寺經藏院長明燈精進成就喜而發願銘而頌之已而迫於多事斯文莫構忽染目疾朦朧如隔綃縠每自嘆恨不審得罪之由一夕夢神告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然則諸佛所以護念於善者爲如何按啓聖錄程嗣昌常在密州見郊西鎭人好食鳥雀獵徒數輩日常打捕或碎首穴胷於鷹鶻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網羅罝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彈擊哀聲悲切所不忍聞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今日正當眞武眞君下降之日願憑聖力俾獲流通覆畢印行攔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妻其妻華氏三娘一見大怒撓破投之穢處移時買得一魚操刀欲膾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爲蟲緣遶其身處處咘噬方喧傳間監鎭孰向悅見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眞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乃興化軍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撓破擲之穢處罪惡深重即當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上眞所以主持於善者爲如何嗚呼上眞與佛皆已久住解脫樂人之善尚爾如此況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間非無人也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能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所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見韓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稱道不已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若數君者非眞實樂善已到於樂則惡可已也之地能如是乎

贊曰
人無不善　出於天性　胡爲忌嫉
私心之勝　克伐怨欲　交相爲病
惟其無我　此心不競　見人之善
如月在鏡

濟人之急

傳曰詰詎羅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龍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便乙乙空中雨令也於人之急力能濟之即所謂大方便也如雨普潤其爲及物可勝言哉所謂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則以湯劑爲急在死喪則以後事爲急在飢乏則以飲食爲急在婚嫁則以奩橐爲急此外又有無限不可悉陳之急但能各隨其急方便濟之皆爲濟人之急也昔許叔微少嘗以登科爲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其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闕用陞甲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言無一字差此則濟人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暇日載酒率僚屬登樓觀賞初舉觴俄見數輩衰絰往來營理喪具公遣人問之乃一寄居官方卒賵殮棺槨之具皆未有公爲撤宴厚賙卹之此則濟人死喪之急者也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飢餓殍滿路無粟以賑公請發常平封樁粟麥郡官皆不許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但勿與吾當自坐此則濟人飢乏之急者也查道未第時嘗遊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萬涂次適見故人以嫁女理財甚急即罄囊與之略無吝色此則濟人婚嫁之急者也用心如此烏得無報其後許叔微竟能登第范文正官至參政范忠宣官至丞相查道官至侍從非其報歟大抵人處世間於人急處自當如此

贊曰
君子周急　非相爲私　如人在穽
脩綆弗施　有力不用　猶已殺之
揖遜拯溺　無乃自欺　以己望人
其急可知

救人之危

傳曰雲笈七籤曰能救一人之命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壽又當倍之然則於人之危其可不救所謂危者死生之命也昔王均亂蜀朝廷怒蜀再亂命雷有終將兵平討意欲屠城時蜀士范璨尚氣節范璲好讀書文鑒大師有名行皆蜀中所素敬者因相率從間道出迎王師叩頭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脅從者特畏死耳城下之日願無肆戮鋤其凶黨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陳議慷慨忘身爲物出於至誠有終爲之改容曰不聞長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脫於死范與鑒之力也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事閩爲建州刺史其夫人練氏有智識

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仕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練之力也范氏令為蜀中望族子孫蕃衍有官者常百數人章氏亦為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練氏後公其一也嗚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報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於水火盜賊飢寒疾疫刑獄逼迫逆旅狼狽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體雖不相侔其為救危則皆一也

贊曰

孺子及井　怵惕皆有　器將墜地
觀者舉手　轉危為安　起瘵而走
彼難既脫　我喜亦厚　以仁存心
必無悔咎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義四

李　昌齡傳　鄭　清之贊

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已之失

傳曰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則平心即道歟道場歟歐陽文忠修好賢樂善常以平心為難彭中丞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曰吾不為他學自幼即學平心然則平心果難歟須自學歟大抵心之為物即體非有隨用非無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復何難前輩以為難者歎無人也示後學也世之見人得失不能如已之得失者必不曉此惟其不曉是以物我常勝罪來集身如水歸海日成深廣尚何足以道場與道之說而告之哉昔薛瓊身相燕國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可稱者嫉之如仇過藏使不得進晚歲一子死於獄餘皆盲聾喑啞傴僂顛癡時公明子皋見而憐之

因誥責曰此皆緣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以盡子之罪瑗聞大懼懇求救護子皐於是以赤松子中誡授之瑗誓志力行僅全一子所謂中誡果何書哉竊嘗伏詩其與此篇無以異也大抵皆是指出人之錯用心處其為拔罪最為有力薛瑗敬受中誡而能得免滅門周荒宣揚此篇而能得脫餓死不有力乎嗚呼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　因長為身累今注此書正所以發明此說也知有此書者不可不求一讀既讀不可不行信能知是異日生死路當得大力也

讚曰

百篇之書　務善殿後　人之有拔
視若已有　民不協極　未離于咎
洪範之君　錫福均受　非曰為人
待己則厚

不彰人短

傳曰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盡夫太上所謂不彰人短之說也至於龜山先生則又為之語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則又出於馬伏波之說向上一頭地也大抵人處塵勞不能無短然短自其短何與於我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語彰之則其短不免傳播聞望自此而減素守自此而隳詰此之由咎當誰執當知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為小人為之而無忌憚也昔蟲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為人猥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姸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陰邪士友則發其隱由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擬議者則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毋家工商也妻家駔儈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切如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誤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衆辱之遇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其貶剥中甚者目父母為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興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謐之習之既久不以為非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此事與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竟至嚼舌而死一也然則彰人之短是可為乎

讚曰

我所自立　欲為聖賢　彼亦人耳
何獨不然　邂逅有過　尚可滌湔
一播其迹　終身之𠎝　是以掩惡
君子貴焉

不衒己長

傳曰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大抵人之為人其可畧無所長苟有所長自當如是要在益加韜晦

善自涵養必使日新又新然後可以成德苟或不然不免輕躁衒露自呈褊淺豈所謂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是故歐陽文忠公修長於文章每對客論談則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長於政事每對客論談則言文章而不及政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衒昔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令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若為歌詩但只賞風景詠古今勿自揚己為妙泌若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自衒歸使不已安能成德為一代之名相乎當知人有所長切忌自衒

讚曰

三才並立　曰天地人　綱紀兩間
繫人一身　自賢而聖　由聖而神
頃刻滿假　其德不新　顏淵如愚
端可書紳

遏惡揚善

傳曰遏惡揚善在易謂之君子在篇謂之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遏惡揚善即為順夫天德休物之命乎天之休命果在是乎大抵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為惡我能為之遏之使之不至自棄復得勉而從善人誰不貴於善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名為善我能為之揚之使人皆得聞知爭相率而為善天之休命豈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於物亦如此豈非順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智也與隱惡而揚善舜尚如此況餘人乎是故趙康靖公槩專以掩惡揚善為務邵康節公雍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此皆得夫遏惡揚善之說者也惜人不知成人敗人皆在一言言之出口其可不謹昔冦萊公之在鎮也因生日造一山棚為監司所奏上大怒玉音甚厲謂王文正公旦曰冦準每事必欲效朕何也文正曰冦準誠賢能但騃耳上曰但騃耶遂不復問歸非文正一言則山棚之怒安得便霽賢能之說安得上聞乎王文康公曙治蜀盜無輕重皆論死有謗其大苛會劉燁召還真宗問曰凌策與王曙治蜀孰優燁曰凌策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盜不得不繩以法易地則皆然也真宗善其言歸非劉燁一言則大苛之疑安得遽釋皆然之語安得上聞乎此遏惡揚善太上所以稱為善人易所以讚為順天休命者也

讚曰

善惡之念　實同一初　舉抑進退
如轉轆轤　遏彼揚此　繫其機樞
春意所感　百蟄昭蘇　易順休命
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傳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義屬大倫臨財自當如是茍或反是義復何在况財者尤貴乎義天之察人多在乎此今日取多豈遂多乎今日取少豈遂少乎昔薛包與兄弟析產奴婢取其老者田疇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積與二叔析產先請二叔畢取所欲惟餘一篋圖書兩間弊屋積怡然受之畧無愠色又如魏公咸熙之畧取一二种東染世衡之但取圖書杜正獻衍之盡與諸昆杜神童淳之悉與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於官爵亦有推而不受者如中積中兩遇郊恩悉推以官其二弟徐積恩命已下復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彼錙銖必校尺寸必爭者旋踵破敗何足以此而語之哉

讚曰

知雄守雌　大白若黑　不貪為寶
老氏之嗇　自廣狹人　豈曰盛德
意防侈大　身務儉抑　徒以財言
未盡天則

受辱不怨

傳曰按涅槃經昔有一人讚佛為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為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瞋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可窺不聞本朝大福德者乎昔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若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之者文忠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罵他人曰明呼公名猶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竟至不問此固文士或亦能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誠亦可取狄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孫沔有劉易者亦與座易素踈訐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武襄不絕口俄又擲樽俎而起時孫沔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矣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旰吉謹愿寡語狀若無能動輒為同列詆斥吉不問惟盡力王事奮不顧身竟能衝破賊軍遷統制非氣量超越能如是乎此皆有前程享福德處孰謂佛語為不然乎

讚曰

顏子不校　隨會能賤　下惠袒裼
師德唾面　稱美當時　垂芳記傳
心和氣平　笑觀物變　虛舟飄瓦
吾又何怨

受寵若驚

傳曰太上於寵辱章曰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今於此篇又曰受寵若驚然則受寵果若驚乎大抵福兮禍所伏當受寵時不無盛滿萬一盛滿則便有無限禍事伏乎其間一旦寵失禍必勃至豈不果可驚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驚也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知平江即通

判鄭州尋拜右正言知制誥改集賢殿修撰遷翰林學士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加同平章事從封泰山祀汾陰兼玉清昭應宮使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送莫不交口稱賞公之榮遇公則不然曰但覺反側不安耳他人處此能如是乎張忠定公詠之拜吏部侍郎也謂所親李畋曰今蒙聖恩擢爲天官少宰可畏可畏若轉下而思則身不危轉上而思則恐必敗慄慄若有懼色他人處此能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寵苟或不然不免立取禍敗不聞盧多遜與种放之事乎盧多遜初拜參政服用漸侈其父億即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矣多遜不能念父之言竟以事敗种放初爲朝廷所召聲名大振其母即恚謂放曰吾勸汝勿聚徒無求名今果爲人知不得安處矣放不能念母之言竟以名敗此皆受寵不能若驚者也

讚曰

犧尊青黄　乃木之災　豕犢衣繡　寧活草萊　軒冕所寄　外物儻來　貪榮保存　禍身之胎　夫知道者　可不懼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義五

李　昌齡　傳　　鄭　清之　贊

施恩不求報

傳曰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於求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爲人報未必可求而怨必先之烏足謂之恩哉是以不求之報常見於無心之恩昔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最强悍無何感疾遽至困劇霖憐之因請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于二族一夕夢尉如生時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爲力請于帝今得爲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沿流而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爲糜粥之須因呼之曰合名之曰顥及長極寬厚敏於仁篤於孝官至大理寺丞字文英迪初領黔江都獄民有扶愛之者常訴漕臺官吏適坐事繫獄

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迪爲之不平力爲辯雪竟從輕斷又三年英迪沿檄道由南賓泝流而歸時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絶舟人拱手坐待傾覆俄見一小舟冉冉出没於煙波間遠來相救既濟乃扶愛之也相顧大驚曰吾昔日平黔之獄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險而來亦豈知將溺者之爲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與感嘆者久之嗚呼當霖之爲尉也不過曰同官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爲子之報乎當英迪之爲愛之也不過曰斷獄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報乎此皆無心之恩不求之報者也爲使有心則未必然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贊曰

怵惕惻隱　仁心自生　內交要譽
利心乃萌　仁本天理　遇物而亨
利則人欲　其末必爭　毫髮千里
宜謹權衡

與人不追悔

傳曰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抵人之臨財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與而復悔者有之今也乃能與而不悔非真實樂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塗少時飲于酒肆見一書生將謁魏守求貲葬其父母仲塗問所費幾何書生以二十萬對仲塗即日歸家罄其所有得白金百兩見錢數萬以與悉之略無吝色范文正公嘗遣其子堯夫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既歸未及言文正曰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付之矣堯夫怡然喜見于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偉人宜有此舉然求之其次不爲無人比李譓者富室也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債已了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貲設粥以濟賴以全活者動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爲德李浩然者亦富室也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怠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後柳范益通顯二李孫皆登第所謂愈有愈多豈不然乎

贊曰

爲德不終　古人所賤　與其誚責
寧有已然　君子不吝　果於爲善
貨惡棄地　藏己則淺　隨力所及
斯爲方便

所謂善人

傳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然則善人者當何修何飾而能到其地乎曰無他但能踐篇中之言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兄弟當睦夫婦當和正己化人慈心於物不欺闇室不履邪徑進退以道積累

有功卹寡矜孤敬老懷幼憫凶樂善濟急救危不衒己長不彰人短遏惡揚善取少推多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己得失乃至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所踐如此非善人歟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之側手酌御樽且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崇奬對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極善極美之稱也孔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乎汝曹當念聖上崇奬之言吾平日所踐四者之說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可以無忝其子宗諤亦能恪守先訓為一時聞人參政李公穆之死也上即時臨喪哭為之慟既而顧左右曰天不使好人為朕輔佐耶何至奪之之早宗諤問文正曰從叔為事何如而能使聖上痛惜如此公曰參政公清簡亮恬澹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苟合乃至學術之該博識量之深粹真大雅君子矣加之善與人交敏於從政是故捐館之日識與不識莫不交口嘆惜不然何以感致萬乘之尊親臨其喪為之長慟乎嗚呼二公所踐真可謂允蹈夫篇中所謂善人之說也得名善人豈為過哉

贊曰

乾卦六陽　元為善長　寸陰不容
純乎天象　受天之中　在人能養
推而行之　安利勉強　陽長陰消
此心天廣

人皆敬之

傳曰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開托其侍婢從屏間見之即恚曰不意今日乃來伏事一箇羅綃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范諷為御史中丞有一閽吏隸臺已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每能道丞之賢否丞賢當聲喏時所執之杖必橫否則直此語久矣喧傳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一日挺直諷驚問故則曰比見中丞約客餚庖者至于數四某私意異時作相亦復如此每事喋喋豈不煩碎心實鄙之不覺挺之直也諷愧謝者再三嗚呼此皆舉措偶失已不為婢僕所敬況能使人皆敬之乎當知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不聞溫公與劉大諫之事乎昔溫公之赴闕也衛士見之莫不以手加額乃至百姓亦復遮道告曰公無歸且留相天子活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百亦復歡呼踴躍皆喧傳曰司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公薨京師之民為之罷市而弔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力至嶺南封州父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於頂相九百餘人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劉大諫之在宋也人皆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到泗州不見大聖及薨耆老士庶乃至婦人女子田夫野豫市井小民莫不爭持香劑誦佛

書以哭公門爲墳壟不得入因設大爐於廳下以受其香香價爲之踴貴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又如王沂公之在閣下楊文公性恢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皆以知天盡性爲學天下之重爲己任士人宗之號曰四先生雖誕㚐盜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禮於其門富文忠公嘗乘小徊過天津橋人隨觀之市中爲之一空徐革節廬于墓側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爲一空申顏特立獨行每過市肆市人爲之起邵康節每出遊城中士夫無不倒屣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敬能如是乎

贊曰

敬心之生　得於未施　林宗之巾
紫芝之眉　至于居實　走卒所知
匪求于人　人則即之　不然回紇
曷拜于儀

天道祐之

傳曰天道祐之之說即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說也大抵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我果有以裕之無有不爲所祐也昔劉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選復歸從學每以漆雕開斯未能信爲戒大爲温公所知初拜諫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别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論章子厚小人不可用人皆爲縮頸公則不問及子厚用事公遂走竄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畏途亦必令所屬監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險人皆謂公必死公則安然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時公貶所有一納粟者揣知子厚意自求爲子厚殺公子厚即日自選人擢爲本路運判其人飛馭徑至距公貶所纔二十里而止明日將有以處公左右莫不爲懼無何夜半忽聞鐘鳴則運使者若爲物擊暴吐血而死矣嚮使運使不死公則必死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庚子與者亦吉人也其父出守己酉遷寧蜀而辛子與扶護而歸時秋水方壯灧澦微露水面而瞿唐之流尤爲湍悍天又欲雨舟人大懼子與因仰天大哭一慟未終而水已退減二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嚮使水不退減事知如何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當知天道祐之特在我而已耳况忠孝者百行之冠冕乎所謂善者此其首也

贊曰

天者公理　當然而然　非有好惡
執司其權　與善輔德　助順尚賢
惠迪之吉　動相周旋　誰祐我者
在己之天

福禄隨之

傳曰詩曰樂只君子福禄申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此即篇中隨之之說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愷悌足以招致福禄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來宜有若隨也昔富鄭公以直言危論爲諫官既知制誥宰相不悅因薦公使不測之虜時歐陽文忠公上

書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言李相欲害公也書入不報及公使虜一言之間乃能使虜之君臣相與誦公之言修好中國不用兵者幾百餘年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皆力辭不受踰月除樞密使又辭上必待公綴班乃坐豈非福祿隨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祿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祿也醫官熟百里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無大小皆急赴之一日上不豫或薦其能一服果愈於是寵冠諸醫出入宮禁半年之間金貯三千餘鉼此雖未足謂之福祿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祿乎當知福祿隨之亦在我而已耳

贊曰

顏天陋巷　夷餓首陽　貧歸原憲
刑及范滂　福祿之應　幾於反常
當知數子　日月爭光　此福此祿

千載明昌

衆邪遠之

傳曰衆邪者不正之類也其類不一故曰衆邪大抵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日輪照於氷山日固自如氷當自釋所謂遠者求之于古如禁呪之不能加曇顯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昔道士陸脩靜等善呪術能呪僧衣鉢及宮殿梁柱皆飛舉振動高自矜誇以為神仙輩也時法師曇顯聞之斥曰爾曹未遇勍敵敢以小術自肆遂以稠禪師袈裟置地使呪之道流併力作法逾時不能動顯即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能動修靜等慚縮無人色如武三思嘗買得一妾名素娥真絕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誇一日約狄仁傑仁傑將至娥遂深匿不肯出武入呼之則入堂與隙中聲若屬絲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復出求之于今如方公諸君是也若方謙之者清靜自居味道為樂者也時所居之方多病山瘧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日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則見名而遠者也張乖崖者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者也與高士傅霖相善一日欵于近郊夜飲劇談時彼方大疫諸隣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頓然皆愈明見鬼物云云若為二公而去此則聞聲而遠者也彭公達者淡然寡欲廉謹不苟者也嘗知湖州州宅素號多怪前後守臣不獲安處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嘗聞其怪之有無其怪亦不敢輒呈伎倆始終帖然殊無小撓此則見之而遠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於張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則不然矣到官之後日為鬼物所撓時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既至叱曰運使尊官朝廷重任爾等何鬼輒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豈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薦舉自此益塗糊上鶻下突不可制豈非兩皆無以服之

乎

贊曰

有道之世　其鬼不靈　清明在躬
物無遁情　無邪爾思　所存者誠
泰宇既定　迅雷不驚　是氣無餒
何物敢攖

神靈衛之

傳曰神靈者聰明正直者也在處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陰德然則人其可無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靈無不衛也昔韓魏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時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截上流水為之立淺梅公儀嘗知滑州夜報河決公即躬率官屬分役兵夫夜趨河上隨處堤塞正窘急間明見一白鬚老人載一舟楫桿往來佐助意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曉命吏請之則白鬚老人不復見矣此皆神靈衛之者也

贊曰

神之為道　聰明正直　洋洋在上
鑒臨微側　呵禁不祥　以奉有德
匪求于神　彼則受職　惡人反是
神所罰殛

義五　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義六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所作必成

傳曰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無不成也昔張仲賓之祖本一善誅利者但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子仲容仲賓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令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次子傑姪子傚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況能力行眾善者乎竇公之事便可見也竇公禹鈞者燕山人也初夢其祖謂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修德無不為者又於所居建四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居之師席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今為洞天真人晚

義六

得五子皆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大政僖起居郎嗚呼欲長壽而得長壽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眞然則世間所作是有不成者乎

賛曰

求仁得仁　叔齊伯夷　窣窣為利

盜跖之歸　天旣與善　惡亦稔之

貪回陰狡　動遂其為　成效美惡

要終可知

○神仙可冀○

傳曰張楊聞道藏兒一壁魚身有五色爛然聳目及閑經卷則神仙字處盡蝕殆盡乃知壁魚蠹蝕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何諷買得一軸道如經中有一物狀如髮捲規可四寸循環無端旣而截斷則頭尾兩皆水出滴可升餘徧以問人無能知者一日遇一得道者舉以問之則曰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魚三蝕神仙字化為此物名曰脉望以規映星星使立降可得還丹復取其水服之便得換骨諷歸取經畢讀則一軸之中神仙字處字字果皆蝕盡又知壁魚三蝕神仙字遂能化為脉望也嗚呼一蟲尚爾況以人冀神仙其有不可冀者也大抵人之與仙性眞本一第以情勝遂失其眞一旦反眞塵情俱盡即神仙也況能濟之以善求之于古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王進賢之不失婦節蘭期之友于兄弟劉翊之損己分人趙素臺之濟窮卹死許眞君之行符施水嚴平君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瘞遺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奚子之拯濟飢禽楊敬直之閑則凝神唐若山之性無忿恚乃至黃萬祐之鮮過景相之酷好放生劉平阿本一醫人吳睦本一縣吏劉妍本一妓女鮑覯本一店家賀生本一屠兒丁約本一兵卒朱牠本一劫盜李正玄本一獵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為靜居天主章公文起之為司命眞君王公素之為玉京侍郎呂公晦之為上帝司糾韓公琦之主紫府富公弼之司崑臺王公叓之掌翊聖鐵輪金公三之為佑聖風伯張公孝基之為嵩山主者竇公禹鈞之為洞天眞人乃至歐陽公脩之主神清王公安國之主靈芝呂公溱之主羣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陳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維陽此亦自人而得仙者也按經云今中元二品左洞陽宮所總地上九皇土壘四維八極其靈官僚屬共有九萬九千九十九萬衆皆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進補其職如吾鄉臺法何公熈志以注金剛經有補於世死後乃得補為西嶽點檢歷數官此雖嶽府是亦受度孰謂神仙為不可冀乎其間亦有欲冀而終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冀也所踐未足冀乎仙也不聞二眞人之言乎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賓曰人常以不得見吾為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言於事何益此皆嘆人不能冀夫仙也

贊曰

神仙之說　多謂渺茫　求而不得
漢武秦皇　亦如釋教　地獄天堂
天堂果有　必處忠良　地獄果有
小人之鄉

夫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傳曰天仙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有異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論請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說言之庶幾已得仙者不復從墜一向超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即日便到釋迦曰仙有十種一曰地行仙二曰飛行仙三曰遊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曰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絕行仙既而又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覺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到處壽千萬歲斯亦輪回妄想顛倒報盡却來散入諸趣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精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性圓成名絕行仙

鍾離曰仙有五種一曰鬼仙二曰人仙三曰地仙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問則又曰道本無問問本無答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也若能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乎道自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其長久矣一者不悟大道惟務速成工令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神識內守一志不移定中以出陰神然窮其歸究竟只名清虛之鬼不得為純陽之仙名曰鬼仙二者賢於人中得聞大道然業重福薄或以魔退或餅在一偏確守不變絕五味者不知有六氣志七情者不知有十戒行酉漱者笑吐納之為錯著抹捕者指清靜之為思好技物以尋天地之恭者不肯休稱好存想而採日月之精者不肯尊引寧坐閒息者不知有自然屈蘊勞形者不識於無為但能延年安業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識龍虎配坎離辯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既收真一察二儀別三才分四象列五行定六氣聚七寶序八卦行五行九州顛倒氣傳子母液行夫婦三田反復燒成丹藥永鎮下田鍊形住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超凡入聖却反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傳道於世於道有功為人有行功行滿足超居洞天便得效職列為仙官弟又於天地有大功於古今有大行從此漸進仙階世擢歷任三十六洞天反於八十一陽天復從八十一陽天超入虛無自然之境名曰天仙

然則釋迦所謂正覺鍾離所謂大道果何說哉夫正覺即大道大道即正覺也大抵必欲識取自心不落情解不聞僧那之說乎僧那曰欲明自心但於日用中行住坐卧常自審諦思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有耶是無耶既不落有無處所自然心珠獨朗常照世間無一塵許間隔刹那頃斷續之相此即正覺即此大道也是故呂真人既因不學鍊金而得度世矣又因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而曾次始得豁然既得曾次豁然矣又嘗飯僧於譚之興化孫真人既以留意方書而得度世矣又嘗咨決於唐之宣律既得咨決矣又嘗聽寶塔品於成都之無名行僧此即百尺竿頭必欲更進一步者也若夫立善自當然也縱不求仙亦當然也

贊曰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待人而行

人道乃全　積功累善　必有後先
條目嚴備　毫髮罔愆　是乃仙道
以人合天

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傳曰孟子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孟子所謂義理也大抵義理在人不可非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隨汩沒闒茸驅儈無所不至矣其肯清靜自居味道爲樂乎請以一二君子言之庶幾稍知愧恥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厭世澆薄葺園圃於水南居之凡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少則與張文定呂文穆游張呂相繼作相薦之于朝得職官不肯就時錢文僖惟演爲留守謝絳爲通判尹洙爲掌書記歐陽脩爲推官皆一時文行之士慕其爲人一日屏騎從同謁延卿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蔌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至晚吏報申牌府吏牙甲羅列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今日肯顧野人相與大笑更進數盃暨日入公辭歸延卿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既而嘆曰此人視富貴爲何等事乎此則士大夫中清靜自居味道爲樂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也亦確然有守所居距縣三十里惟兩間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榜然一榻更無他物時蔡陽尉孫軫慕其爲人乘閑謁之良久曰某村民無能何爲見訪軫因問何以不出笑曰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不出耳又問何以爲生曰鄉居邑南有田半頃與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贍盡以付之因攜妻子至此適鄉人有兩間閑屋因借居之初則賣藥擇日以自給及兒子長成鄉人又以三十畝田令佃耕有餘力又傭於人自此稍足不欲與人爭利醫卜之類一切罷廢又問終日有何所爲曰端坐而已又問曾看經否曰二十年前曾看一本淨名經初見其議論的當心頗愛之今已忘卻經亦不知所在矣對語移時氣韻瀟灑言辭精簡軫大敬嘆曰眞有道之士也自此數數訪之此則田野閒清淨自居味道爲樂者也彼非義背理而無所不至者視此得無愧乎

贊曰
理本法意　義爲條式　原情定罪
一毫不易　銖銖戒謹　猶差於石
矧越繩矩　肆爲頗僻　人而不誅
底天之辟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傳曰天道常與善人爾乃以惡爲能天地之大德曰生爾乃忍作殘害違天背地非爾而誰所謂能者不自以爲非也所謂忍者殊無惻隱也諸惡之中莫此爲甚殘害之中莫此爲慘地獄之設端爲是人異時牛頭阿旁之屬亦豈恤爾而不加毒手乎請以不忍之說急速救之庶幾不至已作而不可復救昔西域僧名覺稱者來入中國楊文公億一見即加禮既而求去不可留因命譯者問之則曰我土全不食肉今

入中國在處皆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吾意不樂居此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山谷詩有蕨牙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一見即蹙然不樂指爲忍人此但詩人狀物初非忍者蓋閣爲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誦經閣亦斷肉故有此語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覺公如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愚保其必不敢以惡爲能而忍作殘害也今故首表出之然後略叙因果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盡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復於其地忽爲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怒悉以蒺藜與之三皆胷裂而死其後三子皆喑金華寺有栢數株忽生毛蟲色黄而長近二寸蠶食枝葉莫知紀極寺僧秀榮惡之悉命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其徒秀仁又取柴積曬於日中俟蟲死方以供爨數年秀榮卒時寺內別有一僧亦卒既而得還語秀仁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有萬萬毛蟲緣遶嗜噬若不可忍秀仁聞而大懼不數日亦發背而卒大慈寺僧修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欄檻上多有蟻子緣遶修準怒立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中未幾忽患癬瘡頭面尤甚命醫視之醫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也未幾遂卒又如王愈忿鶻之噪而生斷其舌其後竟死舌瘡張霖忿蛙之鳴而沃以熱灰其後忽爲湯爛然則人之於物是可以惡爲能忍作殘害乎旣作得無罪報乎

贊曰

智伯之賢　盆成之才　明推丹朱
捷稱惡來　受天異稟　如木產材
用以爲善　其孰禦哉　以能濟惡
豈不可哀

陰賊良善

傳曰陳平多陰謀自知必當無後公孫弘好陽與其後不復顯聞大抵陰謀不免陽與陽與便有陰謀譬如彈丸擊物最爲暗中施之餘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則尤不可也蓋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國則一國重在一鄉則一鄉重其可陰賊之乎昔李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縱不白日上升亦必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林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怙寵多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耳中惟聞瀟瀟風水聲既至則府署嚴飭帳榻華侈林甫復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君尚以爲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林甫駭然汗洽而竊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也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甚嚴許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讒譖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則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孰謂爲之爲無罪乎當知明白洞達坦然易見者近乎

陽也姦險狠愎深而難知者近乎陰也平生宅心於陰死而復歸於陰理之必然亦無足恠所謂水族所謂地獄非陰界歟

賛曰

犯法舞法　冒法則均　鬪殺謀殺
同於殺人　至於定罪　輕重不倫
舞設智數　謀秘鬼神　發必命中
亦中其身

暗侮君親

傳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姦諛肆其欺罔暗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虛文情實不至暗侮也但凡爲臣爲子而不能盡其所以事君事親之誠皆暗侮也使爲臣而皆暗侮其君爲子而皆暗侮其親則爲君爲親者尚何望於爲臣爲子者乎害教叛道莫此爲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既歸私第亦必閉閤宴居不敢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即待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輒易其操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亦如在朝一日歸自朝中即冠帶入静室默坐不出家人惶恐亟遣其弟詢之趙公安仁安仁曰適議事公不欲行未決而歸必憂國家耳彼暗侮其君者視此得無愧乎郭琮幼喪其父獨有母在常懷罔極之嘆凡三十年不茹葷不飲酒朝夕虔禱必欲爲母祈壽其母張氏果得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販賣果實養其父母雖不知學問而於温凊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皆能曲盡其至知學問者往往不及其父死寢苫於地不食鹽酪哀毀過節幾至滅性如是三年始終如一彼暗侮其親者視此得無愧乎惟其不敢暗侮所以曹氏王氏二家特感郭琮明詔褒賞旌表門閭孟熙因掘地於鋤下得金遂成富室然則天於忠孝其報之也曷嘗爽乎

賛曰

恭不侮人　僞無藏爾　事父事君
恭莫大此　不用吾情　是欺而已
有既面目　爲人臣子　借曰未知
神明彰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義七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慢其先生

傳曰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傳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瑗之爲先生也如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一時知名之士其於先生則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嘗聞其慢也孫明復之爲先生也如石介之該通張洞之辯博皆曾之尤賢而有道者其於先生行則從升降揖拜則執杖屨而侍肅然其恭亦未嘗聞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礪少嘗師事嗣廬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置于齋閣執弟子之禮甚恭天隱死毋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無子公爲葬其三喪又爲嫁其女于同年進士宋渙尚書王存少嘗師事潁川陳侁侁死無子存爲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侁妻得有所托此則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況敢慢之於在生之日乎其間或有慢者特輕薄小人耳惜其不知爲先生者大有不可慢處其開悟未達陰德最大克昌厥後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見也昔王先生者家極貧以教導村童爲業晚得一子已八歲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爲童其僧一見知其英物即令就學不惜錢帛資之咸平中舉賢良方正其後爲參政作樞密名位烜赫官業過人是爲王文康公曙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龍圖學士益柔之子謹行謹言皆至大夫有賢德嘗與康節諸公游然則爲先生者是可慢乎

贊曰

父生師教　二者並言　傳道授業
孰爲本源　服有衰絰　心喪三年
人倫所重　天道亦然　慢其所敬
惡莫大焉

叛其所事

傳曰僚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翁皆所事也所謂叛者不待真敢叛之然後謂之叛也但凡緩急非所倚利害不相卹即爲叛也請以一二僕卒言之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稍知愧恥昔僕夫趙延嗣事舍人王隣幾爲僕夫隣幾知制誥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甚貧無以爲養延嗣義不捨去竭力養其三女凡十許年未嘗識女之面及三女長成即詣京訪舍人之舊宋翰林白楊侍郎徵之放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汝之所爲吾儕不及於是合金迎三女歸京擇良配嫁之著得名士時徂徠先生石守道特爲傳之以激世之不能篤於義者王達初事屯田郎中李臺爲僕夫後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軍適臺父子坐事繫御史臺獄平生親舊無一人敢餉問者獨達日守臺門供其飲食如是四十餘日未嘗少怠及獄具貶爲南恩州駕從者皆辭去獨達送之晝忽感恚自盡達爲經理後事哭之如親父子見者無不墮淚洎事畢方敢捨去時司馬溫公亦爲傳之以戒世之薄乎義者然則世

之受知於人臨利害而輒相棄背者曾不若趙延嗣王達之爲僕卒也

贊曰

君師長治　及其受恩　皆曰所事
分有常尊　情義攸托　施于子孫
奴僕報主　犬馬戀軒　我思斝曰
作于九原

誑諸無識

傳曰楞嚴云誑惑無識疑誤衆生死後便當墮入無間然則誑之爲罪豈爲輕哉昔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煅藥而責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時楊克勤聞之於驗屍官甚的張懷素者亦偉然其人也自言道術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時彼正在旁諫其太早又言漢楚成皐之戰彼正登高觀戰姦如蔡卞尙循惑之每對客言及必極口稱嘆惟忠肅陳瓘不信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汚衊惟忠肅獨免羅織然則誑諸無識其擬禍終可免乎大抵誑妄之人但知貪財不復畏罪爲僧人則挾談空而誑爲方士則挾丹藥爲誑爲師巫則挾鬼神而誑爲醫卜則各挾其術而誑妄知誑妄爲罪非獨擬禍又當墮大地獄乎

贊曰

笑烈於怒　志慘於兵　侮玩紿惑
殆非人情　淵魚可躍　滙鳥易驚
刻我同類　萬物之靈　以誑爲巧
掩耳盜鈴

謗諸同學

傳曰人倫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則朋友之道豈爲輕乎況諸同學乎日相處於硯席之間雍容笑語非不親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輒加毀謗乎昔郭尚書贄初作賦即有聲時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毀謗由是贄連上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詣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贄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中第然則郭之所長終可掩乎今復賴之得無愧乎惜其不知前輩同學未嘗不相親厚也昔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氈每出謁則互爲僕從是年李先登第受許州長社簿將之官李自爲其妻控騾韓從後爲負一籠既至界所惟餘八百見錢中分爲二一哭而別明年韓亦登第後皆官至參政世爲婚姻有相謗乎又如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學元興蚤世喬嗣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俸濟之又爲訓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子孝經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彼不忠厚者烏足以語此哉

贊曰

儀泰交訾　敗於傾覆　消腹胥忌
喪身刖足　相觀而善　道盛仁熟
借使非才　石可攻玉　須友以成
千祿百福

虛誣詐僞

傳曰虛也者浸浪不根也誣也者妄有誇誐也詐也者詭計百出也僞也者矯飾過情也離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誠也大抵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今乃捨誠而習爲虛誣詐僞即是戾天之道而失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入三惡其將何歸是故藥山曰欲識餓鬼道者即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藥山日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許親踈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截倒懸欲識人天即今亢淨威儀持齋孝弟者是也云云夫多虛少實在虛誣詐僞中特四之一耳其從墜之速尚至如此況兼其四而皆犯之乎從墜之說姑置勿論且以一二誠實之士言之庶幾皆知自克昔李及爲監司既替登對神宗問曰麥價幾何及曰臣於職事無不盡公獨不知麥價耳他日欲得一官爲諸路按察宰執屢薦其人終不能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朕向時不知麥價者爲誰宰執問故上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須忠誠信實人方可委任知麥價不知有甚撰一箇不得於是召及遂蒙信用王隱者本皇城司一徒步也時河決大發丁夫隨處築塞上遣數輩健步往來偵視先有兩輩至言決流已塞水復故道俄而隱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來時頗覺津流未斷恐尚煩聖慮上怒拘之少頃報至則水勢暴猛復衝壞大捷横注數郡矣上因召隱慰諭立遷小校自是補擬校列多蒙超擢及東宮擇親衛指揮使已得劉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誠實可用即已補之其後位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使得任子恩前後凡一十七人然則二公誠實豈不愈於虛誣詐僞而速入惡趣者乎

贊曰

不誠無物　命之曰虛　言不可復
其實也誣　僞則奪真　詐反近愚
以此行已　誰食其餘　骨肉猜阻
況於國都

攻訐宗親

傳曰禮曰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所謂親親者各親其親也身既列爲族屬上復同乎祖先其可不相親乎求之前輩無若范文正公言之最爲切當也文正曰吾之宗族居於吳中者甚多在吾固有親踈在祖先視之則均爲子孫無親踈也且祖先以來積德凡百餘年至吾身而後發今爲大官若或獨享富貴不復少卹宗親異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今日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宗親又於姑蘇近郊買良田四十頃爲義庄以養羣從之貧者且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縑一匹乃至嫁娶喪葬皆有贈給其子純仁尤能克紹其志惟守廉儉俸祿所得盡以廣義庄前後任子

之恩必先及疎屬身歿之日勿子五孫尚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於親觀之說可謂允蹈者也又如彭尚書思永其撫宗族有恩張康節公昇常分俸以及九族趙夫又世開嘗捐金以賙族人之貧不及葬者吾恭安公存嘗收䘏族人之孤嫠者爲之娶此亦能親親者也既能親親何自而有攻訐之失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必爭絲毫必校或相忿嫉或相傾奪皆是也不待如何然後謂之攻訐也戒哉

贊曰

已惡當攻　待人必恕　以許爲直
聖人所惡　於厚者薄　尤可愧懼
根本平時　視若行路　不務睦𡉚
彝倫攸斁

虛靜天師頌

人之一性　湛然圓寂　涉境對動
種種皆妄　一念失正　即是地獄
敬誦斯文　髮立汗下　煨爐心火
馴服氣馬　既以自鏡　且告來者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大上感應篇卷之八　　義八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剛強不仁

傳曰孔子以剛爲近仁太上以剛爲不仁聖人之言豈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剛乃剛毅之剛確然不奪乎內君子之剛也有殺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棖也慾焉得剛太上所戒之剛乃剛強之剛忿然常見乎外小人之剛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不仁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堅強者死之徒大抵剛強之剛不能自戒則便有不仁之失在乎其間太上所以斷而書曰不仁也昔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初到徐州與郡守徐岐爭屋便欲引節斬岐岐奏于朝範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時呂昭才爲鎮北將軍冀屬鎮北範以昭才仕進出其後意輕之語其妻曰吾寧能三公長跪不能爲呂子展屈妻曰君在徐州便欲引節斬岐人皆謂君難爲作下今到冀州又不欲爲呂子展屈人必謂君難爲作

上範忿其言以刀鏍撞其腹妻墮胎死強梁如此非不仁乎包孝肅內剛不屈僚屬有所關白多面折之至於所言中理亦未嘗不怡然而改由是人皆服其剛而不愎此即剛毅之剛與剛強之剛有所不同而太上孔子言之所以亦有異也竊嘗論之縱非剛強之剛而用剛不已亦不保其無失楊文公億以文章獨步帝頗愛之竟以剛不容物譖之者衆帝眷遂衰王內翰禹偁亦以文章獨步帝有意於用之亦以剛○不容物沮之者衆命竟不下然則用剛不已豈不有累於身乎二公尚爾況餘人乎

贊曰

剛非克剛　暴而無親　強非自強
必多上人　是謂凶德　又焉得仁
善念斯絕　何惡不臻　釐爾多福
枯木難春

狠戾自用

傳曰狠戾自用按如佛說譬之惡馬言難調也難調如馬當爲無等人乎是故太上於法輪經嘗以不自用故彰勉人令於此篇又以狠戾自用爲戒而吾夫子亦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如此者災及其身三教聖人言皆如此其可不戒大抵狠戾自用者則吾友知識必不親近性命道德必不喜聞日用之間一切拗強能無失乎惜其不知從善如流君子所踐其可自用況狠戾乎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周顯德末吾爲翰林學士丁太夫人憂起復充職時禮部侍郎竇儼嘗責吾曰夫魚袋之○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黃金爲飾者亦身之華也子居太夫人憂恩詔抑奪不當有金玉之飾吾遽謝不敏自是每誌于心曰夫爲人子者喪禮固非預習然三年之制苟不中禮非惟有虧名教亦何面目處身於搢紳之列乎於此益知竇君之言真長者也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舊帥死公始代之數日便設筵張樂宴犒軍將有之乎曰有之先生曰當初只合打散使知所以不給財食者舊帥亡也堯夫面熱汗洽愧集于中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非先生遠出不聞此言賢矣哉二公臨事從善如此是宜名振當時而澤流後裔也狠戾自用者是可望乎

贊曰

仲虺有方　自用則小　善必難遷
狂不可矯　吝心封閉　私智膠擾
愎諫陵物　惡積釁兆　災及其身
乃其自召

○是非不當

傳曰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則超出於是非之外視是非固若無是非也苟或尚與世接不免事有是非一是一非皆計利害在一國則計一國之利害在一家則計一家之利害孰謂不然乎是故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謂智非是是非之謂愚愚之爲言猶言不顧利害而妄有非是是非也敗人之事不爲愚乎惜其不知處心平正不敢妄有非是是非即日便當度世不

聞尹鄒之事乎昔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不爲苟止亦不苟隨惟務窮盡道理乃已臨終之日先以手書別文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歸非平日是是非非無所隱避死主之際能如此乎鄒宿爲内殿崇班正直無二是是非非未嘗妄發至於背義貪殘恣殺物命皆所不作竟爲真武真君收錄署之部下慶曆初任鄭州監酒日忽風雹大作下一無蓋銅棺公即端簡入卧其中不刹那頃復下一蓋自與棺合震霆一聲則其棺已在半空冉冉向北而去矣今爲北極壽限司判官每歲一次隨真武真君下降勘筭世人善惡功過校量壽限長短歸非平日是是非非不敢妄發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職而輕付之乎二君如此而超度如此彼非是是非者當如何哉

贊曰

誰毀誰譽　三代直道　是非之公
如辯白皂　小智既鑿　臧否顛倒
醜正朋邪　跖廉夷盜　天鑒不迷
出日杲杲

向背乖宜

傳曰向也者趨向之謂也背也者違背之義也當向而背當背而向即太上所謂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有所不爲而小人爲之而無忌憚也昔王資政存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志有所守確不可奪温公嘗稱之曰並馳萬馬中而能駐足者其惟王存乎是以始自東髮至於老耄歷事五朝所持一心屢更變故所守一道劉忠肅摯嘗論助役十害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詰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己自分然助役終爲天下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人皆爲公縮頭公則不問若二公者其於向背有乖宜乎至於李師中吳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師中平日議論與荊公大不合及荊公權盛師中復欲合之於舒州作一亭榜曰傳巖以荊公曾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吳孝宗初對策力抵熙寧新法及荊公得君孝宗復爲十卷巷議以上荊公言閭巷之間皆言新法之善荊公鄙之乖宜如此爲君子耶爲小人耶

贊曰

事得其宜　此之謂義　見理必明
用心勿貳　從違既決　禍福頓異
毋遠仁賢　毋近邪僞　惟順人道
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傳曰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固無待乎取也苟有意於取之則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必先之矣所謂虐取其財虐用其力皆爲虐也請以虐取其財言之蓋財者人所急也不聞王咨馬絳之事乎昔王咨以強鷙處官紹興初

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搉井潼川躬自詣井盡令井户承認大額合認五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利其没官而官自煎也未幾井户皆至破敗咨亦暴卒遂受牛身當死之夕其友揚使君舉家皆見咨來求救則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鄰家果生一牛又有馬絳者亦爲幹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呼爲馬刷子言其好刷錢也或以咨事戒之絳曰正令即日便生兩尾亦所不問既而疽發于背之左數日又發于右兩疽相對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省問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要當以某爲戒肉爛至盡一息方絶又如李諮無子陳恕兵死林特子孫皆死非命亦虐下也

贊曰

世有徤吏　不畏簡書　斬刈民力
以充苞苴　囊橐既溢　復獻羨餘
高爵易享　華屋可居　身及孫子
其終何如

諂上希旨

傳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爲之都司者無若酆都酆都北帝之下惟玄滋天君助理四君六天大魔天地水三小官官不顯姓字其於僚屬見於真誥者皆世之忠直之士求之其上如邵公奭爲南明公吴季札爲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賈誼爲西明都禁郎臧洪爲鬼官北斗君天門亭長是也又求其次如紀瞻爲北天修門郎温嶠爲監海開國伯是也爲嘗有諂上希旨者得與其列乎大抵事君貴忠一言之諂即名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決一日召李勣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等計之遂良等皆持不可勣獨不出志寧顧望不對後數日帝復密以訪勣當此之時使勣能以一語諫止在勣不失爲忠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禍勣則不然卒以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爲對由是帝意遂决昭儀立而唐之宗室殲矣覩勣之意不過私已畏禍以求自安不知已竟不可私禍竟不可畏身死未幾亦族發家禍皆及之孰謂諂上希旨爲無禍乎又有郭崇韜者亦坐此也崇韜既居顯位自見功高心懷反側於是白帝欲立劉后意在自固不知人心難知易至反背其後殺崇韜者乃劉后也然則諂上希旨者是可爲乎爲之得無禍乎

贊曰

諂上逆合　希旨開先　所謂逢君
罪莫大焉　主意未决　或可變遷
一語從史　惡力遂堅　喪身亡國
毋寧怨天

受恩不感

傳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種穀種雖因地非雨不生滀至穀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又按智度論云受恩不感甚於畜生嘗讀柳文見一則事益知受

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爲者爲人而不及於畜生豈不甚於畜生乎昔薦福寺有一鵲栖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烏之可以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暖其爪掌及旦復完而縱之旣縱必極目遠觀烏東沒則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欲復相見而再攫之也嗚呼鵲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今於一夕暖爪掌之鳥乃能如是彼受恩不感者豈不畜生所不爲乎惜乎不知感恩之人最爲近道非感恩便爲近道即

○其感恩則其平日履踐從可見矣宣和中士夫有徐文中者嘗游東都所役兵偶爲車轢躄不能行遇一道人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悃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者多矣未嘗有一人得如子者於是授以祕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詰兵問道兵曰清靜是道簡易爲上文中頓若有省竟亦得道孰謂無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幾人乎

贊曰

世有忍人　甚於豺虎　藉其卵翼
報以斨斧　人道斯絕　無君無父
翳桑衛盾　漆身沒豫　負恩報恩
施者勿顧

念怨不休

傳曰德山示衆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此但念念在法爲累尚爾況念怨之念念念不休者乎當知念怨不休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淪入

○三途其速如箭不聞懺法所謂若無怨懟無有惡道之說乎謹按經云怨習交嫌發于銜恨是人命終未捨暖觸以前便有飛石投櫪匣貯車檻甕盛囊撲等事現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當墮入地獄者也又云貪恨爲罪是人罪畢得出地獄遇蟲成形名蠱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鬼趣者也又云蟲蠱之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畜趣者也佛語無誑孰謂爲不然乎其間又有已墮三惡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盜旣以劫盜而死墮地獄矣尚以郡守張蕘法外殺之爲念念而不休必欲追蕘到獄是也如毗婆論所載之鬼旣以積罪而死墮鬼趣矣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殺之爲念念而不休竟至復斷女子之命是也如楊褒廐中之騾旣以惡業而死墮畜趣矣尚以得道王鶴舊嘗與之有怨爲念念而不休竟至踶殺王鶴是也然則怨之一字豈不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

○乎不聞第三十祖璨大師之言乎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向璨致敬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璨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璨曰旣無人縛何用更求解脫信於言下有悟遂得解脫使璨此言廣行流布則不休必休不解脫必解脫矣

贊曰

夷齊不怨　志於求仁　禮人不答
孟子反身　情恕理遣　無物不春
郤克記笑　暴骨交隣　一念芥蔕

萬惡之因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義九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輕蔑天民

傳曰輕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輩旋踵及禍固無足道請以一二愛民君子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韓忠獻公琦初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拯濟飢民所活者一百九十餘萬及鎮河北適河決歲又大飢公復多方措劃賑濟安輯所活者又七百餘萬富文忠公鎮清社適河決八州之民坌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得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得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地里遠近受糧使歸所活者五十餘萬滕章敏元發知鄆州適淮南京東飢公葺城外廢營一千二百餘間以處流民所活者五萬李允則知潭州適歲飢公請發廩賑而後奏運司不許公曰須奏後發安能及事於是請以家財爲質發之所活者五萬陳大惠堯佐知壽州適歲飢公曰與其令率孰若身先於是自出己錢以濟貧民吏民爭出爲助所活者數萬王懿敏素知太原適汾河大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急備舟明日水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十萬胡文恭宿爲楊子尉適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錢雇舟以濟已溺而復活者數千曾中書鞏知洪州適大疫公自州及縣乃至市鎮亭傳皆貯湯劑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無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者數千蘇文忠軾知杭州適大疫公出私橐作湯劑遣吏挾醫分坊救療兼作病坊以處病者所活者數千輕蔑者處此能如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當如是

贊曰

父天母地　氣均體同　宗子家相
下及百工　相爲鞠育　以裨化功
豈縱其上　擠民困窮　匪民之戕
自戕其躬

擾亂國政

傳曰老子曰治國若烹小鮮陸象先曰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大抵治貴行其無事況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為便其可妄意改變以從已說乎若從已說未必有便於民適所以自取擾亂激昂喜事之言其可盡信昔杜祁公經撫關中布衣有張洞者蝟鬚黑面青衣布裘持一詩代刺為謁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掃塵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王早築臺及補以一官尋以贓敗韓魏公鎮陜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書論事且獻崆峒詩曰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渭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及補以官無異冗吏呂許公在朝布衣有雷簡夫者以薦召對其氣可以吞敵及數奏亦復詳敏朝廷便欲大用許公堅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與嗣宗為人無異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李戒者上書論事且言少學仁義之道不在顏回下又言三皇不聖惟孔子聖孟軻以下皆不足道韓子華知成都亦復以此說進子華感之及與荆公同判三司即薦其人未及引用發狂而卒然則激昂喜事之言其可信乎是以趙韓王為相每有新進喜事之人投進利害文字一切不顧季簡穆為相凡封事建議務更張喜事激昂搖鼓捭闔浮薄新進之徒一切屏去當時皆稱二公為相得體鄉使輕信豈不易致擾亂乎

贊曰

政者正也　容私則偏　貪夫殉財
夸者喜權　理為勢奪　法以情遷
賞罰易置　紀綱棄捐　害于而國
爾身曷全

賞及非義

傳曰昌黎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大抵義之為言猶言宜也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之謂也不宜及而及之君子其肯為乎景德中北虜寇邊河朔郡縣屢罹其毒主兵之將為自安計莫肯少挫其鋒時李居正以小官催征稅於一鎮忽其凶獷鴟集市人召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婦人老幼各還其家在位者因壯其勇終無一人肯議其賞惟張忠定詠密以聞奏奏至上大喜立為居正遷數官召為閤門祇候居正承恩罔知所自或以忠定告居正急往見之見終不獲因厚賂閽者俾傳人榜子忠定竟不出但批紙尾曰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仁加之謹畏此報國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居正得之愈於一見捧玩佩服弗離于身居正及賞可謂義矣史吉為延州指揮使康定中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與監押皆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始歸吉率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實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二人慚懼引轡而返虜忽圍城吉復率衆拒守數日虜去寨主監押皆以完城遷一官二人及賞非非義乎嗚呼吉雖身不及賞其後官至團練使

三千皆受命一女嫁郭達為郡夫人是允愜於二人非義一官之賞也

贊曰

不義而貴　垂戒孔聖　不義而侯
光武失政　賞盜勸姦　國何以令
爵及惡德　是褻天命　所以冢宰
詔王八柄

刑及無辜

傳曰刑也者所以懲惡也無其惡而輙刑及之即太上所謂無辜也人間私語天聞若雷無辜籲天天不聞乎蔡州百姓有錢舉者誣其弟為異姓匿家財二十餘萬不與均分前後官吏皆受舉錢不公其斷惟干證人朱惜姐始終一詞無所阿順及許州通判徐沂被差就蔡州置獄根勘沂復失於鹵莽為推司楊仲和轉弄反將朱惜姐勘斷臀杖十三沂自此即每事磨勘不行聞天慶觀有道士裴君叟者善章奏自備香信就觀建設三醮以祈景貺君叟初伏地投詞即如鼾睡明日始能起曰某到天門見北極大帝帶領佑聖院善惡都判真武真君入奏通判在蔡州不合枉斷干證人朱惜姐臀杖十三事且怒目指揮曰徐沂心詞只留在此恐金籙照問汝奏對有差不得還矣某遂急回事有之矣沂曰有之言訖汗洽不勝摧沮未幾果卒又有士子揚之奇者晨出採榜其妻在家亦儻驟往水門迓其父母無何中路逢一醉人羅織毆擊儻者潛遁無人解勸遂至官時溫仲舒判開封但見醉者面有爪痕不問曲直一例決遣婦人大慟不食者已累日矣其夫亦下第從外歸見妻被杖不勝其忿詣府申說仲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而死是夕仲舒即夢城隍司責曰子太鹵莽妄決良人吾已關報東嶽及奏聞上帝禍將至矣明日上知仲舒以下皆罷職又有幽冥之譴當如何哉

贊曰

過小則赦　罪疑惟輕　聖人之意
刑期無刑　矧是無辜　而弗哀矜
犴獄所及　排根引繩　究擿尤斥
可不痛懲

殺人取財

傳曰劫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為殺人同是為財罪皆一也請以醫家言之庶幾病者不遭毒手不恤緩急妄索事分殺人也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墮睡眠輕視人命殺人也辯察不明用藥差互殺人也見不即治俄至增劇殺人也有此五失挾術行醫其於殺人甚於挺刃挺刃之下不當要害尚有可活一醫之下五臟俱壞是有活乎昔顏徽以病就醫遂至殞命既而復蘇氣息微細死生不分十有三年陳景仁妻張氏亦有微疾醫者誤投血陽之藥遂至不起既死之後陰府不收魂神蕩越散遊無定所至輙為界分土地驅逐不勝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適與相值遂得合為一體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獨歌獨語時其父尹京適中使泰中立過治所中立素事真武因為奏聞北極蒙真

武真君憐其夭橫即日度令受生更不經從陰府孰謂醫者不殺人乎惜其不知醫之為術升墜最速昔薄拘羅尊者於往世施一訶梨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緣於九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嘗有病其最後身值佛出家證阿羅漢果於五百衆中獨為上首王吏以針刺為生不計錢數所理多效一日告衆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果去所居之地香氣不絕者累月劉爐亦行醫雖勞不倦所療亦多效及死葬之日但空棺耳此皆醫家能善用心而立獲度世者本朝丁逢吉善醫其子度第二人及第至觀文殿大學士張仲和善用其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繼及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與大邦作提轄者今已數世此亦醫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後者也信相菩薩至一地獄見一罪人熱鐵灌身鐵釘釘體稽首問何罪所致佛言此人前世常為針師妄施砭刺是以此報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哭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諸禽蟲長時噉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蔡州神尼于惠晉者嘗與客坐有卒二牛而過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者是一官人坐入人罪後行者是一醫人坐誤殺人因呼其前世名字二牛皆應此亦醫家不善用心而墜三惡者也嗚呼善不善業備錄在前或順或違爾宜自擇

贊曰

財悠之府　利爭之困　積而不散
猶能禍人　殺越于貨　乃欲保身
頷頷貪吏　吞噬富民　籍沒死徙
疑無蒼旻

傾人取位

傳曰元始上帝曰妃后臣僚隸於紫微垣中但有品位則隸五嶽四瀆大抵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 雖義命若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孰謂為不然乎昔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夏侯嘉正以文詞稱旨除右拾遺直史館兼秘閣意猶不足曰吾喜作文且好黃白但得水銀銀錢一文知制誥一日足矣上聞許之制未下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李巨源權中丞太宗器之嘗面加獎諭將有進用之意偶以鞫獄左遷知閬州一日驛遞堂帖促令乘傳歸闕巨源啟封大喜一笑而絕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況傾人而取之者乎若傾人取之又不免有一段因果如彌德超盧多遜旋踵及禍是也昔德超見樞密曹彬勳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誣以不軌極口傾之由是彬罷樞密而德超拜樞密矣不數日趙普再秉鈞軸力為辯雪帝悟即日遠竄德超而待彬如故盧多遜見宰

相趙普位望特重因諷王祐使為已助悉力傾之祐不從乃自為計中以陰事由是普罷相而多遜拜相矣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而多遜遠竄朱崖然則人之有位是可傾而取乎躁進者當以此戒

贊曰

工本代天　位必稱德　沾沾淺夫
覺命用力　徒傷雅道　無益於德
如蝗窺蟬　黃雀鼓翼　天道好還
視我傚則

誅降戮服

傳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之者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将軍處右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况所持之器皆星宮所主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劍名夫傷角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傍徨熒惑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然則器可亂用人可樂殺乎

不聞王顯之事乎王顯以使相知定州一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鬚若剛鬣笑則口角至耳自稱酆都觀主持刺為謁曰昨上帝牒到二萬蕃魂本觀未敢收入死籍公若果於殺之則名蓋當世奪壽十年二者惟自擇公以為狂叱起之未幾契丹引兵獵梁門適天雨大雪虜弓皆破不可用顯記庫中有弓弩材木數千因命工連夜斲削乘其不備縱兵擊之蕃兵大敗明日築京觀斬首恰二萬級方悟道士之言已無及矣及奏于朝上大喜召以樞密顯離定州纔十三日而卒嗚呼此皆合死之魂但以果於殺之奪壽尚爾况已降且服者乎當知誅降戮服誠當獲罪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縶聯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提右掣如垂絶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絶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遥告拱曰子歸切便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會鄆州一事然則誅降戮服是可為乎

贊曰

刑典議辟　鬬殺則輕　禦敵斬馘
是曰應兵　事不獲已　宜恕以情
乃若降服　奚俟兵刑　彼固易殺

天道神明

貶正排賢

傳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世之人才其於遭遇亦復如是使在位者人如伯樂則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識大體者便可作護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權能鎮撫者便可寄方面有風力者便可作監司廉於財者便可主財穀知愛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則小大之職各得其人野無遺才而百事舉矣若

夫正賢之士則尤當柄用庶幾朝廷有人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窺可貶排乎若貶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將逞其欲是以樂於甄拔者太上無不收録而妄有貶排者太上亦無不深譴昔韓崇拔一衣安於書佐位至司徒人皆謂崇有君子之鑑譬之昏夕夜光衣安正賢從可見矣崇亦以此爲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瑋玄授以泥丸紫戶之法遂得度世今在酆都爲定録府左理中監主始學仙者本朝諫議大夫謝泌最爲知之不妄許可平生所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其薦也臨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而逝頭不少欹非尸解乎此即樂於甄拔而立爲太上收録者也陳後主時幸臣有司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被席人皆指爲陷害之報周世宗時有陶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忽崇諒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雖髑髏亦無矣豈非妄有貶排而爲太上深譴者乎孰謂貶正排賢爲無罪乎

贊曰

賢人正士　體國愛民　苟用於世
大庇斯人　排貶之害　非止其身
國患莫恤　民隱孰伸　貽禍大矣
厥罪惟鈞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義十

李　昌齡傳　鄭　清之贊

凌孤逼寡

傳曰矜孤卹寡上文既已定爲善人凌孤逼寡今復定爲罪目然則孤可凌而寡可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猶不忘念其孤寡况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師眞定初之官道過潭州聞圜通院有道者姓郭善種菜隨時新奇供衆取足因往訪之道者素啞及見公來則發語琅然且以寄語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復不見是夕上於崇政前恍見光祖乘空而來奏曰臣本北極佑聖院眞武眞君部下副參謀官郭道者乃北極下檢法使皆以微過謫降人間今數滿當還念許時食禄且有少請故特來謝臣兒庭之未請朝政願垂訓誨無令尸禄有玷父風言訖不見月餘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陳喻言本閬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師因遊百梁山忽於天壽洞披二青衣擕去宣

示玉皇金籙引至中天北極殿下賜以金紫衣充佑聖院真武真君部下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一日隨真君下降忽聞哭聲俯聽乃其妻也因懇真君求通音信真君許令寫書取人間遞角封誌差直符送下本州倅廳既而拆不可開召其妻至乃開書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且再三囑曰切在撫育諸孫保守戶門噫嘻此皆已得度世繫念尚爾況未得度世者乎所謂塚訟端起乎此苟爲不欲太上胡爲列爲都章使人上章求解乎○

贊曰

孤寡無告　文王必先　加以仁政
猶或難全　嗟我一本　兄弟顛連
忍肆其虐　俾悼所天　乃如之人
後報亦然

棄法受賂

傳曰太上曰曲直輕重而首以棄法受賂爲言者何哉蓋棄法必因受賂賂一入則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一切皆不問矣惜其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知棄法受賂爵祿便當減奪昔范魯公質未顯時坐封丘茶肆中手所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恠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攜其扇去公悶然者久之後數日道過一廟廟門有一土木鬼狀貌酷類嚮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名刑統孰謂鬼神不主知乎侯鑑爲江夏令與勝緣山長老居約有舊每乘暇必訪之訪則院家必已爲具一日又至則延待殊闕鑑怪問之居約曰公每到上地必先報曰相公來此番不報是以失於延待鑑大驚審諭居約使問土地所以不報之由是夕居約復得夢曰侯鑑本合作宰相與吾有所統攝是以常報近爲受胡氏白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監司而已與吾無復統攝故不復報然則爵祿孰謂無減削乎惜其不知不棄法者便當度世昔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爲上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爲保和真人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嗚呼存心如此是宜上與道合豈吏人能之而士夫反不能乎

贊曰

倫不受馬　辟召猶記　震畏四知
乃免於累　物欲一遷　情態必異
苞苴行歟　成湯所忌　如欲守法
瓜李遠避

以直爲曲

傳曰路沖知鳳翔聞翊聖真君降言因設醮請問立身行己之要真君曰盡力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問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爲吉人積怨爲咎必有沈淪然則處刑獄之任者可不盡心而整雪乎況敢以直爲曲乎請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韓魏公鎮大名魏之訟牒

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在病亦許通報決之臥內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分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沒之後今爲紫府眞人歐陽文忠時之大儒每與客論談不言文章而惟言政事張舜民恠而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未厭於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歎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益加勤謹不敢少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吾必以吾爲翰墨致身以吾自觀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報身歿之後今爲神清洞仙官然則以直爲曲者身歿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

直道而行　無偏無黨　是曰善人
所當崇奬　誣以爲曲　罰其可賞
善人何辜　反受其枉　旣殺望之
忝顯焉往

以曲爲直

傳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自知曲此兩訟所以紛拏待有司而後決也爲有司者自當公心剖析片言則曲曲直直無不氷泮縱遇盤錯亦必迎刃而解尚安有以曲爲直之失乎彼以曲爲直者特其不能公心必因徇託也昔益州府君劉公初爲連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以屬公公得其姦立爲剖決曲直遂判人皆謂公爲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爾及去官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其後公之二子原父貢父俱以文墨顯名孰謂處官公心無其報乎又有劉安民者本丹稜一縣吏也持心平正素爲吏民所敬民有訟不即詣縣必先詣公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之公亦自負受而不辭直即直許其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則直數其曲曰此曲也不應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縣之訟爲之頓省其後二子皆相繼登第長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承議郎直祕閣提點梓州路刑獄一女嫁與楊筠亦有官迨今遂爲望族孰謂吏能公心無其報乎大抵曲曲直直無不蒙福而直曲者直無不受禍也戒哉

贊曰

曲則背理　爲佞爲邪　是曰惡人
胡可蔽遮　獎以爲直　蠹國敗家
惡人何幸　乃見寵嘉　德裕竄斥
非敏中耶

入輕爲重

傳曰書曰罪疑爲輕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皆聖人卹刑之大意也然則輕可入而使爲重乎是以君子謹之昔王縉爲兩浙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

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間遥告縉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爲汝父延壽一紀兼爲汝倍增紀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當皆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没李龜祥亦居憲職素稱清謹一日暮出三井橋忽覩十數人吽屈稱冤兩兩三三漸來相逼龜祥大懼回馬馳歸陡覺委頓召諸子戒曰汝輩異日入仕切不得往受獄官差遣如吾平生自謂清謹安知今日尚有此事坐此鬱鬱竟至不起嗚呼二公皆一時知名之士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此豈李公尚有未謹處乎況入輕爲重者乎請爲更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輒坐以死歸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見紹卿隨逐不捨心不自安遠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壇解謝其事初夜分已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旦再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體移時而卒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時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與僧人自成爲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逮出僧言實未嘗爲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而乃堅執賊語爲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使爾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諮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遺類嗚呼若水受禍可謂酷矣自成之死臍腹至于拆裂不爲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贊曰

法重失入　罪懼及疑　二罪併論
其怨可知　國典尚爾　法吏奚爲
唐臣羅織　赤族是宜　稔禍垂臭
竟死何裨

見殺加怨

傳曰按涅槃經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無有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無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嗚呼人至如此誠亦可憫當見殺時可加怨乎昔誌公在世時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初未買汝要買耶拒而不賣一人既往園子乃喜賣之且慰諭曰汝渴熱耶既賣一瓜又與一瓜二人私自怪訖以問誌公誌公曰園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出其旁買得瓜者蓋嘗爲之不忍故今見之而喜買不得者蓋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語結憾尚爾況加怨乎王曇略嘗殺一牛牛見刀抵突曇略怒逆刺其目然後殺之大抵人畜無間當見殺時皆當方便救護救而不獲只得爲助悲歎何可加怨

贊曰

人之有罪　情不可恕　彼自伏法
我獨何預　加以憤疾　是曰遷怒
判死投筆　見者始悟　哀矜庶獄
王政所務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李　昌齡　傳　　鄭　清之　贊

知過必改

傳曰顏子不貳過孔子稱之不貳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復貳於行事也太抵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爲過矣其過也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一聞其過無不速改昔寇萊公準自少富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聚觀莫不稱歎獨一老妳潸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殮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撫膺大慟自此即折節從儉不復敢奢蔡文忠齊平生好飲飲必至醉時太夫人已老心頗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一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詩大慚自此即戒酒非親舊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司馬溫公方五歲時擘一青皮胡桃擘不能脫一婢以熱湯沃脫之既而女兄從外來問爲誰脫公曰某

自脫其父從旁叱曰小子安得謾語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謾語一切待人以誠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即悟曰頭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或問立身行己之要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若數君者其於過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贊曰

日月之食　其更也明　人豈無過
改必以誠　設辭飾詐　遂非匿情
過上增過　善心曷生　不吝一語
貴乎力行

知善不爲

傳曰應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爲爲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不聞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則心定體安十善則氣力強壯二十善

則無諸疾病三十善則所求皆得四十善則昌熾富樂五十善則子孫繁息六十善則遭厄得脫七十善則天神護之八十善則得地之利九十善則尊賢顯榮一百善則實瑞降二百善則後代名布三百善則後代大富四百善則後代清貴五百善則後代長壽六百善則後代忠孝七百善則後代智慧八百善則後代道德九百善則後代賢聖一千善則後代神真二千善則身爲衆人師聖真仙將吏三千善則爲國師聖真真仙將吏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五千善則爲鬼靈師聖真仙魁帥六千善則爲神明師聖真仙卿大夫七千善則爲諸天師聖真仙公卿八千善則爲三天師聖真仙皇帝九千善則爲元始五帝君一萬善則爲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輩於善知無不爲爲無不力昔者丞相李昉嘗語人曰吾於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一句終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嘗力行矣揚應之學士聞一善言必書而記即是知無不爲矣賈内翰黯以狀元及第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即是未嘗欺矣劉大諫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温公者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即是無不誠矣若使人人皆如諸君則積一成億夫復何難

贊曰

郭公善善　國何以亡　見善雖喜
用心不剛　悠悠害道　反昧否臧
是以君子　志於自强　惟日不足
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傳曰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大抵臨終所現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閻王業鑑即吾之心鑑且今作一不善曷嘗不往來常在胷次手不聞趙普一聞道士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庭美王韶一聞刀十八丈打過賢心下得否之語遂至發背而卒然則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趙業以明經中選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遊蕩奄然如夢被逮入冥初至即見妹婿賈奕在彼心已大怖蓋嘗與奕同殺一牛至是爲奕所引欲與分罪奕詞甚辯無以自明俄見一鑑徑可丈餘懸於空中明見奕鼓刀業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業遂得還又有常氏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馬氏名春奴椿卿愛之常氏不勝其忿乘椿卿出以大杖捶殺之及椿卿死常氏改嫁程選將產凡三日子不能下方委頓間恍見馬氏在前常氏惶懼好語告曰我當初實無意殺汝時行杖者稍過遂盡汝命曷不少寬我耶馬氏曰我死實主母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起然則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既知有罪曷若勿爲乎

贊曰

孽惟自作　慼本自貽　痛加悔艾
庶或可追　不思已過　反累人爲
縱脫罪罟　上天難欺　分謗受惡

遷善之基

壅塞方術

傳曰所謂方術但凡挾術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語沮遏使不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廟極靈齋祭殆無虛日一日有醫卜數輩同遊道逢一人極貧衆頗輕之其人忿然投身江中俄頃抱出一龍謂衆人曰汝輩各以醫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後於貧素之士切不得輙持二心嗚呼醫卜爲術而神人謂之近道可壅塞乎又不聞雲安女龍之言乎

○昔翟乾祐在世時專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而江流之險乃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峩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禀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禀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爲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宜裁之天師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令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濤究然如故以此觀之非獨方術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糊口者亦皆不可壅塞也

○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時兩浙饑殍殣相枕公以吳俗喜佛事因召諸寺主僧諭以穀貴工賤責令處處修造官亦大興工役倉廒吏舍之類亦皆葺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糊口於公私者無慮千數一方賴之不至轉徙公之意豈亦雲安神龍之意乎

贊曰

小道可觀　第恐其泥　君子之學
亦必游藝　所謂方術　聖人不廢
醫卜星曆　皆以濟世　我獨壅之
難乎免戾

訕謗賢聖

傳曰賢聖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種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諸君是也立教雖各不同心地法門則皆一也不聞頗邪論所謂孔子是儒童菩薩顏子是光淨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之說乎嗚呼賢聖遠矣但毀其書即訕謗之也然佛家一書多有毀者何哉不過以其談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來性如虛空虛空性是如來具足眞淨明妙虛徹靈通而住持眞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如來也

○終日眞淨明妙虛徹靈通而未嘗眞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凡夫也儻能於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灑灑露裸裸淨如虛空然後眞淨明妙虛徹靈通了然却現上與如來一體無二孰謂爲不然乎不聞龎老但欲空諸所有不欲實諸所無之說乎龎老前身是維摩居士維摩前身是金粟如來其爲此言必非欺誑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

佛法每對客輙嘲笑張文定以爲佞佛醫人有朱其姓者出入於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楞嚴爲何等書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訖畢索餘軸不覺遽盡十卷乃大嘆曰果奇書也因拉朱醫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鉉者亦名士也未嘗知有佛書中主以一帙楞嚴授之曰久看當見精理旬餘復表上曰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絕難曉中主哂之嗚呼祁公一覽而遽盡十卷徐鉉踰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乎

贊曰

人亦有言　護疾諱醫　聖賢立論
切中百非　既不能行　乃肆詆譏
陳賈議旦　叔孫毀尼　言出童羖
奚其弗思

侵凌道德

傳曰按經所說昔者善財童子爲修菩薩行勤求一切菩薩法徧參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然後得證菩提善知識者是大導師一語之下能令漆桶底脫其爲益也豈爲小哉所謂道德即其人也非獨釋老爲然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嘗有不因大善知識有以磨發激勵然後光華烜赫名聞千古如子房之於黃石翁武侯之於龐德翁李藥師之於虯鬚翁顏魯公之於張志和李太白之於賀知章杜少陵之於司馬子微是也然則道德於人爲無益乎可侵凌乎昔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爲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際了然不亂節度判官朱炎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盡通一經之旨侍郎曾開久慕禪悅未有所契一日謁圜悟咨決其事圜悟拈出雲門趙州須彌山放下著兩則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釋歐陽文忠不信佛老及守亳社聞后唐山隱者許昌齡有道延入郡齋日與之語每有所得自以爲喜然則道德於人爲無益乎

贊曰

道尊德貴　萬類所宗　惟忌與怠
有慊于中　外示凌轢　蓋其凡庸
以僭則逆　以傲則凶　宇宙雖廣
過惜厥躬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射飛

傳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氣爲天濁氣爲地陽精爲日陰精爲月日月之精爲星辰和氣爲人傍氣爲獸薄氣爲禽繁氣爲蟲種類相因會合生育隨其業報各有因緣然則人之與飛有以異乎肇論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非誑語也然飛之所以與人異者特福業不同軀殼異耳竊嘗攷之載籍誠有自人而淪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游戲其中者劉安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虛名而道無實至死後乃爲鳳凰經六十年復得爲人於此生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華宮中黃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飛騰而心不精至死後乃爲飛鴻經九十年復得爲人於此生中精進修行始得上昇今在皇曾快樂天非自人而淪入飛中者乎遼東華表柱嘗有一鶴飛集其上人欲射之鶴語人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唐明皇在沙苑嘗射一鶴既中又復矯翅直向西南飛去及次年幸蜀於明月觀乃見箭在壁間問箭所自道衆曰去載重陽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帶此而來留之而去始知其鶴乃佐卿也非神仙遊戲其中者乎

贊曰

大道之世　人無殺機　烏鵲之巢
可俯而窺　機心一萌　鷗鳥高飛
鷇且有義　鴉亦稱慈　人胡不仁
以弋爲嬉

逐走

傳曰上已畧陳太上之言今當以佛語爲證佛言一切衆生實本清淨因彼妄見妄習逐生因彼妄習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純想即飛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復生人中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大抵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爲異類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爲異類是以諸佛菩薩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頭最爲可畏不聞容婆私詑阿羅漢於往昔世曾作獼猴驕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聞夫周詢蔡君謨皆蛇精乎按東齋記周詢知安州一日遊園中園吏見一大蛇垂首欄上視之乃周詢假寐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每夕輒夢遊鼓角樓上凭鼓而睡時通判責鼓角將不打三更對以有大蛇據鼓不得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說病中所夢正與鼓角相同然則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是可免乎當知今之逐走者異日未必不爲走者所逐欲免輪回不爲人逐當見逐時要當力行救之昔者河間王久病無生意忽一道者自稱玄俗詣門請醫既而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病亦隨愈王驚問故玄俗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非人也爲王於往世中救一毋鹿其鹿乃麟毋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爲王

救療然則見逐可不救乎李嬰李滔嘗逐一麀解其四脚掛于樹枝先取雜臟爲炙將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長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進嬰滔幾爲所及既而畢取其炙納之囊中入山而去須臾嬰滔皆暴卒然則見走是可逐乎

贊曰

后稷之棄　牛羊弗踐　猩猩人言
猿性柔善　有生有知　其則不遠
忍充鼎胾　甘其肥雋　虎兕可逃
人穽難免

發蟄

傳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坏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啓戶始出蟄者藏也坏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戶也墐者塗也盡塗其戶也一蟄一啓皆與氣候相應以成變化然則蟄者是可發乎是以太上書以戒人諸佛尤切加護昔僧惠覺嘗跨溪造一受殊室利堂將板築於水際念言方冬百蟲皆蟄不可輕傷其生於是就溪設三晝夜道場誓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足願垂加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乃至橋成不見一蟻又有宋時老者嘗以父病禱於永祚寺藥師殿前既而疾愈備具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場以答靈貺寺僧義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積年既久種類頗多今正蟄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預期禱於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覆護在窠內者暫食舊窠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令安住無得輒驚又期燈燭騰光鏡螺聒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嗚呼此雖二人願力實亦諸聖加護之力也孰謂爲不然乎

贊曰

威德之主　澤及昆蟲　板築必時
閉藏在冬　人且塞向　坏戶則同
跂行喙息　生意畢通　蠢蠕伸屈
在吾仁中

驚棲

傳曰太上戒人無得驚棲與孔子弋不射宿之說意皆一也大抵鳥之已棲亦猶人之已寢忽然有驚豈不舉家驚擾衆人視之固有間普心不二者視之則猶已也音螺髻仙行第四禪出入息坐一樹下兀然不動鳥謂之木棲其髻中遂生數卵螺髻禪覺知頂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鳥鷙鳥若不至卵必盡壞於是復入禪定俟其雛生一一飛去然後乃起又有大樹仙者居殑伽河側棲神入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其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此皆已證果位也其於一物一命普心如是況福力淺薄者乎惜人不知李奐子陳安世皆以不敢驚棲而能證果李奐子本一山嫗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嫗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世今在酆都位貌特重陳安世本權叔本

家一傭力人平生不踐生蟲不殺物命每出入見飛禽當道必下道引避不欲驚之亦以此故遂得上升當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於物而能得到其地

贊曰

凡厥有生　各安汝止　夜以安身
人物等耳　聖人之憂　一物失理
弋不射宿　魯論所紀　驚棲雖微
害人大矣

○填穴

傳曰自人觀之固一穴也自彼觀之爲一穴乎莫不自視爲金房玉室遼館瓊臺不聞于棼宅南大槐樹下有一聚蟻自國其穴爲大槐安乎又不聞王沂宅後有一大檀樹蘿覆其上下有聚蟻自國其穴爲大檀蘿乎蟻之自國其穴爲槐安爲檀蘿亦猶鰕之自國其穴爲長鬚燕之自國其穴爲烏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爾無足深怪然則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是屯塞其門絶其出路豈不覆族盡死穴中乎按經所說者有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定中見其沙彌七日當死因作方便善言諭曰父母思汝汝可暫歸八日却來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怪之復入三昧觀察其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緣延壽一紀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途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能活數萬命者有之乎大宋曰某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蟻穴忽爲暴水所浸某急編竹橋以度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歲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然則穴可填乎

贊曰

鴻荒之初　其人穴處　所謂營窟
鹿豕爲侶　聖人既作　上棟下宇
人獸雖殊　均樂丘土　蠢動含靈
其可失所

○覆巢

傳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續衰絶皆是往世覆巢毀卵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然則巢可覆乎大抵衆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其中敷乳產生各自藏護今覆其巢即是奪其依止之所產生莫遂不絶嗣乎謹按本草人有覆鸛巢取其雛者是年六十里内連月不雨蓋鸛能群飛激雲雲散則不雨又按内攫鷙雛繞破殼即出巢外其母防其顛墜或爲日曬必取帶葉樹枝周插巢畔日常兩換葉萎則其雛已去未萎則其雛尚在人因覆巢畢取其雛孰謂巢居者爲無知乎請爲吏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溫璋尹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但有一鴉飛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雛者既而果得其人因爲杖之元汝之元豐

中爲魯山宰忽有鸛雀銜一草衣墜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樹將覆其巢取雛供賓元亦校之然則巢可覆乎當覆巢之時安知不悲鳴求救乎第人莫曉其語烏得九天禽語書而使之一覿乎白龜年於嵩山東巖下遇李太白曰吾與汝父樂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更修功行仙亦可冀龜年如戒果得其效一日過路州太守知其如此延與之坐適有二雀啾唧過庭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廄有餘粟可共就食驗之果然良久廄馬仰首而斯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槽中料熟不可食問之亦然

贊曰

昔聞羽族　巢必近人　欲遠蛇鷂
惟人是親　詎知冠屨　心甚不仁
旣肉其雛　厥巢是薪　鳳凰高翔
梟獍來馴

傷胎

傳曰胎生一類按如佛說雜染輪回欲顛倒故和合滋成橫竪亂想故有胎遏蒲曇人畜龍仙其類充塞嗚呼人畜龍仙明是不同佛乃列爲一類何哉蓋雜染同而輪回亦同故也人知愛胎彼不愛乎按仙傳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遂能辯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殺驗之既而果生二羔劉道原爲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人泣訴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怨痛摇遂盡其命爲妾所訴陰君處某已死且以某爲狠譎罰爲羊見在秦氏欄中明日將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某受烹業愈重矣願賜一言得免甚幸黎明言之則已烹矣舉家大哭納羔其腹瘞之別墅然則胎可傷乎

贊曰

鹿以麛縶　腸斷而死　鱔或就烹
屈身護子　物之牵愛　甚於愛已
人亦有娠　以續以嗣　胡不反思
舉斯加彼

破卵

傳曰信相菩薩白佛言有諸衆生無有子息孫獨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爲人暴惡不信罪福捕雛食卵令諸飛禽各失其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是以此報佛語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則卵可破乎按鞞婆沙論衆生流轉至爲卵生識居其中爲卵所纏爲卵所裹須自啄破雛乃得生其爲業也從可知矣又云鸛鴈鴦鷟孔雀鸚鵡鴝鴿千秋金翅等鳥或龍或人皆卵生也竊嘗不以爲然鳥固卵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見耆尸復鉢尸徐偃王事乃知人從卵生誠亦有之昔闍地佗有一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鵠鳥一夫一生隨意所化毛色可鸛俄生二卵卵破雛生乃二童子後皆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按徐州地里誌昔徐君宮人娠而生卵卵破兒生長而仁智襲君徐國生時偃故故名偃王孰謂人無卵生者乎支遁少時嘗與

其師難問物類遁謂物卵未生不足為殺師不能屈取一鷄卵投之于地㱿破雛行久而俱滅蓋覓識也遁乃感悟終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以蘇汁即時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皆雞羽翅爪距悉具立能飛行道念大懼自此不敢復食然則卵可破乎竊嘗論之卵生之中卵至多者無若魚類大則無慮數千小則不減數百若殺一魚其為破卵可勝言哉李冲元將殺一鮎先夢一皂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於臨危則我命亦無不延於欲絶

贊曰

有生之形　其性則具　混沌曷死
以鑿之故　暴彼無知　豈曰公恕
元鳥生商　聖靈所寓　隱顯莫測
寧不戒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廉二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願人有失

傳曰涅槃經云諸修心人要當以六法平等智力攝制自心必使於運用時一切平等云何為六一者如響平等智力二者如鏡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淨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緣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當有如是之力世間萬法豈不如響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豈不為智豈不清淨所集因緣亦復平等乎當知願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撾鼓不能擊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瓮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瓮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灌菜為業初無他

長惟是萊之老嫩東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嗚呼持心不二而遂爲鬼神敬畏當知持心有二者必爲鬼神戲侮也不聞余副使之事乎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聞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應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獨以已物置其上無何果遇大風船幾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間不暇揀擇信手捻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試自點檢則所棄皆副使之物士衡之物宛然獨在無一失者反受如此安知非海神戲侮而至然乎

贊曰

民不堯舜　伊尹自咎　獨爲君子
伯玉所否　欲並生哉　無負高厚
維彼厲人　挽衆同醜　是誠何心
不愧飛走

毀人成功

傳曰佛告首迦長者曰善業有十能令衆生得大威德一者於諸衆生無嫉妬心二者見他得利生歡喜心三者見他失利起憐憫心四者於他名利生欣悅心五者見失名譽助懷憂惱六者發菩提心造佛形像奉施寶蓋七者於己父母及賢聖所恭敬奉事八者勸人棄捨少威德業九者勸人修行大威德事十者見無威德人不生輕賤離垢菩薩曰忘懷於衆從善如流對治除嫉妬之心感果得大賢眷屬大抵於人無所妬毀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無感悅異日因緣會遇不爲大善知識必爲大善眷屬孰謂爲不然乎澶淵之役契丹受盟而歸萊公每有自多之色上亦頗以爲得冀公忌之譖于上曰澶淵之役寇準以陛下爲投瓊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必爲虜勝非爲陛下劃久長計此即春秋城下之盟諸侯猶且恥之陛下以爲功乎上由是大沮待準寖疎廣州之役時轉運王罕以按部至潮州郡守冲簡以蠟圓告急罕進至惠州廣民又躍馬求救罕下令每村使三大戶各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所屬每縣各募弓兵二十人又親募驍勇者二十人以自衛既而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以徇洎至廣州子死賊手亦不哭自此南門不閉糧運得通賊乃引去時提刑鮑軻駐軍潮州乃日遣一奏言罕畏怯不戰而諫官李先從而爲助罕由是降一官謫監信州商稅軻獨受賞嗚呼萊公之功可謂大矣王罕之功亦不小矣冀公李先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爲善業乎知對治乎當知異日感果必無大威德業亦無大賢眷屬也

贊曰

三后協心　治臻成康　蕭規曹隨
漢基遂昌　李訓忌注　甘露禍唐
事不已出　乃肆譸張　敗國多矣
已寧不傷

危人自安

傳曰須善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善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須菩提一聞此言早已黙笑曰唯所謂如是果何義哉大抵我欲降伏便可降伏如是而已夫復何爲彼危人自安者能曉此乎惜其不知一大藏教與今篇中所説只是論箇心字今也乃欲置人於危求已之安爲降伏乎人果危而已果安乎多見得罪於天禍將自及也昔王文正公旦與王冀公欽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詩以示二府文正袖歸語同列上詩有一字誤寫須進入否冀公曰此亦無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厲聲責文正曰昨朕詩中有一字誤處何不奏來文正以下皆再拜謝獨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盛稱王曰不辯真宰相也蘇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王禹玉曰軾詩中曾有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反求蟄龍知乎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乃人君方言龍哉既退章子厚責禹玉曰相公豈欲覆蘇公之族乎禹玉曰此舒亶之言也子厚曰舒亶唾可食乎嗚呼此皆危人太甚者也歸非聖上明察二公受禍其有輕乎諒於如是之説尤不曉也

贊曰

坎以習教　蠱以振民　蹇以正邪
屯以經綸　君子居險　志則爲人
天助者順　其道大伸　王衍三窟
秪以殺身

○減人自益

傳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氣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前程自當奮發若無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家計在念或處官而官事擾擾或營利而市道區區不覺不知大期遽至空身赤手無一自隨正令氣焰炙天亦所不免不聞本淨禪師之言乎侍郎楊晉卿問本淨曰此身生時從何處來死後歸何處去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究竟如何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而無往來之所貧道此身亦復如是因説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夢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別無悟富貴與貧賤亦復無別路師之此言可謂盡矣世間萬法無一非夢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餘間皆以香柏爲之乃至以文梓爲梁花石甃地穿池引水築山種果周設碾磑廐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鋌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及徧時朝會有期不容久駐飯罷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獻之于官官以賜涪王鳩王徙房陵遂爲閑館陳恭公於潤州治一大第亦極閎壯軒亭池館綿亘數百餘步第成公已疾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已繼亦遂卒人因名其第爲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賓不得云回視卜築之日非一夢耶於此益知減人自益適足自減不聞太上所謂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之説

乎

贊曰

益下損上　民悅無疆　溥人厚己
理不可常　六文無咎　謙尊而光
盈虛消息　相爲抑揚　求自益者
鮮不覆亡

以惡易好

傳曰我之此身耳聞眼見身覺意知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地水火風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四大若離我此妄身當在何處我之此心作善作惡見於日用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既知此理離幻求覺按如佛說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然則我身我心及求覺者皆名爲幻況彼外物何者非幻而於其中妄分好惡乎毗舍浮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四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從起黑梵志嘗運神力以兩手掌各擎一株合歡梧桐花供養於佛佛言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秖擎兩株花一時放下了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我放下箇什麼佛言我非教汝放捨其花只教汝放下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若能於此三者一切放捨無放捨處即是汝免生死處梵志當下豁然得大解脫唐德宗時吳元卿爲六宮使時洛陽花卉盛開元卿頗生愛著忽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脫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帶呂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鏡蓋曉此也以惡易好者何足以此而告之哉縱於佛書卒未有悟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言而自悟乎王旦為相有以玉帶因其弟為獻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好不亦勞乎哉平生所繫止於賜帶呂文靖為相有因其婿以古鑑求售曰此鑑能照二百里外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贊曰

子路敝縕　不羨狐貉　幻銅爲金
呂仙耻學　素乎貧賤　君子所樂
紫色奪朱　鄭聲亂樂　穿窬之智
曾不俯怍

以私廢公

傳曰國爾忘家主爾忘身公爾忘私臣之分也其可以私而廢公乎苟或以私廢公不免以是爲非以賢爲否敗亂國事莫此爲速是以君子不敢爲也趙康靖公槩初與歐陽文忠脩同在館閣槩重厚寡言脩頗輕之及脩以其甥獄事連逮上怒獄急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羣臣莫敢言槩獨慨然上疏曰歐陽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污衊臣與脩蹤跡素踈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取何敢爲乎至和中趙抃爲御史范公鎮爲諫官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熈寧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訏之于上前

欲因事中之一日上問景仁於介甫介甫曰請問趙抃便可知其爲人及問趙抃則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爲忠曰嘉祐中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責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廢公某所以直言不隱者先國家而後私讎也若二公者真可謂公爾忘私者也

贊曰

公以理勝　私以利言　利慾一啓
天理泯然　流靡之極　盜賊相挺
起於有己　反側陂偏　託公濟私
抑又甚焉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廉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竊人之能

傳曰碧陵迦婆蹉過河忽聞蓮香河神責之曰尊者爲阿羅漢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爲偷竊嘗三復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塵自如以我鼻根起諸鼻識分別曰香按如佛法即名爲偷當知竊人之能以爲己能真爲偷也昔高齡晚而忝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訟之紛錯也積矣又嘗鑿敗古人碑銘以爲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操陰賊於鬼神特列于訟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不聞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後數年夢其友關詠曰吾平生作詩多矣自以陽平代意一篇詞意深美最爲得意然世人空有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頭爲增演其詞隱度人迷仙引使人歌之他日復夢曼卿來謝嗚呼詩不得彰尚以爲請況竊一以爲己能者乎

贊曰

見賢思齊　見聖克由　萬善備足
在人反求　思不如舜　以爲己憂
安有羊質　傳以貌貅　欺人自欺
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傳曰自古以來技而知名後世者未有不因於人如滕王元嬰之工蛺蝶公孫大娘之舞劒曹剛之琵琶米嘉榮之歌但以主建宮詞及唐賢詩句偶及之耳所謂善者但凡稍有所長皆爲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不聞許君晉公之事乎昔許真君在世日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滅因刻去舊文勒其新記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際忽聞空中有聲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赦不然恐有不測之釁許愕然炷香虔祝願聞求赦之由良久復聞曰所刻舊碑雖已磨滅而當時

作文之人見詣水官訴君奪彼之名顯君之名由是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早圖之許君於是訪尋舊文別為立石刻之是夕復夢一神謝曰蒙君再顯吾名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萬靈庶得三官舉名可以證道許君如戒修之後果得道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至境設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裴晉公廢以為宮設醮之日霹靂大震韓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誠德政舊碑是日流汗成泥旬餘即有中使至磨去韓公平淮之作復刻少誠德政之文蓋上於夢中了有所見也嗚呼文字尚爾況其善又甚於文字者乎

贊曰

蔽賢之罪　是謂不祥　原其初心
忌人所長　玉在木潤　珠生夜光
物有良貴　猶難掩藏　嫉能妬善
欲蓋而章

形人之醜

傳曰醜也者乃妍醜之醜也形也者形容之形也如翁崇儀之好嘲章齊一之喜謗是也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亦所不問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葉葵道傍無不罵者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感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然則人之有醜是可形乎惜其不聞黃坑之事聞必戒也武弁有段遇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數片髑髏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黥蹤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而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歸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大有伏藏聊以為謝如戒掘之果獲財至十餘萬然則形人之醜安知異日亦無其報戒哉

贊曰

美如昭君　圖畫故錯　矧茲利口
過於丹雘　所謂形容　巧於描摸
衆既喧播　終難洗濯　以我片言
陷人大惡

許人之私

傳曰許也者不但形容直許之也如呂吉甫輩是也曾子宣之為司農卿也呂吉甫代之遂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等事張粹明之為司農卿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司農不了事件周師厚為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託監臨張商英賣之商英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奏其事師厚坐此降官張商英為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亦坐此奪官夫豈不知子貢所謂惡許為直之說乎厚德之士其肯然乎韓魏公琦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處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陳忠肅瓘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之私蘇丞相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怨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曩日請託書札公笑曰許人之私吾豈為之胡公宿知

洞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罷去羣小斐然興謗皆以滕公費錢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書其簿公於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書字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慚乃書為人至其於厚涼薄其相距便萬萬遠矣

贊曰

訐異於直　聖人惡之　謂其陰險
乘機抵巇　指天信誓　握手笑嬉
利害小及　反眼相持　匪兕匪虎
彼何人斯

耗人貨財

傳曰耗人貨財使之門戶彫零子孫狼狽為彼人者其為罪也豈為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見也文奇以燒煉游于兩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劒州僦一屋於中煆藥無何火發延燒一坊奇倉皇走避迷入林中遽為鷙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鷙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于燒藥之所以謝居民然則他人貨財是可耗乎他人貨財不可耗已之貨財亦可耗乎

請為更舉一事庶幾為子弟者皆知所戒王祖德紹興乙丑死于秦州一日其妻與其子暮坐堂中恍見祖德從外歸責曰吾聞家中已議賣宅宅乃祖業安可輒以又曰吾平生所寶黃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亦持出令人議價吾下世未幾家不至貧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無計可歸幸值中元得暫歸耳若不速改吾將禍汝其妻大懼不復議賣以此觀之他財我財皆不可耗

贊曰

女魃致貧　窮鬼疾富　為妖為孽
理不可究　人性至貴　族親黨友
亦獨何心　妬人所有　公劉好貨
惟民之厚

離人骨肉

傳曰骨肉者血屬也此皆人之大倫何可離間不聞張嵩山之事乎昔張孝基為同郡一富人婿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微過家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幾富人病臨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後數年孝基見富人之子乞丐于路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養幸甚既而有餘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得灌園已自幸得管庫尤厚幸也於是使之管庫久而其子益馴謹無復故態孝基念言彼實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財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過乎於是盡舉家財還之時人莫不稱嘆以為古所未有孝基死後其友數人因遊嵩山道逢一貴人旌旗滿野騶御聯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狀竊覘專車者乃孝基也相與前揖請問所以致此之由孝基曰即還財事也語脉未終忽已不見噫嘻為人婿而如孝基者世間有幾人耶他人處此能如是耶昔杭州有一士子亦為富人婿富人病且死念其子方三

歲乃命其婿主其貲作遺書付之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及其子長成乃訴于官時張忠定爲郡守閱遺書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真智人也爲其子㓜故作此計使汝勤加撫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於汝手乃命以七與子以三與婿二皆泣謝而去嗚呼以此婿而望嵩山則嵩山脚踏實處固已遠在天上安得不爲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則此婿一折而伏尚爲知義豈不愈於狠戾不情不足倚伏者乎其望嵩山九天遠矣

贊曰

古有太宗　輯正昭穆　姬典之訓
亦睦宗族　後世義聚　重其親睦
聖如周公　閑于二叔　長舌譎言
慘彼蠆毒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廉四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侵人所愛

傳曰許真君在世日嘗於南昌誅一蛇精道侶願從者無慮千數真君止選素所知者三百人與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慮其修行無力因向火取三百塊炭變爲三百美人遣令試之及明驗視惟吳猛施道一二人衣無炭跡餘二百九十八人皆是與炭合者當其合時豈不人人視爲一美婦人安知特一塊炭乎大抵皆慾習未斷易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昔陶穀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風采凜然雖燕談未嘗啓齒韓熈載謂所親曰吾觀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隳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得秦弱蘭者衣以弊衣使詐爲驛子之女旦暮擁箒掃灑驛庭弱蘭有絶色陶爲之動遂失謹獨之戒因作鄜亭詞數闋使弱蘭歌之後數日李主大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毅如初於是出弱蘭使歌所贈詞以侑之穀乃大慚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歸朝廷已知不復任用文潞公在蜀頗多燕集有飛語聞適御史何聖從名郯謁告歸蜀生因令密訪其事郯將壓境潞公爲之濯張少愚名俞白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任漢州適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愛之至問之姓妓曰妾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俞即取其項帕題詩其上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令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命其妓作竹枝詩歌之聖從爲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聖從至果自嚴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詩以侑之聖從亦爲之醉旣而喧傳遂達聖聽及歸不復引見潞公之謗由是遂息嗚呼陶穀固無所守聖從素稱方直矣亦爾耶大抵形之于言即是已動于中矣豈非慾習未斷妄認幻軀自生愛見而然耶

贊曰

人之愛己　甚於璠璵　人之愛子
亦如乎手　推其所愛　他莫不如
奚獨殘忍　肆其侵漁　美人寶玉
幾覆漢軍

助人為非

傳曰一本云教人為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惡不能導人以善不聞佛之言乎佛言說法教化名為法施能令衆生出於闇道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得七種報一者衆生聞法頓除嗔恚我於來世得成上色二者衆生聞法慈心不殺我於來世得壽命長三者衆生聞法不盜他財我於來世多饒財寶四者衆生聞法開心樂施我於來世身得大力五者衆生聞法癡指頓除我於來世得無礙辯六者衆生聞法信心不惑我於來世信心明了七者衆生聞法方便隨順我於來世得菩提道然則導人以善豈不愈於助人為非乎請為各舉一事庶皆知戒元豐間李之純凡三任為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察之餘尤留意於掩骼埋胔小吏徐熈本眉人頗知為善之純專以委之熈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聚廳而坐召熈前曰適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汝為誠愨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元祐三年李之純果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徐熈有子名適亦於其年李常寧膀下登第此即助人為善而亦獲其報者也政和間有旨大修西內時王璹為轉運以科擾罷職詔起徽猷宋昇為都轉運俾主其事昇用意太過大索牛骨灰用塗宮壁責令光潤然下令太峻民至殺牛馬發塜取骨以應尚猶不足時孫覿韓容皆為幕屬覿不喜其事引疾罷去容獨建議請發城外五代時十數叢塚以足用宣和間覿忽暴卒至泰山所見一門牓曰清夷吏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覿曰其當初正以此罷恐誤耳俄見數鬼引出二囚皆大枷鐵杻各有一鬼從傍以鐵扇揮擊扇皆鐵釘流血被體視之乃璹昇也一辯乃伏覿臨出則容亦追至吏復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令舉族皆威不亦過乎俄聞殿上曰只令供房絕狀覿還言之未幾容之一房果皆死盡此即助人為非而立獲其報者也然則助人為非是可為乎

贊曰

佐甕得嘗　佐鬬得傷　善惡以類
人事之常　助桀為虐　同底滅亡
抱薪于火　沃沸以湯　灼爛之禍
如券取償

逞志作威

傳曰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冨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公之此言真寡悔之大法也愚愛其言故特取之以為逞志作威者戒逞志作威後不悔乎昔何洪以録事參軍提舉

梓州路常平倉所至暴横插捷吏民以立威吏民畏威寘匿無地甚至氣陵提轄直出其上每牒州縣必云未得官司指揮其提轄文牒不得施行運副李竦判官陳允與之議事不合輙叱罵之知州白事必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往往已近坐揖尚猶不起又欲廢廣安軍衆議以旁去他郡甚遠不可廢郡官有張辟方者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其中具言不可廢因以呈之洟曰凡事當從公議此何足憑李竦等因奏其狀詔罷本任既罷沿路奏竦等事無所不道及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洟索紙萬幅以答狀府司如數與之既而每幅但大劃一字竟坐上書不實有四事皆屬妄誕獄具奪官當此之時洟不悔乎惜其不知遏志作威天所不許昔杜荀鶴未顯時夢一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遏志作威則必死矣及梁祖開國荀鶴乃怙寵肆暴且謀殺素不悅者事未及行忽夢一神叱曰汝豈忘神僧之言乎帝將罪汝未幾果卒

贊曰

威如之吉　本於反身　有威可畏
儀度是循　望之儼然　自可服人
嚴其在己　非以虐民　無有作威

書戒爾臣

辱人求勝

傳曰按藏教佛在世時人有以行車為業者家養二牛一牛生子其角長廣名曰長角一牛生子禿頭無角名曰禿頭一日因行車適與一行車者值因各誇其牛壯遂請以牛賭上峻坡既而禿頭進步稍遲其主怒罵曰禿頭畜生何不速行禿頭忿然眼赤愈更放緩由是遂輸蓋忿其衆辱之也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乎當知辱人求勝誠不可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為之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貴意頗輕規忽舉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宴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翊孺聞而為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勝忿怒尋亦殞命時人為之曰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然則人可辱乎徽州婺源縣有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之至老尚不知悔紹興壬戌忽大病病中屢作馬嘶久之手足皆化為蹄數日遂死孰謂辱人求勝為無害乎惜人錯見但知以勝人為強不知勝人非強而自勝為強不聞老子所謂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之說乎

贊曰

人或受辱　攘臂相睨　匪臨以威
則抵以勢　怒不敢言　蓋有所制
威去勢窮　靡不反噬　一能勝予
禹心惕厲

敗人苗稼

傳曰敗人苗稼此特田夫野豨所為固無足道請以前輩務農重穀講究水利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者皆知則效高通議賦知唐州土曠人寡歷五代至本朝

領縣四戸六千百五十有五公至相視田原知其可耕所不至者人力耳於是大募兩河流民計口受田增戸一萬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八乃至山林蓁莽之地悉變爲良田張學士綸爲江淮發運副使䟽五渠導太湖以灌民田復歲租米者六十萬斛許司封逖知興元大修山河堰溉民田者四萬餘頃魯冀州有開初知確山興廢陂以灌民田者已數千頃程修撰師孟知石州凡汾晉諸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釃而爲渠闢田凡一千餘頃許公規知丹陽適大旱公冒禁決練湖以救民田歲大穫者一萬餘頃練湖冒決者死陳諫議省華初知櫟陽邑有鄭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久爲隣邑疆占公至陳本末申諸司由是壅遏之弊一旦盡去水利均及灌民田者一千餘頃王刑部濟初主龍溪簿縣有陂塘綿亘數十里先爲大姓輸課而獨專其利公至悉奪以灌民田由是一邑無饑亢之患苗待制時中初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廢公至請發卒䟽導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盡成沃壤

贊曰

不稼取禾　詩諷其上　地惟不食
昔人乃莽　孰奪農時　民無蓋藏
孰剥民力　使不得養　害及養人
天必降喪

破人婚姻

傳曰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則婚姻之道可謂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前或破之既合之後皆爲破也恩愛殺人甚於挺刃孰謂爲無害乎昔鄭和中少時與王氏女結婚無何父卒家道漸微女家遂有休親之意其兄王固爲萬州推官實主其義然迫於公論不得已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因遂隔絕和中不復使歸王氏數遺以衣服回輙罷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悒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見已送衢州東獄追人根勘時王氏女已改嫁陸蒿爲妻蒿時爲齊州教授月餘固死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意故得獨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僅二年亦爲女家所奪非其報歟恭倅楊紘怒其婿姚拱不學無術遣之使歸拱求與妻別亦不許女怨憤遂感疾而卒紘命殯于僧舍婿至殯所門鎖自掣扇亦自開其母聞之不勝感愴數日遂卒後十餘年紘至殯所亦暴卒然則破人婚姻是可爲乎

贊曰

齊女不娶　終以失國　子哲委禽
幾於漁色　夫婦大倫　相配以德
孰間其成　胥讒作慝　百世之祀
一語之賊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　廉五

李　昌齡　傳　鄭　淸之　贊

苟富而驕

傳曰坐井觀天而小物逸居無教以自甘馬前呈㬇御之能龍斷奮螳螂之臂繁臺閣上區區求捧硯之名祭水河邊我我熾軟盤之醼此皆苟富者之所以爲驕者也爾自爲驕誰美爾爲驕哉惜其莫悟我今苟富而驕則異日便當有苟富而驕之罪

○太上明以示戒豈不然乎不聞老子所謂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之說乎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充者未易測量昔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劉先生讀書于長白山日煮二升粟米俟其凝割爲四塊旦暮各食其二其後皆至參政韓億李若谷少嘗同逐赴試共有一被一氊每出入則互爲僕從其後亦皆參政朱昻拾桐子而讀書孔延之斫松明而讀書其後皆爲侍從

李行簡家貧乏紙聚木葉而學書李虛舟家貧無書動輙假本於人其後皆至待制杜衍少極貧常往來於孟洛間傭書自給其後官至樞密王隨少極貧嘗適人飯鑑被執到官其後官至參政然則道充者與苟富者豈不萬萬遠乎又如石徂徠爲舉子時讀書于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宴客餉以盤飡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爲送者亦却不

○受曰志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工夫安在若數君者所守如此爾苟富者可得驕乎

贊曰

財以苟得　背義傷仁　經營莫夜
白日驕人　穿窬揚揚　華軒綉茵
夸示陶富　笑譏憲貧　成敗飄忽
西風变塵

苟免無恥

傳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衆生何名二白一曰慚二曰愧慚者不自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内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無慚愧者名爲畜生此涅槃經之說也又言慚恥之服於諸莊嚴最爲第一慚如鐵鉤能制非法若離慚恥則失功德心若慚愧然罪兩空此遺教經之說也而吾夫子亦曰行己有恥禮經亦曰臨難毋苟免今也苟免而又復無恥爲何等人乎大抵恥之於人不可須臾離也苟無其恥則無恥之恥無不爲矣豈

○復更問昔僧顧成好符籙善禁呪王雱幼乎夜啼顧成一呪即止雱大敬之薦于章申公子厚時子厚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有意經略溪洞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子厚至辰州即令顧成同張裕李資明夷中等先入江南受降顧成等至洞乃敢逞欲不檢大至㩳亂蠻婦酋首元猛不勝其憤盡將裕等剮散于社次至顧成顧成搏顙求哀猛素事佛貸而不殺遂得清脫既歸猶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自稱廉訪

大師乘大馬擁撾劒以自隨略無愧色是有耻乎平日誦經所謂二白鐵鈎之說果安在乎樊太博立與致政屯田王揆里閈親交俱老于鄉一日王揆作六快活詩以譏時政憲漕捕立以脅揆立義篿無守悉以揆平日游從之事責之以求苟免由是揆坐誇譏削籍遠竄立獨以告發免罪尋復加秩其誥詞中有爲爾交者不亦難乎之句當時清議從可見也立猶昂然拜命略無三褫之羞是有愧乎平日讀書行己

○有耻之說果安在乎

贊曰

苟免偷活　無耻求容　爲子不孝

爲臣不忠　漢隕張禹　晉隳賈充

始患得失　終蹈姦凶　何以懲之

伯夷之風

認恩推過

傳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當治心是以前輩治心將躁則安之將邪則正之將求則捨而抑之將濁則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而物冥乎外神鑑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認恩推過之念固亦無自而起昔王文正爲相萊公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憾其言已而制出除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門下平章事準入對泣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薦也準始愧服以爲弗及李文正爲相士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

○可用則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若二公者肯認恩乎魏仁溥事周爲相世宗性褊急峻於刑戮內職近臣有忤旨者仁溥必歸罪於已以營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餘人武惠諫不聽及歸上大怒必欲鞫劾武惠乃自誣伏全斌由是獲免及武惠再受命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無得如在西川時妄亂殺人武惠始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二公者肯推過乎當知認恩推過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禍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說而告之哉

贊曰

欲人之悅　恩不我有　懼人之謗

過必我受　認恩推過　怨怒之藪

已掠其名　誰執其咎　氷炭置腸

○扁鵲驚走

嫁禍賣惡

傳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今也嫁禍於人而禍還自及賣惡於人而惡竟自歸非自殺乎昔姚孜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盤量上供米麥孜受監專等金銀財物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回申上司虎但見姓書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根勘孜不欲獨受贓名乃將元受金托一隻銀托五隻

漆爲漆托副以他物遣親信送與王虎度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漬壞請暫留信箋俟歸別取書來虎不疑留之未幾上司忽有文字備坐壽州勘院公文追攝王虎赴獄照對姚孜受贓公事虎至此始悟爲孜所賣悔已無及洎到獄孜乃厚誣王虎以爲實同受贓尋於王虎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虎語塞不能對俄至氣結而卒孜因百計厚賂推勘盡將所坐坐之孜遂得脫後數年通判潞州一日出遊淮上而王虎遊魂亦遊隔岸遂得執孜不復放捨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與人毆擊甚至口鼻流血既復蘇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巫法籙皆不能治時錢延年知潞州陳晃爲運使因爲聞奏朝廷乞暫差道錄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爲聞奏真武真君初藝奏牘則孜已從卧搦趨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細自陳白當初實是孜起心受贓非干王虎之事孜洎事發又不合嫁禍於虎至令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賜原赦時錢延年命吏從傍録其語俟醒示之孜大慚即日致仕未幾遂死郭黃中知雲安軍十里外有西霞宮公一日詣宮燒香夢主宮之神告曰公惠顧此邦邦人受賜多矣然事有隱匿不敢不告 明日當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幾罪不枉及詰旦巡檢司果縛九人解來有一兵自稱捕獲欲請功賞蓋牛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賞也公一詰遂伏嗚呼一則已塵真君聖聽一則先爲主宮所知然則嫁禍賣惡是可爲乎天誅陰譴豈遂已乎

贊曰

禍福自已　善惡由心　謹其在我
外患莫侵　嗟彼姦慝　城府險深
陷穽是設　干戈相尋　潛雖伏矣
上帝汝臨

沽買虛譽

傳曰南嶽夫人曰人隨俗習要求華名譽如燒香衆人皆聞不知熏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絶是故高人晒而遠之希夷真人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然則名之於人豈不重乎有其實者尚爾不可況沽買乎昔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爲之先及庭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謁主者請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因說在隋時事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聞之大沮後果無成而卒嗚呼以昔日之楊素而爲今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墜矣然不失男身是猶愈於受女身者李庶爲尚書以清辯知名徐陵一見大加敬嘆自謂弗及庶亦頗以自負初未得子遽卒其妻元氏改適趙起一夕夢庶哭曰我明日當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劉家爲女彼家極貧且多女必不見養萬一又死那知更入

何處幸念夫妻舊恩急來乞取我去元氏不答庶曰卿意似憚趙君吾當自告既而趙亦得夢與元氏同黎明持金訪求其家則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趙急救取以歸嗚呼以昔日之李庶爲今日不舉之女則其墜也豈不又甚於楊素之墜乎安知非聲名籍盛時驕矜輕薄之報乎

贊曰

中必形外　名以賓實　盛德至善
英華日出　譽假甘陵　聲浮少息
巴豆瘡成　梔鞭價溢　案以春秋
誅心之筆

包貯險心

傳曰持地菩薩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爲比丘但凡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至毗捨浮佛現在世時國王延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世界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得證圓通號曰持地然則心地其可不平險可貯乎大抵小人行險以僥倖固非智慮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以勳舊自處雖太后亦嚴憚之凡內降恩澤利用多執不行所執既多其有三執而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不行久而遂爲小人所窺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一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曰臣已告得侍中妳婆或言告其親眷言已許矣利用實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執不獲行之由是太后大怒曹汭之禍端起乎此陳貫爲三司副使有一胥極猾潛通權倖省中之事卒以咨之當聲喏時爲使副者陽爲伸欠如不敢當其禮狀貫聞而不平必將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彌謹歲餘舉無留事陳亦稍以善待偶因燕客付錢委令辦集不知其心者包貯也明日其胥乃携十歲女孩鬻于東華門街曰陳省副某日請某客令我爲之辦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爲之柰何今賣此女須得若干錢方可辦也因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信之幾欲便行黜降賴宰臣辨解乃已歲餘竟以此罷嗚呼二人設心不爲險乎其險如此豈可防乎

贊曰

險心萬仞　內生五兵　義府微笑
林甫柔情　對面莫測　禍福若驚
自詫智數　妙於神明　詎知造物
視於無形

挫人所長

傳曰羅仲信問龜山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龜山曰未問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理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言盡心理會未得心盡箇什麼大寂禪師曰人之心性譬如寒月當其寒時水結爲冰及至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爲心衆生悟時釋心爲性亦復如是嗚呼此皆教人使知識心明性也挫人所長者能知此乎

昔穆修有詩名多游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嘆問為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晉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一語上不復問晉公此心為明白洞達廣大靜一乎為釋心為性乎此其所以死無其地也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乎明日參軍即求去且以詩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豈不為過因固留慰薦之使於盡心知性之學釋心為性之說無所悟入能如是乎此其所以了達生死於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寄記於遺像之上也古語云一念纔差胥壞有間

贊曰

人有片善　如覩瑞物　長養成就
勿使攖拂　誰生忮心　乃底湮沒
掎彼良貴　增我怠忽　害己損人
禍深剌骨

護己所短

傳曰或問孫真人曰養性之說願得聞之真人曰夫養性者養成自性也要在百行周備雖絕藥餌可保延年苟獲德行不充雖日餌金丹玉液亦自無益然則人於日用短可護乎苟或護短則日用莫不皆短可勝言哉惜其莫悟於短不護久而養成自性不復有短即名全體善人去仙何遠

昔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萬祐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養氣仁其行而尠其過耳既而懇歸不復可致劉誼世為名閥少又登第不十年官至二千石崇寧間嘗知漢陽每遇暇日必詭服微行往來於大別山中日與田夫野叟語凡郡政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事有未便度其可革歸即革之竟遇異人遂得度世若二公者其於短也是肯護乎復有短乎此其所以養成自性終能得登仙品請為更陳其次庶幾好護短者各知切戒李及歷躋膴仕臨死之日乃召其子謂曰吾平生無他過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一部此為恨耳蔡君謨嘗以小吳箋大書特書以美其事黃宗旦知蘇州王質為通判一日捉獲盜鑄錢者一百餘人送獄根勘喜謂質曰此皆某以術陰鈎得之質愀然曰事發無蹤公以術陰鈎而置之死地尚為喜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君之言吾幾失矣大抵前輩率多如此求之今世豈無人耶欲為其人即其人也

贊曰

隱諱之疾　無藥對治　怙非遂復
終凶可期　衆善難入　萬惡所基
先聖有過　幸人之知　彼護短者
賢於仲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乘威迫脅

傳曰王文正當國天禧初薛簡肅爲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入辭公亦無他語但云朝廷榷利至矣大抵致君澤民自當如此令也居上位而不卹州縣作州縣而不卹小民即迫脅也昔宋宣公綬判三司朝廷有旨盡放天下逋欠稽期不報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䟽論例乞委監司責近限覈實由是獲實放者凡數百萬釋械繫者三千二百六十人王文穆欽若判理欠憑由司建言乞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自乾德至咸平所放者凡一千餘萬釋械禁者三千餘人陳侍郎布亮當三司戶部時滎州熬鹽歲久澹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課如初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論例悉還所籍歲蠲虛額三十餘萬此皆有其位者無其威乎其所以爾者不欲重困民力也乘威迫脅者能如是乎又有一文亦不敢妄取者請悉陳之庶晚輩皆知寛卹國初王贄方奉使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公至悉令畝稅一斗朝廷責其擅減公曰令兩浙已爲王民其可復循偽國之法畝稅一斗自贄方始王拱辰請榷河北鹽張方平力諍曰河北舊法犯者皆死民請均額隨稅輸納禁乃獲弛今若復議即再榷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爲公作佛事者七日李允則知潭州馬氏暴歛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輸絹耕牛每歲輸米四斗牛死亦輸謂之枯骨稅公至一切除之陳世卿知廣州廣有計口買鹽之害公至奏乞除之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蓋前守邵曄鑿內濠以泊舟民免颶風之害故也嗚呼與其乘威迫脅而民怨神怒孰若寛卹而萬口稱讚乎不聞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之說乎

贊曰

強齊之威　存衛却狄　夾谷之威
三軍辟易　相如一怒　秦王是叱
解紛救患　斯謂有力　暴物殄民
豺虎不食

縱暴殺傷

傳曰按持地經殺生之罪能令衆生墮入三惡及生人中得五種報一者以苦惱衆生故一捨煖觸即墮地獄受諸苦惱二者以無慈惻行乖人故地獄罪畢又當墮入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貪著滋味故畜生罪畢又當墮入餓鬼日困饑渴四者以斷人命故餓鬼罪畢雖得人身多是短命五者以殺害時使彼衆生衆苦競集故不獨短命又復多病佛語如是豈不然乎惜其不知人之與畜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詩自觀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醫問卜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禱地以求增筭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既貪生彼不貪乎昔張道幾好弋獵其父

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
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
天一網所獲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
從上壓殺分挈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
殺一兔其兔絶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
恍惚如狂盡將平日獵具焚之築一庵於
觀側日處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
曰吾爲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東墳令爲
汝殺一日吾爲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
陽觀側曾爲鷹搦損吾一耳力竄得脫令
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
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上天當償吾
命未幾果卒劉翔亦好獵每遇興發寒暑
不廢前後傷殺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
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在皮肉間
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
或以魚誘則鬬然引頭如欲食狀稍久左
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
日憑其子婦語我坐平生殺傷物命故獲
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
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然則縱暴殺傷
是可爲乎天抵殺爲十業之先其可縱暴

贊曰

刑以止辟　兵以禦變　哀矜決獄
喪禮處戰　殺非得已　於此可見
仁民愛物（康六）　寧别貴賤（同）　殘賊之夫
獸心人面

無故剪裁

傳曰按道藏絲帛珍寶主之者上天有織
女三星布帛製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
星然則無故剪裁是可爲乎不聞蠶本馬
鳴化身爲之之說乎昔馬鳴大士於往世
中曾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馬其
形而無其衣王乃運其神力分身爲蠶彼
乃得衣厥後其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
悲鳴不已因號馬鳴焉即第十二祖也大
抵斤衣蠶千命按如佛說身服絲帛尚當
還債況復無故輙敢剪裁是以漢文帝所
幸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嘗出袖以示羣
臣曰此衣已三浣矣晉文公衣不重帛子
夏衣若懸鶉季文子無衣帛之妾晏嬰妾
不衣帛董威結殘繒爲衣號曰百結縣彤
衣無兼副皆惜福也又不聞無故剪裁身
後皆當獲罪乎紹興初郭晉州申之之女
名引鳳者被攝至冥司見無數罪人有一
婦人姓趙名十二（東六）絣在廊下前列數堆物（五）
帛皆片碎端疋及新舊無數衣服引鳳問
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綺羅耗剪端
疋奉命一一補綻復令成疋乃得釋去趙
士周之夫人全氏既死數日憑語女使來
喜曰我平生耗費縷帛履韈之物及洗頭
濯足分外使水陰司罪我日加捶撻苦不
可言幸爲我達此意於士周舉家聞之不
勝感愴然則無故剪裁謂爲無罪可乎况
治容誨淫獲罪尤重其可不戒

贊曰

雲箔春滿　紅女宵興　毫忽所積
丈疋乃成　墻屋被繡　輿臺衣輕
孰念墮指　寒機不停　毋訝公孫
布被釣名

非禮烹宰

傳曰世固有鞭魚作鱠而取其紅者亦有清蟹以糟而取其活者此皆不仁之甚論入三惡其速如箭固無足論夫豈悟物皆有知與我初無異乎人知愛親如鄧芝所射母猿既顛落矣其子急為拔箭塞瘡背負而去不愛親乎人知愛子如何詮所射母鸛既中腹矣復忍死引嘴飼雛乃落不愛子乎人知敬夫如環王國野象牡既死矣衆牝復環守不去必待悉力瘞之乃散○不敬夫乎人知愛妻如章子明所射鷺鷥既斃其雌煮之釜中矣其雄遙見不顧沸釜投身其中一鳴而絕不愛妻乎人知念恩如山神所義鸚鵡一聚鸚鵡嘗僑居於遠山遠山禽獸愛之不敢加害既歸遠山燒發鸚鵡復相率入水濡翅向空而灑山神義之立為滅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劉永錫所畜之犬永錫知千乘縣適有客至食以饅頭永錫以一與犬客曰犬亂人食古人所譏況珍味乎犬不食瞪視而去其夜伺客睡排門而入客識其意登梁避之既而果登榻已不見人吼怒作氣自撲而死不修怨乎人知戀主如魏大諫所養之馬當死之日魏祝之曰吾賴爾力可謂多矣爾今有病吾為療治亦已至矣如必不可可出門外切勿斃於吾前吾不忍也馬即雙跪前足如辭別狀起而歔欷纔出門即氣絕不戀主乎人知卹孤如呂黎所記之貓二貓俱育一貓遽死一貓為乳其孤不卹孤乎人知從諫如仁喜所祝之蜂○僧仁喜嘗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為施者僧往伐之則巨蜂數萬圍集其上匠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惡業至此吾作佛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將火汝及期不見一蜂不從諫乎人知修證如南海五百蝙蝠穴於枯樹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下中有一人誦阿毗達磨藏無何火發樹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貪聽法音不忍捨去俱斃於火既而受生皆得為人聰明靈利棄家學道並登聖果其後迦尼色迦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作毗婆沙論其五百賢聖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證乎大抵人之與物本自無異所以異者福力業力及軀殼耳又不聞不殺之為力乎昔峡崛摩羅本一國王初最好殺以悔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適其家產難危急抱持摩羅求救摩羅曰吾初入道安能救汝俟歸問佛既歸佛言汝可急回於產母榻前抗聲稱曰我從聖賢法來未曾殺生兒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戒兒果誕生○嗚呼此但一稱不殺其於度厄有力如是然則非理烹宰其於淪溺豈不亦有力乎

贊曰

士苟無故　不殺犬豕　七十食肉
其重如此　賓祭之用　乃不獲已
敢徇口腹　肆情刀匕　視彼傷生
其痛猶已

散棄五穀

傳曰天倉五穀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大抵人以食為天一日不食如飢火何是

以聖人務農重穀天子親耕以勸農春夏祈穀于上帝然則五穀可散棄乎昔三川飢物斛翔踴民至採山芋野葛以給死者無慮十五時王法進以功滿當仙既上升矣復為民力請於帝帝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為易得夫天運四時之元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棄五穀猒捨絲麻使農耕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禦寒又從而不卹其勞曾無愛惜此其所以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地司嶽瀆皆列章上言世人猒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昨已勒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使之種作不成漸至飢餓以示責罰庶幾少懲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當先救物比者歲飢實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無懺請首原之路汝今當為上宮侍童入侍天府可暫還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寶愛農桑不敢耗散此亦汝之陰騭也法進稟令而歸言訖復去劉元真亦得道者也少夢道人餡以一桃遂能辟穀一日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訶殿甚盛元真謂曰且以吾民為念貴人領之同行者問曰彼何人耶元真曰彼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收其二吾故為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麥敗十二於此益知所謂五穀誠不可輙棄散也況人受用各有定數譬如有錢千貫日用一百則萬日方盡日用一貫則千日乃盡與其千日孰若萬日方盡乎昔者豐稷尚書每言吾少時親見雪竇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生自言初到陰司主者謂曰君祿未盡異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事減損雖一杯飯必先減後食但凡奉養皆不敢過其後果能致位執政壽逾七十然則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宴坐于普賢殿中俄見一神跽膝其前師曰汝為誰乎神曰護戒神也師曰吾嘗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師有何罪然亦有一小過既蒙相問不敢不告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棄之非所宜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其後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嗚呼食餘之物棄之尚爾何況其他乎

贊曰

衛士棄食　元宗議形　戲賊生稻
士行痛懲　以食為命　所繫非輕
尊之曰天　至敬之稱　圭米粒粟
珠玉莫勝

勞擾衆生

傳曰邵伯溫初入仕請益於程顒先生先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能寬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噫嘻先生之言可謂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人身欲樂我不欲樂乎若以安樂自處而以勞擾待人真不仁也請以前輩臨民不敢少有勞擾一二言之庶幾皆知則效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有死於役者又

復斥爲亡命捕繫妻子公上疏論列以爲窮冬水涸民太苦於挽運須稍緩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良便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愛民憂國之心遂至大用司馬池爲光山尉適大内火諸縣調發竹木州牒縣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産大竹轉市蘄黄非三日可至乃别與民立定期限過期者罪之時盛度爲太守聞之大怒旣而光山輸竹爲諸縣之先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社之賦與就博州置場收受民大困於輦置而河朔斛斗不甚貴公戒民每斛就本州納價三錢委幕屬輓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招買時斛斗爲厚價所誘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餘金尚有數年公悉按等給還民間王濟主龍溪簿時福建諸郡皆科鶴翎以爲箭羽旣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過酷民大不堪公諭民一面以鵝翎代輸仍急附驛聞奏朝廷從之旁及他郡噫嘻諸君臨民皆能如是彼勞擾者覌之得無愧乎

贊曰

曰逸曰安　羣情所欲　一歲役民
三日已足　斧斤以時　網罟不數
山川乂寧　鳥獸孳育　庸人擾之
鳧鶴斷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傳曰事出無心偶至破之爲惡已自不小若爲財寶而輒至破之眞大惡也請以能爲已破家者復歸其産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於已破者方爲有益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由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歲久陂壞漕運亦未嘗賴此久而爲豪族所占田主屢訴不獲公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復得其田不獲飢餒侯叔獻爲氾縣令縣多没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賈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當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價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

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鵰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議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産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不敢開析一例抄沒誠之子孫遂至破碎惜相國未能雪正給還其田莫若更損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司已得倍利在誠子孫亦不至於狼狽郎中以爲何如道古曰某實不知茍利於人何所不可於是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以此議召誠子孫諭之皆泣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何叔獻復召衆佃諭曰汝輩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今皆復爲倉廩變爲豪民官賣此田而李貧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復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共醵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爲汝寬其限責如此則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財寶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獄端由乎此作何所見乃敢如此

贊曰

人之成家　基於艱苦　前遺後承
俯拾仰取　誰歟寇攘　輸掠其聚
當路之狼　苛政之虎　相在爾室
鬼瞰其户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傳曰水火漂焚世間禍害莫此爲酷今乃決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輕乎此其所以不爲上真所容明神必戮也天聖二年大名府黄河埽口忽壖壊俱破水遂横流其勢頗猛時韓魏公判北京忽一吏馳報埽口有一大龜久爲埽患龜若潛伏水自安流龜若出浮水必汎濫今出浮矣爲之柰何時使臣鄭圭奉命適至堤所一箭射殺其龜既而爲龜所訴閻羅追攝鄭圭使與龜對其日適遇真武靈應真君下降颯呸羅山校勘生死遂蒙真君雪正將埽口妖龜向空碎爲微塵不使人間復有此物爲人之害仍命直符押還鄭圭復歸人間然則水可決乎李轅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欲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雞客謂必以相欵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雞不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大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隣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當縱火時明見一大神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矣言訖遂絕然則放火是可爲乎

贊曰

長民之官　茍且畏避　遇水失防
與決何異　救焚不力　亦故之類
歸咎天灾　逃責人事　原情定罪
心迹無二

棄人規模以敗人功

傳曰人之立功功雖歸已然宗廟社稷天

下生靈實皆賴之彼無能者其可忝其規棋而幸其敗乎雖曰敗彼之功實是敗國之事其為利害自不為小豈無罪乎襄朔之役楊業奉命副潘美進討既至虜又攻陷寰州業謂美曰賊鋒方銳卒未可戰宜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諭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即令將兵先出我師若至應州虜必悉衆來拒此時朔州吏民便可出入石碣谷內乃分强弩千人使守谷口所有騎士悉令援於中路如此則三州之衆必萬全矣監軍王侁沮之計不得行且責業曰君之此言豈畏死乎業曰吾非畏死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於谷口張功兵分强弩為左右翼以為吾援吾轉戰至此縱兵擊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陣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虜為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撫膺大哭復奮身決戰手刃數百人身被十數鎗力乏遂為賊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立乎是以識者曉此凡任其責必先預為之計貝州之役明鎬為將軍中有所奏請多為樞密夏竦所沮時文彥博為參政大不平之因自請前往督戰且面奏曰臣在軍中請得便宜行事更不中覆上從其請既至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者請穴地而入既而日夜穿掘晝則伏於穴內夜則棄土水中穴成從教場中出既出登城殺守者官軍繼進皆得乘絙而上賊帥王則於是與其徒張巒卜吉等突圍走出巒吉死於亂兵則為官軍所獲夏竦猶言賊恐非真及檻送至京方且語塞卿非潞公預為之計功不敗乎

贊曰

杜預平吳　羊祜之功　元齡善謀
如晦必從　事業既立　勳名俱崇
曾是褊心　齊勉盡東　彼則敗矣
吾亦何庸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傳曰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而太上書以為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罪又有因此而搆成莫大之禍結成無窮之怨者此則尤當獲大罪報也然則損人器物以窮人用其可不戒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衆然好嚴餅鉢聽徒三百餘衆皆爭效之中有一僧道行獨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餅鉢莫具或令從病僧暫借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大怒詬罵良久乃絕後數年華嚴移住嵩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已知巫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努目張口徑趨而入衆將驚散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衆中道業最高只為多瞋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為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衆為授三皈三敬及誦經呪為作懺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

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又白衆曰明日山後荼毗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荼毗訖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爲女臨產稍艱必至怒害其母則業愈重爾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嗚呼彼修行者只爲一必尚至如是況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怨時○怒懷毒意故也

贊曰

制器尚象　蓋取諸易　或任私智
紊亂成式　輕重權衡　增損丈人
肆其欺謾　甚於毀擲　民無則焉
豈非凶德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傳曰民凡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榮貴者獨出其上福凡有五曰富曰壽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榮貴者亦出其上然則得到其地豈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憎嫉而起念願其流貶乎國初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宰相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外示台坐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普於是以符語奏即日改竄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寇萊公之貶也丁謂之力居多初議竄地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秉筆顧拯曰欲與竄崖又恐遠涉鯨波乃擬竄雷州未幾謂亦坐事當竄拯時猶在中書適當秉筆笑謂曾參曰鶴相始欲竄寇於崖且有涉鯨波之嘆今且煩相公遠涉鯨波一巡遂與竄崖然則見他榮貴願他流貶是可爲乎

贊曰

名爵儻來　初匪實覬　媿彼花眭
抱甕以灌　風露潔鮮　煙雨散漫
榮枯瞬息　何足把玩　作如是想
忌心冰渙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傳曰第二十祖闍夜他問第十九祖鳩摩羅多曰我家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稱遂至如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世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自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他頓釋所疑羅多曰○汝雖已信而未能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靜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便可與諸佛同矣嗚呼世之見人富有而願他破散者能曉此乎縱令富而不賢會有敗日在我則不可起心而願其破散也周義夫虹縣人其家大富覇于一方頗多恣橫隣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爲本路漕義夫猶怒罵曰彼

爲監司亦柰我何一日識之按郡至虹縣義夫撻人于市爲被撻者所訴識之因諷令訴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無何首事者偶死于獄識之遂劾奏官吏移送他郡義夫竟坐謀殺憂死子孫皆編管家籍于官不數年識之移漕河北適當軍興闔家皆死于虜一旦破散無與義夫非其報乎錢若水爲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爲其母爺所訴州委錄參根勘錄參舊有求於富家不獲因劾富家以爲父子共殺

○女奴投尸水中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異辭惟若水疑之堅不署字因自出己錢密令人訪尋女奴既而得之民遂得脫若非遭遇若水爲富民者亦不免爲一義夫矣以愚觀之非獨富民拜賜錄參亦自拜賜富民若死錄參其有安乎

贊曰

龍驤之舟　可航萬斛　一葉掀舞
積羽猶覆　鵬鷃逍遥　各適所欲
賦量不同　安分斯足　内熱自焚

如飲鴆毒

見他色一作室美起心私之

傳曰生死輪迴不得解脫無非五陰無非五蘊義本一同特譯家翻處字稍異耳何名五陰歷歷分明色陰也領納在心受陰也心緣此理想陰也行用此理行陰也汙穢真性識陰也何名五蘊四大所成色蘊也領納苦樂并不苦樂受蘊也取種種境想蘊也諸心所法貪而不息行蘊也於所緣境了別爲性亦名心意採集所攝識蘊

○也一切世人其於聲色妄生惑著莫不皆由乎此使於色空有悟豈至是耶昔張寶知成都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絶美蜀中知名寶有意於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密令入伺其出入微服竊窺一見果絶色也於是徧託尼姑妳子密諭此意妻初峻拒久而亦似有意無何李尉適以贓敗寶因劾奏于朝送獄根勘獄具寘于嶺外遂死于路寶乃厚賂尉母强委禽焉蓋尉妻嘗有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樂從寶得妻大喜妻亦滿愜其意於是相歡旦暮不捨無何妻病恍惚常見李尉在傍未幾遂至乎李寶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於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或輕出必爲所執一日暮坐遥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之意謂尉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既至乃尉毆且罵曰你這賊若不以紅袖招汝汝肯來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乃卒於是當知起心私之誰目男子然默含許意實出女人與其

○輕許而掇禍至是孰若確然有守於此生中度此一報身乎嚴武少時與一軍使鄰居軍使有女頗美武竊窺愛之因百計誘至其家遂與俱遁既而軍使知之詣闕進狀詔出制使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殺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則已無獲由是獲免及在蜀得病明見女子在前責曰妾之從君固是失行然實無負於君君縱懼罪曷不捨我而去乃至見殺真忍人也妾已訴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慚懼請

命黎明果卒於此盃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氷雪彼雖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斷而言曰起心私之雖自男子默合許意實出女人也游賞之地墻壁之間其可不謹

贊曰

子夏有言　賢賢易色　先聖之訓
必曰好德　哲婦傾城　賢德之賊
心失其正　至於狂惑　降志辱身
一念之惑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廉八

李昌齡　傳　鄭淸之　贊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傳曰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旣至乃以一夜光道約且以二女爲託女皆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一女立爲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其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夫莫不稱嘆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踣於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馬爲之撫摩俄頃逐卒視其囊中乃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爲賣其二以辦葬事餘八枕其腦下素書置之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旣而發開金書俱在子都聲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輩盛美載之方冊鏗鍧炳燿盪人耳目固非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略舉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徐輝者以賈販爲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騮錢一千餘貫未及償而騮死遂默不言騮家不知亦不復索其後輝生一子頗聰俊輝切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所費不可勝計久而貨財耗盡病猶未較病子一日忽語輝所親尼濕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愛汝汝復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也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今故託生其家自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又有白元通者嘗欠東市楊筠見錢五貫四百文未償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爲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我乃白元通也只爲欠爾父見錢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賣麪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於彼得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其言兩日驢死然則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豈遂已乎

贊曰

子胥報德　捐金於瀨　季札許劍
冢木是掛　在亡雖殊　我心匪懈

寄命託孤　名節依賴　欺死之人
蝿蚋所嘬

千求不遂便即呪恨

傳曰不知愧耻惟務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即呪恨尤小人也烏得韓昌黎責己待人之說范忠宣責人恕己之說而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忠宣曰吾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嘗戒其子弟曰人雖至愚至於責人則明人雖至明至於恕己則昏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事干求者能曉此乎求之世間其不干干求者誠亦鮮矣請爲吏舉一二庶皆知愧悳郎中褒嘗語人曰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夫寓居者衆其於請求莫不皆爾惟致政大監當嚴三年未嘗有一事相委丘太傅舜卿亦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惟致政郎中王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節可謂過人賢矣哉

贊曰

是心無欲　如水之平　一或有求
波浪勃興　視彼從違　起吾愛憎
少咈其意　忿怒相乘　盍亦反思
懲窒忿懲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傳曰爲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灾也其可便說其過若說其過即是幸灾樂禍況太上明以戒人是可爲乎昔何申錫將拜命忽得疾遂死妻哭之慟其娣有姓趙者從其旁沮曰爾夫生平之日恣遊妓館視爾若無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愛歇不復追憶一夕趙氏忽夢申錫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爾亦只餘四年死時更不如我趙氏驚覺大懼及期果然蓋死之時其天遠出未歸庶生二子皆亦癡幼真不如也李態最能文篤於孝而敏於行鄉里稱之無何得疾一劑之失遂至不起妻雖有孕兒猶未生舉家驚憂罔知所措其妹壻有何時者乃揚言於外曰此郎平日自稱善處置事此時爲我處看識者聞之莫不薄其爲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則身其失便是可誚乎我之爲人果無過乎

贊曰

孟明一眚　終以霸秦　四十九非
蘧得日新　跬步有失　未足觀人
從而下石　寔其不仁　是謂樂禍
灾及其身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郤子登婦人笑郤子怒成公二年遂有伐齊之舉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者踵至姬侍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屏之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中險左右一見必至笑侮異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子儀卓識其與頃公便自萬遠又如平原君美人笑躄者槃跚行汲而被誅趙縣人

笑孟嘗君爲眇小丈夫而被殺此皆前車覆轍爲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器識初不在於體相體相雖劣而器識有餘其可輕乎昔盧攜風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爲彗蓋短舌也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其後盧果策名立登廊廟奬拔京兆至爲福建觀察王冀公欽若神貌疎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適有術者在坐乃驚嘆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手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不數年果登台輔孫文懿公亦風貌不揚嘗赴試京師詣縣乞判憑責田邑尉李昭言戲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不數年判審官是時昭言方以選人赴調一見大慚乃歸侯元功亦貌陋形劣初預薦鄉人以年長貌醜不足敬輕薄子作紙鳶畫其形於上引線放之元功適見乃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未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然則見他體相不具是可笑乎

贊曰

聖人踐形　不以貌具　尊足者存
盲心是懼　未知駿茂　或失子羽
美好長大　智族爲輔　指不若人
奚必知惡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傳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之所敢爲也王文公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勞勉數四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曰寇剛褊何公曰若他人則非臣所知準遂大拜呂申公乞致事上曰卿既不可留誰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經綸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若晃佐陳遂大拜錢樞密若水喜汲引士類孜孜靡倦後進多出其門歐陽文忠脩喜推轂賢士未嘗有忌前好勝之心苗待制時中爲司農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有餘人後皆進用杜祁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雖不識面未嘗不隨能引用孫中丞抃與唐介具中復初不相識但聞其勁正遂力薦之及爲御史皆有風力章郇公與文潞公初不識面但聞其磊落一見即力薦之其後出將入相果有過人張忠定詠與張希顏聲迹莫聞但因殿直范延貴言其橋道驛傳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墮農肆無賭博市易不爭更鼓分明乃大笑曰希顏固能吏天使亦好官負即日同薦後皆有稱若諸君者其於才能肯抑之乎

贊曰

天之生才　將使用世　所貴先達
崇奬後繼　祁奚舉讎　祐甫拔滯

治功斯立　國事以濟　嫉賢忌能
鮮不階厲

埋蠱厭人

傳曰按玄都律過滿二千七百爲一害害者家出巫男覡女然則生爲巫覡已是先世獲罪之人令於此生又復爲人埋蠱厭人即是益重其過異日從墜又豈令世之比乎當知淪入三惡其速如箭真所謂嗚呼哀哉者也昔簡州知郡李南壽被攝至陰司斷一陰獄其獄乃鼎州巫王自成發○遣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殘害張元家數頭牛畜南壽准律書斷云王自成輒行邪法殘害生人及諸牛畜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備受衆苦無間罪畢又當配爲外道孤䰟一家子孫悉令淪墜所有門戶亦當磨滅然則埋蠱厭人是可爲乎又有起心而使之爲者則其罪又當重於巫也按妖恠錄昔吕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閭里官品姓字爲厭勝法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嗚呼高駢既爲用之所制用之奚爲而又及於戮乎當知埋蠱厭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戒哉

贊曰
巫蠱之興　漢幾中絶　信惑左道
其禍斯烈　傳奕試呪　胡僧反蹶
守用鬼兵　凝之死越　矢激則反
祇自作孽

○用藥殺樹

傳曰用藥殺樹太上書以爲戒者不欲傷○物之生也是以辛靈以扶正草木而能得仙高柴以方長不折而孔子特稱其行然則用藥殺樹不獲罪乎不聞伊鉢龍王以傷損樹葉而墮入龍趣太一洞龍以發怒傷稼而謫受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雖一物亦不可輒傷其生況樹木中亦有聖人託生其中如水經所載伊尹生於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錯路精神飛入其中如業報經所謂韓元壽化爲木精是也又有中含靈性無異於人如錢師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竊樹起禍而先爲樹神所知如錢仁伉所竊牡丹是也上文數事姑置勿論請以錢師愈錢仁伉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爲皇城使錢師愈從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殿直錢吉過寺夜夢一老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性者耶被錢師愈者斧吾膝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君爲吾告長老令急補治庶幾不爲盲風搖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淺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見縣令錢鉌因與言之鉌至寺驗視與吉所說無異急爲涪之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伉所居與中軍都虞候金沼相隣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開無慮三百餘朶色丹如血稜如金合加以餅子頂上各有絲紋一一如自然蛺蝶之狀真奇品也每開必張宴伉必與坐一夕伉乃洪飲擊劍程服中單背負大籃腰插匕首踰墻而入竊取而歸沼不知也當竊取時空中有聲細如

蜂蝇曰一花三百朶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朶朶斷腸紅明年花開佋乃張宴伉亦與坐一見大怒旣歸以刃决腸而卒果符詩中之語嗚呼錢伉爲花而死神已先知於竊花之時然則用藥殺樹是可爲乎

贊曰

仁及草木　王業興周　薈蔚朝隮
詩人隱憂　天壤生植　和氣所游
非理戕賊　無異斷懨　杜櫟見夢
寓言匪浮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廉九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恚怒師傳

傳曰李至陽作亢宫賦其序畧云予少時苦羸疾殆不勝衣庚寅冬至夢一道宫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然其中一金龍蟠踞其上碧鬣金鬣光體天地旁有一道士轉眄若電顧謂予曰此亢宫也大象無停輪冝遠拜之汝他日當事此龍積疾亦愈予將拜之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同爲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輕待吾選正臣輔導於汝宗基固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禀皇訓見必先拜果符亢宫之夢楊礪未顯時嘗寓居僧舍一夕夢至一府一衣冠狀貌甚古引礪至一宫殿有三十餘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礪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横列世人姓字礪竊視乃見己名獨冠其首因再拜請問休咎尊案者指示一人謂曰此來和天尊也巽曰當爲汝主其後礪爲襄王記室歸語其子曰吾覩襄王儀表真所夢來和天尊也然則爲帝師傅豈偶然哉隨事諫正自當如此何可恚怒聖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論請以一二善教導者言之庶爲師傅者皆益加奮勵不以恚怒而輙挫其志不以束脩多寡而輙二其心昔鄧至善教導又能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膴仕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第進士時長子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季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至其二孫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稱美曰此其父鄧至善盡誠教導所致也王文康公(英宗御名)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爲業過三十生即不受晩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貧甚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爲童僧教令讀書且以錢帛資助竟登高第舉賢良方正拜樞密遷給事歷群牧及中丞繼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俄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龍圖閣學士有能名

孫男二人謹言謹行皆為大夫與康節諸君游亦有賢德然則為師傳者其獲報豈為小乎大抵世人薄福開悟者少迷惑者多我能方便勸導臨機有悟隻字皆師一句入神萬劫為種此天所以職其報也不聞嚴君平以能導人於善而能立證仙階葛孝先以與人好說好話而亦能度世乎此則又非但得子孫貴顯而已也

贊曰

萬衆之主　臣所受教　矧惟後學
可無則傚　傳道解惑　訓以忠孝
悅而誠服　恭匪笑貌　忿傲一萌
心獨無恔

抵觸父兄

傳曰孔子作孝經每夕必簪縹筆衣絳單衣面向北辰磬折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從蓋有禱也及作春秋亦復如是一夕夢有一道黑氣從斗而下直落案前既開乃微旨也當知二書旨意即斗極旨意斗極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之柄為三界之尊斗極所予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為福也斗極所奪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為罪也然則二書之訓是可叛乎又按佛書佛告阿難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如是遶須彌山百千萬匝流血沒踝猶不足以報其一日乳哺之恩豈應輕出一語恚怒又云父母生養劬勞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長養教誨艱苦備嘗冀其成立才藝過人以是恩念昊天難報又云若能供養父母及家尊長柔和恭遜離麤言兩舌棄捨慳悋常修真實信能行此七法定為三十三天稱嘆接引使居其處然則父兄可抵觸乎昔張義每旦必告天謝愆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義少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為僧入山修道又有李登者以四舉不第遠謁葉靖天師請問休咎靖默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屋基又敢興訟至令受辱上帝已削汝祿籍矣後果無成而卒於此益知人於父兄真不可輒抵觸也

贊曰

父頑母嚚　負罪引慝　小弁匪怨
彎弓而射　不友不慈　正用吾力
至誠所感　天理融液　未克己私
造次荆棘

强取强求

傳曰强取强求求之世間多有如此是以神仙試人試多不過昔曾慥於藥市遇一道人風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貯斗粟雜以一丹告衆人曰吾令信手捻出每人授汝一粒只看有福當得吾丹自旦至暮斗粟已盡而一丹獨存乃大笑世之無人遂置丹於王局枯樓樹下明日樓遂敷榮方知道人乃呂翁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以福薄故無自超度況此閴閴波波汲汲尤難其人真人之意豈欲以此而激發之耳請為更陳一二庶幾强取强求者稍知

愧耻昔孫泰於義興置一莊錢已支半忽聞有老嫗長慟數聲因召問之則曰老婦逮事君翁于此積有年矣不幸子孫不肖遂至破賣不無悲耳泰爲憫然明日即求出宅復令其子掌之自此不復再至其後有子名展進士及第入爲省郎張正議問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用父命不復受蕪廢者凡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

○命還种氏劉秘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敢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皆無其具司馬温公以一二衣韈及一事貂褥贐之固辭强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温公嘆曰於先不受於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爲御史雜知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暴死于室郡僚及鄉之賢者憐之相與率錢數十萬以贈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令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于喪此錢决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謝遣之送者固請一文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幾人耶捨此一報身後安知不爲呂翁收録耶

贊曰

負蝂困載　壁蝎高粘　物貪猶爾
人欲可占　而況天道　虧盈益謙
器滿則覆　露行必沾　何以見代
虞公無厭

○好侵好奪

傳曰塗定辯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貯五十萬錢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乃歸語家人曰吾平生買物必過所售價與之冀其間以多爲辯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令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爲辯者信知廉於財者世俗果無人也竊嘗靜觀廉於財者固少而好侵好奪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我今好侵好奪按如佛說與盜賊同異日受生便當得貧賤之報孰謂爲不然乎況有冥訟卒未可脫昔陸茂與留質隣居茂不已侵占其地質以文契盡損官不能辯竟爲所侵茂死數年僧有懷德者以病入冥見茂桎梏受捶因問其故乃曰只爲侵占留質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還切告爲吾說與家人急令割還庶幾早得出離僧還言之家人即日割還質家堅不肯受地遂成墟郁丙亦與張先隣居忽遭回禄俱成灰燼先死　奴年同邑有湯福者以病入冥丙見福泣曰吾舊與張先隣居吾屋柱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所有吾利

○其地巧訟于官竟强奪之所奪不過三尺而幽冥之譴不謂乃爾吾今已伏辜矣約使家人還之然張先之子見已徙居陝府吾兒亦流落寓居建昌況幽冥路隔加以道路遥遠非君無以通達此意切告爲吾一出拉吾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事了不然拘此無由出離福還言之由是傳播嗚呼二人報應昭彰如是豈陰司故以警于世耶當知好侵好奪無有不招惡報

贊曰

争田遜畔　一念權輿　争則不足
遜則有餘　意見少差　隘曠頓殊
蝸角所競　蚊睫之居　達人大觀
八荒爲衢

虜掠至冨

傳曰所謂虜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處官而侵漁百姓剽竊公帑即虜掠也不聞撲滿之說乎按西京雜記在漢書名之曰缿顔師古釋缿也其缿以陶爲之有竅可内而不可出人以貯錢逮其滿撲而取之故云撲滿多藏厚亡豈不然乎當其聚時惟恐不滿洎至錢滿撲碎乃已缿破錢盡兩皆成空昔劉承勳爲德昌宮使李氏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久籠山澤之利國帑甚冨德昌宮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貯其中簿籍殽亂不可鉤考承勳專掌庫事乃盜用無筭窮奢極侈冨冠一時家畜聲妓多至百數嘗指妓中一青衣曰此女奴教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𠞰水一藝所費已二千餘緡即此而觀冨可知也及金陵平太祖薄其爲人止令爲一鎮將竟至貧困餓死街中然則虜掠至冨終能享乎況身後之報有三惡險道爲可畏者按成都記昔文潞公出判長安一日到犇牛堰堰牛作人語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彦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復出見之堰卒以告公命牽至牛一見公即伏地垂頭淚下如雨鞭亦不起公大嘆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錢今日果獲此報因命宅庫支與二十貫錢俾增其料當知虜掠至冨徒自墜也

贊曰
不辯禮義　萬鍾盜粟　白晝攫金
禦人於國　匱而藏諸　惟恐不足
施及孫子　田廬是鬻　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巧詐求遷

傳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貴行已也況登仕版又與處鄉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今也求遷而先濟以巧詐則心術已自不是置之廊廟能忠直乎出而臨民能公廉乎姦邪傾奪闒茸駔儈正是此輩是以太上特著于篇而前輩大老亦多抑而不用若夫恬退之士則道充乎内用見乎外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雖欲處以要職不由其道亦不進也李垂明道中知絳州解官歸闕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皆欲以制誥處公惟宰相以未曾相識故未獲耳盍一見之垂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每見大臣不法輙面折之安能隨羣逐隊趍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侯叔獻初爲一尉縣多盜賊一日有强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獲親押至府時李絢尹開封慰諭之曰公之才能吾所深知可一見本府推官當與同狀論薦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求薦非某志也竟不一見譚端明世勣爲秘書正字時蔡京得政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者皆越次陞擢獨世勣編書竟日泊如也六年不遷一官狄咨學在河中

時內臣旁午有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斐答以他語已而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令官至侍從晚節安能夤緣近倖以希進哉即謝絕之嗚呼若數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豈待巧詐而後然耶

贊曰

惟器與名　天命天秩　惟德與才
名器不失　爲臣之道　公廉忠實
劉暐憂死　敗於智術　丁謂巧心
終於貶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賞罰不平

傳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資生故各貪積聚以積聚故遂相侵盜以不盜故相與推一智者立之爲王使主賞罰號曰平等然則賞罰爲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膽氣每以賞罰不平老於行伍爲恨或聞妖怪誕妄之事即扼腕切齒思欲除之久聞翊聖真君靈異因求出籍日奉香火早晚兩時必再拜殿下抗聲告曰不平之事實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後願得伏事左右以備驅策真君許之死後數年有設醮於殿上者忽聞空中有聲曰何不召吾道士張守真曰真君之下從來止供養四位不知君是何神願顯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錄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下後有醮祭無相忘也嗚呼王叟發願如是而真君收錄果如是孰謂賞罰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賞也者所以勸功罰也者所以懲惡若捨賞罰何以勸懲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而真君所以收錄王叟也請爲更舉一二焉後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劉盱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給乖崖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剪來知後是誰設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將理公曰可悉舁來既至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大愜以爲賞罰至當相顧懽躍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賞怨憤幾至譟于城下時韓魏公爲帥裁以兵律察其橫于軍中不可教者捽首斬于軍門士有死于陣者厚賻其家卹其孫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士氣百倍然則賞罰可不平乎

贊曰

賞罰在天　福善禍淫　賞罰在人
信如石金　彼則自取　我何容心
懲勸失當　亂亡相尋　明效大驗

著在古今

逸樂過節

傳曰誌公和尚與梁武皇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慧遠禪師語大尹張秘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間便過了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無你回避處譬如磁石與針相逢不覺不知定是合做一處無情之物尚猶如此況我有情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者耶二師之言可謂至矣大抵人處順境心無恐懼其於逸樂不能無失昔蔣希魯知成都妓籍中有陳鳳儀者姿技絕人希魯愛之每宴席未嘗離側以此招謗朝廷知之及潞公爲代頗懲其失雖妓女滿前未嘗一顧一日因宴客襟紐偶脫自上弗獲鳳儀從旁上之公轉鄉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覷人時耶自此意愜即多與語有飛語聞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其事郯至漢州見妓女有楊其姓者舞態頗妙偶曰所謂楊臺柳也以此一語人因傳之遂達聖聽然則逸樂之地可不謹乎二公尚爾況餘人乎是以杜正獻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羨其儉則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書所爲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呂申公公著每自言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弼亦曰守口如餅防意如城謹畏如此有逸樂乎況過節乎當知前輩行持本自如此非獨二師言爲然也

贊曰

居無求安　仁亦用力　大禹乘橇
陶侃運甓　楚禍日戒　易厲夕惕
我獨何人　弛然寢食　昔賢有訓
寸陰尺璧

苛虐其下

傳曰處官而酷責吏民主家而過撻婢僕皆苛虐也不聞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貺又爲天下第一乎又不聞袁廓之母以平生過撻婢僕死後乃墮地獄備受衆苦乎此皆善惡果報顯顯爲可戒者又有一等過撻孕妾之人未言孕妾腹中之子先已受害絕人後嗣罪豈輕乎惜其莫悟我令無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有果能有乎必欲使無彼果無乎況嗣續事大予奪由天造化自有妙處昔費孝先以卦影著名時奉禮郎揚紹言因詣其肆求決一卦視影乃二婦人共生一子紹言大驚告以實曰某艱於得子因置一妾今妾有孕而老婦亦孕豈此是耶孝先曰姑驗之及妾臨產午夜之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暗厭亦

失豈妾當生子其妻不能無語故亦孕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玄妙其巧如此佛言處於富貴爲人之上好行鞭撲恣行捶打死墮地獄數千萬歲受諸苦毒地獄罪畢生水牛中貫穿鼻孔挽船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業又曰身生惡瘡以鞭撻衆生故然則吏卒婢僕可苛虐乎況孕妾乎佛語如是而太上之語亦如是其可不戒

贊曰

公侯士庶　第級相承　輿臺牧圉
奔走服乘　分雖有異　情則可矜
夷蠻閩隸　列於禮經　彼亦人子
仁哉淵明

恐嚇於他

傳曰觀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以無畏施於衆生得證圓通斯爲第一是故閻浮衆生皆號之爲施無畏者然則恐嚇於他者當如何哉是以君子不爲每遇人有怖畏無不力行安慰惜其不知好驚怖人一死之後便當生爲麞鹿夫麞鹿爲物晝則避畏諸獸動輒驚走睡則掛角樹枝弓曲而睡睡即手足驚散既驚復睡既睡復驚自昏達旦竟無一睡之安蓋其報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嚇於他乃至保頭吏卒及諸惡少肆行恐嚇以圖利者豈曉此哉不聞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遂至自經孫季明以女使來喜與小奴作過必欲研究尋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後果報時下已自不安雖其自殺實我殺之試取太上業報因緣經一觀當知此言不妄

贊曰

古者善政　莫如人安　鴻鴈還定
虵蚊結蟠　悍吏呌號　股栗膽寒
善良氣塞　駭懼百端　孰任其責
字民之官

怨天尤人

傳曰閻浮世界素號闞陷人處其中安得每事稱意其不稱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積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則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無益適所以自及於禍昔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羇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於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擘擲之躍馬而去俄頃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著作佐郎焦俊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每以轗軻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即有一幅素書墜于爐前細視乃天篆一十六字俊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特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俊明苦告乃曰蓋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果有諸乎俊明語塞不能對當知人須自省不可輒怨尤也

贊曰

楚求諸侯　投龜而詬　紹衂官渡
田豐不宥　亮敗祈山　痛自引咎
三數其罪　子夏敬受　試觀諸人
孰賢孰否

訶風罵雨

傳曰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又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畏天也豈若小民夏暑雨惟曰怨冬祁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風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風應乎八節陰陽以之變化萬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立春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日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日景風至辯大將封有功立秋日凉風至報一切祀四鄉秋分日閶闔風至解懸垂不張琴瑟立冬日不周風至修城郭守邊城冬至日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雨者河伯之使其神素衣玄冠乘朱鬣白馬其衆皆有兩隊一名左落千一名右落千每隊各有五萬軍馬簇于雲端下其雨種雨隊在前風車在後雨之多少各有其數雨種有二一如世之馬牙硝名曰乾雨一則以二小項瓶兒中貯人間少水即常時所降雨也太上曰吾自造化天地以來或號元始或號虛皇在雨中即爲雨師在風中即爲風伯然則風雨之過可訶罵乎昔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一夕夢一美婦人當道哭曰妾乃東海太上神女嫁爲西海之婦灌壇正當歸寧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何日可得歸耶文王明日即召太公太公出境不數里則風雨已大至矣世之訶風罵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賛曰

堯舜之世　十雨五風　洪範咎證
曰狂曰蒙　人事不修　變異乃逢
敬天之怒　寅果嚴恭　惟曰怨咨
小民之恫

鬬合爭訟

傳曰曾子曰犯而不校老子曰上士不爭佛氏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爲第一昔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而問本末公藝書忍字以對高宗爲之感泣賜以縑帛而去則知凡事有不平者忍之可也不忍必至於爭爭之不止必形於訟訟之有司則遭禁錮囚繫者有之笞箠敲榜者有之傷肌膚殘手足者有之其恥辱痛楚莫得以告父母與之憂慼妻子與之涕泣兄弟與之驚惶親舊與之嘆息傾慳囊以求勢援具酒食以賂吏胥幸而旬日事勝亦庶幾矣不幸積年累月翻來覆去自邑而至郡自郡而至監司自監司而至臺部其所競者甚小而所害者甚大所爭者不數緡而所費者已百倍殆未免竭家財以用之鬻田園以繼之於親則失養於妻則失愛於子則失教日不暇奔走於訟庭之間受制於官吏之手雖有高堂大厦安得而居乎煖衣飽食又安得而自享乎嗚呼爭訟日甚怨仇愈深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使其初之能忍其患必不至於此極也雖然訟有出於不得已者固人之所未免況唆鬬爭競教人以訟而規求其財以圖口腹之欲吾未見不殃及其身又遺患於子孫矣更請以一二

釋紛解鬭者言之庶幾欲解不得解者皆得遭值經云布施有二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然則法施功德豈爲小哉今於兩地忿爭能以一語布施使之兩得安樂亦法施也昔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己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爲吾解鬭眞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其壚飲以酒無競辭復進以桃無競重拂其意畧取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良苦煒趨解曰酒直幾錢當壚者曰直一貫煒即脫衣爲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以爲謝若遇贅疣即可以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家大富主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姑也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日矣然則見人爭訟當鬭合耶即當解釋耶

贊曰

理到之言　解紛排難　讒邪眤眤
亦足爲閒　疑忿友集　悔咎滋蔓
公子二爭　卒爲國患　吁嗟口給
賈禍以敗

妄逐朋黨

傳曰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攝念之法授晉濟真人曰好殺損傷以慈悲攝偷盜劫奪以分義攝邪淫放蕩以貞潔攝慳貪恡惜以布施攝瞋怒鬭爭以歡喜攝愚癡顛倒以方便攝綺語浮華以簡正攝妄言虛誑以信順攝惡口呪詛以誦念攝兩舌罵詈以讃歎攝飲酒食肉以齋戒攝誹謗訾毀以講說攝踞傲輕慢以禮拜攝剛強豪健以柔弱攝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緣攝執繫有無以中道攝是非彼我以平等攝貪濁汙穢以清淨攝堅固不移以輪轉攝造作不休以無爲攝局守不變以圓通攝躁競不安以靜定攝愛悲不樂以逍遙攝煩惱不釋以解脫攝大抵世人惡習卒未易除是故太上開示此法使知攝制也今乃妄逐朋黨不免綺語浮華妄言虛誑兩舌罵詈是非彼我按如此法參以此篇當知此曹皆當得罪於太上者也不聞朋黨論乎論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歐陽之言可謂至矣昔契丹與夏人大戰于黃河外時范文正公被命鎮撫河東請以兵從杜正獻公以契丹未必來兵不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語侵正獻正獻不以爲恨既而契丹果不來若二公者皆世俗指爲朋黨者也至論國事矛盾乃爾黨

可逐乎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相得懽甚皆自以為莫及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所論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又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雖同非苟同也黨可逐乎大抵入而處家出而處鄉事無巨細皆當付之公論其可但以朋黨輙妄逐乎

贊曰

言有是非　折之以理　人有異同
視其臧否　獨立似介　或非端士
道同志合　必也君子　辯別正邪
朋黨決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廉士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用妻妾語

傳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中下之人率以如此若夫賢婦豈其然乎沈澤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其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姑姊皆嫁為士人妻今沈郎不肯讀書令媳婦歸寧羞見親戚今日備束脯乞為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亦賢夫矣翁姑從之後五年澤之果登第官至正郎賢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其不賢者曷不以此為法而乃悍妬陷夫於惡乎不聞水丘之事乎度支員外郎王瀆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承養殊闕瀆死數年經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己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癩卒若經者真所謂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當如何

贊曰

趙袁守原　寺人薦進　問而得賢
猶不可訓　陽之從陰　理則非順
美甚徐公　言以私徇　謀及婦人
雍氏允信

違父母訓

傳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業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增長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韈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攝持兩臂兩脛及頭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旋轉兩手兩腳四相現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及左右二邊各生一百五十條脉十五七

日又生二十種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皆爲安置二眼通諸出入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胸臆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曰命曰意二十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十指節乃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毛爪甲悉皆成就母所飲食行住坐卧兒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園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自業或黧或白三十七日黧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支體具足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穢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名藍花能令長舒兩臂轉身向下次有一風名趨下能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然則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爲恩也豈爲小哉洎至生矣又須滌濯以時乳哺無鈌疾病救療臨履扶持然後得成爲人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女則教以女工迨還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辨嫁耗精損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況人命無常流光易失今日雖存明日難保正令曾閔報德之日已自不多萬一蹉過生死永隔不復永報之日苟有訓誨其可輙有所違昔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供侍湯藥母不樂往妻甚悍劉不能制母死乃大罵曰我必訴汝於陰不數日妻卒數日劉卒妻方大殮忽震霆一聲腹皆折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元滿七七令用法苑珠林其日手足掌生

贊曰

厲人生子　恐肖其貌　欲其夙成
古有胎教　舍曰詈言　無匪忠告
袖簡當持　義方宜蹈　爲人子者
胡不慥慥

得新忘故

傳曰謝少原之婦刈薪而失簪替哭其哀或問其故則曰不忘舊也此事遂收入文選魏王與龍陽君共船釣魚得十餘枚盡棄之君乃泣曰王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遂至棄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去矣烏得無涕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此亦收入文選大抵人貴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忘初也造怨掇禍端起乎此孰謂無害乎昔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時節入見莊獻莊獻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國封令爲別置少者國封如戒文節一見乃指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遂出之則無所歸矣如今姝者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從及官太歷二

府乃至于虁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輙易賢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以盡二公㦤美即此而觀則其他皆可知也

贊曰

故舊不遺　民德歸厚　帷蓋不棄
猶念其久　糟糠之妻　貧賤之友
故劍弗求　短藥何有　世事或然
天理則否

口是心非

傳曰論語一書學而時習一語獨冠其首

大抵學貴乎習不習不足為學念起于中即念而習事至于前即事而習即時習也所謂學也不惟讀書但凡入孝出悌泛愛謹信乃至親仁皆為學也惜人不此是習而乃以口是心非為習不聞楞嚴所謂婬習貪習慢習瞋習詐習誑習怨習見習枉習訟習如是十習死後皆當受地獄六畜之報昔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慣憒慢信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求濟免不已晚乎數日果卒嗚呼當其口是心非時安知已得罪於天乎

贊曰

顏子之過　於心不貳　言出于口
乃與心異　方其矢詞　寧不內媿
鹿馬附姦　鳳爵獻媚　又其甚者
足香之類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傳曰忠也廉也人臣大節令乃貪冒其財

而又敢欺罔其上所為如是臣節安在多見旋踵破敗而子孫狼狽者必矣昔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餉翰翰必連器皿合圓悉留之既而純銀果合都盡間用稜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出兩副水晶盤盞以為飲器翰屢目之因以賜翰猶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父母若見必欲取之柰何中主又加賜二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所掠金實亦鉅萬且上言曰臣於潁州造一佛寺鄉見廬山東林寺寺有五百鐵羅漢願載以歸上許之於是調發官船十餘艘載其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目為押綱羅漢太平興國初為威遠軍節度強取民間絲帛菽粟為汝陰令孫崇望所奏獄具免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梁迥以閤門使使江南亦冒于貨誅求無度及後主餉以時果食物若貯以金銀雜寶之器迥則喜而受之苟或貯以他器則怒而不受前後所獲尤倍於翰上聞大怒尋亦得罪與其如此而旋踵破敗孰若忠廉有守永保富貴乎

贊曰

利則危國　義不忘君　苟志於義
廉潔忠勤　處心以利　姦欺自文
裝槖歸報　鞭靴表闡　貪廉忠偽
義利之分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傳曰人本淵清玉潔我若造為惡語以讒

毀之萬一不獲昭雪罪其輕乎或至反受冝也石介以黨議起罷監歸徂徠山得病而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温謀反或云直温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曰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將介妻子盡行編管又出中使令與京東部刺史取發介棺以驗虛實時呂居簡爲轉運謂中使曰令發冢而棺空則介果北走矣雖孥戮未足爲酷萬一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於是與中使計議但責山肆人及會葬門生親識軍令狀以應詔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人皆多居簡之有識未幾英公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曰夏竦多詐果已死耶仁宗憮然既奠復躊躕者久之於是命大閹去竦面冪以驗是否一時士夫皆謂剖棺之報嗚呼夏竦欲破介棺而身死亦去面冪破棺去冪相去一間孰謂一語之惡爲報乎

贊曰

常情不美　喜聞是非　一語之醜
郵傳四馳　或出諧謔　以資笑嬉
樂誇盈陸　曾毋下機　流矢中人
駟不及追

毀人稱直

傳曰立身行己要當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無諸邪曲斯爲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以毀人爲直則近乎訐烏得謂之直哉昔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猶疑爲賣直張繹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其有過世皆以爲知言夫爲人如鄒浩可謂無愧以諫得罪不失爲忠世猶疑爲賣直以此觀之當知毀人稱直者不惟得罪於太上先當得罪於清議也竊嘗論之毀之一字最爲惡毒甚至妄有汙蔑使人無以自辨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其間咎當誰執其爲罪也豈爲輕乎李叔卿爲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僚嫉之有孫容者宣言於衆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視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語事遂傳播叔卿坐此抑欝不得志遽至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斃於雷斧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齏爛骨肉很籍世之好毀者豈慮此乎

贊曰

古者交絶　不出惡聲　諫必焚草
懼其沽名　直雖正道　訐豈人情
羊證安忍　麟經晼成　恥言人過
漢俗致平

罵神稱正

傳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敬鬼神而遠之不語者不欲輕議也敬即畏也聖人尚爾況餘人乎神也者聰明正直者也爾自稱正神不正乎爲人而正自當如此何預於神乃敢慢罵不聞阮瞻之事乎阮瞻作無鬼論忽有一客踵門求見相與談論名理才辨瞻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瞻復堅執不以爲有客忽作色罵曰鬼神之事上古聖賢皆以爲有子獨抗言執以爲無

吾即鬼也忽變為異形須史消滅瞻嘿然心沮歲餘遂卒然則罵神稱正是可為乎又不聞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闍崛山時有一鬼名優波伽吒語伽吒鬼曰此人今日新剃鬚髮吾當往打其頭既而舍利弗果患頭痛目連告曰此優波伽吒鬼打汝頭也此鬼打耆闍崛山能令碎如糠檜況打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也但以新剃鬚髮尚為所侮況身未必正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戒哉○

贊曰

成湯數桀　首曰慢神　天地社稷

日月星辰　國有常祀　禮典是循

祭非其鬼　淫祠勿親　敬而遠之

孔訓可遵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廉十三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棄順效逆

傳曰石碏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婬破義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六順也棄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大抵逆順之說要無出於此也昔長安大姓范偉積産巨萬乃冒武公縣令范祐為祖父持袮為縣令時黃勑家不徭役者五十餘年更西事下戶調發皆至困弊○偉獨自若及劉敞尹長安遂發其事抵罪家籍于官周總以累舉不第遂往譙郡拜都吏周吉為父日處諸子之列三代名諱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詩責之總得詩大沮慚恨遂卒為人如此豈非所謂棄順效逆者邪惜其不聞南極壽星真君之言太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極壽星真君請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而禍婬神明賞順而罰逆君能刻意為善恭己順天靜將道宜動與福會如此則我命在我不為司殺所制鬼神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務生而自生苟或隳綱紀違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及將死而言善過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棄順效逆是可為乎

贊曰

公無不順　私無不逆　公本理義

私出胸臆　抑情徇理　所向端直

一念有差　萬事倒植　惠吉逆凶

維帝之則○

背親向疎

傳曰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大抵親疎之分不可不明悖禮悖德不可不戒昔申積中本宣義郎起之庶子祖母乃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時元素有子嬰疾不事事積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為子既而元素連舉二子而積中亦知所出嘿不敢言盃盡孝謹譏間不入元素愛之

凡兩遇奏薦皆力辭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護以歸既葬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辦婚嫁事畢即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歸宗議一篇數千言以示親屬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所養既粗報所生亦不可後既歸拜其父母且訪尋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於閭閻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粤二十年父母死既終喪復以先疇盡歸諸兄徒手而出僦屋以居或勸令略受一二積中堅不許曰楊家貲產十倍於此吾猶棄如弊屣今於諸兄生計其忍割取以自資乎士論莫不偉之時許光疑爲轉運論薦于朝降詔褒美賜以一官除永興等路提舉學事未幾乃卒許公復同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黄中列言于朝再降詔官其一子噫嘻世間如積中者有幾人耶真所謂善處者也

贊曰

人之至親　莫如父母　昆弟同氣
如足如手　演而伸之　族至于九
等衰雖殊　情義當厚　捨而之他
悖德奚取

指天地以證鄙懷

傳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載天覆地載各理一炁人居其中順吉逆凶其應如響小心寅畏尚虞獲罪況敢輒以鄙懷指以爲證不亦瀆乎昔王沂公之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香水收之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李景遜母鄭氏酷教諸子一日牆壞得一甕錢鄭氏焚香祝曰豈天地愍我子母孤寡特以賜乎然妾所願惟願諸子學業有成仕而受俸此錢非所願也復自揜之其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嗚呼王君一言如此鄭氏一言如此而天地應之果如此孰謂指天地以證鄙懷而天地不譴責乎

贊曰

魯莊誓母　殊失孝慈　不仕誓墓
人誚羲之　戴履兩間　十目難欺
心迹洞然　自可無疑　皇天后土
詎聽淫辭

引神明而鑑很事

傳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腦神精根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空閑名幽田鼻神玉壠名靈堅齒神鍔鋒名羅千舌神通命名正倫髮神蒼英名太元重樓十二名太一肺神皓華名虛神肝神龍煙名含明膽神龍耀名威明心神丹元名守靈脾神常在名魂停腎神玄冥名育嬰宰神存想名景寧乃至玉童君玉女君道父君道母君師父君師母君飲海君合命君三十六師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

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門戶之鬼名丞伯開閉之鬼名士伯供大門鬼吏名真公小門鬼吏名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門鬼吏名萬倫竈君守吏名炎景厠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烏子丁道上守吏名尸供此一宅之神也當知在在處處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褻之事其可輙引為鑑昔王少逸久繫幽獄陶弘景曰此人以對慨告靈故掇斯禍於此益知神明誠不可輙引之也

○贊曰

傳謂要盟　神所弗聽　秦人呪楚
其德不競　祝史矯舉　隨懼脩政
鄭不禳火　孔寧禱病　聰明正直
焉用口佞

施與後悔

傳曰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繼民大乏食忽山澤間生一種烏昧草民採以食賴以不飢至道中環慶路飢五穀絕種忽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以充腸熙寧初淮浙路飢忽菌生被野甜軟頗美可以作羹元豐間青淄大飢忽山石間生一種石麪雜以少麪即可作餅聖曆間梓州大飢真武真君化為一叟逐日入城貨賣烝熟蒐茲所濟者衆建隆末河北路飢又復化為一商運到十五萬斛粟麥入城物到而商不復見官取拯濟旁及數郡大抵荒歉者災也數也復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今也稟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畧無天地之心將何以稱為人哉惜其不知上士處世大慈平等兼濟為德一滅一生即登勝果不聞周惠化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為乞人乞食街中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為西華真人劉寬好濟窮困未嘗輙廢竟為太上收錄今為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折象家世豐財每以多藏厚亡為戒不惜千金隨施輙盡上帝嘉之賜今度世劉白雲亦家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樂於施與不惜錢帛竟遇樂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賢矣哉此皆以樂施而立登勝果者也昌嘗有一施與後悔者得道其列乎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縱不一一證果亦必各獲其報不聞陽君諸公之事乎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無其福安史之亂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奚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家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力自探腰間一文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云贅及覺頗贅果落湯樞密既死數日夢其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過今歲歉若能為吾發廩拯濟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石米付縣令孫君貺賑濟是夕復夢樞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樂施而各獲其

報者也施與後悔者可望此乎佛言施食一事當得五種福報一者命施所得福報世世長壽財富無量謂人乏食七日必死我能施之使之復活故曰命施二者色施所得福報世世端正見者懽喜謂人乏食色必憔悴我能施之使復充悅故曰色施三者力施所得福報世世多力永無滅耗謂人乏食必至羸弱我能施之使復強健故名力施四者安施所得福報世世安穩不逢災患謂人乏食必愁身危我能施之使復安樂故名安施五者辯施所得福報世世通達言為人採謂人乏食困不能語我能施之使復能語故辯施大矣哉此但施食一事所獲福報尚猶有五況施一切合施之處一切皆施者乎

贊曰

行道求福　務果望民　施必祈報
霸者假仁　要譽於外　矯情匿真
一或失據　怨天尤人　五穀不熟
稊稗足珍

假借不還

傳曰假借不還求之世間多有如此夫豈知生雖不還死後復當還乎吏人有陳益者從吳宗嗣借二百千錢崖不肯還宗嗣責曰我若前生負爾錢者今以此還若不爾負而爾負我者爾當作驢以還於我逾年獨坐廳事恍見陳益負錢來還不知其死急呼詰之則已潛入廐舍跡之不見俄頃馬生一駒因詢陳益在否則其日果已卒矣張陳二有一女名佛兒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後還曰初被二鬼捉去過又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忽有一綠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墮池中驚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又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墮池死急歸取錢以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黃巖寺為作佛事以贖過咎然則假借可不還乎與其如此孰若生而還乎

贊曰

晉食桑栗　三施不報　兵連禍結
失國是悼　銜鹿酬恩　誰謂虎暴
一飯不忘　賢者之操　無負於心
神人所勞

分外營求

傳曰人處世間或貴或賤或富或貧莫不各有定分陰注陽受皆宿業也分外營求是可得乎昔劉頎頗能文自謂魏科必當高擬時翊聖真君降言于終南山頎因持香請問真君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君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頎不之信竟至無成而卒然則一解一第信有定分雖一解亦不可求而得也吳公誠官至大夫年踰七十將下致仕忽夢神曰子尚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請公詰旦視券果如其數因戒子弟無得請子弟如戒不復形言未幾乃死子弟嘆曰豈夢寐不足信耶是夕復夢神曰掛冠後所請率俸非七百千乎子弟駭然悔已無及然則

一壽一祿信有定分雖是合得亦不可盡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時有劉童子者善聲骨嘗謂公曰公惟得聲貴其他皆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其後官至正言直史館充益王生辰使得數百千金弊方輦歸私第貯之以爲潤屋忽一縷自地起立久而方仆公驚遽感疾卒然則一錢一鏹信有定分雖橫入亦不可得而有也又不聞陰司有掠剩使之說乎裴璞死後爲隴右三川掠剩使夢其友韋元方曰凡世人一飲一啄乃至財寶皆有所籍其獲有限若過其數吾皆得而掠之章昱死後以罪配爲揚州掠剩鬼夢僧人珉楚曰世間若我等輩千千萬萬不可勝紀凡市易獲息各有定數若踰其數吾皆得而掠之然則世間不如意者豈即此輩有以掠之耶

贊曰

性之所欲　有命存焉　富有不求
無間執鞭　居易以俟　行險疾顛
思不出位　身名則全　百爾君子
無由甫田

力上施設

傳曰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即太上所謂力上施設也夫豈知貪成爲罪便當死墮惡趣乎貪成者謂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如李虛舟所書便可見也嘉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知杭州吾輩又一番勞苦一曰沈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嗚噎悲嘆衆官審其言氣似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上數牛有墮淚者乃大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親舊乎虛舟聞而大書以爲力上施設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盧秉爲鹽事提舉創開一河專用運鹽時秋雨連農事未畢秉乃日役數千丁夫於泥雨中驅迫穿鑿民大不堪東坡因爲作詩中有人如豬與鴨投泥相濺驚之句便可以見其驅迫過酷也嗚呼使見虛舟所記得無懼乎

贊曰

千仞之縻　扶以賁育　苟有顛墜
出之崖谷　胡爲妄施　縱意苛酷
濟人之資　反爲民毒　所賴聖君
敷錫五福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退一

李　昌齡　傳　鄭　清之　賛

淫慾過度

傳曰按道藏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眞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内應乎乾䷀人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夭閼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姤䷫嗜慾之甚加十歲焉則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卦其氣終矣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死不遠況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爲一脉其白如線其連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爲九天眞一虛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應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大抵壬爲一命之本腎乃金室下元故名壽海尾閭不禁則滄溟竭矣不聞岐伯之言乎黄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人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而黄庭亦曰長生正愼房中急急者即衆生業重處也惜其不知女色於人按如佛說是衆若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是以達者遠之任惠恭晩年益康强或問其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曰敢問悟處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是也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而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曰願聞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且易亦無他但絶慾早耳然則淫慾可過度乎室慾之說可不踐乎邪淫之說別載見他室美起心私之并行多隱僻段

賛曰

為善害己　則不可誨　使其有益
終身宜佩　戒之在色　養生爲最
能畏聖言　沒齒無悔　縱慾傷生
以死誰懟

心毒貌慈

傳曰心毒貌慈如李義甫輩是也李義甫貌極恭柔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急根之於心少有忤意輙中傷之人皆號爲笑中刀亦號爲人猫言其似柔而實害物厥後竟至竄死于嶲然則毒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惡趣昔盧瑱有女使名小金者忽爲一女鬼所擾屢易巫祝終不

能治復爲禱之佛前一夕夢一老人乘一
獅子狀如菩薩謂瑱曰擾小金者本東鄰
吳家媳婦姓朱名十二爲平生毒心死後
墮入蛇趣見社天竺寺大楮樹下下通地
穴歲久成精故能變化汝欲免難可急於
一善人家潛避則彼自不敢來瑱如戒果
不復至然則人之於心當毒用手當善用
手一則死墮蛇趣一則鬼不敢近二者之
間爾宜自擇

贊曰

鷙鳥將擊　必匿其形　人之爲穽
蓋覆若平　軟語怡色　仇敵不驚
烏喙鴆毒　尚或可懲　所謂人貓
不虛得名

穢食餧人

傳曰穢食餧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禮曰毋
反魚肉是也謂已歷口也若以因果言之
不惟損福定當掇禍不聞拭眼樿師瞿永
壽之事乎昔拭眼樿師棄位出家以目有
雙瞳爲弟所疑乃佯爲目疾常以帕子揩
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輒有光氣盈
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褻衣抖擻
於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則穢食餧人不
損福乎瞿永壽以販米爲業紹興乙卯中
路忽聞米價翔踴乃於稻田取水潤米不
知其田已下糞矣既而片雲忽起震霆大
作永壽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間一
縉授與同行祝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
復開霽遂得脫免然則穢食餧人不掇禍
乎按如佛說又不止於如是一死之後定
當墮爲豬豘爲蜣蜋爲餓鬼可不戒乎

贊曰

不義之食　仲子必哇　盜餐力吐
不污齒牙　蹴爾而與　乞人所嗟
養或不敬　三牲何加　以畜待人
奚其薄耶

左道惑衆

傳曰左道者妖術也以妖爲術烏得不敗
侯莫陳利月以左道得幸至鄭州防禦使
奢縱不法多戕殺人趙普使人廉得其事
削籍刺配商州繼又力請除之得旨遣使
剖心以示其衆尋復中悔遣使貸之無何
使者馳騎遇濘而踣及掀出易馬而行既
至則已剖腹磔尸於驛樹矣李曇其子學
妖術事敗父子俱繫御史臺獄獄具曇貶
爲南恩州別駕諸子皆配嶺外仍即日監
防出城既而從者辭去曇遂自殺楊千自
言得墨子法能役使鬼神召致食物雖物
在秦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蒱
摶無能勝者乃至破扃鑰變形貌無不能
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
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明崇儼精於妖術
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
室中無何爲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
人皆謂爲役鬼過苦鬼殺之也然則左道
惑衆是可爲也

贊曰

奇衺之民　周有禁防　子不語怪
恐其亂常　仁義禮樂　百王紀綱
日用飲食　不過農桑　文成五利

短尺狹度　見誅武皇

傳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傳曰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權度量居其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孟子曰度然後知長短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度謂丈尺高早廣狹量謂豆區斗斛筐筥之所容受

大抵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也今乃不準其平而短狹其用即是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聞心神之說乎江南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謂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嗚呼能曉此者有幾人耶惟其不曉所以短尺狹度靡所不爲

贊曰

枉尺直尋　君子所恥　物不中度
不鬻於市　毫髮無私　銖較黍累
敢飾盜心　剪棄公理　尺度何損
損己多矣

輕秤小升

傳曰天有斗秤之宮人有斗秤之用在二十八宿則張星主之在此篇則太上定爲罪目大抵錙銖升合者細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錙得之甚難故一錙一銖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雷

雲篆陳後主時市中震殺一人背有字曰[illegible]得道者李居正識之乃斗秤輕重四字又按法華經當說經時有十羅刹女并其子及眷屬佛前發重誓護此經曰如殺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斗秤欺誑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應獲如是殃然則輕秤小升其爲罪也豈爲輕乎是以程嗣昌不置輕重斗秤而立爲眞武眞君察錄書入善簿黎永正造作空中挾係之秤拆底隆量之斗立爲上帝譴責命所在神靈陽譴而陰理其罪英顯武烈屢警不悟竟至雙瞽其目妻寡兒死乞丐街中此皆載於方冊其可不畏

贊曰

衡生於鈞　稱物平施　升轉斗量
出納所寄　乃欲求贏　揜人聽視
縱爾私欲　託諸公器　升秤不欺
欺心可畏

以僞雜眞

傳曰以僞雜眞如廬山下盧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爲燭是也積日既久皆爲震霆所擊大抵欺誤於人獲罪最重非獨二事爲然但凡食飲之須藥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誤皆所不可不聞二仙之事乎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其說曰黃銅爲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以此一語遂得名藏天府竟遇鍾離遂得度世李臻性溫約未嘗有失於

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臻曰其賦命淺薄不願學也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為鉤劃地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然則以偽雜真者烏得不墜盧常黃禹一死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

雜偽假真　物害猶細　人之亂常
家國攸繫　行如市賈　姦貪險穢
自詭盛流　黨同附勢　一為所欺
誤食烏喙

採取姦利

傳曰太上言以偽雜真又言採取姦利者謂所採取又非但以偽雜真也昔楊丙所居瀕大河歲積芻茭幸河決倍取其利時趙昌言知天雄軍兼知其事因秋潦丙復誘姦民究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徑從丙家畢取所積芻茭以充堤用仍將丙送獄根勘獄具抵罪自此其害遂絕邊河居民無敢為姦利者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宮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為因一二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至乃銷錢造器竭澤捕漁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脊如豺及死人皆傳其已作驢云然則採取姦利是可為乎

贊曰

利以姦言　取以採說　推其用心
千委萬折　寘毒斯救　厝火乃撒
術以險售　害由忿烈　螫闇囂幽
射干壁蠍

壓良為賤

傳曰壓良為賤此特撥無因果者之所敢為夫豈知今為婢僕皆前生造罪積惡過滿一千八百之人其有實非此曹我乃置於此曹之列即所謂壓良為賤者也有識之士其肯然乎昔馬涓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怪問之則曰其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某今猶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為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即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十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屆指果十三魁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旄節彥賓曰旄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有官孰謂作如是事無如是報乎以此觀之當知壓良為賤者定當得罪

贊曰

妻敬輓輅　衛青僕奴　賤不可忽
良可壓乎　重耳揮盥　見怒秦姝
女不可賤　而況丈夫　爲民父母
其將何如

謾驀愚人

傳曰凡涉謾驀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不義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計窺覷必得乃已有陳祈者三弟皆幼乃盡擧田產低價質于烈家俟三弟長成畢行分割然後備錢密行抽贖烈乃挾之收錢不即與頒又遂謾驀祈屢訴不得直遂詣嶽祠投牒未幾烈死明日祈死既而祈還言烈在嶽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十三契契亦見在其處某匱中公歸切煩語吾家人令急檢各還其家庶可滅罪不然罪益重矣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闕用典千緡在張俊家俊心愛之乃厚遺牙儈作斷絕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該以乏用詣俊就絕俊出契示之乃絕契也該語塞灑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俊之子孫果皆失音而死然則謾驀於人是可爲乎雖非愚人亦自不可

贊曰

見瞽必貌　入虛有人　闇室謹獨
出門如賓　處心不欺　視物則均
氓之蚩蚩　至愚而神　孰愚黠首
自愚者秦

貪婪無厭

傳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莊子曰鵬與籬鷃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脩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爲法嗟乎世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縕袍者固自若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墻者猶以爲不足蓬户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筯者猶以爲不足不知汙尊抔飲者固自適惟其如此是以常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之此身終亦變滅所不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孰若於不變滅處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問釋迦文佛曰我今迫於頹齡終當變滅佛言曾見恒河水否王曰某三歲時蓋嘗見之佛曰汝今六十復曾見否王曰昨又見之佛曰與汝三歲時所見其水云何王曰究然無異佛曰汝面雖皺而汝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者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王即當下有悟始知身後捨生趣生初無斷滅第三祖商那和修問優波毱多曰汝年幾耶毱多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毱多曰師今髮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亦復如是

大抵生死之身有無循環環無起處亦無盡處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特妄想耳人從初識至動相滅時義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則一點精明長是了然一出頭來何患無福所謂財物何所歆關

贊曰

人之處世　其與幾何　朝露垂頴
秋葉辭柯　其生有涯　奚必求多
鹿臺之址　驪宮之阿　窮富極貴
化爲陂陁（陂音坡）

呪詛求直

傳曰所謂呪詛不待形於奏牘但凡忿爭之際妄有呼召即呪詛也按呪誓章若有呪詛則九地之下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澤之內五土之上受人呪詛不正邪鬼刑禱呪誓考炁之鬼伏連傳屍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禍害之鬼下官故炁土精之鬼破殺虛耗五蠱疫炁之鬼邪魅妖惟之鬼兇殃破射之鬼五方五土復注刑尅逆殃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惡逆之鬼拘絞之鬼刑殺之鬼疫毒之鬼乃至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間伺隙行其禍害若非上章求解得天師門下斷鬼大將軍破廟大將軍斷除呪誓大將軍爲之下降分別解散未易斷除然則呪詛求直是可爲乎昔張中家初以父子忿爭動輒指天罵曰及其子與其姪爭分亦復祀鬼投神互相詛害不數年間死喪殆盡所存惟不預者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楊長者出入一寡婦家頗似親家人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寡婦與楊長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實有之姑以塞譊耶不然安有兩不相去一日而死者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爲戒

贊曰

周官五聽　辭色莫隱　豈以口舌
蓋其肝腎　敵國交盟　王澤斯泯
多言數窮　不如一忍　苟聽於神
何以示信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退二

李　昌齡傳　鄭　清之　贊

嗜酒悖亂

傳曰雪峯巖頭欽山三大禪師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峯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棄菜葉住山奚爲鄭昇之宣和間被攝至冥司冥官數曰汝平生好飲飲必不盡餘瀝甚至淋漓几案積已數石因命吏押至一處有一大甕腐水滿中必令呷盡昇之驚悸遂寤然則人有少福其可不惜況酒者最能亂性苟或酷嗜日在醉鄉烏得無失昔吳有爲樞密使陳執中罷相舉以自代因侍宴醉睡忽拊牀呼其從者明日黜爲西京留臺刁約有俊才劉沆爲集賢相欲引令修起居注竟以荒飲無度帝竟不悅命竟不下趙昌言爲樞密日與陳象董儼酣飲人因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上怒兩皆罷職昌言貶爲崇信軍司馬郭贄爲參政以入對酒氣熏烝御座左遷南京蘇易簡爲學士因大飲衄血感疾而卒王全爲殿中丞以大醉臍裂而卒此皆前輩覆轍孰謂嗜酒爲無害乎況悖亂乎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與篇中之言亦皆一也

贊曰

周戒群飲　漢禁糜穀　酒以成禮
烏可縱欲　紂爲池亡　卓因甕辱
醉鄉之徒　遯世逃俗　欲修其身
鴆毒可覆

骨肉忿爭

傳曰佛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爲第一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又曰夫惟不爭故無尤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禮記曰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然則人於骨肉可忿爭乎骨肉者血屬也得爲骨肉者莫不皆是夙緣豈偶然哉昔顧況爲著作佐郎晚得一子名非熊無何暴卒況追悼哀切常哭吟曰老人失愛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司聞之亦大感愴力懇冥官求歸官亦憐而許之既而果得復來爲孫年三歲尚記得在冥時事及長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濤其父亶爲諸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太學生好學淳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爲石州司户參軍忽夢一冥使授以一紙公文曰石州司户參軍洪濤卒濤大懼冥使曰不必憂不半年却當復來爲洪氏子及期果卒時妻徐氏已娠至半年果誕一男狀貌與濤酷類然則得爲骨肉非宿緣乎其忿爭者不能忍順故也異日受生因緣會遇便當得二種不美之報一者愛別離苦今之鰥寡孤獨者是也二者怨憎會苦今之乖爭離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爲苦而不知實由前世不能忍順骨肉忿爭故獲斯

報

賛曰

天一生水　違行曰訟　勢近情親
其爭易縱　風自火出　詎能無鬩
家人嗃嗃　貴在嚴重　反身威如
齊家妙用

男不忠良

傳曰得爲男子道釋二教皆以爲難皆以爲貴然則造物所以生之者爲如何望之者爲如何今也既得爲男而乃苟且汨沒不能以忠良自効非獨辜負己靈實亦辜負造物不聞前輩爲男子者乎昔杜正獻衍其父早卒公遺腹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二兄遇之無狀至以劒斫其腦其姑救解乃免因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能容俓往孟洛以傭書自資富室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明年舉進士殿試第四補揚州推官歷知縣通判提轉都轉運除待制除直學判三司判審官知天雄知永興知并州宣撫河東拜樞密專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兗州自少好學及貴喜推奬後進爲人廉潔事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爲信是以動靜纖悉謹而有法故其大節眞偉然也范文正仲淹生二歲而孤其母改適朱氏及長知其家世感泣而去於南都學舍自掃一室晝夜講誦飲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苦六年之中遂能盡通六經之旨諫議姜遵一見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舉進士判河中爲司諫知睦州徙蘇州知開封知饒州徙潤州越州知永興知延州知耀州徙慶州環州路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改邠州進樞密拜參政除陝西四路安撫邊戶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萬言書及進用所行之事皆無出於此書雖弄翰戲語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振一時若二公者其爲男子眞無愧也

賛曰

乾道成男　六陽輿俱　剛德寔長
萬事所趨　一失其位　字曰非夫
姦險側媚　乃陰之徒　爲會男子
其庶幾乎

女不柔順

傳曰禮經曰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而始又曰婦人者幼從父兄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大抵女貴柔順苟不柔順不免或至悍妬不孝不義端起乎此仙源曰吾與侍講六十年爲夫婦（榮陽呂公）未嘗有一日面赤使不柔順能如是乎又有莫荃者非但柔順又能有立眞節婦也昔周謂以布衣謁太祖遂見信用委寄繁劇奔走嶺塞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婦翁欲奪其妻莫荃堅不許但守貧安分以伺其夫之歸奉舅姑益謹日事蠶績躬任機杼勤苦自營閫門有法雖鄉里淑婦靖女亦未嘗有識其面聞其風者幃箔蕭然及二子長築室于外蓄書命師篤之以學晩年産業漸厚舅姑漸老於是袝塋選美丘且大爲壽域松檟茂密盡得其制有上腴田數百頃皆荃手所自置又爲其夫經營別墅

水竹交映亭閣相望誠他婦之罕能於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筌復勸夫休官相與老於林泉時皆號之莫節婦云

贊曰

女之美稱　曰淑曰令　柔貴有立
順必以正　無違夫子　必戒必敬
蔡琰非烈　班姬知命　不忌不淫
婦德之盛

○不和其室

傳曰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正位義同天地豈爲輕乎近年潮倅余嗣被攝至司命宮道問使者曰何法可以彌災使者曰但於除夕取桃符板碎爲一篋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綱五常十字瘞之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災嗚呼三綱者父子兄弟夫婦也一誦其倫爲力如此況踐之者乎是以君子謹重其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果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爲廢人何可奉箕帚庭式曰喪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爲太守慰諭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絶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爲妻乎東坡撫其背曰眞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鄭通叔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旣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似欲別擇通叔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成婚因疾而遽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通叔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嗚呼二公但於定婚之後守義已自如此眞所謂能踐聖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過爲些夷虜或別有所愛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贊曰

刑于寡妻　文王之治　相待如賓
郤缺可帥　試人以財　觀德於醉
內心所形　閨室尤邃　身修家齊
於斯易易

不敬其夫

傳曰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蝕然則夫婦失道適見日月義豈輕乎○昔杜珪爲武平令忽雙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吳育之女日夜望極禱告每拜必盡七七四十九數竟能感眞武化身下降爲之療治而徹視如初杜企爲人怯弱其妻張氏素輕視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張不一顧無何張先企卒旣殯棺破乃化爲蟒徑奔林間然則妻之於夫可不敬乎嗚呼因果之說姑置勿論請以一二賢婦言之庶皆則效昔宇文邦彥其妻黎氏刻苦立家喜觀書略通大體手自編録以相

其夫且督勵諸子從學甚至其子粹中兄弟果及第歷詞掖登翰林至右轄鄉里稱尊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編國朝以來制誥綸言集尚在歐陽文忠公其毋韓國夫人㓜歸歐陽即能盡其婦道克相其夫夫死公始四歲夫人守節自誓親教以學家貧乏紙至以蘆荻劃地學書公竟以學富歷館閣修起居知制誥爲學士拜樞密除參政官至太子太師若二人者眞所謂無愧於爲婦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婦必蕩婦○也何足道哉

贊曰

三從之義　所重在夫　身仰望者
天可逃乎　舉按上食　迴文織圖
乃捐箕箒　視若庸奴　買臣見棄
終載後車

○每好矜誇

傳曰老子於曲則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於跂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然則矜誇於人可不去乎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忽得相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只去得一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進向處伊川點頭大抵前輩其於矜誇無不切戒非獨公也昔顧雍封侯三日而家人不知謝○安對客圍棋捷書至而客殊不覺曹武惠充江南入見閤門所進榜子止稱奉勑江南幹當公事回向文簡時拜僕射上亦自爲殊命密令李昌言往觀公意昌言盛稱眷倚殊越公但唯唯楊礪建隆初殿試唱名爲天下第一

眞宗不記問公幾年及第礪亦唯唯眞宗由是愛其不以科名自伐文潞公至和中首議立英宗爲嗣及神宗問之公但言韓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蓄德深厚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能及也

贊曰

人有秕德　起於自矜　驕念旣實
中虛不靈　有過孰告　有念莫懲
顏無伐善　禹不爭能　匪聖匪賢
斗筲易盈

○常行妬忌

傳曰嗟乎世人終日造罪而不自以爲罪且如妬忌一事婦人尤甚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三趣乎一者地獄二者鬼趣三○者畜趣昔崔起妻蕭氏性嗔妬不信善惡其父教之誦經不能從未幾暴卒夢其侍婢素玉曰我在生聞人說地獄心實不信今果見之俄頃已見蕭氏卧在鐵床猛火自起驚悸遂寤非地獄乎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玉嘗於其前誦洛神賦曰娶婦如此心可無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輕我我死後何患不爲水神是夜即自沉復夢伯玉曰君美水神我今爲水神矣伯玉自此不敢渡水婦人有過此者必自壞其

粧然後敢濟不然則波濤暴發人因名其地爲妬婦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郗氏旣死數月乃化爲蟒作人語曰妾以在生嫉妬常懷慘毒忿恚一發如火熾然損射於物今受蟒身身既長大無物可食兼無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鱗下各有無數蛆蟲晝夜唼齧苦痛切至柰何梁武於是爲修懺法以贖其罪非畜趣乎然則人而常懷妬忌者是可爲乎

贊曰

妬則傾人　忌難爲下　孰使之然
心猿意馬　胡不反思　求在我者
擇善可師　勝己如射　女子小人
不知命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李　昌齡　傳　鄭　清之　贊

無行於妻子

傳曰禮經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之釋若曰壻世變也）然則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壻者爲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婦者爲如何今也旣娶而輙至對以無行使之身處深閨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鬱怨情何以堪此即輕薄小子所以無前程處也造物其肯容乎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實且曰我乃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爲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爾逐利忘家至令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享後果如其言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堂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自不安乃從巫說誅爲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而殮是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爲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燈無德以將適自爲累何足道哉

贊曰

下我者妻　事我者子　下則易褻
事則易使　所以常情　或多慢視
道之不行　其端在是　施于閨門
必恭敬止

失禮於舅姑

傳曰出嫁爲婦所當尊事者無非舅姑然世之悍婦多有失禮夫豈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誅乎昔支祖冝妻俞氏一夕夢神告曰汝前生爲牟家妻以久病殜殜汝姑日爲進食汝怒其頻輙至吐而叱之臨終又

指天罵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亡何不平乎以此一語司命閒奏帝怒命雷神擊汝既至而汝氣已絶明日雷神當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或可脱免喻氏惶恐哭泣告天適英顯行空力爲論奏果蒙原貸紹興間顧德稱妻張氏一夕亦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當斃於雷斧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於是易服出于門外桑樹下立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極是上帝已知特赦汝矣自此更宜勉於爲善廣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開霽然則婦於舅姑可無禮乎惜其不知孝於舅姑便當度世昔感玄符世稱孝婦舅姑性嚴玄符奉事彌謹毎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國尚爲女子亦所闕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爲尊雖被打罵亦所不問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靈藥遂得上昇章蒙妻許氏亦善事舅姑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眞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近已擢爲地下主者行將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皆已生天汝母心志於道孝事舅姑當陟仙品汝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一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氏及小眞果皆上昇然則失禮者烏得無禍

贊曰

女之從人　更姓改族　繼彼世祀
謂之天屬　上奉尊章　義均似續
胥惠胥誨　我撫我鞫　慢其逮事
不孝之戮

輕慢先靈

傳曰眉州鮮于氏因合小兒藥磔一蝙蝠爲末未及和劑明旦視之則有數枚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故致然也一家爲之灑淚自此合藥不復敢用郴州山丁射一母猸并生得其子以獻李規規剥母猸皮曬之日中猸子一見即奪取抱持號叫不食而死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乎所謂輕慢但凡齋祭不謹葬不即辦拜掃不勤皆輕慢也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潔惟今夕所請僧宗順有定力加持誦念密契陰司兼所誦大明神咒經及所奏九天生神章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然則齋祭可不謹乎王景芬有一子極聰慧無何暴卒臨終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謀葬其父母然則葬可緩乎孔損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其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至折吾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於世爲汝勉官修謹姑且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冢歲設一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然則拜掃可不勤乎況輕慢又甚於三者乎

贊曰

天子七廟　士祭其先　禮有等別
敬則同然　作階朝服　懼儺之喧

刻木而事　如奉所天　毋曰既往

洋乎在前

違逆上命

傳曰所謂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違逆也不聞九幽拔罪經教化地獄經之說乎九幽經云昔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苦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真妙戒救苦真符吾故以神力覆護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勤忠於君主三者不殺慈救衆生四者不淫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已六者不嗔兇怒淩人七者不詐諂賊害善八者不驕傲忽至真九者不二奉戒專一此道家之說也地獄經云地獄諸受罪人銜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離斯苦佛言當勤孝養供養父母敬事師長歸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喜捨怨親平等無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輕下賤護人如已不起惡念如是修行即爲已報佛恩永離三塗無復衆苦是故名爲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此釋氏之說也然則上命可違逆乎

贊曰

事君致身　義無苟且　言必稽首

召非俟駕　命承解揚　節揑司馬

真卿死詔　小白拜下　逆命之刑

幽顯不赦

作爲無益

傳曰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好事所獲福報世世生生隨身受用無有窮已是以無益之事識者有所不爲不聞前輩之所爲乎昔蘇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築長堤種麥其上以備堤用民受其利至以公姓名其堤爲蘇公堤云邵曄知廣州城瀕海每蓄舶到岸多爲颶風所中公至爲開內濠以泊舟檝由是颶風不能爲害無遇疾者民至爲公醵錢作佛事以祝公年及卒有墮淚者喻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才過三數臨產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謂之洗兒建劒尤甚公至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坐廡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間所活者已千數民至以喻字名子張忠定再鎮成都慮民艱食或復爲盜於諸邑田稅內歲折米六萬斛至春則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依元價糶之由是一城之民雖遇荒歉不至甚饑陳堯佐爲廣南西路漕嶺南風俗病不服藥惟禱于鬼病多死者公悉出家藏集驗刻石于桂州驛舍土人賴之至呼爲佛王龍知成都城無閑田中下之戶死者多從火葬公至委官根刷在城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瘞之凡此皆所謂有益者也

贊曰

人與天地　並立爲三　財成輔相

化育可叅　立功立言　百聖不斷

草木俱腐　豈分所甘　罔之生也

夢寐沈酣

懷挾外心

傳曰婦德婦言婦功婦容雖皆婦人美事然婦人大節特在乎確不可奪大節一虧

四皆無用然則懷挾外心是可爲乎蓋有外心則不免心挑目許乘間投隙疾赴急趨乆而情好愈密其視夫壻㫄若無人禮義廉恥必不復問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其間是以君子貴乎謹獨上帝亦多以此取人黃靖國嘉祐間爲儀州判官忽一夕被攝至陰司陰君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葉簿示之乃醫工聶從志於某年月日有華亭主簿楊某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辭以亂種必不可李

○不能强大慚而退奏上帝勑聶從志特與延壽一紀子孫奕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竊讀甫畢已見數鬼引出一婦人先以刀剖其腹繼以沸湯沃其腸名曰湔滌乃李氏也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從志駭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人於閤室是可欺乎其後從志子孫果皆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醫術著名政和間孫巳之以乆病不愈其妻于氏召澄看脉一再見乃引澄入于密室耳語澄曰妾以良人乆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奚爲出此語但安心勿憂當爲療治若欲以此相汙必是不可不惟使其永爲小人娘子亦不得爲賢婦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于氏大沮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奏上帝敕賜汝一資官職五萬貫錢未幾東宮得疾詔訪草澤澄於是得効其力一劑遂安賜官賜錢宛如其數自此大富醫道益振

○京師號爲之何藥院云嗚呼二婦慕之如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誠亦人所罕能是以立爲上帝所取爲二婦者何以處於天地間乎

贊曰

純臣正女　其心無二　諸葛一門
仕吳蜀魏　各守名節　不相誘致
弗嫁刑耳　汚手斷臂　言言婦烈
傳亞忠義

自呪呪他

傳曰呪詛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貴乎生死貴乎度今也處生而有呪有詛不免速歸于死既死而有執有對不免禁固滯留無由出離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呪之言者昔堰典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隣家一巾隣家詬罵典乃自呪呪他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者當爲震霆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凝人保妻貞將身以爲質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爲

○盜當使皆知郭引鳳紹興己卯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塡塞其口繼以百鍊銅汁擘其口灌之既絕復蘇既蘇復灌如是數四若不可言引鳳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呪罵故獲斯罪然則自呪呪他是可爲乎

贊曰

呪詛垂戒　諄復數四　爽惟聖言
當有微意　口舌之過　人所輕視
至擾神明　或指天地　易犯難贖

深可戒忌

偏憎偏愛

傳曰偏憎偏愛世固有之而後妻尤甚惜其莫悟我爲人妻夫不幸死遽至棄去不復更恤其家諸稺吩吩亦不復問爲妻爲母當如是耶婦人大節至此已喪其可更於後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稱爲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習不能敵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龜山曰觀其論婦人再適至云寧餓死不可再適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曉如何敢下這般言語大抵婦人大節惟此而已大節一喪復何足道請以一二因果少以警世徐鉉曰建安有張與者妻死再娶前妻之子爲後妻所虐與不能制一日忽見前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不死誰無子母之情爾奚爲虐我所生我已訴于陰府與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當殺汝夫婦後妻大懼自此不復敢虐張開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妬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冢前孔氏忽自冢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中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裹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黄泉無用處浪作冢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于連帥連帥繳奏于朝李氏特配嶺南然則爲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贊曰

憎必知善　愛當知惡　所見一偏
是非顛錯　盧杞姦邪　德宗不覺
黨錮所懲　元禮孟博　欲得其平
好惡無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退四

李　昌齡傳　鄭　清之贊

越井

傳曰漢天師既成道矣又復勸人造橋鑿井謂之立功大抵井之爲用利濟廣博越而過之即爲觸穢烏得無罪不聞吳湛李鄄之事乎昔吳湛爲縣吏所居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爲清徹衆人賴之湛爲築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一白螺置之甕中每自外歸則厨中飲食已辦心大異之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湛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殼實告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鰥居命吾爲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不見李鄄爲河山令縣有河山巖巖半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處各有一崖斛承之如鑴出狀鄄一日携家出遊無何侍婢雪兒輒就斛浣巾立爲震霆所擊即而視之則其斛已碎別安一斛於下流矣然則井泉當遮護乎可觸穢乎比見世人多

不曉此故悉陳之

贊曰

伯益作井　清潔爲德　養而不窮
寒泉可食　奈何弗敬　視同瓦礫
耿恭端拜　枯甃涌溢　有神司之
功利無極

越竈

傳曰按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竈居群祀
之中按月令四時共有十二祀竈居夏之
三祀太上曰世間惟太一火神檢察世人
善惡長短世人不知其觸犯者衆玄元道
君曰奉吾道者蠲祭家竈及祀拜先亡外
不得淫祀他鬼天師門下科令者祀竈當
用社日春向門左秋向門右黄帝曰凡欲
求乞男女生產平安婚娶和合壽命延永
學問聰明仕宦遷進人皆愛敬貴人懽喜
宅不虛耗家得平安舟車無虞田蠶稱意
市易和合訟訴得直盜賊不侵口舌永息
疾病痊安伏連斷絕呪誓解散瘟疫永除
乃至攘厭破射祛逐虎狼皆當祭祀竈神
昔陰子方爲人至孝又有仁恩適臘日晨
炊忽見竈神現于其前子方再拜每值臘
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
陰識有女爲后遂得封侯是故陰氏子孫
世世祀竈然則竈可越乎

贊曰

竈司火政　烹飪自出　有相之道
祀典所秩　功在養人　釐爾家室
蚤莫從事　可不祗栗　或取媚焉
又溺方術

跳食

傳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潔已自不可
況跳過乎昔盛文肅度以病入冥所見極
昏黑怳然如行曠野道逢故相沈義倫曰
喜君得還切煩語吾家人某死後頗以汗
脚韈爲苦及還呼沈之子諭之沈子但悲
泣不已竟莫曉所謂汗脚韈者爲何等事
及服除徹靈座乃見一綳弊韈掛在靈榻
横枕之上方悟汗脚韈者此也然則食可
跳乎

贊曰

艱鮮之奏　天下爲烈　利常用近
一日不闕　利常則玩　用近則褻
人苟無知　或致輕蔑　以食爲天
敬心毋越

跳人

傳曰貧富貴賤固若不同得具人形則皆
一也其可輙跳昔劉温叟以病命其子弟
合藥藥中有使天靈骨者温叟一見卽愀
然不樂亟命致其瘞于郊外翟林嘗遷正
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
生曰轉倚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
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褻
山聞而大賞其語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
忽則於人也從可見矣苟於似人者輙生
慢易則於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曉
此乎

贊曰

德稟天地　秀鍾五行　人皆堯舜
此性之良　由拱荷蓧　禹式耦耕

仲尼大聖　猶畏後生　騎項踞厠

失德之萌

損子墮胎

傳曰按眞武靈應纂記舒州金部員外郎王克家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憂慮求醫莫能審察其女覺而大怒乃於門中自縊空中聞人大叱曰不得枉了性命是汝宿債乃請法師于家設醮懇禱家事眞武遂伐紅光附王氏言前生嘗爲藥婆貨賣毒藥與人打取胎孕內有貴命枉殺○尋復從墮卒難出離上帝震怒罰令永劫爲恒沙毒蛇令只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園中若不遇吾已爲蛇矣又按郭普州記信可有女名引鳳初被二鬼追攝遍歷一十八獄每門各有一廳最後一門大書地獄二字有一王者坐一特殿殿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抱捉號呼索命有孕兩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墮者有因爭鬧而觸損者有爲精魅所擾而遂壞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兒不謹死非其命者有因闕乳而死者王者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憫引鳳既而得還具白其父信可因大書于天寧寺壁以爲世戒然則損子墮胎是亦可爲手惜其不知人身至貴得人身者誠亦爲難竊嘗涉獵外典但凡人死若非大善直生天堂大惡直入地獄半善半惡未有去處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須陰司注擬有可去處然後得生不聞邵康節同胎女子一墮胎後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嘗○兩現母前非中有乎不爲難乎按如佛說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爲地種潤濕爲水種暖熱爲火種動轉爲風種處母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晝夜惱惶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大膩無膩大熱大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乂游行馳走有所度越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或以衣受或以衾受若亦如之如是處胎始終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十一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然後得成爲人若以道家之說言之玉清之炁生人上一是爲泥丸上清之炁生人中一是爲絳宮太清之炁上人下一是爲丹田玄元始合爲九炁生人九户二十四炁生人二十四體三百六十神生人三百六十骨節八十一分神生人八十一關節東方八天七宿屬陽明生人三魂西方八天七宿屬陰精生人七魄南方八天七宿屬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宿屬北極生人玄津無量妙一結爲紫户天中王炁上爲腦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炁下液如始一月鬱單無量天眞胞命元一黄演之炁下液乃至第九月無想無結無愛天嶽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液是也九炁既液又有甲子水神爲之調暢血脉潤澤三焦甲戌土神爲之調理肌肉使不偏枯甲申金神爲之堅固爪齒養育眞牙甲午火神爲之和悅五臟混合百神甲辰風神爲之保固胎息呼吸陰陽甲寅木

神爲之濯錬筋骨通貫百骸但凡一身之中五臟六腑筋骨髓腦皮膚血脉精髓水臟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各有其神若以北斗論之則一元所受百歲在生運之盛衰身之度數無非斗也當生之時元天司馬在庭九天爲之稱慶太一爲之執符帝君爲之品命主籙爲之勒籍司命爲之定筭五帝爲之監生聖母爲之衛房天真地祇三界備守經所謂得還人道權　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言豈不然乎於爾何負而乃敢殺之罪其輕乎所以爾者不過以家業不厚而厭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滅口令有平生無子或有而又復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見或臨老而子已先死皆其報也

贊曰

厥初生民　爰字爰育　四極攸奠
三綱以續　孰殘其生　使斃于腹
虎不食子　仁性猶復　嗚呼人哉

忍彼荼毒

行多隱僻

傳曰隱僻者非止一事大抵淫亂人家最能損行瀆倫亂種獲罪最重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繼又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爲難每自憤鬱時葉靖法師有道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熏沐詣師請問師曰俟爲詢之他日爲人上章通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事叩之一曰其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隣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据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爲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横役其兄屋基甚至興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爲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爲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又挑隣家室女屢與之合坐此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嗚呼豈但一死而已哉異日受主便當得絶嗣之報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數囚囚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罔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辭曰姦人妻者得絶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泆報即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于世今前街後○市誇掉風流無相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輩○並已見報屈指可數然則隱僻之行是可爲乎

贊曰

古有隱慝　震廟必書　人行陰惡
鬼神所誅　闇室屋漏　通道大都
迹或容掩　心不可誣　幸人知過
維德之符

晦臘歌舞

傳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竈君奏言世人

功過之日臘者五臘也乃五方五炁五炁天君攢會生人善惡之日其日五炁天君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嶽三萬六千陰陽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榮祿壽筭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籍于録中正月初一名天臘集於九炁青天安寶華林青龍闕中校定神炁時限長短及禱求胤嗣申達玄祖等事五月初五名地臘集于三炁丹天梵寶昌陽丹臺朱闕校定官祿福相血肉盛衰等事七月初七名道德臘集於七炁素天七寶金門素靈皓闕校定骨體枯盛學業文籍名官等事十月初一日名歲臘集於五炁玄天洞陰朔單鬱絕玄滋黑靈闕中校定祿料耗散官祿衰微壽筭將盡疾病輕重變化飲食等事十二月臘日名侯王臘集於玄都洞元玉宸玉寶戊巳金闕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校定生死處所受祿分野遊魂怪夢乃至衆惡災祥否泰迍厄時日及驛馬衰旺等事嗚呼凡遇此日萬一有過一書黑簿罪可贖乎況酆都北帝太陰天君亦於此日引出生人久遠先祖父母眷屬乃至幽獄鬼魂取問住在陰司年代遠近及問積罪結疊所致端由墳墓見在何處子孫名爲何人既得子孫兄弟親姻九族名姓即攢集校定以爲生人罪狀如積劫未有追贖定當延累生人此日先靈眷屬皆得釋放各歸本家受領享祀爲子孫者自當憑仗道法祭祀追贖信能如是按經所說幽冥之間一一得福然則晦臘之日當追贖乎可歌舞乎

贊曰

晦月之窮　臘歲之莫　歲月如流
光陰難駐　計吾所作　善惡何務
功過莫掩　内省知懼　酣歌于室
寧不敗度

朔旦號怒

傳曰按道藏初一日爲朔十五日爲望十八日爲頗月盡日爲晦凡遇是日皆當謹二炁交會又曰月之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其夕三魂棄屍散遊于外月之朔望及月晦日七魄亦復流蕩散遊于外上清眞人曰晦朔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垢正席而坐所以爾者檢制魂魄而消滅屍鬼也不睡尤佳玉燭寶典曰月之朔旦士女皆當滌蒙斟酒於水湄以爲度厄然則可號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爲端起乎此其可不謹況瞋爲功德劫賊最能燒人善根但瞋火起時善念何在不聞唐若山以篤尚正眞性無忿恚遂能親遇太上乎華嚴首坐行業素高但以臨終一怒遂至爲蟒乎

贊曰

月旦曰吉　兆其嘉祥　告朔之禮
奉以餼羊　意在謹始　敬共以將
怒爲悖德　焚和自傷　宜定泰宇
以發天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對北涕唾及溺

傳曰楊子雲著論以爲春秋之際晝夜平等謂日出於卯之正東入於酉之正西故也桓譚乃著爲新論以難之曰子雲之論乃人間之卯酉非天上之卯酉天上卯酉當北斗極極者天樞也樞者天軸也天之有極亦猶蓋有保斗天雖轉而北極不動亦猶蓋雖轉而保斗不移自人觀之北固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際日之出入常在南斗當知天如蓋轉北道常遠而南道常近春秋晝夜㫵當等乎子雲語塞不能折於此益知斗爲天中無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稱北極爲中極實上真人稱北斗七星爲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孰謂爲不然乎昔者天皇北極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寶蓮中結爲光明飛于中極去地九千九萬餘里化爲九大寶宮乃紫微垣大虛宮勾陳之位掌握符圖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領貪狼配天爲天元主身巨門配地爲地元主命祿存配火爲日元主福文曲配木爲月元主祿廉貞配土爲江元主官職武曲配水爲河元主壽破軍配金爲海元主妻兒每星各有三十六宮每宮各有三十六曹三界十方百靈衆真皆所隸屬然則中天北極不爲尊乎宅尊之所可觸穢乎若以長生經言之則所謂北者又不待須是正北但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爲犯北斗柄也減損壽命最爲急速戒哉

贊曰

克己之目　非禮勿動　不顧而唾
無義有勇　溺及簀中　擢髮是恐
立不易方　君子所重　矧彼居北
衆星之共

對竈吟詠及哭

傳曰按黃帝竈經竈門不得歌詠哭泣呪罵吽嘆與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竈爲一聚墫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廟極靈異殿上惟有一竈絕不可近近則有禍由是遠近祈祀殆無虛日一日有一禪師至廟直入殿中以拄杖擊竈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恁麼烹宰衆生言訖又打三下竈乃應手破墮須臾有一青衣峩冠踊出向師拜曰某實此廟竈神久受宗報今蒙禪師爲說無生法忍已得脫離此處將生天矣敢不致謝師曰此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復再拜而沒人因號師爲破竈墮云其後有僧復以此詰問曰某久在左右不蒙方便啓發此竈得何宗旨遽得生天師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合成更無別箇道理僧方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其僧亦大悟嗚呼此竈但以一聞禪師之言遂能得悟無生法忍然則吟詠及哭者豈不擬干瀆之禍乎

贊曰

食不語言　宴非嘆所　哀樂以類
各有攸處　吟詠及哭　烏可妄舉
匪惟瀆神　惡失其叙　敬爾執事
謹其默語

又以竈火燒香

傳曰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火謂之伏龍屎是故不可燒香竊嘗披閱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漬紙撚不可爇紙錢謂之枉積蠟錢東嶽疊積如山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養真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香月季謂之不時華金桐謂之鬼華凡此皆當避忌與其不避而自取冒犯孰若敬遵其教乎

贊曰

火在周典　出納有時　夫燧取日
潔誠可知　敬心所寓　以祭以祈
拾彼餘燼　或非其宜　一物不苟
神之聽之

穢柴作食

傳曰柴雖不爨烝實上蒸此穢柴所以不可作食也不聞勞薪鍊炭之事乎昔荀勗嘗在帝座適膳夫進飯勗曰此必勞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問之則果以一故車脚供爨楊收雖常飯必以炭炊一日李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終不下筯惟略餌果實而已其門下僧聖剛諫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亦何嫌乎二子曰凡以炭炊當先燒炭令熟然後入爨故名鍊炭不然則尚有煙烝此吾所以不食也嗚呼車脚供爨而荀勗識爲勞薪炭失於煉而二子尚嫌煙臭況穢柴造食而奉祀乎

贊曰

稷曰明粢　祭有先飯　蔬食齊如
變色盛饌　敬天之祿　無敢或慢
火齊必得　飭彼薪槱　實祀貴潔
人神奚間

夜起裸露

傳曰按道藏日月各廣八百四十里日行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而明清明者其氣也精華者其質也陰陽者其道也烏兔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晝夜者其度也交會者其用也大抵晝屬陽夜屬陰夜即百靈交會之時不欲裸露者恐冒犯也不聞黃三狗袁清之事乎朱守成凡三夕被盜皆不能入賊首黃三狗發怒必欲一逞其志旣而又至才入第二重門則見火光赫然有數輩甲士喝聲叫捉三狗惶懼爭路走出不覺誤傷其黨獄成所見甲士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幀軸上數員從神耳單州妓女楊素真單獨一身厚有所積武弁袁清因百計誘引相與結爲夫婦盡載所有同歸京師舟次孟陽即夜醉素真沉之重淵無何適値真武行空救之復活然則深更僻處孰謂無神明乎夜起可裸露乎

贊曰

處必掩身　視不下帶　凡在形色
動如敬戒　安肆則偷　夙夜匪懈

豈曰幽間　而可縱敗　于以考祥
無勞蓍蔡

八節行刑

傳曰上清真人曰八節之日皆當諜諸善事不可恚怒忿爭此皆天人大忌獲罪非小況敢行刑大抵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天君天帝神仙兵馬無鞅數衆敎化人間開度群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復下降修録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黄道乃其常也至於立春則日行青道出黄道○東三素元君上詣天皇大帝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度仙上聖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立夏則日行赤道出黄道南太極上真三元真人上詣紫微宮游宴玄景行道受仙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則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詣王天玄皇高真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靈虚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則月行黑道出黄道北上清真人帝君皇祖上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無量太華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則日復行青道出黄道東太微天帝君上詣高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寳皇上天尊同青靈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則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南極上真赤帝君上詣上閶風臺九靈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至極天尊同皓靈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則日行赤道出黄道南扶桑公大帝上詣太微宮遊宴受景行道受仙玄真萬福天尊同丹靈真老帝君下降冬至則月行黑道○出黄道北太霄王妃太虚上真上詣太皇宮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玉晨天尊同五靈玄老帝君下降但凡含炁之流每至是日各有變化翾飛蠕動草木飛沉隨縁感應改故易新輕者或更重重者或更輕善惡回換炁象之運自然而然上學之士每於此日自當存想祈謝因變行化習吉除凶進善黜惡陞明棄闇入正治邪錬偽成真勵思登聖開度群品生成萬彙仰副太上衆真如是之意彼行刑者何物小子乃敢爾耶

贊曰

元氣流行　各有分度　斗轉星移
鼎新革故　賞罰代天　順其象數
節序闓端　生意攸寓　奉時承休
宜戢威怒

唾流星

傳曰神降自斗而天師生虚危分秀而真武生女節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葉君生然則星之所以分靈孕秀者爲如何○哉流星者亦星之一也楞嚴經曰或見二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霓皆爲惡相爾雅曰奔星爲約即流星也彗星爲攙搶即孛星也世人但知奔流爲妖而不知奔流非妖妖實自召要當恐懼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輒唾不聞景公三語之善熒惑爲之退舍乎

贊曰

流星天使　飛翔大空　占彼順逆
災祥所鍾　隕石宋徵　墜營亮終

有動于上　敢不敬恭　厭勝之說
出於齊東

指虹霓

傳曰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斗失度則投霓應河圖稽曜鉤曰鎮星散而爲虹霓春秋運斗樞曰星散爲虹當知虹霓者信爲斗星餘氣著于形色者也昔者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沐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孰謂虹霓非斗星餘炁乎苟或指之烏得無罪

贊曰

蝃蝀在東　詩人莫指　白虹貫日
軻度易水　騷喻小人　飄風同旨
上象或變　災異所起　見者聳然
其可慢視

輙指三光

傳曰太上曰若見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則鄭重扣頭請乞祐護上言呼稱至聖至尊眞宰眞君矜哀凡冗赦宥過咎即再拜不得輕慢反招殃累然則三光可指乎三光者日月星也日月已疏于下請以北斗南斗五老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福者少造惡者多是以累歲迍邅連年困篤鮮有安者若蒙東方九夷胡老君歲星重華君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攝者可解寅卯辰甲乙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東方九九八十一萬步中五災九厄土害之炁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可保無他若蒙南方八蠻越老君火德熒惑君太陽南斗君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君主攝者可解巳午未丙丁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南方八八六十四萬步中五災九厄金害之炁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可保無他若蒙西方六戎氐老君金德太白君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君主攝者可解申酉戌庚申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西方六六三十六萬步中五災九厄木害之炁可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無他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水德辰星君太陰北斗君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君主攝者可解亥子丑壬癸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北方五五二十五萬步中五災九厄火害之炁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可保無他若蒙中央三秦傖老君土君鎮星君魁魓魋魒魖魈魌勾陳七宿君主攝者可解辰戌丑未戊巳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中央土害之炁可以辟斥地祇積祟可以解除四季之內可保無他然則三光可輙指乎

贊曰

帝堯南面　中星是窺　舜齊七政
璿玉衡璣　兢業觀仰　以審百爲
照臨在上　幽隱弗遺　彼妄指者
凡民無知

久視日月

傳曰太陽日君爲陽宮總司列二十八宿爲屬吏太陰月君爲陰宮總司總五嶽二十四炁治山爲地司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爲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每一節炁

即太陽日君首至當節合巡宿中此日太陰月君亦至其日則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攢集世人善惡災福壽祿生死等事上於所屬之獄本嶽司命又復謄奏于當節陰陽二君所巡宿中立春節按虛宿湧泉治陰官左監神炁君奏事雨水節按危宿北平治陰官右監神炁君奏事驚蟄節按室壁二宿稠稉治陰官左監察炁君奏事春分節按奎宿主簿治陰官右功炁君奏事清明節按婁宿蒙秦治陰官左○領功炁君奏事穀雨節按胃宿平蓋治陰○官右領功炁君奏事立夏節按昴宿雲臺治陰官左監功炁君奏事小滿節按畢宿瀘口治陰官右監功炁君奏事芒種節按觜參二宿公慕治陰官右都炁君奏事夏至節按井宿玉局治陰官左察炁君奏事小暑節按鬼宿平岡治陰官左功炁君奏事大暑節按柳宿北邙治陰官右察炁君奏事立秋節按星宿葛璝治陰官右領炁君奏事處暑節按張宿後城治陰官左都炁君奏事白露節按翼宿本竹治陰官右監察炁君奏事秋分節按軫宿秦中治陰官左領神炁君奏事寒露節按角亢二宿陽平治陰官左平炁君奏事霜降節按氐宿鶴鳴治陰官左長炁君奏事立冬節按房宿漓沅治陰官右長炁君奏事小雪節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陰官右都領炁君奏事大雪節按箕宿隸上治陰官左都監炁君奏事冬至節按斗宿真多治陰官右領神炁君奏事小寒節按牛宿昌利治陰官○左都監炁君奏事大寒節按女宿鹿堂治○陰官右平炁君奏事然則日月可久視乎

贊曰

古者人君　朝日夕月　出納賓餞
職掌无越　竹宮望拜　漢祀猶設
典禮寖廢　寅恭或闕　瞪視奚爲
爝火自滅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退六

李　昌齡傳　鄭清之　贊

春月燎獵

傳曰程嗣昌平生戒殺未嘗輙事烹庖因在客州見數輩獵徒打捕鳥雀或碎首穴胷於鷹鷂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罝罘網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輙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覆板印行庶幾此邦或知改過既而印行攔頭有彭景者亦請一本其妻華○氏一見即大怒奪取撦破棄之纔處明日買得一魚操刀欲鱠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流滿地須臾皆化爲蟲緣遶其身方喧傳間監鎮向執悅見真武真君曰吾察知此地有一上善乃興化軍客人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撦破罪惡深重自不容逃其餘不改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燎獵是可爲乎惜人不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導之以義亦無不曉昔韋南康鎮蜀時

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陁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眞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歛翼委足搽然而絕焚之有舍利十公爲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孰謂無佛性乎衛敬瑜妻李氏年二十而寡父母欲嫁誓志不許所居有雙燕一日忽孤飛李氏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李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情既重不忍復雙飛又明年復來則李氏已死或告之已死及葬處即徑往墓側悲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號曰鸞塚孰謂不尚義乎太上戒人燎獵而以春月爲言者蓋春月乃萬物發生之際若縱燎獵之傷殺尚猶有數一火之過是有數乎月令一書亦自言之其可不戒

贊曰

周典夏苗　擇取不孕　則知春蒐
蟄禽尤斬　意在訓兵　非殺之徇
鳥獸孳尾　生理方順　焚林而獵
仁者奚忍

對北惡罵

傳曰薄拘羅尊者未證果時嘗罵人喫飯遲爲牛銷草至爲羅漢尚不免有牛飼之報善住天子作維那時嘗罵客僧爲眼瞎漢及作天子受天福盡亦不免有眼瞎之報孰謂惡罵爲無害乎況對北乎北者至尊所居有北辰焉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極大帝斗有九星第七星破軍號曰天之上帝玄陽天關搖光太明太上玉皇道君其爲尊也餘皆可知按本生經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於上春日一心齋戒爾爾神明設九光醮迎請紫光聖母并七元君虔恭奏獻縱有十惡重罪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釋福壽增延無量天眞俱來擁衛見世圓滿子孫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汲隨發受用無量命終之後超生大梵眞天然則對北可惡罵乎不聞劉俊本命醮祭而果蒙宥罪虔婁爲父禱祈而果獲延年乎又不聞李答奉事而有子衛公爲唐功臣武侯有女劾彭女奉事而亦獲上昇乎此皆載於教典其事甚衆姑摘一二以示世云

贊曰

人之北面　尊歸我后　天之北極
曰辰與斗　俯仰之際　宜無所茍
一朝對擲　管寧追咎　居如不容
矧敢勝口

無故殺龜打蛇

傳曰應世眞人曰一切翾飛蠢動皆不可殺若夫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輙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當害人是以識者常切救護昔劉彥向其父爲湖州刺史條屬從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爲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自送于坑所父歿彥回爲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驚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

引路從黿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復夢大黿曰昔在銀坑宵蒙先使君救脫之惠今故奉報孫真人在世時嘗因山行道見村民擊一青蛇公力救之月餘再過其地逢見一少年馳騎而至迎公以歸既至乃一王居有一絳服者出謝曰昨日小兒癡騃幾乎遇害幸先生救之此間血屬甚多無不感激故遣長兒迎致略攄謝悃既而引入深宮復有一妃携一青衣小兒出拜致謝再三延留凡三日珍饈美饍縑綃珠玉無不有之先生皆卻不受惟受上帝所頒龍宮三十仙方以歸今千金方蓋有得於三十方者也然則殺黿打蛇是可爲乎

贊曰

黿預四靈　蛇先百蟄　豫且之網
不免於執　白帝之精　當道而泣
豈期無知　患或偶及　苟遇識者
宜拯其急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傳曰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隨事演注茲不復論請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庶幾各知七趣輪回不得真淨皆一虛妄殺盜淫習尚隨順爾經云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爲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戒人或護神呪隨持呪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住如來坐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群輕爲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爲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火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即沉入阿鼻獄若使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惡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衆同分中兼有元地如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羅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諸有爲相妄想受生妄想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華元無所有但一虛妄更無根緒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回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何名七趣一者天趣經云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於已妻房婬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燄摩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

天境如是一類名兜率陁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遍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二類名他化自在天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迹尚交自此已還名爲欲界乃至色界一十八天無色界四天是諸天人接如佛說皆是不了妙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趣沉溺補特伽羅各從其類

二者仙趣經云復有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見處有十仙種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回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三者阿脩羅趣經云是三界中復有四種阿脩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成通入空此阿脩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於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隣於日月此阿脩羅從胎而出人趣所攝有脩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天爭權此阿脩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別有一分下劣脩羅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遊虛空暮歸水宿此阿脩羅因濕氣有畜生趣攝

四者人趣經云爲人豪貴或爲國王或爲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無有懈怠樂爲福德從精進中來爲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了達深法講說妙義開悟愚蒙聞其言者信爲珍寶從智慧中來音聲清徹從歌詠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爲人多怖音聲嘶破從地獄中來爲人暗鈍懈怠多食語不明了又復怯弱樂友癡人偏喜黑暗從畜生中來爲人不潔從豬中來爲人兇惡從蝮蛇中來無庶幾心從狗中來狠戾自用從羊中來好美飲食慾殺物命無有慈心從豺狼狸鷹中來不能安詳及不忍事從獮猴中來又云爲人脩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慢人故爲人醜陋好瞋恚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顓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殺生故無有資生常苦貧困好偷盜故無有子息亂人妻故子女婬亂亂人室女故鰥寡孤獨虐遇子女故爲人饑餓好獨食故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爲人醜惡遮佛燈故生水牛中爲官酷虐刻剥小民故生麞鹿中驚怖人故生諸龍中好調喜故身生惡瘡療治不効鞭撻人故人見歡喜對人懽喜故人見不喜對人不喜故長官因繫扭

械在身籠閉衆生故為人吻缺好釣魚故生裸形國輕衣唐突佛精舍故生馬蹄國著屐踐佛地故生穿胸國布施作福生悔心故又云彼梟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頑類咎徵參於愚類狐倫參於庸類毒倫參於狼類蛔倫參於微類食倫參於柔類服倫參於勞類應倫參於文類休徵參於明類循倫參於達類是等皆以宿債畢酬復形人道皆無始來業計顛倒相生相殺不遇如來不聞正法於塵勞中法爾輪轉此輩名為可憐憫者五者地獄經云此等衆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云何十因一者婬習二者貪習三者慢習四者瞋習五者詐習六者誑習七者怨習八者見習九者枉習十者訟習云何六報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一者見報招引業果此見業交臨命終時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入無間獄二者聞報招引業果此聞業交臨命終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亡者神識降注乘流入無間獄三者齅報招引惡果此齅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焱充塞遠近亡者神識從地踊出入無間獄四者味報招引惡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猛餤熾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挂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五者觸報招引惡果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稍驅入城門向無間獄六者思報招引惡果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間獄於此六報一一報中又各發明二種惡相此即名為地獄十因六果大抵皆是衆生迷妄所造若諸衆生惡業圓造入阿鼻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則入八無間獄身口意三作殺盜淫則入十八地獄三業不兼中間或為一殺一盜則入三十六地獄見見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地獄由是衆生別作別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發生非本來有六者餓鬼經云是諸衆生非破律儀犯菩薩戒毀佛涅槃諸餘雜業歷劫燒然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若於本因貪物為罪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為恠鬼貪色為罪遇風成形名為魃鬼貪惑為罪遇畜成形名為魅鬼貪恨為罪遇蟲成形名蠱毒鬼貪憶為罪遇衰成形名為癘鬼貪傲為罪遇氣成形名為餓鬼貪罔為罪遇幽成形名為魘鬼貪明為罪遇精為形名為魍魎鬼貪成為罪遇明為形名役使鬼貪黨為罪遇人成形名傳送鬼是人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為鬼餓鬼一趣尤為至苦以諸貪故雖有所思終無所得以諸嫉故見人飽滿已常飢乏以毒害故身自出火還自焚燒以驕慢故福力至微一切小鬼已皆不勝昔佛在維耶離國晨出有八萬四千餓鬼哀告曰我等先身雖嘗見佛不知有佛雖嘗聞法不知有法雖嘗見僧不知有僧我不作福轉教他人亦不作福

見人作福言常笑之見人作罪意常歡喜以種行至惡墮此趣中已七萬歲每見小水壽復不見若見大水即爲鬼神羅刹遮護雖值大雨身亦如處熱沙幸望哀救佛因敎令持水奉佛及僧遂得免苦阿難在迦毗羅城見一餓鬼自稱面然告阿難言汝後三日決定命終墮我等趣阿難告曰當作何計可以免此面然曰無非施我等食令得飽足因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阿難投佛佛言汝欲施食當先施一淨器置食其中誦我陁羅尼呪七遍出於户外彈指七下施諸鬼神彼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兼得延年即說呪曰那摩薩縛怛他羯多縛路枳帝唵三跋羅三跋羅吽阿難信受奉行果得脫免七者畜趣經云鬼業既盡則情與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爲畜生酬其宿債物怪之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梟類風魃之鬼風銷報盡多爲咎徵一切異類畜魅之鬼畜死報盡多爲狐類蟲蠱之鬼蠱滅報盡多爲毒類衰癘之鬼衰窮報盡多爲蛔類受炁之鬼氣銷報盡多爲食類綿幽之鬼幽銷報盡多爲服類和精之鬼和銷報盡多爲應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多爲休徵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盡多爲循類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傍爲畜生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是妄緣本無所有又云從是畜生酬償先債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衆生還復爲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者還爲畜生償彼餘直當知用錢物或役其力償足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無有休息不聞梵調以貢高好罵而死受狗身李六郎以放債倍利而亦身死爲狗乎

贊曰

不善所積　降殃有餘　積既由漸
餘亦難除　欒黶汰虐　族黨畢誅
秦稔苛酷　子嬰素車　施報對立
效驗匪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傳曰魏明太后常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時尚書令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各足蹶顛仆崇傷腰融損足惟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怪其取少對曰臣兩手惟堪兩疋由是衆皆大沮慚愧無地嗟乎世人臨財多是如此准其如此是以橫逆之財亦所不問夫豈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當掇如是之禍乎昔韋公幹爲瓊州牧瓊多烏文呿陁皆奇木也公幹驅匠沿海採伐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又竭夷獠膏血鞭撻過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没非水災而折之者乎呂師造爲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而歸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狀如狂醉躍入舟中直穿而過隨所穿處火即隨發一舟之物盡成煨燼惟舟與人了無所傷非火燒而折之者乎丁晉公貶朱崖至龍門南彭婆店忽遇巨盜盡失所有所實玉枕今在潁陽富家盜所質也非盜賊而折之者乎馬襄爲西川漕劉盱之亂襄忙惶間親持五十兩大銀十鋌以竿送下井中亂定取不可得繼募水工窮水而取水輒隨發竟失所在不復可得非遺亡而折之者乎金昱世患白癩傳至昱身已三世矣時何奎有道術能知禍福昱往問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或供養之具亡者無依憑之作祟爾昱歸問母母曰今佛前紗窻乃圍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病果獲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劉沼被命點檢蜀宮時內庫珠寶無筭頗招物議及解職乃自請押綱以塞前謗無何初至新都忽遇羅令璠遂爲所殺盡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則折當之說孰謂爲不然乎

贊曰

貪者一得　萬有餘喪　財悖而出
狼籍莫狀　廉者不取　乃無盡藏
福祿傳家　舉世所上　請擇於斯
天理無妄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傳曰所謂枉殺取功於時者言之不過有三一者斷獄二者用藥三者破胎斷獄不明忽至失錯非枉殺乎用藥誤謬遽至不起非枉殺乎破胎損子賊及無辜非枉殺乎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太上所謂易刀兵而相殺此皆是也昔者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爲祖翺枉殺死寃無歸柰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己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冤有所自非翺而誰某已訴之于天翺不久矣月餘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殺然則斷獄可不審乎婦人楊阿剩自幼貪病晩益

狼狽臨終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醫但按本草失於詳審一日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復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是夕婦人及腹中二子俱斃即是我一舉而殺三人也陰司罪我受苦滿足罰受女身今已三反世世常爲賤隸長困飢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人當用藥時要當以我爲戒然則用藥可不謹乎婦人有顯娘子者厭多子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孕亦復毒之以藥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臨終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擾語聲琅然一家老稚莫不皆聞良久遂卒然則破胎損子可不戒乎

賛曰

挺刃殺人　初非有異　止不嘗藥
猶名爲弑　伯仁之死　茂洪所致
持法不平　操刀無二　犴獄鹵莽
罪亦稱是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傳曰財非已有起心取之即不義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義者也昔王玄象爲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塚曰初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追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爲玄象者真不仁矣惜其不知太陰鍊形古來本有昔趙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後五年山行者見其五臟復生以手披之於五臟間各得一枚小石知必異人因併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皤然白髮來至屍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劃時從口吐出飛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至殞命纔遂脹滅盜石故也然則塚可發乎物可刼乎

賛曰

董卓盜漢　郿塢是築　曾不旋踵
太炷然腹　崇在江陵　剽刼行栽
白首東市　何有金谷　漏脯鴆酒
未足爲毒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傳曰田子與隰子登臺田子悵然南望未甞言伐木也而隰子已知其意明日盡伐向南之木曹公下鷄肋之令未甞言退師也而楊脩已知其退師大抵意有所向即是已露人尚可得而察況鬼神乎昔王文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計出之久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半皆已起驚呼相向公恠而問之則曰直更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衣則公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爲平反胡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獄成當死公疑之引出審問囚憚楚榜不敢言公一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靜而思之俄而假寐忽夢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公急引囚

屏左右細問因姑實告某旦起之田見一人已卧街中被姓吳者目死者之婦令執某到縣乂聞姓吳者與此婦姦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殺人者果吳姓也然則太上所謂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豈不然乎

賛曰

陽萌於子　猶在地中　芸生泉動
仁氣已通　陰萌於午　尚積虛空
靡草遂死　殺氣已鍾　陰陽所兆
善惡則同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傳曰老子曰善之與惡相去何若竊詳三復斯言大抵善惡二途初不相遠特在日用一念起處有是有不是爾儻能知此道理常切點檢則自然全體是善福德無有不增災禍無有不轉况太上明有科令許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罰乎又不聞抱朴子之言乎子曰立功爲上謝過次之以護人疾病爲上功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行能如此者則道合陰陽雖未拜太上亦爲仙矣然則人之有過可不改乎昔阿那律於往昔世本一劫賊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燈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即時捨去自此諸惡漸滅福德日增竟能得道徹視第一朱犯亦一劫賊以事敗深入終南少室等山日夜懺悔真人馮君憐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怠凡二十八年轉入東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七年竟能輕舉楊仲和本許州推司天聖中被差至蔡州鞫獄以枉斷公事爲北極繳奏將受重罰仲和悔懼立捨吏役誓修百善以贖前過每遇往來僧道貧乏道人鰥寡孤獨死喪疾急無不拯卹如是數年家道一空甚至無以自給止有一子亦復賣與他人朝夕惟奉真武真君香火未嘗少怠竟以勇於改過爲真君憐憫化爲道人授以十二真君靈籤俾之養道繼蒙東嶽收録補爲麻溪注禄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吳睦亦一縣吏以枉刻人民爲民所訴睦惶懼避罪逃入深山忽遇真人孫君爲之誦經講道談論禍福睦即心開盡出平生所爲不善之罪摶頰懺悔竟蒙真君授以道要亦得上昇然則太上所謂轉禍爲福豈不然乎

賛曰

悔而作誓　聖經録秦　變夷用夏
衮筆書麟　念狂作聖　覩過知仁
六陰盡剥　一炁爲春　吾觀其復
君子若人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傳曰伯夷目不視惡色韓昌黎一視而同仁視善也燕肅公一言而天下奏讞不死呂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税農器語善也高紫仁及草木黄萬祜澤及飛禽行善也必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已夫役何難陳舉曰爲善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

呂不殄天物不肆淫盜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昔李光玄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一異人明告之曰爾今求道惟當提拔世人耶惟當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為一身神仙不取然則為善固佳又須提拔世人提拔當如何開示悟入是也妙法蓮華經七卷之言其要亦盡在開示悟入四字也

贊曰

太上立言　至正大公　金科玉條

訓迪愚蒙　厥有深旨　見諸篇終

舍爾舊惡　開其新功　一念遄返

萬善畢通　仁哉妙造　生生無窮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第一神仙

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乃在九天之上太清之中八冥之外細微之內吾不知其名也元炁是耳其神人頭鳥身狀如雄雞鳳凰五色珠衣玄黃正在兆頭上去兆身九尺常在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曰上上太一道君曾孫小兆王甲潔志好道願得長生

第二神仙

无極太上元君者道君也一身九頭或化為九人皆衣五色珠衣冠九德之冠上上太一之子也非其子也元炁自然耳正在兆頭上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養我育我保我護我毒蟲猛獸見我皆蟄伏令某所為之成所求之得太清鄉虛无里姓朱愚名光字帝卿乃在太微勾陳之內一星是也號曰天皇大帝耀魄寶兆常念之勿忘也人亦有之常存之眉間通於泥丸炁上與天連

第三神仙

東王父者青陽之元炁也萬神之先也衣五色珠衣冠三縫一云三縫之冠上有太清雲曜五色治於東方下在蓬萊山姓无為字君解一云君解人亦有之在頭上頂巔左有王子喬右有赤松子治在左目中戲在頭上其精氣上為日名曰伏羲太清鄉東明里西王母字偃昌在目為日月左目為日右目為月目中童子字英明王父在左目王母在右目童子在中央兩目等也兆欲修真當念東王父西王母正在頭上有三人並立乃合日月精光下念紫房太一絳宮黃庭太淵丹田行其真氣五周施于腹中復行氣十二周施于一身中道畢即止朱雀闕門闕門兩乳是也左乳曰君阿右乳曰翁仲當兩乳下有玉闕天狗天鷄在其上主晨夜鳴吠

第四神仙

西王母者太陰之元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治崐崘之山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

上治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人右目之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偃玉人須得王父王母護之兩目乃能行步瞻視聰明別知好醜下流諸神如毋念子子亦念毋也精氣相得萬世長存夫人兩乳者萬神之精氣陰陽之津汋也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父王母之宅也上治目中戲於頭上止於乳下宿於絳宫紫房此陰陽之氣也

第五神仙

道君者一也皇天上帝中極北辰中央星是也乃在九天之上萬丈之巔太淵紫房宫中衣五色之衣冠九德之冠上有太清元氣雲曜五色華蓋九重之下老子太和侍之左右姓制皇氏名上皇德字漢昌人亦有之在紫房宫中華蓋之下元貴鄉平樂里姓陵陽字子明身黄色長九分衣五色珠衣冠九德之冠思之長三寸正在紫房宫中華蓋之下其妻太陰玄光玉女衣玄黄五色珠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在太素宫中養眞人子丹稍稍盛大自與己身等也子能存之與之語言即呼子上謁道君道君者一也乘雲氣珠玉之車驂駕九極之馬時乘六龍以御天下子常思之以八節之日及晦朔日日暮夜半時祝曰

天靈節榮眞人王甲願得長生太玄之一守某甲身形五藏君侯願長安寧

第六神仙

老君者天之魂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左方故吾等九人九頭君也吾爲上首作王父餘人無所作也人亦有之金樓鄉小廬里姓皮名子明字藍藍衣青衣長九分把芝草持青幡侍道君在左方從仙人仲成子思之長三寸常在己左方正與己身等也其妻素女衣黄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

第七神仙

太和者天之魄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右方人亦有之烏臺鄉姓角里先生字謝謝衣白衣長九分持金劍捧白旛侍道君在右方從仙人曲文子思之亦長三寸起坐行止常在己右其妻青腰玉女衣青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

第八神仙

泥丸君者腦神也乃生於腦腎根心精之元也華蓋鄉蓬萊里南極老人泥丸君也字元先衣五色珠衣長九分正在兆頭上腦中出見於腦戶目前思之長九分亦長三寸兆見之言曰南極老人使某甲長生東西南北入地上天終不死壞逑惑上某甲生籍侍於道君與天地无極

第九神仙

南極者一也仙人之首出也上上太一也天之侯王太尉公也主諸災變國祚吉凶之期上爲熒惑星下治霍山人亦有之在長吴鄉絳宫中元里姓李名尚一名常字曾子衣絳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在心中其妻玉女也衣白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常思心中有華蓋下有人赤幘大冠絳章單衣名曰天侯王帶紫綬金印玄黄子能見之徹視八方千日登仙時候視腦中小童子見之是也

第十神仙

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公也主司天子人君之罪過使太白辰星下治華陰恒山人亦有之兩腎是也左腎男衣皂衣右腎女衣白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爲日月之精虛无之炁人之根也在目中故人之目左爲司徒公右爲司空公兩腎各有三人凡有六人左爲司命右爲司録左爲司隸校尉右爲廷尉卿主記人罪過上奏皇天上帝太上道君兆常存之令削去死籍著其長生屬太初鄉玄冥里司録六丁玉女字道明皆在神龜上乘紫雲炁之車驂駕雙鯉魚字太成子玄母道母也在中央身之師也主生養身中諸神在五色雲炁華蓋之下坐戴太白明星明月之珠光曜照一身中常存以八節之夜卧祝曰

司命司録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更著某甲長生玉曆

第十一神仙

中極黃老者真人之府中斗君也天之侯王主皇后素女宫也人亦有之黃庭真人道之父母也赤子之所生也已吾身也皇后者太陰玄光玉女道之母也正在脾上中斗中也衣五色珠衣黃雲炁華蓋之下坐主哺養赤子常思兩乳下有日月日月中有黃精赤炁來入絳宫復來入黃庭紫房中黃精赤炁塡滿太倉中赤子當胃管中正南面坐飲食黃精赤氣即飽矣百病除去萬災不干兆常思存之上爲真人故曰同出而異名也有注云日月同出異名太素鄉中元里中黃真人字黃裳子主辟穀令人神明乍小乍大常以鷄鳴食時祝曰

黃裳子黃裳子黃庭真人在于已爲我致藥酒松脯粳粮黍臛諸可食飲者令立至祝訖瞑目有頃閉口咽之二七過即飽矣

第十二神仙

吾者道子之也人亦有之非獨吾也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珠玉床上黃雲華蓋覆之衣五綵珠衣母在其右上抱而養之父在其左上教而護之故父曰陵陽字子明母曰太陰字玄光玉女已身爲元陽字子丹真人字仲黃真吾之師也常教吾神仙長生之道常侍吾左右休舍太倉在脾中與黃裳子共宿衛吾給事神所當得主致行廚故常思真人子丹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食黃精赤氣飲服醴泉元陽子丹長九分思之令與已身等也父母養之乃得仙仙常自念已身在胃管中童子服五色綵衣坐珠玉之床黃雲赤氣爲帳食黃金玉餌服神丹芝草飲醴泉乘黃雲氣五色珠玉之車駕十二飛龍二十四白虎三十六朱鳥思之九年乘雲去世上謁道君五方從官凡三萬六千神舉吾宗族皆得仙道白日昇天常以四時祠吾祖先正月亥日鷄鳴時祠郊廟二月亥日祠社稷風伯雨師四月五月申卯日七月八月己午日十月十一月卯戌日四季月不祠但解洿土公逐去伏尸耳郊在頭上腦户中廟在項後骨之上社在脾左端稷在大腸窮風伯在八門八門者在臍旁五城十二樓也雨師在小腸窮四瀆雲氣出崐崘弱水在胞中諸神食廚在於太倉中以次呼神名召之勿忘也

第十三神仙

璇璣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萬二千神持人命籍人亦有之在臍中太一君人之侯王也柱天大將軍特進侯也主身中萬二千神中極鄉璇璣里姓王名陽字靈子冠三縫之冠衣絳章單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其大與自身等也太一君有八使者八卦神也太一在中央主總閱諸神案比定録不得逋亡八使者以八節之日上對太一故臍中名爲太淵鄉之府也常以秋分之日案比筭之齋戒沐浴端卧三日勿出日三呼之三○日九呼之常如此諸神不得逋亡名上仙籙○定爲眞人故太一不得妄上白事不吉則凶但八使者耳故以八節之日晦朔弦望日右手拊臍二七左手拊心三七祝曰

天靈節榮眞人某甲願得長生太玄眞一守某甲身形五藏諸君侯願且安寧公兆七遍庶兆二十明日平旦復祝曰

太一北極君敬守告諸神常令魂魄安寧无離某甲身形此所謂拘魂制魄者也常以十二月晦日人定時向月建太一於空室中再拜正坐瞑目祝曰

五藏之君魂魄諸神某乞長生無得離身常與形合同成爲一身男女各三通常以八節日於室中向其王池再拜瞑目祝曰

大道鴻涬鴻涬天節之日萬兆魂魄皆上諸天眞人身與神合某甲欲得長生獨在空室之中不豫死籍數男女各三遍常以十二月晦日宿夜晝朝至平旦於室中向寅地再拜祝曰

鴻涬鴻涬某受大道之恩太清玄巔願還某○甲去歲之年魂魄保身男女各三通

第十四神仙

臍者人之命也一名中極一名太淵一名崐崘一名特樞一名五城五城中有五眞人五城者五帝也五城之外有八吏者八卦神也并太一爲九卿八卦之外有十二樓者十二太子十二大夫也并三焦神合爲二十七大夫四支神爲八十一元士故五城眞人主四時上計八神主八節日上計十二大夫主十二月以晦日上計月月不得懈怠即免計上事常當存念留之即長生矣故太一常以晦朔八節日夜半時五城擊鼓集召諸神校定功德諆議善惡有録者延命衆神共舉無録者終亡司命絶去生籍故常以晦朔八節之日夜欲卧時念上太一中太一下太一五城十二樓眞人祝曰

天帝太一君天帝太一君敬存諸神與之相親司録司命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著某生文皆當言長生

第十五神仙

○五城眞人者五方五帝之神名也東方之神○名曰句芒子號曰文始洪崖先生東方蒼帝東海君也南方之神名曰祝融子號曰赤精成子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西方之神名曰蓐收子號曰夏里黃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北方之神名曰禺强子號曰玄冥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此皆后神也天地人神等耳風伯神名吒君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德諸神常當存念之令與司命君司録君共削去其死籍即爲眞人長生矣不與相知

存念之即爲疾風暴雨雷電霹靂持子遠去殺子之身埋子深山投子深淵或爲毒氣所中衆鬼害人子欲爲道宜致敬之此神能害人王者之治不可不知也中央之神名曰黃裳子號曰黃神彭組中央黃帝君也與中太一并治度人命愛養善人成就人常侍黃天眞人人亦有之常侍眞人名曰子丹給神所得光欲志道常思念之即不飢渴長生久視上爲眞人能致行廚役使鬼神社稷河伯之○神名曰馮夷號曰元梁使者○

第十六神仙

八卦天神下遊於人間宿衛太一爲八方使者主八節日上計校定吉凶乾神字仲尼號曰伏羲坎神字大曾子艮神字照光玉震神字小曾子巽神字大夏侯離神字文昌坤神字楊翟王號曰女媧兊神字一世（注一云字八世）常以八節之日存念之其神皆在臍中令人延年

第十七神仙

丹田者人之根也精神之所藏也五炁之元也赤子之府男子以藏精女子以藏月水主生子合和陰陽之門戶也在臍下三寸附著脊膂兩腎根也丹田之中中赤左青右黃上白下黑方圓四寸之中所以在臍下三寸者言法天地人天一地二人三時四故曰四寸法五行故有五色淸水鄉敖丘里丹田名藏精宮神姓孔名丘字仲尼傳之爲師也兆常以夜半存心之赤炁上行至絳宮華蓋各右繞之太一入黃庭滿太倉養赤子復入太淵忽忽不知所在復念太一炁還入丹田中止○常念太一玄光道母養眞人子丹正吾身也○目兆名也勿忘之

第十八神仙

大腸小腸爲元梁使者主逐捕邪氣三焦關元爲左社右稷主捕奸賊上焦元氣上入頭中爲宗廟兆身與天地等也天地萬物不可犯觸也天地之神則知之矣而人身體四支亦不可傷也有痛癢者神亦知之由是言之昭然明矣天不可欺地不可負修身愼行勿令懈怠也兆欲除邪氣治百病啄齒三七過祝曰

左社右稷元梁使者逐捕災殃急急如律令五咽一咒三十咽止一日一夜三日六十咽三十日邪氣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愈三蟲皆死三尸走出面目生光與神爲友六祝一止十二爲之一周

第十九神仙

兩腎間名曰大海一名弱水中有神龜呼吸元炁流行作爲風雨通氣四支無不知者上有九人三三爲位左有韓衆右有范蠡中有○大城子左爲司徒公右爲司空公中有太一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白水素女中有玄光玉女玄光玉女者道元氣之母也左有司錄右有司命風伯雨師雷電送迎仙人玉女宿衛門戶故名曰太淵之宮先正紫房宮太一玄女赤子故玄女常戴太白明星耳著太明之珠光照一身中即延年而不死也

第二十神仙

胃爲太倉三皇五帝之廚府也房心爲天子之宮諸神皆就太倉中飲食故胃爲太倉日

月三道之所行也又爲大海中有神龜神龜
上有七星北斗正在中央其龜黃色狀如黃
金盤左右日月照之故臍下爲地中中有五
嶽四瀆水泉交通崑崙弱水洸洸滉滉玄冥
之淵也日月之行故天晝日照於地下萬神
皆得其明人亦法之晝日下在臍中照於丹
田臍中萬神皆得其明也夜日在胃中上照
於胷中萬神行遊嬉戲相與言語故令人有
夢也天不掩人不備故召其神問善惡吉凶
之事令賢者自慎也夜月在臍中下照於萬
○神晝月在胃中上照胷中萬神更相上下無
有休息故胃中 神十二人諫議大夫名曰黃
裳子黃騰子中黃子主傳相太子玄光玉女
主取金液神丹芝草玉液松脯諸可飲食者
立至矣

○第二十一神仙

兆審欲得神仙當知天地父母赤子處兆汝
爲道不可不知此五神名也當自苦耳知之
行之堅守之常念之即神仙矣經中俱有但
當心解耳既知 其神當須得太一神丹金液
乃得神仙耳諸神元炁虛无无爲自然爲聖
人耳不爲俗人所施也兆不能服神丹金液
勞精思念當自苦耳故語兆汝晝日常念臍
中有日赤黃精炁光明照于臍中胃中有月
白光赤黃精炁塡滿胃中暮卧念日在胃中
赤黃精炁光明照於胷中月在臍中赤黃白
光精炁照於臍中以此爲常萬世無止

第二十二神仙

頭髮神七人七星精也神字祿之兩目神六
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頭上
○神三人東王父也腦戶中神三人泥丸君也
眉間神三人南極老人元光天靈君也兩耳
神四人陰陽之精也字嬌女鼻人中神一人
名太一字通盧本天靈也口旁神二人尉宰
守神也口中神一人太一君也字丹朱頤下
神三人太陰神也頸外神二人玉女君也兩
手中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魂陰項中神二
人字上閭也肩背神二人少陰少陽之精也
字女爵胷中神二人虎賁神也兩乳下日月
也日月中有大神各一人王父母也兩腋下
神二人魂魄兆神也小腹中神二人玉女也
兩脛內神二人亦玉女也字陰隱兩脛神二
人金木神也字隨孔子兩足神二人太陰之
精也字柱天力士頭髮神字祿之兩耳神字
嬌女兩目神字英明玄光鼻孔中神字通盧
口神字丹朱肩背神字朱雀一云字女爵兩
手神字梟陰上元神字成成子中元神字中
黃子下元神字明光子 一云字命光陰神字
竊英兩脛神字陰隱兩膝神字樞公兆欲卧
瞑目從上次三呼之竟乃止其有病痛處即
○九呼其神令治之百病悉去即爲神仙矣

○第二十三神仙

肺神八人太和君也名曰玉真宮尚書府也
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乘白雲炁之車驂駕白
虎或乘白龍心神九人太尉公也名曰絳宮
太始南極老人元光也其從官三千六百人
乘赤雲炁之車朱雀爲蓋丹蛇爲柄驂駕朱
雀或乘赤龍肝神七人老子君也名曰明堂
宮蘭臺府也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乘青雲炁
之車驂駕青龍或乘白鹿膽神五人太一道

君也居紫房宮乘五彩玄黃紫蓋珠玉雲炁之車驂駕六飛龍從官三千六百人脾神五人玄光玉女子丹毋也乘黃金珠玉雲炁之車驂駕鳳凰或乘黃龍從官三千六百人真人子丹在上卧胃管中黃雲炁爲帳珠玉爲牀食黃金玉餌飲醴泉玉液服太一神丹噉玉李芝草存而養之九年成真矣千乘萬騎上謁太上黃道君東謁王父西謁王母南謁老人元光之前真人得道與天地合元陽子丹者吾也吾道成乃去白日昇天或乘黃金雲炁珠玉之車驂駕六飛龍鑾无極之馬從官凡萬八千人天師大神使萬八千人來下著吾身合三萬六千人故能白日昇天也胃神十二人五元之炁諫議大夫也臍中神五人太一八人凡十三人合二十五人五行陰陽之神也神龜之上神三人玄女虛无道母也腎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録司隸校尉廷尉卿也乘神龜之車駕六鯉魚一云白魚玄白雲炁之蓋丹田神三人人之根也三合成德以應道數也三焦神六人左社右稷風伯雨師雷電霹靂也大腸小腸神二人爲元梁使者虎賁神二人爲力士在朱雀闕門延年益筭爲齡下侍真人鳳凰閤玄谷神五人大將軍司馬也陰神三人上將軍也萬神之精也男子字窮英女子字丹城天之神萬八千人人之神萬八千人都合三萬六千人共舉一身昇天即神仙矣

第二十四神仙

東方之神女名曰青腰玉女南方之神女名曰赤圭玉女中央之神女名曰黃素玉女西方之神女名曰白素玉女北方之神女名曰玄光玉女左爲常陽右爲承翼此皆玉女之名也五行之道常以所勝好者爲妻假令今日甲乙木木勝土則甲以己爲妻故言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此皆夫妻合會之日也言肝膽木也木帝以中宮戊己素玉爲妻他皆效此此二神玉女之來敬而侍之慎無妻也妻之殺人終不得道也兆欲爲道慎勿婬婬即死矣此玉女可使取玉漿致行廚也

第二十五神仙

太上神字元光太一君其欲得太一之神也非心神也乃天神南極老人元光也下在人心中常以平旦日中甲午日丙午日呼之曰南極老人元光太一君某甲欲願得太一神丹長生之道因瞑目念心中太一童子衣絳章單衣其色正赤黃如日九十息頓止心中神字光堅中太一中極君也在脾中主養兆身常以鷄鳴食時日西黃昏時辰戌丑未日呼之曰中極光堅太一君某甲欲得真人神仙黃庭之道因瞑目默念黃炁滿太倉胃管中脾上有一黃人五十息頓止心下神字玄谷北極君也玄光道母也常以夜半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日呼之曰北極君玄谷道母某甲願欲得金液醴泉可飲食者因瞑目念腎間有白炁中有神龜龜上有玄女女右有司命左有司録見之呼曰司命司録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著玉曆生録皆當言長生故曰能知三神字可以還命延年此三神者乃天地神道君三元君字也人之先也常念勿忘也三元天之貴神是也

第二十六神仙

子欲為道當先歷藏皆見其神乃有信有信之積神自告之也先念天靈君天靈君青身白頭正在眉間思之三日即見其神念玄膺狀正赤生先念咽喉中正白如銀環十二重凡三日念遍退八乃念肺色正白名曰鴻十七鴻七日念心色正赤名曰呴呴九日念肝色正青名曰藍藍三日念膽色正青名曰護護三日念脾色正黃名曰俾俾五日念胃色正黃名曰旦旦五日念腎色正黑名曰瀰瀰三日念臍○中太一色赤人名曰玉靈子三日念大腸正○白色名曰胴胴一作洞洞七日念小腸色正赤名曰契契九日念丹田色正赤中有赤人名曰藏精三日念玄丈方丈其中有人到住七日念金玉印乾燥完堅三日念玄英正黑潤澤有光三日念兩脾一作脛左右脾內各有一玉女衣絳帔襦青裙正立兩脛上三日念兩足下各有一人正白三日念為道竟矣不出靜室辭庶俗赴清虛先齋戒節飲食乃依道而思之

第二十七神仙

子審欲為道神仙不死當先去三蟲下伏尸三日百六十息食氣三十通一止九十通一休息日四為之常夜半鷄鳴時祝曰

東方青牙紫雲流霞飲食青牙服食朝華三咽之南方朱丹煥燿徘徊服食朱丹飲以丹池三咽之中央黃炁黃庭高仙服食黃炁飲之醴泉三咽之西方明石皓靈金質服食明石飲以金液三咽之北方玄滋玄珠潤滋服食玄滋飲以玉飴三咽之○如此三十日三蟲○皆死伏尸走去而三神正炁自安定伏尸不敢復還兆身中即神仙不死王字金名乘雲而上昇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退八 十八

太上老君中經卷下 退九

第二十八神仙

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時拊心祝曰

蒼林玄龜流水如何炎火周身一作身官安能知他道來歸已道來歸已因念肝色正青潤澤生光其上高危在左方次念膽色正青圜中黃外青潤澤清泫傍生拊心著肝肝覆其巔此道之始也念之既畢乃呼其神曰肉一本作皮子藍藍與己為友留為己使某欲得太一神丹服食之令某甲長生勿去某身常在紫房○宮中與道合同也因瞑目念日精青炁來下○著身入鼻孔中念肝色青炁與之合於目前來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思行青炁周徧一身中九十息止至乙日復存其神呼曰太一紫宮一作紫房素女與己為友留為己使某甲欲得太一華退九符服之至甲寅乙卯之日復存之

第二十九神仙

常以六丙之日禺中時拊心祝曰

朱雀丹液天海地河願求不死服食天和天和一作至和因瞑目念心色正赤如日在肺葉間乃

止念曰精赤黃炁來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九而止思行赤炁周徧一身中百八十息止呼其神曰李尚（李尚一作李常）曾子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其甲願求太一神丹如金汋可飲食者常在絳宮中與己合同至丁日復存其神呼曰天皇絳宮玉女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其甲欲得天皇長生之道至丙午丁巳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神仙

常以六戊之日鷄鳴時日酉黃昏時拊心祝○天道天道願得不老壽比中皇昇天常卑願延其命與道長久因瞑目念脾中黃炁來上至口中上念天精黃炁來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五而止思行黃炁周徧一身中百五十息止呼其神曰玄光玉女養子赤子眞人子丹服食元炁飲宴醴泉故言一身神有父母凡三人至己日復存之呼其神曰眞人黃庭玉女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其甲欲求眞人黃庭神仙之道至戊辰己未戊戌己丑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一神仙

常以六庚之日日晡時拊心祝曰

本子本子白雲卒起霧合萬里願雲來歸己常爲我使反復仙命終而復始因瞑目念肺色正白令白炁來上至口中念曰天精白炁來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思行白炁周徧一身中百四十息止呼其神曰先生澍澍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奉持華蓋金液玉英常在勿出侍我道君共合爲一身至辛日○復存其神曰光黃玉堂青腰玉女與己爲友留爲己使其甲欲得彭祖長生不死之藥服○之至庚申辛酉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二神仙

常以六壬之日夜半時拊心祝曰

願覩天鏡玄滋玉池還白使黑常爲嬰兒神來歸己五藏相隨因瞑目念兩腎閒白炁周行一身中十二徧翕然布散流行四肢乃復念兩腎魏隗狀如雙鯉魚右黑左赤俠脊而居炫燿光明相照一身中乃念青天太清元炁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一九而止思行太清白元炁周徧一身還藏丹田中呼其神曰司錄六丁玉女削去其死籍使其甲長生上爲眞人十二太一皆當言生至壬子癸亥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三神仙

所存念五臟神皆畢乃更念玄鼇玉英金液恒勿忘也更念玄鼇欲其潤澤而起行列也別念玉英其中有一人大面倒豎小童子服飾也存之欲令堅強長大自倍也念金液欲○令其乾燥而緩也如紫縠盛水銀也念此盡○徧而復存之法十二周精神處之朽炁自來百病去除壽命與天地期長生無極安知死時

第三十四神仙

食日之精可以長生緣茲上天上謁道君其法常以月一日二日五日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日初出時被髮向日瞑目念心中有一小童子衣絳衣文彩五色灼灼正赤兩手掌中亦正赤以兩手掌摩面下至心止十二反爲之念天日精正赤黃炁來下在

目前存入口中咽之一九以手摩送之拊心祝曰

景君元陽與我合德俱養絳宮中小童子須臾復念心下至丹田中止以手摩送之以日託心心得日精已乃神仙矣

第三十五神仙

食月之精以養腎根白髮復黑齒落更生已乃得神仙常以夜半時思腎間白炁周行一身中上至腦户下至足心自然之道易至難行常以月十五日向月祝曰

○月君子光與我合德養我丹田中小童子因○瞑目念月白黃精氣來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以手摩送之下至丹田之中丹田中氣正赤氣中有一人長九分小童子也衣朱衣故丹田中赤外黑左青右黃上白五色氣已俱但以其月託腎腎得月精乃得陛沉丹田中赤者太陽之精也心火之炁也其外黑者太陰之精也腎水之氣也其左青者少陽之精也肝木之氣也其右黃者中和之精也脾土之氣也其上白者如銀盤而照覆之者少陰之精也肺金之炁也其中有五人即五臟之太子也五行之精神也人須得丹田成乃為真人故生子仁者肝之精也禮容者心之精也義慧者肺之精也和樂者腎之精也忠信篤厚者脾之精也辯勇者膽之精也緩和者膽之炁衰也盲者肝之炁衰也懦者肺之炁衰也癲者心之氣衰也濡者腎之氣衰也不肖嗜聾者脾之氣衰也其五臟衰者皆自見於已也憂悲不樂則傷肝傷肝則目瞑頭白當思腎心以養之淫樂過度即傷

○腎傷腎則腰疼痛身沉重大小便朧血思肝○肝以養之恚怒則傷心傷心則病强吐血思肝脾以養之遭患憂難則傷肺傷肺則思脾腎以養之飲食絶飽酒醉過度則傷脾傷脾則思心肺以養之令其子母相養之即病愈疾除（求神仙之人惡傷五藏學士明照之）

第三十六神仙

食太極之精乃得長生常以六戊之日時加其辰（辰一作神）道士於室中冠帶北向再拜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暮夜卧上念北斗太極中央大明星精正黃炁來下在兆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五而止黃精炁塡滿太倉黃庭中下至丹田中乃念絳宮中有一赤人紫房宮中有五人太一君在其中老子仙人仲成子在左太和曲文子在右明堂宮中有玄光玉女左有黃裳子右有中黃真人俱宿衞真人子丹也乃復下念玉堂三公呼曰司録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令某甲長生炁定乃復念真人子丹在胃管中祝曰

○玄光玉女養我真人子丹服食元炁飲嘸醴○泉以北斗中極託脾脾得斗極之精乃為真人

第三十七神仙

肺為尚書肝為蘭臺心為太尉公左腎為司徒公右腎為司空公脾為皇后貴人夫人膽為天子大道君胃為太倉太子之府也吾之舍也大腸小腸為元梁使者下元氣為大鴻臚中元氣為八十一元士上元炁為高車使者通神於上皇故肺為玉堂宮心為絳宮朱

崔闕門腎為北極幽關玄武披門脾為明堂侍中省閤也胃為上海日月之所宿也臍為下海日月更相上下至胃中故太初者元炁之始也道也一也心上為天太始者為萬物之始也山川也地也為腎太素者人之始也精也脾也土也上亦有三宮兩目為絳宮兩耳為玉堂宮鼻口為明堂宮眉間為郊山能合三元炁以養其真人小童子則列然徹視矣

○老君曰萬道衆多但存一念子丹耳一道也

○在紫房宮中者膽也子丹者吾也吾者正己身也道畢此矣

第三十八神仙

道士錬水銀消沙液珠玉八石以作神丹服一刀圭飛昇天宮身常食氣乃得長生神仙存神食丹乃為真人真人得道上佐上皇治故真人以水土溟溟浩浩天地潰潰濛濛不知所存藏萬八千歲乃成天地人故真人以土作人呼吸飲食從騎伏使令土不得獨處人不得獨存故言黃土本人之先也真人去之上昇九天世人無道下入黃泉益土三升子了（一作無骨筋一本作肋）故九天丈人有言曰食於天者以身報天上為真人（神仙戲游）食於地者以身報地下為尸鬼食於人者以身報人骨毛棄捐兆欲為道勿食飛鳥天之所生殺之數數減子壽年人畜食之可以為廚宰六畜也避六丁神獸類也勿食丁卯兔也丁丑牛也丁亥猪也丁酉鷄也丁未羊也丁巳蛇也此大禁之六丁神之諱也衆炁服丹入室之時無食生物禁食五畜肉五畜肉者馬牛羊○猪狗也但得食鷄子魚耳禁食五辛臭惡自死之物慎勿食服丹尚可乘蹻禁之

第三十九神仙

道者吾也上上中極君也兆常以日出時日中時酉時夜半時（一云日中酉）上念太極中央太黃星其精氣來下在兆額上眉間止正赤黃白如日狀以意致之下入口中咽之令其氣下入絳宮紫房黃庭中咽之三五而止祝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某甲好道願得長生此吾之氣也吾從此氣生念之萬遍無止也令兆長生上為真人雲車下迎飛昇天宮上謁上帝南極老人元光之前

老君曰聖人銷珠賢人水玉銷珠水玉其道同法銷珠者服日之精左目日也水玉者食月之精右目月也被髮正偃卧瞑目常念兩目中黃精赤氣來下入口中咽之三九而止令人神明徹視八方食肺之精常念肺中白氣來上出至咽喉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令人神明身生光澤辟邪致神玉女侍之即長生辟百鬼矣常念身中小童子衣絳衣在心○中央中央即神明也時念心中有紫華蓋下有一人著赤幘大冠絳單衣銜箭引弩憤然而嗔即能辟兵役使鬼神矣

第四十神仙

常思頂中紫雲出如車蓋狀如火氣文彩五色上與天連以意極布之與天相牽下念胃中黃氣如橘忽長稍大身形如日念日下元氣赤人黃人道氣行布四肢登高入日中（登高一作登臺）上至絳宮紫房太一祝曰太一北極敬告諸神常令魂魄安寧無離某

甲身是謂自然無形者也

第四十一神仙

鬼箭十二可以辟兵常思心中十二芝莖上與肺連以意把之名曰鬼箭兆常行之五兵自辟凶惡自亡以擊四夷捐撝雷光但聞兵楯刀戟金銀天神皆助真也雷公擊鼓也太白揚光白帝持弩虫尤辟兵青龍守門武夷在庭螣蛇玄武主辟凶殃白兎擣藥蟾蜍在傍太一和劑彭祖先常服一刀圭面目生光身出毛羽上謁上皇此道也使諸神氣與子合同愼之勿解殆也

第四十二神仙

常以庚申之日申時被髮西南首申地偃卧縱體瞑目念肺正白潤澤光明中有芝草莖大如小指其中空而明下與心相連其中有青赤氣上下交通出心入肺之中念之至下晡時止肺者人之天也心者人之日也日氣上出如赤丹之精未甞有之時人須得此氣以生耳失此氣者則死矣名曰自然之道道通神靈矣

第四十三神仙

常念心中赤氣如日内青外黒三合成德以應道數師曰常以平旦念心中正赤如日日中有人著大冠赤幘衣絳單衣兆見之呼曰天皇太一君使某甲長生爲真人

第四十四神仙

還精絳宫之中法常以月一日十五日晦日以日初出時被髮東首向日卧以兩手摩兩乳間下至心九反而止柑心言曰神首神還絳宫無離已身神乎安居静處與已言語如此三乃止師曰每摩兩乳間者使氣上下通也拊摩其心存小童子此名虚無還精絳宫者月三日爲之也神仙之道也

第四十五神仙

元陽赤人太一也元陽道君中太一也元陽子丹巳吾身也元陽玄光玉女道之母也元陽皇人太一王也元陽丹田藏精宫也師曰元者氣也陽者日也當思心中有日日有赤人著赤幘大冠衣絳單衣次思膽中有太白明星三光耀而相照星上各有一人衣絳朱衣冠九德之冠道君在中央左有老子仲成子右有太和曲文子凡五人是一也次念脾上正黄中有日日中有三人道母玄光玉女在中央左有黄裳子右有中黄直次念胃管中有真人子丹坐珠玉之牀上黄金色雲氣爲帳玉女小童子侍之次念臍中太一衣五綵朱衣冠三絳之冠左青人右有白人前有赤人後有黒人次念丹田中有赤氣赤氣中有三人赤人在中央左有青人右有黄人赤氣繞之内青外黒上白中黄念此畢卧有所見神氣來語人也

第四十六神仙

常念脾中有黄氣升上至口中咽之三五而止即飽矣可以辟穀坐在立亡師曰常思脾中有日日中有黄金匱匱中有書封之以黄玉印印廣三寸字曰威喜精而思之則邪自出兆能見而讀之心開目明即時神仙矣

第四十七神仙

常思念胃中正白如凝脂中有黄氣塡滿太倉上至口中咽之即飽師曰胃者太倉也諸

神皆就太倉中飲食中黃金釜金甑王女小童主給使之故呼曰黃裳子致行廚矣

第四十八神仙

腎者元氣之根也常思腎間白氣上升至頭中下至足心十指之端周行一身中十二遍而止手足皆熱可以不飢不渴不寒令人不老白髮復黑兆常念行之

第四十九神仙

常以月朔望日思兩腎間白氣上項中下至足心神龜五彩爲甲文若總系上有玄光玉女二公相對坐前有太一後有玄冥司録司命共議死生人精念之三十息止呪曰司録君司命君六丁王女削去某死籍著上生文此當言長生神龜呼吸吐故納新恣意所爲白龜之神元氣布行四肢皆温人須得腎氣神龜呼吸乃生耳常以甲子日及壬子日存行之即長生矣

第五十神仙

常以甲午之日日中時被髮南首偃卧瞑目念臍下三寸丹田中黃其氣正赤大如手掌其外黑次其外青臍上有白氣覆之肺氣也左有青右有黃各大如手掌此三者肝氣脾氣肺氣師曰丹田中赤者太陽氣其外黑者太陰氣次外青者少陽氣三合成德三氣守之即長生矣

第五十一神仙

心爲虛腎爲元虛氣以清上爲天元氣以寧下爲地入於太淵故虛氣生爲呼元氣生爲噏心爲日腎爲月脾爲斗心氣下腎氣上合即爲一布行四肢不休息故心爲血腎爲氣合即流行名曰脉脉者魂魄人之容也魂魄以去主人寂寂故百脉盡即氣絶氣絶即死矣是以爲道者不可不存其神養其根益其氣兆汝努力努力將去矣眞人得道萬八千歲一會道士得道千歲一會故作中經以遺後世本上皇藏之金匱道人得千金勿傳出也

第五十二神仙

三元之日會合於巳亥三元者太一太陰宮氣是也三元俱起巳亥太一左行歲一辰害氣右行四孟歲行一孟太陰右行三歲一辰九年行方四九三十六年三元俱合於亥三合之歲水旱兵飢災害並起三合之歲陰陽隔并感天動地害氣流行晝行則傷穀中有人即疾疫中穀即飢貴兆汝居其間不能自生也可不努力勉時學道哉當期之世水旱蝗蟲五穀飢貴兵革並起人民疾疫道路不通負老提幼散流他方其父母妻子兄弟哀氣內發摧肝絶腸略爲奴婢不知縣鄉於期乃欲學道豈不晚哉豈不晚哉吾深戒子存神作丹早自防即遭亂世遠去深藏聖主明世道可照而行也故天地之會四十五歲一小貴九十歲一小飢一百八十歲一大貴三百六十歲一大飢五百歲賢者一小千歲聖人一小聚三千六百歲聖大會萬八千歲眞人一小出治三萬六千歲至極仙人一出治三百六十萬歲天地一大合元氣溟滓濛鴻元形人爲萬物不知東西南北人化爲禽獸禽獸化爲人眞人乃在元氣之上仙人乃在絶域无崖之際道人隱居可以貴重也

第五十三神仙

天都京兆合在句陳之左端號曰安德君主與天太一北君共筭計說諸神主人魂魄會於南極有録者延壽衆神共舉之無録者終矣司命絶云之人魂魄會於北極有功德於人天地萬物者子孫富貴壽考鮮明身得封侯復出爲人無德者有三一曰殘賊酷虐害逆天地四時二曰呪詛嫉妬淫泆慢易天地神靈三曰不孝不忠盜竊陰賊推埋殺人犯此三者子孫絶滅人生自有三命至聚婦嫁○女復定其一命移徙葬埋復定其一命得吉○身者壽考子孫富貴得凶者死子孫貧困屯汝居世間當何著于天地神可畏也故天置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五星主之六甲六丁諸神主行民間兆汝不知汝甚可畏之常復有邪鬼精魅至於家鬼不祥里社水土公司命門戶井竈清溷太陰水瀆皆能殺人者兆汝欲却邪辟鬼當被符次服神藥符者天地之信也藥者人之丹也益其氣力身輕堅强即邪氣官鬼不能中人也即成神仙矣鬼者神之使也鬼見天信即去矣人亦有之京兆舍中極鄉璇璣里夏里黃公字德皇正在臍中央太一是也 一名玉靈子衣五彩朱衣總閱黃神常以八月秋分之日案比計筭常先之一日後之一日正節之日凡三日入室勿出常以鷄鳴時思之平旦名說之至日禺中時止爲之三日被髮西北向偃卧縱體無令他人見之豫敕家中人無得有聲先齋戒沐浴至其日入靜室中安心自定先祝之曰曾孫小兆某甲好道願得長生今日秋分之日天○帝使者夏里黃公來下入吾身中案比總閱○諸神不得逋亡皆當來會從上三呼之比爲之日三呼之三日九呼之日中乃止即言曰司録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更著某長生神仙玉曆急急如律令即日有天帝无極君教自應曰諾下牀回向再拜謝天神一身道畢此矣

第五十四神仙

子欲知真人仙人何類仙人衣搽衣生毛羽真人無影衣五彩朱衣其居無常處東春南夏西秋北冬浮游名山崑崙蓬萊大郅九域之上時上謁上皇故真人得道八千萬歲乘珠玉雲氣之車駕无極之馬時乘六飛龍佐上皇治中仙之士中天而上乘雲往來歷越海江下仙之士法當尸解晦日朝會拜禮不得解息當爲神使道非有所異也但有尊卑之故耳故百歲之人黃頭髮三百歲之人兩權起三百歲之人萬物耳四百歲之人面縱理五百歲之人方瞳子六百歲之人貫助脟七百歲之人骨體填八百歲之人腸爲筋九○百歲之人延耳生千歲之人飛上天上謁上○皇太一爲仙真人重瞳子故能徹視八方食芝服丹即不老人萬八千歲更爲童子男八女七從此始

第五十五神仙

子欲制百邪百鬼及老精魅常持符利劒亭水竃上於中視其形影凡行出入卒逢非常恠物於日月光中視其形影皆可知也以丹書制百邪符置于竃水上邪鬼見之皆自然消去矣諸邪鬼魅龍蛇虎豹六畜狐狸魚鼈

鼉飛鳥麞鹿老木皆能爲精物犯人者符刻之斬之付河伯社令當召今日直符使六丁神守之宿衛左文字在八十一首玄圖六甲官四十九眞中亦有珠胎七機華蓋淸觀皆能制百邪此四符者惡穢人不可服也當彼服威喜巨勝在契右射太極太淸太玄陽章帑天包元氣太虛此太道也可常被服無所不防亦無禁忌也上制文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所願從心來自在心也不多言上封文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天一太一北千君日月陰陽君司命君司錄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唯司命司錄君削去死籍更著長生玉曆仙籍定爲眞人臣某即日除爲太一使者再拜受命上皇道君中黄門子再拜著契封符傳當淸潔先解過常以歲四時除日及八節之日以酒脯於東流水上解過南流亦可神仙玄圖曰玉曆五十五章姓名符信本在上皇金匱玉笈玉笥中封之力重兆得之愼勿妄傳子愼之勿受錢之得其人即傳之可得神仙吾時時自案行此二篇上下中經也吾常使司命敎鬼守汝勿妄增減吾文一字不具吾即知之兆汝愼之愼之如吾言符與下字以丹青之此吾之信也兆汝審欲神仙當先服還丹金液存神即時仙矣上爲眞人兆汝不服神丹金液當自苦耳爲寒溫風鬼所繫司命不救汝也道神無柰汝何兆爲道溫衣適食守虛无爲自然鬼亦不能救殺也年壽終竟自死矣何以言之以其不堅守神故也譬猶萬物之生非欲求死但自然老枯槁腐○死其人亦如此矣吾以喻汝努力求師吾敎八十一弟皆仙其十人布在民間遊遯穀仙吾越度秦項不出爲漢出合於黄世見吾大吉

太上老君中經卷下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上七滅罪集福經附 退十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淸靜爲本濁動爲末故陽淸陰濁陽動陰靜男淸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淸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淸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淸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淸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淸靜矣既常淸靜及會其道與眞道會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既無所得强名爲得爲化衆生開方便道

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者其在自心自心得道道不使得得是自得之道不名爲得故言實無所得

老君曰道不能得者爲見有心既見有心則

見有身既見其身則見萬物既見萬物則生
貪著既生貪著則生煩惱既生煩惱則生妄
想妄想既生觸情迷惑便歸濁海流浪生死
受地獄苦水與道隔人常清靜則自得道於
是而說偈曰

天尊妙用常眼前　舉體動心皆自然
息箇動心看動處　動處分明無際邊
邊際由來本性空　非觀心照得虛空
自悟因緣無自性　倏然直入紫微宮
宮中宮外光且明　萬法圓中一道平
清心清鏡皎無礙　無礙無心心自在
平等道平無有異　天堂地獄誰安置
神既內寂不虧盈　善惡若空何處生
只為凡夫生異見　強於地上起縱橫
縱橫遮莫千般苦　一一諦觀無宰主
諦觀無主本無宗　只箇因緣即會中
中間雖會常無會　放會无為任物通

若時有人知是經意行住坐卧若能志心念
誦深心受持則能滅除元量一切宿障諸惡
寃家皆得和合無受苦報邪魔外道道能降
伏告諸衆生欲度厄難各已清淨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太上老君說上七滅罪集福妙經

爾時

太上老君昔龍漢末劫在須彌山絕頂峯上
與天仙地仙飛仙神仙十方來衆集於頂上
宣說道法以善眼觀瞻南閻无極衆生家家
盡有瘟氣官府口舌破財失職人口死亡之
患尋時召北斗七真訊問天下萬姓盡遭其
事是時北斗七真乃整衣冠端簡向前瞻禮
三拜上奏

老君曰納臣之言萬民不信三寶背正信邪
十惡五逆不解回心向善逐月上七亦無燒
奏懺洗身心保安骨肉是時斗口使者每到
上七抄劄善惡上奏天曹減勊祿壽致令有
此禍害上奏

老君善哉善哉北斗七真善能奏對利益之
事衆生不知不覺豈懼災危北斗七真可先
爲十大滅罪消災興福助善天尊若善男子
善女人聞此上七妙經供養燒香對聖念誦
者能消開眼合口生身所造罪障業障即隨
聖號消滅一切所作之罪是時

老君即說名曰

貪狼天尊願我宅舍得安寧
巨門天尊願我父母保長生
禄存天尊願我榮業得稱情
文曲天尊願我閤門盡康健
廉貞天尊願我子孫保榮盛
武曲天尊願我衆惡永消滅
破軍天尊願我六畜保興生
輔弼天尊願我疾病得痊瘥
三台天尊願我財物不虛耗
華蓋天尊願我橫事永不起

道言凡俗無知上七真聖每月降在人間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上七善男善女不信香火此爲輕生迷本不愧人身天司奪禄減筭如此之人身謝之後漂諸六趣生禽獸中永失人身上七之日善男子善女人能修燒香進奏善達天曹世世身富聰明人中殊勝其有男子女人生身果薄貧窮縱知上七無力修奉可以酌水獻華望北斗稽首禮拜念北斗十大天尊及

本命真君名號者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厄蠲消獲福無量福壽增延保安家眷以今轉經功德先用裝嚴上界諸天十方大聖國王帝主師尊父母下爲今時轉經弟子一家大小各乞平安次及法界衆生俱離苦源齋登道果而作誦曰

於是七元君　大聖善通靈
濟度諸厄難　接出苦衆生
若有咨告者　持誦保安寧
盡憑生百福　皆由奉此經

道言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
老君還於玉京是時
老君重告北斗七真曰可以宣揚正教濟度衆生福利無邊同霑上善若善男子善女人一生恭敬轉念此經信受三十年者天曹有字地府除名禄盡壽終不居幽界一逕昇天十王案上永絕姓名是時
北斗七星成道真人再拜
老君流傳在世廣行傳度勿云非人誠慎之焉

太上老君說上七滅罪集福妙經

進鬻子表　　顛一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綸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己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序敘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鬻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敘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亘風稽太上之至和與帝王之炯誡股肱諒直獻替无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華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揖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逄行珪上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與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

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怪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鬻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爲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爲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眞德之要守沖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爲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妄爲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僞不留視於眞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譎也

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眞實必存之於信也

而不能必見信

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

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爲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
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也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
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
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
○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諭矣
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
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
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
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紛政教之端
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爲而不有行而
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
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
爲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
師問道以政術之門曰
敢問人有大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
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卽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文王欲然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
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爲惡惡去於身也豈
但墨面髡髮是爲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
四凶就戮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
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爲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爲政以德必貴於道爲化國之福焉當
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
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
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諭
近爲之勸也
○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
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衆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
人皆效力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
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
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
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寅運兩儀鼓動萬
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

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
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爲必屬賢能以任
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
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
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爲君
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黄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
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齊明道大不淪可以崇遠也
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
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爲萬代之始後
之不能加也夫黄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
史官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杵臼以利萬姓作
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興封禪顓頊平九
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鞀
鞞鐘鼓莞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
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爲司空以平水土棄
爲后稷以播百穀卨爲司徒以教百姓臯
陶爲士師以理獄訟垂爲共工以典衆作
○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爲秩宗以典三
禮夔爲樂政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
土乗四載鑿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
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比爲盛
故百代不易爲福爲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
爲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爲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
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
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
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
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
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
必博廣以取也
故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
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
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
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爲時須王者必任

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常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貴眞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人主總羣諜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

故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下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爲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爲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土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爲侯之職在卿相也

○鬻子卷上

鬻子卷下

華州鄭縣尉逄行珪註　顛二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稗益政禮故稱之以爲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

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

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爲善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爲惡於上則百姓爲惡而不悛者是昏惑

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貞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爲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捨晝夜領領肆惡曾無休息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必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爲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蒙哉而愚迹見於辭說也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愚者豈自以爲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

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爲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爲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

黄帝正妃曰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黄帝

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在位百年顓項自幼年以翼佐黄帝也

二十而治天下

升爲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黄帝之道而行之

因修黄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

學黄帝之道而常之

化迹不及所以效也效其通道而常用之

昔者帝嚳

黄帝正妃生玄嚣玄嚣之子生帝嚳德曰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

年十五而佐帝顓項三十而治天下

佐顓項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爲帝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黄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黄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教所爲效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諧元始任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爲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黄帝玄孫祖顓頊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
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旣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寗得筬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俟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入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蜿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爲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敵弱諸故得天下咸乂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
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爲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斥救之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簨簴也
而置鞀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
爲銘於簨簴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動合於道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爲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憂者聲悲磬聲消爆而近於悲故憂而擊磬也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
訟獄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之此以
上並刻銘於箕簴之文也
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
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之
急也
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閑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
昭然人保其福旣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
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輿之
主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
謀之力也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爲尚寬重道修政作
教以至誠乎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
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
虞百姓淳和盜賊屛息故人知所安也
而知所避
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則由其門無違
政教下民爲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
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
不作爲福之道此之謂歟
上下相親謂之和
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

和矣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
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
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
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
桀保南巢夏禹之別導山川置立州國故
得天下免於暴亂百姓宅其所居仁遠乎
哉斯至仁也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也苟
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凡萬物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爲器而違其用豈得其器
哉
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爲必以其器
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其器於利遠矣
豈有成哉

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割必行仁與信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西伯以敬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爲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斂其動也闢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爲政焉
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爲政以正之

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

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

人化而爲善
萬物之中人其爲貴化而爲善理亦天常也

歐化而爲惡
禀氣以生不有知飾非人之類豈不惡哉

人而不善者謂之歐
人化而爲善是曰天常今爲不善者與彼飛虛蹠實亦何以異矣

有天然後有地
天在於上地在於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萬物區別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於上也

有教然後有道
教迹既彰約之以道苟乖其道物無以安

有道然後有理
事名各立而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既彰以統之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

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
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爲數也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
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或合於次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而於故處紀猶會者也

四者皆陳以爲數治
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爲政之道當法則也

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爲之天周衛

始化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慎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適典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誡勸之道可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爲政先故紀之爲篇目矣

昔者

此昔者往日之辭也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叔周公母弟也衞三監之地殷人數叛故使賢母弟王也

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

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

無有無罪而見誅

罰而不明雖刑不禁言罰不施於有罪也

無有有功而不賞

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於有功也

戒之封

重稱戒者所以示於殷勤封康叔名也

誅賞之慎焉

賞之重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僭懼及於淫誅濫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鬻子卷下

公孫龍子卷上

趙人公孫龍著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

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

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雖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雖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感應矣夫是仲○

○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博通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失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鬭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未至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鬭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鬭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

○也且王辱不敢鬭者必榮敢鬭者也榮敢鬭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陪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仕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貞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為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竊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親踈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踈以待人則海內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踈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辭）○（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懷乘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變已則附之君之踈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踈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

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為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踈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踈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務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强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實難也）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黃馬為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强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

為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踈夷狄則夷狄叛矣勸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矣內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為白是離有馬不離賓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爲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像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靜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皆踈則踈者叛矣踈有離叛則親

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疏而無疏雖不取於親疏亦不捨於親疏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公孫龍子卷上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爲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

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强以物爲指者未可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

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

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旣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安相指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

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齊無無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

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役物各自爲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

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

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

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

之適也有不爲指謂物也無不爲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

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也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

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人也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

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

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

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爲非指乎誰謂指爲指乎

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爲非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

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

反覆相推則指自爲無指何能與物爲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爲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如白與馬爲二物不可合一以爲二

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為右亦不可合二以為左明二以無為一之道也
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
不可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以為二明一無為二之道也
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
左右異位故可謂二
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
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
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一而變為異類如雞化為鵬也變其性存亡無定稱相不居皆是一物化為他物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
曰變隻
雞鵬二物隻以變為二矣何謂不得一變為二乎
曰右
雞化為鷂一物化為一物如右移於左終是向者之右
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
右移於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安可謂之變乎
明二可一而一可二也
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
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故二物不可為一明矣
牛合羊非雞
變為他物如左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右亦非牛非羊又非雞也
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
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為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與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
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
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為羊又謂羊為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為也
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
馬舉牛羊若比之雞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為馬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從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上云羊合牛今曰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移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為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
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
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變於一物不相盈故又責以他物為辯也夫青不與白為青而白不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曰相鄰不害其方也
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
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糅雜故不害其方也
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
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辯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
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
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
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
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令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

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殊謂之白而為青所柒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白明俗謂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揄中正也碧其雞也其與暴乎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為類暴之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攻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資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為而業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離外叛正道喪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表也

公孫龍子卷中

公孫龍子卷下

趙人公孫龍著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自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名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著色也寄一色則眾色可知天下無有眾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石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獨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眾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著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雜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白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亂孔穿對辭於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為篇辯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宜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定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於與石同體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所取於白矣言必賴於

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若相因乃一體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爲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有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不相離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爲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

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故不能白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爲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

果謂果夫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果夫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待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爲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意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詎也故曰而見離

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手無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爲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斷主焉而但因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閑足操而手步又叅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離也各各趣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實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實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既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

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

取材以修廊廟朝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

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

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入甚兵職廉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

出其所位非位

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借於上或盛於下皆非其位

位其所位焉正也

取材之與剌器莅事之與實刑有尊卑神亦異數合靜其信而不僭濫故謂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

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

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者○

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

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

謂者數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行也

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

施命不當於此故此命不得行

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

教命不當而自以爲當者彌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勢其命矣以不當也総物之不應命而勢位以成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亂之矣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

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

故彼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於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辯以數王道之至大者也○

○夫王道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失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顛三　　十六

尹文子序

山陽仲長氏撰定　顛四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顛四　　一

尹文子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問切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吉弔切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

顛四　　二

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奥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巾切)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之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踈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踈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虛到切)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閒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音捨)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閒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丁浪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口浪切)之行求名而已故明

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工倕音垂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扶問切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蒲眠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求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慴質涉切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愚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支義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力僞切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也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音疎己親疎係乎勢利不係

手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寔衆仁賢寔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内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鬭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音悅)人之謂已能用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

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黄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黄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音儛)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普故切)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市專切)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

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飜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烏宏切)公子○自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上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以證切)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失照切)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牛據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

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

○聞已之美也善能揚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則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已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

○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一計切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博音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

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

○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其敵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

鄒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踈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爲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也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爲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爲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爲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爲貧賤者人君不可不爲萬民不爲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卷下

子華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闓爽善持論不肯茍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諸侯孔子遇諸郯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纁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茍於售唯孔子然

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醻答卒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之一

晉　人　程　本　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斡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龠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

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欲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絶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僞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殽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鑪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

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懿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君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鄭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鄭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關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渝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汩陸有羆罝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鄭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鄭子而違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然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卷之一

子華子卷之二

晉　人　程　本　著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疑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斂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䖃息以相薄也尨洪盧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

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怨以謠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蒙也是縱櫂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摇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顏五 八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授辭曰主君之民其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薪縲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既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其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幣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冑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顏五 九 昔者吾友自鄭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强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内先君有禮所以覛賓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隷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徃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其亭之口北宮子曰奈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者也王不

得已乃釋施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爲人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寘也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冬塞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及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東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爲於所甘士爲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貍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先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而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甽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子華子卷之二

子華子卷之三 四同卷

晉　人　程　本　著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顒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怓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

謳謳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顧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爲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鬻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羅糾之妻尸糾於朝莊叔（或作）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督父并忽（或作思）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矣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火道之世上下烔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戴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衞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衞君國人害其發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衞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誣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已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

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無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冦賊之冦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冦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竇發鎬鐍其盜之細也夫

子華子卷之三

子華子卷之四

晉人程本著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㳂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消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之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伉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榦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賓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鴆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賓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刲其事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患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

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憖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顛其宗主君之所不刋則繄此三臣之助令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鴂恐焉畏粮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末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剌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令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

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柷圉日以拊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胥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慆心也造爲訶諠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晃旒清晨位宁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戇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目以深其固知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瀹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黒白涸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絶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圜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子華子卷之五 六同卷 頡七

晉　人　程　本　著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藴神明之所固護而祕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楩枏之可以大斵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顔嶇峿之區抉別之掎摭之剥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蜃虺蜴之變雷霆崩隊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騭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胷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宰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偪側瓯甓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

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册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眯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惛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瞑有所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嚚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他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閙市惟利是視憸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還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餕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强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蔽忮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禄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虛愒而恫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駁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觽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作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纚纚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隷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

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畢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子華子卷之六

晉　人　程　本　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皆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為之䟽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跡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婞婀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為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耒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䟽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盩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閫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

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嫉婀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廄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閭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臠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濇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産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柰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閭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塈部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畡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囿隸以

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徽吾子嬰無所之閒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卷之六

子華子卷之七（八卷同） 顛八

晉 人 程 本 著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旣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嬴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揫斂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執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阬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并交中不渝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惘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怳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宮或作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平故也愜濇濛澒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閡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崛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惛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

故華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喑惴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庳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革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三百有六十閱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爲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内也内之所感赭蒼互色東西貿區而眛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爲宗也偏覆包涵天之所以爲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爲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爲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爲慈如是爲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膺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所以相運也細之細思(或作絲)由是以相屬也姓伷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妯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卷之七

子華子卷之八

晉　人　程　本　著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眞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紘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絪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眞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眕細淪於無閒付畀稟受而不加負醻酢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前也攝足跫行去而違之玄瞠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慕急以取裼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裼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硜訇而不屈蹙而不能仰也其神閼踈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裼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婞婀脂韋以取裼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訥以取裼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宜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令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衣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貢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貨寶矣敢問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搕績拱揲犹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以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道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温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怛乎化則涸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涸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薆薆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榦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眞深居靜處不爲物攖動息出入而與神氣倶寬魄守戒謹窒其兊專一不分眞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泏泏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砰訇淙射湛於所閡而響易矣洄洑淑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愼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胃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子華子卷之八

晉　人　程　本　著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發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黄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宇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犓爾彼其視醴液甘露也畎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蔬爾彼其視玉石瓌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輿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躐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悦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奮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畎澮之寫也畦圃之蔬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望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之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為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為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為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為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徧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

中之陰若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䰟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䰟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䰟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釋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惛則伏䰟拘則沉

魄散則耗心忮則惑志𢣷則陷意營則罔思迯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知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之道若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為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䰟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熯之土以

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汩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大和之俗無得於養而為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

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卷之九

子華子卷之十

晉　人　程　本　著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變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内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瞑瞑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水年黄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衰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繈負盲秃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痾夏霜冬雷緣盩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滋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脱緩之則澂焉以逝非捉圜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璧者毀裂而王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豭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胃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

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猳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襌緇也以襌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笴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立槁嫭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稔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捂懷抱其一縈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霔雞喑於塒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昳也蒼蒼踙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兊兊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溉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皺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芳從風以揚龍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爾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東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蹊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芩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迯而親雖鈌而成疊裂壞斷不吾閒也而今而後吾之神奕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覿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

璞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幷於温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眞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强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其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寵寄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偷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涴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勖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子華子卷之十

鶡冠子序

韓子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愼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鶡冠子卷上

陸佃 解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學德持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於己者二曰什己十於己者三曰若己與己等也四曰廝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敎者地事也治若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爲而尊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爲行若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咄則徒隸之人至矣則一作者一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也樂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名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英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无財也故貧所有若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爲決德有據以德爲驗人主不闇要故耑一作常與運堯而無以無以下一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擁雖矜兄之類是已格正也凡此以不闇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卧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矣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實方是之時俯而循俗仰以阿時若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燕鴈雖有兄弟行列之儀而以入文檢之野心多矣又況無素爲之性者奈何同之乎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鴃舌若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刼死喪故難刼也嗜利而不爲非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盡充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克己就義盡充此而已夫義御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爲知造意造意微矣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爲道以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同戚也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夸乎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乘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

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不已若也夫華如此而義不能繩墨若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雖之道浮沉濁世盤歟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譽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物以為定情也凡此所為亂群為耳姑以遠害而已豈真同也哉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召蘇四時檢也有明法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蓋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斷之謂調五聲故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也道無首尾而欲從迹其所為譬如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顏子恍然不能定也又況賜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畫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若似有芴者似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竊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揚墨之屬絕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屠龍之技刻楮之巧雖窮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渝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豈可閑之嫉妒之人不得著明常置卑晦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為辰月宿其列言宿其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箕之名服箕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復相尋如轉轆引繩豈有終窮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用或作爾不縵縵縵縵漫滅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忒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四氣為政政法四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挾為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九文循理以省官眾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鬲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為物天之所以異乎萬物皆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怙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此弼之所以不可救藥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絕雖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者也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酒亦或作借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待物也領或作頓氣時也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閒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剸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

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哉若未之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趎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真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皇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備矣臣不虛貴階級列等之爵無虛授也尊卑名號言卑尊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入使治之歷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煥如此毛詩傳曰孫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階級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授與天人叅相結連天人一貫不可解也鈎攷之具不備故也鈎攷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夫馬之性固真矣然其智至於莵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窮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齊可也下之所逜逜之言千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騶雞之喻戒在而疾捺也間釁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

之哉天節見上於此具論人情故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跡所不至更若誕設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無極故曰天之則也差謬一間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終不可合者其弊由此也乎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頃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于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離而無間雖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如在上也淮南子曰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隱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筭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綿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無錦杠而揔輻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倡萬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爾雅曰素錦韜杠未見不得其諦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爲負設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

弊徒文具耳而至於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是以起僞將以稽治也適足以招亂也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冥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作爲之也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踐言之行雖在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妄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似言捐物任勢者天也萬物盡無因任而已捐物任勢捐或作損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天爲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爲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夫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制曲爲之制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舉善不以窅窅不以潛晦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露而後發之拾作捨成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龍磨不用賜物雖詘有不効者矣言慶賞者勸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抵礪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玉帛雖卒有不効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在

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屋溺知之在下船溺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也所謂無障者四通六闢豈疑八極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撫八極之外而里之前耳不能聞墻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政恃道而不恃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夫道明者雲霧不能礙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蟬栖在蚊睫而視之若嵩華之阿戰於蝸角而聽之若齊鞮之鬧夫孰能否之見遺不撥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未之聞也之況信情脩一作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隊不勝任也不畏天禍人殃死地隨之而將以脩生此如真粒之蟻欲以冠山何足以堪其任也為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明也以為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為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民之所未眾聖人不強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一作伐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豈後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

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孩而始誰失之本故爭於末魚亡江湖而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郢有天下天有分於時秦天早寒楚天早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僭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之物為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一作用無功多夫文貫三為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言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以水火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中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中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為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入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不能照者所謂離朱索之而不得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密移而真體常住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挈之自知慧出慧出一作惠之使玉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滑也璞玉不毀孰為環玦玦半環也擅論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地黍宜上地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仞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雖殊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師之席哉列子曰仞而有之皆惑也形畜元作蓄一本作蓋而亂益者勢

不相牧一作牧也形無以牧爭勢勢無以牧爭形故其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誅數不息者豈保其身之存亡哉此萬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時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爭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若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數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溺深其辭益婉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為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闢矣於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已而則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或作雜於名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

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為神神之在器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鄘詩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干旄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所用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彼我玄同盛德之王）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眛此以為黃帝肌色斯黧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强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

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矣）命者挈己之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卓萊而挈之淳業之上若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絕）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頻其里一也而醜人獻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祗益困窮此猶枕卧芻狗而更以遺魘豈易恒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已無）者也（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已）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匿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數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踹（一作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南華曰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衰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或作共）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作同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杜（夫杜元作天杜或作天杜）不剋則不成霧（或作霧氣剋之為言猶曰違也此言亡國之杜屋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杜不屋而壞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杜與霧者杜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及此積往生跂或作政工或作王以爲師跂跂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跋故積往生跂工以爲師揚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此言藥之迹起而醫生爲蓋天下之弊多緣故述而生故大盜貸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爲知曾史不爲桀跖之嚆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爲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鍾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人共之與天一作人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希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纖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秘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本剽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閉藏之義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爲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脩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爲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既任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難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繫露曰一中爲忠二之則爲患鄉曲慕義邦國於慕斯可知矣化坐自端羊內不慕蟻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已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無二上也莫不受命不可爲名故謂之神妙萬物而爲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作或契此道者豈有差哉匈乖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但惑姑以天下大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變也以我爲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身老一作考世以教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寬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絶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皆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爲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鏄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者司火妙者督絕剝者抱闕削者守圍罪瘠跛跡以實奇上大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如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

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為公背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以操為驗所謂通從者是也）然后有以（一本无然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袢（或作伴亦或作袢）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送）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困往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此又具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本作姧）（一本作孥）近塞遠閑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因成者變之所以不倦）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幺麼（幺麼一作幼歷麼細人俊雄之反）（幺）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立白蔘一本作七一日藻藻一作蔡）明起（白蔘於下明起於上蔘忘蔡也）氣榮相宰

（君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相備也）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貧意生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難同而殊知時日）（時君元作時日）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離流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臺臺之勁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或作愛）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也）厚（士知勿士行枚之士）引而化之○

○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倚上之威作人寒煥）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作式）愽道（先王一作先生）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惰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句）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厲不擊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合）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

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爲之禁使勿爲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令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充爲驕已滿爲溢不賢則不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爲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

○身之患樂須史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鄰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劫以辭卻之却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國被伸或作神創曰伸浸大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剸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長鄰過謀徙計易濫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爲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已少人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令大國之君不聞一作問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誂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龎子曰

○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嚖一本作遂○意爲摸嚖讀爲嘒彼小星之嘒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令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已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已之身乎夫百已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妙悉備據令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已者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於泯沒無聞者不能役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誑一作詐或作拒世迺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然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曰北后知命亡殺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龎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媿居旻旻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盡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草則闕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涽涽傳忞忞者莫如書涽涽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

○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或作孟陽○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桀雄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上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龎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閒或作間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鶡冠子卷上

鶡冠子卷中　顆十一

陸佃解

度萬第八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柰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法猛刑頗則神濕（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爲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辯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一無神字）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膞膞之土之謂地也（時形埒也）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勤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雜比爲謀）聲者其事也（布散爲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雜比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屎神不病濕則生理循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隱）專己（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爲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一本亢訣一本字或作鞭鞭知或作鞭如）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繞漸首末而已失中道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懷於實實）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謚（人之所有不能謚之）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逮其徐而誅不至也）相史於既而不盡其愛（史使也從者言不盡己之愛而責人之盡）相區於成而不索（或作營）其實（區驅也從者言不謂己之忠而至人之哉）虛名相高精白爲黑（沽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爲墨墨亦黑也詩曰狐繹而蒼墨以爲明）動靜紐轉（與物轉旋如紐使之）神絕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群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并此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爭就之）開門逃福（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菑（或作萬亦或作菑）害並雜人孰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聽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執能以褊材爲褒德（或作褒隱）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立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治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杜矣）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作無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著守於分域之內）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敗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令不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脊（或作冒）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以成法則）士（或作土）以爲繩（以爲繩墨）列（或作剸）時第氣

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騏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麟騏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騏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駮）其（或無其字）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二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六六六其律之○○六也一歲之式積旬三十有六）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蜕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非氣而氣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反太清（太清天也）下及泰寧（泰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蕭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或作去）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字）遠乎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韻十一）少莫不從微始（四）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爲名）從是往（或作生）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惠正在多欲此語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放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興矣昔有鬼谷著書以爲馳說諸侯陽閒陰閒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捭闔之然至於無好若蓋不得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橫之家欲以售術而鶡冠言道末流乃至於此不已早乎）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己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撟）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常如此）拔（或作數）陰陽移寒暑（其體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是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或作咸）全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官治者師陰陽（陰陽王事之本）應將然（神化者於未有故升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韻十二）事功順道（備而事功以順道）（五仲）名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拓）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精牧神（苟急教也牧驥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普遍於是又備官焉）教苦利遠（教雖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法擾擾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去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識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鶡）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萬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荅歸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無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等凫鵠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絕如此）世

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凡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爲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魄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爲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陵掩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伐○而不干或作于彼闕此代而無從必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知奈何託人之懸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星其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爲衆父或作文爲衆父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韻十一先或爲光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周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爲天下貞者也龐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汩或作流徧照周泊無外也徧照無裏也

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往而不反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蚤識逢臼或作逢曰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或作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局或作不可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局哉累足路也植立也局曲也辯於人情究物或作萬物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爲言量也廢置不殆或作佁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蠡迪檢押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躝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爲人道以爲己要於言語直言○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爲己襢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己怨喜怒不增喜不過予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脩韻十二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七天曲若五家爲伍五鄉爲縣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句長用句之類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令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已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

里爲扁扁當爲甸後皆放此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或皆作循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爲爲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伍人有勿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爲首其家爲貳貳猶副也若令從坐扁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

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矣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實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緣或作縠或作繆政緣急也其誅柱國滅門殘族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楚之柱國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上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釋軫○或作斬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亥元地起始於子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授人時貫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挈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時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驚蟄芒種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用提扁十日報鄉用旬鄉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月郡四十五日報柱國用氣柱國六十日以聞

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郡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陷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不增之使溢綰大或作夭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之為言小也天子申或作甲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逜下蔽上使者變言貸衰借與尊益區守則其弊至於逜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疑取次或作敢吹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逜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織三則或作典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故生之死者不怨非故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或作各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不能改也創或為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或作諭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儕長則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憂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作同和弔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僤謀或作諜足以相止僤探道亡諜間諜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畫戰則足以相配或作醌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適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滅德之則故為之不朽或作抹又或作抹之國定位牢或作罕祭或作然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壹曰或作口增規不圜盍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盍非特使人信之雖貨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譬諸身手增之則貸割之則虧夫以効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惟此可持字唯此可將効猶示也

(誠也如大功業之効言以示子孫之未爲立而可持行而可辨惟此而已)將者養吉釋(或作澤)者不祥擇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牷)正以齋明(齋或作天或作文不草謂之犧不昧明之明齋明者盡祭祀之正也犧牷則)(以爲剝而已禮曰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如此則由壇而上可知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祭祀不毀所謂祀以家王)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或作諸侯)(爲之信符藏之宗廟而又以其重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句)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還捐(或作指)私去毒(或作也捐已之私去人之毒)鉤(此字上有每字一本鈎作內)於內哲(或作悊足以及之智)固於所守(仁足以守之)○更始逾新(周而更始久而愈新)上元爲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魯躋僖公失是矣)具(或作其)招士(疑)此先結之後入弗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知紀極之極)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韻十一)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十二)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以殺止殺)從中制外之教也(教或爲數)後世(或作世後)成至孫一靈(靈或作虛)羽理(或作理虛羽理或作虛村理)符日循(或作脩)功弗敢(或無敢字)敗(智者雖工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守

內拙弗敢廢(愚者雖拙弗敢廢也)樓剬與早(蘇本作樓剬與早廷)(早或爲早)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錮(或作錮)不駁(疑)后得入廟惑(或作惑)爽(或作剬)不嗣(或作副)謂之焚(或作婪生大甚多其和焚矣列子焦然肌色皯黣皆然五情爽惑)祖命冒世(日冒忝也世世德之世如)禮嗣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引於朝)(弗內弗內於廟奉常禮官也典宗廟之儀有丞景帝更曰太常)靈不食祀(其鬼不得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家王越而祭之則將獲罪於天皇神肆郊不享皇神旻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入君爽惑不嗣其罪如上所云則繼其後者據舊鑒新豈敢輒異哉)民心不徙與天合則(句)萬年○一范(范如荀子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猒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蹟)而莫敢効增(或作贈)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輒增亦不敢免法言曰被我純績帶我金扉此之謂也)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或作尚)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者也蓋至人神矣出是而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皇內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枋柄也)世世

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或作禮)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女)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士李官也太古無法而治不立士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尚何識其咎也哉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粟方是之時至德衰矣)(十二)未聞不與道德究(究字下或有謂字)(韻十一)而能以爲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類猶聚也)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履李如李悝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母子且(或作其)未易領(或作頃言父母子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疇合四海以爲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丘第之業(第里第也)域(或作或)不出著(著土著也)居不連垝(毀壞日垝)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夷貉或作第却)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有可字一本情作成)乎(此言丘里之閒其業之異如此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鶡冠子曰虎(或作唐)狼殺(或作救)人(下或作)烏蒼從上螾蛾(一作

蝡蟻從下聚之烏烏烏也蒼蒼蛇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爲一家無不可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聞也禮云出入三積列或作削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無耳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王下或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閭也龐子曰果必信

○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

○地跼跼或作踽奚足以疑跼跼狹貌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之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奥也此言聖人燭理有以窺之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或作爲天地相蔽蔽天地而不恥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毋縮而修身伸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萬八千歲也故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又曰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得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辨孰何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忘弓未能忘楚孔子曰惜哉其未大也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皆故曰調之泰鴻之氣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敎於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生天生地傳謂之道得道之常不妄曰常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郄始窮初郄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盖處太易太素之間故曰郄始窮初得齊之所

○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而南與萬物相見九皇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一泰一者無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爲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蓋九皇之長也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內直者與天爲徒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埏和土也刻鏤未萌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夫豈物刻而離之離文或作父將或作特然者也離華離也天道造始而地事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體起用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故先建立君臣之義所陳四則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得天之解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傳謂之得道之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方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他皆放此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照以三光牧或作收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致以南北南北謂日齊以晦望晦望謂月受以明歷或作曆歷謂日月星辰盖四則至矣而其道無乎不在在此爲此在彼爲彼故八風得以散六合得以揆四時得以事八極得以寫三光得以照五音得以調六律得以正刑德得以牧度數得以分五色得以表二氣得以交南北得以致晦望得以齊明歷得以受○然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不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中齊以晦望之義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其損盈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不干位之稽也此中受以明歷之義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義見下文則萬物莫不矣或作以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方其投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鴻傾傾未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

端端王王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錄錄之反勿或作物損勿益幼
少隨足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老以從師俗仰以從於師俯以從於俗
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
譬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矣神聖踐承
翼之位承翼之位盡天位也前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與神皇合
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以至無或作
天極兩治或作祭四致兩治上下察也四致沓過四方也間以
止或作上息隨緣赴感無所不周如上所罔可謂至矣然而動息則靜語息則嘿
豈常雖比寂然之地哉歸時離氣以成萬業離附也取譬言之借
如五精之帝其道各過五方而太昊司春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也一○
○來一往視衡伍仰彼來此往而伍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
君綏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或曰衡如權衡之衡
衡之伍仰應物而巳何所容其心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
無繩渾沌不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握六律塞師
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含其樸矣大象
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此明渾沌之不
可判也蓋偽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搏戰百族為之不寧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
燐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或為祖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
和以載其形而還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素次以
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

玄德不成所謂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上聖者與天地
接句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結
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
右前後靜侍或無侍字中央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開原
流洋洋若今海之有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或作鴻鵠繩繩
傾傾側貌繩繩正貌內持韻十一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十六行以理
埶或作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聯之使同統之使一立為
明官五范五范五音也義見下文四以類相從昧
玄生色春夏之華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
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立止焉止猶植也故調以○
○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
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臧焉故
調以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巳非謂分配東方也下
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北極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座
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為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
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舉載神明華天
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華析揚也本出黃鍾所
始為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
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
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

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
土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
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
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溫金清之類和其味和其五行之味水鹹火苦
之類聽其聲火焦金殺之類正其形木圓土方之類迭往觀今
或作令故業可循韻十二或作修也天下一致來不異古往不異今却而觀之十七
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師未殺敕而兵可迭也蓋前却日迭首尾易面或作
向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焉何可易也地理離經天之首尾易向則地
理亦失其經奪愛令亂奪其所欲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理離於下則人其
有不亂者乎上滅天文理不可知天文滅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日○
○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或作夫從或作徒文或作父理者相
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
對質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眾者我而眾之
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請盍之請蓋眾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
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末通列子曰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焉知父子
不為射狼故聖人立天為父建地為母范或作危者
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使一人也氾
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被其和此言聖
人蓋知一期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氾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也非務使之必同

故曰一人之情爲人之情是也千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形而有味同和者仁也與道同和相容或作密者義也與道相容者義也蓋不道則義不能容不義則道不能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召也能同或作因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雖有而眞空內之蓋所謂眞空者無不礙有故也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爲神明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地受時或作得以爲萬物原者也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或無詳理二字作牟惡深契於理○惡離制命之柄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欽散華精以慰地責或作賁天者也○此言神聖契理而有以制命則蠶粉萬物而不爲戾雖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毀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唱佛爲祖者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如上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錄第十一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無所出入爲定以爲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促物取稽爲天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壹如驗求視八鴻若紫帶說者以爲八鴻八方之名鴻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圍歟地有九州

此即鄒子所謂九州蓋非禹別者也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造至矣故上篇云九皇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當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爲其曰末者言順下凡而請也見不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變見其事之界而已更當要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覆悠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精或作清微者天地之始或作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若蓋將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者也不或無不字見形纔而天下歸美焉纔內也名尸神明若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者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德而遊乎萬物之上則豈爲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無氣萬物乘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合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訾無譽一龍一蛇者也以究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秉於道德以救其聖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未嘗不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是在我者也此紂之矯誣上帝而無益於亂故下文云故致治之自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

庳者庳此言治之汙隆顧我所以招之如何未有圍於嘗妥之畢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也如押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而不下此未離已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他名文理明別神聖之齊也齊如齊量之齊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智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擬之者象也議之者說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數不即不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蓋至高之所適者及下隱顯豈相離哉神聖之教也天一位地一位聖人參於兩間以齊齊之而以彼鑒此以此教彼則天下之理得矣然後萬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動登謂火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於上地域於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命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圍乎天地之外故知能知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無動字之拔陰陽務

寒暑斂或作數明焉故能制斷之斂或為數精神者物之責大者也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內聖者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者乃其緒餘土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欲爲神欲養氣欲專故其辭如此擢者秀拔之辭幽則不淺簡或作闇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無爲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豫暇豫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万要之極也要其會歸至於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期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師或無師字爲君而學爲臣教者爲君學者爲臣上賢爲天子次賢爲三公高爲諸侯高者以爲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爲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堯授舜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胷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然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於胷中則事豈有不成物豈有不判哉闔闢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疑天下以爲自然百姓謂我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性無爲無形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南華曰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

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紘者取譬於冠而錮結云者以明無危墮之患也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所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於山川鳥獸草木裕如也影則隨形響則或作明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隨而應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爲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輔相導陰陽終始四時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經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或作諸都或作鄙理焉都之爲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此言人保聖人故陰陽失和詔而請之使總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於此此庚桑楚所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故下文云故神靈威明上變光老聃所謂上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所謂中墮四時之施煞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微下在地老聃所謂下爍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其効如上所謂亦已見矣雖然豈遂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也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然之必也無可無不可者天道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於天收之於地不肯出於地也在若陰陽或無陽字者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或無焉字若陰者以法義杜爍若陽若以法義杜濕度萬云神濕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無人字存則治亡

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文知先靈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鶡冠子卷中

鶡冠子卷下　　顛十三

陸　佃　解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効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著焉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蚩尤七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略也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聞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用兵者其道知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怠然後解然後墮故君子言惰真人言怠禮云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數而肉敗管子作華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辱之以媵穆姬而飯牛於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遁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鐻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異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俗則病偽欲踰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可矣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具見鴻烈真經蓋若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或作火爨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削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作賞試嘗試失之誅過計失之細事賞取中而已明此所當審也是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盡然後之爾非過材之剚也此言賢者成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於妻要牘西之士用為恥焉則沫之劫致豈可以為常義劓又羈者之事也至於王德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則多惡欲多惡則不　不　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僇僇之言辱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道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禽將破軍發如鏃或作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敓若壞牆敓壞聲也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

執隂節短其用不緩緩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翔翱翔授取錮據或作摝堅守呼吸鎮一作推或作損移鎮不移也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奉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遝至復反復也遝同遝也安可控摶控引也摶持也復還言不可禦控摶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縣或作得失相浮浮縣言無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絀嬴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矣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言息又作止息必中三伍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獨或作動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孰如索綯纆索也二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貌或為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

遷徙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跡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宰故也眾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若在堂予者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椯枋一術奚足以游椯讀如隋蚕之背枋讀如方坌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脩方一術則豈足遊於變適之會哉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置郵也行者過之而已故事之過著為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抉軋森根森樊或作莽云孰煙得之此言大約猶物抉軋無根皆在鑪煙之內執煙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眾人域域域域沉狀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終身謀夸無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是也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以身逐物曰徇至博不給紿或作能饒之無要則難傅乃更不紿何則至道常約故也知時何羞不餽不作不肖繫繫或作數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細故絮一本絜作絜蓟作蓟蓟蓟猶芥也絮芥剌鯁也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此言知意與不無足欣戚千言

萬說卒賞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繁言雖累千萬猶當賞此勾踐不官句踐嘗臣於吳二國不定文王不幽幽於羑里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三王鈕面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横逆豈可必哉申徒狄殷之末世枯槁者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

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烏鵲性猜瞿麋鹿性驚決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雖市人之足則辭以戚侯兄則以婚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於父子相猶兄弟相殘者立其性固異於古也哉盖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天相與相為於無相為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夫體天地實變化著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

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爲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儻也儻黨亂則阿阿則理廢儻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爲堯智其好利者以爲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爲無道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皆好義皆以爲有道而好利之人以爲賢爲或無爲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儻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禍也非謂逃而去之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而搏裘牧宋世家曰南宮萬殺湣公于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死即其事也商容拘而蹇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悽或作痤悽怖也手足爲之汗出怖故爲之汗濡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言傍觀者爲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趨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覆矣嫪焉凡比以況處危忘安而諫者蒙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逹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寧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麃申包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亦或以死者所遇之君異也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箕裘之徒卒以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或作表又或作表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閡闔猶辭也命有所至而闢或作闓闢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其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閑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埶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北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爲一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爲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能使罷者負罰不能必不或無不字可斧鉞在後不能使啞者鳴龐子曰取功奈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困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埶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爲順以患爲利以逆爲順故其財貧以患爲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澄弗知者

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斥)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創不伸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偏生闇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或無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

○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百官取撥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住)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為變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

○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傳字)雖摶捆(捆猶叩椓也)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或有曾聞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或作蓄)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劊心體(劊猶割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劊心焉)表術(或無表字)囊原(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通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冥(或無其字)材乃徙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故提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矢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已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鍼在身(鍼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扤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

筋搦髓腦流腸胃滌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卓襄王曰
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
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郢荆所都原季醫晉國語
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
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
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鄚人
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
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
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
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
兩驗之亦已龐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歧對豈世有哉故名不
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
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
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韻十二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十一
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龐其所聞愈遠魏文
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
幾能成其霸乎管仲臣救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
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
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

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
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此桓侯之所以死也至
功之成其或作六下謂之自然針文之功無所欣類故其昧者
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擊壞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故良醫化之拙
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維牢攣也卓襄王曰
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
哉庶幾管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
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繹名常住真際不逐於名而不還於名○
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己常為造化貪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游哉明照光○
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離朱方畫栻皆百步之外明燭饕眉而不
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
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
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
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浮懸天
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孰若浮懸委命相萬謂之時且然
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本數金飲火炎水列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
能相通通而萬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
天地下有建報畫九明五字合脖脖一作擠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

宇宙闢天之謂宇闔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脖同根知宇故無
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
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德或作隱故無不安
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
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韻十二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
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裏也十二不能視已之明故曰
未能囊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亡
手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手學者以多方
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荃蹄夫索
所不知求之荃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是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
○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
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
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
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
而有形危幾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
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
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蝱墜乎千仞之谿注谷曰谿
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其翱翔之容高飛曰翱布翼不
動曰翔牛馬墜焉碎碎或作鉢而無形由是觀之則
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蹶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

(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富道而當一作道莫富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猶行也)故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幭隱於帷薄哉(細曰幭麄曰薄)周平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請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著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禹(禹或作高)故莫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紞)而不續　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至觀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成之於無為)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必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求豈有自哉)詳(詳或作辟)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兹而(兹而一作慈西)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

亂惇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彼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惇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著也非徒目視昏華而已然後見之)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備必豫具慮必發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杓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天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或作稅)成鳥乘隨隨駒蜚垂輒(或作輒未詳)故昔善計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始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象禹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

國文之華(或為師)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文是以不同)二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述者不反呼之使勿往也)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則吾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剌(約如繩約之約剌如針剌之剌)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說上息也適如牲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跡衆人(或作人)求(或作未)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跡(跡之為言失也)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不為敵人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捉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類生之耀(或作擢)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則)能之變極蕭楯之元(元或作無蕭蕭斧也干謂之楯蕭以戮人楯以衛已知此則知兵矣戎之字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究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無封之宇(或作博)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或無者字)用兵外不能充

其功（不得於內斯不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人極地（或作蔽地人極乃地）地極天（地極乃天）天有勝（天時故有勝）地有維（地利故有維）人有成（人和故有成）故善用兵者慎（子之所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窮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五行休王孤虛之屬）彼天生（或作士）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糟粕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其後）以贅（或作轉）無素之衆（贅猶群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陂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死地人自為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陸）溺溺人（陸溺陸沉也盡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實江湖可竭）獨金而不連（偏任金德隆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絕道之紀（或作絕）亂天之文千音之謂違（或作逵）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谷燥（或作慘）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谷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或作耳目此言莫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苟為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類十二 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十六 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永）監焉（道中庸故求監焉）軼玄眇而后無（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起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抗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紋（情隱微而求監軼玄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紋六際六合也紋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盡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暮孰莫猶縣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窮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備寡屬（食於苟簡之田故云希備遊於寂實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不伴（未嘗設對）所以無疵（滌雪之至）保（或作係）然獨至（保猶安也所謂不行而至者是）傳未有之將然（見於未萌）領無首之即次（和而不唱）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耑肝事往來）量往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笙結猶實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類十二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十七 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汝也長如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或作邛）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孰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日）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

道也道非聖也(夫聖人若道之主也聖道也而道非聖也)故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中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

○圓治(或作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或作苓)巒堙(或作甄)谿(苓如零落零堙塞也)之橐木降風(橐蘀落之蘀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埶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雜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

俞受(或作受)究曉(俞之言然受聽受也)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華(或作庠)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華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猶邪也)聖人知其所飾(又從而為之辭)遁辭者請物者也(夷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極(極猶窮也)正辭者惠物者也(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効(或作郊)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能到況於言乎)明諭(或為論)外內後能定人(表裏俱通)○

○(而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澹波而不竭(涵泳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體)若(或作與)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或作干)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虛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異奏貿不如尊早之術也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者航要之辭)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煖)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煥蓋煖之兄)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或為謠)俗(使為淫俗所移)哆暴憍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而自慎(或作填而自以為慎刑民)少人而自至(狹人而自以為至)繁無用嗜(或作著)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

○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或作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言間)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勝用此無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年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韓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

湯狄餃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黄帝之書)(或作能)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柁棋)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鶡冠子卷下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来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

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

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

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

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

牙豎刀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

○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

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豬絜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

○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

○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

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梱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

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墨子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與者有高墻深宫墻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

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

○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

○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

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

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

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

○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沛二）欲死為甚憎所欲（八）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沛二）者沮然昔吾所以（九）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

○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

○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

○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而不相教誨

○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墨子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

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

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

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

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為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

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敎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鬭而薄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

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

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

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墨子卷之三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

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强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

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强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揵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荊越與南

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

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識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

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萬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

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

○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

○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墨子卷之五 卷六同　　沛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謂之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粮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

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

○鬭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以譂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

○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

○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天有誥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

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傒橐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恠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

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逮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焉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印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殉從曰天

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强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絍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

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已也治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幷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

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涂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

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

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墨子卷之七　沛六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

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别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别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刼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刼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儁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

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强聽治也下之强從事也上强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强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

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

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
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
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
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
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
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
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
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
○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
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
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
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
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
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
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
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
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
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
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
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
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
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
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
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
○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
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
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
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
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
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
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
僔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
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
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
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
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
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
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
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
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
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
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
○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
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
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
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
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
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
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
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
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
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

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舂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

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圃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圃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

故子墨子言曰是貴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蕢
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
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
黑白之别今有人於此能少甞之甘謂甘多
甞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
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
異蕢白黑甘苦之别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
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
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
○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
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
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
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墨子卷之八　沛七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没天下失
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
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
正長之不强於聽治賤人之不强於從事也
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
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
○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
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别不明乎鬼
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
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
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
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
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别是以天下亂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
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
有與無之别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

以鬼神有無之别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
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
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
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
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
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
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
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
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
○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
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
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
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
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
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
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
教其臣為父者以戒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

不幸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憯遬以若書之説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説為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絶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説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説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説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祩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祩子舉揖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以若書之説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説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搖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説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説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菆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為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為

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

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蝺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强力勇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毋非兄而姒也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毋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

手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

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
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
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是故布
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
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
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
人否似二伯黄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黄言
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
殃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
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
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
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
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
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
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墨子卷之九　沛八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
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
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
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
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
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
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
夭命雖强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
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
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
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
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
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
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
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
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
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
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
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
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
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
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
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
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
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
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
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
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
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
鹽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
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
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
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
也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
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

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鄉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强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内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强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馬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

○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

○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

○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

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
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
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
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
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
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
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
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
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
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
○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
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
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
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
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
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
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
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
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
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
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
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
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
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
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
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
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
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
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
○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
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
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
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
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
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
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
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
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
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
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
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
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
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
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
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呡也
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
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
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
○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
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
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
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
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
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
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
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
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强乎紡績織
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

也曰彼以為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
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
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
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
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夫
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
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
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
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
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
○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
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
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
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
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
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
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
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
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
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
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
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
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褍為僕
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
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
○若此可謂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
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
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
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
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
也為欲厚所至私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
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
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
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
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
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
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
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
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鼸鼠藏而羝羊視賁
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
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
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
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
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
○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
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
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
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
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
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
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
射强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
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
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

必遷何故相若雨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

○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

○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

○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紊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

○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及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為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

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
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
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
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
以活身贏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
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然
就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
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
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
○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桼雕刑殘莫○
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
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
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墨子卷之十　沛九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
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
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
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
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柱隅四讙
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
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
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佴自作也纑間
○虛也謞作嗛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
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攖相得也任士損
已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勇
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攖攖也力刑之
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佴
所然也臥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臥而以
為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
爭彼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
縣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
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
舉加舉擬實也知聞說親名實合為言出舉
也聞傳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
也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
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
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
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
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
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
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
○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音利)巧轉則求其故大○
益儇稇秪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
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
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
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
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鬭愛食與招白與視
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吡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熱說在頓假必誖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字或從說在長宇久○堯之義也生於令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敎狗非敎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愽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景不從說在攺為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斱則不動說在端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曰說在愽缶而不可擔說在摶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仮其賈閒○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買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誖誖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誖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仵頻於一有知馬有不知馬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優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

城得金佴與人遇人衆愉詢為是為是之台
彼也弗為也廉己惟為之知其也㬎也所令
非身弗行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
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
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之生商不可
必也卧夢平悏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
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
非是也治吾事治夫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
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
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
○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言也謂言猶石
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
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
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
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
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
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
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
鼃為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
其存者損儇昫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

祭從者户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
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
必謂臺執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
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
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圜規寫支也方
矩見支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
有閒謂夾之者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
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内及及非齊之及
也纑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
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
○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
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
攖不相盡端仳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
可法意規貟三也俱可以為法佴然也者民
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
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
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為欲雜其指智不
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
其害也而猶欲雜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
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

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
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㦖於
欲之理雞脯而非恕也雞指而非愚也所為
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已為衣成也治
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
為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
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
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宇
灑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
之閒也方不㢓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
○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
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
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為宜也非彼必
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
者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
霄盡蕩也順長治也鼃買化也同二名一實
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
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
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
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

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劒尤早死生也處
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絶勝白黑也中央旁也
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
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
賤也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
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
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
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
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
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
○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
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
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
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
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鬬
不俱二三與鬬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
抬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
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

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
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
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
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
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
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觭倍非智之任
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
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
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
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
○也吉之使智也疑蓬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
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
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
若以曰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
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
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
指指五而五一長宇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
且有在莫宇徙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
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
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

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
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
止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
光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
與人之間景木杝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
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
寡貌能白黑遠近杝正異於光鑒景當俱就
去尒當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
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
分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
○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
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
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
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
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員衡木如
重馬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馬而
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
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
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
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

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
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
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輲
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軲
而縣重於其前是埽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
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拖或害之也沠埽
者不得沂直也令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
踦也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横也
倚倍拒堅䠶倚焉則不正誰拼石絫石耳夾
寑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
○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
絲絕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為賈
刀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
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
去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缶賈也
宜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
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
令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
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始也謂此
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

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
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
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
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
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
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
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
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
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
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
○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
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
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
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
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
通問者曰子智䫻乎應之曰䫻何謂也彼曰
䫻施則智之若不問䫻何謂徑應以弗智則
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
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
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

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
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
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
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
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
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
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
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
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
○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
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
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
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馬則有之而
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
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
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
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
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
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實視人也
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

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犬也謂之殺犬可
若兩腢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
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剃沉剃之貝也則沈
淺非剃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
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
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
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
馬一有五馬十二馬非斱半進前取也前則
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斱必半
毋與非半不可斱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
○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無所處而不中縣
摶也傴宇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
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
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
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貌
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
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
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
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
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

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
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
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
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
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
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
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
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
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
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
○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
厚或薄閒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
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
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
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
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
長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誖不可也出入
之言可是不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
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
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

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
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
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未可智
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
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
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
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
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
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
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
○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
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
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
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
學為無益也教誖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
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
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
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
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
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

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之十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為已語經語經也非白馬馬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

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

○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其人也富人非為其人也有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馬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馬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

○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遺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

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

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茍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

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自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将誰歐耕柱子曰将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逄逄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摻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貫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闘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闘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闘惡有士而無闘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

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

○子墨子使管黔滶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

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

○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已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

○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之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

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墨子卷之十二　同十三卷　　沛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

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

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

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

攈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毁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

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

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二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隣諸侯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

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令使魯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隣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

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

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太祖廟諱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餉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糴讎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

擇馬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

○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

○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

○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

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之十三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門扇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慕孔孔之各爲二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入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二步置連梃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夫節毋以竹箭楛趙揚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及櫳樅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犂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亦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鐕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爲湯及持沙毋下千石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亦

上五十步一藉車藉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衰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軌居坫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甀以木為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贖廣三尺高四

○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闘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馬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圂之

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扤扤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藉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粃杯馬

○夫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挺長斧長椎長茲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三尺而一為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馬與涉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卒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襯使

重室子居卞上候適視卞偨狀與卞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鎒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鬭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

○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倪行棧內閈二關一堞

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代除去之冦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若城場皆為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士之守邪備穴者城内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宕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塡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塡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稹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

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内内亦土直之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内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内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内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内口為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右左竇皆如此竈用四槖穴且遇以頡皐衡之疾鼓槖熏之必令明翟槖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陜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予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攸當之以予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弓版而郄過一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煙煙通疾鼓槖以熏之徒穴

内聽穴之左右急絶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内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内高從内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内新甀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皐必以堅杖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槖口疾鼓之以車輪轀一束樵梁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冦内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端鉤偑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横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為穴月屋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為蓋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陳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内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窯客三員艾者令亦寋人伏尺伏付寋一旁以二槖守之勿

離內子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
二子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子長七
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
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
頡皐為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數鉤亦兩端諸
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
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
下者三尺跡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
為縣梁城㢟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
一聾竈入壇苣長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
○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藉○
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
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
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
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
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
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
者在之冠闔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慕貍
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
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

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
上涿代代長七寸我閒六寸剚亦未狗走廣
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犬耳施之子墨子
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
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
數為薪樵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亦任
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
為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
至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
○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
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
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以臨
吾城薪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
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
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為
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
十尺强弩之技機藉之奇器　之然則羊
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材大方一

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
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
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
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
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
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
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
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
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
○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
○矢端如如戈射以磿鹿卷收矢高弩臂三
尺用弩無數出入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
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羅
矢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
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
酒塊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禽子禽子
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
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亦

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衆以弱輕强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陜為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煇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

○與隊等雜亦閒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劒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夜半城上四面鼓譟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

○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轒轀二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亦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為射機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為槖充竈狀柴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槖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大鋌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兑亦兩末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為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摶從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

可焼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衛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酔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内有傳壤因以内壤為外鑿亦閒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焼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内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穚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櫟機長六尺貍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蔾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貍者三尺樹渠毋傑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

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葦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鈂水甀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内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甀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亦一未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埴○外内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内弩弩半為狗犀者環之墻七步而一冦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冦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横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亦上䀬板以井聽五步一窰用揺若松為穴户户穴有兩蒺蔾皆長極亦户户為環壘石外埻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為

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鑪有兩甀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偗鼠為之户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内為傳士之口受六參約枲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為矩矛短戟短弩寅矢財自足穴徹以鬭以金劒為難長五尺為銎木杘杘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上貍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置具全牛交橐皮及抾衛穴二蓋陳靃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為斫杘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

鋸鑿钁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蓋具稾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醯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洒目

備蛾傳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為法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上不止後射既疾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忿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氾迫之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敫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纍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涂其索塗中為鐵鍱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篗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圉犯之融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鑱杙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為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後答廣丈二尺　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釫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答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晶爵穴十尺一下壞三尺廣其外轉牖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壉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步薄門板梯貍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入車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将服必

○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馬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将氣有小将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弟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二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将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遝壞其墻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内薪蒸水皆入内狗彘豚鷄食其宍斂其骸以

○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内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而譟所以閹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門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黄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菹旗劍盾為羽旗車為龍旗騎為鳥旗凡所

○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雚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冠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

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冦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㒼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𤬪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圂高丈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葕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户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内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功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桼多財民好食為内牒内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内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内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間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

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
賞之黄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
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
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井火突
高出屋四尺愼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
火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
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絶巷救火者斬其缶及
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函令
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
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
有所失逺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
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三最並
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
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言
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
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
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
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
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却敵於術敵下
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
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内侯輔
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
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
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
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
復之三歳無有所與不租税此所以勸吏民
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
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
署戮門尉晝三閲之莫鼓擊門閉一閲守時
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
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
者志意顔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
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恱謁者
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
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
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
就位先佑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
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
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
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
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
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
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録其
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
入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
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
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
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
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
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
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
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
號夕有號失號斷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
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
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
能捕告賜黄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
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
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
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
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為除死罪二

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
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
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
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
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
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
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
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
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
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
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
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
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亟以
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亟為傳言請之
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
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
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
燔人斷諸以眾彊淩弱少及彊姧人婦女以
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
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

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
之為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為
答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
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
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
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
老守閭者失苛止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
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
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
曰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
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
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
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
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
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
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
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
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舉有
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
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

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
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
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
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
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
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
不城上下不與眾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
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
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
著之其署鄗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
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
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
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
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
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為眾亂以為
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
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
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
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
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

及掺太守之節而使者守入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

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

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薄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歎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布錢金出内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

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侯爲始得輒官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者爲異官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侯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内環爲樓樓

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侯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侯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侯奉資之如前侯反相參審信厚賜之侯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侯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石之侯○

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出侯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侯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侯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爲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

應之倏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卽有驚見冦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見冦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旣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駭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鬬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

聞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睨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

子問羊坽守耶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失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恙瘱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冦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距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為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

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
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
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弃遠民
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
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
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彊弱有
數天下事具矣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
令侍殺為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
以繩連之槧再雜為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
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急○
○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
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弃還去來屬次
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
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
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
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
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
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
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
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

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
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
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寇鼓
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
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
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
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
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
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
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
○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
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
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
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
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
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
為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
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
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

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
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
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閱
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
往來行夜者射之誅其蹤者墻外水中為竹
箭箭尺廣二步箭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
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
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
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
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
○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掾者名百步一隊
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
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
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
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蹤令民家有三
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邊縣豫種
畜芫芸烏喙袾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
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
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
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收

其支革筋角脂𦙍羽彘皆剥之吏樿桐自爲鐵鉀厚簡爲衡柱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元本空)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輪軲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墨子卷之十五

韓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韓非子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

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强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跡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淩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可閒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

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强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

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人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聞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核然核妨也腹虛也而病爲妨瘉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核者丈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今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

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絶也若不絶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説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説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强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勠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説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齧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孰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惣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次而備故曰鬻）孫子臏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胣（胣裂也勑氏切）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戚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疏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散諸侯文王諸侯秦襄王）周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恒弒簡公）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罔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

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恩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不為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可得其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飾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飾之)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以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而為智者正(為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已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道在不可見(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纂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之一

韓非子卷之二 匪二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强無常弱奉法者强則國强强為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末改易而全亡遵殊者則田奉法有强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都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進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强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内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多既近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横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輙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良臣伏也故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佐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惠私家之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禄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策○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謂成國之舊制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是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事有倚存之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

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日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傅體不敢不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如逆法強諫淩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同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

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日規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感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逞其真僞斯術也先三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餘而功敎既已平羣臣既已務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敎使之浹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淩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淩過遊外卽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

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惜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羨齊其爲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畏已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

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惑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其恩而賞之令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夫震主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知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遂慕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借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

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乘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知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主如比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避難也嘗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俱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臣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

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讒佞）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其唯正名乎故曰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脩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為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事天必有符應之令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天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物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

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逐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事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分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數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叅名異事通一同情（叅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不同羣於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叅同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末審必出言以辯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容閑漫之彼凡聽言者欲閒以括明愚以求智故閑然若甚醉者則言者）

自盡而數象也曆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曆乎愈惛惛乎曆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辨吾逆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搆也搆結也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伍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順盈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逆止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道來止故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扃謂閉心以察臣也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閑心以參驗之咫寸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乘謬矣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以說於一事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

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因也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踈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馬夫兩雖必爭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尊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其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衆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衆而邪滿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尊信一人則刑勢衆焉故失其都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為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為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臣則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

虎成其羣以弒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盈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必見弒為主而無臣矣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也刑虎則懼而屬道故得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眞謂君君臣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求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義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有道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陵已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貴勢過已貴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備危

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 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 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令自內欲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 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 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 靡之若熱 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 盡刑罰之理也 毋弛而弓一棲兩雄 引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 一棲兩雄其鬬顛顛 爭鬬貌 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豺狼喻吏之貪殘者 一家二貴事乃無功 二貴爭出令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 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

○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踈 木喻臣也 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黜臣之衆勢也 木枝扶踈將塞公閭 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 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 圍圍也 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 拒謂枝之旁生者也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 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禁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實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 公子既衆宗室憂唫 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唫也 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 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 探其懷奪之威 探其懷謂淵其心知其所欲為 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 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 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 便僻得笑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 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 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 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 優笑者謂俳優能嗢笑者侏儒短人也 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 主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 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取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舉又更處置邀其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 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 君門隔於九重賢從希與擁故言談論議希也 得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

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强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牀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之在旁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舉（防三姦之父兄）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若墳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邑鬬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鬬）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强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之四方）○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君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聽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令君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受人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隳毀也或本爲墮也）○

韓非子卷之二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内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絶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内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宫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静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乎

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乎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垝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並鎋（蒲末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驁愎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知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邑名）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閑人也音羈）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

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簵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磨其斧迹）之迹流（流布也）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

内緵帛爲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内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内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内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内豎刁自獖斬勢也以爲治内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

○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户故桓公之兵横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警飾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

○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

○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

○莅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

韓非子卷之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誅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所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令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究)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之為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求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玩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明黨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冤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周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已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棄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誅君之心即已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尊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士但精絜自固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絜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閒文也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

士不肖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絜也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絜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比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汙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延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罪人王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投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詿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

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論辨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善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汙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禍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知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脩理非敢横

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言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遺而疎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疎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疎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則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汎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令以發動之既懷此疑者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說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

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己漏之使以為不察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蓋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身危挑謂發揚也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彊不以而止必以不討而興怒故危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私曠彼則以為驚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筲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愛以為己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為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聚以成斗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己多合而猥交之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己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言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

知其所恥則隨而掩蔽之如此則順指而不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知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內有存協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又微誹當為私惠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計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適而

（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凝之概凝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讓其短而叢其鈍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擊摩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喻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亡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鄭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以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〇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〇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

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臣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弒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

○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强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爲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衺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

○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强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詼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

○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塏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

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故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顧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

世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衺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衺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永絶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强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

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强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黥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疕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餓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五　匪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境内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强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强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强内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强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内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大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内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强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

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慠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大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扼眛）（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挑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士之端皆相參而觀之）士無

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

○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僞爲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

○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

○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大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

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輾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荊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

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端故也）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强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秦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

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若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絶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諸況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

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强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以此）過法立智如是者禁（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

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名則即盡死民盡死則兵强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之五

○

韓非子卷之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踈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踈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

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絶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絶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禄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言者外内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

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秉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
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
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
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
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
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
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
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
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
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
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
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
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
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
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
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
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
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
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

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
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而魂魄不去而
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
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
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
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
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
侯也外有禮義內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
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
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
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
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
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
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
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
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
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
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
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

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
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
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
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
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
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
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
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
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
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
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
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
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
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
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
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
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
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
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

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

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

○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絶衣食之業絶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

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校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悅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愼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晋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欲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絶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晋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脱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强也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成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

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顊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顊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韓非子卷之六

韓非子卷之七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荊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荊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荊荊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

日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内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眏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眏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眏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荅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羮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賛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為君剌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强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

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蟲有蚘(或作蚘)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絜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絶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曰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蹶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與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溢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韓非子卷之七

韓非子卷之八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内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

使人去飢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拒捥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待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氷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捏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

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而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

○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内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

○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内守成理因自

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録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之八

韓非子卷之九

内儲說上七術第三十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謫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說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讒壅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衆國盡黨李孫與之同辭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誰以大魚為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稱不疑則嘗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

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堅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堅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惠故白公得以為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怨其所責臣妾推已故更責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達足以成其朋黨為推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失則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

備臣則姦不生人乎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之言市有虎猶未可言況三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史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孫鞅以為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切而不止則有切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殺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鄭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臣人之歸息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句踐知之故式怒鼃句踐知勸賞可以拾人故式怒鼃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割河東以播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三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為姦知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當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故逐大夫而譽之而

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筍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眾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眾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詭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詳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偽謾樛豎知君疑也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知君惡己齊人欲為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

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

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讒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讖）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爲一則子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

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爲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免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議貴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致相議（今兩愛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愛共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絶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伯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涖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灌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賈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人君失道臣人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因鬭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御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令重罪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雖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行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

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故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貫）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舉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者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為哉其所不進賢者但君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為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

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不許其恩固以成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擬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令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徙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吾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一廢上黨弃鄲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令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須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為市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反亦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輼車〇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輼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輼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爪不誠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〇牛馬入人田中同有令入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偽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偽謗之必忿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請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三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之十（同十一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遣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

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

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桀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嘗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之十

韓非子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
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
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
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
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
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
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
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
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
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
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
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
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
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
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
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
銘皆播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
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
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
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
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
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
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
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
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
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
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
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
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
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
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
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
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惰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
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
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
紫緩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
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為下走睡卧
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
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
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
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
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
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
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
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
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
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
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
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
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
○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
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
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黄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强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秦强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

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羮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

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髀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摟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强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巳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衞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衞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

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毋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日和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有相與訟者子産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韓非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跀危坐子皐皐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跀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愧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胎卯五乘而履蹻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實薄猶富人而履蹻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尊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懼不忠以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明治內也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良白而駁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超衆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是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在燕當試令季孫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一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産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主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辱不用玉璧辱用王以魏主用譽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跀著見不恥其父跀以跀所著衣榮人所詒媚爲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驗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贊也去蟻驅蝇以肉去蟻以魚去蝇則蝇蟻愈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詒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宮公聽左右索宮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五臣以畢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大遜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仲有三歸以其大奢敖有糲餅以其大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

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
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
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
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
避子外不避讎虎言已事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
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數臣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
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
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兄
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鄭令其姊
犯法跀之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宮也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
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為獄吏則人足所跀
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
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
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
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
跀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
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
固吾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

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
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
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敺乘軒車
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
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
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
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
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
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
以五乘使為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
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
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
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羸利
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令以尋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蹻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
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
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
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
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
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
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
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
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
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
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
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
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
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
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
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
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
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
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
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

國舉兵攻用兌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餧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怗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畔也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强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發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大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求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

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
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
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
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
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
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
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
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
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
○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諂上則畢散
四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
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
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
也而甚簡左右 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
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
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
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
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
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
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
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
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不受豹所內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
吾父之裘獨有尾 言衆尚有所盜之狗尾 危子曰吾父
獨冬不失袴 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見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
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
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
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
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
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
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
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
行墾草仞邑 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 辟地生粟臣不
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
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
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
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
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
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
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
○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
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
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
夫爵祿旗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
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
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
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
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
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
與 言辭則當誅之故可與也 又何賀管仲相齊曰臣貴矣

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剌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之十二

韓非子卷之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
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
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
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
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
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
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
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
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
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
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
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
危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
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
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
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
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
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
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
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
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
○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
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
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
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
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
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
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
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
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
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
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
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
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
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
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
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
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
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
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
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
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
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
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
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柰何晏子
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
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
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

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

○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

○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

○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

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令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願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

○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

○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王

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

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令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毋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請歸與媪計之衛君自請薄媪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媪媪許我矣

薄疑歸言之媪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媪媪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媪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令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之十三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至彘趨飲遂不能制及子罕爲出彘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恒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由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盡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任於益然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爭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爭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爭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圍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侯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段之三人夏之能違是也○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卒以正執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就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卽日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轡飾後鍛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伏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數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撽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

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効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

○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成懼馬○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寛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齊物由圃池也

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令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令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揃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朞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

○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令○

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貲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

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説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

○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絶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著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

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娋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効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

○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衞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衞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虗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必疆故曰虗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

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

○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

喜曰何如馬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錣在後（錣獸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之十四

韓非子卷之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柰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雅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偽）○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俗故古復有忠信）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

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讓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請堯爲聖者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非爲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弊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體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臣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

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興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脩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韓子之過令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聞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

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

○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隣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忍也亂國重興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故其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困倉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

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竪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竪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國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倍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

也而弒其君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天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犨為脅楯而自卧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數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者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於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

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之十五

韓非子卷之十六　虧四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㒖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㒖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五分則何有焉）令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非識言也）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復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

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内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

○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地賜與爲寢也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

○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

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飾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剋於上精康剋己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論墨者以為教一何迕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一見雀未必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胷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

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

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嶓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心非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於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

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伍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弒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

○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福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

○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

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已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之十六

韓非子卷之十七　　彥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

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楊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使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日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若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

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為之的殻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所聞先王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冨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末○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

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强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强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

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
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
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
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
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
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
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
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
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
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
○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
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
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
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
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
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主有
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
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
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芊尹申亥隨少

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
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
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
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
王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
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
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
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
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
隨亡於荊吳幷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
○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
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主明王則
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
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
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
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
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
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
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
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纆索之中或在

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後明主不羞其卑賤
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
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
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必者以其衆人
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
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攓黨與外
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
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
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
○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
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
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
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
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
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
下之賢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
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
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
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

君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内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内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其君而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衣布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内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内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敵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内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

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實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絶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㤤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

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敎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之十七

韓非子卷之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思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强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

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辭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子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

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令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禄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禄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揚

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尊行修則民之産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軍興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千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銛不相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銚壘以畚爲鍬也即推輪也上古摩發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取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内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强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内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爲能活餓者也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之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誰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人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母稱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通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過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成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固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上下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上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怨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傲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之○

○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以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為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鬭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

○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其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令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閒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賢擧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上伉儺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務爲貨賕)是以法令隳慕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誇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之十八

韓非子卷之十九（同二十卷十）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踈客必食非踈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

急世之民猶無轡筞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民如父毋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

○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内海内説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須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説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

○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鑠爛雖多跖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毁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説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

○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

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

○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

○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

○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

○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强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强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强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强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

○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

○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

○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

○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

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

○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强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或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令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

○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揊痤則寢盈(謂癰也瘍威而潰之捷疆也)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

田恖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内必知介而無私解幷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爭爲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韓非子卷之十九

韓非子卷之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邪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絶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

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爲家亂世絶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illegible]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

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悗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横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横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横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

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令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眾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富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

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强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而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

○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

○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闕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

○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柰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柰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罪心相坐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生之故曰任坐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

○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

爭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子卷之二十

黃石公素書序

攝褒信縣令將仕郎太常寺協律郎魏晉上

黃石公蓋鎮星降靈昊天長瑞助聖君之德資賢臣之謀述五常之規儀垂不朽之教誡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匡邦之理備而無遺子房得之一匡天下武侯習之獨霸三川嗚呼君如禮樂生知機鈐天授未有道德仁義不合於斯文而成功業者也魯嚴谷賤士濫竊聖玄言質而旣慚不文義淺而莫窮幽旨有所訛謬以俟將來

黃石公素書

五者一體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夫有道者必有德德者必懷仁旣懷其仁必行其義故有道德仁義之君必以禮下於人是以道德仁義禮五者闕一不可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各得不失其由

君不違民利使民遂成其性爲之道理

德者人之所得使人各得其所欲

爲君之道處其厚不處其薄法於天道不言而信

仁者人之所親

爲人君親萬姓皆如赤子使民仰之如慈親故云人之所親

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慈者常念萬物恐失其所謂之慈惠者賜也與也重人之才而與方便各得其所謂之惠惻隱者能憫惻于微細憂及于人常念之如赤子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

懲姧勸善濟弱扶危謂之義賞善者不以私嫌而廢功罰惡者不以親戚而免誅然後可以成功立事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夫爲人君之長晝夜恭勤于禮節乃能化被于人倫令尊卑有序使非法不行謂之傳教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

能審乎盛衰者謂之賢人君有道即就明其盛也君無道即隱明乎衰也通乎成敗者君有道能匡君之美君無道終不同其醜而故爲惡也雖居敗世而不亡身故云通

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君有道則理可就而成之君無道則亂可捨而去之故曰去就之理也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潛者隱也賢人君子混于世非遇明君而不顯其道故曰待其時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

君臣道合能建立事功華夷歸德自然位極人臣若非道而處雖得之不久也

得機而動則能成絶世之功

機者謀也夫人藏機于心如弩之有關也若審其物而發則物無不中乘其時而動即物無不成故弩不可虚發機不可亂施弩虚發即狂機亂施即敗惟得時而動得機而發則如神而成功也

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沒者隱也言君臣道不相合不可以贊則隱之于世身不可妄仕身不仕無禍及也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垂于後世謂之聖人

言行此道者皆履于高貴名播後代是以謂之聖人

正道如生章第二

德足以懐遠

不顧小節而謀遠大是謂有德

信足以一異

天之於人無言而四時行寒暑不差毫釐故君子法於天不可無信設彼法度終始如一

義足以得衆

不私於財不厚於己然後能伏其衆也

才足以鑒古

才非文才也謂公才也能思前王之行有美德者行之其不善者省而非之此爲鑒古

明足以照下

夫君子處人之上如鏡在臺無物不照能参人是非故爲明君也

此人之俊也

行此五事得名之俊才也

行足以爲儀表

所行之事動合規儀衆取則於我而爲儀表

智足以決嫌疑

避嫌遠疑是爲有智

信可以守約

受君之命雖萬里越境而守信不可移也

廉足以分財
不厚己而薄人
此人之豪也
能行斯四者得名之豪士
守職而不廢
不曠其位而行令謂之不廢
處義而不回
事君盡忠見危致命而匡救不移謂之不
回
○見利不苟得臨難不苟免此人之傑也○
非道之利豈可苟得爭合義之難豈可苟
免爭是謂人傑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絶嗜禁欲所以除累
君若躭玩於一事則使民廢其業競以所
好來求寵也多欲即牽累其心是以不躭
不欲自然無其累也
抑非損惡所以禳過
抑者遏也遏其是非之心損者滅也滅其
造惡之事可以除已之過

貶酒御色所以無汚
酒色於人損而無益使人神不清智不明
神濁即滅筭智暗即聽政不審也
避嫌遠疑所以不悞
處於嫌疑寧無禍患
博學切問所以廣智
前王之教傳於典籍博而覽之以成學業
切問者有不明之義切而問之以廣其智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高行者處下而不深居衆而不羣謂之高
行微言者習先王典誥垂教之言以化人○
謂之微言專而行之謂之修身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
恭恭於物人能敬之儉約謙和可保終吉
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計不深而必敗慮不遠而必憂故君子深
遠計慮而能不處於窮極之地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墜
親於仁人結彼直友即能不怠其身於禍
害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恕人之短藏己之長不傲於物而行恭敬
即無人不接矣
任能使才所以濟務
良匠無棄材良將無棄士度彼才能而用
之故名濟其務
絶惡斥讒所以止亂
閉讒說之門塞姦邪之路行於正道固無
禍亂也
○推本念古所以不惑
君子必思其本末不躁而求進於古先無○
不立功業而成大名所以不惑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軍機尚怯故兵書曰其要在豫謀是以有
備無患不豫揆度何以應卒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君子之性如水能就其方圓不可固而執
之必能變通故可解其結
括囊順令所以無咎
不累非道之財而能濟衆者故無災害

攊攊挺挺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不墮不慢初終如一所以長守其貴也

德宗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善謀
小人以力爭君子以謀勝是以良將不戰
而勝故力事不如謀成
安莫安於忍欲
忍其所欲則心神不撓心神不撓則四體
安寧
先莫先於修德
修德為百行之先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樂莫樂於好善
崇奉正教敬仰神祇謂之善
神莫神於至誠
至誠感神從精誠發于心必能動天地感
鬼神矣
潔莫潔於慎濁
戒慎無染可致高潔
吉莫吉於知足
任直體道不非理以求富貴故常保吉慶

苦莫苦於多願
多願而少得必苦於心也
悲莫悲於精散
形者神之屋宅也精散則形枯形枯則神
無所居為陰鬼所使雖金玉滿堂而不可
贖其身妻子至親而不可延其命故悲
病莫病於無常
君子之性必有常度苟或不常是為病也
短莫短於苟得
不以其道苟而得之是為不久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貪求向已鄙悋於人此是小人之行故云
幽
孤莫孤於自是
人君常執自是以責人非衆聽不與共聽
衆明不與共視豈不孤矣
危莫危於任疑
既懷其疑即不可任若任所疑必致死禍
敗莫敗於多私
向公無憂多私必敗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淺
明不可炫藏其心不能自炤可謂淺矣
有過不知者蔽
君子日新其德慮恐有過不自改乎
迷而不反者惑
日月時有虧盈人豈無過不患有過而患
不改是不惑矣
以言取怨者禍
不慮其違以言傷人既取其怨久而成患
故曰口是禍之門
令與心乖者廢
令不可以心乖即民不敬
後令謬前者毀
法令謬行即毀謗起
怒而不威者犯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無威德小人是以犯
之也
好衆辱人者殃
折辱於人為衆所恥積怨蓄懷久而成殃

也
戮辱所任者危
曾受無辜之辱不可任之得權得使必危
也
慢其所敬者凶
合歸敬者而反慢之必招禍矣
貌合心離者孤
貌與心乖者事多不同道既寡其朋必孤
獨也
親佞遠忠者亡
不納忠良之言而聽讒邪之說良臣去國
奸佞在朝此爲滅亡之本也
近色遠賢者昏
好色而不親善事此爲昏亂之君也
私人以官者浮
才器無堪而强處於祿位如漚之在水浮
而不久也
女謁公行者亂
内戚外連公行私事此乃禍亂之本
羣下外恩者淪

思歸於外卽多離心接寡德孤淪亡之兆
上下相違者散
君臣貴和患在不睦上違下非可散可離
上下相怠者無功
上下相承功齊天地是非各異何功而成
上下相易者傾
以勢奪權以財易位君臣俱傾危也
陵弱取勝者侵
倚尊凌卑强取勝功是謂侵欺故非有德
名不勝實者耗
張彼虛譽而無實功其名日消其道日耗
畧己責人者不治
顯己之長責人之短自恃其能必不治也
自厚薄人者棄
自厚薄人人不同心故多棄叛
以小過棄大功者損
以小過掩大功則使徒進日滅其志故可
損也
行賞恡色者沮
既疑勿使既用勿疑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窮問盡理量罪行誅使不受於無辜以道
教化謂之得衆人皆愳而歸化也不量輕
重不窮詰理而行誅滅令人恐懼不復聊
生謂之暴虐故散亡也
小功不賞大功不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怨不捨大怨必生
大人君子法象天地無不包容不求小過
于人故天下無怨也
賞人恨之罰人不甘心者叛
功大而賞輕則恨起過小而罰重則人必
不甘
賞加無功者怨
無功者賞有功者怨
罰及無罪者酷
無罪者罰善人被其酷暴
聽讒如美膳聞諫如仇者亡
樂讒言如飲美膳聞忠諫似見仇讎去道
日遠不亡何待

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能有其有者滿而不溢故安無道之君貪人之有非殘害者不可得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
捨小過而怨是稀也

患在不預定謀
不預定謀臨難何悔

福在積善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禍在積惡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饑在賤農寒在墮織
守天之道分地之利何有饑寒之憂也

安在得人
苟得其人人必匡以致故仁者安仁

危在失士
士有宣力匡君竭誠為主反遭毀棄則賢者退國必危亡也

富在迎來貧在後時
智者預謀愚者後動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君子居止不撓進退之儀是為有德心若躁靜不常喜怒不節人皆莫測故多疑生也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慢上招禍侮下情疎君臣既疎故無親也

近臣不重遠者輕之
欲仰其君先觀其臣良臣在朝德先歸於君國無良臣若車無輗也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人君多自疑不信忠直之言若自誠信則人化之情各盡誠何勞疑矣

枉士無直友
枉者曲也夫好曲者必惡直故云無直友也

曲上無直下
未有形正而影曲者蓋上不正即使下多委曲也

危國無賢臣
夫國之起禍如身之有疾善攝養者不使困弊善理國者不致顛危用忠信之言其禍可救從無益之計其國必危國既危矣賢人何救故云無賢臣也

亂政無善人
上以風化下故小人隨之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
昔周公欲成大國之美而求天下之賢吐哺進賓握髮待士居上位而不驕輔成大業垂芳萬古謂之聖人

樂得賢者養人厚
取魚必香餌縻賢必厚祿以香餌求魚魚可竭以厚祿養士士畢至故得天下賢人聚而歸之

賢士微不歸亡國之證
君昏則賢士去國迎而不返者是亡國之微也

國之將亡賢士先出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

地薄者大物不生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

大鳥不栖林蹛者大獸不居
此皆喻君德不廣賢人無所容也
山峭者崩
言山無基脚峭拔而獨高必崩喻君無輔佐而必致危亡
澤滿者溢
澤不及江海之廣而易為滿溢喻量狹之君如澤之溢滿也
棄玉如石者盲
玉石不分賢愚不辯如其盲瞽也
羊質虎皮者辱
不量才而用人德不稱其位喻虎皮致于羊身豈不辱其威儀哉
衣不舉領者倒
舉衣不從領必倒用人不量才必亂
走不視地者顛
喻君子之德在乎寬審不詳不審必致顛墜也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峻宇必資於梁柱明君須藉其良臣輔佐非其人如屋之無梁柱也必致傾壞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國以人為本明君能理民怨常察民心以導所欲太公曰國將亡而民先困也
山欲崩者先虧基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山以基為本樹以根為本言亡其本皆無以立也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前車已覆後車宜改轍亡國之令亦宜改之反與同行自貽傾滅也
見已往慎將來惡其跡者豫避
察彼興亡之道可見吉凶之源惡跡之人宜改而避之終無累也
畏危者安懼亡者存
君子居安思危所以長久不思不慮恣情所欲自取傾亡也
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
周公文王以德伏諸侯而天下歸之有兵不戰而取勝有城不備而無敵子孫相承八百餘年謂之吉君桀紂之君縱彼兇暴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積財如丘以募勇士能拔山扛鼎者能陸地行舟者能舒鉤斷索者勇力之人可及數千立見亡敗身首異處子孫滅亡無道雖縱於一時醜名自彰於百代豈不哀哉
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
君行仁德衆所歸之而成福君行暴虐衆所攻之而致禍
非曰神聖自然所種
黃石公謙言云非吾能致人之吉凶乃隨人之所為而致其禍福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能遠慮者無近憂
君子不務善策如木不從繩不有遠慮其何免于憂乎
夫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
堅者堅守
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
重仁德深重是也
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

既能貪財必能亡命
廉者可令主守不可令進取
孤守清潔難與衆合
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
執情守信必無變通也
五者各令隨其才而消息之即無不亨也

黃石公素書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敘九疇傅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閒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黃石公素書

宋 張商英天覺 註

原始章第一（道不可以無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爲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惠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物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正道章第二（道不可以非正）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
孔子為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
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
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於人有德
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
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
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以志求人不可求以事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已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禳過
禳猶析禳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
無損過可以無禳爾
貶酒闕色所以無汚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誤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不誤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
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强國矣而窮於仁義
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
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
明者聖賢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務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
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彈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
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
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
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
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
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橛橛者有所持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
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

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本德宗道章第四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内以成已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
○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
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
去則無係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
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彊功則願高
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豔
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
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
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
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
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
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
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爲○
○明爲拈爲智爲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
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
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
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
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人而無常
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未有苟得而能
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徇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彊項羽自恃
其勇高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
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
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
○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疎
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
之所敗也
遵義章第五遵而行之者義也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内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
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可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
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
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
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
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行心
後令繆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
怒而威於斧鉞
好衆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
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
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
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
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
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惛女謁公行者亂
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為宰相
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為重利近於實於
義為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權
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畧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
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
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進私徇並行
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失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賞悋色者沮
色有靳悋有功者沮項羽之刓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返拒絕之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
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為榮辱貴亦固
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

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以兵彊者堯舜有德而彊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彊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彊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彊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彊惡爲弱其於身也性爲彊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災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捍彊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畧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溷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有吾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安禮章第六 安而履之之謂禮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力越王句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辱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材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隋國殘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爲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姒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已生慎將生惡其跡者預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跡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心而無動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已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

舜則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紂之臣億萬跖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歛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内凋弊蕭何以清静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惟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黄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醯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同志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内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歛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郤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綯縻其頸童子服之風于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一也
黄石公素書

孫子註解卷之一　性一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為篇首耳○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為前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愉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晳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

易三者已悉然後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将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其用易曰恱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荅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将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皥註同杜牧○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将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懐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黄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産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恱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奥察其指歸皆本人事凖星經曰歳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呉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呉乎越得歳而呉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歳月三周三十六歳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歳在星紀星紀呉分也歳星所在其國有福呉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呉至此三十八歳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歳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歳星仁和之理違歳

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絶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睹者國家白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黄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渇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

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旅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沈虚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之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未由也若黄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虚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决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譎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虚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晳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

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晳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德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衆車多為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晳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晳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

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皥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吴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吴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勢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筌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强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

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減竈而制龐涓○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甖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備○王晳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距越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為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傉檀陰分十將掩

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昬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晳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邿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為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脩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陳皥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為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晳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

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塡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皥曰所欲必無所顧恡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為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敵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陳皥曰彼怯爵祿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為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王晳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

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行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為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筭勝太一遁甲置筭之法因六十筭已上為多筭六十筭已下為少筭客多筭臨少筭主人敗客少筭臨多筭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筭者計筭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筭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筭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筭矣○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筭籌策深

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註解卷之一

孫子註解卷之二　性二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車駕四馬率三萬軍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晳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晳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晳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晳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革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興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

矣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李筌曰道理縣遠則内外之費賔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購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内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賔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微細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賂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賔居論議○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晳曰内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賔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内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賔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購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操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衂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晳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虚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惟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内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

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為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陳皥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杜佑註同孟氏○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晳曰晳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恭為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兵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皡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馬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皡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興兵動眾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迎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國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皆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晳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四㪷為鍾萁豆稭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杜牧曰六石四㪷為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萁豆稭也秆禾藁也或言萁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

遠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孟氏曰十斛為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堯臣註同曹操○王晳曰曹公曰萁豆稭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萁今作萁秆故書為芊當作秆○張預曰六石四斗為鍾一百二十斤為石萁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晳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貨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操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為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勝敵

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勲賞勞之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為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官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偏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偏賞則難周故奬一而勸百也○王晳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偏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李筌曰惡色與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録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為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操曰益己之強○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貨益己之強○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為我用也○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

心○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晳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材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註解卷之二

孫子註解卷之三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為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曹操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杜佑曰敵國來服為上以擊破為次○王晳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埵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

破國之謂也夫吊民伐罪全勝為上為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曹操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

曹操曰五百人為旅

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已上至一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為卒○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為伍○杜牧曰五人為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王晳曰國軍卒伍不間小大全之則威德為優破之則威德為劣○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李筌曰以計勝敵也○陳皥曰戰必殺人故也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為上也詭詐為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不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牧曰以計勝敵○陳皥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勝也○王晳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為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為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起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

且欲勲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人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梅堯臣曰以智勝○王晳曰以智謀屈人最為上○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筭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李筌曰伐其始交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皡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梅堯臣曰以威勝○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隣既為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隣國為掎角之勢則我彊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

非良將也○梅堯臣曰以戰勝○王晳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羣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

其下攻城

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攻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欵舉櫬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為下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

○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冣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闉者踴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轒轀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木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塹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闉者積土為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因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剗鉤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皥曰杜稱櫓為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用此楯字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闉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多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溫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也治

○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為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轒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脩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為櫓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為大楯明矣轒

轒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墻殺傷士卒也○李筌曰將忿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墻為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為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屍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内離城乃自拔○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趣不拔還為己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過墍矣○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為敵人所殺三中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趣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句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何氏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鬭其旨見矣○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為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

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絶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並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廢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梅堯臣曰久則生變○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滅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强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强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宫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

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强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

曹操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一術爲奇

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已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已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皥曰兵法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内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梅堯臣同杜佑註○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智勇怯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陳皥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趣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杜佑曰已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晳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

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操曰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皥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為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王晳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刼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陳皥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杜佑曰高壁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宫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强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玄以八千卒敗符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操曰引兵避之也○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杜佑曰引兵備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待利而動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為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殁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擒也○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晳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為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為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為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必強○杜牧曰才周也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杜牧曰才不周也○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微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孟氏曰已下語是○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操曰縻御也○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騁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為軍之患害也夫授鉞凶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令决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杜佑

曰縻御也靡爲反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致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陳皥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彘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皥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真衆疑貳也○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縠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操曰引奪也○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令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晳曰引諸侯勝己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筭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脅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荆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强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皥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復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陳皥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
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
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
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
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
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
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
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
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
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
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豫為之備諸
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
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
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
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
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
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
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
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
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
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為不可勝以
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
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操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
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眞將
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
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
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
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御也
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
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
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
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
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
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佑曰將
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
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梅堯
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王晳曰君御
能將者不能絶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
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
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
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
安可還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
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
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
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為趙將
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
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
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
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
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
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
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
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兎者又何異焉
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

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操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孟氏曰審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乎○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王晳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李筌曰自以己强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以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恃我之强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禀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陳皥曰杜說恃强之兵無名而伐無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王晳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强弱則或勝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晳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註解卷之三

孫子註解卷之四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之形
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王晳曰形
者定形也謂兩敵强弱有定形也
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
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
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
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内治伺其虛懈○張預曰○
○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操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李筌
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
教練攻其城則尚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
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閒善戰
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
勝者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
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
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
出而攻之○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
難然後高壘深壍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
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外故自
修理以伺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
然後可勝○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
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之故在
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
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
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
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
曰敵有智謀深為己備不能强令不己備
杜佑曰在己故練兵士策與道合深為備
者亦不可强勝之○梅堯臣曰在己故能
為在敵故無必○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强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
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者但能知
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皥曰取勝於形
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杜牧曰言我不能
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
若隱而無形不可强為勝敗○杜佑曰敵○
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
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强使為敗故范蠡曰
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梅
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為
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
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
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
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

守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虚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己乃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橦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虚從疑擊間識辯五令以節衆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杜佑曰敵攻已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則可攻○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晳曰守者以於勝不足攻者以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鬭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宫爲九天後二所臨宫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欲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皥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晳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

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令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當見未萌○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嘸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晳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爭鋒也○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皥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

曹操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為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為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為智力戰而勝人不為善○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為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為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為明師曠聽蚊行螘步為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為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兎毛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難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操曰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也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鬭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忒也此筌以忒字爲貳也○陳皥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則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操曰察敵必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猶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指兵以能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皥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王晳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屻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操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也敗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

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敺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趑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戰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强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王晳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王晳曰斗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筭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晳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晳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

地生度

曹操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晳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晳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晳曰重勝輕也陳皞杜佑李筌同杜牧上五事註○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為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晳曰言

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高勢疾也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滐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晳曰千仞之谿至陗絶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註解卷之四 性四

十六

孫子註解卷之五 性五

勢篇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王晳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即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内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屬○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

性五 一

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禆二禆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曰旌旗鍾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鬬衆如鬬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是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陳皥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遮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皆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禄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令以鎭○鉦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

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李筌曰碫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孟氏曰碫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碫石投卵也○梅堯臣曰碫石也音退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王晳曰碫治鐵也○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為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為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黑衣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𪁪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殂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洺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李筌曰通流不絕○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

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黄赤白黒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醎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晳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孟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圓圓不可窮端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為變如循磨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撮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王晳曰險者折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操李筌曰短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卒擊近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晳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皥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過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彍音霍彍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卒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李筌曰紛紜而鬬示如可亂建旌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

天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温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舁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步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致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前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

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步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固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是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奔迸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入行布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

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

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晳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紛紜鬬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晳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鬬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

合人以為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鬬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為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為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齊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杜牧曰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為偽亂也欲偽為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為偽怯也欲偽為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為偽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偽為亂勇則能偽為怯彊則能偽為弱○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感我誘之之狀攻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已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已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已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為亂存之乎分數○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偽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上文所謂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為實怯也○陳皥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我為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皥○梅堯臣曰以勇為怯示之以不取○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操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彊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陳皥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梅堯臣曰以彊爲弱形之以羸懦○王晳曰彊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也入吾境士亡者太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覩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强示之以强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王晳曰誘敵使必從○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隋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鮮鞍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

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操曰以利動敵也○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動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勤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還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為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權攻

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賈林曰讀為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陳皥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為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晳曰謂得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操曰任自然勢也○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鬭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李筌曰蒯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註解卷之五

孫子註解卷之六　　性六

虛實篇曹操曰能虛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為實善破敵者以實為虛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李筌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為主彼為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帝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間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令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弁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陳皥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類也○杜佑曰致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猫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之○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杜牧曰高熲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王晳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

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旣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饑之

曹操曰絕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木苗絕其糧道○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皡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之耳曹公曰絕其糧道皆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沘水阻兩山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州山河間王孝恭王堅壁不與鬪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爲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不愛使不得不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皥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曹操○梅堯臣曰趨其所顧所不得止○王晳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史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陳皥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為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梅堯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遺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勅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儁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陳皥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淄朱儁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陳皥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之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積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李筌曰言二道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也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若天之司命也○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密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

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鬪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乎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與不善者索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曹操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李筌曰進者乘虛懈怠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于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比筌以速字爲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皥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知所禦遂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杜佑曰神天其虛空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操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晳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

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生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求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糧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操曰軍不欲煩也○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疑也○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鬭且卻公軍追至圍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候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勑軍中悉卧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卻灑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

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陳皡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于逵市懸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恐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壁敵人不敢來攻於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晳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劾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卧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入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爲十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壁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大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王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衆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則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輙為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操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衆離而備我也　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泄則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徽衞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杜佑曰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晳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諸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為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為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為勢專而使人備已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白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陳皥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叙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發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軍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勞之○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梅堯臣曰若前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

剋期而與戰○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者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度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十數里之間也○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陳皞曰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當為我分之而寡也○王晳曰比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為也

杜牧曰為勝在我故言可為之○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梅堯臣曰同杜牧註○王晳曰何氏同孟氏註○張預曰為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為今言勝可為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為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為也

敵雖衆可使無鬭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鬭勝也○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鬭○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鬭○王晳曰多益不敵奚所恃而鬭○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為則計數可知○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

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筭策而知○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隧去地數丈而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為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覷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鋭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横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皥曰作為也為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杜佑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賈林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為其勝負也○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皥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賈林曰見所理兵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所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曹操曰角量也○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為之是

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晳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露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偽智者以謀料可得乎○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

孰能窺而謀之哉○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無形可覩無迹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置勝衆不能知○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置勝非衆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陳皥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杜佑曰死官也○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分不再用也敵來

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

安常定也○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註解卷之六

孫子註解卷之七　性七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晳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為軍○王晳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為軍聚兵衆以為陳

交和而舍

曹操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為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為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張預曰軍門為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為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為近以患為利

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皥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閒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遠○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皙同曹操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操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爲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皥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爲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

擒也彊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遠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晳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晚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弁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奮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及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具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飢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蹶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九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杜佑曰蹶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蹶敗○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晳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蹶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九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

勞之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之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皥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晳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皥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濘淖之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翕而幽伏於蘩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

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皥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為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禽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寇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鬭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晳曰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為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為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晳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為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皥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變化之術○梅堯臣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

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晳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晳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 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軍也○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摇動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晳曰堅守也○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晳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晳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强弱皆欲與敵爭利也○陳皥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曰以饗士卒○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皥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筭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相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饑寒生於道路○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為金鼓

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令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

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為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輙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為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皥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慹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為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既而三譟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晳曰寒熱衰惰則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鬭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鬭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心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為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

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陳皥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王晳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漸久少息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晳曰息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陳皥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為陽氣申午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驕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卧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鬬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鬬不啻諸劌至于操刃而求鬬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强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卻燕師者乘燕劓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鬬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情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為事撓不為利

惑俟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〇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〇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〇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〇王晳同陳皞註〇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〇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〇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〇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〇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〇王晳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〇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〇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〇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〇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〇王晳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〇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〇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李筌曰地勢也〇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〇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〇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馳勢不便及有殞石之衝也〇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〇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〇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令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奮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奮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閒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偽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偽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隋師敗績○陳皥曰此説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奬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掎角此冦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于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

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必腹内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

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棄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皥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晳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乜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晳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

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

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黄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宫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勑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虚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梅堯臣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歴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共討

黄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儁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壷關下令曰城挍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介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儁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壷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皡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鬬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斃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恪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為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逼迫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

之盟吳夫槩王謂囷獸猶鬬漢趙充國言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註解卷之七 性七

孫子註解卷之八 性八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李筌曰地
下曰圮行必水淹也○陳皥曰圮低下也
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
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因○杜佑曰擇地頓
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
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
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因之
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
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
舍止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結
諸侯之交地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
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
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
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操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
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賈林曰
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
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
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
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
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
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
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
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

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關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晳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叙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晳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陿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因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皥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晳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兵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冦魏薄攻冦之南宮縣上黨攻冦之臨城縣太原攻冦之河星鎮是冦三城池浚壁堅蒭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冦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冦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冦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曰臣忠義重棄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晳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勉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服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冦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冦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冦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王晳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遠遠之地雖

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負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知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

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晳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晳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産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思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晳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己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潰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

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頴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内役諸侯若此而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晳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墜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令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晳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劒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虚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狃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鬭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

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怯不進也○李筌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是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梅堯臣曰怯而不果○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符生遣符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杜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梅堯臣曰狷急易動○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

頓而後取之也○陳皥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皥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註解卷之八

孫子註解卷之九　　靜一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王晳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

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絶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操曰生者陽也○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皥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冒物色處軍當在高○杜佑曰高陽也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

曹操曰無迎高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絶水必遠水

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晳曰我絶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李筌曰韓信殺龍沮於濰水夫槩敗楚于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氾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晳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

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
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
以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
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
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
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
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
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賊若渡水
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
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
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
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
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
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近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
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
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
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杜佑曰附近也近
水待敵不得渡也○梅堯臣曰必欲戰亦
莫若遠水○王晳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
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
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
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
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
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
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
向陽○王晳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
晳謂　謂近水之地下曹註云恐溉我也○
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
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
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為陳或水上泊
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操曰恐溉我也○李筌曰恐溉我也智
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
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
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
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
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
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
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
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
防其決灌舳艫之戰逆亦非便○王晳曰
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
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
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為力○張預曰卑
地勿居恐決水溉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
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
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
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
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
凡近水為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
上五事為法

絶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皥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晳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顔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杜佑曰一本作背衆木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晳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為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晳同曹操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後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王晳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為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虚此兵之利也

黄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操曰黄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黄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言黄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晳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糒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王晳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李筌曰恐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絶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畢下汙濘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注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操曰山深水大者爲絶澗中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絶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山澗道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絶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葭葦深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岸深闊斷人行爲絶澗下中之下爲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爲天羅地多沮洳爲天陷兩邊險絶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絶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晳曰晳謂絶澗當作絶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濘之屬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絶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横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蘙薈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詭詐也○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蘙薈足以蒙蔽當掩捜恐有伏兵○張預曰險阻丘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畢下之處多產葭葦皆蘙薈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晳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陳皡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皡註○王晳曰欲致人也挑謂摘驍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分得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曹操曰所居利也○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皡曰言敵人符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戰○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覘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揺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晋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操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叉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也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李筌曰藏兵曰伏○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皡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内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

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晳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新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横斷絶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横○王晳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隧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栅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操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塗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間來必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内則益備欵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刼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遺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彊而進驅者退也

曹操曰詭詐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黄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杜佑曰詭詐驅馳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晳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來日請相見晉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壃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太半恐不得田乃詐與侍中馬燧欵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東甲劫盟焉○陳皥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和好者此必敵人國内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謀也○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王晳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竪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潜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赴列○王晳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爲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晳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杖而立者飢也

李筌曰困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一本從此仗字○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

足見飢弊之色○王晳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及而先取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曹操曰士卒之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杜佑曰士疲倦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之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遁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皥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是設留形而遁也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僞也○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烏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潜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

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皥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皥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皥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皥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

陳皥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怨○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缻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缻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久也軍無缻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缻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曹操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李筌曰諄諄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彊安恐衆離也○王晳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為叛數賞以悅之○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頻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戰者不精之甚也○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晳曰敵先行列暴後畏其衆離為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

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晳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奇伏也○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晳曰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晳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廝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皡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鬪取勝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已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陳皡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晳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

以武進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晳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法齊之則怨懟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晳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王晳曰呉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皥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

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註解卷之九

孫子註解卷之十

地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梅堯臣曰平陸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李筌曰先之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阸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者無有阸坂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已糧道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阸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晳註同曹操○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皥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皥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愼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杜佑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誑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

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坂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陳皡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管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同曹操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為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齊滿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主疾也今若於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佑曰地險先據則不致於人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强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王晳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竇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阸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壍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眾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潦之患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皡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强弱可以加敵則為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晳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
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
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
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
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
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
○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
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
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
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
返舍復為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
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晳曰
不待鬬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
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
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强吏弱曰弛

曹操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
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坼壞散
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
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
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
自剄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
見敵則亂不壞何為○梅堯臣曰吏無統
率者則軍政弛壞○王晳同曹操註○何
氏曰言卒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
弛坼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
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
○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
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
也
吏强卒弱曰陷
曹操曰吏强欲進卒弱輙陷敗也○李筌
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為戰是以强
陷也○杜牧曰言欲為攻取士卒怯弱不
量其力强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皥
曰夫人皆有血氣誰無鬬敵之心若將之

刑德士之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
賈林曰士卒皆羸皷之不進吏强獨戰徒
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强進不能激
之以勇故陷於死○王晳曰為下所陷○
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
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
曰崩
曹操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猒服
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心崩壞○李筌曰○
○將為敵所怒不料强弱驅士卒如命者必
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
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
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
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
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
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
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曰矣不如備之先教曰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皥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内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已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强與敵鬬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晳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稗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曰晉國之令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秉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操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横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為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横不整亂之道也○王晳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閲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横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强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鋭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强盛玄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玄以牢之領精鋭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背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鋭以弱擊强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鋭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吴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鋭之士須蹻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

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强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鋭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强曹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解甲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鋭而拒符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皥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陳皥曰天時不如地利○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晳曰兵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未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晳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强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黄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内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衆○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為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陳皥曰合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晳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為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

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吴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乗騎親裹嬴糧與士卒分勞若卒有病疽吴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為而哭母曰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晳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吴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吴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温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勃逆之心不可用也○杜牧曰黄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吴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吕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黄蓋詰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並用然後可以為將可以統衆也○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王晳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為己害○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

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皥曰此説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强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操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晳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陳皥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王晳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挾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孫子註解卷之十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靜三

九地篇

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為散地也○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同曹操註○何氏曰散地士卒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各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郎人將伐楚師楚鬬廉曰郎人軍其郊必不誡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為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曹操曰士卒皆輕返也○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李筌曰輕於退也○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鬬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衆弱擊強○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為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

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强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度此二要雖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陳皥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强也○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晳同陳皥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鬭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强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皐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皥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横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相無可絕○梅堯臣同陳皥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旣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操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屬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

所謂先者必先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斾不可得也○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具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曹操曰少固也○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沮洳圮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李筌曰舉動難也○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

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操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巖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乃是也○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勿戰敗謀之法也○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決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杜牧曰已具其上○賈林曰地無關鬮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不勝是不可以戰也○王晳曰決於戰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嗇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

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逃○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此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王晳曰無故不當止也○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輙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啣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已先得其地則不　得其處利勝之地先據乎利　而爭之則不可攻先至也吳王曰　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

曹操曰相及屬也○李筌曰不可絕問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結行也○杜牧曰諸侯　又云旁國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梅堯臣曰地　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王晳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強○張預曰四通之地先交結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

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操曰畜積糧食也○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也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如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為持久之計以伺敵也○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絶則掠畜積以繼食○王晳曰深入敵境則掠其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銜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内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李筌曰不可為溝隍宜急去之○梅堯臣曰既毁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晳曰合聚軍衆圮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杜佑曰居此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絶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毁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練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鬬後拓左右犄角

死地則戰

曹操曰死地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

陳皥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為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絶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

疾誅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收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懾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衆不得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合而不能齊○王晳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　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秘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皥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王晳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皥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皥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爲不可測之計

王晳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操曰士死安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王晳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鬬鳥窮則啄況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鬬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操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鬬

曹操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鬬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

令而信

曹操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晳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災○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必不亂死而後已○王晳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故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言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儻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為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操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茍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婾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為約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晳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劒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激其銳氣則無不勝儻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由克之若荊軻於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為羽聲忼慨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為專諸曹劌之勇○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當為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上首劫

齊桓公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虵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
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虵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
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
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
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
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
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
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吳越仇讎
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讎者
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
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鬬如虵
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
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使爲方陳埋
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
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
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
足爲恃也○陳皥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
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
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
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
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
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
臣同杜牧註○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
救耳虵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喻相救之
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
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
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
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
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
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
所可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
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陳皥
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
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
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
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
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因地
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
用者是因地之勢也○王晳曰剛柔猶強
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
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
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
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

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爲後以後爲前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王晳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爲之事有所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晳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吾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皡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王晳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陳皥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晳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操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操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令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王晳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晳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謂孤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已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旁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左右前後窮無所之地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曹操李筌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晳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皥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眾來爭我以大眾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杜牧曰嚴壁壘也○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王晳曰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堯臣曰結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張預曰財幣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操曰掠彼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杜佑曰深入當繼其糧餉○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李筌曰不可留也○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張預曰遇圮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操李筌曰以一士心也○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

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梅堯臣曰自塞其旁道使士卒必死戰也○王晳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李筌曰勵志也○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禁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無生意必殊死戰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使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操曰相持禦也○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鬬

曹操曰勢有不得已也○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鬬○王晳曰脫死難者唯鬬而已○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鬬

過則從

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則審蹶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操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晳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陳皥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逞已之强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

也○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强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已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旣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絶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已威得伸而自私○李筌曰能絶天下之交惟得伸已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畜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黄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旣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皥曰智力旣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已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旣不得與諸侯合交則我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已力而已爾威亦增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晳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已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旣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絶其交奪其權得伸已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隳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王晳曰杜姦諭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為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晳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鬭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操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晳曰慮疑懼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操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鬭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遥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褚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鬭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

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為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為之爾○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為

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操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强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强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鬭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皡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説但强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為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操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

杜牧曰上文言為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逐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張預曰敵既驕惰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操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操曰謀定則閉關以絕其符信勿通其使○李筌曰政令旣行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關梁斷毀符節使不通也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筭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厲於郎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操曰誅治也○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磨厲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間謂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乘之

先其所愛

曹操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操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皥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晳曰權謫也微者所以示密曹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也○陳皥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操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速也○王晳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火攻篇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晳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潜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丘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

門而伏起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起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杜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擧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大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臯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皥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晉山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操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具隊一作隧○賈林曰隧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操曰因姦人○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皥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熯易燎○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在宿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曹操曰以兵應之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眾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杜佑曰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

待其變若也○梅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晳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返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其所為○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晳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變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用絕火勢○陳皥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日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李筌曰不知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王晳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為之○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強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操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為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王晳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若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也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利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晳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剋捷之功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

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王皙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爲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林曰慍怒内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杜佑曰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說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可返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皙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靜五

用間篇 曹操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

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晳曰恡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晳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幾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寛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寛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寛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寛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寛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絶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

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神鬼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王晳曰五間俱起人不之測是用兵神妙之大紀人主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丘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因間爲鄉間○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杜佑曰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

緣梯恭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内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内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壽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月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賂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馬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榮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榮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利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榮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紿之或以厚利啗之○王晳曰反間反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戍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刧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隳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睢爲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踪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李全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迹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横怒烹酈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秘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晳曰詐而間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兹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上口歸以告龜兹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

彼誅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弃殺間僧此
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詐敵
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
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
也生間者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壯趫捷
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飢寒垢耻者爲之○
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
無所害故曰生間○杜佑曰擇己有賢材
○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
其事計 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
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
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
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
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
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
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
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
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
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
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
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臾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
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
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
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卧内○杜佑曰若
○不親撫重以禄賞則反爲敵用泄我情實
○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王晳
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
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
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梅堯臣
曰爵禄金帛我無愛焉○王晳曰軍功之
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
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
臣

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
間事不密則爲己害○梅堯臣曰幾事不
密則害成○王晳曰獨將與謀○張預曰
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
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
○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
○○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
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
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
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
而覘察樂爲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
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
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
使○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

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杜佑曰用意密而不漏○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晳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晳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皡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間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皡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詭漢高伐秦王嶢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間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爲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清○

○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者而今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晳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官也門者閽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人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卧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遇而舍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為我反間也○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王晳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為辯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為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曰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皆可得使○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真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為民也○何

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
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
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
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于殷呂望殷臣也
後歸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
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
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者蓋
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
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
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
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
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
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
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
間其縱横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
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
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
其仕子故泄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
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
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
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
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
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
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
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
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
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
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
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
昵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
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耳者潛
於複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
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
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
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
敵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
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
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則我
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
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
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
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
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
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
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
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　陵苗賁皇在晉
侯之側伯州犁侍于楚王二人各言舊國
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
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
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詭
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
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
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
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
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
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
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

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宗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晳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為耳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孫子序

魏武帝製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畧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

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時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清水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史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

之不解者畧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畧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愼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無筭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此我之筭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又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皆以無筭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具恐具王得書聽計而棄亦已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執而適其短長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鉏鋙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已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

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于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槩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為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抜城非攻毀國非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畧因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槩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闔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宜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畧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為縻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為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畧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發武之蘊哉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為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為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為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踈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為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彊弱為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彊弱亦

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
以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
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
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
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
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
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
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彊有餘之極
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
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
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
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
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
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
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
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
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
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
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
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
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
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
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
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
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鷙鳥雖疾也高
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
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
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
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
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
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
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
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
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
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
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
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
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
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
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
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
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
實而備虛也實不知所守者鬬敵之虛也敵
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
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
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
則實者虛也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
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
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
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
也衆而備已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
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
也越人無益於勝　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
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
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
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

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兵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畧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嘗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鬬將軍主於謀鬬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鬬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主之也氣奪則怯於鬬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鬬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鬬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

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復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四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恐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

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盡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方爲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作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彊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藴于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誠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誠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壇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塗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爲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爲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稱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問何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令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

法之實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驛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間使間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間者用間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使間者使人為間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容容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功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思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間其出入者義決己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為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間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為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盡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能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審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為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于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詭詐之域故名曰間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間何以終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為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于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筭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間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筭非不難也何不列之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為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為深而以計為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

孫子遺說

天原發微卷之一　情一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太極 元名沖漠

太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 如戶有樞如衣有紐挈其綱也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榦有柢立其本也謂之無邪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謂之有邪當初元無一物而不可究詰其爲理也至高而不遺於卑至妙而不離於徼至精而不雜於氣至神而不滯於物天地間未生者生未發者發無不生死於其間也如此辰居所而經星七政晝夜環繞其所以動者一係於此而所以然者則未嘗動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

朱子答蔡西山曰所以闔闢往來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爾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兩生四四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此後方可以書言此易字不可以書言也易變易也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此夫子所謂無體之易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太極者性情之妙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有善有惡皆是陰陽變化已後方有通書曰誠無爲太極也幾善惡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五行也皆就圖上說朱漢上謂易有太極太虛也陰陽者太虛聚而有氣柔剛者氣聚而有體仁義生於太虛見於氣體而動於知覺也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分而萬事萬物皆同此一原則謂之性南軒謂太極者萬理總會之名所以形性之妙若只曰性不曰太極只去未發上認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見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通天地人觀之謂之理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愚曰極無不在民極則有總會之義北極則有樞紐之義皇極則有標準之義謂之太極則是源頭只有此理 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內無總會之形而實爲萬物之總會無樞紐之形而實爲萬物之樞紐無標準之形而實爲萬物之標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愚按程子謂此句即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理蔡節齋謂此所以發明易有太極之語是其無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或以爲妄加者謬今舉朱子六條以釋此一句其主太極而言者有三一曰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二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此理三曰無極者只是說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靜生陰陽主陰陽言者亦有三一曰從陰陽處看太極便在陰陽裏今人說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二曰太極只是天地萬

物之理其中各有一箇太極三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陰陽而爲言爾主太極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先陰陽未生也生陰陽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内陰陽既生也謂陰陽之外别有太極常爲其主者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獨執太極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又昧乎大本所在或曰陽前是陰陽前又是陽以陰陽未生而言則可疑也若截自一陽初動處前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然陰陽雖未生而生陰陽之理則已具在人心爲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以其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無極所以狀夫無聲無臭之妙太極是名此理之極致

自無極太極推而下之則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一物各具一太極自太極本無極推而上之則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物統體一太極雖二氣五行生人生物紛糾錯揉萬變不齊而太極行乎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眼前觸著撞著都是這道理大小大快活愚聞之師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順說太極本無極一句是倒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猶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若移詩之二句倒言之曰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亦何不可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非是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也象山不肯括太極本無極一句只攻上句徒肆强辨其若得見象山敢問晚學未通請公將太極來看一看象山必太怒曰太極是無形之物是大地所根本之理如何將來看我無可將來無可看即是無極也然則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真千古攧撲不破之議論也

○又曰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

周子於第二圈中分出一圈在上以見大極渾淪極至之理而無形爾只這圈子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箇物事在這裏流轉賦在萬物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故曰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皆自然而然第人物本同氣稟有異爾朱子解剥圖體示人以一身所自來惟人也以下示人以人道所由立使知人所以爲人聖所以爲聖君子小人所以各有氣稟而不同爾或曰太極圖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愚謂上一圈是天地之性下一圈分陰分陽便有箇氣質之性在裏

○邵子曰道爲太極

朱子曰此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爲言 愚謂道即太極無二理也或謂道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太極豈出於道之外哉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太極是渾淪底道是極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隨他通處極與道豈有二理耶

○又曰心爲太極

朱子曰此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 愚謂心者虛靈之物即性之郛郭也極者至善之理即性之形體也心統乎理即渾然太極出應萬事則一物各具一極矣故游氏曰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若於寂然之中有一念之動則是動靜爲陰陽也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伏羲文王就陰陽以下說孔子文就陰陽以上發出太極來

蔡季通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先生羲文矣後不生孔子不得三千年便不生周程亦不得 愚按有羲文之易無夫子太極之說則人不知易之本知本矣無周子無極之說則人不知太極之本易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本本原原之妙既明則千萬世人心皆知有所歸宿之地朱子嘗曰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又舉程子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句別處走其意深矣愚嘗參之先儒質之師友而得其說曰易有太極一句羲文而後非孔子無人道得出孔子而後千五百年無人識得破至康節始識其爲作易根本至濂溪始以無極而發明其旨聖賢以道相傳漸說到親切處爾千古已往萬古未來終易此一句不得其於太極上加易有二字便見太極之有根源不比異端之入於虛無也此易字最爲微密乃是陰陽變化妙處所謂無體之易是也在兩儀萬化之先而具兩儀萬化之體此時雖不明爲陰陽而必指太極之出於此者欲明其無非虛無而有至實之理在其中故曰易曰有曰太極字字有歸夫子恐人不曉此理而的言之也若把易作一部書看即便差了周子恐人不曉太極之理故曰無極而太極只將無極二字解易之一字而太極之本意始明朱子又恐人將無極而太極一句分言之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知此則知二氣五行千變萬化而爲易而一物之中各具一天然完渾之太極而不可易也此理充塞宇宙在在皆是人自不曉爾生生之謂易便是易有太極之易下面便生出兩儀四象八卦來不獨一部易中只說此箇道理在陰陽在男女在人心在庶類莫不各各以此推出皆是此理而不可易此易所以生陰陽離陰陽而言易固不可拘於陰陽以爲易尤不可其以陰陽變易而言易者陰陽非易陰陽變易而無體者易也吾

故曰易有太極易無體也無思無爲易之本也設位成列易立易行易之用也在人曰易在人曰性莫匪一太極也夫子之易而曰有周子之易而曰無與邵子畫前之旨是或一道也後世惑於列易太始太素之說遂失易之一字而以有物混成爲太極之單傳者其說與聖人之言相去不遠矣

○大原發微卷之一

天原發微卷之二　　情二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動靜

此章言太極動靜而陰陽分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動靜氣也理乘氣而行也奇耦變化牝牡相銜得其陽氣者乾道成男得其陰氣者坤道成女氣聚成形形交氣感陰陽綜錯所以爲易天地間只有箇動靜循環不已此外更無餘事或問陽動爲用陰靜爲體今周子說太極動而生陽却自動處說起則用在體先且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愚曰未動以前則是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理不嘗對動靜言未動則是靜未靜則是動未動則又是靜然則理無對理不可以動靜言理則因動靜而見也若夫邵子謂用起天地先朱子謂太極之用所以行皆指用處說爾蓋謂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說者其意深矣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釋此章極爲精妙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愚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所乘之機是動靜乘載此理在氣上不覺動了又靜靜了又動故曰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以載人人以乘馬馬一出一入人亦與之出入所以太極乘此氣之動靜而生陰陽也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從陰陽處看陰陽只在太極裏謂之太極在陰陽裏亦得物則滯於已

定之形或流於動而無靜或淪於靜而無動物則不通也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所謂神妙萬物也由五行二氣而上則根於太極之一動而靜陽而陰是萬為一性之原也由二氣五行而下則散為庶物之萬靜而動陰而陽一實萬分命之行也靜則太極混合而歸于一動則太極開闢而散於萬或曰如此則太極亦有分裂乎曰本一太極爾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一箇太極如月在天

○一而已及其散在江湖影隨處而見渠可謂月分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無間然也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動前又古靜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此天道也始於陰成於陽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靜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

○又曰動靜互為其根根字最宜玩味

蓋有已定之動靜有可見之動靜而未定不可見者動靜之根也此一根字難說謂動根於靜靜根於動亦只說得箇互換往來無問客主爾意味未永不若朱子說得圓活其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貞本乎靜貞者靜之質著乎動是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人不能不動而立乎人極者必主乎靜則着乎動者自無不中節而不失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動者命之所以行其實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貞也故曰無極之貞包動靜而

○言未發之中止以靜言此似指箇貞字為動靜之根也愚謂動而生陽非自動也根於太極而動出而賦予萬物也靜而生陰亦非自靜也根於太極而靜入而各正性命也是則太極者天地之根所以御陰陽動靜之氣以行能生成萬物也其為根也豈易言哉

○又曰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分動靜為兩段事漸安排引入來太極如一木生上分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箇裏又自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将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時自合少止易曰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造物自然如此豈待人安排哉皆本末一貫之理

○朱子曰動靜亦有兩儀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

動靜生陰陽繼善成性是流行底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對待底太極之動是流行

○也動而靜則為陰陽之對待對待則復動而為流行如寒暑往來一箇橫一箇直是也流行復靜而為對待如天地四方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對待是體流行是用體靜而用動此動靜兩端所以變化不窮其曰變易者如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屈伸往來之類是也其曰交易者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卦圖上天地定位之類是也

○又曰思軻以後無人識性始自濂溪說動

靜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推出氣質之性耒

人未生時只有此理受得這理而生方喚作性天地之性純乎此理而無雜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是氣質以理與氣雜言之於是有昏明厚薄之殊故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便是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又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

○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乃天理之自然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為動但衆人之動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淪於靜而無動所以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從懷如流其違禽獸不遠矣惟聖人則不然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理未嘗息是以其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耒至此而修之戒謹恐懼而靜者常為主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放辟邪侈而無不為小人所以凶也

○邵子曰天生于動地生于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陰陽之中又有陰陽故有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愚按邵子所說由太極而動靜則一生二○由動靜而分陰陽剛柔則二生四又從而分太少則四生八卦自此畫數自此推舉天地萬物不能逃矣於渾然太極之中井然有條如此先儒謂康節自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信哉斯言

靜動

此章言動根於靜也天地四時流行不息然常着箇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秋不能生長成實如人終日應接須少休息便精神較健如四時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有竭時

易曰闔戶之謂坤先於闢戶之謂乾是由靜而動也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從以入故曰闔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以出故曰闢坤闔則陽變而陰乾闢則陰變而陽故一闔一闢謂之變闔往闢來萬變不息在一歲為寒暑在一日為晝夜在一身為出入生死無靜則無動人乃世之以首坤歟陰雖夏至方生不到那亥上六陰獨處則未可言靜極則動

○易繫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和者言感而遂通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人心天理一也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

陽闢而動陰闔而靜一動一靜也不役乎

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也或曰太玄謂陽氣潛萌于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信者誠而已矣周子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通一復之間有箇真實之理在其始元亨利貞之貞是也後乎貞爲利前乎貞爲元由利而貞則天地人之妙歸藏于此由貞而元則天地人之妙發越於此正而固誠實而不妄所謂萬變不息而貞實者在此無極而太極之妙所以貫通天人之際○聖人用之主靜以立人極者正在乎此謂之至妙至妙者蓋極言其莫可得而形容也這箇妙處大開造化動極復靜便是死靜極復動便是生陽極生陰便是化陰極生陽便是變人能識一動一靜之間者便能知變化死生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朱子曰自姤至坤自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姤之間爲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

朱子曰此只就圖上說循環之意坤陰收斂已盡復陽包含未露乃是本然之靜不與動對而爲動靜之根本先儒謂不與動對之靜即無極而太極也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爲純坤無陽之象而有貞至不可磨之理在其間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不得合爲一說矣邵子有言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恐是此意若以人心觀之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此時此意須虛心靜慮方見得今以圖之左右推之圖右屬陰陰主闔陰中有陽言自巽消以至坤翕靜之妙也是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圖左屬陽陽主闢陽去分陰言自震長而至乾分是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乾生一陰故曰父生長女而爲姤坤生一陽故曰母孕長男而爲復此合乾陽坤陰舉一圖而通論也若單論無極只在復姤中間却不可指有象之後泛言之也故曰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又曰復姤之間爲無極其間謂何無動靜而包動靜無陰陽而含陰陽有是理而不見其迹無聲無臭至微至妙周子謂無極而太極是也不可以形容盡矣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箇中元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朱子其得之矣

○又曰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生萬物之始者生之本也

先天反本復靜曰坤在一日則亥時在一年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有一○未形後天陽動於中爲復在一日則子中在一年則冬至在一元則太極之始以卦氣論復又爲先天欲觀萬古一元是也冬至者天之元一之一春分者物之元二之一一者元之體二者元之用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雖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元而亨利收藏於貞閉固得密則春陽發舒必正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故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

○朱子曰靜中有動見天地心正如大黑暗
中有一點明
三陽盛萬物蕃此時只見物之盛不見其
心惟是萬物未生冷冷靜靜一陽生物之
心動於積陰之下自藏掩不得此天地之
心所以於此可見邵子謂天心無改移正
是年年歲歲月月日日皆如此無差忒愚
嘗曰復之一陽動於坤下善端初發見天
地心大壯四陽震在乾上發於顔色見天
地情坤之六陰一主乎靜寂然不動見天
地性
○又曰靜可救得動此以靜爲主也靜在這
裏虛明洞徹便從這裏應去自然透徹心
若有私便都差了
其心湛然純一只在這裏無一毫私意雜
之則物來能名動靜便一齊當理嘗聞延
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人於靜中體認大
本未發時氣象分靜動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也人之一心當
如明鑑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鏡明水止
其體雖靜可以鑑物是靜中函動體中藏
用人心之妙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
可然是乃無用之物心者具衆理而應萬
事委之無用可乎
○又曰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
都不應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
動此又靜中涵動不流於一偏之說
老氏之學則於靜中有動蘇張之學流於
動而無靜是故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
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牽動
他寂然不動底又有一般人專要就事上
理會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
下表裏一貫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能
居仁直内便能方外方外便能直内始得
○又曰敬貫動靜則求放操存皆在裏非塊
然默守之謂靜也
君子内外一貫之學不可分爲二若只說
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
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
發時不得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
靜存養是靜時工夫靜時是中無所偏倚
省察是動時工夫動時是和無所乖戾靜
時知覺不昧復之見天地心靜中之動也
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
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　前章以動靜
名者以見太極動而生陽是用起天地先
也此章以靜動名者以見靜翕動闢體先
天而用後天也故曰龍蛇不蟄則無以奮
天蠖不屈則無以伸是亦天理之必然者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盍亦審諸
○辨方
北方壬癸亥子皆水王之地其卦爲坎一
陽陷二陰中爲險爲勞爲隱伏其方曰幽
都又曰朔方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
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日行至是則淪
於地中萬象幽暗先天圖乾南坤北乾來
交坤成坎坤去交乾成離陽生子中陰生
午中坎離交媾子與午對陽爲主而陰爲
臣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潛辰極
居北衆星環共而數四方者皆以北爲尊

南為對而後次東次西宜太玄以罔冥為北康節以太極居坤復之間也

○程叔子曰朔初也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

邵子曰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堯典三方皆言東西南獨北方言朔易三方皆言平秩獨北方言平在月令曰散將幾終歲且更始伊川又曰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曰終曰始曰今歲曰來歲皆成兩儀又坤變坎○一卦變成兩卦去歲陽氣至此而終今歲陽氣又自此生起

○朱子曰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屬北方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惟龜蛇二物

天有春夏秋冬氣候不齊地有東西南北一定不易故為西北之地既有朔方又有北方天之東南有君火有相火日月者陰陽之真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人之五臟心有包絡腎有命門水火各有二君火真精實相通真火有氣無形所謂心奇而腎耦朱鳥一而龜蛇二夫心奇一而腎耦二乾坤之畫象之比方有龜有蛇坎之易離有龜象又有甲冑龜有甲也損益頤皆言龜互體有離也息氣於內如陽伏地中之象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外又成八卦外面又成二十四氣○取象於北固切但不知其何屬於十二辰為已不當位北坎之記與書傳俱不之及何也意者玄字曲遠而走有蛇之狀化則龍也震為龍伏坤下為復義或近是當別攷或曰玄陽屬蛇武陰屬龜王氏云腎有兩龜蛇亦兩所以朔易屬貞貞有兩義正而固也智字亦有兩義智前一半方收藏屬陰後一半復開發屬陽周禮龜蛇四游以象營室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水色黑故曰玄魏氏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蚪相扶牝雞自卯其雛不全觀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符節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本胞胎受氣之初而然死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皆造化自然之妙

○西山蔡氏曰一奇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皆造化自然之妙楊子雲○以北方為玄而統三方有罔有冥意正在此

令以太玄攷之其文曰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萬物藏黃泉中無可名）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北罔者有之舍（有生於無）冥者明之藏（明以幽自藏）罔舍其氣（陽氣舍內）冥反其奧（物在黃泉）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新故相代出入冥昧中）將來者進功成者退罔之時玄矣哉（有形入無形無形出有形故玄）罔之時可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無形時可制）又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

玄人以心腹爲玄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十月純坤用事陽氣積地下地與黃泉隱魄榮也人與思慮含至精也詳味此章則北方罔冥之義斷可識矣蓋萬物入乎北則有化於無故謂之冥萬物出乎北無化于有故謂之罔張氏謂冥當不用之一三者之所息藏乎密也愚謂此是冬至前一半屬今年事也又曰罔當無體之一四者之所生出乎虛也此又是冬至後一半屬明年事也先入乎冥後出乎罔冥當爲北罔當爲中故天○

○之中在北是爲辰極冥罔始息而後生有本者如是故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正不動三用無窮天地之玄奥於北其深矣哉或曰冥是玄德居中不動而罔直蒙首即乾之元亨利正也此說甚當

○朱漢上曰坎本坤體位居北方主天地鬼神之事也

北方入冥天形也坎爲鬼神之府斗爲天廟危又主廟堂祭祀之事此一說也况先天位坤於北以對乾於南是兼天上地下之事文王又易之以坎者無他以乾中一陽来交坤體是名爲坎以坎對離爲水火既濟推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中藏互體爲艮西北陰美既於此而止盡東南陽和又有伏震自此發生坤有伏坎坤上六文言曰天玄而地黃天玄即指坎中一陽之色地黃即其外之四陰也是以冬至日月五星皆起牽牛之一度牽牛星紀也水位也坎卦也故卦氣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

○者亦以此也

天原發微卷之二

天原發微卷之三

情三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玄渾

朱子本義曰陽之氣徤其成形之大者爲天坤之性順其成形莫廣於地感興詩又曰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其徤順可知矣蓋宇宙中間萬物皆有衰息惟天運動日過一度未嘗休息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

○减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見爾輕清上浮者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在天之中地方而靜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爲二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爲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張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其道以至虛爲實金鐵可腐山嶽可摧凡有形之物皆易壞惟太虛無動揺故爲至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又曰空虛無物萬物由之以出

○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天本是一有地便分爲二陽本是一畫有箇陰便分出二畫來所以事事物物皆憑地有消便有息有面便有背皆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所謂先天一事無者更不待安排而後然又曰若論先天一畫也無纔有一便有二有四有八有三百八十四雖自此去然豈待安排也堯夫問程子曰子知雷起乎伊川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既知之何用數推問曰子以爲起於何處○頤曰起於起處堯夫矍然稱善愚謂雷起於天根之一便是一中分造化也

○又曰天依形地附氣

或問堯夫曰天何依曰天以氣而依乎地地何附曰地以形而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天惟不息故闇得地在中間使天有一之或息則地須陷下人必跌死矣程伯子曰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也程叔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張子曰虛空即氣忒得一天地便有一尺氣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

○亦謂此也嘗細推之乾本一畫其體質皆實如一箇物事從裏面實出來徧滿天所覆內天之氣皆貫乎地之中坤卻分爲二畫其體量便虛便有開合地形如肺質雖實而中則虛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容得那天之氣迸上來雖金石也透過去天形如鼓鞴外面是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自子月積至四月成乾乾氣在坤下蒸上來便如甑之蒸飯然五月一陰生至七月三陰在下成坤三陽在上成乾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也天地初開只是陰陽二氣磨來磨去急搜許多查滓在裏面無出處那水之滓脚便結成地在中央不動今登高望群山如波浪然似潮水湧起沙相似大之氣極熱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氣之清剛者爲天不剛則不能包涵覆燾天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故邵子曰其形也○

○有涯其氣也無涯

○又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天地陰陽之大者散爲萬物則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也囿於形器者皆謂之物物物各具一太極則謂之道故以形觀天地萬物則天地爲大萬物爲小以道觀之則天地亦太極中之一物耳東廣

徵曰仰遊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斯言有味

○周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有一箇天地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能於善端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自見得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草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與濂溪見一同草茂庭砌則曰欲常見造○物生意盆池畜魚則曰欲觀萬物自得意皆有道者氣象也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

○程子曰天地以萬物為心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

十月純坤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息滅至此乃可復見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復卦若從先天看則下一畫陽自剝上九變至坤上六其三十分已積於十月如子在母中天地生物之心未露若從後天處看則坤下一畫忽變成震元是一箇艮卦飜轉來艮陰止靜之中便有復陽流動之機如子在母外此天地生物之心便自了然可見一元之氣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只是說得他無心處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發李他心自有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心便是他主宰處

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徧覆底意思者皆言天南軒有言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震怒朱子謂須要知他無心又要識得他有心天包著地天所作為只是知生物而已此是箇無心之心若福善禍淫便似有人在裏主宰相似又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開花結非有神而何耶

○又曰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徹上徹下都是一箇氣皆透過去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無有無乾坤之象者

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坤二畫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只是一氣要生便生非至健不能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皆同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皆向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下面便生許多物事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君臣則義

上有一點子明虎狼父子則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此天地所以為皮殼萬物都包羅在此乾坤是其性情隨所賦而各有不同也西銘言乾稱父坤稱母人在其中子道也故乾陽坤陰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資以為體乾徤坤順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得以為性此人所以得性命之正而為萬物之靈物得其偏正於物而已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太虛是總體不離四者而言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草木金水火土皆是雖雜氣化而言實不離乎太虛太虛是太極上面底圓圈裏陰靜陽動者有這氣道理便在這裏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有此水方映那天上月氣有形而太虛無迹以有形之象具無迹之理故曰性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邵子曰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

禮運云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太極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此四句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此言理氣形質之由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生於動者也太極動而生陽陽即輕清而上浮天也又曰陰陽生天者陽根於陰也故在天為陰陽則有日月星辰地生於靜者也太極靜而生陰陰即重濁而下沉地也而曰剛柔生地者陰根於陽也故在地為剛柔則有水火土石然則自其本言之則太極動而生陰陽即生天地也分而言之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故曰陰陽可以生天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故曰剛柔可以生地以天地一氣言之陽自下而上升升生也生陽以消陰陰又自上而下降降消也生陰以消陽以二氣分言之自下而升者為陽生於地中自子至巳而成乾生天也至午極而天方中又生陰以基陽基成則陽復行為天道左旋自上而降為陰生天中自午至亥而坤純生地也至子極而地方中故生陽以基陰基成則陰復行為地道右轉生天則萬物生生地則萬物成乾坤止用六爻六乃居中進六退六在進為終在退為始晝終則夜始夜終則晝始通乎晝夜而知是易之數能窮天地之終始以明消息盈虛之理也

○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有四象地有四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天地相銜陰陽相交

天主用四時行地主體百物生先天以乾坤坎離當子午卯酉四正之位乘天上地下而言所以天地闔闢日月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

此四象者在天爲陰陽老少兼日月星辰則爲八在地爲剛柔老少兼水火土石亦爲八相銜者先天圖左有一百一十二陽八十陰上亦然右有一百一十二陰八十陽下亦然相交者如男女夫婦牝牡雌雄乾去交坤成復坤來交乾成姤之類乾坤陰陽中分而立天地之體坎離陰陽中交而致天地之用陰陽本以坎離造化天地天地復以坎離生萬物後天文王八卦方位不同以坎離震兌居四正矣而以餘四卦居四維何也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所宅故曰西北爲乾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示所舍故曰西南爲坤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爲巽五嶽莫尊於東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爲艮

○又曰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

唐一行有言蓋天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如望象能得其全舜之璣璿渾天法也蔡邕天文志曰天體有三家一曰周髀其云天如覆盆以斗極爲中中高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見之爲晝日遠不見爲夜術數具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行如推磨而左旋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而牽之以西沒日出高則見日沒故不見日朝出陽中日暮入陰中陰氣黑故不見二曰宣夜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其術兼幽明之數郄萌記曰日月星辰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又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此兼取蓋天之說也李淳風蓋天說曰天地中高四隤日月相隱蔽以爲晝夜遶北極常見曰上規南極常隱曰中規赤道橫絡曰下規三曰渾天葛洪曰天形如雞子地如其黃地居天內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載水而行以周天之度而中分之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宋何承天云天形正圓水居其半東日所出曰暘谷西日所入曰咸池莊子有北溟南溟之辯是四方皆水證也故曰四海凡五行水生於金百川發源皆自山出而下注於海日爲陽精夜入水則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溢王蕃亦曰日月初登天後入地日晝在地上夜在地下今史多用候臺即其法也揚子雲曰落下閎經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後漢蔡邕張衡鄭玄皆以渾天爲長愚謂此外又有軒天昕天之說皆不足據吳姚信謂人如靈蟲形最象天頤前臨胷頂不覆背故天體南低入地北偏高此亦知人之所以爲貴也歐陽子謂古人步圭景意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渾蓋之是非君子當抉而不議也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寖高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然格物君子則推以窮理致知爲先

○又曰西北之高戴乎天頂

張氏曰虞喜有言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數語皆的有意義惜不究其始終爾蓋

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一起于下是爲坎水天象之始也九窮于上是爲乾金天象之成也故坎水柔動而乾金堅凝動脉滋生而腦精安靜此即北極爲天之頂凝然不動有常安之形也此亦蓋天之象

○又曰天之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陰在南陽在北天陽在南故日處之地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天南高北下陽在南陰在北故先天圓圖○○乾位南坤位北地北高南下陽在北陰在南故先天方圖位乾於西北位坤於東南日在南則中在北則潛天之南陽在上故極南大暑見于地者融于水地雖有陰不能伏陽天之北陰在上故極北大寒見于地者結爲山地雖有陽爲陰所伏陽性熙極則融陰性凝極則結地之南宜寒而下者氣熱北宜熱而高者氣寒從天也水柔也屬陰以陰不勝陽故爲陽用山剛也屬陽以陽不勝陰故爲陰用是以形則從乎地之柔剛氣則從乎天之寒暑極陽極陰氣非中和萬物不生故爲死地惟天地交寒暑和則萬物生也

朱子曰安定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

○愚按丹書言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如此則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文定舉成數言鄭注考靈曜云太虚本無形體指諸星運轉以爲天體爾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天如彈丸圍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圍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平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又云○○地盖厚三萬里○尚書王蕃䟽曰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回轉此其大率也

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張氏曰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南高北下周天之度南北各分其半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餘則皆見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潛又曰周天之度環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環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雖陰中自分陰陽要之常隱常見者爲靜數坤之策應之百四十有四其東西循環爲用者二百一十六度雖陽中自分陰陽要之循環迭用者爲動能故乾之策應之卦地也爻天也應乾之策三百六十也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

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天之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漸而上至冬至時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向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盖極地厚也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也鄭注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時日上極與天表平後日漸向下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委曲俱考靈曜注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

○朱子曰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周禮土圭之景一寸折一千里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止此數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西冬北亦然

譬如大盤盛水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深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問曰無此理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盖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游之義也星辰

亦隨地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尺有五寸等一尺差萬里五寸五千里一分百里景長景短皆差一寸故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或問四游之說構虛不經故爾雅似非鄭注愚曰衆言混淆折諸聖經賢傳足矣今張子朱子皆以爲然則未可疑

○或問朱子曰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或問鄭注曰景夕者謂日昳景乃中立表太東近日也景朝者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太西遠日也朱子荅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日未中景已中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午後景長也景朝日已過午景猶未中立表太北則取日遠午前景長午後景短也問多風多陰曰日近東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春必東風夏必南風曠土無山可限故風各以其方至風從陽氣盛衰早陽升風生午盛午後風微至晚風止如西北多陰非特山高障蔽自是陽氣到彼衰謝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四邊不甚見日古謂蜀日越雪又曰漏天言見日少也以此觀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寒暑風陰驗之可見唐賈公彥曰周公營洛求地中置五表潁川陽城置中表度景處

○古跡猶存中表南千里置一表中表北千里置一表中表東西各千里置一表此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又按朱子言今人都不識土圭康成亦誤圭尺是量表景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夏至立表表景長短以玉圭量表景恰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地中與古已不同漢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今在浚儀舊開封縣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景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刻居中晷正則日至氣應得之矣陸象山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日有十二辰八十四維歲十二月二十四氣以土圭測日景以磁石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岳以南三徙之而箭不用者六岳以北三徙之而箭亦六千維之間或前或後或兩屬磁鍼

○所指或以爲壬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爲丙午之間要必有一定之說相其陰陽自周公以來則然矣學者所當攷

○又曰天包乎地天之地又行乎地之中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地特天中之一物爾所以言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又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邵子曰天覆地地載天天上有地地上有天人居地上不覺耳又曰天圓如氣越地斜隔其中又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空處有

限如空中一毬自內觀之坐向不動天左旋而星共極則又一面四游以薄四表而止以先天圖觀臨師以上各十六卦為天之天地之天之元會運世之數而在天同人遁以下各十六卦為天之地地之地之年月日辰之數而在地

○又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爾

朱子曰在天之位一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諏訾二月辰在降婁之類是也若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相為對待而不可易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而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有遲速之差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亦非推挽而行但其氣之盛處精神自然發越而自各有次第耳

○又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

素問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天從上臨下入萬里又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以地中求之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先儒言中原山水皆源西北故叙山水者皆自西北而東南地有山水猶人有血脉有近不相連遠而相屬者故曰江海何嘗斷地脉蔡氏曰大河○北境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山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空口大岳次以一支包汾晉之陽又次一支為太行又次一支為恒山此北條也其南條者江漢南境之山川也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曰敷淺原或曰今江州廬阜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東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山川源流可攷也鄭氏以岍岐為正陰列河濟所經西傾為北陰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為次陽列漢水所經岷水為正陽列江水所經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二水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程氏曰九河未淪沒為海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入海處有碣石在西北岸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南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此正古河沒海之處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九河碣石包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云

○唐法象志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濊貊朝

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至荆山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

南北兩戒者天所以限中華之地也南北兩河者所以與兩戒之山相爲經緯也○其中用文用武貨殖所阜之國皆所以育人民成造化開中國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區也宇内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至多莫如水水精上浮爲雲漢下流爲江河月影山河之象水涵星斗之文無非一氣之造也認山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沈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區域分野如指諸掌此山河之大勢然也以象求之北戒則析木之所值南戒則星紀之所臨至若鶉首爲秦隴之區則兩戒山河之首實在焉

人君命受中州清淑之氣握五帝天綱地紀之符必綂常經而後可

○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其分野與五帝區相值

坤地也雲漢地之氣乾天也北斗天之極五帝者少昊氏金德顓頊氏水德伏羲大昊氏木德神農列山氏火德軒轅黃帝有熊氏土德五帝各居五方其說曰究咸池

政在乾維内者降婁也爲少昊墟叶北宫

政在乾維外者陬訾也爲顓帝墟成攝提

○政在巽維内者壽星也爲太昊墟布太微

政在巽維外者鶉尾也爲列山氏墟得四海中承大階政者軒轅也爲有熊氏墟斗杓治外鶉尾也爲南方負海之國斗魁治内陬訾也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宿在雲漢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陽者四爲四戰之國

○天下山分四條上應二十八宿

曰岍岐荆山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東方宿也其次曰降婁玄枵以負東海神主岱山曰歲星

曰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北方宿也其次曰大梁析木以負北海神主恒山曰辰星

曰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嶓冢陪尾西方宿也其次曰鶉首實沈以負西海神主華山曰太白

曰荆山内方大别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南方宿也其次曰星紀鶉尾以負南海神主衡山曰熒惑

○中州

居天下中其次曰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神主嵩山曰鎮星

○負險用武之國

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

四戰用文之國

陝東三川中岳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濟南淮東達距野爲宋鄭陳蔡河内及濟

水之陽為鄁衛濵東濵淮陰為申隨
負海貨殖所阜之國
北紀東至北河北為邢趙南紀東至南河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此負海之國也其他如九隘之險九河之曲養水三危汶江九折皆上為列宿河洛篇曰天極中星崐崘之墟天門明堂太山之精張平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

○天有三辰地有三形皆可指而言也若極而論之則八極之維徑二億二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通而度之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不可究詰愚嘗上下區域致諸往牒姑就三皇五帝所臨之地言之則大章豎亥所步孔子稱其地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踰流沙東極蟠木天地翕合而秀氣鍾滎河效靈而圖書出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周孔出而為中國衣冠禮樂之主以承羲皇群聖之托鄒魯多儒雅燕趙多豪傑山之東西多將相皆所以相與經緯乎中國也禹承堯舜之盛平治九精三州玉帛萬國定可墾之地九百一十萬八二十四千二十四頃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

○六百九貨殖所負男耕女織不奪其時以供財用儉有餘而奢不足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至成周盛時民口二千二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萬時十六萬一千人自後歷秦漢隋唐盈虛豐耗不常以至于今天下一統超鴻濛而混希夷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可以追蹤三五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司馬相如傳注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廣袤萬里高八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天帝之下都也水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其山一萬一千里胡用之問天竺去處土地多生異人朱子答曰中國去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使來貢獻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東南天竺諸國在其正南黃河在崑崙東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在

○西南上竺乾書說阿耨山即崑崙也山頂有阿耨大池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中國地形正圓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中氣其他世界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其外不得天地之正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此說云○古誌有曰西北多山崑崙為祖根本脊脉跨越寰宇五岳三

塗綿亘錯峙又曰河出崑崙地最高仰北方沙地無險可障潰決東西易成漂蕩禹疏九河殺其駛浪

○又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黄道赤道皆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要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處按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天之中何在曰在辰極地之中何在曰在嵩山惟天以辰極爲中故可以起曆數而推節候惟地以嵩山爲中故可以定方隅而均道里子午其天地之中乎冬至陽生子夜半時加子所以乾始於坎而終於離此南極北極獨爲天之樞而不動也夏至陰生午天中日正午所以坤始於離而終於坎此黄道赤道亦在嵩山之北而不爽也惟天地之中處一定不易是以聖人者出處璣璿以觀大運摠會要以察方來皆自此而推之也或謂愚曰子之玄渾章可以盡天地之制乎曰非也言天文則有司天史言地理則有指掌圖言雲漢分野則有唐一行言水經曲折則有酈道元然皆按陳迹而言未底其極也太玄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其妙有不可得而言矣

天原發微卷之三

天原發微卷之四　情四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虚谷方回萬里校正

分二

唐孔氏曰陰蔭也陰氣在内與蔭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陽奇爲氣氣混沌爲一又爲日體常明無虧盈之殊陰偶爲形形分彼此又爲月有晦朔之别伏羲見陰陽之數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陽一而施陰兩而承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二者一而已陽來則生陽去則死萬物生死主乎陽則歸之于一也蓋天地是劈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爲之主便是箇胚樸子然後爲父爲母生人生物千變萬化千條萬緒皆不出此所以充塞宇宙何莫非陰陽之氣都走那兩箇物事不得造化之初以氣造形故陰陽生天地以形寓氣故天地轉陰陽漢董仲舒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儒者不可不知陰陽也

○周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故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朱子曰周子之書不出陰陽二端始是生生之理終是巳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巳定處說死太極未判前則陰含陽太極巳判後則陽分陰陽陷於陰爲水陰陷於陽爲火

○張子曰氣坱然太虚升降飛揚未甞止息虚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精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巳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橫看陰陽直看陰陽如扇游氣如扇出風陰陽如磨游氣如磨出麪陰陽如木根游氣如開花結子非陰陽外別有游氣虚空即氣氣能升降飛揚以生萬物但人不見爾如望氣龍成五色之類氣撒出來其中有精有麤故人物有偏有正感遇聚結以上說二氣以下說游氣始之一字只是說箇生物底母子精底都是從麤底上面發出麤底事上無非天之道理所以爲至教二氣在天地間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許多物各得一箇性命各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衮衮將出來者固自若也

○又曰造物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巳

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若見得無一物無陰陽雖至微之物有箇背面若說行處是一氣故朱子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東西南北並立以位相對只是一般動對靜屈對伸一對二道對器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中有外無一物無對者形則有影聲則有響○蔡氏淵曰生物之時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來者息也息者爲陽去者消也陽消則陰消息之閒隨其陰陽多少而爲變化此流行之陰陽也物形之後有天地日月男女雌雄之類此對待之陰陽也流行之陰陽惟陽爲用對待之陰陽則其用均雖曰用均其所謂陰非流行之陰矣故凡動植之微而能生息者雖陰亦待陽而得也惟槁木死灰乃爲陰爾

又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又曰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

○朱子曰橫渠此語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蓋陽不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偶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爲而非有爲之者也亦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則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陰陽只是一箇消息進便喚做陽退便喚作陰陽之退便爲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

做兩箇看亦得大抵發生都是一箇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不是討箇陰來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爲復是本來物事陰生爲姤姤是偶然相遇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陰陽以氣言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

程子曰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又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

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人所不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以天地自然之氣言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有以善惡言者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陽善陰惡君子小人天理人慾互相勝負又曰陰何比小人乎看之却好以類言之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伊川云十月謂之陽月疑其無陽陰亦然聖人不言爾蔡季通以爲不然曰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不足以配天朱子謂其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進陽長善消惡用君子退小人這便可見○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爲陽其勢浸長便較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邵子曰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

○張氏曰陽動陰靜陽貴陰賤陰終不可與陽並言及至隨時變易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迭相爲用○陽盡陰純坤爲主陰盡陽純乾爲主愚曰子月之巳月尊陽午月之亥月尊陰以分而言乾尊坤卑不可並也以家言之父母固是尊然母終不可並乎父尊無二上也蔡氏謂陽非陰不成陰非陽不生陰陽必相須爲用然在氣則陽爲用故陽動陰靜在形則陰爲用故陰疾陽舒

○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流行則爲陰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橫看是一般道理直看是一般道理橫豎皆可見橫看則左陽右陰前陽後陰背陽面陰進陽退陰動陽靜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都是一般豎看則上陽下陰仰陽覆陰升陽降陰清陽濁陰以至大陽小陰高陽卑陰妍陽醜陰以類推之靡物不然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從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在天則陰陽成象在地則剛柔成質在

人則仁義成德莫匪陰陽也
又曰陰以陽爲體陽以陰爲體
陽得陰而凝虛賴實以立陰待陽而發實從虛而出陰至坤而成體乾之十二陽託焉故陽以陰爲體復自坤出三十一變而夬爲春爲夏則陰以陽爲用陽至乾而成體坤之十二陰託焉故陰以陽爲體姤自乾出三十一變而剥爲秋爲冬則陽以陰爲用在天則陽動而消陰在地則陰動而消陽○極陰之際坤餘十二陽其終成乾而得三十六陽極陽之際乾餘十二陰其終成坤而得三十六陰以坤之陽而生震坎艮二十陽以乾之十二陰而生巽離兌二十陰散一爲三生之始也并爲三十二陰陽各得八位之半以巽離兌之二十八陽而生乾之三十六陽以震坎艮之二十八陰而生坤之三十六陰會三歸一生之極也并而爲六十四陰陽各得八位之全所以立春至立秋陽數并之皆六十四陰數皆三十二立秋至立春陰數并之皆六十四陽數皆三十二四八三十二者四卦之全八八六十四卦八卦之全也圖左三十二陽右三十二陰分天地之體并之皆六十四卦者陽極無陰陰極無陽也
○邵子曰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爲春秋晝夜之門又曰陽侵陰陰侵陽故坎離當半也
先天六十四卦氣皆中起以八卦配十二辰子午卯酉爲四中乾當午坤當子離當卯坎當酉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得其正矣四維之卦則兌辰巳震丑寅巽未申艮戌亥也而邵子又曰坎離陰陽之限離當寅坎當申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蓋謂用數不過乎中以寅申巳亥居四孟之首乾當巳而生於巳坤當亥而生於亥離當寅而限於三陽之半坎當申而限於三陰之半中則踰其限而溢矣况氣盈朔虛其餘各六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亦邵子怕處其盛之意而退一位以居之則卯辰兌也子丑震也午未巽也酉戌艮也皆處數之不及而不踰乎中也是故以坎離之半而當陰陽之半也若以坤爲子半推之則卯酉中矣故卯爲日門而居左太陽所生酉爲月門而居右太陰所生爲春秋晝夜之門者春分陽中秋分陰中故曰日中宵中晝夜均也非若夏至則晝數多冬至則夜數多也非但日月之出入於此而萬物亦出生入死於其中也翁氏曰天地雖始於寅而開物至卯而門彌辟雖始於戌而閉物至酉而門已閉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弦望晦朔一日而旦晝暮夜雖皆坎離日月之功而莫不由乎門之左右矣張氏曰離當卯而終申晝之分也坎當酉而終寅夜之分也又曰離當寅未卯而已明坎當申巳酉而未昏天克地以爲餘分晝常多夜五刻者離陽侵坎陰晝陽侵夜陰也愚以大數言之開物於驚蟄後閉物於立冬前陰陽互相侵也故乾全用坤全不用坎離用半也坎離二卦是乾坤中爻之交先天位坎離以卯

酉而為日月後天位坎離以子午而為水火只此四位極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皆義文之微意其他卦不偏則雜矣
朱子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此以流行於四時而言也自一歲言六箇月陽六箇月陰一日亦然晝陽夜陰午前陽午後陰一月言望前陽望後陰六甲言甲子陽乙丑陰分言之則甲陽子陰從古至今只恁衮去屈伸往來循環不已孰使○然哉天地是一箇大陰陽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自其中流出又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是一氣之變為之也陽生自下而上則進而生物陰生自上而下則退而成物陽居東南主春夏以生陰居西北主秋冬以殺此其大略也
○邵子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其變則為暑寒晝夜雨風露雷

○或問雷霆風雨雪霜雲露張子對曰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和而散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為戾氣陰霾陰常散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又曰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又有問雨風雲雷於邵子者答曰陽得陰為雨陰得陽為風剛得柔為雲柔得剛為雷無陰不能為雨無陽○不能為雷雨柔屬陰待陽而後興雷剛屬體用陽而後發張氏釋之曰陽倡陰從流為雨陰格陽薄散為風剛倡柔從蒸成雲柔蓄剛動激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升故言柔剛天陽無陰不能為雨地陰無陽不能成雷雨陰形柔本乎天氣之陽雷陽聲剛出乎地體之陰陰陽互相用也又有以八卦爻象問於蔡節齋者答曰坎陰為

○陽所得則升為雲陽淺則為霧坎陽為陰所累則降為雨陰淺則為露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為雷陰固則為地動震也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為風陰固則為大風巽也陽包陰則離為霰陽和陰則為雪離交坎也陰包陽則坎為雷陰入陽則為霜坎交離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離為日坎為月陰陽相戛則為電陰陽失位則為霓
又曰氣自子至午為升自午至子為降子至寅地中升于地上卯至巳地中升于天中午至申天中降于地上酉至亥地上降○于地中
愚按子午各六有地以限之陽生於子至寅則十一月至正月陽氣升于地上少陽數七陰中陽也卯至巳二月至四月地中升于天中老陽數九陽中陽也又自一陰生午以至于申五月至七月陰氣自天中降于地上少陰八陽中陰也酉至亥八月至十月地上降于地中老陰數六陰中陰也一日一月亦然大抵寅申巳亥當乾坤

泰否之交三陽三陰皆爲天之用震爲少至乾則老巽爲少至坤則老坎離又以四陰四陽生物于中三陰三陽泰與否對六陰六陽乾與坤對如水數六雪片也六不是人做将出來物物造化皆是如此可以見陰陽之妙處

又曰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其化則爲走飛草木色聲氣味陽生動物陰生植物朱子曰本是一理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雖至微至細草木鳥○獸皆然如鯉魚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背○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龜背中間五段五行也兩邊各四段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至於草木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皆然張子曰槽柏煨燼無非教也愚嘗以皇極經世書推之謂有飛飛之物飛木飛草飛走之物又有走飛走木走草走走之物又有木飛木走木草木木之物又有草飛草走草木草草之物又有陰陽推之飛陽走陰動陽植陰馬陽牛陰角陽尾陰皆不逃乎陰陽之數大抵色聲氣味目耳鼻口物各有之但或偏而不全全而不能如人之靈耳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之氣只鼻息間見之

鼻竅爲天門氣由以出入也朱子曰以氣言之呼爲陽便是發達底吸爲陰便是收斂底如鼻息無時不吸無時不嘘嘘盡生吸吸盡生嘘胡文定公曰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横渠張氏曰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接爲春萬物錯揉對秋而言天地之晝夜也朱子謂太極是性動静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軀體血肉便是五行所以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進便是陽退便是陰處已一爻是陰應事接物是陽爻又曰事之未定者屬陽已定者屬陰邵子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于掌矣釋者曰手仰本乎天親上足方俯乎地親下手可翻覆足不可者陽能兼陰陰不可兼陽也掌後高前下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聚爲川澤掌中之文如川象手自掌腕肘至肩足自趾至脛股髀各三節應十二次四肢應夫四時應地四方四指各三節應十二辰合之應二十四氣拇指三節二爲陰陽隱者爲太極掌大物也合之而三十二應天卦并手足六十四兼地卦地體極于十六一手有十六數而顯者十五一者太極隱于大物之間○也人之四肢各一脉應四時也一脉三部○應一時三月一部三候應一月三旬乾策也素問言十二節氣皆通天氣十二節氣應人之十二經脉謂手足各三陰三陽三候謂沈浮中陰陽有太過不及也

又曰天地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兼三材而兩之也

陰陽作一氣看亦得作二氣看亦得隨時分出看亦得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處有小闔闢小消息大而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小而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然於其中雖有萬變不同而其理則一定不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學者其究心焉

天原發微卷之四

天原發微卷之五 情五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衍五

鄭氏引白虎通云行者為天行氣水訓準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金禁也秋時萬物陰氣禁止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土吐也土居中央總吐萬物生物者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者金水九六之數易精氣為物注云七八游魂為變注云九六朱子曰太極列五者於陰陽之下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無氣則理無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又有五行之氣所以做得物事出來愚曰五行後天也若問先天一事無一者太極也自一分二則有陰陽陰陽者五行之氣五行者陰陽之體質一三五七九為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為地之五行二五一十陰陽合而為一則能生成萬物故上曰一五行而已一中有二甲陽乙陰為木丙陽丁陰為火戊陽己陰為土庚陽辛陰為金壬陽癸陰為水天也亥陰子陽丑寅陽卯陰東巳陽午陰南申陽酉陰西辰戌陽丑未陰位中央地也木神主仁金神主義火神主禮水神主智土神主信人也貫三才而一之氣行理亦行

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蓋其變至於不可窮無適而非陰陽之道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到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環旺相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黃勉齋曰圖說云水陰盛火陽盛乃行之序非生之序如作建子時看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生之序又曰太極圖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居右

火陽盛居左金陰穉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水為陽火為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强盛陰始生為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為陽穉木為陽盛火為陰穉而金為陰盛也

○又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就氣質言之水性冷火性熱木性温金性凉土性中和人之生也亦各隨其氣質所禀有智愚强弱之不同然自本求之則各一其性所謂渾然太極之全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此人也所以獨得五行之秀而其心為最靈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

天一生水故水居五行之先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源皆根於天一之造化也如金石之産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冬至皆肇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可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證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

○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圖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

五行春始於東方之木冬終於北方之水中主於中央之土是始中終三者行之序也而其生之序則皆始於天水能利澤萬物天一打初便生水水有貞靜之性剛而有力包藏於冬木能温燠萬物天三便生木木有發生之性充皂莫禦條達於春土能持載萬物至天五生土土為包育之毋直方以大居中而旺四方三者既生生生不已各居其方而不可易於以見上天好生之心源頭既正胥子又好皆是天生火之與金乃是五行中相資以變化不可一日無者却是地生火生於地二其性炎上或自有而無或自無而有位可以居南亦可以居西金生於地四其性從革或方可為圓圓可為方位可以居西亦可以居南故圖與書有更置之說不似水木土皆天所生而有定序然而於定序之中五行生生相為融貫則序雖定而氣未嘗不相通也故朱子曰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

○又曰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

饒雙峯曰氣運於天以生為主故朱子以春為四時之首而貫乎夏秋冬其在人則惻隱為四端之首而貫乎羞惡辭遜是非以春能生萬物而惻隱能兼衆善故也安

氏曰一在水下為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五也一在本上為末是分枝布葉而散於萬也以一知萬天一生水而為木共此一爾

○又曰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命而藏於此也

木無水則枯火無水則燥金無水則宿以水包之則流通四時活動萬物功成則退藏二陰之中伏於黃泉之底所以能歸根復命於此及其出也則又元而亨雷域中雨天下也其在人則腎精所藏百體皆潤

○又曰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也

雙峯饒氏曰質具於地以養為主故土居五行之中而統乎水火木金其在人則脾居五臟之中而統乎心肝肺腎以土能養萬物脾能養衆形夏季未月土為最王故能生秋金又寄王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共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成三百六十日翁氏謂五行離土則不能各成一器一得五便成水二得五便成火三得五便成木四得五便成金五得五便成土五者土居中央一二三四五纔得五便成水火木金土謂之六七八九十也

○又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對待非流行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不能自行此五行所以流行於天地中以為用

變化者一變六化而成水二變七化而成火三變八化而成木四變九化而成金五變十化而成土天地其對待之大者其次五行亦各自為對是為交易之易火與水對金與木對對待則二是有定體行者流通流通則一是為變易之易也五行相生為水木火土金金復生水對峙者各半體流通者皆全體對待流行各有次序以一氣言則息極而消消極而息以二氣言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以四時言則所克者為夫婦所生者為母子夫取妻而夫之血氣日以耗故夏化為秋母生子而子之血氣日以充故冬變為春以五行戊己間乎十干辰戌丑未間乎十二支中央間乎四方坤間乎離兌火生土土生金也程氏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金木則確然有定形矣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

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之為物水清則生火然而不離也朱子曰正蒙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問火附水而生莫亦　曰火是箇虛空中物問只溫與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如火中虛暗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坎中之陽也火中有黑陽中陰水外黑內明者陰中之陽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張子又曰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

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勉齋黄氏曰以人物之初生驗之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為聲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天得一奇而生水一之極為三故三生木地得二偶而生火二之極為四故四生金六之成水猶坎以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猶離以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豈曰一生水而未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方待六與七而成水火如此則金不成造化矣蓋水火之氣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金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為之耳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目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也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與此比配各有不同雲莊劉氏曰陰陽互為其根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若木生於天三專屬陽故其行於春亦屬陽金生於地四專屬陰故其行於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斂而有定質矣此所以與水火不同也

○朱子曰樂聲是土金木水火洪範是水火木金土樂辨五聲十九八八七六範分四方一二三四五又曰範言一二三四五而不及六七八九十月令言八七五九六而不及一二三四十太玄言三八四九二七一六五五而不言十範以水火木金土為序禹以水火金木土為序劉向班固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范曄以木金火土水為序

○又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

○蔡九峯曰在天而流布四時曰五行在地為人所取用曰五材唐孔氏曰五行以微著為次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實大為五今以洪範推之蔡氏曰潤炎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水潤而又下火炎而又上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土兼四方而具生之德故言其所重在稼穡而氏以食為天也馮氏曰種曰稼苗也穫曰穡穗也蔡傳言稼而又穡者言其生生不已也又曰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

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五味以五穀爲主以月令推之可見五穀之配五行者麥爲木黍爲火稷爲土麻爲金菽爲水以五畜言鷄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以五果言則栗水李木杏火桃金棗土是數者皆質具於地而切於民之生養不可一日無也其運此氣而在天則爲五行其凝此質而在地則爲五材天有日故地有火天有月故地有水天有雨暘寒燠風故地有水火木金土天而地地而天充塞宇宙何莫非五行者況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孰不資五行以爲用

○邵子曰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内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内明故坎陽在内水之用用内也

火用外目象水用内耳象火内爲體外爲用水外爲體内爲用陽者用也朱子曰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内明而外暗火内暗而外明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西山眞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内景本淮南子蓋清明者内景金水也濁明者外景日火也或曰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蝕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内故無窮以此收視反聽潛神不耀此理故妙可以養生又於治道不相關孰若吾儒當明則爲離晉當晦則爲明夷又曰火日外光能直而施所應無窮金水内光能闢而受隨才各得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張氏曰火託木而木生水神乘氣而生精先天以神生精一生二後天以精集神二生一　愚嘗推其說曰水陰根陽故爲少陽春至夏而老火陽根陰故爲少陰秋至冬而老乾坤具坎離之體乾以九二交坤成坎坎中一陽生子是爲眞水乃陰中之眞陽也坤以六二交乾成離離中一陰生午是爲眞火乃陽中之眞陰也二多一少坎一離二少者爲主則多者爲用少爲主故坎爲冬所生之歲月日辰自子至巳六辰皆陽多者爲用故離爲夏所生之歲月日辰自午至亥六辰皆陰天地之間無往而非水火之用所以乾坤付正性於坎離坎離爲乾坤之用也

○又曰雲有水火土石之異地類亦然

張氏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霧火雨露土雨濛石雨雹水風凉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玄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首有目耳口鼻身有骨肉血髓髓爲火血爲水肉爲土骨爲石是爲動物四象液爲水華爲火枝爲土根爲石是爲植物四象凡人之吹噴吁呵呼應天之風雨雲霧雷

○易有陽貞陰貞朱漢上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陰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

陽貞取陽卦乾生三男震坎艮也陰貞取陰卦坤生三女巽離兌也乾一陽生於子始於坎至離而乾終坤一陰生於午陰不敢當午位故退一辰而貞於未至坎而坤終陽自左行間時以治六辰陰自右行亦

閒時以治六辰順成其歲功陰陽二貞既定然後可以推四時之節氣愚考之孔疏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於日道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一陽生爲水數一故乾貞於十一月子而左行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二故坤貞於未而右行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故正月建寅三陽生爲木數三夏至以及於冬至當爲陰進故八月建酉四陰生爲金數四三月建辰居四季之首爲土位五陽生爲土數五也水在北從盛陰之氣故潤下者從陰也火在南從盛陽之氣故炎上者從陽也木東金西陰陽相半柔可曲直剛可從革土合養萬物以爲五行之主

○朱子曰京房因卜筮推出許多道理其說謂大衍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共五十其一不用今只取生氣一句爲說

一者爲天之生氣愚曰天之數不用五一由五出故大衍之數不用一者一乃天之神也一入于北則變坤成坎而生水其數一一入于南則變乾爲離而生火其數二一入于東則天始交地而生木成震其數三一入于西則陰說於陽而生金成兌其數四其終也一復歸藏於五而爲萬化本存一不用者是爲生氣太初氣之始是也五十五數存五以爲五行之本大衍五十

○又存一以爲太極之本太極而五行以一分五以五分十其四十九者又五行之細數五十者五其十十者兩其五兩者一也一者水也五行之始生氣之出也十者土也五行之終生氣之入也是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散在天三百六十是爲度數散在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萬物之盈數其一不用者退藏於密故木旺則水退火王則木退土王則火退金王則土退水王則金退此五十五退五不用者所以去衍之盈數五十又退一不用者所以虛衍之本數故曰抑其盈虛其一萬本於五五本於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天以一變四四有體一無體也此一在人爲心在德爲仁在易爲乾在時爲春無往而不爲天之生氣豈特四十九蓍賴此以爲神哉天地萬物皆倚此以爲立命之地故曰不用之一群用之所依宗

○朱子曰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乾金易卦金也兌金五行金

○也巽木是卦中取象震木是東方屬木以土寄王四季故止言四時

唐孔氏謂五行去土亦曰四象謂金木水火土震木離火兌金坎水各主一時又巽同震木乾同兌金加以坤土又曰七八九六之謂在物爲木火金水在人爲仁義禮智在方爲東西南北在易爲元亨利貞在象爲龍虎鶉龜在月爲弦望晦朔在日爲旦晝暮夜在首爲目耳鼻口在身爲骨肉血髓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事事

物物都相離不得　春子丑寅爲少陽夏卯辰巳爲太陽秋午未申爲少陰冬酉戌亥爲太陰邵伯温曰水火土石本體也五行在其中矣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五材出焉金出於石木生於土有石後有金有土後有木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

○又曰天下道理只是一箇生兩箇易說到八數住洪範說到十數住卦八而數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是五而有十者一箇包兩箇木包甲乙火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又曰甲乙是兩箇木丙丁是兩箇火戊己是兩箇土金水亦然兼三才而兩之是陰陽五行之相克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

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之德乃五行相克之理老蘇之說爲然金克木剛勝柔也水克火柔勝剛也

○又曰有互相發者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皺金斂可知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温金清可知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土言稼穡則井洫火爨木與金器械可知所謂木變者何炳爲火爛爲土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敷能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火革者何革生爲熟革柔爲剛革剛爲柔金亦能化可圜可平可銳可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命之曰從革

○又曰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言五行不言陰陽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別無討陰陽處如甲木陽乙木陰之類

朱子曰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木夏火年月日時無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生適逢其氣參差不齊貴賤壽夭皆然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氣偏五行有得其氣清者聰明而無福祿有得其氣濁者有福祿而無智慧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齊魯得其偏五代極亂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時如大睡一覺醒時却有精神　五行有理○

○有氣有數其行於十干十二支之中可得而數天一與地六合生成水居北子數一亥數六壬爲陽水一癸爲陰水六也地二與天七合生成火而居南巳數一午數七丙爲陽火七丁爲陰火二也天三地八生成木而居東寅數三卯數八甲爲陽木三乙爲陰木八也至於土位乎中央則五與十合而生成土戊與辰戌麗於十而屬陽己與丑未亦麗於十而屬陰也西方虎位成金庚干申支數既爲九而屬陽辛干酉

爻數又爲四而屬陰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數不行數非道不立列於十干者如此布於十二爻亦如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奇中有偶偶中有奇上入蒼天下入黃泉大含元氣細入無倫皆莫能逃此數矣六經言五行者月令四時所紀相生之數爾虞書六府所敘相克之數爾至於天地生成之數惟易與洪範言之箕疇孔繫皆有得於河洛之傳矣

天原發微卷之五

天原發微卷之六　情六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觀象

易曰兩儀生四象又曰四象所以示也王輔嗣以下伊川以上所説多有不同獨邵子傳先天之學一見而決可以破千載之惑矣朱子啓蒙一書示人至矣或者未徹愚曰君若看得其中八字則此一卷書皆筌蹄爾奚用多言讖者譏之易言天數五地數五存一以爲本用四以爲變用之於蓍則曰七八九六用之於地則曰水火土石用之以觀天象則曰日月星辰其在卦則分爲八焉特所指地頭不同爾

邵子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之大陰陽盡之地之大剛柔盡之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

乾陽物坤陰物天地亦物之大者爾天不過一陰一陽之消長一寒一暑而四時成天之道也地不過一剛一柔之交錯一夷一險而四維成地之理也著於天爲四象列於歲爲四時形於地爲四體布於方爲四維皆乾陽坤陰二物爲之

程子曰四象謂陰陽剛柔陰陽生天剛柔生地

朱子曰邵子説數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地之四象陰交陽陽交陰生天之四象所謂四象者天有陰陽又就其中分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有剛柔又就其中分爲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其實元初只有一箇太極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又分爲八天得一箇四地得一箇四各有一箇太極行乎其中便是兩其五行而已

日月爲易

易之一字上面從日爲陽下面從月爲陰故莊子曰易以道陰陽也

邵子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太柔爲

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

邵伯温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體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者後天所自出水火土石者五行所自出金出於石木生於土五行行乎天地之間水火土石在其中矣經世用水火土石本體也洪範用水火木金土致用也日爲陽精先天圖以乾爲日乾之位在正南月爲陰精先天圖以兌以月兌之位在東南少陽爲星屬離位在正東少陰爲辰屬震位在東北太柔爲水月象先天圖坤爲水位在正北太剛爲火日象先天圖艮爲火位在西北少柔爲土辰象先天圖坎爲土位在正西少剛爲石星象先天圖巽爲石位在西南日陽月陰星剛辰柔天有地也水陰火陽土柔石剛地有天也　在天成象爲日在地成形爲火火與日本一體故陽燧取於日而得火在天成象爲月在地成形爲水水與月本一體故方諸取於月而得水在天成象爲星在地成形爲石石與星本一體故傳言星隕爲石在天成象爲辰在地成形爲土辰與土本一體故自日月星辰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土石之外廣而茫茫者皆土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生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

又曰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　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

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一唱一和而後物生　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一感一應而後物成一唱一和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　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爲動陰爲植陽之陽爲飛親上陰之陽爲走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爲明哲飛爲鸞鳳走爲麒麟介爲龜龍草爲芝蘭木爲松栢石爲金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爲妖孽飛爲梟鴆走爲虎狼介爲虺蜴草毒木青石礓礫　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　天地生物萬殊不同所以感應交錯而變化出焉

邵子曰日起於一月起於二年起於三辰起於四一者一元也二者十二會也三者三百六十日也四者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舉一歲言之

又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

日半盈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
陽之義也
日雖右行然隨天左轉月雖行疾然及日
而會常在其後星隨月者見於夜也一陰
一陽之謂道天法道故半明半晦日法天
故半盈半縮月法日故半盈半虧星法月
故半動半靜有一必有二獨陰獨陽不能
自立半盈半縮者在陽度則盈在陰度則
縮半動半靜者在緯星則動在經星則靜
也蔡氏曰日者正躔度月者定晦朔星者
經星緯星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
○又曰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
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天雖半晦半明而晝夜常見日當晝時必
在天上月當夜時有在地下故半不見星
又不及乎月貴賤之分上得兼下大能包
小星半見者五緯二十八宿皆迭見故也
○又曰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之陰星夜可
見也故為陰中之陽
先天以日月星辰配乾兌離震日為陽中
陽月為陽中陰星為陰中陽辰為陰中陰
月晝可見故為陽中陰星夜可見故為陰
中陽星亦隨月故為錯綜而互用辰不可
見故為陰中陰辰天也日月星辰託焉辰
雖不可見天晝夜可見故不用之一用之
所宗
○朱子曰兩儀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
次為二畫以分太少
兩儀者一畫陰一畫陽於畫上各加一奇
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
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
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一二三四合
九八七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
五七者二而得於五八者三而得於五九
者四而得於五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
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六者十分四之
餘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
四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
八於是三才畧具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或疑易有四象唐孔氏以為金木水火莊
氏以為實象義象用象謂之七八九六者
又不指為陰陽老少張子云龍虎鶉龜乾
四徳四時朱子發云四方四維諸儒皆不
以為天之四象而子必以是為言似與朱
子畫卦次序不同愚曰朱子之言即本之
邵子先天之學也第先儒未之及爾先天
無所不包以四象無往不在也在易為七
八九六在天為日月星辰老陰變為少陽
老陽變為少陰少陰少陽則不變待老陰
老陽而變推是以占則可知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之兆日為太陽則有寒暑晝夜之
變而少陽為星則分日之光而無變象月
為太陰則有晦朔弦望之變而少陰為辰
則為天之體而無變形天象在天顯然之
文象也卦爻在易隱然之天象也伏羲仰
觀天象以畫八卦夫子仰觀天文而知幽
明一以貫之可也孰謂占易者不可以占
大
太陽

說卦曰離為日為火唐孔氏曰日取南方而行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火無形麗物而有形生於地二王於南方其神在天為日在地為火胡氏曰日離體陰用陽離陰故行舒用陽故昱乎晝堯典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舉四仲之日言之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舉四季之日言之愚曰日在于子夜半方升升則向生海宇俱清日在于午午後為降降則向死萬物皆鬼鬼神之機升降而已元命包云日形圓望之廣天以應千里故王織象之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日不為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邵子曰陽抱陰為(陽日中日)陽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日月寒暑往來者用有體則有用不可分先後說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月在天中則受日光而圓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損朱漢上曰天地以坎離相濟以日言日降則月升以月言日交則月合以歲言寒來則暑往皆既濟也坎上離下水火之極則反其初故既濟之極未濟藏焉漢張衡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有三趾陽數奇也蓋雞屬酉陽中之陰離中虛火氣宿焉又曰月陰精之中積而成兎陰偶數屬卯蓋陰中之陽坎中滿也天一之水氣宿焉晉杜預曰日之質赤月之質白元命包曰日之為言實也大明盛實日人君之象行有道之國則光明日有五色其政泰平

邵子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

夏至熱極日自此隨斗而北冬至寒極日自此隨斗而南　愚嘗攷邵子之言其有合於太玄之說乎請條之其曰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蓋夏至日在井日窮南陸(艸硏)陰漸長故萬物向死冬至後日在牽牛一返北道群陽漸長故萬物向生玄又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蓋立冬後斗杓建亥陰氣藏物故曰虛立夏建巳陽氣發物故曰盈又曰日之南也左行而右旋斗之南也右行而左旋蓋日迎天右行春始行自西方歷七星而南故云右行秋行回自東方歷七星而北故云左旋斗隨天左行春指東歷三辰而南始指東方故云左行秋指西歷二辰而北還從西方故云右旋又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蓋冬至斗建子夜半時加子請其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時則天道左行斗柄隨天左指日雖違天右行每與月會則與斗柄相應玄卦自中至應四十一首以奇為主一百八十二日半日行其中是陽行陽中行陽度則盈至已成乾而生物也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蓋夏至斗建午日中時加午謂其進極而退往極而還已滿而損時則天道右轉斗柄亦隨天右指日雖違天左行每與月會則與斗柄右指相應玄卦自迎至養四十首陰偶用事一百八十二日是陰行陰中日行陰度則縮至亥成坤收藏萬

物南北者陰陽之定位故曰為經東西者陰陽之通氣故曰為緯日在天一日則分晝夜一歲則分南北於萬物則分生死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　注云上文共三百六十四日半盈以蹄躡二贅得一日通三百六十五日令一十分其二十分在一日即得三時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漢上曰劉昭云日行北陸謂冬西陸謂春南陸謂夏東陸謂秋

○世言南北陸是矣至言東西陸不誤則疑隋志言東陸曰春西陸曰秋又當別考不可混而言之也蓋南北為經子午相對冬至一陽生子神靈合論天地以并一年造化日月星斗皆自此始故曰行及陸曰冬行南陸曰夏方與時皆不可易由是天自北而東左旋以生物日則自北而西右轉以為之緯孟春日在營室北宿也是為正月建寅會于諏訾之亥仲春日在奎西宿也二月建卯會于降婁之戌季春日在胃三月建辰會于大梁之酉以西緯東故曰日行西陸謂之春以至四月巳與申合會于實沈日行南陸一陰生午造化收功揫斂萬物於是天道自南而北從西右旋以成物日則自南而東左行以為之緯孟秋日在翼申合巳曰鶉尾仲秋日在角酉合辰曰壽星季秋日在房戌合卯曰大火以東緯西故曰日行東陸謂之秋所以東不言春而言秋西不言秋而言春以見南北之經不可變東西之緯互相備也日為陽

○陽用事故自東至夜半而發南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進故為溫為暑陰用事故自夏至日中而發北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為涼二至之中道齊景至春秋分焉日則有中道月則有九行朔會陸行鄰於所交虧奪生焉日為寒為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

○邵子曰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左旋右行天日之交

天一日一周日行一度為天之所轉日隨之夏出寅入戌冬出辰入申春秋出卯入酉出為晝入為夜雖係乎日之出入其行也則係乎天日在地下則寒日在天上則暑冬行北陸為寒日行地下深夏行南陸為暑日行地下淺春行西陸秋行東陸為寒暑之中日行所以為寒暑天道向南則自深之淺向北則自淺之深天地之交也或謂夏則南極仰冬則南極俯引人首為喻為夏淺冬深之說此不知日有黃道也

○夏至日在午而正于午冬至日在子而正于子隨天運而然故以淺深為天地之交冬至日起星紀右行而日移一度天左旋一周而過十度日巡六甲與斗相逢此天日之交也冬至之夜如夏至之日夏至之夜如冬至之日冬之夜僅如春秋之晝者晝侵夜五刻也日出本有常時所以然者未出二刻半而明也入二刻半而後昏矣

○又曰朝東夕西隨天之行夏北冬南隨天

之交天一周趍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冬至夜半子日起星紀日右行一度天亦左移一度故夜半日常在子所以朝必出東夕必入西隨天之行而非日之行也夏則日行在北冬則日行在南日最北去極最近故影短而日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影長而日短此隨天之交也日日行一度天日一周而過一度一度者星之一度也故爲應日之行也冬至日在子夏至日在午春分日在酉秋分日在卯天之移也冬○至子日正在子夏至午日正在午春秋二分日或正于酉或正于卯東西迭辟所以爲春夏陰陽之交此應日之交也愚稽之古志矣冬至日在牽牛初度春分日在婁四度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一度春分日在角十度隋志曰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言其時爲夏至日行内道去極近則晝極長八尺之表尺有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故立八尺之表七尺五

寸之景隋志又曰日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言其時爲冬至日行外道去極遠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就中去一尺五寸則餘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故曰日有中道北至牽牛去極近爲夏至南至牽牛去極遠爲冬至東角西婁去極中故南至角東至婁爲春秋分鄭曰春分日在婁月在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序正冬夏致日者日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致日之時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不如度者歲惡人僞若人君政教得則四時景依度　晷進則水者謂晷長於度日之行黄道外則晷長晷長者爲陰勝故水晷退則旱者謂晷短於度日之行入進黄道内故晷短晷短者爲陽勝故旱進尺二寸則月食月以十二爲數也退尺二寸則日食日數備于十也

晷進爲盈晷退爲縮亦以其景知氣至與不而得之也○又曰聖人仰觀日月之運配以坎離而八卦之義著矣繫辭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朱子曰如納甲法坎納戊離納巳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巳留戊就巳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也漢上曰虞曰日月縣天成八卦象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巳成戊巳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催而明生乾坤二五交則○生坎離而日月出焉三日震象月出庚入日兊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月滅乙合而論之則坎離爲日月生明於震生魄於巽上弦於兊下弦於艮盈於乾而滅於坤甲至癸十日具於八卦中也○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詩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

月之始則生於西其盛則生於東日之所出乃在東方未旦則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之上耳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日常實是如此天行有差日月星辰又遲趕他不及惟日之行鐵定是如此故曰實也

○又曰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存乎心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故夏曰昊天而離為萬物相見之卦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晝相應夜藏密也玄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謂榎心氣腑所以存神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夏至之晝日在天上七分冬至之夜在地下亦七分自天言之在地上者十之七在地下者十之三故陽數盈于七也日與天不同者日行有南北道故也

○又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

一日之夜猶一歲之冬天神地靈陽魂陰魄冬至子半夜至子半相與會合於黃泉之宮所以胎育元造萌芽萬物也故曰男女會精氣而後生人日以陽精交地氣而後生物知此則知性命之學又曰日者天之陽魂陽抱陰為日以魂制魄陰抱陽為月以魄拘魂也

○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

或有問渾天於朱夫子者曰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答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孟子曰水由地中行蘇子曰地中無往○而非水知此則知地下有水天外是氣明矣陽金為水母水為萬物母天只是一箇純剛清明之氣地平著乎其中天之日每夜周地下一匝而過一度天一之氣既生水以為萬物利日為陽精又能涸地下之水而不為萬物害水豈沃焦尾閭之所能洩哉蓋天一之神是為氣母雲蒸霧滃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天地陰陽二氣日夜流轉自然有許多氣也有許多水使水盛而無日以涸之則浩浩滔天下民昏墊史載堯時十日並出雖不足信然天之哀念下民容有是理是亦造化扶陽之意然則日為火而常明月為水而有盈虧隨日以為之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從地下轉也天在水中為需言天一生水也日為陽而水為陰故日一升天而陰氣無不散日一從地下轉而水氣無不消出則為晝入則為夜宇宙之間其可一日無陽明之象哉隋天文志說日涸水極好

○○又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說色以記日月之行爾

天體正圓如兩蓋之相合赤道橫絡天腹如兩蓋之交處赤道之北如內郭如上覆蓋赤道之南如外郭如下仰蓋皆以圓心為極自赤道而北為北極自赤道而南為南極朱子云黃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又云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橫過在那赤道之間又曰赤道一半在黃道內一半在黃道外東西兩

處與黃道相交處卻是將天横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看望時在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同在此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食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日被月在下面遮了故曰食望時月食故陰敢與陽為敵也

○日有中道一曰黃道

或曰中央戊己土應之星辰四時有四游春西秋東夏北冬南與日春東秋西夏南冬北行道不同及四季辰戌丑未之月皆屬土是為黃道之正其時星辰亦屬黃道還復正位日常依行黃道中鄭注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間者何愚謂冬春之間春夏之間秋冬之間即四季屬土之月每季寄王十八日通計七十二日而末居火金之間其位在坤以時言也黃道居中亦曰中道青赤白黑四分為八并為九月佐日以生成萬物也故天文志曰日之所由謂之黃道有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失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在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立春春分五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不至月北從黑道立夏夏至月南從赤道黃正色又曰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水在黃道為正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月之行雖有白黑赤青道不同然不過在黃道之東西南北耳日行黃道之中又其內為北自奎至軫亥至巳也外為南自角亢至室壁辰至戌也東方角其間天門又房為天街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月相對曰望相會曰晦日食朔是月近日無光為晦故小人狎比之時多能危君月食望是月敵日而尤盛如小人在外雖盛必自危如水尅火掩而克之小人用力也火克水必隔物焉君子用智也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交則食不交則不食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亦有交而不食者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月或在卯酉之類合朔時日月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日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

○朱子曰日月之食皆非其常也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臧者以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無紀焉亦以此爾

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月光正滿而為望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日亢月而月為之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

者修德用賢去邪陽盛而陰不能侵則月常避日雖參差不齊亦當食而不食也不然德政不修臣子背君父小人侵君子夷狄亂中國陰盛陽微當食必食實為非常之變穀梁子書日食有四種日有食晦日者隱三年是也有食既朔者次日也桓十七年是也日有食之既者桓三年也他如夜食者則莊十八年也一日一夜為一日日不食而夜食則日在地下人不見其形至朔日日始出如見其有虧傷之處日光未復故知其夜食也夜食亦屬前月之晦夜食星無光也

○詩十月之交朱子取孔註說得甚詳今掇其說于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右曆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日遲月速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之謂交每月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周十月夏八月也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從甲至癸為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十日皆為幹故日為君子至亥為臣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卯此臣辛比君金應勝木今臣反侵君是五行相逆以辛王在秋臣以休廢之時侵當王之幼君也　古今天度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曆家為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唯正陽之日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其實日食皆為異矣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欲安得二至二分獨為不災　夫以昭昭大明臨照下土忽爾纖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貶膳去樂之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因其變常假靈神以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士信妖祥以自懼但神可以助教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杜預曰日光以望時奪月光故月食日月相會月掩日故日食蘇氏曰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食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王者中國之政勝故不為災

左氏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晉杜氏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

鷄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也禺中已也日出卯也皆闕亦如一月五卦初侯二大夫三卿四公五辟之類　愚曰易崇陽抑陰之書也日為君象故尊之宗之上經三十卦而終於離離在天為日則蒼生無不仰照下經三十四卦而終於既未濟離皆在其中民無此則不生活所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乾君象也坤來交乾成離臣事君以忠之義是故以離升天上則曰大有而柔得尊位反是則下之為同人離出地上則曰晉而晝日三接反是則入地中為明夷皆所以崇陽抑陰而惟恐陽明一息之不升于天也其餘散入諸卦各盡其用或為烹飪之鼎或為人文之賁或為日中之豐或為治歷明時之革若夫睽噬旅家則離之反矣名其象曰太陽者所以為群物之宗月星且分其光而麗天況萬物乎文王入羑里而為明夷文王之不幸也又能演易以啓夫子十翼之傳然則仲尼之日與文王相繼而代明晝夜有經其又天下後世之大幸歟

天原發微卷之六

天原發微卷之七　情七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太陰

說卦曰坎為水為月月水之精也河圖帝覽云金之精坎一陽居內內明外暗在天為月在地為水胡氏曰月體坎陽用陰陽故行遲陰故昱乎夜曆本議曰日朝見曰朒夕見曰朓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亦名朓朒朓則侯王其舒側匿則侯王其速太玄注云朓側變之貌朓見也朔月見東方曰側晦見西方曰朓日雄月雌經於天而無已也司天考云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又曰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周髀云月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京房云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日照處明不照處則闇月闕也滿則闕也先天乾一光二月自光起者月行不及日之數也日月皆有盈

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先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後朔

○張子曰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月所位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之為蝕精之不可以二也又曰日月之精互藏其宅

朱漢上曰泰言天地交而萬物通否則不交不通泰當坎九五水氣上行坎坤體坎中之乾二五也乾陽流於坤陰故月以速為進月體不明待日而明明者乾也乾言日月合明者坎離互用也豫言日月不過者坎為月伏離為日日月會于北方也恒言日月得天者乾九四之五變離坎也小畜上九中孚六四歸妹六五月幾望者小畜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望也中孚訟坎變震月在東亦望也歸妹六五月在東日在西亦望也小畜中孚坎在四歸妹六五爻在五坎在四五則中矣是故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坎離交勝也或曰坎水離火火麗乎水何也曰離非水則明無自而託坎非離則明無自而生水聚則精聚精聚則神生焚薪為炭枯枿成灰朽木夜明濕盡光暗血為走燐見於暮夜陰雨之時故曰離者麗也坎水盡則離亦無所麗矣橫渠言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月陰精反乎陽故其右行則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金水內光能闢而受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各得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或問程子曰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虧盈否曰日月一月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虧盈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日月薄食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日之與月有陰陽尊卑之辨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故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揚雄曰月未望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言月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于魄之西而滿其東以至望而後圓既望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月遡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以其所在受光朱子曰子雲兩句亦錯說了

○書曰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禮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蔡九峯曰一月建寅正月也不曰正而曰一者以商建丑故此云一月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旁死魄二日也始生明月三日也曆志曰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陳氏曰或以生明為月三日唐孔氏以為生明死魄俱在月初如何曰朔日月以生明但明處極微昧明生則

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明生矣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月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月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以晦朔觀之當以穎達為正諸儒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夫望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與十六日與十四日不可指定十六日為生魄也考亭夫子曰月小大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三小盡則初二生明上弦至十五日望其光滿生魄下弦又至十五日晦其光缺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或言載營魄載如車之載人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故見其虧盈不同西山真氏曰和而后月生者陰陽和合而月始生朏月本無光以受日光之多少而為虧盈朔則日月合三日明生八日上弦其光半望日十五其光滿三五而盈也既望漸虧二十二日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三五而闕也方晦為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月者日之影也又曰陽中之陰月也以陽之類故能見于晝

月體黑者陰也受日光而白者得陽之氣也朱子言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地礙日之光月中之影即山河地影也王普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故月中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非真有桂樹蟾兔之說斯言有理足以破千古之惑月中黑精只在地形一塊實物隔住故微有礙西山真氏曰月如圓毬只有一面受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地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光於日其中暗處便是地之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食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受日光但小耳

朱子曰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日行遲月行速一夜一夜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

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月光漸漸見於下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又曰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晦朔則日月相並也楚詞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

有也此説悮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
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
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
未望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以
為明乎故為沈括之説乃為得之其曰月
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爾光之初
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鈎日漸
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而粉
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
圓也近世王普又申其説曰月生明之夕
○但見一鈎至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得見
其全不知弦晦之時亦與望夕無二人自
不見爾以此見月光常滿其有盈有虧者
由人所立所見之有偏正非死而復生也
月陰精形圓而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
不照則魄爾至日月相望人居其間則盡
覩其明而其形圓上下弦則日照其側人
觀其旁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
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
○又曰月至明中有暗虚其暗至微望時月
與日正對無分毫差月為暗虚所射故蝕
雖是陰勝陽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
則不至相對而蝕之矣
漢張衡曰火外光水含景月光生於日之
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
則光盡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
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暗虚在星星微
月過則食日之舊地其明曰由暗視明明
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
明繇明視闇闇還有奪故望之若水火當
○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愚曰暗虚之説本
此所謂暗虚者陰抱陽為月坎為月坎中一
畫陽本是離中一畫陰乾入坤中為月坤
入乾中為日望時日月相對貞精相會故
離日以乾體欲吸取月中一畫之陽故月
為之食其所謂暗虚者即離中一畫之一
也此是眼前事只是古今無人曾説來
○又曰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
大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為弦
至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下望之見其
光之全
渾儀略説曰月行速而日行舒當以二十
九日強而相及故一歲周而十有二會會
而為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
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
日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三百七十
四度有奇是謂近一遠三為弦此謂之上
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
度六十二分有奇是謂相與為衡分天之
中而為望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
○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謂近一遠
三為弦此謂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
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
上弦或退則是七日進則九日下弦或退
則是二十一日進則二十三日望日或退
則在於十四進則日之十六此其變也上
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
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
○又曰先天圖有一月之象自復而震初三
日月生明至兊初八日月上弦十五至乾

月之望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而三十日
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日沉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日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

○又曰明魄弦望晦朔皆以向背於日而得○名

生明至上弦皆由日入於酉而月隨以生魄中生魂俯以接日明自下生以至於平分安得不為弦上而在望前自望後以至下弦皆由日出於卯而月隨以死魂中生魄仰以迎日望前之光悉變為魄明自下退而死及其又弦而金水平分如前安得不為弦下而在望之後

◉又曰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二十六日已後至初二為坤日行至震則月生光一分至兌月生光二分至乾月全體皆光十六已後至巽月光漸虧至晦朔之間日月相沓全無光

日與月會而分晦朔月掩於日人見其背故陰體全見而為晦配卦象坤其時月在乙方而日在乙以其合也故坤合乙月至于晦則自東而北乃與日會東乙也北癸也消乙入癸會于乾壬壬癸北方氣之所○歸十有二會萬物畢昌而月復見于震兌○矣天地交而後有震震者天地之始交而萬物與天坤終乙癸則乾始震庚弦望晦朔終始相續而不已也哉生明第一節初三日純陰中一陽初交始生一線之明則月作震象其時月昏見於西方庚地日方入於地面故震納庚六日後第二節初八日二陽生明半於魄為上弦則月又作兌象昏見于南方辛地又六日第三節之中十五日盛滿為純陽則月又作乾象昏見東方甲地受光日與地面平望後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乾體始受下一陰為巽而生魄月作巽象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又六日下弦第五節之中二十三復生中一陰為艮月作艮象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六節既盡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參同契十四章曰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以此納甲者乾○父納甲子壬午震長子繼父體納庚子庚○午子午同乾也坤母納乙未癸丑巽長女繼母體納辛丑辛未丑未同坤也坎中男戊寅戊申艮少男丙戌丙辰離中女己卯己酉兌少女丁巳丁亥壬癸庚辛戊己丙丁甲乙從下生上乾坤各用二包六子于中所以能生化也戊己中央土坎陽納戊離陰納己陰陽各得其類居中壬為陽精甲為陽首癸為陰血乙為陰始二老包藏坎離居中用事天地之造化神矣三百八

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一爻直一日四卦二十四爻以候二十四氣一月便是弦望晦朔一日便是子午卯酉以一日言之則一月一歲皆在其中子至巳生明上弦至望在其中午至亥生魄下弦歸晦在其中十二時應十二辟卦七十二爻應七十二候以一月言之上下兩弦應陰陽二八三百六十時應三百六十爻蓋又應三百六十日以一歲言之納甲六爻分十二辟卦而兩之歲功一成一歲之功縮於一月之內以日覲月以月覲年日中用時時中用刻一刻工夫自有一年之氣候造化之可細推者又如此

○邵子曰陰抱陽爲月月者陰中陽也陽消則陰生故日下而月西出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日雖右行然隨天左轉月雖行疾然及月而會常在其後星隨月者見於夜也諸家曆說月一日至四日最疾日夜行一十四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又最疾行度亦然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行度亦然自九日至十九日行遲日行十二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爲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愚爲之說曰天爲大日次之月又次之所以日行不及天月行不及日一尊一卑各有分劑天之所以教也文王演易於坎言習於象言月一陽居中二陰環之一年十二會月皆後於日而不敢先陽者其意深矣陰佐陽以成歲功固不可無月以爲之助陰亢陽以侵君子尤不可無以爲之防是以乾言日月而必曰合明稼言日月而必曰不過恒言日月而必曰得天又以日月並言而終不以月先日皆所以寓崇陽抑陰之意至於獨取月以爲戒者其意爲尤切小畜月幾望而征凶者以其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小畜以一陰亢上九之陽而凶也歸妹六五亦月幾望而吉者以坎月在東離日在西陰陽居中雖日月相望幾於盈而不相亢所以吉也是故月可當夜不可當晝天道然也而況人乎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陰不可以亢陽臣不可以亢君婦不可以亢夫小人不可以亢君子程子曰臣居尊位莽卓是也猶可言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

○漢志言月從右轉與先天圖八卦合律曆志日有晦朔月有弦望日陽月陰陰氣常爲陽氣消爍朔後月從右行漸離日而明生初七八間爲上弦半明十五日月去日最遠全明月半後漸近左畔明復漸消二十二三間月又半明是謂下弦三十

日日月相合月為日消盡謂晦諸說不同獨此可信愚以卦及十二辰參之晦日卦在坤日月會于子月光消盡晦朔之間又從坤右轉其卦為艮☶一陽生明於外辰在戌亥間又轉正西坎卦☵一陽居中逺日半天是謂上弦夜半在酉日升于東照半規之酉故曰其中有雜酉與卯相對也又進而巽卦☴二陽外明魄僅內存以夜半臨未中之間在弦望中間日照漸正月轉乾當午日正在坤子上下相對正照所以全明故謂之望月又離午左轉辰巳之間昔對戌亥而生明者今生魄矣以日照偏一陰外生故作兌☱象兌轉而離月在正東距日半天魄歸於中是為下弦夜半在卯月生於酉照半規之卯故曰其中有兔至震☳則又與巽對巽則一陰漸消而月圓震則二陰漸壯而月晦日漸逼近明僅內存以夜半臨丑寅之間在弦晦中至坤則月盡矣夫取卦自北而西者以月行退度而右轉也取爻自外而內者以月受日光自外而內此說頗與漢志及先天卦合或曰測日以午測月以子測星宿以昏旦彼作參同契者不悟月行退度與受光自外之法故撫坎離居中以震為生明兌為上弦左矣一切反先儒之說自以為發老月千古之一快愚謂此亦得易中之一義爾然朱子於參同契攷驗精矣況魏伯陽所傳自漢至今千有餘歲前賢未有非之者渠容輕議

天原發微卷之七

天原發微卷之八　情八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少陽

星象繁雜不勝其說星者元氣之英也邵子曰少陽為星張靈憲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羅君常與予言星家愛啞人使人不知頭緒欲識萬象之森羅不出五行之指訣自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日月五星是為七政散在四方方有七宿合中央之北斗言之則有五七三十五名皆不離乎五行也故班固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人皇位三德五事於中分為三才孰有外於五行者歐陽子曰堯命羲和考中星以正四時為道猶簡降及後世其法漸密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三代中間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天人之事

雜言矣今所存者惟以五行爲主非敢以星翁曆史爲比也

○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五星之說古未有聞虞書但曰撫于五辰而已至甘石則盡露矣石申魏人著星經甘德亦同時星有三色所以别三家之異出於石者赤出於甘者黑出於巫咸者黄紫宫中外諸星亦出三家總數三百八十三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其施於渾家者惟天極北斗二十八舍爲占候之要其餘載者所以備上象之全體而已

○張子曰五緯五星之精也

班曰五星東行天西轉常星爲經五星爲緯交相經緯以成天文也五行精氣其成形在地則結爲木火土金水其成象在天則木合歲星居東火合熒惑居南金合太白居西水合辰星居北土合鎮星居中央在人則木之神曰仁屬貌火之神曰禮屬視金之神曰義屬言水之神曰智屬德土之神曰信屬乎思與心分旺四時則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旺七十二日土旺四季辰戌丑未之月各十八日合之爲三百六十其爲色也則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黄其爲分野各有歸更旺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内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揺廢則光少色白圜者喪赤圜者兵青圜者憂水黑圜者疾多死黄圜者吉白角者哭泣之聲赤角者犯我城黑角者水行窮兵太史公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五谷蕃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日不食朔月不食望是爲有道之國必有聖人在乎其位也

○歲星

木性柔直史氏謂其主司天下人君之過主歲五穀分四七宿爲十二次一歲行一次太歲在子午卯酉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寅申巳亥四孟及辰戌丑未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歲星十二歲一周天爲一紀太歲爲陰左行在寅歲星爲陽右轉在丑太歲在卯則歲星居子在辰則歲星居亥之類又爲太歲在寅則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則二月晨出東方以此而推餘皆可見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則所衝之地有禍過次者殃大過舍者殃小不過則無咎張曰木乃一歲盛衰辰者一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熒惑

火性激烈使主執法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二歲一周天張曰火者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故其遲倍日蓋火星自有入無自無入有受天地變化之氣爲之

○鎮星

土性重厚戊己居季夏四時之中如人有心四肢百骸無不統故四星皆失鎮星爲動一曰主女象又曰天子之星天子失信鎮星大動常以甲辰元斗之歲鎮行一宿二十八歲一周天所居之次殊久其國德厚張曰鎮星其行最緩亦不純係乎地

○太白

金性堅剛主司兵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班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大率一歲一周天僅與日月同

○辰星

水性平淡主形法之得失是正四時常以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出辰戌入丑未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亦一歲一周天或曰水星爲辰星時有十二辰月有十二會散在天地閒無徃而不爲潤澤出非其時寒暑失節故爲太一之象蓋水火二星相須火或有或無水或盈或涸皆得天地變化之氣

張子曰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

星經曰太白辰星附日而行速則先日遲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詩䟽云日未出前能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後有明言能長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韓詩外傳又曰太白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意者金水平分二星亦可互言孫炎曰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何星或一星出東西有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朱子斷之曰長庚水星啓明金星金在日西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日將没則西見斯言盡矣

張平子曰攝提熒惑見晨附于日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當別考

○程子曰天地真元之氣湊合在曆數中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所以生聖人也

曆推上古渾元之初歲名焉逢甲攝提格寅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皆合在子故有合璧連珠之瑞以應顓帝建曆之元也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爲高帝受命之符又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分在降婁爲天下文明之象程子所謂天地真元之氣非游氣所能雜故能湊合以生聖人又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亦是如此今姑舉三者以驗造化之符耳他不暇悉也予嘗致之武帝改元而曰太初者慕顓帝改元以合其瑞耳非武帝時實有其象也東坡蘇氏曰金水常附日不遠十月日在箕尾此所以疑其妄以余考之秦以十月爲正十月乃今之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軫翼閒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坡説亦本於漢注耳五星聚奎又在魯分自是天下始太平見實儀之言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五星皆地上木水火土金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

經星是陽氣之餘凝結者閃爍開合其光不定緯星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皆受日之光也朱子曰經星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天有十二次今織女星在漢旁終日七襄者自卯至酉當更七次爾雅注

曰五星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體不動故為經星五星為緯若織之經緯然五緯惟辰星難見而血之流行於肌肉之間者至幽也辰星屬坎為水善隱伏沉濟沱潛之水潛行千餘里而後見營室天子宮皆中宮經星緯星動為陽而太白辰星為陰經星不動為陰而析木鶉首為陽

○邵子曰陰中之陽星也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為堆阜又曰星隕地為石

○星陽之餘五星為人五臟諸星如人四肢百骸精血神守精存則麗其職而宣其明神敭精斁則如人之有死是以星隕則石朱漢上曰精斁氣敭坎極離見乃有隕星其光燭地離也隕為石為堆阜塵沙者艮也光耀既散氣凝為石亦猶人之體魄降于地也

○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

即漢太初曆十一月朔旦冬至也漢劉氏曰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牽牛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且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漢宋衷曰冬至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位杜預曰十二次從星紀起而右旋爾雅曰星紀起牛斗牽牛也郭注曰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傳不曰冬至曰日南至蓋謂日自鶉尾而來至牽牛也日中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逸周書曰維十有一月既南至昏昴畢日踐長微星動于黃泉是月也斗建子始昏指北日月俱起牽牛○右廻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會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會于十有二辰終則有始是謂日月權輿愚謂造化淵微非合數說不足以明之

○星經難曰視蓋橑與車輻近杠轂則密蓋遠益踈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今踈密不同何也

橑輻者取周禮輈人蓋弓二十八以象星輪輻以象日月日與月會一月一周天又行一辰遂及日而合宿天圓如兩蓋相合南北極猶兩蓋杠轂二十八宿猶蓋之弓橑赤道橫絡天腹如兩蓋相交處赤道北為內郭如上覆蓋赤道南為外郭如下仰蓋赤道正在天中如合縫處黃道橫過是在那赤道之間故列弓橑之數近兩轂則狹漸遠漸闊亦猶列舍之度近兩極則狹漸遠漸闊至赤道則極闊也圓圖近南星度當漸狹則反闊橫圖去兩極皆闊失天形矣今攷天形為覆仰兩圓圖以圖心為極赤道以北為北極內宮星圖赤道以南為南極外宮星圖兩圖相合全體渾象則得星度闊狹之勢占候不失北極曰上規南極曰下規赤道橫絡者曰中規中規闊上下兩極處極狹也歐子曰蓋天則南度漸狹渾天則北極寖高二說當闕疑可也

○周禮星土辨九州封域皆有分星

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伶周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

七百七十三國並依附十二邦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閼伯商丘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效之州青在東玄枵在北雍在西鶉首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北冀東北大梁西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此躔次之最差者三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

○傳曰五緯與周

○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杓星在天黿愚嘗攷之周之興也鶉火直軒轅之虛稷星係馬房與歲星相經緯以屬感靈仰之神后稷感以生馬鶉首又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而后稷封焉及周師之出也日在箕十度則析木之津月在房四度則升陽之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則辰在斗柄也是時火星與周師俱進而水星伏于天黿所以告顓帝而終水行之運自天黿及析木歲星及鶉火又退行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反復其道以經綸周室者豈人力哉宜其卜世三十歷年八百為古今有道之長也星象昭昭詎不信乎後世欲以人力勝之烏乎可

○春秋傳曰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蟲獸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皆南首北尾南朱雀北玄武皆西首東尾從角起而左旋

爾雅壽星角亢郭注數起於角列宿之長故曰壽星方有七宿者第斗至壁是謂星武第奎至參是謂星虎第井至軫是謂星鳥第角至箕是謂星龍環列四方隨天西轉方有定星星無定居故隱見各有其時

林氏曰鳥火虛昴皆分至之昏見於南方正午位之中星仲春之月七宿各居其方位故星大在東鳥在南昴在西虛在北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時鶉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夜各五十刻是為春分之氣至仲夏之月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日在星入於辛地初昏之時大火房心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為夏至之氣至仲秋之月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日在心入於酉地初昏之時虛見於午當是時晝夜分亦各五十刻是為秋分之氣至仲冬之月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日在虛入於申地初昏之時昴見於午當是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為冬至之氣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虛昴以宿言互相備也愚謂天地四時之氣皆不外於中子午者二至之中亦天地之中卯酉者二分之中亦陰陽之中也以二十八宿之中星主於中而止聖人出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者亦曰執中而已

○七宿之星數

星龍之星三十二星武之星三十五星虎之星五十一星雀之星六十四合之而一

百八十二星

○七宿之度數

星龍之度七十五星武之度九十八四分度之一星虎之度八十星雀之度百二十合之而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三里分爲十二次

○七宿之分野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辰在丑謂之赤奮若律中黃鍾斗建子今吳越分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次玄枵一名天黿辰在子曰困敦律大呂斗建丑今齊分自危十七度至奎四次豕韋一名娵訾辰在亥曰大淵獻律太簇斗建寅今衛分奎五至胃六次降婁辰在戌曰閹茂律夾鍾斗卯今魯分胃七至畢十一次大梁辰酉曰作噩律姑洗斗辰趙分畢十二至東井二十五次實沈辰申曰涒灘律中呂斗巳晉魏分井十六至柳八次鶉首辰未曰協洽律蕤賓斗午秦分柳九至張十七次鶉火辰午曰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爲林鍾斗未周分張十八至軫十一次鶉尾辰巳曰大荒落律夷則斗申楚分軫十二至氐四次壽星辰在辰曰執徐律南呂斗酉韓分氐五至尾九次大火辰卯曰單閼律無射斗戌宋分尾十至斗十十百三十五分而終析木辰寅曰攝提格律應鍾斗亥今燕分愚按司農鄭氏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是以二十八宿分配十二辰與七政互行一左一右相爲經緯所以兩其五行以成天地

○四時之造化

○東宮蒼龍角爲五帝坐庭亢爲宗廟氐爲天根房爲天府心爲明堂尾爲人子箕爲敎客靈憲曰蒼龍連蜷於左

左爲青龍屬木居東又分爲小象者七星家名角木爲蛟亢金爲龍氐土爲貉房日爲兔心月爲狐尾火爲虎箕水爲豹日月居中五星緯外析木會寅大火會卯壽星會辰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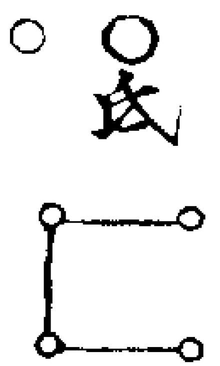
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其内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龍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右角爲將主兵星明大王道泰賢在朝熒惑犯天田旱郊祀志漢祖建靈星祠

○亢



四星天子之内朝也爲䟽廟主疾疫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

○氐



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前二星適後二星妾單子曰天根見而水涸爾雅曰氐天根也角亢下係於氐若木之有根宋分

○房

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中間爲天衢七曜由其中則天子和平亦爲天駟天馬主車駕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

土乃脉發隋志曰五緯入房啓姬王肇迹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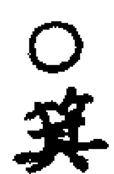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爲明堂天子爲大辰主天子賞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大火爲大辰大中寒暑乃退律書云心言萬物始有華心唐志曰易雷承乾曰大壯房以象爲心爲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日月之所在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洪範曰重華者謂歲星在心歲星一名攝提一名重華左傳心爲火五月火始昏死詩三星在天

○尾



尾九星上第一星后次三星夫人次星若后嬪妾第二傳一星名曰神宮蒼龍之尾爲九子色均明後宮有叙多子孫丙之辰龍尾伏辰左尾言萬物死生如尾

○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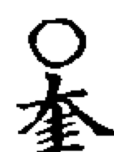


箕四星爲後宮后妃之府亦爲龍尾爲教客主口舌亦曰天津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北方星翼軫已上風起天曰天鷄又曰傅說騎箕尾比於列星晋志曰傅說一星在尾後詩疏曰箕在南而斗在北故南箕北斗愚嘗以卦象之龍屬東方震震動重陰之下龜吐氣蛇起蟄出而善變化者龍也卦直春分以後辰爲蒼龍之次動則變故龍以春分升而爲雷出地奮之豫以秋分降入爲雷澤歸妹之象盛夏疾雷木拔龍起震木位於卯也亢曰龍雷同類玄之中以次三爲龍占家以甲乙寅卯爲龍天文角爲蛟亢爲龍翌爲蛇軫爲蚓角亢辰也翌軫巳也自春分至芒種震治也而辰巳爲翌故曰氣之散也房爲天駟又爲蒼龍之次故馬亦曰龍馬志言五緯入房姬王肇迹者亦興王之嘉瑞也五馬一化爲龍說亦本此其象曰天田曰農祥曰多子皆以應東方之春

○西宮咸池奎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昴爲白衣會畢爲邊兵觜觿爲虎首参爲斬艾靈憲曰白虎猛據於右

右白虎屬金居西又分爲小象者七星家名奎木爲狼婁金爲狗胃土爲雉昴日爲雞畢月爲烏觜火爲猴参水爲猿日月居中五星緯外降婁會戌大梁會酉實沈會申

○奎



十六星天之武庫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兵禁暴又主溝瀆月令仲春月在奎季夏奎旦中

○婁



三星爲天子主苑囿犧牲供給郊祀大享多子孫明則天下和平唐志曰會在婁爲大臣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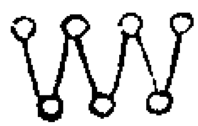
○胃



三星爲天廚天倉五穀之府動則有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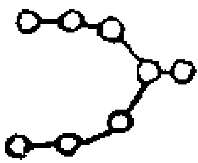
之事明則天下和平季春日在胃

○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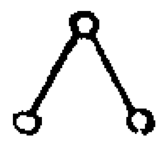
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獄事又爲毛頭胡星明則天下牢獄平書日短星昴

○畢



八星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又主遠兵黄道所經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先驅此其義也正義云箕畢尚妻之所好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木克土爲妃故箕星好風是尚妃之所好也畢屬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之木爲妃故好雨而尚妻之所好又申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被逆故爲飆風寅來破申申被逆故爲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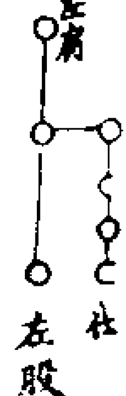
○觜



三星爲虎首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明則軍儲盈將勢得月令仲秋旦觜觿中



○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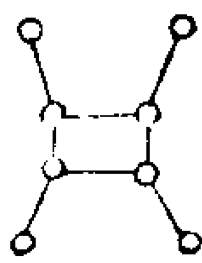


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殺伐又爲權衡所以平理又主邊城參十星爲白虎之體中三星橫列者三將也下三星斜列曰伐天之都尉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曰參應七將七將皆明天下精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起兵參爲白虎三星有一者爲衡西有勾曲九星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愚以易參之虎屬西方居兌兌金禀收斂肅殺之氣有虎象履言履虎尾者內卦兌也革言虎變者外卦兌也頤言虎視眈眈者有伏兌也象言參爲白虎者參申也參據猛虎之首有斬刈殺伐之威東有大狼狼亦虎類也是以爲天之將星七宿中有取武庫天倉者亦以應揫斂之秋

○南宮朱鳥井爲水事鬼爲祠事柳爲鳥主草木星爲鶉火主急事張爲素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靈憲曰朱雀奮翼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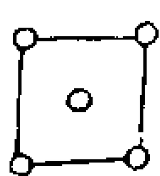
前爲朱雀屬火居南又分小象者七星家名井木爲犴鬼金爲羊柳土爲獐星日爲馬張月爲鹿翼火爲蛇軫水爲蚓日月居中五星緯外鶉尾會巳鶉火會午鶉首會未

○井



八星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正義曰參旁之東有王井故曰東井王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東井京師分又曰熒惑犯東井旱

○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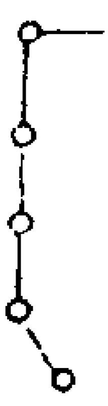


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明則五穀成又云主死喪

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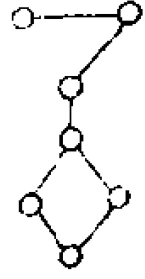


○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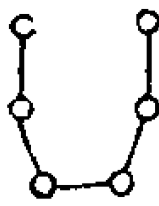
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知滋味又主雷雨朱鳥之口故曰鳥喙爾雅咮謂之柳咮即喙亦作噣鶉左傳咮爲鶉火天官書爲鳥喙主草木又季夏日在柳季秋旦柳中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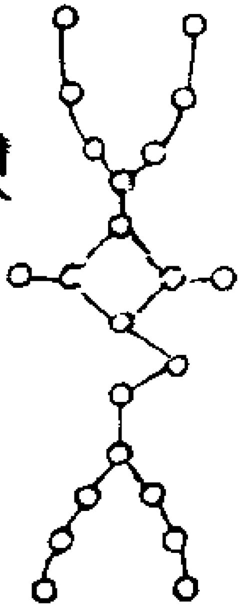
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綉又七星爲頸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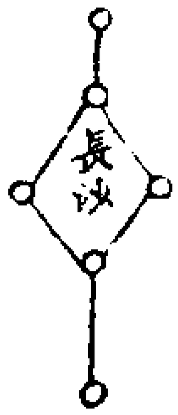
六星爲湊(湊音素)鳥受食處主珍寶宗廟所用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明則王道昌漢志主觴客晉志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

○翼



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優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明則大禮樂興動則四夷使來離徙天子舉兵翼爲羽翮主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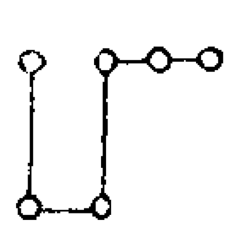
○軫



四星爲車主車騎亦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冢宰輔臣亦曰鳥帑鳥尾又主風與巽同位又軫爲首愚以易參之離南方爲飛鳥象朱雀也史言流火爲鳥又爲日中之鳥午爲鶉火之次未爲鶉首巳爲鶉尾其味在柳其翼在翼柳午也離也翼巳也巽也卜楚丘論明夷之謙曰當鳥即朱鳥也歸藏初巽曰有鳥將來而垂其翼翼爲鶉尾故稱飛鳥鶉雉之屬飛必附草嶺南孔雀之類也七星爲馬於辰爲午故馬爲大畜午爲火蠶爲馬首龍星之精故馬蠶同氣蟹鼈龜卵皆有黃離也七宿中有鬼輿天目七星主文綉皆以應於南方離明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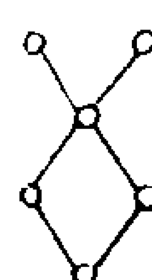
○北宮玄武南斗爲廟牽牛爲犧牲婺女爲天孫女虛爲哭泣之事危爲蓋屋營室爲清廟東壁爲文章靈憲曰靈龜圈首於後後爲玄武屬水居北又分小象者七星家名斗木爲獬牛金爲牛女土爲蝠虛日爲鼠危月爲燕室火爲猪壁水貐日月居中五星緯外玄枵會子星紀會丑娵訾會亥

○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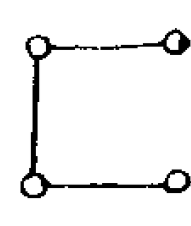
南斗六星天廟亦爲壽之期又丞相太宰位主褒賞進賢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天梁中二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傳曰辰在斗柄日月會南斗

○牛



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後志云七曜之起始於牽牛此三星河鼓河鼓亦名華牛律書牽牛言陽氣行萬物出也博物志張騫乘槎窮河源嚴君平占客星犯牛斗又云太白犯牽牛將軍凶

○女



婺女四星又曰須女主布帛裁製嫁娶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其北織女天女孫也

○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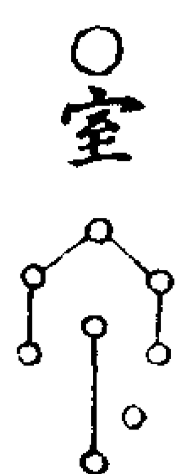
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哭泣之事又冢宰之官書宵中星虛

○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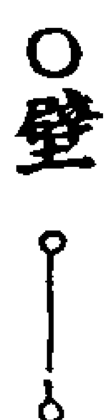
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危爲玄枵耗神也虛亦耗神

○室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又有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一曰玄宮二曰清廟室二星謂之定定正也主土功事詩云定之方中

○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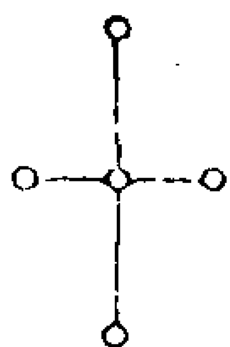


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詩䟽云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星明王者昌道術明國多君子歲星守之五穀以水傷月令仲冬昏東壁中以易象之斗本北方爲坎北宮龜形乃其本象又分爲龜蛇兩物于實以坎爲狐虞翻以艮爲狐天文以心爲狐互發也運斗樞曰玉衡散而爲鼠玉衡斗星亦坎也牽牛在丑北星河鼓亦名牽牛言陽氣行而萬物出也女須四星賤織女三星貴婺與天女興分也天牢六星在斗魁下貴人之牢也貫索九星在招搖前庶人之牢也北七宿中多言宗廟禱祠者以北方幽陰鬼神之窟宅也言宮室女工以應冬候陰極陽生是以列宿皆起於牽牛之初

○中宮天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最尊者也靈憲曰黃神軒轅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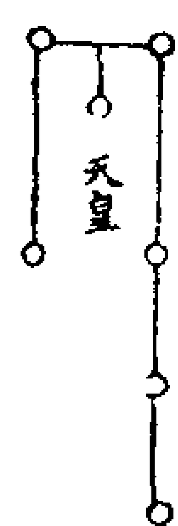
天五居十干中爲戊巳屬土應天極五星地六居十二支中爲辰戌丑未屬土應勾陳六星在天爲辰在地爲土故張氏以黃神目之其曰五宮五七三十五名者以北斗七星爲帝車以斡旋造化也

○天極五星



星家言四帝俠黃帝中坐者東帝威靈仰南帝赤熛怒西帝白招矩北帝叶光紀即月令木火金水并中央土爲五是也或謂天一兩帝五何也曰此不過借主宰之名以言五行之氣各有攸統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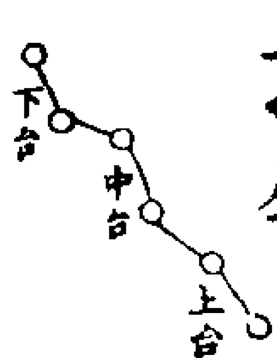
○鈎陳六星



六星土象坤數六也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主御羣靈抱極樞四星曰四輔隋志曰在紫微宮中班固曰周以勾陳之位蓋土居五行中而四時之氣無不備勾陳居龍虎鶉龜中而四方毛羽甲鱗之虫無不統所以爲中宮之衛歟

○靈憲曰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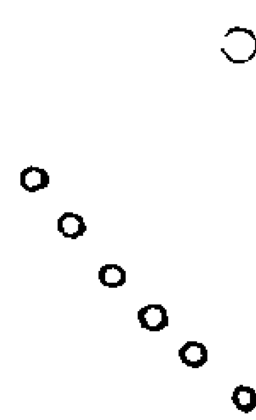
○三台星



六星兩兩而起一曰天柱三公之位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文昌二星曰上台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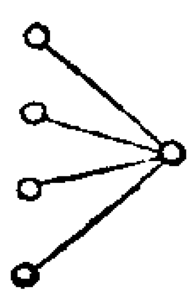
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乙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下星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庶人又曰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三能台色汖君臣和不齊為乖戾三階平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宜天下太平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

○文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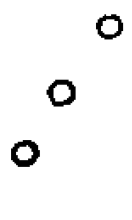
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符主集計天道史天官曰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将二次将三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與三台同

○尚書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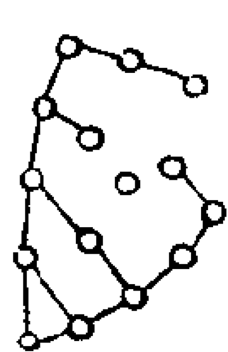
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賦政四海共治天下

○少微星



四星在太微士大夫之位一曰處士或曰博士官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大夫明大而黃賢才舉

○郎官十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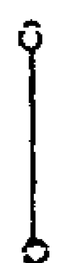
在帝座東北一曰依烏郎府周官元士漢光祿中散諫議郎是其職也

○傅說一星

在箕尾後主愚謂一星應在朝一官前星為太章祝巫官也予三台為三公文昌六星為尚書六部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王喉舌天有傳說星人有傳說相天有王良策馬人有王良善馭如此之類難以徧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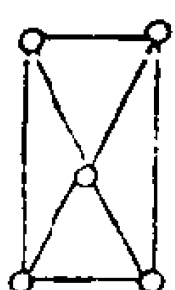
文星

○東壁



二星主天下文章圖書之府星明王道行國多君子

○五星聚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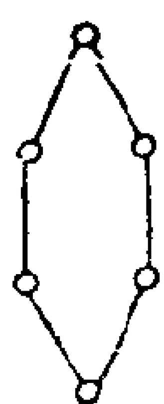


見前五星連珠注

○柱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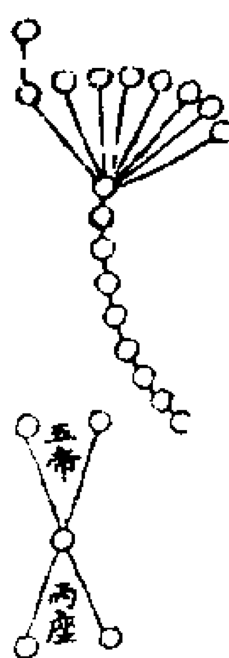
極東一星主記過左右史之象

○六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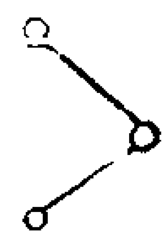
六星在華蓋旁分陰陽配節候布政教

○華蓋



晉志上九星華蓋下九星扛蓋之柄所以覆帝座詩爲章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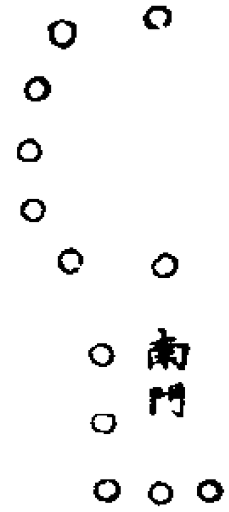
○織女



三星天孫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嫁娶詩然日七襄坡云天孫爲織雲錦裳

武星

○天將軍



十二星在婁北主武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軍搖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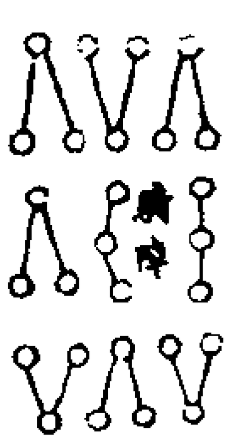
○郎官

一星在郎位北爲武備

積八

二十六

○騎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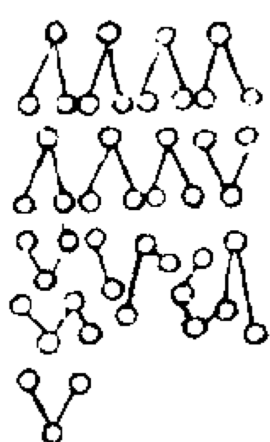


二十七星在氐南爲天子虎賁主宿衛

○虎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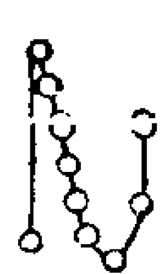
○羽林星

一星在太微北旄頭之騎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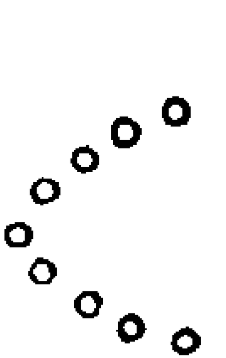
○壘壁星

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



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壁也三軍位爲營室

○參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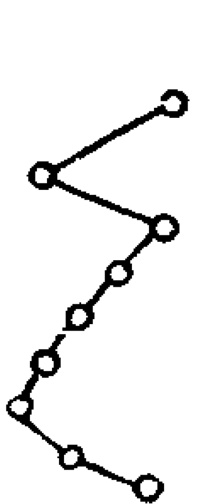


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弩弓之張候變

積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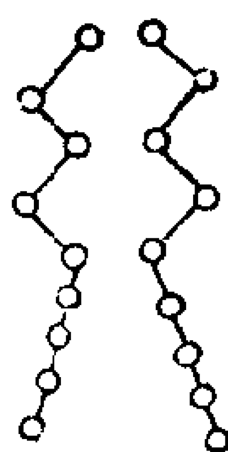
二十七

○九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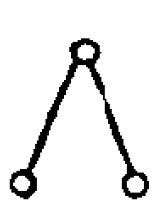
西南九星天子旗也

○左旗右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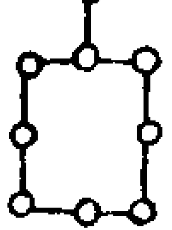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一曰三武大將軍居左右二將之中也旗九星在鼓旁相爲旌表又河鼓星亦名牽牛非也隋志曰河鼓三星唐天文志曰河鼓將軍象也

○天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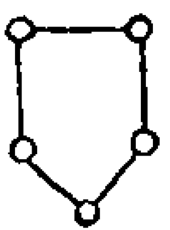
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

○弧



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

○天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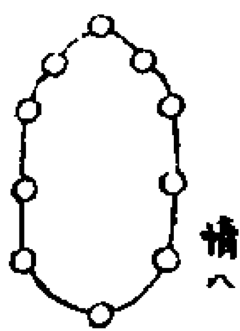


五星天子先驅也忿爭禦難皆所以備非常一星不具國兵起

○招搖

一星與斗相應胡來受命中國明而不正則胡不受命

○天廄



東壁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主驛亭主刻漏與晷刻並馳

○王梁

天駟一星曰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晉志曰王良亦曰天馬亦梁爲天橋故或占車騎或津梁道愚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然在朝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星止於一天之示人至矣

○房星爲農祥 民星

在東七星中立春日晨呈中於午爲農祥占曰百穀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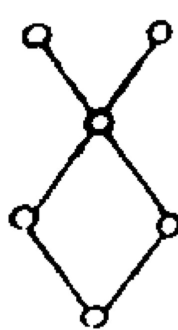
○農丈人

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

○天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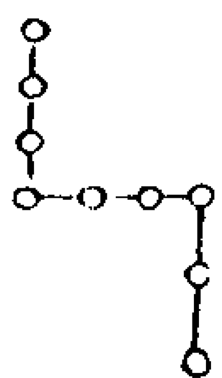
主候時以催耕

○牽牛



犧騫乘權事見河東牛郎耕河西織女織雖未必然於世教有補況七曜起於牽牛道陽氣以出乎爾雅河鼓牽牛一星李巡孫炎二七李曰二十八宿名孫曰河鼓在牽牛北

○犂曲九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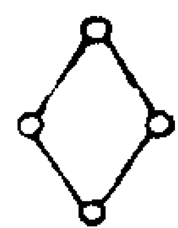


六星大而明餘三星小而暗耕時柄向上

○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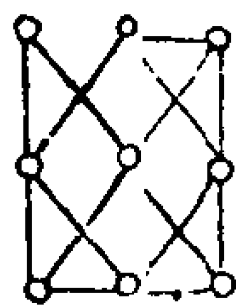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牛星南又曰蒼龍左角爲天田

○水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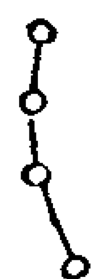
在東井西南主水官

○羅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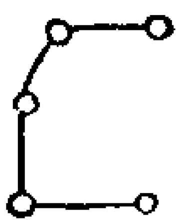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牽牛東壅水瀦爲灌溉之渠

○四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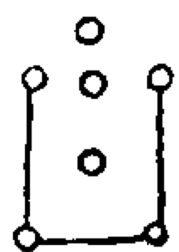
江河淮濟之星

○斗



五星在官南主平量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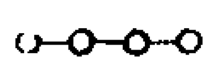
○內杵臼



七星主給軍粮客星入兵起東府南三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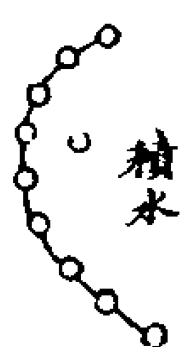
曰內杵四星曰內曰

○天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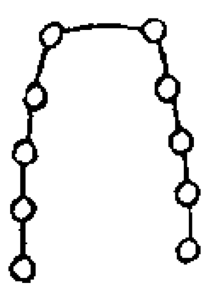
在尾北四星不具津梁關道不通動搖大水出

○天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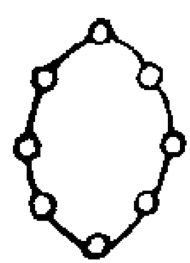
九星一曰舟車以濟不通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亦主水旱均明則天下安

○天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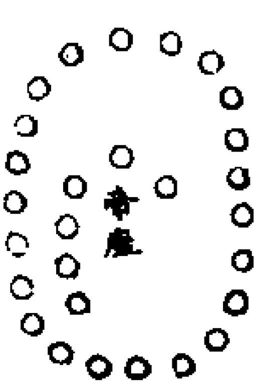
十星如貫錢之狀在北落門西北

○天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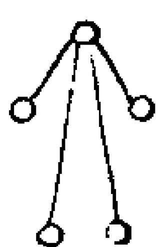
在斗杓西主關閉

●天市垣



隋志垣有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衆市中星衆潤則歲實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孛守之爲徙市易都帝座一星在市中天庭也光而潤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座東北主伺陰陽宦者四星在西南不欲大明則輔臣强易曰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天下之民從之神農取諸噬嗑以此

○人星



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近一曰臥星主防淫佚

○老人星

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于丙春分之日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不見則兵起

○天乳

氐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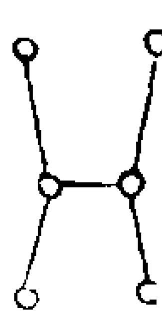
○格澤

炎火之狀黃白起地下大上銳其見也不耕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景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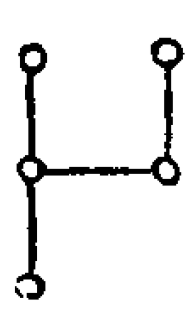
德星也又曰天暒常出有道之國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暒明也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三方星合爲景星

○天社



輿鬼之南六星曰天社其位坤其氣未其神共工氏之子句龍平水土故祀以配其精爲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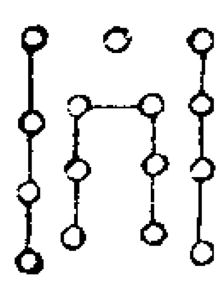
○天稷星



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五穀之長

以爲號

○天廟



張南十五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虛危爲宗廟子之氣愚謂生民之功起於后稷力農以配天則景星見而甘露降天象昭昭豈不信乎

○邵子曰星爲晝要義曰日夜分謂晝夜刻漏

○馬氏曰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云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三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愚按邵子以離爲星星爲晝辰爲夜日出則星沒日沒則星出皆人所共覩故今以此定晝夜也

○星變五緯行度與七政亙相表裏分布四方用告禍福故曰彝倫失序則星辰亂行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之度數與二十八宿共爲天體一有差舛則在天爲水旱在人爲殃咎在國爲興亡人能修德以禳之則庶乎獲免不然積毫芒而成尋丈可不畏哉今畧具星變于后云

○彗星之變

公羊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者彗也何休曰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緯書曰其形長丈彗有五色色蒼侯王破赤强國恣白兵大作愚嘗詳攷其變矣魯文公時彗在北斗後楚以夷狄深入諸夏春秋齊侯禳彗晏子曰不可是天教民民將流亡始皇十五年間彗四見長或竟天遂兼六國擴四夷死人如麻漢元光五年七月彗東入太微至幸臣五十餘日致中常侍趙忠姦亂之應漢哀建平二年三月彗出牽牛七十餘日卒貽王莽簒國之禍宋景定甲子彗出柳宿律中蕤賓爲鶉火之次妖燄貫于半天七十餘日惟祕書郎又跡曰彗犯柳宿著見尤異政塗宥府此端門次輔之星今以孔光崔烈而變爲彗甘泉法從此文昌華蓋之星今以元積貢禹而變爲彗給舍臺諫司過之星今以鳴鳳化寒蟬仗馬餵芻豆而變爲彗又有大彗者在焉爲商君相業而尚功利爲介甫擅權而謂天變不足畏切中時病矣借言未及行不及十稔國隨以滅悲夫

○蚩尤爲旗之變

類彗後曲象旗黃上白下熒惑之精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天狗墮地之變

狀如大流星有聲如雷望如火光炎炎中天墜地類狗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銳千里破軍殺將孟曰亦太白之精

○太白經天數有盈縮之變

盈縮者日方南太白居南日方北太白居
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
太白居北日方北太白居南爲縮侯主有
憂用兵退吉進凶又太白在南歲星在北
名曰牝牡年穀大熟當出不出當入不入
不破國必亡國經天者日陽也日出則星
亡晝見午上爲經天與日爭明是爲亂紀
天下革民更主人民流亡强者弱小者强
女主昌莽地星時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
太微天子庭也是年大兵入天子庭至漸
○臺斬莽首愚曰是二星者不必遠引庚午
秋天狗星墮未幾大将殂己丑夏太白經
天明年白波浪起并前甲子彗三大異星
予年七十皆目所親覩故特書之
○太白主兵熒惑主内亂月主刑其變有三
三者失度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
○枉矢星之變
物莫直於矢直而枉撓矢者邪人也昔項
羽救鉅鹿枉矢西流遂阬秦屠咸陽以亂
伐亂

星聚爲祟之變
水木大三合東井占曰外有兵與喪王星
入輿鬼木火金合虛如連珠皆爲死喪三
星在斗戮將死相火金水三星合軫金水
合於東井皆爲白衣之會漢文帝時天子
四衣白衣臨邸第者此也唐天寶中五星
聚箕尾占曰有德慶無德殃至德中木火
金水聚鶉首從歲星也木火陽主中邦金
水陰主外邦陰與陽合中外相連以兵以
此見五星之聚有吉有凶不可拘一
○○流星之變
漢元延中日晡時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
餘丈赤白從日下東南去或大如盂或如
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其占爲天子失
勢後王莽篡國建武中小流星百枚以上
或西南東北四面行其占爲小民流徙後
應征公孫述民流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
行後光烈皇后崩流星出文昌將相色白
光燭地長可四丈梐如龍蛇形已而王商
自殺晉志曰尺使也星大者使大小者使
○小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曰奔
亦流也聲隆隆者怒之象小星流者庶民
之象大如月者人主之象天星盡揺民勞
之象
○附耳星之變
西畢大星旁小星附耳揺動有讒亂在側
○天讒星之變
又曰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舌以知佞讒卷
舌上一星曰天讒
○○欃槍棓彗之變
四星狀異殃一破國危君餘殃爲旱凶饑○
暴疾
○熒惑之精爲變
隋大業末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光
芒震耀長七八尺後楊玄感反天下大亂
唐長壽中熒惑犯五諸侯渾儀尚獻甫奏
臣命在金五諸侯太史位火克金臣將死
矣武后曰爲禳之遷水衡都尉水生金又
去太史位卿無憂矣是秋獻甫卒
○太白之精爲變

六賊星太白之精也出正南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形如彗芒九角天狗亦太白也主兵

○赦星

星長三丈餘出北斗魁南抵軒轅而滅占曰有赦

○填星之精爲變

咸漢星填之精也出正北去地可六丈大而赤中青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横又名五殘星出正東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黄

○狼角之變

九游星東有大星曰狼變色則多盗賊

○貫索

賤人之牢也又曰連索連營天牢主禁强暴九星皆明獄煩七星明大赦動斧鑕用

○歸邪之變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歸蛇出必有歸國者其占亦有吉凶已上並天文志所載

○星變關時否泰

星一也其形其色其常其變其時其分各有取舍其占不同惟嚴子陵足以當客星之占陳仲弓足以應德星之聚宿騎箕尾而傅説生星隕中營而葛亮死吉人君子未嘗不與天象相關也客星又有變者形大如瓜色有青白者不爲大水則爲大饑氣白走天死西南者則牛馬死傷又何其不祥也春秋時彗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殺君三十六亡國二十五諸侯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傳曰夜有星無雲而天雨者謂之天泣其故何也蓋不忍君子小人之倒植而痛蒼生之罹其禍也天象豈虚應哉是以古之隱德之士所以夜觀天象晝察人事而爲之隱憂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歐陽子曰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鬼神不可知爲其可知者人而已曰中必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盈曰變流曰禍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以其不可知故當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則修吾人事而已未有人心説而天意怒未有人理逆而天道順者嗚呼聖人没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久矣天文五行之説不勝其凡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歐公以人之可知者一對天地鬼神之不可知者三一者盡則三者在其中君子何如哉修身俟命而已

天原發微卷之八



天原發微卷之九　情九

鲁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虚谷方回萬里校正

少陰

春秋傳晋侯問伯瑕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辰時也愚謂自十一月至十月子至亥也言日月聚會有時故以辰言之在天爲二十八宿衆目可見故以星言之但其流行於四時八節有氣無形散布於太空似有形而無可執著者皆辰爲之也

○邵子曰辰是那天上星分爲十二段底即十二辰天壤也

日月星辰自是四件此說辰者謂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故曰日月所會謂之辰爲相氏曰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則名宿名辰名次名房名舍若不據會宿則指星體而言星也尚書精義曰天極謂之北辰五緯有辰星又有十二次曰辰

○又曰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無物之氣也

張氏曰辰十二從地數也無物之氣不可見因日月之會而見以不可見故爲陰天之陰者天之體天之所以立也從地數者天之地也

○又曰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

辰者無物之氣天之體故曰天壤辰之於天是也辰者天之體土者地之體辰者無物之氣不可見以星觀焉知其廓然太虚能容物也土者有形之物可見以山觀焉益知其能負物也土爲大物辰爲太虚日月星辰託焉辰雖不可見天晝夜常見故不用之一用之所宗也

○又曰辰至日爲生日至辰爲用蓋順爲生而逆爲用

辰至日者言天左行爲順布氣生物日至辰者言日右行爲逆變氣用時故時可逆推物必順成子雲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言天日之相應也

○又曰星爲日餘辰爲月餘

日爲陽精天之靈魂月爲陰精天之氣魄星爲陽之餘精辰爲陰之餘氣故星者天之神辰者天之體日月在天如人之眞心命門陰陽之本也五星如人五臟諸星如人支骸精血辰之於天則人之體魄是也

○又曰天有日月星辰與天爲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地爲五辰陽中陰不可變故一日十二辰不可見也

辰者天之體辰之於天猶土之於地天主用有神焉辰不可以盡天非若土即可以盡地辰之外别名天土即所以爲地也漢上曰月生於日之所照衆星被耀因水轉光三辰同形陰陽相配其體則辰也

○又曰天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而一者無體

張氏曰日月星辰以成天體四成則太極之體退藏於四者之間而不可見所以日月星辰與天而五除日月星辰則無天四

者有體所以成形一者無體退藏於密言五者必歸之天言十者必歸之地五當無極十當爲有　極亦曰　一而無四也天之體數四不用者一天辰不見者辰爲天體而不可見也其色蒼蒼其形渾渾四者之中惟日月星彔然可見是知五者存一以爲體故用四四又存一以爲體故用三如北則五爲無體之一以況自然辰爲不用之一以況道太玄以一元統三方曰天地人亦此意也一時止三月一月止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一時本四月也止用三一月本四十日也止用三十皆去其辰之一三用一不用天有三辰地有四行天三地四天兼地之餘分而用七所以天辰不見地水常潛

○朱子曰空無星處謂之辰

愚按易係言天數五邵子言天象者四四自何來本於一陰一陽而已一陽分爲二則有太陽少陽之象是爲日星一陰分爲二則有太陰少陰之象是爲月辰日月星辰所以爲天之四象缺一不可今邵子既謂辰爲天體朱子又謂辰是無星處而不動如此則一辰而分兩用既爲少陰又爲天體可乎曰非也天數本有五一爲無極四爲四象四象之中又體一而用三少陰反爲體而日月星所由麗也其曰辰空無星者辰本渾淪無迹不可窺度是爲體之極聖人因其日月所會之處而以辰名之爾故無體之中無象不包其不動而在北爲極星之樞者則曰北辰然則少陰爲辰固爲天體而北辰居天體之中又爲十有二辰之主也故以辰辨方曰十二次以辰兼星土曰十二野以辰兼十二子十二歲十有二月係焉皆辰也舉宇宙之間洪纖高下莫不各囿於其中矣詳見下篇

天樞

維北有辰爲紐爲樞居中不動旋斗杓於外以建四時齊七政也西志曰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愚謂一者氣數之始物無然既常居者居中不動之義也東志曰北辰星合元垂曜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愚謂曰合曰垂曰建曰運曰授曰張曰屬曰布與應九字爾最宜玩味蓋言辰極無不包括天地星辰之象於其中故曰備矣舍爲元氣散爲星曜張爲百精建爲斗衡班固曰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亦曰天樞焉二十八宿即布列於十二辰者十二辰即統於北辰者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爾雅疏謂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謂之辰北辰即總十二辰在其中斗杓即指十二辰者傳記多言北斗不言北辰者以辰居中無爲藏諸用也故無迹可指可指而言者斗杓所建而已其言北斗則北辰可知

程子曰北辰自是不動便爲氣之主爲星之最尊也故衆星四面環繞而歸向之

愚嘗參酌先師之論而得其說曰北辰不動爲天之樞朱子曰緣人取此爲極不可

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他近那辰處雖動不覺今以管窺極星見其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不動至宋時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舊說皆以紐星即天極在正北爲天心不動今驗天極亦晝夜運轉其不移處乃在天極星內一度有半故渾象扛轂正中置之不動以象天心也愚按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北頭一星在天心

○四方去各九十一度九十一度者四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方輻湊將來辰星居中即北頭一星之內無星處是也衆星咸共者北辰在天爲天之心猶心在人爲身之主手足耳目血脉膚體無一不關也世無非人也而人君南面以爲之主天體無非辰也北辰居中以爲之主以至周天之度萬有之夥莫不脉絡於是是則不動之辰以爲羣動之本故曰無形者有形之統不用之一即無極之極降而在我者也嗚呼精矣

○朱子曰北極爲天之樞以其居中故曰北極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相對天雖轉地却在中不動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其中兩頭抨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一頭在南上是爲南極太一如帝座在紫微者故有北辰之號是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緣人要取此爲極如輪之轂如碓之臍天圜繞丸左旋不息惟此其樞軸不動之處則在南北之兩端焉

○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之中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亦在七十二度之內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爲緯右轉更迭隱見若環繞而歸向之焉一行謂大約南北相去八萬餘里南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其餘州不同大史南說等至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名或問南極見老人壽星則是南極也解見朱子答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

太一是帝座如人主之居北極如帝都在紫微者在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

前志言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太一天皇大帝北辰以之起節度亦爲紫微宮天帝

○居中紫之言此宮之言宮此宮之中天神

○圖法陰陽開闔皆在其中朱子曰北辰常居其所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轂碓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朱漢上曰辰爲天樞而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言居其所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者詳略異也

○或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二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惟此爲不

動而謂之樞焉其他諸星則與二十八宿同一運行

朱子答曰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甚近其北距天極也甚遠則固不容於不動不免與經星同其運行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頃刻之或停也今曰與其在紫微者皆居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分寸不移則其爲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運動之無窮哉胡五峯說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可曉若以天運譬如極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西山蔡氏問曰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朱子無以答後思之曰只是背坐極星便是北而南則無定位

公羊傳曰北辰曰大辰常居其所迷惑不知東西者視此永嘉鄭氏曰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入北以天形北傾也或曰斗杓可指東西而辰則無爲曰觀其所指則知辰之所在書傳曰日月天之使也星辰天之期也一左一右更有經緯蓋自斗杓之所如言之則謂之建自日月之所會言之則謂之辰斗柄左移日月右徙故辰與建常相合焉月行及日會而爲辰辰本無體兼星而見故天正之吉辰在星紀自北而西則地正之於天玄枵以正之於豕韋而西陸之降婁大梁實沈南陸之鶉首鶉火○鶉尾東陸之壽星大火析木其朔月可知也春秋外傳所謂日月底于天廟者言建寅之月辰在諏訾建亥之月辰在天漢日月會于龍豝蓋因娵觜之所在以知辰因辰之所合以知斗之建焉愚按斗杓與北辰相脉絡北辰爲十二辰之統斗杓則指十二辰者也又公羊傳謂大火爲大辰此則夾鍾生於房心之氣爲天帝之明堂亦曰天官非北辰之大辰比也如正月建寅辰在東北日月却會西北之亥氣便相應者以寅與亥合也日月都是如北斗每月所指辰曰建斗第一星爲魁四爲衡七爲杓用昏建者杓屬陰夜半建曰衡居平三建者魁屬陽歷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凡十二日周而復始觀所值以定吉凶每交一月節必疊兩值日如正月寅日值建二卯三辰之類與斗杓所指相應

○易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者太極也漢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或難之曰如此則太極有此北辰之可指周子無極而太極恐無此愚應之曰太極無聲無臭是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理北辰至中至極是有象之中而寓至微之理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故北辰居中不動而能生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也太極靜極而動而能生兩儀四象八卦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天之北辰微有象象天子之太極天子之太極故無象而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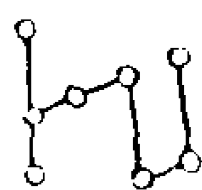
天之北辰北辰爲氣之宗而理行其中太極爲理之宗而氣行其中是或一道也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爲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夜不過七分

張氏曰星以寅爲晝者中星以寅爲旦戌爲昏日以卯酉爲中則十二分而用七星以寅戌爲限則十分而用七矣愚演之曰天道左旋以辰爲豐無物之氣不可見已○

○渾渾之中惟星可指日月五星從地右行斗杓所建四時以平大衍五十一爲大極四十有九是爲七七分而用之各有所入一爲天體一爲七政一居中央是爲北斗四列四方是爲七宿蓋天地四方以斗爲樞天運四時自斗而指斗正則時正時正則斗正故歷有差法斗無差度善治歷者質諸斗而已矣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輔星輔于開陽佐斗成功丞相象也



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樞爲天天子象陽德也璇爲地女主象陰刑也璣爲人曰令星主火權爲時曰伐星主水玉衡爲音曰殺星主土開陽爲律曰危星主木主天倉五穀搖光爲星亦曰應星主金輔一星輔于開陽所以佐○

○斗成功主危正矯不平或問曰斗有七星并輔星爲八星家又謂斗有九星主九州何耶或又謂天官書言孟諏攝提攝提者星名隨斗杓所指以建十二月以此星而足爲九可乎曰此無明證不可從也張平子妙於知天言北斗與四宮星共爲五七則七星爲斗確乎不可增也瞽史之學易流於誕吾儒寧缺疑可也歐陽子曰天人之際遠矣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舍經從史以求合焉不亦艱哉

天官書曰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前志曰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地也携連也龍角天田也東七宿共爲龍形殷中也玉衡居中南北之斗相殷也杓斗之尾星第七也尾爲陰昏陰位故主西南衡星居中昏杓建於寅夜半衡亦建於寅也魁斗之首星屬陽故主東北所以斗杓連東方龍角之星

○○要義曰斗所建地上辰辰所會天上次斗○與辰合

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但斗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諏訾降婁之等以十二律是候氣之管聲之陰陽各有合如黃鍾十一月建子合大呂十二月建丑之類是斗與辰合宿而成日月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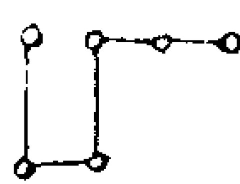
○斗星亦隨天運轉

孔氏曰斗星一日一夜亦隨天轉過一周而行天一度聖王觀斗所建命其四時以分十二月之會

○詩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朱子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董氏曰斗四星其方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斗隨天旋轉四時各有畛界故春秋傳曰斗有環域是也李子堅曰北斗爲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太玄亦曰陰質

○北斗夜則測陰言陰夜質正於北斗以歷日月定時成歲也又北極與南極相對是爲樞星南隱北見人多舉其見者言之以其居天之中故也北斗之星七其數奇對南斗之星六其數偶是天亦如此巧也



傳曰辰在斗柄日月會南斗是也其星亦分南北南二星曰大梁中二星曰天相北二星曰天府庭也斗星盛明五道和平劉

向日北斗貴星君象也

天原發微卷之九

天原發微卷之十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歲會

月以十二起者六與六相偶而爲十二以康節數推之日歲運元皆用十二故一日十二時一歲十二月一運十二世一元十二會包括往古來今無不在是即一時可以推一日即一日可以推一月即一月可以推一年即一年可以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推而上之豈特一歲十二月之用而已哉十二辟卦舉其凡皇極一書究其極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以十二辟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就中推吉凶消長只是加一倍推去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康節亦用六日七分康節京房易自是一書與易不相干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觀其所會命其四時卦氣提其綱太玄研其細經世衍其妙而後天地日月星辰元會運世皇帝王

伯之蘊皆可得而推矣在年則以消長在月則以朓朒在日則以晝夜而分太史公曰大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邵子曰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

日為元元始也其數一一歲一周月為會會交也數十二歲十二周星為運運者時之行也隨天左轉歲三百六十周辰為世世者變之終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四千三百二十辰也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數窮窮則變經世但著一元之數窮天地之數可知矣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又非有所牽合也

○又曰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

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開物於星之七十五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星之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朔虚於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槩以三百六十為率何也曰所以藏諸用也

自子至巳作息陽進陰退至巳月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為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自午至亥作消陰進陽退至亥月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為陰極陰陽之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除四正卦凡卦六四六二十四三百八十四去其二十四則所有者三百六十乾坤坎離為四正卦居四方之位反覆不變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所以藏諸用也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申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行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

○又曰分而為十二前六限為長後六限為消進退三百六十日

此當元經會之數十二月即十二會三百六十日即三百六十運以元之元之數為一分每會得一萬八百元分每運得三百六十元分總一元之分數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元之元之元陽三百六十為進陰三百六十為退合三百六十乃成七百二十

○又曰分而為三十以當一月三十日之數○隨大運消長而進退六十日

此當以會經運之數一月三十日即一會三十運自月言之朓朒分用一進一退消長各數則成六十運自日言之晝夜又分用一進一退朓朒各數則一月之數成百二十日一會之數成百二十運

○又曰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為十二以當一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

此當以運經世之數以元經會則年卦月卦會經運則氣卦候卦運經世則日卦時

卦之數一日十二時即一運十二世一爲一杪十二杪爲一分三十分爲一時總一日得四千三百二十杪十二萬九千六百則三十日之杪也積一運之年凡得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杪則泰之數也曰進退六日者舉一變之數也以日當年則六日爲六年進之而六十年在小運則爲十變在大運則爲一變蓋天道以六而變必有餘分小則六日者歷六辰也甲子甲午各一世也是故大運六十年一變者

○五運之數也天始於甲臨於子地始於巳臨於卯甲巳之間中見土運土金水木火以次相傳天終於癸亥地終於戊寅別而言之各有六十合而言之共爲六十如是而大變一周天矣小運六年而一變者六氣之數也六氣者天始於子而終於巳地應之則始於卯而終於申天始於午而終於亥地應之則始於酉而終於寅司天司地通爲六氣別之則十二而二十四合之則十二而六如是六十變亦一周天矣是故大運以六十而變六變通餘分得三百六十六小運以六而變六十變通餘分亦成三百六十六也

○又曰三百六十以當一時之數隨小運之進退以當晝夜之時

一時即一世自時言三百六十爲杪數自世言三百六十爲月數三百六十月即一世之年矣當晝夜之時則一時成二時一時得百八十杪積一日實二千一百六十杪於一日四千三百二十分用其半也隨

○大小運之消長者子以後六月爲長午以後六月爲消隨小運之進退者子以後六時爲進午以後六時爲退大運有消長無進退小運有進退無消長消長者進退之積也子至巳爲長午至亥爲消此盡舉一元之數包退數閏數在其間若日月則消長之中各有進退一年止有七百三十晝夜太玄以一晝一夜爲一日通奇贊爲三百六十五日經世以晝夜各爲一日并陽盈陰縮共餘十二日成一百二十日以一百二十合七百二十則八百四十日即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分爲兩兼晝與夜及閏數而計之也餘分六日散于六甲得六十甲子閏數六日合之而百二十爲人物之用也六數之中日分乎晝夜數分乎朓朒各成十二一以爲二各兼消長二以爲四可知一限進六十日退六十日六限進退三百六十日又一限進六日退六日共七分消長所以用十四會成七百二十日皆用半數或曰進十二日爲百有二十退十

○二日亦爲百有二十并陽盈之餘分六交數之朔虛六亦得二百五十二亦通

○又曰大小運數之立

體數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數止于三百六十一年正數得三百六十以經世推之以十二會用九則用二百七十日令以一元三百六十運中止用二百四十運加閏數不過二百五十二者用開物八會也蓋寅開戌閉戌亦不用也天有生物之時地有生物之數主天而言一年用三百六十主

地而言自草木萌動至地始凍止用二百五十二也故卦氣圖在日數則三百八十四日在時數則二百五十六日止有三千七十二時此大小運之所以分也盡取十二限數進退三百六十日又一限進六日而退亦若是陰陽賡續分治一元別而言之各有三百六十陰分乎陽析乎半數若合而言之陽進陰退共成三百六十者陽包乎陰總全數也故此大運法別退數閏法而言以明天地陰陽之數正閏相生分半而通用同本而異名也

○又曰立小運法十二萬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數取其七者用數用法三而成于六加餘分故有七

大運法專明體則小運之體可知小運法專明用則大運之用可知五見也在體為體之用數三百六十也在用為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交數則不用之數也用數顯陽也交數幽陰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自一元之數而言用數七交數三陽勝乎陰者天在地上者七交而在地下者三主坎離卯酉而言晝夜之分也陽侵陰晝侵夜三天兩地之理也以一日言自寅至戌以十二會言開物至閉物於十二萬九千六百中取九萬七百二十數為用以日數言於三百六十日中十取其七得二百五十二為用以一歲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言夜三分不用

○二至二分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中相去之數也

○朱子曰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一半至冬至也是退到極處

○百六陽九之運

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一部二十部一統三統為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此魏鶴山要義之云愚按史謂漢家有陽九之戹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以此推之可見矣蓋堯舜以德弭變水旱出於天數故不能為害若漢家之戹則出於人為不可一諉諸天也故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中數謂十二月中氣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與中之別若散而言之則一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

○朱子曰康節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小推大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合第一會一萬八百年天始開第二會一萬八百年地始凝第三會人物始生謂之開物此時屬寅到戌時閉物為人物消盡之時大半是半明半晦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

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

以天地一氣推之一晝一夜便自可見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是氣之一周把來折做兩截前面底是陽後面底是陰又折做四截便是四時春夏是噓秋冬是吸只是一箇氣陽氣既升之後相將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用之氣便散所謂消長是也天運一月日自轉一帀又有那大轉底時候不可拘一愚按乾坤易之門復姤二卦爲門之關鍵而啓閉焉自子陽生乾之門便開其動也闢其名曰震萬物出焉乾以分之也故至巳而止自午一陰生坤之門便閉其靜也翕其陰消陽萬物入焉坤以藏之至亥而止一闢一翕如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陽來則開陽去則閉也以此觀之則先儒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亦在乎人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爲唐虞商周世道陽明否則正士囚奴毒痡四海焚書坑儒天下解散石勒朱温穢濁人倫飜覆天地此時不待日月無光宇宙黑暗而人物自不容於不消盡也嗚呼亦難言哉

○又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杓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

或問曰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而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愚攷諸傳記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建寅起數蓋朝覲會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伊訓稱十有二月乙丑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乙丑日也不以係朔者非朔日也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者於經史猶有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經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

建亥乎漢仍秦正史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秦誓言一月戊午一乃三字之誤爾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不知其實正月孟春也如是則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煖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

○此漢儒承襲之誤耳臣工詩蓋言莫春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年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來牟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亦不得其義而考之不審矣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又曰周人以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諸陰陽始終之著明也

陽始於子而終巳陰始於午而終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寅而終未陰始申而終丑此二說雖若小差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温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温厚之氣未終故午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温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甲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康節十二會○

○言到子方有天未有地到丑方有地未有人在到寅方有人皆天地人之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故曰子丑寅之建正皆是三陽之月若秦以亥爲正直是無謂

○又曰先天圖中亦函十二辟卦左邊自子至巳陽卦三十二從震起復分十六卦二陽升於兑宮爲臨由臨以上八卦入乾宮升三陽爲泰四陽壯五陽夬六陽乾四月終焉右邊自午至亥陰卦三十二巽宮生於姤分十六卦二陰降於艮宮爲遯由遯以下八卦入坤宮降三陰而爲否四陰觀五剥六陰坤十月終焉

陽卦震宮取一乾宮取四陰卦巽宮取一坤宮取四以見陰陽二氣其始也微而緩其終盛也疾而速微而緩所以根柢萬物而養其源疾而速所以生殺萬物而成其功獨坎離二宮不取者以見水火二氣流行於天地間其不用者乃無往而不用也辟卦平鋪四時對待故二十四氣七十二○

○候分列其中而不紊先天八宮對待各有定序十二辟卦乾坤獨握其八焉所以父母萬物生長收藏莫不由此

○邵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伯絶於秦萬物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始伏羲開物於寅也成乎堯陽純乎巳也革於三王陰生于午也極于五伯陽道巳窮絶于秦則陰隔矣邵子所謂羲黄堯舜湯武威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

理限于秦是也言限截于秦而不得行也又曰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其說謂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又曰七國冬之餘烈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十六國伯之叢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于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也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也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也日出之星也愚按堯之前亦有如五伯者大數之中自有小數以細別之也特世運無傳惟近者可見爾邵子謂皇帝王伯之中各有皇帝王伯者是也姑以漢一代言之亦有皇帝王伯之髣髴者焉無為者皇如漢高惠是也恩信者帝如孝文是也智力者伯如孝武是也孝宣伯之王孝武王之伯譬之四時春秋冬夏伯而夷狄又出其下矣嗚呼何幸而得遇三皇之時哉

○又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又曰陰事太半陽一而陰二也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之數也

愚按元會運世之數一運當三百六十年可以推歷代之治亂子至卯陰中陽將治也卯至午陽中陽極治也午至酉陽中陰將亂也酉至子陰中陰極亂也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蓋泰與否相對蠱與隨相對故曰自泰至否其間有蠱蠱之者誰陰方用事陽艮以止陰邪巽入否斯至矣自否至泰其間有隨隨之者誰陽震順動兌陰隨之民說無疆泰無不宜此否泰蠱隨殆亦天門地戶人路鬼方出入之交歟數往者順自子而午震离兌乾治之象知來者逆自午至子巽坎艮坤亂之象當背北面南觀之即知逆順唐至五代包六甲子半治半亂宋乾德至今又六甲子中經南人用事南禽隨氣過北而亂康節蓋以數推之六甲子者三百六十年也即一日十二時之數自堯甲辰起運月巳辰未星癸迄今月仍在午辰方過酉為年者三千六百六十為時者僅一百二十二何速哉古今在天地間猶旦暮爾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能以一時觀萬時一世觀萬世愚錄世運於十二會運之終其有感也夫

司氣

地上之數起於二二而六之為十二月二而四之為二十四氣二而三之為七十二候此十二辟中所以藏了七十二候四正卦中所以藏了二十四氣六十卦中所以藏了三百六十日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至前漢末始改故律曆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言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居後云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中按通卦驗及今曆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中餘並與律歷志同月令紀十二月時候體例不

一氣候在前先言之在後後言之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冊紀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此節之大者聖王所加謹

○易曰坎正北方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後世氣候節序易已備之矣坎既言正北方卦則震東兌西離南不言可見兌正秋者秋分也則震春分離夏至坎冬至不言可見復大象言至日閉關冬至也則姤爲夏至不言可見人能明易則陰陽消長之氣可觸類而知矣

○鶴山魏氏曰秋爲陰中春爲陽中

陰氣始五月終十月故七月八月爲陰中陰中雖兼有陽陰爲主陽氣始十一月終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陽中雖兼有陰陽爲主

○朱子曰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只是一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分做四截便是四時又分做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自此始

二十四氣者孔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驚蟄節春分中三穀雨節清明中四立夏節小滿中五芒種節夏至中六小暑節大暑中七立秋節處暑中八白露節秋分中九寒露節霜降中十立冬節小雪中十一大雪節冬至中十二小寒節大寒中雨水者雪散而爲雨水自上而下曰雨北風凍之而爲雪東風解之而爲水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雨以生百穀清明物生清淨明潔小滿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半爲大處暑暑將退伏潛處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色白寒露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十月初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周禮有曰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三分之氣間五日有餘故年有七十二候也

○歐子曰七十二候各置中節節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六十四卦置中氣即公卦也以策累加之即次卦也五行用事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冬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十二辟卦之爻應七十二候中節前爲初候朔氣前三日也後爲次候朔氣後三日也候以分內外故也六十卦應三百六十日一年十二月有十二中氣則置十二公卦以主之如十一月坎初六冬至公中孚是中氣辟復候也內爲朔氣前三日也小寒坎九二十二月節候也外大夫謙卿睽是次卦也爲朔氣後三日也四立者立冬水立春木立夏火立秋金皆四孟之節五行用事之初也四季者居乾坤艮巽四維之位爲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正土用事之時也四正卦坎離震兌也每卦一爻統兩卦半兩爻統五卦戌一月六爻統十五卦

分六氣成一月為一時統而論之四時四六二十四也分而言之有節有氣有候各有條而不亂姑以意釋之未嘗得歐公之意否或曰甲己一月六變十二月則七十二變謂之候亦通

○司天考曰七十二者五行化成之數是為經法陽之策三十六而兩之陰之策二十四而三之陰陽之數無往不合七十二候亦自此推

七十二候王司監用之於歷極其精妙愚○嘗求其說而不得終夜以思久而方悟曰此即乾坤二卦之策乾一爻三十六兩爻七十二六爻二百一十六坤一爻二十四三爻七十二六爻一百四十四周之一年則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又以五行之炁分之水木火金分王四季共得四七二百八十八日又欠七十二日以足一周之數於是以土四季當之每季十八日為辰戌丑未之月又每月六日屬土應一月辟卦六爻以見五行離土不得一年四季一月六日皆有土以寄王其中所以天地間萬民萬物萬事萬化并資之以為生長收藏之地故曰候焉讀者當諒其苦思不止甲己之變而已也

○觀物張氏曰四時八節各以三變以十為一曰旬三旬而一月九旬而一時三十六旬而四時畢以五為一曰候三候而一氣九候而一節七十二候而八節周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一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體數雖四而一者常不用用數有三有九故三旬為一月三月九十日為一時五日一候者一月六候五六三十日也三候一氣者十五日也九候一節者八九之候而氣節周也愚嘗恨今之司曆者徒登其候之名而未必研其義請逐一條之免墮於與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域

○七十二候名義

以十一月中蚯蚓結起候者用冬至甲子上元曆始也以東風解凍起候者本人正為重用五代馬重績新曆正月雨水為氣首也

○正月

東風解凍者春風發散寒凍之氣也蟄蟲始振者初始振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出魚上冰者當盛寒時伏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上始遊水上而近於冰獺祭魚者此時魚肥美先祭而後食也鴻鴈來者大鴻小鴈自外來於中國將北反其居通卦驗云立春雉雊雞乳雨水降條風○至條風東風也猛風風之甚也動搖草木有聲故曰草木萌動是為可耕之候

○二月

桃始華應驚蟄候又五日而倉庚鳴鸝黃又曰黃栗留又曰鵹黃商庚楚雀齊人謂搏黍今曰布谷與搏黍聲相近鳲鳩鵠鵴皆其號也鷹化為鳩至秋時則鳩化鷹玄鳥燕也又曰乙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所以商簡狄吞而生契陽在陰內不得出奮擊之而雷發其陽聲

電者陽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為電又曰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皆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三月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鶉也一云牟無鼠陰類陰氣盛故化為鴽鴽陰氣盛則鴽復化為鼠虹蝃蝀也雄蜺謂明盛者雌蜺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勝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萍浮萍也又曰蘋曰藻水草也鳴鳩拂其羽蠶○將生之候飛且翼相擊趍農急也鵓鳩又曰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尾短多聲故曰鳴鳩戴勝降于桑者織紝之鳥一名鵀鳩降桑以示婦當務本也內宰云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蠶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四月

螻蟈鳴蛙也周禮蟈氏注云蝦蟇當夏氣之盛而鳴聲怒蚯蚓陰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生色赤感火之氣而生苦菜秀感火之氣而苦味成靡草葶藶之屬以其枝葉細故云靡草六陽之月至陰之草不勝陽而死

○五月

螳蜋生又曰蟷蠰一名不蝸其子名螵蛸燕趙曰食疣齊杞東曰馬穀鵙始鳴七月將寒之候也幽地晚寒五月則鳴反舌百舌也今曰蝦蟇其舌本著口側末向內靡信云曾取屠視之其舌反向後鄭不然之乃知反舌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以為反舌也鹿陰類感陰氣而角解今醫家用鹿茸補陰是也蟬亦陰類感而鳴半夏生藥名也陰極陽生

○六月

温風始至温厚之氣至季夏而極也蟋蟀蛬也亦名促織生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故居壁七月則遠飛在野鷹感二陰之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之事焦問云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自有真鷹可習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言化者螢不復為腐草矣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七月

涼風至寒候也白露降金色也寒蟬鳴得陰氣之正寒蜩又曰寒蜇似蟬而小青赤鷹殺鳥不敢先嘗示民報本也又示不有武功天地始肅禾乃登

○八月

鴻鴈來盖春言自外來於內此又言自北○而來南玄鳥歸為仲秋之候春至秋歸蟄藏本處群鳥養羞羞食之美養之以備冬藏蟄蟲啓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坯戶於雷收聲之時坯戶者戶穴也增益穴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以時尚温猶須出十月寒甚方閉之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陰縮故水始涸也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八月宿直昴畢主雨天根氐房之間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本末相去

十一日餘

九月

鴻鴈來賓云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賓又云仲秋來則過去季秋來則客止未去爵入大水化爲蛤飛化爲潛也菊有黃華獨記其色以其華應陰之盛愚謂五陰不能剥一陽故吐其美爲華豺祭于天然後戮禽而食孟秋鷹祭鳥飛者形小其成爲速季秋豺祭獸戮獸走者形大其成爲遲草木黃落反本也蟄蟲咸俯皆垂頭向下以隨陽氣之在內也

○十月

水始氷季秋霜降至此始氷復霜堅氷至也地凍水水則地凍可知雉入大水爲蜃大蛤曰蜃飛化爲潛也虹藏不見季春陽勝陰故虹始見孟冬陰勝陽故虹藏不見天氣上騰五月一陰生天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已謝天體在上陽歸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在下用事故云下降也閉塞而成冬者陽氣下藏地中陰氣閉固而成冬也

○十一月

鶡鴠不鳴者蓋鳥之夜鳴求旦乃陰類而求陽故感一陽而不鳴虎始交者亦陰類感一陰而交也茘挺出茘香草感陽而香馬蠻也蚯蚓結者蚯蚓出穴屈首下向陽氣氣動欲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麋角解者麋陽獸夏至得一陰而解角麋陰獸冬至得一陽而解角水泉動者坎天一之陽所生也

○十二月

鴈北鄉者自南而趍北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鵲始巢者鵲知歲所在以來歲之氣兆故巢也早者十一月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者火畜也感陽有聲故雊雞乳者雞木畜也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以立春在此月也征鳥厲疾者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疾捷嚴猶也水澤腹堅者氷堅達內謂腹厚實在玄枵女虛危之次出土牛者出作也月建丑爲土能克水作土牛以送寒氣使陰氣不爲來歲之害也此七十二候各有其義觸景興思可以寓感時動物之歎故特書之

○春秋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

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唐孔氏曰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古人以二至二分而觀雲色物即色也保章氏曰以五雲物之色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皆視日旁雲氣之色以驗祲象以知十二物之分野所降下之國有豐荒也

○保章氏曰以十二物以察天地之和

風即氣也古者皆吹十二律以候十二辰之風氣能别祅祥今無吹律之法故其道亡春秋傳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愚按師曠吹律以觀楚强弱北風者無射夾

鍾以北南風者姑洗以前南風弱則知楚無功王氏昭禹曰十二風生於十二辰之位天地六氣合以生風震爲明庶風離爲景風兊爲閶闔風坎爲廣莫風此四正卦之風也艮爲條風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風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立冬亦曰不周風此四維卦之風又兼四立而言八卦并四立爲十二風也八風主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又曰十二風應十二律出師之日吹律合聲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餘見後吹律說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起

仁義便如陰陽四端便如四時四時分四端便如八節只一氣而有消長爾一分二二分四三其四爲十二兩其十二二十四三其二十四七十二散爲十百千萬不過天三地兩而已

律呂聲音附

○朱子曰天氣都從地中透上來此氣升降當分爲六自冬至下面第一層生起至四月六陽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以律呂合氣候之可見

太師掌六律六同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言聲之陰陽各有合也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諏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如太簇爲乾宮陽聲第二以乾九二來合坤宮應鍾六三此陽律陰呂皆以陽爲主陰來合之巳後皆然以至建卯爲夾鍾建戌爲無射建辰建酉爲姑洗南呂而降婁大火壽星大梁之次又互躔焉建巳者中呂也建申者夷則也建午建未者蕤賓林鍾也是爲四五六七月之管而其辰爲實沈鶉首尾火之星又互相配合以通其氣星躔十二次律應十二月用以和同天人先布其氣于四時之中助聖王位天地以建中和之極也

○又曰三統者建寅爲人統建丑爲地統建子爲天統

天統黃鍾律長九寸乾數地統林鍾律長六寸坤數人統太簇律長八寸八卦之數三律皆無餘分林鍾未位黃鍾氣盡於林鍾天地之文至巳而著至東南之末而成章無餘分矣律以陰陽九六爲法至九九八十一爲一元之統而章成又積十有九年七閏而章大成俱無餘分矣宜三代聖王建此三律爲歲首以順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而必以行夏之時爲主者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三宮者圜鍾天宮函鍾地宮黃鍾人宮圜鍾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天帝之明堂故曰天宮本陰聲從陽律祭天用四聲無黃簇姑也函鍾林鍾也生於未之氣位在坤天社地神也在東井輿鬼之外故曰地宮祭地用四聲林簇大呂姑也黃鍾生於子子上有虛危之氣主宗廟故

曰人宫祭宗廟用四聲黃簇應鍾大吕也
三者爲宫天地人祭祀之用各於本宫上
相生爲角徵羽以聲類求之也
○又曰律吕候氣不差
律又曰鍾者鍾中也應也應謂吹灰凡律
空(音孔)圍九分内徑三分黃鍾管埋子位上
距地九寸頭向南從其方位以推諸律可
悉知以河内葭孚爲灰宜陽金門山竹作
管埋十二律於密室四時位上内甲外高
上平于地燒灰實律管中覆以羅穀氣至
○吹灰動穀小動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彊專
政之應不動穀爲君嚴猛之應冬至之日
氣至灰去爲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
者灰聚每月氣至灰應律而飛他律不動
也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孔圍皆以九寸爲
限者法黃鍾也六律六吕共爲十二以配
十二月冬至至四月六陽終用六陽律夏
至至十月六陰終用六陰律二至常在月
之中未冬至前尚屬陰未夏至前尚屬陽
與十二辰十二卦皆相配

○律吕應鳳凰之鳴
鳳凰天之靈鳥所以關律吕之源昔黃帝
使伶倫至大夏西取竹厚均爲十二管聽
鳳火之六象雄鳴制爲陽律六象雌鳴制
爲陰吕
○朱子曰律吕皆生於黃鍾太玄曰聲生於
日律生於辰
古律以竹厚以銅代之黃鍾宫聲戊癸五
也戊巳屬土太簇商聲乙庚八也庚辛屬
金姑洗角聲甲巳九也甲乙屬木林鍾徵
聲丙辛七也丙丁屬火南吕羽聲丁壬六
也壬癸屬水應鍾變宫蕤賓變徵此六律
之元五聲之正也五聲爲正二聲變以和
之商以前五聲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調之
爲七商臣有常職角民有常業羽物有常
形相安於不變也君宫統萬務徵事臨萬
變皆不可執一所以二聲有變也子律丑
吕六陽爲始六陰爲間所以扶沈伏而出
散越元間大吕助黃鍾宣氣二間夾鍾夾
助太簇宣氣種物三間中吕宣中氣以助
姑洗四間林鍾助蕤賓君主種物五間南
吕旅助夷則任成萬物六間應鍾言陰氣
應無射該藏萬物律所以候天地陰陽之
氣始黃鍾爲律本生十一律五天中數爲
聲聲上宫居中爲君五聲莫大於此六地
中數爲律律有形色色上黃居中君服也
五色莫盛於此黃鍾長九寸大吕以下律
吕相間以次而短
○又曰黃鍾爲萬事本
一陽生子子爲黃鍾之律陽數極於九律
○長九寸每寸九分太初以此起歷九九八
十一分太玄以此起數九九八十一首王
者制事立法皆可類推歐陽子曰造律者
以黍一黍之廣積爲分寸以著於度一黍
多少積爲龠合以著於量一黍銖兩積爲
重輕以著於權衡三者皆起於黃鍾使得
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
律互相表裏則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不幸
數者皆亡則總有數之法以求無形之聲
雖去聖人千百載後無不得其傳爲要義

曰黄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加量與權衡皆然

○又曰律自黄鍾至中吕皆屬陽自蕤賔至應鍾皆屬陰此是大陰陽黄鍾爲陽大吕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小陰陽

子至巳午至亥大陰陽也六陰間六陽小陰陽也京房十二律五律得位各生五子黄夾姑林南以陽居陽陰居陰爲得位

○五二十五并五凡三十失位生三子亦五律大夾中夷無以陽居陰陰居陽爲失位三五十五并五凡二十以二就三成五十位有不失不得者生四子蕤應處陰陽交際之間二四爲八并本二爲十十就五十合爲六十又黄鍾太簇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爲宫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爲其日之宫則周一朞之日數

○十二律生十二調

京房律法一律五聲十二律六十聲六十律又生出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律一律爲七音音爲一調凡爲八十四調調者所以調其聲也淮南子云三百六十律各因月律爲母以一中氣爲子隨所建日辰爲分數以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五聲七音於斯和備於其中又有正聲子聲之别

○一律生五音

如黄鍾屬子子有五焉甲子徵丙子羽戊子宫庚子角壬子商此黄鍾五聲也大吕亦有五焉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五音亦如之餘律自卯月至亥月皆然

○朱子又曰律凡十二各以本律爲宫而生四律如黄鍾爲宫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是黄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爲宫則南吕爲商應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是林鍾一宫之聲也十二宫各就其宫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黄鍾定爲宫太簇定爲商姑洗定爲角林鍾定爲徵南吕定爲羽但黄大大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爲十二律短長之次黄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各得用其全律之正聲其餘六十律則五聲各終一日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宫即旋相爲宫迭爲宫商角徵羽也朱子又論旋宫所生之法如大吕爲宫則大吕用黄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律吕管數子午已東屬陽爲上生主息故三分益一子午已西屬陰爲下生主減故三分去一

陽下生陰長管生短管也損其一分則爲短陰上生陽短管生長管也益其一分則爲長如黄鍾九寸三分其九合成六寸便爲下生林鍾六月之管又三分林管之寸以二加六得八寸便爲上生太簇正月之管餘律亦然又以宫數數之九九八十一宫音也三分去了一分二十七則得五十四爲徵音又添一箇十八於五十四上則

得七十二爲商音就其中又去了一分二十四則得四十八爲羽音又添一分十六於其上即得六十四爲角音此五音三分損益之數皆出於自然而然

○律左呂右其行不同如筮法然

黃鍾至中呂皆下生子至巳陽升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至應鍾皆上生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京馬鄭皆然班固蕤以次下生夾鍾長三寸七分有奇律促不應孟仲春長養之氣鄭以陽生爲升降陽將何寄不若以筮法論乾甲壬左行坤乙癸右行六陰六陽從行者真性蕤賓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用六十律六十卦自黃鍾左行至制時爲上生自林鍾右行至遲時爲下生夫六十卦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未而右行屯貞於丑間時而左行蒙貞於寅間時而右行泰貞於寅而左行否貞於申而右行小過貞於未而右行七卦錯行律實效之若論捷法不出乾坤六陽六陰也子寅辰午申戌黃太姑蕤夷無一如乾之左旋是之謂律而下生未巳卯丑亥酉林中夾大應南又如坤之右轉是之謂呂而上生此鄭玄筮法之言得之太玄也京氏以一律含五聲之變而成六十卦其實起於中孚七日而後復應冬至之律黃鍾也其實生於執始乃在冬至之前此律歷之元也子雲與房實知之北辰不動紐爲天樞而不動之處其實在紐星之末一度餘非善觀天者不足與知此

○宮數終始

黃鍾一林鍾二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爲第十二宮故曰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中呂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又云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南事即南呂也故曰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

○三才七始

三才者天始黃鍾地始林鍾人始太簇七始者姑洗春始蕤賓夏始南呂秋始應鍾冬始謂之四始并三爲七若以二變爲調曲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所以每宮五調加變宮徵變二調爲七月令止載五音不言宮徵之變

○乾六爻生六陽律

乾初九黃鍾爲復九二大呂爲臨九三太簇爲泰九四夾鍾爲壯九五姑洗爲夬上九中呂爲乾自黃鍾一陽生於十一月而下陽生陰爲下生

○坤六爻生六陰律

坤初六蕤賓爲姤六二林鍾爲遯六三夷則爲否六四南呂爲觀六五無射爲剥上六應鍾爲坤自蕤賓一陰生於五月而下陰生陽亦爲下生謂之上生亦可

○八八以象八風同位象夫妻異位象母子故曰律取妻而母生子

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也上下相生盡於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如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此以下皆然皆參天兩地之法三三而九二三而六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黃鍾初九與林鍾初六俱居初之第一爻夫婦一體同位聯居林鍾上生太簇九二於第一爲母子相生而異位故曰律所生者爲夫婦而同位呂所生者爲母子而異位云

○吹律知吉凶之事

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武王出兵之書言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西方金主剛斷故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木主曲直故擾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土主生長能載徵則將急數怒火主燥怒故急羽則兵弱少威明水主柔弱故幽闇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北風者夾鍾無射以北南風者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皆吹律歌風以知之也出聲曰歌

○邵子曰元酒淡無味大音聲正稀

冬至一陽萌于黃宮如醞釀元酒味藏於無味此無聲之樂也周子曰樂聲淡而不淫淡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此黃鍾中聲爲律之本所以不宮商而自叶也吾甞愛萬寶常與人方食以箸擊雜缶而自成音律品節高下惜時無知音者爾蘇子曰世無南郭子綦耳未甞聞地籟況得聞天籟乎歐子曰器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於乎聲豈真無傳哉宇宙間何往而非音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于天地之間自古至今自旦至暮喙喙爭鳴竅竅相應皆吾高山流水蕢桴土鼓也豈必待金石絲竹之奏而後聲爲有傳哉

○又曰律感呂而聲生

聲爲律律爲陽律有闢翕一闢一翕而萬聲生十聲配十律十干五爲陽中五聲即十干之合時在卦爲乾兌離震在時爲元會運世在律爲日月星辰之聲以聲唱音以律唱呂其數則有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別聲生於日配甲至癸下倡十二音於地凡一百六十聲用一百一十二聲

○呂感律而音生

音爲呂呂爲陰呂有倡和一倡一和而萬音生十二音配十二呂十二支六爲陰中六呂即十二辰之合故在卦爲坤艮坎巽在時爲年月日辰在呂爲水火土石之音

○以音和聲以呂和律其數則有大柔少柔太陰少陰之別音生於辰配寅至丑上和十聲於天凡一百九十二音用一百五十二音

○邵子律呂抉先天不傳之祕與太玄太初不同

玄以天三奇數爲節三三相乘爲九是爲天地人之三統同起於黃鍾之律範之數也邵子經世律呂以地四偶數爲節四四相乘爲十六起於兩儀生四象易之數也

以陰陽老少分聲音律呂四以爲體五六爲用五爲聲音六爲律呂若體中自分體用則聲爲體音爲用用中自分體用則律呂爲體音聲爲用太玄太初專以子至巳爲陽律午至亥爲陰呂音聲合于一邵子先天數專以十日爲陽律十二辰爲陰呂聲音配律呂必通三三四四相乘之法而後律呂之學可通古今言音聲者混爲一塗至邵子之說始爲精到

○精於鍾律者審音聲而知治亂

○康節遊龍門山中道憇櫟林忽枯枝隊傍○語富韓公曰此木不久見伐歸途果彌望皆空驗　留都營造伐去其言始驗他如牡丹盛衰鵲聲　皆同一學今撫一二紀于后漢蔡邕伯喈經會稽高遷亭見其屋椽竹東間十六可爲笛果有異聲世號柯亭笛此以形而知其聲也又取客邸中燒桐爲焦尾琴此以動而知其聲也鄰人鼓琴見螗蜋捕蟬聽其聲知其有殺聲此以物之聲而知人之心也隋萬寶常妙達音律謂隋文帝曰鄭譯所定之樂乃亡國音豈陛下所宜聞又嘗聽太常所奏法然流涕人問之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至大業末言始驗時有王令言卧聽其子戶外彈琵琶作番安公子曲大驚曰此曲興自早晚曰頃有之令言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帝幸江都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也吾以是知之卒如其言唐李嗣真聽樂聲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必○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自縊死日具棺斂如期卒唐裴知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謂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昏聞珮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又如鄭相如告鄭虔之說亦知榮辱成敗生死宋少常伯竇公儼筮木椅之壞言兄弟壽祿皆不爽竇萬深於樂律辨得聲音自是筭得出以是推之預知覆射之類秦漢以來擅之者衆獨宋儒康節先生得其妙謂人之性靜也靜極則動此動爲陽非情也只是初開闢時一物見天地之心者在此人在包胞時亦爲開闢亦爲初陽墮地之際是開物成務到此方有情動便可見動植二百五十六位只是聲上筭起康節以二百六十四字姆總括律呂聲音之數其內實用一百十二字括聲又百五十二字括音聲與音互相反切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音聲爲韻音○爲姆聲分平上去入音分唇舌牙齒喉聲別內外八轉音辨開發收閉又分闢清翕濁却以聲卦居左音卦居右將一卦外三爻曰悔內三爻曰貞橫看各得何卦此二卦名既濟圖卦也看得枴一圖某卦方以定吉凶全憑聲音起筭聽之須審不可毫釐差也伊川丈人曰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

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聲宮徵羽角之道各得其正矣陽日火陰月水剛星金柔辰土日月星辰金木水火土正而天地正矣日目火色月耳水聲星鼻金氣辰土口味目耳口鼻色聲氣味正而人道正矣是故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人事也律呂相感而聲音生天地萬物之情見于此而已矣

天原發微卷之十

天原發微卷之十一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虗谷方回萬里校正

卦氣

卦氣起於中孚京房傳於焦贑焦贑得之隱者言四正卦分主四方爲方伯監司之官用坎離震兌者是二至二分之日四時專主之氣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卦主時其占各以其日觀其善惡其餘六十四卦爻別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分起於夜半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剥卦陽氣之盡在九月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剥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故曰七日也愚謂以月卦言剥至復隔坤一卦以候卦言每月各有五卦巳上見易緯圖

京傳以消息卦爲君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

○西山蔡氏曰康節亦用六日七分揚子雲放之以作太玄太玄去坎兌離震經世去乾坤坎離皆去四正卦用六十卦六日七分之說子夏曰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七爻在初故稱七日胡安定曰凡歷六爻一爻爲一日六十卦爻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爲歲者有以爻爲月者有以爻爲日者復言七日明卦氣也以消息言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日諸儒說皆源於子夏兩漢諸儒傳經皆用六日七分之說至宋王昭素王洙宋咸始著論駁之昭素曰注疏並違夫子之義十月純坤猶有陽氣在内故薺參先生坤上六猶有龍戰若用六日七分爲坤卦之盡則十月節終一陽便來據其節去冬至尚十五日則知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胡旦難之曰西漢京房以卦氣主事皆驗東漢郎顗六日七分之

學最爲精妙夫六日七分卦爻實數也歲之日虛數也月不盡之日必加算以爲閏焉昭素未明閏數之妙故有去冬至十五日之疑也惜緯文喪失京郎已亡朱子發曰昭素知其大綱爾豈知四正卦主四方六十卦王一朞之日節氣皆統於四正則餘五日四分日之一積而成閏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而成如九月剥也有艮既濟噬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卦也又有未濟蹇頤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剥○復相去三十日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天行也歷代先儒惟玄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羡三從四更五睟六廓七減八沉九成中象中孚冬至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黄鍾夏后之十一月也其入牛宿五度爲周周象復七日來復是也自揚雄馬融鄭玄宋虞陸范並傳此學而昭素非之奈何王洙既駁孔頴達釋王傳之非矣宋咸又貶京郎關朗輩假易以行壬遁卜祝陰陽術數之學聖人之旨無有焉何如以是卦直是月以是爻直是日氣何不起他卦而獨起中孚朱氏難之曰頴達王傳易緯消息之卦不可非也六壬參時日而得易之坎離遁甲分九宮而得易之河圖皆得易之一端而不能盡又謂諸儒假壬遁言易以籠天下不知壬遁實出於易而言易者亦何假夫壬遁哉聖人推陰陽消息之理以明得失存亡之象咸信剛柔進退而不信消息易緯之學而謂卦氣不起於中孚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豈得爲善觀書○乎元貞乙未冬至日虛谷方先生以書抵予曰朱子發冬至起牛宿一度此古法也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牛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間差十二度今元貞元年十一月初七冬至日在箕八度又退十二度冬至後五日在斗三度如何尚執舊說爲冬至日入牛宿爲周象復乎愚曰稽之往古難以盡同曆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何承天却云在女十度宋元嘉曆冬至日在斗十七度月令要義却云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在斗十度至宋統元曆冬至日在斗二度至如古曆分日起於子半淳風却以子初爲朔遂差二刻當時亦伏其精蓋陰陽二氣參差不齊推盪而成一歲其盈縮進退自是如此不過箕斗牛女之間而已太玄謂入牛宿象復者亦本太初曆法舉當時已効者言之約其大數以爲之準爾末流雖異其本則同未敢輕訾也朱子曰善爲曆者要○必立虛寬之大數以包之斯言是已若夫○六日七分之說諸儒辯之詳矣焉用贅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朱氏子發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曆更矣牽牛火位星紀水位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此上元太初起曆之元在卦氣爲三月太玄準之以更史氏曰革居序卦之四十九當太衍之數節居序卦之六十當周天之度六十卦三百六

十爻一爻主一日上經乾起甲子泰甲戌嗑甲申至離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三甲盡下經咸起甲午損甲辰震甲寅至節癸亥而終亦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年一周所以京焦用以直日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革亦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是或一道節後繼以中孚小過既未者所以分坎離震兌四卦應子午卯酉爲春夏秋冬四時兩之以爲八節是爲分至啓閉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二候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

○中孚起於甲子爾乾十一月起甲子陽氣至巳而終節十月卦而得癸亥是陰生於午至亥而終已結算一年了畢今又曰中孚亦爲十一月卦起甲子至未濟而終者蓋以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太玄以中準中孚配坎之初六爲十一月中氣一陽始生以應上元太初十一月朔旦冬至爲起數之元算曆之首也中孚巽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之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四時以成一年之候

○邵子曰洛下閎改顓曆爲太初曆子雲準太初曆作太玄凡一隔五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叅天兩地倚數非天地正數擬天地正數而然也

康節曰太玄其知天地之心乎心者坤極生乾始於冬至之時此律歷之元也其鉤深致遠與神契合有如此故其詩曰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内外篇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以此見天地心卦起中孚

○七日應焉以其中虛象心也與漢太初曆相應顓帝曆以十月爲首連山經以艮爲首子雲參之八十一首每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贊爻也兩贊直一日每贊直六時一時得六策一贊得三十六策與六十卦氣之爻合每卦六日七分玄每首四日有半一首四日分則有餘兩首九日分則平陰首以陰數爲主陽首以陽數爲主以五居二四之中五土也一二三四生數居五之前六七八九成數居五之後

○朱子曰太玄都是學焦延壽推卦氣焦氏諸家説不同文王八卦乾在西北十二卦在東南坤在西南十二卦在西北位置逈然不同易卦震東兌西離南坎北爲一説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爲一説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而一之既以八卦之坎離震兌二十四爻直日時又以十二辟直十二月且分爲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説生焉太玄放之卦氣以中孚爲冬至之初順上九爲

○大雪之末太玄亦以中爲陽氣開端冬至初也養有踦贏二贊大雪末也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卦氣以坎離震兌主二十四氣玄則自中將四而六之以主二十四氣其取數也一本之河圖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蓋合生成之數以睨擬之衣裳之示取諸三八甲戟之威取諸四九君臣之制取諸二七鬼神之祀取諸一六酒食之養取諸五五其不言五者以五五

爲十也

○又曰楊雄太玄全是模倣易他全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意思

太玄準易者周準復童準蒙增準益交準泰順準養皆就易卦上取名或一首準一卦二首三首準一卦所以明分杪之法也玄衝者序卦也玄錯者雜卦也玄數者說卦也玄文者文言也係辭之於攡瑩掜圖告也皆準易也易以一生二二生四四而八之八八六十四而止玄以一生三三生○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而止易有六爻金木水火爲一分上爲二六六相乘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生玄有九贊分金木水火之生成爲八并土之守一爲九九九相乘至於七百二十九贊而備易與玄皆同一五行也易以二乘四四乘八八乘六十四六十四乘八十四蓋本於河圖之天三數而乘地四數也故以四爲地體而天以三數用之此伏羲所以重三爻而爲六爻以成一卦玄之數起於黃鍾之律九寸空圍九分三其一爲三才三其天三爲九疇三其地四爲十二辟卦三其天五爲十五日之一氣三其地六而爲十有八變而成卦黃鍾起於子天之一故參子之一於丑爲三參丑之三於寅爲九參寅之九於卯爲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爲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爲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爲七百二十九由午以及未申酉戌亥五辰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數而見於東西律曆志之注云玄三百六十五日每一日以八十一乘之爲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又盃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每贊每氣算之皆合故曰下欲上欲出入九虛玄者神之魁也

○又曰子雲爲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張平子謂其妙極道數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與五經相擬

如曰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摎萬物乃纚此言明生魄死魄死明生死生相摎萬物纏綿而成就也如曰察龍虎之文觀烏龜之理立天經曰陰與陽立地緯曰縱與橫立人行曰晦與明此言天爲經地爲緯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晦明賢愚之分在其中矣如曰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此言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晝數多又如曰○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東南則午美盡此言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西南尚有微陽故至西北而美盡東北尚有微陰故至東南而美極至於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言陽全用陰半用也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言子午定位者陰陽之府東木王則西金死氣應而相通也其論日月也曰日有南有北不南不北則無冬夏月有往有來不往不來則晦朔不成聖人察乎朓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

蓋日南至牽牛北至東井南爲太陽北爲
太陰陽精至太陽爲夏陰精至太陰爲冬
晦而月見西曰朓朔而月見東曰側匿（餘見
太陽章） 其論陰陽數也曰子午數九丑未八
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
二呂三十六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甲己
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
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
協而八音生蓋以黃鍾起子乾始初九午
爲子宮故數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對
○午未申酉戌亥月分四五六七八九之數
甲與巳合隨子稱九乙庚隨丑稱八丙辛
隨寅稱七六五之數亦如之陽律九七五
而倍之故四十二陰呂八六四而倍之故
三十六并之七十八八則丑未還得呂而
不得律五聲生於十干甲乙角也丙丁徵
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十二律生於十二
時律所出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也此聲律之源五行之數後世托是以談
康節之數者豈知其實出於此

玄首

太玄數始於三太玄即太極也以象君位
三方即天地人也以象三才曰天玄地玄
人玄三方象三公二方有三州（凡九州象九卿）一
州有三部（凡七十二部象大夫） 立天道曰始中終立
地道曰上中下立人道曰思禍福易占以
變玄占以通玄之首贊皆本五行自中而
周以至於養中爲一水周爲二火礥爲三
本閑爲四金少爲五土戾又爲六水（地六成水）
上又爲七火干又爲八木狩又爲九金數
○止於九自羨而起又爲一水此以後皆然
每首九贊九贊之中初一亦屬水次二屬
火次三屬木次四金次五土次六又屬水
次十又屬火次八又屬木次九又屬金諸
首中以五爲君一首之主亦如易卦以五
爻爲主也玄中首一陽生對應首一陰始
八十一首皆相對待奇首陽偶首陰奇對
奇偶對偶所主不同而相反
○玄序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玄起曆之大旨玄有踦滿猶斗有閏月

也八十一首自中而起每首必指月旦日
入之度而皆以斗爲主蓋時之易正而可
見者斗曆之難明而易差者閏氣候與斗
相迎既無差忒則閏正而曆正矣又曰太
玄晝測之日夜測之斗而不及於月謂其
常滿以御虛也玄晝日及斗所指者以其
常滿常指故也月有盈虛大小疾遲無常
故不書也圖中二十八宿之度非天盤二
十八宿也乃節候所至每月旦日日入之
度與月合日入之度大畧相似
○玄圖曰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
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
鬱林吳績釋曰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
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
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
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
章五百一十三歲一會者日月交會一終
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從
子至辰自辰至申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爲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

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没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爲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玄起於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牵牛之初自咫八寸及步運行不息周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歲加閏以定四時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不周顓曆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曆日之半所以不周者陽數盈陰數虚故爲踦贏二贊以滿玄

○數以合天度猶歲有閏月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曆也愚謂康節經世曆與此雖不同亦觸類而進以造神妙爾

○邵子先天卦氣

乾坤坎離分配四時主二十四氣坎盡子中交離初爻冬至上爻驚蟄離盡卯中交乾初爻春分上爻芒種乾盡午中交坎初爻夏至上爻白露坎盡酉中交坤初爻秋分上爻大雪春夏秋冬各用六十四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爲四中二至二分當之

○寅申巳亥爲四孟四立當之經世曆以冬至爲天地之元元之元也故去四正卦而用三百六十卦氣圖以春分爲人物之元亦元之元也故用六十四卦而四之爲二百五十六位卦氣圖以冬至子中爲世之元春分卯中爲元之元夏至午中爲會之元秋分酉中爲運之元各六十四卦各以氣運而更迭直事開物於寅中而起於驚蟄者二月初氣也閉物於戌中而終於立春者十月初氣也何也曰寅中戌中雖主

○月會而言其用則實由乎節氣地之生物以氣爲機天之氣先至而後地之物應之氣之來常先半月氣以舒而常盈月以疾而常縮故關子明云當朞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虚氣朔有盈虚之不齊積微之久中氣或有居於月晦者必閏以置之乃復乎初經世本於先天故中朔同起卦氣因先天本數取中氣以主月元會運世皆從中起所謂舉正於中也卦圖曰大運法當依經世數起於星甲辰于小運法當依卦氣圖起於甲巳孟日天統乎體氣之體生於四中故大運甲子當冬至而二十四氣之首皆得子午卯酉之四中也氣之用行於四立故小運甲寅當立春而二十四氣之首皆得寅申巳亥而王乎四孟也

○宋子曰先天圖左方自震初爲冬至離兑中爲春分至乾之末而交夏至右方自巽初爲夏至坎艮中爲秋分至坤之末而交冬至

○圖之逆順左右行先儒詳矣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巳生之卦其序自南而北若卦氣運行則自北而南一陽生於震始故邵子以冬至子之半爲復十一月中也十二月丑初小寒其卦爲坎屯益月半大寒則震噬隨正月寅初立春其卦爲無妄明夷月半雨水則賁既濟家人二月卯初驚蟄其卦爲豐離革月半春分則同人臨三月辰初清明其卦爲損節孚月半穀雨則妹睽兑立夏巳初其卦爲履泰月半小滿則大

畜需小畜五月午初芒種其卦爲壯大有夬至乾之末交夏至焉即午之半也此三十二卦屬陽以當春夏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未生之卦也圖自西而北若卦氣之行則自一陰生於巽始故夏至午之半爲始五月中也六月未初小暑其卦爲大過鼎恒月半大暑則巽井蠱七月申初立秋其卦爲升訟月半處暑則困未濟解八月酉初爲白露其卦爲渙坎蒙月半秋分則師遁九月戌初寒露其卦爲咸旅小過月半霜降則漸蹇艮十月亥初立冬其卦爲謙否月半小雪則萃晉豫十一月子初大雪其卦爲觀比剝至坤之末交冬至焉即子之半也此三十二卦屬陰以當秋冬子至巳乾兑離震六陽月其節有四冬至立春春分立夏也午至亥巽坎艮坤六陰月其節亦四夏至立秋秋分立冬也一年八節二之計一十六卦外有十六氣三之而計四十八卦并之則六十四以當一朞之氣候所以定時成歲行鬼神成變化也今朱子以二至二分舉其綱愚因卦氣以推其目

天原發微卷之十一

天原發微卷之十二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方　回萬里　校正

盈縮

陽盈六日又曰氣盈即餘分五日四分日之一也陰縮六日又曰朔虛即朔空之六小月也一歲共餘十二以爲閏先天尊陽也言日月五星皆從天左旋後天任術也言日月五星皆違天右轉天左旋日月皆左旋日行不及天月行不及日數順理亦順儒者以此說爲是從先天也天左旋日月皆違天右轉日行遲月行反速曆家主此說以爲易算從後天也儒者有所不取姑兩存之以備參考

堯典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書傳曰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爲一朞一朞中間必有三百六十六日或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天與日會於其上而成一歲凡二十四氣兩年相去皆然雖遇閏月亦同

日法以九百四十分乘度其周天度外餘四分日之一者蓋以一日九百四十分分為四箇二百三十五分此即一度四分中得其一分也朱子曰氣言則三百六十日朔言則三百五十四日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六十自餘進退不過六分堯典舉成數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胡氏伸曰歲以四時計者各為日九十（四其九十）以六氣計者各為六十（六其六十六）以五行計者各為日七十二（五其七十二）皆得三百六十○乾坤二策亦然是為天數之正過此則盈不及則縮盈則陽道常饒故日行周天之度為一歲於三百六十日之外而歲常餘五日強縮則陰道常虧故月行周天之度為一月而常不足於三十日此所以有小月而歲餘五日強積而成歲所謂十一日弱者是也積歲之所奇三而一五而再十九年而七天道大備矣日月不能無盈縮作曆者不能無差錯故置閏而時定歲成皇極經世亦以三百六十為率一元三百六十運一會三百六十世一運三百六十年一世三百六十月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辰陽得三百六十者六也

○橫渠張子曰日月皆是左旋

其說曰天甚健一日一夜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日亦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退之度亦却退盡本數遂與天會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退了十三度有奇朱子曰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天為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若如此則日日一般把甚麼做時節定限趲來趲去將次午時打三更矣今取月令疏中兩處說得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今若把天裏說時只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論日月則在天裏若是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日衮得不在舊時處又曰日月皆從角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到一年便與日會愚按二先生之說如此則知天行太過月行不及惟日行得其正故一年以三百六十日為率

○邵子曰陽氣於三百六十上盈

一歲日與天會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為氣盈一日氣盈十三分七釐八絲三忽兩立春相去中間共四千九百三十五分合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以成數言天多六日日行不及天之數

○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按孔氏疏云天是太虛本

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爾天包地外如卵之裹黄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星即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是為天體每宿計十三度四百二分總四七之數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為度在年為日俱有此數但其氣數有過與不及所以有盈虧也張諸前説備矣愚謂若使天行無過度與日一般月行無不及之度亦與日一般日日都到角上年年都有三百六十日無零數既無寒暑不齊又無日月大小與旱乾水溢假使天公裝箇硬本與人便不成造化模樣矣豈鬼神福善禍淫之機哉

○又曰陰氣於三百六十上縮一月朔虛四百四十一分自子至丑月共五千二百九十二分合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畢成數言六日也乃月行不及日之數

朱子曰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愚按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一毫五忽七絲六抄比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箇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也蓋陽全陰半陽常盈陰常縮日行常過月月行常不及日也一歲閏以氣盈朔虛總為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畢成數為十二日以起閏三歲一閏積三箇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令六百一分成數為三十六日也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成數為六十日也大抵三十二日一閏雖不盡同亦不相遠故聖人作曆歸餘以捭月行不及日日行不及天之數三者參會而為一以至二十九年氣朔分齊天時既無釐髮之差而人事亦應時而舉矣

或問天曆曰月之大小便是一本曆書只要人推算爾如初二生明前月必是大或初三生明前月必是小如玄鳥二月必來八月必去物亦是如此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晚最好看起日鏡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遠進而遠至半天月行不及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

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又復相會

○邵子曰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十九年二百二十八日

故七閏無餘分曆法十九年爲一章七閏得二百二十八者閏法所起也置閏之法起於日月之行不齊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十三度爲一年十二周天之數餘七分則爲閏

○故閏法以七與十九相取以十二乘七得八十四（七年之月數）以十二乘十九得二百二十八（十九年之月數）故年中取月日中取時則又以八十四爲七分以二百二十八爲十九分令自一時積之一日餘七分（以一月三十日之數乘之計二百一十分十二月則二千五百二十分每十九分爲一時）年得一百三十二時（十一日）餘十二不盡若以十九年之數乘之得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如法除析每年得一十一日餘十二日盡十九年共得二百九日餘二百二十八分則一日十二時之分數通爲二百十日故十九年七閏無餘分令欲求年年置七分滿十九分而爲閏則知當閏之年復以十二月數乘一年之數年得八十四分滿二百二十八爲閏則知置閏之月欲求日日置閏七分滿十九而得閏一時則知閏朔之日復以十二時之數乘一日之數得八十四分滿二百二十八分而得閏一時則知合朔之時七與十九相取者閏法之粗八十四與二百二十八而取者閏法之密

○閏本奇數積於七滿於十九故七與十九自相乘除皆得一百三十三月與時法既衍十二以乘當衍十二以除故得二百二十八其一月之分一章之日皆二百一十所以繫辭言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先天日數用一百三十三星數用一百五也閏本天之奇數而以月求之故知陽以陰爲節而陰陽相爲體用也二百二十八而十之又偶之則四千五百六十萬四分曆一元之數也

○又曰日以遲爲進月以疾爲退日月一會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爲閏餘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爲閏差天左旋日月右（轉其度數說見前）月一月一周天皆爲徒行其及日者在最後之一日半而常在日之後故日遲而反爲進月疾而反爲退也日月三十日一會實二十九日半蓋月本二十九日半日本得三十日半而皆以爲三十日故也故一會而日加半日月減半日加半日者日一歲本多於月六日

○而又加六日減半日者月一歲本虧於月六日今又減六日以所加減積之是爲閏餘也日月一大運進退十二日得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是爲閏差八年三閏十年四閏十三年五閏十六年六閏十九年七閏自此推之往來不窮謂之通子雲有言歲寧差而年病歲寧者數足年安歲恙者年病而閏以償之也

○朱子曰閏以中氣爲定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

便當置閏也斗指所建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日月會處）若無中氣則置爲閏斗柄左移日月右轉辰與建常相合也

○周天分界過宮分杪

王氏炎曰以周天度數分配十二宮過宮各有分數百杪爲分百分爲度歲必三百六十五日令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令五時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度猶界限天輪有分界之限日一日上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方能○行徧天之分界月行十二度有奇（星家謂十三度舉大數）月一月一周天行徧天之分界一月不必三十日月有小大以五十九日分爲兩月則再周矣大率二十九日半強一周天五十九日強而兩周天愚謂古今曆家只推筭得個陰陽界限爾所以孔子不言曆止曰行夏之時也

○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

天體天運日度月度當分四輪著易曉令以大輪如天之運於外所謂天包地外平運而舒以見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小輪載日月於内小輪又小於天故内轉而縮月行又後於日遲度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故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日十二度有奇外以包内外寬内縮其行度遲速體段自是如此分四以觀瞭然矣往年曾見友人吳九霞作爲一圖亦合此意外一暈紀周天之度以爲天體第二暈以天自角起○一日一周天而又過角一度第三暈日亦自角起健次於天一日一周無過度依舊到角處恰好所以不及天一度日一日退一度退盡本數天一日進一度又到本處與天度合是爲一朞第四暈月行遲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積二十九日過半月不及日之度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月又退盡本數遂與日會而成一月十二會計月欠日度五日五百九十二分以朔虛合氣盈一歲共餘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以起閏令不記其詳或問曰康節藏閏顯閏之說是如何曰其詳未易言也姑以目前言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而餘分六日藏於六甲之中是六甲兩月之中藏了一日六六三百六十中藏了六日顯閏者自開物至閉物十分用七去交數者三三百六十本用二百四十得二百五十二日以閏數十二顯乎二百四十之外

○朱子曰太史公曆書是説太初顓帝四分曆劉歆改爲三統曆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司天考亦簡嚴是七百二十加去皆止用二三年即差古今曆惟康節曆用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也

○

謹跋前代曆法于後四分曆者顓帝本連山首艮之易而作也祖河圖數十衍爲百百分四箇二十五以應天數四分度之一也秦用此曆建亥爲正至漢武帝改爲太初太初曆者武帝即位唐都洛下閎等所作也以建寅爲正改元封七年丁丑爲太初元年而曰歲名焉逢（甲）攝提格（寅）月名

畢聚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謂武帝改元上合顓帝甲歲起曆之元以應合璧連珠之瑞爾非其年即甲寅也三統曆者劉歆改太初曆而作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是爲統母黃鍾爲天統一甲子元首林鍾爲地統二甲辰元首太簇爲人統三甲申元首元與太初同起黃鍾之律（詳見前玄圖註）太玄曆者漢揚雄所作也與太初顓曆相應太初以九九衍數四分之洛書總實之數也顓以十十衍數四分之河圖虛中之數也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者九九也太玄以七十二爲日法者八九也太初以三十二爲杪法者八四也太玄以三十六爲杪法者九四也以玄比初分於九而減一杪於九而加一同得二千五百九十二杪始雖異而終則同（詳見卦氣）太衍曆者唐一行之所作也自漢至隋曆皆從律一行専倚大衍本乎卦氣即河圖虛中之數取四方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合以象四時取虛中五與十合以爲衍母取九六七八之老

少爲用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二十是大衍爲天地之樞後之作者不能易也顯德通天曆者五代王朴之所作也歐公筆之於司天考斬然自立一家陽三十六策陰二十四策陰陽數合而化成同得七十二重之得七百二十又重之得七十二萬又重之得七千二百萬而元紀生元則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而七政齊矣愚謂古今曆法前莫如漢太初後莫如唐大衍二曆同起河圖中間諸家曆法不過損益之而已六律用洛書數起奇八卦用河圖數起偶取用雖不同率皆後天易也時則先天圖隱而未出先天曆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所由作也其法本於天干地支相乘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謂之四象大數則謂之元會運世小數則謂之歲月日辰日甲一統月子十二星甲三百六十統辰子四千三百二十凡三十六甲均布於十二辰每辰皆得三百六十先天曆與後天曆不同除閏

計之一年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朱子所以極稱康節之曆愚序諸家之曆以此終焉程子亦曰曆上若通理所通爲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陽盈陰虧求之遂不差只於這裏易差了

天原發微卷之十二



天原發微卷之十三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註

虗谷方回萬里校正

象數

河出圖而八卦畫陰陽始有象洛出書而九疇叙五行始有數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朱子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聖人出來說若天地會說想見更說得好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易伏羲仰觀俯察見天地間

○無非易而河圖之出適契其心故因之以畫卦微世象數之學不明者有由矣漢上朱氏曰商瞿學於夫子自丁寛而下其流為孟喜京房至唐猶可考一行集二家之易論卦氣納甲五行之類皆同出周易大傳繫辭說卦爾後馬鄭荀虞各自名家去象數之源猶未遠至魏王弼與鍾會同學盡去舊說雜以老莊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所自來天人之道於是分裂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子曰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愚按天地開闢之初太河混淪象數未顯此河圖洛書天所以開聖人也語曰河不出圖易曰河洛出圖書書曰天球河圖則知圖書乃天地自然之文古今以為瑞物非人力之所為也馬歐二公何如更有說哉又有肆為怪誕者淮南子以為丹書緑圖春秋緯以為九篇

○六篇顧野王以洛書農用敬用十八字為神龜之負者班固以為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者唐孔氏曰天語簡要不應叮嚀曲折如是惟孔安國之言極為的當故朱子取之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朱子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其位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四象之數二老位西北二少位西南其數各以類而交錯於外且曰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愚按天數者五奇之積地數者五偶之積一得二為偶三得四為偶五得六為偶七得八為偶九得十為偶各以奇偶相從兩兩相得如兄弟者所以循其序而不容紊也一合六為水二合七為火三合八為木四合九為金

○五合十為土各以陰陽相配兩兩如夫婦者所以合其情而不容間也又如十干亦然甲陽得乙陰為木甲去合己又化土丙陽得丁陰為火丙去合辛又化水戊陽得己陰為土戊去合癸又化火庚陽得辛陰為金乙來合庚又化金壬陽得癸陰為水丁來合壬又化木皆是兩其五行而合于一也得必有合合之中又有相生相勝相同相與而不齊者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五典所以與五行相乘而不可離

也天地其合之大者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不離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不離乎五二五妙合生人生物總之為五十有五五者中也中則變變則化其道不窮一變六化二化七變三而八四而九五而十變則化化則變奇好生成屈伸往來皆不出於河圖天地五數之內豈苦後世之言鬼神言變化而流於荒誕者比哉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洛書以五奇數統五偶數

○朱子謂生數皆在內生者天地之心成數皆在外成者天地之功斯言至矣愚按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一二三四五生數屬陽居内六七八九十成數屬陰居外以生統成以内合外中為主而外為客所謂體之有常而各居其方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一三七九居四正位配四陽卦二四六八十位四隅偏配四陰卦以奇統偶以尊臨甲正為君而側為臣是謂以數之變而各居其所也然二圖常變不可拘一在圖則少陰老陽不動而少陽居南當乾位老陽居西當坎位不協天生卦之序在書則老陽居南當乾少陽居西當坎反協夫生卦之序所謂常中有變變中有常其妙處不可窺也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唐志曆本議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朱子釋之詳矣茲不再及

○邵子曰離為星震為辰星合日之十曰十即五也辰為支之十二即六也五六息陰陽中經世以此起曆九與十相取筭法以此起間自曆象以來則然矣圖者星也河圖無那四角庢其形便圓圖數未嘗不與星數合張曰天體數七北斗星七日月五星數七二十八宿四七共為七七弁南斗星六通五十五數以此知用於天地人文之間皆有合於河圖之數

○又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比乎

朱子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以畫州井地也愚按方者洛書之文地有四方書皆以陽數居四正位方里而井之象書以九為主亦井九百畝之象天錫九疇禹因治水而得此書所以開之俾之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盡力乎溝洫也禹成九功而為天下萬世利者於以知九章之書為大

○又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又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數始於一陰一陽陽之象圓故河圖體圓而數方陰之象方故洛書體方而數圓所謂參天兩地者也數十而方者為河圖故大傳有五十有五之文數九而圓者為洛書故洪範有天錫九疇之目鴻荒之世天地陰陽須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至河圖然後五十有五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覩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也

○朱子曰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為易河圖體圓象天數十而方象地陽數二十

五陰數三十共五十有五所以偶贏而奇乏虛其十則洛書四十五虛其五則大衍五十積五與十則洛書從横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圖以生數從北東而左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然以對待之位言之則北方一六水剋南方丙丁火西方四九金剋東方甲乙木而相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生生之謂易虛其中則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也故曰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圖中亦涵洛書之旨天地間生而不剋則生者何以成剋而不生則生人之類滅矣此造化所以即圖書而示其意

○又曰一至九為洛書實其中以為範

洛書體方而象地數九而圓象天陽數二十五陰數二十共四十五所以奇贏而偶乏虛其中亦太極也奇而各二十兩儀也二二三四合六七八九從横十五亦為四象中五含五併於四十亦為大衍之數積五與十得十五通為河圖之數書與圖亦互相備書以成數從北西而右轉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又剋火然以對待之位言之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剋之中相剋乃所以相成實其中者即五皇極以為之本也唐孔氏曰皇極不言數者以其該統九疇以一統八而位乎中天也五行五事各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獨居一三德三稽疑七庶政十福極生是九疇子目亦該河圖之數矣

○又曰圖書皆以五居中

五者叄天兩地而倚數也朱子曰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謂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一便合四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三便合八其右一點地四之象四便合九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五便合十五數居中生數在外成數又在生數之外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一二三四以五而生故曰生數六七八九得五而成故曰成數數雖相對未嘗不相錯也然則河圖之五十五數固具於中央五點之中矣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謂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一必偶二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三必偶四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五必偶十其右一點亦天七之象七必偶六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九必偶八五數居中奇數居四方之正偶數列四隅之偏一得五而為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為右之七三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為前之九一三七九得五之奇故曰奇數二四六八為五之偶故曰偶數數雖從横交綜而亦各有條理而不亂此洛書之四十五數亦各具於中央五點之中矣

○朱子曰陰陽老少互藏其宅又曰七八九六之數不同

河圖以一二三四位數合六七八九象數則四十中五包五則十五通五十五互藏

之說董盤澗詳矣一者老陽之位六則老陰之數而一中含九已藏了老陽之數在裏四者老陰之位九則老陽之數而四中含六已藏了老陰之數在裏二少亦然使陰陽不互根而藏其宅則造化之機息矣又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進至於八之上則進極而為老陽九更沒去處了陽極生陰故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退至於七之下則退極而為老陰六亦無去處了故陰極而陽又生焉少者老老者變而少者又進焉亦造化不窮之機也然陽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陽數常盈也陰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陰乏於九陰數常縮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知此者其知道乎

○又曰洛書從橫十五迭為消長

書以一二三四含七八九六是謂四象之陰陽老少八卦由是生焉迭為消長皆不出乎七八九六也邵子引易傳曰震以長之乾以分之巽以消之坤以翕之此言消長之大意也蓋震始六陰而生陽至乾之九而陽老巽始消陽而生陰至坤之六而陰老張氏曰七以長六至九則分八以消九至六則翕又曰陽之長也自七歷八至九而老陰之消也自八歷七至六而老此統言一氣之消長則指震與巽為七八若以洛書卦位求之則震反為八而巽又居九矣其迭為消長也則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東北之六迭為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大抵數進為長退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四維四正之數從橫以數皆為十五虛中之五而數則從橫皆十以十分之朱子曰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焉

○或問朱子曰河圖與卦畫不相類伏羲何以則之而畫卦

愚按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夫子所以發明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也太極而曰易有者即五與十隱于河圖中宮之象也其曰生兩儀者即一三七九之為陽儀二四六八之為陰儀也其曰生四象者即以一二三四為生數之象含六七八九為成數之象也其曰生八卦者即以七六八九為乾坤離坎之卦而居四正之位以一二三四為艮兌震巽之卦以補四隅之闕伏羲所以則之者不出一圖而儀象卦畫備矣一者太極也惟有故生一生二一生四四生八八而六十四生生不窮皆自此中生去愚又聞之師曰此數語者固作易之本而其為數也柰何曰不必泛為之說求之天地之始則聖人作易之精蘊盡在是矣一者陽之始故聖人取一奇以畫乾一曰一一

而一凡卦之屬乎陽者皆乾也如震曰一二而二坎曰二一而二艮曰二二而一皆以一為主二者陰之始聖人取二偶以畫坤二曰二二而二凡卦之屬乎陰者皆坤也如巽曰二一而一離曰一二而一兌曰一一而二皆以二為主八卦由是畫焉至文王重之又不過上下其畫而已取乾之一以交坤則易坤為坎而居北取坤之二以交乾則易乾為離而居南以震居東則內一陽而外二陰以兌居西則內二陽而外一陰西北曰乾三陽也西南曰坤三陰○也東北為艮二陰一陽也東南為巽一陰二陽也四正四維皆以一與二而次第之耳伏羲本河圖而畫先天之卦文王祖伏羲而演後天之易禹錫九疇而先於治水地道以平箕子陳洪範而先一水二火彝倫攸敘皆以天一地二之數而得之也舍河圖吾將安放

○傳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朱子曰五十五為體而四十五之變可推合而言之河圖有九疇之象洛書有五行之象河圖是常數洛書是變數生數統成數為常數之主奇數統偶數為變數之用河圖以生數為主洛書以奇數為主河圖表可以畫卦裏可以叙疇洛書表可以叙疇裏可以畫卦河圖以生成合陰陽合者未嘗不分故內外之文有主賓之辨洛書以奇偶分陰陽分者未嘗不合故對待之中有流行之妙其曰經緯者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也蓋經言其正緯言其變也其曰表裏者非是指此為裏彼為表也蓋言圖中有書書中有圖也圖書互為正變在所主何如爾主圖而言圖為正書為變主書而言書為正圖為變表裏亦然

○朱子曰圖書之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河圖以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央是五者各當其方之本位數之體也必有變焉洛書所以通其變也書土水木三位皆同而不變者謂天五居中央生土是為大極一動而出於此則為天一生水再出於東則為天三生木此陽氣也藏息於冬而發生於春體不可易長其根苗以內之生數言也若夫二七本南方火位時入乎夏則乾金生巳陽居大夏以長育萬物大其施生正如王者出臨明堂以操大政故少陽巽坎之生於二七者不得不避乾父之尊以退居于西也時入乎秋則乾兌又復居西巽坎又復居南各循其體以中其常也大○抵扶陽抑陰者乃天地好生之本心圖十為主陽贏而奇之天地相敵以為體體立而用以行故書以九為主奇贏而偶之天包地以為用所以抑陰數而退為二十扶陽之成數於外七九變而六八不變也天地以此數而寓之圖書聖人則之以發其緻也先儒之論詳矣茲不贅書姑述己之所見云詳見衍五水一木三土五說

○節齋蔡氏曰易主象範主數河圖數偶偶者對待故易本二氣洛書數奇奇者流行

故範本五行

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奇者動動以靜為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則河圖者動由乎我所以知幾而先吉故曰先天範之吉凶見乎靜靜者必以動而後成則洛書者動順乎天惟能明吉凶而已故曰後天氣有二而行有五一三五七九者陽之行也故夫子總天之○五數得二十五二四六八十陰之行也故總地之五數得三十二非五不能變化五非二不能自行言陰陽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在乎五五者五行也天地陰陽對待之定體自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分為奇偶則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列為先後則一二三四五生數為陽六七八九十成數為陰數行乎陰陽而形未定象著乎陰陽而形已成（易有太極具陰陽之理而未有形）象陰靜也數陽動也太極非靜非動而主乎靜太極之前象數不可分先後及其動而生陽數為始而象亦自此始靜而生陰象方成而數亦至此成陰陽分合動靜不同主立而言靜則二（對待之時）動則一（流行之時）主行而言靜則一（陰陽合德）動則二（先陽後陰）愚按此段精妙讀者宜加思焉

○伏羲本河圖以畫先天橫圖

橫圖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順卦序自右至左而數之與圓圖一逆一順不同老陽居一分之為乾兌少陰居二分之為離震○少陽居三分之為巽坎老陰居四分之為艮坤此自上而下也又自下而上從左而右則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於太陽⚌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乾兌於少陰⚍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離震於少陽⚎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巽坎於太陰⚏之上生一奇一偶則為艮坤此先天橫圖也自一至八本為生卦之次序而已

○伏羲本河圖以畫先天圓圖

朱子曰六十四卦橫圖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卻就中間摺轉以作圓圖圓圖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於乾乃復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旨也又曰橫圖皆順數方圖一向皆逆圓圖只一半逆詳見左右篇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

先天八卦與洛書合老陽九為乾在正南○四為兌在東南少陰三為離在正東八為震在東北少陽二為巽在西南七為坎在正西老陰一為坤在正北六為艮在西北圖以乾兌離震為四陽卦居左巽坎艮坤為四陰卦居右書亦以乾坤坎離居四正震兌巽艮居四隅圖與書卦皆合其不同者老陽與少陽交互於西南而為變爾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

後天八卦亦與河圖數合一六水坎居北二七火離居南三八木震三居正東巽八

居東南四九金兌四居正西乾九居西北五與十者艮五居東北坤十居西南實乎中宮而為土後天之數未嘗不與河圖合或者見其二七居南曰離四九居西北曰乾兌遂謂十為洛書又見其戴九於南曰乾二七居西南曰巽坎遂謂九為河圖乃曰文王法此以為後天之易於是二圖交雜而劉牧之說行焉學者當攷

○圖書陰陽奇偶相錯

圖以一二三四含七八九六而為十書以

○一二三四對七八九六而為十十即二五也二者之數皆以乘五而生得五而成也老陽之位一而在北一則含九而成數却在西少陰之位二而在南二則含八而成數却在東少陽之位三而在東三則含七而成數却在南老陰之位四而在西四則含六而成數却在此所以互為生成也若書數則直相對而已一與九對北而南也三與七對東而西也位之四正也四隅又各自為對東北角對西南角二與八也東南角對西北角四與六也亦互相經緯也書與圖皆各藏十于中者亦兩其五行以相成也籛氏上以四象之位與數言之亦善

○朱子曰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攷於圖爾

鄭氏曰聖人因河圖而畫八卦因洛書而叙九疇豈擬規而畫圓模矩而作方之謂邪彼有是理此有是事方伏羲據圖畫卦

○之時不必預見洛書而其數逐與之合大禹據洛書叙九疇之時亦不必追攷河圖之數而求與之合愚謂河圖之位合乎先天洛書之位合乎後天位雖有先後數雖有十與九之不同而皆本於五行而以五居中則一而已

○濮上陳希夷先生傳授

希夷先生名摶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之才授邵康節逐著皇極經世書伯長又以太極圖傳周濂溪敦頤朱漢上曰頤授二程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敦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篇又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此一枝傳於南方也或曰先天方圓二圖始於麻氏心悟朱子明其不然謂圖皆伏羲所自作但有卦畫無言語文字孔孟没後為方士所祕至希夷始傳云

○蔡西山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

○復之悉從其舊

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謂河圖授羲洛書授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八一之語鄭註謂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為洛書矣胡為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悉反先儒之說託言其圖出於希夷

不立文字謂許堅傳於諤昌諤昌傳於劉牧世多祖其說流傳天下今觀漢上著為易傳蜀人張行成著為七易他如蒲陽鄭氏之類皆用其說悉未經刊正以前者至朱夫子出始與西山蔡隱君共訂證之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一還其舊天下信之然劉牧之說亦不可不知今摭一二于後云其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不必言授羲假使後世不見系辭十三卦之文必以六十四卦重於文王後世不見洪範天錫之文必以為九疇叙於箕子豈知取豫取夬已具於文王作卦之前而司徒司空之官已見於舜命九官之日是為圖書皆上世已有但使羲則畫之禹法而陳之爾愚謂此說未為不是但謂洛書不出於禹治水時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一句有妨爾近峯未科劉㝢薦用此說居南宮第一時多祖文公圖書說者反居後且謂禹貢言道洛而不言得書舜典言惠疇而不言九疇天錫禹者天啓之爾劉牧又曰天地五十五數河圖四十五虛十數而不用者以四隅四正皆合而得十又合中央之五而從橫皆十五亦五十五也而五數不用者天一加五為六地二加五為七天三加五為八地四加五為九天五加五為十故曰地十成之也又八卦之數三十六虛九數而不用者乾與坤數九也震與巽數九也坎與離艮與兌數皆九也何獨疑九數之不可為河圖而十數之不可為洛書也四正皆奇陽也四隅皆偶陰也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一奇一偶而後造化生焉又曰一之為數在天為一在日為甲象為六之中數卦為坎之中爻在重卦為初九在復為陽爻在辰為建子在五行為水律為黃鍾一者定位也五十去一則一在四十九中四十九又去一則一在四十八中凡有數未嘗無一一之所在無往不為萬物但執此不失是謂執天地之機其說頗有理愚録此於象數終者以見其說當時與圖書㑹行但不合顛倒而錯置之爾學者亦不可不知

天原發微卷之十三

天原發微卷之十四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　方　回萬里　校正

先後

先天後天之說歷四聖四賢而後其說始備四聖者伏羲畫卦先天也文王演易周公爻辭後天也孔子十翼兼先後天也四賢者濂溪也程叔子也邵子獨闡先天之學朱子貫而一之於是易道天明於天下矣非四聖四賢相繼迭作天下其猶夜行乎

○朱子曰康節有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又曰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亦此意也

○潘氏曰先天一事無于因格物而得之矣昔童時日候雛雛之出毋初未嘗啄氣數才足便横迸裂開若稍不利用手畧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黙曰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先天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後天也或曰無極而太極其先天乎太極而陰陽其後天乎以類推之則未發之中先天也發而中節後天也開物先天也成物後天也貞而元先天也亨而利後天也而貞之中又自有先後前一半子屬陰先天也後一半子屬陽後天也先天後天無事不然無物不然黙而觀之思過半矣豈特卦畫而已哉蔡氏曰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屈伸消長無不變先天也陽之所以爲陽皆動而無體也氣形也鬼鬼也

○物生之陰陽也則陽能變陰不能變後天也陰之所以爲陰皆靜而有體也伏羲之卦先天也天之氣也文王之卦後天也地之物也

○春秋傳曰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横渠說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胡氏春秋說本此朱子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樂先三之所未有而可以義起之類天雖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天秩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爾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意思都在中間不差毫髮即所謂啐啄同時也

○邵子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乃效法爾

○按先天一陽生子至巳成乾天之象立矣午後陰主消陽至亥成坤凡陰所爲皆效陽而法之故曰成象謂乾效法謂坤自有一以來以元會運世推之堯適當乎巳末堯之前每事皆先天而造之三代以後制作云爲無非效法之事先天取四象者虛中待用用之在人先天天弗違也後天取五行者中亦實矣雖人事亦由天命後天而奉天時也故先天事業非大聖人不能爲也子雲曰法始乎伏羲其開物之時乎成乎堯其先天之極乎所以十三卦始於離而終於夬

○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之間者道也

先天造化之初由心出迹之學後天生物之後因迹求心之學心與道皆虛而神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者不爲物所礙也在先天之天不爲無在後天之後不爲有迹不能外也朱子謂康節之學本於明理明道所謂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乃康節所到處其學得於先天看得這裏熟了自然前知看事物便成四○

○箇渠是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太盛則衰矣人之勢燄者必衰强壯者必死是其理也康節一見便能知之

○又曰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内象内數他皆外象外數也

○又曰易有内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先天陰陽二圖内象内數先後有倫變之則亂盖自然而然不得而更也後天卦氣圖及他象數皆錯雜無定人情物態非偶則安所以孔子序後天之易惟以理爲次者内象内數立體之經外象外數應用之變也故三易屢更先天不易理致者健說巽動之類指定一物者地中生木火在天上之類内象無實象内數無實數存乎太虛若可更也而不可更者理有必致自然而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若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又有飛伏朴有消長六位八物不能自定是故適變者不變○

○而不變者終變也蔡節齋謂先天之學正之於未萌春秋之書正之於未著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只一圖以寓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

或問太極與先天二圖如何朱子曰論其格局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然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内卲子所謂先天之學者自初未畫時說到六畫滿處是也如孔子十翼中如八卦成列及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類皆本義畫之意若先天未畫一卦也無盖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皆是自然而然不假安排更著言語議論而後明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古今未有識之者至康節始傳其說是爲先天之易

○○又曰伏羲四圖其說皆出卲氏伏羲作時止有卦畫○始作八卦横圖一又作重爲六十四卦横圖二始作八卦方位圓圖一又作重爲六十四卦方位圓圖二

○又曰先天圖外圓爲天内方爲地

蔡西山曰六十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

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内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晝多坤位陰晝多陰陽各以類而聚圖以圓函方以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朱子曰方圓尤妙邵子有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朱子釋之曰此是釋方圖兩交股底且西北角乾東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是山澤通氣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此謂次兌是離次艮是坎是水火相射便對次損之既濟次咸之未濟次離是震次坎是巽居中央兩交股處是雷風相薄便對次既濟之益次未濟之恒是也四象交而成十六事者正爲乾坤變爲否泰正爲艮兌變爲損咸正爲震巽變爲損益正爲坎離變爲既未各各四卦相爲對待以盡地之方也

又曰先天圓圖四四十六卦居外方圖亦四四十六卦居内上十六卦乾坤所生上十六卦艮兌所生上十六卦坎離所生上十六卦震巽所生以此四四十六對共成方圓之圖

圓圖者天道之陰陽在天爲日月星辰暑寒晝夜謂之流行之易言其與天地四時流行而不息也圖左三十二陽卦春以發生夏以長養圖右三十二陰卦秋以揫斂冬以包藏共四其十六而爲六十四卦又○以春夏秋冬分之各四其六十四而爲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之卦氣以運行於天四象立體六甲循環以見皇帝王伯之治迹三百六旬有六之轉旋乾坤主之屬乎天之造化方圖者地道之柔剛在地爲水火土石雨風露雷謂之對待之易言其承天時行以生化也内一截三十二陽卦西北角乾東北角泰外一截三十二陰卦西南角否東南角坤亦四其十六而爲六十四卦又以元會運世分之各四其六十四以爲二百五十六位之卦體以生物於地四四立體四九爲用以見律吕音聲之陽唱陰和動植飛走之出生入死坎離主之屬乎地之造化故邵子曰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變化萬物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直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此所以闔闢消長吉凶善惡一一相對而無差

○後天上經反對卦十八此反易者十二也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也下經反對○卦十八此反易者十六也不易者二中孚○小過也

易緯云易六十四卦文王以上下經分之攻之序卦皆後天次序反對卦也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反易者二震兌也震反則艮兌反則巽也是以六卦變成八卦重卦又添頤孚大小過四卦不變湊上乾坤坎離爲八卦不變反易者二十八以八合八共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卦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而艮震合頤震艮合小過

巽兌合中孚兌巽合大過亦皆不易八卦雖不易乾盡變則坤坤盡變則乾坎盡變則離離盡變則坎頤與大過孚與小過之盡變亦然李氏曰上下經各相對序卦至坎離别起文義立經乾坤二老對立序卦各隱其名下經首咸二少合體序卦獨隱咸名上經需訟對下經晉明夷需訟變之盡爲晉晉變之盡爲需上經泰否對下經損益泰否乾坤之交不交損益咸恒之交不交也上經自屯蒙至臨觀下經自遯壯

○至革鼎屯蒙變之盡爲鼎革臨觀變之盡爲遯壯上經頤與大過偶在坎離之前下經中孚與小過偶在既未之前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既木者即坎離之交不交也頤似離大過似坎而坎離繼二卦後中孚厚畫離小過厚畫坎而既未濟又繼二卦後是坎離爲乾坤震巽艮兌之用上經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經分上下皆有至理惜師說不傳而文王分經之義隱矣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先天八卦以乾坤爲易之本而六子輔之故六子皆爲橫而乾坤獨爲縱縱如織之有經橫如經之有緯分陰分陽錯綜以緯之也乾坤居南北以定上天下地之位乾有二十六陽十二陰坤有三十六陰十二陽既有以植天地之經而分南北矣於是離東坎西爲日月以爲之緯艮西北對兌東南震東北對巽西南又爲山澤雷風之

○變以爲緯焉蓋巽離兌陰卦也而本乾體反多陽故取其陽之多以爲乾之緯於左震艮坎陽卦也而本坤體反多陰故取其陰之多以爲坤之緯於右上下相應一縱一橫陽奇陰偶相爲對待所以立易之體而以後天爲用後天八卦以震兌爲易之用六卦輔之故六卦皆爲縱而震兌獨爲橫橫如秤之有衡而六卦爲衡上之星或輕或重進退以權之也震兌位東西以秉春生秋殺之權震以一陽而生巽離兌之六陽積而爲乾以居西北而成父道之尊震又以二陰而函巽離兌之三陰并六陰爲坤以居東南而成母道之善東生西成一橫六縱以橫爲重震兌木金各當其位坎離水火交致其用此後天八卦所以爲地上之易應人之用也或曰後天八卦震兌坎離居東西南北之正位而相對者取其交也乾坤艮巽居東西南北之偏處而不相對者爲其不交也交者爲用則不交者不用也今子以陰陽數推之皆爲有用

○何也曰有四正卦以用之則四隅不用之卦皆入有用之中矣張氏曰先天八卦應天四時後天八卦應地八方何往而非用者

○邵子曰先天易之體後天易之用

先天用坎離日月爲剛柔晝夜之變後天用乾坤九六爲陰陽寒暑之變先天易之體應天之氣後天易之用應地之方先天卦位八正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兼頤孚大小過後天卦氣四正坎離震兌四維乾坤

艮巽先天乾坤分天地以定上下之位後天乾坤爲大父母退居西北西南之維先天坎離爲日月列卯酉左右之門後天坎離爲水火分南北生出之序先天八卦造物之初兼天上地下乾坤闔闢日月出入春夏秋冬弦望晦朔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後天八卦生物之後獨據地上而言坎離當二至中震兌位當二八之造而有定非若晝夜之盈縮也故繫辭言春夏秋冬南北東西而坤不過言地坎不過言水而已初不及乎地下之事也先天以陰生陽後天以陽生陰先天四象生日月故陽抱陰生日陰抱陽生月後天日月生萬物故陽行陽中萬物盈陽行陰中萬物縮先天言日月五星皆從天左行後天言日月五星皆違天右行先天用四象水火土石後天用五行木火土金水先天左三十二陽析歸妹一卦分兌居上震居下後天則震東兌西乾至歸妹十二下數上二十一卦先天右三十二陰析漸一卦分巽居上艮居下後天則艮上巽下坤至漸十二下數上亦三十一卦先天一卦變七卦一爲本七爲用後天一卦變六卦卦爲本爻爲用先天二三爲變數四十二後天三兩爲衍數五十先天乾兌離震爲四陽卦屬天八陽四陰巽坎艮坤爲四陰卦屬地八陰四陽數皆不等後天乾坎艮震爲四陽卦一父三男六陰六陽巽離坤兌爲四陰卦一母三女六陰六陽其數皆等坤兌乾坎居西南北艮震巽離居北東南亦然先天生炁之始以冬至爲元一之一後天以春分爲元二之一先天天二正乾離兼頤孚重卦二爲天四正卦頤肖離中孚厚畫離後天地二正坤坎兼大小過重卦二爲地四正卦大過肖坎小過厚畫坎先天巽離兌三宮各二十八陽坎艮震三宮各二十八陰後天震坎艮六陽十二陰巽離兌六陰十二陽上經乾坤坎離爲三十六卦之祖下經兌震巽艮爲二十八卦之祖先天以多者致用三女本乾體從父歸東南三男本坤體隨母歸西北後天以少者致用三男從父歸東北三女隨母歸西南

○朱子曰後天者今之周易文王所演是也孔子既爲文王之易以作傳是謂十翼則其所論當以周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畫卦之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所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

伏羲先天易文王演之爲周易者即後天之學也故經分上下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於是孔子爲之作傳又分爲十翼彖象係辭各分上下爲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從中半說起者謂止知文王後天易爾須更從伏羲先天易上研窮則識向上根源 矣來子謂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後天說中取義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

○又曰後天說卦變者十九卦盡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

又今觀易傳以見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是爲有功

今合朱蔡三說繹之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變者可通蠱咸恒漸渙是也一卦變者不可通如訟无妄師卦是也謂剛來爲自外來說得有礙程傳賁卦曰豈有乾坤變而爲泰又自泰變爲賁之理若如此則乾坤變六子八卦重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通若自震一索而得男以下六卦乃是巳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聖而爲是耶節齋蔡氏曰其爲卦變皆三陽三陰本具乾坤之理而上下往來者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者言坤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反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皆本乾坤而互取之爾至於訟與无妄止言剛來剛自外來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乾體居上不動坎震之剛皆自外來也此皆因後天之卦而發此義

○朱子曰伏羲八卦圓圖以對待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以流行而作也

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對待者體靜而生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其序以二氣消長成是造化生物之理

○文王八卦圓圖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以對待而作也

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流行者體動而成文王八卦流行者也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其序以萬物盛衰成是造化運行之理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乾坤者對待之醇坎離者對待之交咸恒者對待之行既濟未濟者對待之雜對待之陰陽則其用均流行之陰陽唯陽爲用靜則二而行則一對待者復動而爲流行流行者復靜而爲對待

○朱子曰先天圖有變易交易之妙左邊一百九十二爻本都是陽右邊一百九十二爻本都是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博易而成此圖其實非彼往此來只是其象如此

圖左屬陽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陽順行圖右屬陰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陰逆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離兌二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易之變雖多般此是第一變出伏羲當初只是見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就此畫一箇陰一箇陽一箇便是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生去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八八六十四不覺來如此齊整皆是自然天地

之妙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箇圈子小而人物生死一日一時一月一歲之運亦只是這箇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只是一箇消息盈虛之理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

○邵子曰先天圖環中也

○張氏曰圓於外者為天方於內者為地人在地上即環中也愚曰以上下觀之乾南為天坤北為地以左右觀之震至乾左為天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生而天道備巽至坤右為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生而地道成天包地外陰陽二氣萬變一理循環無端此所以名環中也處環中而為人倫則乾君坤臣家人父子咸恒夫婦六子出焉履環中而驗方城則天門無上地户無下川澤注于東南其流無及崑崙起于西北其高莫擬大明東暾于離陰魄西孕于坎雷出于震萬物昭蘇風入于巽萬物枯朽環中之象於此可覩四時求之冬至子半陽神以来夏至午半陰鬼以遁三陽三陰春以分三陰三陽秋以半弦望晦朔月有終始旦晝暮夜氣有逆順環中之歲月日時存亡進退於此可託陰陽闔闢求之則天倡地而有日月星辰之聲地和天而有水火土石之音闢發收閉機動籟鳴此環中一部之音樂本乎天眞細細求之無名可名伏羲放之以為方圓二圖虞舜奏之以致簫韶九成康節得之以著皇極經世之經人在環中可以戴天履地而不知其然乎康節自贊曰弄環餘暇時往時来又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其胸中自具一環中也可知矣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朱子曰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兩邊生起便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太極出者無對此心法也愚按先天圖自坤生者始于復自乾生者始于姤皆在天地之中中者心也太極也超於萬物之上而行乎萬物之中也所以無對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盖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先天圖有位有數初無語言文字可傳而其中之所有雖大天地細毫芒無所不包上而日月星辰下而水火土石變而為暑寒晝夜化而為雨風露雷感而為性情形體應而為走飛草木人而為耳目鼻口物而為色聲氣味衍之為元會運世散之為歲月日時事有體用而分皇帝王伯業有心迹而分易書詩春秋理一分殊無往而不在其中矣邵子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胸中樓閣四通八達矣朱子賛之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

中今古醉裏乾坤其善於形容有道者氣象也又曰他在靜中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朱子曰康節男子吟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其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未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姤時生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即天理流行之意

○又曰圖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陽主人陰主物姤在圖上故言手探復在圖下故言足躡

○蔡西山云天根是好人情狀月窟是小人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或曰人物二字未可便以善惡斷都是春月窟亦爲春朱子曰陽善陰惡以正理言則有對待亦各有所主康節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問都是春是專以正言否曰鵂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否陰而賤者爲物陽而貴者爲天愚曰復至乾百十二陽八十陰自姤至坤百十二陰八十陽陰陽相錯定通薄射皆有春意行乎真中吾一身中亦有此復姤也夏至日在東井萬物向無吾則收約歸未斂華就實一生意之復乎內也冬至日在牽牛萬物向有吾則發揮出來際天蟠地一生意之盎乎外也以是觀之則晝而造物者生意之通夜而人息者生意之復何往而非春也哉

○程伯子曰康節之學內聖外王之道也康節入道之初青社公授以物理性命之學後於動靜之間見之得其欛柄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又曰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此其自得者也朱子曰邵子腹裏有這箇學故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曰其骨髓便是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愚謂內聖者先天也先天圖中一字一畫上天下地古往今來無不包羅也外王者後天也故其迹盡舖舒於皇帝王伯之中古今治亂人物枯榮盡於靜中見之無毫髮爽所以內外一貫先後無遺林氏曰先天圖性命學也其書其詩皆自此圖中流出

○邵子先天之學不輕授非人章子厚爲商洛令時屢過先生廬而拜之問曰此學幾日可盡先生曰本無多事紅子之才須數可盡但須相從林下十年使塵慮消散然後可邢恕和叔來學後引古今不已先生曰姑置是先天未有許多語且當虛心使胸中蕩蕩然無一事方可故其詩曰若問先天一字无又曰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無先生小疾恕爲嘗藥粥曰吾非黃石爲老子被跪雙履便能取得苟無識心去道遠矣渠即心服二子之心已被先生捉著蓋其胸次玲瓏物來便應非其人不傳也如秦玠任術江南鄭夬竊其學以徼榮貴亦卒餓死愚謂先天之學非純乎其天之人則不可

○三十六宫先儒亦有四説

乾一兊二爲三離三震四爲七巽五坎六爲十一艮七坤八爲十五此一説也乾三坤六畫之九震坎艮畫各五爲十五巽離兊畫各四共十二人一説也乾一對坤八以至震四對巽五以八宫而成四九三十六此又一説也以至正卦八加覆卦二十八得三十六而合先天之暗卦愚謂此説爲正虚谷方氏辨之曰以先天卦次爲宫者説未當分奇偶卦畫爲宫者爲杜撰以四其九爲宫者説不分曉至第四説謂以正加覆得暗卦三十六宫者巧則巧矣而無味據愚見先天圓圖復起子左邊一百八十日爲十八宫姤起午右邊一百八十日爲十八宫一旬爲一宫三百六十日一年而復姤之運周似頗勝前四説愚曰此説雖善而未盡請卒言之曰自子至巳六辰即自復至乾六卦自午至亥六辰即自姤至坤六卦乾以初九一陽不交坤初爲復是爲十一月卦卯子名之曰天根言陽奇爲根生於子也坤以初六一陰上交乾初爲姤是爲五月之卦名曰月窟言陰偶象窟萌於午也乾坤爲大父母故生復姤復姤爲小父母以生一陰一陽陰陽之一往一來始于此矣曰復姤而臨遯則二陰二陽之往來是爲丑未之月由臨遯而否泰則三陰三陽之往來是爲寅申之月以至四陰四陽之往來而爲觀爲壯五陰五陽之往來而爲夬爲剥終於六陰六陽交相博易復姤復爲乾坤乾坤復爲復姤相與流行對待於十二宫之中有陰不可無陽有陽不可無陰分之則爲三十六陰三十六陽散見於三百六十日之内合之則日一陰一陽兩其五行是爲三十六宫矣物得此而生生化化人得此而洩洩融融其爲春也大矣又推而上之則三十六而七十二其數不可窮縮而小之則一日而有三百六十千抄一月而有三百六十時細而爲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莫於各有一陰一陽相爲經緯于其中但人自不知爾君子學而至此亦曰樂天知命而不憂

左右

天道左旋日月右轉陽左陰右晝夜相禪其説有三曰天道日月一也河圖洛書二也先天圖三也其位以坐北面南分東左西右爲次然先天圖左右以法河圖洛書而見河圖洛書亦以天左旋日月右行而見故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於戲天之示人至矣

○○古書精義曰天輪自西而東左旋日月自東而西右旋又曰二十八宿皆隨天運左轉日月五星皆順地道右行

日行天六甲之中與斗相值斗柄隨月建而左指日則與月會而右行正月斗指寅在東日月則北會于亥而與寅合四月斗指巳在南日月則西會于申而與巳合天左行一度布氣以生物日月亦右移一唐變時以應天天日相應則氣候調齊又歲星與太歲亦左右行太歲者自子至亥之類歲星者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之類

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在天有十二次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在地有十二辰故十二歲一周大爲一紀詳見少陽

○卲子曰天左旋日右行又曰左旋右行天日之交又曰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天度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在天爲度在人爲日冬至左行一百八十有餘轉夏至又右行一百八十有餘轉冬至共三百六十日行在右隨天入左以陰從陽是爲盈度其日漸長日行在左隨天入右以陽從陰是爲縮度其日漸短坎離左右爲日月之門說見分二

○鶴山要義曰歷法言天左旋於地日月皆右行於天然天與日又各分左右者以時言也

先天圖陽生子冬至至後天左旋陰生午夏至後天右旋天左旋時自頤至乾日則右轉自剝行以至于姤陽之變陰皆從下而上天右旋時自大過至坤日則左轉由夬行以至于復陰之變陽皆從上而下陽本上而生於下故自復始陰本下而生於上故自姤始天之陰陽自復左行至乾受之以姤自姤右行至坤受之以復日之陰陽自剝右行至乾受之以夬自夬左行至坤受之以剝此天日陰陽之相生所以循環無窮也先天圖陽自剝起右行至姤變爲復乃反生三十二陽陰自夬起左行至復變爲姤乃反生三十二陰此太極生天地以乾坤爲大父母而用六變也天日之變至坤而剝復相授至乾而夬姤相授此天地生萬物以復姤爲小父母而用五變也天日錯行復姤主之五變相交其一不動左旋布氣生物右旋生氣變時夏至冬至天與日又各南北分陰陽左右而行也若大致而論則曰天左行日右行而已

○卲子先天圖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故曰數往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曰知來

先天圖說見前此但取左右行以明天道爾數往者數圖上已往所生之卦也乾兌離震以一二三四爲序卦皆自南而北也左旋者天之陽氣自十一月子半生於復震各至一陽離兌之中春分二陽乾立夏六陽卦皆下而上數其已往一如天道順行於東南以生物於春夏知來者數圖上未來方生之卦也巽坎艮坤以五六七八爲序卦自西而北也右行者天之陰氣自五月午半生於姤巽夏至一陰坎艮之中秋分二陰坤立冬六陰卦皆自上而下推其未來一如天道逆行於西北以成物於秋冬

方圓圖陰陽左右之數

圓圖前四卦生後四卦數陽者自坤右旋以至于姤自復左旋以至于乾數陰者自乾左旋以至于復自姤右旋以至于坤陰自南起陽自北起皆始於十二陰自南陽自北乃極于三十六若數方圖之陰陽則

坤自左而右自上而下乾自右而左自下而上皆合此數方圖四變數之尤順

朱子曰河圖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復于東（此象天左旋以生物）

又曰洛書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西次南次東次中次北右旋一周而復于西（此象地右轉以成物）

○蔡九峯曰體數十而用九十不可變河圖之數是也九可變洛書是也圖對布以立體書錯布以通用體立矣數不變則用不行

○今以洛書變數推之一圖之上左旋右旋之數皆備陽以三左行天圓徑一圍三三天數也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其三爲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西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而一復居于北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北循環不窮有以符天道左旋之義地方徑一圍四兩其二也蓋以地上之數起於二而陰貴以爲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爲四而居東南二而四之爲八而爲東北二其八爲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爲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本位西南而東南東南而東北東北而西北西北而復西南亦循環不窮有以協地道右行之說一三七九陽居四正二四六八陰居四隅左右旋轉相爲經緯造化之妙如此天地間無物無左右者自吾身之手足耳目以至男左女右主左賓右莫不皆然亦根於造化之分定也若以河圖推之亦然但陰陽對布内外交錯有不同爾

天原發微卷之十四

天原發微卷之十五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　方　回萬里　校正

二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天地之全數也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五居天中爲生數之主六居地中爲成數之主五又曰陽中者以其居一三七九之中也六又曰陰中者以其居二四八十之中也以天地總數言之五五也五六也五十有五而虛其五則爲天數中於五餘得五十是爲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而虛其六則爲地數中於六餘用四十有九是爲揲蓍之數此二中之數流行天地間得其中者正而吉過與與不及者失而凶

○邵子曰天地之本起於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時中也

太極分爲天地在天地則爲人在人則爲心人者天地之心人心中自具一天地聖

人出而建中作極則能為不地立心俾天
下皆歸于中焉所以輔相財成而與天合
是故天以午為中地以子為中陽以卯為
中陰以酉為中天地無一息而違乎中也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侈而虧則偏矣
此君子所以貴時中
○易大傳言天地數五十有五大衍數五十
天數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
也小衍為十兩其五大衍五十十其五愚
按董銖有言皆不過五五為數祖參天兩○
地三陽二陰錯綜數之皆五三其三三其
二老陰老陽數皆五兩其三一其二少陰
之數五兩其二一其三少陽之數五自一
五行至九五福凡四一有五九章之數皆
五也此圖書皆以五為數之宗祖也所以
氣有五行人有五常天有五星地有五嶽
樂有五聲采有五色以至於施為五教秩
為五禮服為五章罰為五刑食有五味五
穀兵有五兩卒乘皆統於五之天中也可
知矣

○朱子曰堯典言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康誥
言越五六日至旬時
卦有六爻月有五六三十日六日生明六
日上弦六日始望又六日生魄又六日無
功子至巳六陽月午至亥六陰月五與六
相乘而成變化故兩其六為十二月三其
六為十八變四其六為二十四氣六其六
為一年之數以至人有六德六行六藝器
有六尊六彝六豆六籩樂有六律六呂周
官有六典六官王后有六服又食用六穀○
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醬用
百二十甕鼎用十有二物皆六也以五統
六以六偶五所以萬變而不失其地中之
六也
○朱子曰天地之數以六為節
六陽極矣生一陰以節之而不使之過六
陰極矣生一陽以節之而不使之長節曰
天地節而四時成子午分天地四時八節
成一年是節之大者六而十二二十四而
七十二是節之小者日分晝夜數分朓朒

各成十二而用二百二十四者皆以六為
節也
○易數六十
三十六老陽之數對二十四老陰之數共
為六十三十二少陰之數對二十八少陽
之數亦共六十十甲十二辰湊到六十鍾
律五聲十二律積到六十
○邵子曰幹以六終支以五終
內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占斗魁所建作
甲乙名日曰幹作子丑名月曰支支幹相○
配成六旬愚按生於五者終於六生於六
者終於五五即十午六即十二支二六相
偶為十二五六相乘為三十陽數以三十
起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陰數
以十二起故一日有十二辰一年有十二
月以一年之月而三十之則有三百六十
日以一年之日而十二之則有四千三百
二十時十二三十五相加乘皆本於五與
六而推得之
○潛虛以天之中數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地

之中數五六相乘爲三十合五十有五爲玄虛生成之數

生數一二三四五五居天中而在六前成數六七八九十六居地中而在五後一五成六水二五成七火三五成八木四五成九金五五成十土水有原委火有熒燄木有本末金有卝乃土有基冢皆不出五六陽中五因五爲十陰中六因六爲十二康節取此二中以作皇極歷世之書所以明大中至正之理馬邵二公朝夕相與講明玄虛之學粹矣

○天之運行小則以五六而變大則以六十而變

以卦氣參之一月五卦一卦六爻五六三十陽六陰六十二支行乎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之中此以小運而進退六日也是故小運以六而變六十變通餘分亦成三百六十也天道以六而變必有餘分六日歷六辰也子以後六時爲進午以後六時爲退又以六十參之或六月而一變或六年而一變或六十年而一變或三百六十年而一變是故大運以六十而變六變通餘分得三百六十六大則六十年一變者甲子甲午各一世也小則六月一變者子以後六月爲長午以後六月爲消六年一變六氣之數六十年一變五運之數也

○西山蔡氏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二其五爲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剛柔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寒燠風也在地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在天爲雨在地爲水在天爲暘在地爲火水火有氣而雨暘有質雨暘天交地水火地交天也二變而三不變二得陰陽之正三得陰陽之雜

○左氏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乎六氣

民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以生陰爲金風爲土雨爲木晦爲水明爲火也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以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人食五味應天六氣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哀樂生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愚按人之氣稟不齊剛失太剛柔失太柔須先克治其偏處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懦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人愚拗雖一句善言也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不是陰陽氣自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碎駁喜惡爾故曰天地人均一氣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昔民反德爲亂有以感動天地而爲妖爾孽物失性反常即是妖也吏氏曰妖災者水旱飢饉寒暑不時雷雹爲厲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暈側背穴譎抱珥虫蜡蜺賁錯隊歷山崩地震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六氣結爲妖

蘖禍痾眚祥皆反常以害民性然則轉逆氣爲和氣者惟在人君致中和以位天地爾

○陽復

五月始一陰生爲坤之初爻六月遁二陰生七月否三陰生內成三畫之坤八月觀四陰生九月剥五陰生積至十月坤之上爻六陰滿足則其數窮而反于七又變坤之初爻爲陽其卦名復自姤遁否觀剥坤至復凡七變故云七日此大易之本旨先儒之正說也而正義又引六日七分之說與鄭司農引易緯同卦氣備矣且曰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其可通乎然則二說柰何曰皆是也易含萬象隨時變易以從道無不可釋先聖經當從先儒正說以七日爲七月可也本卦氣以正周天之度用六日七分亦無不可今並存之以俟來哲但孔釋王傳云天之陽氣絕滅之後不過七日復生絕滅二字未免有疑陽氣唯微何嘗絕乎又王洙說自五月至十一月其日之歷行天七舍陽氣乃復非也殊不知周天二十八舍日行一度爲一日行一舍與月合朔爲一月要之日行七舍則是七月安得變月言日取日行一舍以稱一日乎七日七月之辨先儒詳矣愚謂十月剥去一陽自姤至坤六陽數盡至十一月子半一陽生以陽爲主并前數之故曰七日來復七日即七月也以陰爲主故稱月自五月至十月長成六陰止是六月故此稱七日者表而出之亦見崇陽之義

○復之說有三理則一

濂溪就坤上歸來處說復故曰利貞誠之復說與王弼同伊川就動處元字頭上說復故曰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康節就動靜中間說復故曰一動一靜之間朱子謂道理只是一般但所指地頭不同爾以復卦言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觀雷在地中之象則伊說爲正

○復之分有三爻則六

朱子曰天地有陰則有復衆人有惡則有復聖人則無復愚亦謂衆人有復賢人不遠復小人迷復或問朱子曰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様要各看得分曉愚謂聖人之心與造化爲徒赤子不失天理渾然初無間斷孰得以窺其起滅之處是謂無復旦晝梏亡膠膠擾擾而惻隱羞惡之心躍然於一悟之頃此善惡之分爲陰陽也或一念之動生於寂然至靜之中又動靜之爲陰陽也人之一心本自虛明不昧因其靜極而動知其爲良心而充廣之則爲善必充其量因其動中有靜必察其有不善而摧抑之則除惡必去其根如此則人慾盡去而天理常存亦可自有復而希聖人之無復矣以復之六爻推之初九不遠復仲尼以顏子當之餘五爻不指其人者蓋寓勸戒於不言之表誠齋則露矣謂子夏聞過而休復曾子曰省伯玉歲省爲頻復夷之爲獨復周竇漢元

為敦復㱿未嘗盡杞為迷復之凶得矣愚以為迷復之下為敦獨頻休即朱子所謂衆人之有復者雖品有優劣終不若顏子知幾之學一日克己天下歸仁露卷而天空也聖人教人止舉其上其次姑循序而言之

○彖曰七日來復天行也

七日說見前程子曰天之運行如是消長相因天之理也横渠子曰七日晝夜相繼元無斷續之時又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程期此是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迄于今蓋為靜而動天則無心無為無所主宰常然如此有何休歇苟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朱氏曰剥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而出陽涉六陰極而反初日也月也歲也天地五行之數所不可違而必曰七日明律歷之元也故日月五星始於牽牛氣始於夜半歷始於冬至律始於黃鍾子雲得之為八十一首以盡一元六甲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二章之數邵雍得之明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窮天地消長無極之數愚謂程子說天行消長之理簡而約張子說得氣象大謂陽氣流行雖窮冬未嘗絶皆以乾坤生生之理推之若漢上則專以數明理指七日以推律歷卦氣之元冬至子半之說且引太玄皇極經世以廣之是知復非止可以明理又可以該數也朱子有言天地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不包以動靜分之則○為陽奇陰偶雖大而天地日月星辰細而歲月日時寒暑晝夜無不包也此復之陽來陰往所以該天行終始之義備矣

○易繫曰復小而辨於物

一陽萌於黃宮在群陰下其初如絲髮之細與衆陰却不相亂如黑暗中一點白白則能辨衆黑不能掩其白如日未出乎地地中亦藏他不住以人事觀之如顏子雖愚三千弟子中未嘗不稱其賢故朱子曰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衆惡却遏他不得者是也徐氏曰復者反善之幾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當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於此而不明辨夫物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可不畏哉

○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剥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

○以卦配月則當十月以氣消息言陽剥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程伯子謂息訓生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無間斷朱子又謂剥盡為坤一陽下面便生不曾斷續見天地無休息處且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三十分他便從三十箇日頭上逐分累起從小雪後十月中氣便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得滿三十日方滿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令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

腔子做一畫未成非坤卦純陰無陽也此不是深與事伊川不分明說與人令人做一場大事看當初欠說得幾句漸消漸長陰陽不相離之意

○朱子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坤卦積來不是冬至子之半一陽方生正是及子之半結筭那一陽方成子半後第二陽方生漸成二陽過一月方成臨朱子又謂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到冬至日方是一陽

○第二陽方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却以月弦望便見陰陽逐旋如此生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九月陰極陽已下生但未成體六陽成六段一段又分三小小段亦須分毫積起冬至方成一爻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末方盡陰亦然以夫姤推之可見但聖人不言爾

○又曰天地中間氣有六層此氣升降上下十一月冬至從下面第一層生起直至第六層上至天爲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六層之中發生都是箇陽氣陽長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那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爲復復便是本來物事陰來爲姤姤是偶然相遇

○又曰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

○程子曰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如何下得箇動字然靜中須言物始得待這裏面便是難處賢且謂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固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善言心者即此可以觀天地之心愚謂若思慮未之時不謂之靜不得

○朱子曰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然既足則又變既變則又化大關一歲一月小關一日一時莫不皆然如木之黃落纔落時萌芽已生了如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萌若論變時天地無時無變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一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爾

○或問碩果不食曰只不食便有生之理伊川所謂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

○上九老陽在上碩果象先儒桃仁杏仁之說謂核子裏面仁種之即生故謂之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不是死底物事易惟復卦與乾卦言仁見天地生物之心自姤一陰消乾進至六五極矣乾爲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爲結實之大者剝極則見焉窮上反下艮卦覆轉來即爲復陽生地中又滋長而爲乾此碩果不食之象也

○程子曰復言七日來復物極必反理須如此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其曰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自然不息凡物散其氣必盡無復歸來本原之理天地如洪爐消爍亦盡況既散之氣豈復在造化自是生氣焉用此已散之氣哉如海潮然日出則涸月出則生非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朱子謂七日只取七義八月有凶天取八義謂之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天大德敦化而川流不息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

○蔡氏曰陽消自建午之月而爲剥至建子之月而爲復卦經七爻月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

簾山郭氏言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曆律之紀四時之序無不及於此者所以黄鍾爲萬事本也故陽一升而萬物生陰一升而萬物死其反其復終於六位而時成易以靜爲本天地以無心爲心靜以法坤動以法震雷在地中靜之終而動之始也復主動而非靜姤主靜而非動實齋李氏又謂一陰生於午而日行南陸纔行到南至處便復纔復便一陽生於子而日行北陸是爲冬至然陽之初復如絲髮之微未足以有爲必歷七日而後得少陽之數於一陽十五分而得三分半此則陽少壯而可以有爲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貞下起元而生生不可禦惟草木零落而果實墜地則勾萌甲坼而生意復回豫之順以動理先於氣也復之動以順行氣先於理也劉氏曰天行躔次十有二陰行其六陽行其六當於陰六陽失位而至於七則陽復本位此周天十二次環輪反復其數如此施之於年月日時並同漢上曰以乾坤二卦消息之象推之一日自午時至夜半而復得子時一年自五月至十一月而復得子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而復得子歲天道運行自然如此合爲一紀分爲歲月日時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聖人所以存七日來復於復卦者以明卦氣也或問愚曰邵子二至呼吸如何曰冬至後爲呼夏至後爲吸呼則萬物出吸則萬物入一歲一呼吸天地大闔闢子後夜半呼午後晡前吸呼吸合陰陽在人爲一日人於一日一夜間亦有一萬三千六百息晝呼應萬事夜吸萬籟寂天地歸一身呼吸由語默復姤互往來陽升陰始屈

○是以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其在大化流行中亦不過一年之頃刻

天原發微卷之十五

天原發微卷之十六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數原

數學自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始後七百餘年禹治水而得洛書又一千一百餘年得箕子作洪範而洛書九疇之數始明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去箕子時已五百七十餘年又年七十歲始係易以發明河圖之數又五十有五之中孔子又○千五百餘年而皇極經世之書始出其數所以不流於術者以其一本於伏羲先天卦圖而推演之也其不言書數者先天足以包之矣然則數學之傳伏羲得之而畫卦孔子得之而爲大衍康節得之而爲皇極經世其源流蓋有自矣若夫揚作太玄衛衍元包司馬公作潛虛僅得易之一端而已未臻其極也然經世之數世罕有精之者以其數根於氣萬變難推不若理明於心一定易守所以孔子教人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明則數在其中然數不明則理亦未易精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斯可也

○朱子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

蔡氏曰氣即數也冥漠之間兆眹之先數之原也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愚曰太極未動未見氣也數何有焉然貞一函三已在其中矣自夫一動生陽之初便有一數之渺茫萌乎其中特未著爾動之著處一便○分明動之定而靜處便生箇二靜極復動便成箇三動極復靜又成箇四一而三三而九陽數從此流行生出事事物物來二而四四而八陰數自此凝定便成箇事事物物之象知機之士見得分曉便就那陽數渺綿處做工夫持循得定到那陰數七八九六上去便無差錯都成箇好氣象若是天命賦予已定者陽氣墮在陰氣中便有些氣質之性君子欲變化之者只是欲充拓這箇陽善之理爾所以聖賢不言命者一主於理以扶世教也然亦終是離他不得

○易中有四大并聖人而爲五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四時日月蓍龜皆數之兆也非聖人則知天地何以知其爲三爲兩四時何以知其爲七八九六日何以知其爲一月何以知其爲二河圖何以十洛書何以九蓍龜何以五十而用四十九此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者所以居中而爲之主也故繼之曰聖人效之象之則之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者以此

○伏羲以上無圖書有天地自然之易故曰河圖爲天地所畫之易

易者陰陽變易代換理與數不相離皆自然之易混沌初開人淳最有知識天以日月星辰示此數於上地以河圖洛書呈此數於下首生伏羲揭此數以示人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遞遞相傳以至于今

根本中抽出枝葉枝葉中披尋根本萬變不同而一者自若識者當究心焉愚按史記言庖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代結繩黄帝師大撓探五行精始作甲子命容成造曆隷首作數取竹嶰谷聽鳳凰鳴雄鳴六作六律屬陽雌鳴六作六吕屬陰宫商聲宣律吕數起無懷前天皇後年紀悠邈春秋稱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十紀凡世七萬六年若非伏羲畫卦起數世代何以紀蔡季通謂康節之數

○伏羲也須理會過朱子云他只見得箇道理便畫出幾畫那知疊出來恁地巧若逐一安排便非天意史記謂伏羲最淳厚作八卦那裏恁地巧安排

○又曰五居中央爲天地沖氣

天五居辰極中而貫四時地五居河洛中而統四方圖中五點土居中央外四點北水南火東木西金是也戊巳律中黄鍾之宫宫在中間春角夏徵秋商冬羽音皆别惟此曰宫京房律準十二弦中一弦爲黄鍾不動十二弦便柱起應十二月五居中央重十而五不離中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中五爲天地沖氣虛中無爲全體未分即太極也及其判則兆於一一爲形變之始是爲天之元氣始變而出於北方以生水故水數一此一之爲數以其初變而得名再變而出於南方以生火故火數二此二之爲數以一之再變而得名三變而出於東方以生木故木數三此三之爲數以一之三變而得名四變生西方

○之金其數四亦以一之四變而得名也二三四雖皆以一得名故總謂之生數然是一也始由五出以生是數於外終由五入以成是數於内内外生成均一五行而已故曰土爲沖氣是爲貞君以爲五行之主五者自生自成初無所待其成於五者亦重五而爲十洛書縱横曲折皆不離於三五者亦循是也此天之五數所以乘數而不墮入數而不没成變化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邵子曰大衍之數其筭法之原乎是以筭法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陽無十陰無一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乎此矣張曰陰陽不過消長筭法不過乘除乘者二用也方圓曲直四體也大衍用四象爲筭法之原陰升陽降于四象之中則六也愚曰以先天求之天之圓其數三

○其變也三而六六而七七而又九地之方其數四其變也四爲八八而六六而又九天而地地而天曲直數之參伍錯綜其變不窮盖易有因法乾用老陽九坤用老陰六大衍用四四象之數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爲乾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又以三十六而六之亦合此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爲坤一卦之策數又以二十四而

六之亦合此數三十六而四之亦通二篇之策三十二陽卦一百九十二陽爻一爻三十六三十二陰卦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者以三二因二百得六千四百以三二因一十得三百二十以三二因六得一百九十二合之則六千九百一十二即所謂以二百一十六而三十二之數地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者以三二因一百得三千二百以三二因四十得一千二百八十以三二因四得一百二十八合之則四千六百有八即所謂以百四十有四而三十二之之數也其說固詳且明矣又陽一卦二百一十六積三十二陽卦而筭之亦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一卦百四十四積三十二陰卦而筭之亦得四千六百有八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不尤簡且易乎易用老則變故以乾坤策當之若以二少合二篇策推亦然此係易學中一大本原處學者不可忽也孔子以此法係於易後世諸儒說欠明白簡要康節嘗以傳授於希夷者久而忘之一夕夢中告教復得之以爲難況後學乎愚老矣鑽研布筭特詳書于此使學易者通是則數可迎君而解矣

○地下之數不可推

陰陽老少天地人物四四一十六象皆可以類推特地下之數隱而難推爾故曰凡象之在天下形之在地上鬼神居幽冥之間無不麗乎數特人自不見之爾正音律數行於地上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寅入戌故亥子丑三時入地下而有數不見也○程子有言堯夫有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得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是皆自然獨聲之數亦得一半蓋陽聲也只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言之有形斯有影形藏矣影何永哉卦變云一二三四數在地下至五則出乎地上人物始生始有兆朕可見到大七八九則著矣

○聖人倚天地之數以扶陽抑陰

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此天地之本數也地多其五大衍之數五十用數也天多其十何也曰此聖人扶陽抑陰之道也二八也四六也地之數止得其二一九也三七也五五也天之數復得其三而爲三十天多於地也又陽數三則進而用三十數之多陰數四六則退而用十二數之少自此推之天三地二爲五天六地四爲十乾九坤六爲十五乾得三十六坤得二十四乾得六七爲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時坤止得三六一百八以閉物而已聖人倚造化之○流行以立其數淵乎微哉

○真西山紀蔡隱君之言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著心之數數坤於一奇象成於二爲奇者數之所以行偶數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或

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後事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易八卦象布爲四千九十六象京房備矣蔡仲黙曰先君子言洛書者數之原也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不可相無象以偶而用有應則吉數以奇而用有對則凶偶者陰陽對待之象奇者陰陽迭運之數一者九之祖九者八十一之宗一九首尾爲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九數分爲九圓轉而數之則八節周矣二二立春三三春分四四立夏五五夏至六六立秋七七秋分八八立冬九九冬至九數終而復生一生生不窮也陰終而陽始晝終而夜始歲終而春始前天地之終後天地之始皆不出於圖與書之數也一九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備奇數之行偶象之所以立也故曰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或問先天數朱子曰大傳詳矣地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何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源也（一曰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天一至地十伏羲則河圖以畫卦之數五十有五者夫子發明天地之數大衍五十者揲蓍之數乾坤三百六十者周朞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萬物之數皆先天數也圖書之數無往而不包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蓋陽奇陰偶之畫即乾坤二卦之分也所以伏羲畫先天之卦首乾尾坤包六十二卦於其中者蓋以天下萬有之數皆囿於乾坤中也乾天也數起於一以一函三三三而九凡天下一三五七九之爲陽數者皆係乎此所以乾道成男而爲震坎艮之卦散在四時若人若物皆稟乾之氣也坤地也數起於二二三二而六中含十二畫凡天下之二四六八十而爲陰數者皆係乎此所以坤道成女而爲巽離兌之卦散在四時若人若物皆稟坤之氣也一奇一偶爲陰爲陽牝牡相銜皆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生生化化而充暢流動於中順數逆數無往而不與此數會天道左行爲順五行所以相生天道右行爲逆五行所以相克相克所以相成也故曰易之數由逆而成也說卦曰易逆數也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之謂也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雲莊劉氏曰易畫生於大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畫原於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理必有所依而後立雖不雜乎圖書之數亦不離乎圖書之數也

○又曰十者兩其五也參其三而益以一也十除三則七除二則八除一則九除四則六六又加四九又加一七又加三進退伸縮無往而不與之會焉四象不離乎十也

○以分數言之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又分爲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分百百分千千分萬以至十萬分億十億分兆十兆分京十京分垓垓以下分秭分穰分溝分澗分正分載分

極通十有五名皆不離乎十根有幹幹有枝枝有葉愈大愈細愈細愈繁陽自震長至乾則分陰自巽生至坤則翕長分消翕一十數之運而已故程子曰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

○邵子曰乾坤坎離爲三十六卦之祖☰兊艮☰震爲二十八卦之祖

乾坤坎離兼重卦中孚頤大小過共八卦不變爲三十六卦之祖三十六卦即上下經兩箇十八卦也兊巽震艮本二卦之變

○故爲二十八變卦之祖二十八者三十六○卦中不變者八變者二十八反覆觀之即五十六卦何以言三十六卦也乾一坤八一百數中取六十四卦爲體三十六卦爲用一至十而足進七十至百而足坤位十二上得三十六爲用下得六十四爲體内陰爻體數足共百數十退八八八六十四八退二六六三六六卦有九中藏七者四九三十六中藏四七二十八卦有七中藏八者四七二十八中藏七八五十六卦有八中藏六

十四者即下八卦不動重而爲六十四者約而慱也有六中藏三者六十四中反覆視之止三十六者慱而約也或藏九于八則一八二七三六四五亦曰四九交數皆九體藏八中故其體不窮或藏九于十則九疇有五九之數實有九事六極附于五福則十不見而藏于九以用藏體其用不竭

○又曰乾用三十六卦故一爻亦具三十六數坤用二十四卦故一爻亦具二十四數○

○六十四卦應一年三百六十日乾一卦六爻一爻三十六數六爻二百一十六即三十六卦之爻數也坤分得二十四卦湊乾成六十四卦一爻二十四六爻百四十四即坤二十四卦之爻數坤與乾共成三百六十

○天數用七

天數十七爲用三爲交地數十二八爲用四爲交乾本得一爻三十六得二百一十六今加六作七則二百五十二是爲寅開戌閉之數坤本一爻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取一分以奉乾止用三六一百八即亥子丑三時也一日一月一年數皆行乎地下而不爲人之用也或十分用七從天之用主十千而言也或十二分用七用八用九從地之用進七主十二辰而言也十二用七則二百一十爲用百五十爲交用八則二百四十爲用百二十爲交用九則二百七十爲用九十爲交故曰日數從天辰數從地

○數有盈虛生於二至之中

○由辰之二千一百爲陽極氣之餘分也陽○嬴六日每月之中氣是也六則十二陽進十二日爲一百二十又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爲陰極朔之虛分也陰縮六日每月之朔虛是也六則十二陰退十二日爲一百二十共二百四十偶十二而二十四大運正數六十日得一分閏數以六日得一分分布于二十四氣中盈朔虛各十二而有二十四運析一于四也晝夜分用故用二百五十二

○又曰數有體用體數生物屬地用數運行屬天

體數三百八十四具六十卦爻數三百八十四以四為體則三百六十爻為用蓋六十四卦存乾坤坎離四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則以三百六十爻為一年之用存九十爻為體十五卦則二百七十爻為天地用數即寅開戌閉之數也存一百爻為體十八卦則二百五十二爻為地上用數即寅至酉加閏之月也去亥子丑三宮之卦不用一百八日體中有用用中有體存太極之體餘為天之用存天之體餘為地之用存地之體餘為人之用實用之數二百六十四是為律呂人物之用數二百五十六者為坎離生物之數於地體二百五十二上加四為六二百五十六日有三千七十二時皆為生物之時物生乎陽獨取陽策為用乾陽三十六兌離巽共八十四坤十二震坎艮共六十凡八位陽爻總一百九十二并本生四數六十四為二百五十六也又曰六十四卦去初上爻不用而用中爻四位亦得二百五十六用四位者四地體也坎四陰離四陽故生物必以四也乾坤定位于上下坎離交媾乎其中為生物之主孕其精神去初上不用而用中爻者以天地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日中生物故也使離不存四陽無以受坤陰坎不存四陰無以納乾陽故各去四以立體去四者常存而不用而用二百五十六也初者地之氣命之根先天圖內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不變者初不用也上者天之神性之原是以八純卦五世而遊魂以為天易上不動也

○邵子曰易有變數卦有變象

天數函三重三則六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陽數之極也極則陽變為陰地二重四則八八八六十四陰數之極也極則陰變為陽有卦變者一變三乾變震坎艮坤變巽離兌也一變八乾自夬至泰坤自剝至否也外三男三女之卦一同有變卦者以揲蓍得之得二老九六之變則為乾為坤得二少七八之不變則為震坎艮為巽離兌也有爻變者如坤一爻變復至六爻盡變則乾之類又以一陽互升為變者則為復師謙豫比剝也又有二陽爻變者十有五卦皆自臨來三陽爻變者十卦皆自泰來乾一爻變姤至六爻盡變則坤又以一陰互變而生者則姤復履小畜大有也又陰二爻變者十有五卦皆自遯來三陰爻變者十卦皆自否來此以爻變卦變言也

八卦之變八而八之極於六十四六十四卦之變六十四而六十四之極於四千九十六卦以卦畫推之此十二畫卦也累至二十四畫則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卦又先天圖一變得二卦二變得四卦三變得八卦四變得十六卦五變得三十二卦六變而六十四卦備

○先天方圓二圖一一相應故邵子曰變于內者應乎外變于外者應乎內變于下者應乎上變于上者應乎下

巽離兊以二十八陽應坎艮震之二十八陰坎艮震之二十陽應巽離兊之二十陰乾兊巽坎爲上則離震艮坤爲下乾兊離震爲内則巽坎艮坤爲外陽消陰長每卦相效未有變而不應者變者從天天左行而日移一度應者法日日右行而天應一度皆左右相應也日紀于星乾離也月會于辰兊震也火生於土坤坎也火潛于石艮巽也皆上下相應也飛者棲木離艮也走者依草震坤也心肺相聯乾巽也肝膽相屬兊坎也皆内外相應也

○所以易之六爻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六應常相反對也天地相函牝牡相召天陽地陰天律地呂天聲倡地以乾兊離震居西北倡地之五六七八一十六卦於東南又交西南否遁訟姤十六卦是爲暑寒晝夜變走飛草木之性情形體得動數十六卦成二百五十六卦位合四變凡動物之成敗美惡莫不由是以地音和天以坤艮坎巽居東南和天之一二三四一十六卦於西北又交東北泰臨夷復等十六卦是爲雨風露雷變性情形體之走飛草木得植數十六卦成二百五十六卦位合四變凡植物之榮枯華實莫不由是西南之卦自左而右以觀動動物之命在首附天以陽生乎下在下之三十二卦其一逸七皆向上者命在上十六也故人首在上而鳥獸皆横生東北之卦自上而下以觀植物植物之命在根附地以陰生乎上在上之三十二卦其一皆向下者命在下也故人腎在下而草木皆倒生然後配以音聲之卦則日月星辰之聲○天卦百十二也水火土石之音地卦百五十二也

○又曰天地十六變共六百七十二分消長天左八變自午至巳爲晝三百三十六爲數之長地右八變自午至亥爲夜三百二十六爲數之消共二八一十六變天統乎體八變而終于十六以乾爲主自夬而行兩卦當一變同人當八變姤當十六變天地各分八變各得數三百三十六者五十六卦之爻數也八八六十四卦除去乾坤坎離大小過中孚頤二十四爻二十四而十二即陽之數贏六日右六陰月一百八十日卦去坤坎大小過二十四爻爻二十四而十二即陰之數縮六日也共去二十四所以有逸七三百三十六十七合爲六百七十二分消長也又爲七六五四之變

○八卦生數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蔡氏曰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主陽三而十之爲三十是乾始一而兊爲十二離則十二而三十爲三百六十震則十二而爲四千三百二十自巽而坤皆奇偶之生數鳌之於二十四卦以所生之數而相乘知其總數也兊之震則爲十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之數愚嘗攷之矣陽一爲奇陰二爲偶是以一元之數起於乾爲起數之端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爲之也乾之後有兊兊爲月其數二衍之爲十二一歲有十二月也兊之後有離離爲日其數

三衍之爲三百六十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爲時其數四衍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一歲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也此一二三四爲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所以先一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先於此是爲巽元之年數衍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起數之端坎六繼之是爲巽元之月數衍之爲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艮七又繼之是爲巽元之日數衍之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若夫

○巽之時數則居之坤八焉又衍之而得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此五六七八又天地成物之終數陰之所以承乎陽也由是重而衍之以至於八則乾之世數四千三百二十衍之爲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兌之世數五萬一千八百四十衍之爲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循序而推皆可槩見大抵乾兌離震之數包巽坎艮坤在其中自子至巳上六辰皆屬乾謂之先天自午至亥下六辰皆屬坤謂之後天後天皆效先天而爲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可舉隅而知之也

○十二與三十互用

歲月十二即歲之一而十二之歲日三百六十即十二而三十之歲時四千三百二十即三百六十而十二之世歲二十即歲之一而三十之世月三百六十即世數而三十之世日萬八百即世日而三十之世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即世而十二之

○○十二辰十二次其數即三四二六兩其十二而三八四六

陰數二衍爲十二十二支十二時十二月十二世十二卦坤有十二畫人有十二物所以地數起于十二十二辰者辰數月數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二六也以生成而分自子至戌爲陽自丑至亥爲陰亦二六也以奇偶分二六十二陰陽各半析一爲二分其十二也四三十二者四時各三析二爲四又分其二六也二十四者氣數十二月也八節者一節而三氣四時者一時而六氣也先天一宮八卦之爻各止四十八者分四方立體應乎四行也中虛十二爲土以應四方在甲子則存十二在蓍則卦一在坤則餘十二陽在乾則餘十二陰四十八者十二也去十二而用三十六爲老陽自寅至戌三用而一不用二十四者去四六而用四六爲老陰自卯至申去六用六各半也二十八者去四五用四七三十二者去四四用四八或自寅

○中至戌中或當自卯至酉用者常多於不用爲乾坤進退之間此十二數日分晝夜月分朓朒進十二日則陽嬴退十二日則陰縮嬴則氣之餘分六爲百二十縮則氣之虛分六亦百二十進退六日進退六十日亦偶之而二十四故用二百四十二二百五十二二百六十四一年六十甲子小則六時大則六日又大用六十年皆十二也故曰六甲而天道窮月三十日用中也中間半日爲日月之合除閏亦合一宮之

數只是無人曾說來

○乾用九坤用六乾坤進退於七八九六之中

體四用六乾坤包乎體用故三十六以四變則四九以六變則六六二十四以四變則四六以六變則六四若二十八與三十二以四變而已不能以六變也自用言之四六二十四極陰也進六爲三十而陽中又進六爲三十六而陽極六六三十六極陽也退六爲三十而陰中又退六爲二十

○四而陰極自體言之六四二十四極陰也進四爲二十八又進四爲三十二又進四爲三十六而陽老九四三十六極陽也退四三十二又退四二十八又退四二十四而陰老矣惟乾坤進退獨能會于七八九六之中爲陰陽二老而加用也六子不能以六變故不言用陽生陰中自六進至九而老陰生陽中自九退至六而老二老之變皆不離乎四象故以四而加於九八七六之上得其體數之四矣又於體中而推其用焉則曰二十六也三十二也二十八也二十四也易有六十四卦六十以應六甲四卦以應四時二老二少雖各有攸司然陰終不可以先乎陽乾本六陽數又能兼坤半以爲九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此老陽之數所以始於三而極於九而老陰二少之數皆其中之節目云爾故曰以一氣之體統言則謂之乾而無不包者此也

○大易兩其十八以分經共成三十六文王序之孔子翼之示人至矣自漢以來未有能言之者

○經世兩其二六以分運共成三百六十數大小二運六進六退年月百時上見之

○張觀物曰數法十有二本於陰陽氣數而分三百八十四體數也三百六十用數也十用七十二用八交數也陽贏六陰縮六餘數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奇偶之數也長數者長小爲大復至乾也分數者分大爲小始至坤也又分乾一爻降爲六卦大有小畜履同始者乾之象也因數者二因十二而常終于二三因二進于三十而常終于六析數者析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十六也除數者消數也乘數者長數也如以陰乘陽陽乘陰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得一十一萬九千六百爲一元之類是也

○又曰卦有由用之體即體之用由用之體者由一陰一陽爲二陰二陽陰二陽爲四陰四陽四而八合之則十二陰十二陽先天圖外八卦由八而下八陽間八陰八而十六十六陰間十六陽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陰間三十二陽三十二而六十四一百九十二陽八十陰一百九十二陰八十陽合而論之則內宮之左六十四陽三十二陰右亦六十四陰三十二陽上宮左右則各有四十八陽四十八陰也即體而之用由六十四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十六十六而八八而四四而二二而一一者太極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分

也
○邵子曰天地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
又曰天四變含地四變
天地各有四卦八者四而已天圓以用爲主體則統乎地地方以體爲主用則從乎天天裁四爲三以三爲用地析一爲四以四爲體自寅至戌三用一不用者老陽四九也自卯至申半用半不用者老陰四六也四四一十六位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四象變爲寒暑晝夜合地四象化爲雨○風露雷天足以包地也天重三則六六從一起并本則七去本則六故陽常存一以主進進之爲三十六地二用十二十二從四起并本則十六去本則十二故常晦一以主退十二月消十二日也是故天之大極從地而右轉地之元氣從天而左行
○又曰三即三十二即二六
舉一歲陰陽之氣數言之也一歲四時一時三月一月三旬從天用干則五日一候三五一十五日爲一氣從地用支則六日一分三四一十二時爲一日大則一年統三百六十日自三十日而分小則一月統三百六十時自三十分而積日一變三十一會三十運一世三十年三十箇十二時爲一月十二箇三十日爲一歲三十箇十二月爲一世十二箇三十歲爲一運三十箇十二世爲一會十二箇三十運爲一元
○又曰天六變生三百六十此運行之數也
一變生六再變生十二三變而十八四變而二十四五變而二十六變而三十六於○是進而爲三百六十
天運行之數以一爲本以一用六無藉乎地一變六十六變三百六十此以天地而言也五生六者一月五卦一卦六爻以五乘六五六十三也除四正卦外一年卦有六十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周六十甲子亦六六三百六十日也一變生六去一則五五以一爲本二變生十二去二則十十以二爲本以至三變四變五變六變皆去其三四五六以存其本而得二十二十五三十之數也故曰五六生二十三十卦當天之六變而得一百八十先天圖左右皆然各有五變而生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五六遞交奇偶相配此五六所以爲天地之中數四時運行無往而不與之合以十二支數卦以六日一變以十千數候以五日一變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生焉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得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
○又曰地四變而生三十六生物之數也四○生十二十二生二十十二十生二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於是進而爲二百五十六
地生物之數以四爲本以二用十二析一爲四析四爲十六析十六爲六十四析六十四爲二百五十六此地之四變也十六者地之四一變爲四者地之一四生八者一四生二四并之則爲三四一十二八生十二者二四生三四并之則爲五四二十十二生十六者三四生四四并之則爲四七二十八十六生二十者四四生五四并

之則爲四九三十六地用四變而極于九所以生物六六而數之天所以運行四九而數之地所以生物一朞自草木萌動至于地始凍而物不生二百五十六日而已

○卦體八八卦用六六爻體三百八十四爻用二百一十六

卦用三十六爻用二百一十六合之即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爻天也六爲天之用卦地也八爲地之體所以用乎地上皆一陽之氣陽包乎陰也天有六氣三陽三陰一氣而六旬三十六者旬數也六子皆三十六一年三百六十日六陽爲十二六變爲三十六陽六陰爲十二六變爲三十六陰四九三十六四九者九之體六六者六之用陽六又兼陰六之半是以爲九坤用四六兩其十二乾用四九三其十二是以兼陰六之半故曰體有八而用有六卦有八而爻用六

○陽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三陽三陰各半也

三六一十八即一百八也兩其十八即二百一十六乾四九坤四六乾克其餘分故坤退一六以奉乾乾得七六坤得三六而已用卦之策乾盡包之陰已無有是以三陽三陰分乾之二百一十六一日十二時一年十二月自寅至午一百八自午至上一百八陽中三陰陰中三陽皆爲晝爲開物之時其餘百四十四雖屬之坤寅之末一十八戌之初一十八共三十六分猶爲陽之餘分所克爲春夏秋生物之時以助乾之施化三用而一不用也故曰陽以陰爲基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于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衍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

以時之陰陽進退消長積爲一年推之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爾甲子甲午爲一世首數有十生成各半元會運世年天之生數五日月時分杪地之成數五故經世之數止於年大而小之數極于杪以一元推之杪則一月分則一年辰則一世日則一運月則一會元則一年乾宮一位八卦自元至辰宗于天之一元天地大數也外七位每位八卦亦自元至辰各有其元者人物小數也天之八數同起甲子造化初也經世甲子指一元之年數爾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從之者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是月與星辰皆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得泰之五億數則盡乾一位八卦之數又變三十得兊位

○履卦百七十七億則一辰三十分之數也每月日時陰陽皆有消長一日成二日一時成二時以分藏杪以杪藏時時藏月月藏日日藏年愈細愈大愈大愈細鬼神不能窺矣分杪之數何如一時三十分計三百六十杪卦當大有一日十二時三百六十分計四千三百二十杪卦大壯一月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杪卦小畜一年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計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

百秒需卦一世三十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分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秒大畜卦一運十二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時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分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秒泰卦一會三十運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時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分計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萬秒履卦一元十二會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萬分計二千一十五億五十三百九十二萬秒兊卦十二萬九千六百爲元一元之年一會之月一運之日一世之辰皆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

○六十甲子周流先天方圓二圖之內

圓圖爲天去四正卦二十四爻當三百六十日行乎十干十二支十干以應天之十日十二支以應地之十二月十二時所謂五日一候十日一甲十五日一氣三十日一月甲戊以陽變巳癸以陰變五以變也午亥以陰變子巳以陽變六以變也一年甲子十之六一月三甲而六其五一年三十六甲而三百六十運周以天之五而生七十二也一月兩子兼半而五其六一年三其十子而亦三百六十運周以地之六而亦成七十二也圖之左一十五子一子兩變共三十變三六一百八十右亦然亦三百六十也三十分爲時三百六十爲時之秒四千三百爲日之積又以月爲年兩日半三十時爲一月時之三十分一分爲一日每分十二秒一秒爲一時縮年爲月縮月爲日縮日爲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自一時之分秒而積之爾微而分之至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秒而止細之又細所以能研物理而窮事情高入蒼天低入黃泉大舍元氣細入無倫子雲亦嘗推見此矣今以圓圖轉之以見皇帝王伯之鋪舒古往今來之治亂四時萬化之運行日月星辰之流轉乾坤主之所以明天之數也方圓爲地四以爲體四四以數至四九而轉十六事以明至二百五十六位而分天聲倡於上而六律鳴地音和於下而六呂應走飛草木皆應其數坎離主之運四陰四陽以生物於地也先天之學圖由中起大闔造化皆自然之妙也宜邵子玩心神明而終日不離乎此

○程子曰易逆數也要測知未萌事若已往何用籌筭然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五世三世希不失之類數莫逃乎理也

秦漢以來舍理言數入於讖緯久矣到康節說數方及理參天地之運頹乎其順浩然其歸如曰畫前元有子後無移數如此理亦如此愚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爲主數亦在其中夫子雖不言命而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數不明則理亦晦故邵子曰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君子當造其極可也愚謂天下之數出於理違理則入于術

○朱子曰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

呂國史中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天奇地偶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六卦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有加乎此哉故其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數學樞要

天一地二天奇一一地偶二二天無十地○無一一三五三天故乾用九二四兩地坤用六一者天圓之體四者地方之體天圓徑一圍三積之而八應八方四維地方起四積十二每一用三故四方分十二次四時分十二月天一而二陰陽並行地二而四陰陽分兩天圓起一而積八地方起四而積十二圓數奇故天數一而用六方數偶故地數二而用十二天變方爲圓常存其一地分二爲四常執其方陽主進故天升一而爲七陰主退故地去四而爲十二圓者起一積六方者分一爲四圓者裁方以爲用故一變四四去一則三三變九九去三則六用數成於三而極於六方者展圓以爲體一變三并四四變十二并十六體數成於四極于十六天主用故藏一於四十九之中五十蓍中藏一者數中本有地主體故顯四於六十之外六十卦外去四者數内本無日一變三十月一變十二日一年盈六日月一年縮六日日一年三○百六十六日月一年三百五十四日天起○於一地成於四乾一畫包坤二畫爲三乾晝包坤六晝爲九乾一爻三十六陽坤一爻二十四陰共六十乾一爻六六三十六六進一爲七六爻得二百五十二坤一爻四六二十四四退爲三得三六二百八坤於乾百中取三三百六十中取一百八地之用在天故藏一於始天之體在地故隱四於終主天一而言陽進陰退主地二而言陰陽互爲進退天三地四天一三五爲九五四爲九地一二三爲六二四爲六天之用用三百六十地之體具三百八十四天圓以用爲主體則托乎地方以體爲主用則從乎天天三三爲九地三二爲六天重三則六地重四則八天生數一二三四地成數六七八九天六六三十六地四六二十四天分其三故日有三十進爲三百六十日地起於二故月有十二分爲二十四氣天用數三而極于六地體數四而極于十六天三地兩天七地三天有三辰○地有四行先天四維震艮兌巽後天四維○乾坤艮巽天三地兩天地本用之數三而兩兩而三乾坤通用之數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餘則皆見卦用六爻者三百八十四爻周四位者二百五十六二男以二十八陽生乾父之三十六陽三女以二十八陰生坤母之三十六陰坤母以十二陽生三男各二十陽乾父以十二陰生三女各二十陰坤中藏十二陽至乾成三十六陽乾中藏

○十二陰至坤成三十六陰乾三百六十十三分用二爲開物數坤四六二十四去一存三爲閉物數天必有地三而兩地必有天兩而三乾包坤偶爲三坤分陽數爲六乾三十六卦爲奇坤二十四卦爲偶陰二而缺陽全則三乾中藏三十六陽坤中藏三十六陰乾三十六陽主進進之爲三百六十坤十二陰主消一年十二月消十二日陽得三用進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卦分入體變八八六十四四千九百二十卦三○十六爲天之用卦六十四應地之體先天圖左爲天三百三十六分長震離兌乾爲長巽坎艮坤爲消圖右爲地三百三十二分消巽艮坎坤爲長震離兌乾爲消天多於地聖人扶陽爲奇數故天三地兩地多於天太極肇判爲初數故陽一陰二天五地六天五地十天六地四天四地六六者天之用十二者地之用天之變六氣以六變地之變四體以四分天數二十五合爲五十應蓍數地數三十合爲六十應卦數天六用數屬陽地八體數屬陰

○天六變六六三十六句地四變四四一十六位天數六每爻三十六中分爲兩則三六而十八變五六而三十日六六而三百六十地數二每爻二十四中分爲兩則二六而四之四十八爻六之七十二候十六而六之亦得三百六十天以六而藏諸用地以八而顯諸仁天有六變有三則有六自六至于三十六天之六變地有四維有二則有四自四至于二百五十六地之六變天得兼地故用六變一變六十六變而○三百六十地不得兼天故用四變一變四二變十六三變六十四四變二百五十六六爲用數屬陽八爲體數屬陰六六者爲三十六卦之用八八者爲六十四卦之體地從天而用五天從地而用六乾兌當春有五十六陽四十陰坎艮當秋故反之乾巽當夏有六十四陽三十二陰坤艮當冬故反之震坎艮六陽十二陰巽離兌六陰十二陽乾主嬴一年三百六十日足坤主虛以其縮六日而全不用天數二十五合

○爲五十進爲一百地數三十合爲六十進爲百二十乾得二百五十二即三十六卦之用數坤得一百八即二十四卦之交數五十蓍中去一一散爲四十九之用用中有體六十卦外存四四爲六十卦之體體中有用天七地八天用七地體八卦以六六者用也屬乎爻之陽變爲八八者體也屬乎卦之陰開物於乾用八月閉物於坤用三分天九地十天五四爲九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四九三十六子至巳六至九○午至亥九至六乾數九而天用六九由六長坤數六而地體四六自四生乾用九三其八而九之二百一十六兩其八而九之亦得坤之百四十有四十有四坤用六兩其十二而六之百四十四三其十二而六之亦得乾之二百一十六天究于地盡于十九十者天地之終始也八卦之數三十六一八二七三六四五交數皆九言十者九之偶爾陽極于九陰終于十天之十者一而二二五爲十地之十者二而四二八

爲十五十以一爲本四十九爲用六十四
以四爲本六十爲用

天原發微卷之十六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　逸八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　谷　方　回萬里　校正

鬼神

易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始言幽明死生一句遵一句說入鬼神上去仲尼贊易以後自顏曾思軻以下至于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降是則聃竺二家離了天地造化又別作一樣看釋以鬼怖人令人皈嚮則不墮輪回老以僊誘人令人修鍊則可長生又降而世俗焉則土木爲像而廟之巫覡嘯呼而祝之曰知是而已孰能探造化賾哉吁可慨也已上蔡謝氏曰鬼神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

○易大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者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天文屬陽故明地理屬陰故幽日月星辰明矣亭毒冢遯又有幽焉下入黃泉幽矣發育呈露又有明焉原始而來屬陽故曰生反終而歸屬陰故曰死人生以百歲爲準存養得定則雖老而陽亦壯反之則雖壯年亦衰故陽爲主則陽去消陰生意充滿屈者伸枯者榮光風霽月融溢充帀並可以見神之情狀陰爲主則陰來消陽生意藪縮伸者屈榮者枯如缺月凄風陽氣消盡則死矣又可以見鬼之情狀天地間陽只管生若無陰以死之則有生無死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推幽明可以知死生推死生可以知鬼神一氣萬形一息古今通晝夜之道而知天地造化源源於是非太極之英氣有以爲之歟嗚呼微哉或問易言天地日月四時而終之以鬼神者指二氣之屈伸而言也周子言天地人而終之以死生者指在人一氣之聚散而言也然則天地不可以死生言乎曰天地其形也死生其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陽魂屬天陰魄屬地死則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依

舊還天原裏法故舉人之死生可以包天地之晝夜而日月晦明四時變化鬼神屈伸皆在其中矣孰得以窺其際

○程子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以春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即知事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教是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爲常事也記與曾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爲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爲奇哉胡明仲曰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橫渠形潰反原以爲人得此氣而生死則復歸大原去蓋人死則氣散了那大原裏氣又別抽出來生人

○又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

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通上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皆是以類而推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息是神消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伸是神屈是鬼氣方來是神反是鬼日是神月是鬼初三後是神十六後是鬼天造是神地化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少壯是神衰老是鬼風雷鼓舞是神收斂是鬼風雨雷電初發時是神風休雨過雷住電息是鬼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無有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冰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陽或求之陰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

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虚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於履禮也然二氣父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休雨止雷蟄霆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禮禮撙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爲貴屈者又伸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東其筋體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上易註云精氣謂七八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遊魂謂九六言金水之神終物西北老陰老陽屈者爲鬼少陰少陽伸者爲神東南爲明西北爲幽非止謂天地黑暗中有鬼神而明無之也後世禮壞樂廢人心浮僞失其序而不和所以交於鬼神者非其道也不瀆則諂安有感格之理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伊川說鬼神造化之迹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不如横渠說得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屈伸往來在愚按陰陽二字未可言鬼神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良能便是其靈處所以能屈伸變化也又舉張子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又謂人之初生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然皆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故曰良能

○邵子曰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月者日之影情者性之影

陽也人也日也性也皆陰鬼月情之主所主既定影自從之子月一陽生應得五月一陰生自子至巳六陽全自午至亥亦六陰全天上一陽應地下一陰水中一物應岸上一物物物皆然但陽常爲主而陰常爲影如牝牡然一日有十二時一年便有

十二月日初則月生明望則光滿上下二弦生魄至晦皆然可以見鬼神之情狀性中有箇仁義禮智之理外面便影得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出來一箇形便有一箇影人之魂爲神便影得箇鬼之魄在其中日至晦則月不光人至老則神必膭

○又曰思慮未啓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

○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固君子謹獨之學上不愧于屋漏也然謂之思慮未啓即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鬼神不得以窺其際矣故曰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雖已所獨知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是以君子愼獨不待著于言行常若鬼神之臨乎其上不敢有一毫之妄念動于中也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已知之況於鬼神乎君子於此惟敬以直內而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始用其力也邵又曰人心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其心即所欺天也可不戒哉天地虗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也

○又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上故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魄散耳目口鼻心脾膽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

○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靈發乎目曰視腎之精發乎耳曰聰脾之魂發乎鼻曰嗅膽之魄發乎口曰言八者備然後謂之人

此說人形體內研磨其魂魄以知人之一身具天地鬼神之理之靈而不自反終日馳逐於外至於皓首沒世而不自覺亦可悲也夫金木者生成之始終在人則精神魂魄精爲形而陰魄附氣爲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衰也形變則陽魂離去魄化則陰形朽腐所以先王以灰滅爲極刑而於人之死也則卜宅兆以安厝之腎比方天一水故以藏精精始化爲魄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精氣之佐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爲之子故膽中藏魄心南方太虗火用以藏神生陽曰魂魂乃神之所自出是爲神氣之輔弼而隨其出入火能生土土爲之子故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使也精盛則魄盛惟至誠則能生精至精

○則能生神誠也者皆天一所生而無僞也人能主於一而不散其精則至誠如神心能御氣不能主一而散其精則心爲形役豈徒沒世而無聞哉其違禽獸不遠矣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水穀形之用也惟內外交相養則精神强而魂魄盛性者受之於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脾者魂所藏膽者魄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而不違其則者所以靈也形者資於地必

有府焉肺爲傳氣之府肝爲傳血之府胃爲化水穀之府又爲之脖腸以流其查滓濁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豈若異端者之言魂魄哉昔有學神仙者與予言曰只就龍虎鶉鹵上做起又曰只就心腎上又曰只就五藏中五行上採來終不肯泄其旨歸後得其要訣下手處亦甚易易但要精一工夫爾今但知而不爲也昔朱子與蔡西山研窮一世深曉之矣嘗曰道家受啞人鉛汞玄牝互換其名使人不測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楚詞屈子載營魄之說以精神言也營營也陰靈之聚而有光景者魄不受魂則魂不載魄而人死矣蓋魂動魄靜魂火二而魄水一載營魄者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然亦未言其所以也朱子有詩曰盜啓玄命祕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則亦知之而不爲爾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爲之鬼神氣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數多實數少又曰精氣兩箇合則魂魄聚而爲人遊魂一箇離去則陽已散陰無所歸故爲變

子産謂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唐孔氏曰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曰魄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曰靈魂魄神靈之名初生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此魄之靈也及其精神性識漸有知覺此則氣之神也蓋魂陽屬火魄陰屬水天一生水陰陽始交魄旣生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魂常爲主爲幹淮南子曰天氣爲魂陽神也地氣爲魄陰神也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形體魂屬精神精又是魄魄是精之神神又是魂魂是氣之神朱子謂魂神而魄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於魄而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老人目昏耳聵記事不得者魄衰也魂熱而魄冷能以魂守魄則魂有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亦有生意魂熱生涼魄冷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陽不燥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魂愈動魄愈靜魂愈熱魄愈冷二者不得其和而死矣又曰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各相離去魄有箇形像在裏面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爲耳日之精明月黑暈是魄其光是魂如香燒出汁子來是魄那成煙後香底是魂魂是魄之光燄魄是魂之根柢火是魂鏡是魄燈有光燄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却在裏面火日外景金水內景火日是魂金水是魄人之眼光是魄耳亦體爾何以爲魄曰能聽者便是魄鼻知臭舌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爲魄知便屬心若行苦鹹酸要從舌上過陰主藏受故魄能記憶在內陽主運用故魂能發用出來二物本不相離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爲人物之體至

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所知矣就人身而言氣雖屬陽然體魄已屬陰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也只令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未死前神爲主已死後鬼爲主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者以魂本附氣人○死則氣必浮又曰體魄降于地者以魄本歸形人死則形歸于土聖人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神曰魂改生之鬼曰魄合魂與魄命其名曰鬼神以尊事故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也延陵季子哭其子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爾雅釋文云鬼之爲言歸也以骨肉必歸于土也其氣則發揚于上則不測之謂神其實鬼神之本魂魄是也神之盛謂口鼻噓吸出入知覺運動者之類鬼之盛謂耳目精明能視能聽精血强盛之類或問死生之說謝氏曰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昔問明道先生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便是荅底語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至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要人做生看

○待他不管他便無了問先生祭享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盍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固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斷制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又曰陰陽交而爲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古人用尸要得陰陽一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誠敬盡則氣自聚古人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宗已死以何而來曰上蔡云祖考精神即我之精神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非有一物積于空中以待子孫之來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氣已寓此書其誠敬則已感格矣或問旁親外親之屬如何曰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斷人死雖魂魄各散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

○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那祖考之氣當下雖已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誠敬盡即便引聚他那氣在此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

○朱子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先儒之說曰有是理便有是陰陽之氣只這一氣入毫厘絲忽裏去此心纔動彼氣

便應如鬼神之靈光處是昭明其氣蒸止處是君蒿使人精神竦動處其風肅然是悽愴所以祭義有求諸陽者以報氣也氣者神故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覸以蕭光使氣上騰皆陽之類有求諸陰者以報魄也魄者鬼也故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覸以俠甒加以鬱鬯灌地以求之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合魂與魄而一之所以求鬼神之氣而祭之也愚謂呼吸是吾身之氣雲雨是山川之氣發楊于上是神靈光明之氣動於此即應於彼厥初生民氣化之祖傳授到此子孫也祖宗也天地山川也只是一氣貫通先儒謂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古者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覺那龜久不靈了用些子生氣去接他程子謂名山大川興雲雨者只是氣蒸成雨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遇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從何而出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不問着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可乎或問朱子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神靈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但以我之氣而接其氣若乃其誠敬即上蔡所謂要有便有也

○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又曰鬼神造化之迹也日暑月寒晝明夜晦春生秋殺夏長冬藏其生成萬物者皆鬼神之功用有迹可見也又曰妙用而不可見者視無形聽無聲體物而不可遺道無又有道有又無倐然忽然或變或化於虛空中而有雷有風爲雨爲雹於樹枝上忽生花生葉或謝或開此天地間公平正直底鬼神人所共覩而不以爲怪者也至於莫夜而有鬼火白日而走飛磚歃梁觸胷附耳人言千妖萬狀不可勝紀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春秋所謂石言于晉金鼎鑄而百怪伏漢劍試而神鬼嘷范魯公之鬼扇孔道輔之蛇笏可信不可信乎曰此皆一氣雜揉所生涉於邪暗人以爲怪者皆非天地之正氣也蓋鬼神之生於陰陽亦如人之生於世也人有許多物亦有許多鬼神亦有許多滿天地間寥撈撈地隨象賦形各各具足不可謂無也生於天者爲日月星辰則有彗孛棓雹之變生於地者爲山川草木則有山魈海若魑魅魍魎之類生於水火土石而爲變者則有滔天燎原雨土崩崖之變至於人也其正者爲聖賢君子其變者爲愚騃癡蠢爲悍暴强梁又其大者不龘濁河清則爲紛亂宇宙之怪人而其死也或爲聰明正直之神而廟食百世或銜寃茹苦而結爲牛鬼蛇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烏可謂無第論其正不正爾子夫子有言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或時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哉此聖人所以道其常而不語怪也

○程子又曰伯有爲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

謂非死生之常理又曰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煞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左氏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予將殺帶入殺段也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曰鬼神有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晉趙景問曰伯有猶爲鬼乎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其用物也宏其取精也多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唐孔氏曰謂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故用物精多而魂魄強或問先儒言鬼神之事道有又無今左氏所載不可謂無矣朱子謂人稟天地之氣終有散時特散有遲速爾其精神所到上動于天昔荆軻慕燕丹之義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而太白食昴漢殺孝婦而三年大旱晉殺一無罪都督而血逆流于柱他如齊景公夢梧丘之鬼漢王氏雪鵠亭之冤史氏所書皆不可誣也愚請各條其說不使後之言鬼神者失所趨向而茫無指准是亦敬而遠之之義其說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爲一區幽明惑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爲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中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當自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昌黎所謂句龍后稷以功夫子以德爲聖爲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當自作一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神聚處則祖考來格魯論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豈特士祭其先爲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當自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夔上獱水罔木妖無鬼有論而怪興蘆菔誅罔而躬對不可不信也或憑頼附箕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衎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其正亦當自作一類看分類既精而析理甚明谷永所謂明於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昔人所謂以道治天下則其鬼不神脩身之道得矣人之一身鬼神之會也只這軀殼在此裏而內外無一非天地陰陽之氣此心纔動便應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心正則邪公平正直底鬼神自相應一有不正則彼之遊魂戾氣亦相糾結而不可解矣朱子曰如魚在水外面水即他肚裏水鱖魚肚中水便是鯉魚肚中水斯言雖小可以喻大後世以來妖淫浮祀之說興而吾心鬼神之德荒矣嗚呼悲哉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

天原發微纂之十八

逸九

鲁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變化

天地變化而陰陽生陰陽變化而人物生人物變化而聖賢生古之爲士者三年有成十年一化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變化其氣質之性以復於天命之性亦曰敬面已矣敬則主一一則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或問變化何以居二十五篇之終曰自太極肇判以來天地如大洪爐人物生其中自無而有皆從裏面陶冶出來自有而無又從裏面銷縮將去由先天開物之初六萬四千八百年後天自禹甲子至元甲午又三千五百一十餘年中間人物幾變幾化聖賢幾古幾今陵谷變遷宇宙更革安有二人一物之常在惟賴典籍之存有可稽考云爾寒變煖煖變暑暑變涼涼又變冷變之中有化焉故春化爲夏夏化爲秋秋化爲冬寒暑代謝無有窮已人之與物亦囿於天地變化之中而不能違也腐柱生芝麻扶蓬直魚化龍潜者變而殊雀化蛤飛者變而潜鷹化鳩惡者變而善鳩化鷹善亦可變而惡貍變而豹豹變而虎小國可以化大矣惟聖罔念作狂大或變之而小亦可昔哉以陰陽推之亦無有不可變者況靈於萬物而爲人乎瞽之子可爲堯塗之人可爲禹陋巷之如愚可以爲聖人比善於變化者也其不善變化者丹朱商均不肖其父夏癸商辛不類其祖下惠跖蹻弟不能化其兄桓魋司馬牛兄不肯似其弟人爲天地萬物之靈而不能自變其氣質以復於善是有負於天地之化有也然則欲善於變化者當何如亦惟純於敬以造誠之閫域則無愧於爲人而可與天地參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舍敬其將曷以此變化一篇所以殿諸篇之後者以此

程叔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又曰陰變爲陽陽化爲陰

變化相對言則變是長化是消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變是自陰而陽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自夜而晝柔變爲剛寒變爲暖自萌芽變來成枝葉突然浸長改換而有頭面者變也化是自陽而陰自有而無自盛而衰自晝而夜剛化爲柔暖化爲寒凡有形有迹者皆漸漸恁地消縮去以至於無者化也又曰陰變爲陽變是進自然長得猛陽化爲陰化是退自然消去無形迹陽進極而回故爲退陰退極而上故爲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無方者或在陰或在陽如方在春或已爲夏方在秋或已爲冬易無體者或爲陰或爲陽如方爲春而又爲夏方

爲秋而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伊川云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鶴山要義却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此古說也今說到朱子方親切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裁是裁截之義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

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陰陽互變若不裁截豈有定體往來不窮謂之通因其變而處得恰好便是通通則不窮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爲變是變了他化是箇疊疊地漸去底意思如天意漸漸涼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化而不見其迹及亥時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又如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以逐時及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通昏某中旦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

○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如人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此便是通如就化處裁截便是變變變上處得好便是通天下事物之變只由他陰陽兩箇他自陰了又陽陽了又陰只得順他聖人若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之地易裏纔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成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

聖慧急急如高上神霄東華仙君律令敕

右法取東華炁咽之再取炁吹使百骸九竅調和三尸九蟲消滅

天民梳頭法

玉項之上泥丸絳室玄華寶精天帝景色長存玉林神光表異右爲隱月左爲隱日六合清練百神化密急急如高上神霄大帝律令敕

右法面對生炁方取炁咽之方梳頭反白成黑大吉大昌也

天民沐浴冠帶法

玉晨寶冠雲帔霞裳虎帬制魔流金吐精五濁速去八景光明令臣受賜罪削福臻長與神霄齊真上靈急急如高上五老天君律令敕

右法存五帝玉女自月而下玉童侍立取生炁吹入水中方可沐浴

天民盥漱法

天清地明日月輝晨灌我五體光赫玉清炁不受垢五藏華榮罪消北都禍滅九冥惡邪

伏匿福連上清今日錬沐一切受恩身生羽服昇入帝庭急急如南極長生大帝律令敕

右法合目存仙人玉女五色霞衣四獸獅子白鶴在面前日月輝光入水中叩齒三十六通東向取炁吹入水中先服一口然後用之

天民出入法

奉佐玉清佩叅神虎出日入月開明八景六甲隨神六丁從行利貞天地扶贊勾陳七星輔衛億保長生五雷兵甲與列淨真刀兵水火得離身形犯我天敕魁罡越行急急如高上玉清消魔帝君律令敕

右法早吸日光晚吸月光一口吹在左右辟邪萬災惡人斷口舌呪詛

天民解衣法

受命天帝上升九天百神安位列侍神仙魂魄和柔五藏華豐百體生液七精靈盈火令交煥滅鬼除兇上願神霄神府長真億劫游帶俠日無窮急急如高上太微天帝律令敕

右法左叩天鍾右叩天磬中鳴法鼓各三通解衣存太微虛皇至室方卧令人精徤不病有吉感應

天民臨卧呪

天有九星地有九宫我有九竅萬神相從三尸伏滅五藏流通三田四支動息守中八卦龍虎來侍我身妖精鬼魅萬邪不干真官肅靜邪夢不侵急急如高上神霄消魔王律令敕

右法兆取長生靈炁咽之鳴法鼓三通任意卧之

生皆自此出焉

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爲男於物爲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爲女於物爲牝男女牡牝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天地形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一日之氣十二時一月之氣三十日一歲之氣十二月氣之所至萬物各以其氣稟隨所稟而受天地之氣以爲生生不窮之本人得天地之中故與天地同運而收萬物之氣于一身此人所以貴於天地靈於萬物也有能得天地之道執其機而用之是亦天地而已矣

○又曰得天地之中氣爲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爲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居天地中當子午位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理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而正且通者爲聖爲賢得其氣之濁而偏且塞者爲愚爲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横生草木倒生横生者得氣尤

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横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甲毛螺之類又氣之漸入于地者也側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説文云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

○是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則瞑惟龍不饜此數神故也禽横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西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爲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爲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爲鴿爲鶴飛近天極爲梟鴟飛搶地至於入水東南夜瞑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爲甲蟲螺蟲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爲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黿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盖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葉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類也亥子丑三方不生物餘方皆生物惟其不生故○

○天地自相生此天地所以長久而生物不息也歲之冬月之晦朔日之夜天地之道也

○張觀物曰人壽百歲自陰之長數言之一年爲增一歲自陽之分數言之一年爲減一歲

天以一三五七九而造始自子至巳六至九少至多爲陽長陰消其氣自下而上陽生於下爲陰中之陽此所謂陽先分之以立大限也陽分則虛虛爲陰陽極則陰生地以二四六八十而續終由午至亥自九至六自多至少爲陰長陽消其氣自上而下陰生於上爲陽中之陰此陰乃長之以充其細數也陰長則實實爲陽陰極則陽生陽先立大限者如人壽百歲已有定數陰來消陽者消其已定之數陰以形數言雖似一年長一歲陽以分數言實一年減一歲也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非陽去也陽爲陰消盡其數爾

○○朱子曰言貴有序言語無序則不能有所○爲也

艮六五艮其輔輔頰車也艮止其輔言不妄出而有序則人易聽易行而悔可亡矣漢賈誼有才文亦雄偉胷次狹甚著事不得有些子盡要迸出來一齊説了只管跳躑暴躁不已失進言之序宜乎其徒絳灌不説帝亦謙讓未遑終於不做事不成如韓信鄧禹孔明輩其言語皆有次序所以其君易聽終身行之不易其素豈特無悔而已哉素有一定之規模爾或問咸上六爲

輔艮六五爲輔何也曰咸以兌上爲口艮以九三爲心故以五之陰爲輔

○邵子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

其曰聲色臭味者萬物之體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性有命窮之盡之至之而後可用天下之目耳鼻口爲已之目耳鼻口則目無所不觀耳無所不聽口無所不言鼻無所不通夫如是則以天下之心爲心心無所不謀故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不觀以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理天下之物孰有出於此理之外哉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以此又曰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能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豈千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細民之比哉

○又曰天下將治人必尚行尚義天下將亂人必尚言尚利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尚言則詭譎之風行尚義則謙讓之風行尚利則攘奪之風行是以三王尚行入于義五伯尚言入于利

下於五伯夷而已哉豈忍言哉三代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三代作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去人倫則夷矣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況以刃多殺之乎

○朱子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一十六字爾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安危治亂莫不係焉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孟子者此也

三代有道之長人以此立心國以此立治自孟軻氏沒此學不傳功利秉之漢唐而下千五百年間未免架漏牽補過了時日雖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所傳之學未嘗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間也世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但取獲禽之多不羞詭遇之不正反取欽然規矩準繩之儒而姍笑之此正學所以不明而世變日下也

○又曰君子小人上達下達只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

由乎天理故曰上達只管透進向上日進一日徇乎人欲日究汙下故曰下達小人只管向下一日沉淪一日被這人欲墜下去如人墜水相似大抵上下之分初間只爭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雖有智力亦補助救扶他不得了

○古今人表述孔子之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班氏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而諸子頗言之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傳來焉解說經義曰傳傳曰譬

如堯舜禹稷萬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子莘紂之勇人崇侯紂佞臣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春桓公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兹因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上上聖人大昊帝宓羲氏炎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

○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孔子

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五帝也書序已言之矣禹湯文武三王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聖德不可加矣仲尼組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六經制作垂詔萬世自伏羲以來至于孔子集大成矣班氏列古今人品分爲九等以此一十四聖歸之上上固得之矣胡爲上中以下析爲八等名實不稱錯亂顛倒俱失其次序哉愚併紀張顏二氏之辯千后張曰老子之黙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文伯之父達於禮典動爲聖人所嘆言爲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强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之蒸昏亂禮度惡不○

○忍開乃在第七其餘差違紛錯不少本業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顏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一張氏輒申所見掎摭班史然而所編又自差舛大要知其古帝王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昧時復及焉

○邵子曰人有十百千萬之不同各四四一十六等上而皇帝王伯下而士農工商賢愚相遠遼絕矣

人也者物之至聖也者人之至生一一之物當兆兆之物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兆兆之人豈非聖乎故千千之民分一民者細民也一一之士能兼兆民者巨民也物有小大民有賢愚故曰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又曰人有三品善惡在焉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凡言教者教其可教者也不可教者非其所能教之也雖然不可以教之亦可以戒之庶幾免於凶德也是故作善則謂之吉人作不善則謂之凶人夫吉人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談非禮之言足不履非禮之地人非其道不交物非其義不受就賢如飢渴避惡如陷穽良如金石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人者言語險躁貪名逐非耽酒好色惡直醜正幸灾樂

禍媄良善如仇讎犯刑憲如衽席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吾不信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也南軒張氏曰人有二等上焉不變下焉不變軒輊斯世者常是中等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化爲善則是二分君子一分小人小人得用中等皆被引用則是二分小人一分君子愚曰康節之言所以教人爲善南軒之言所以勉勵朝廷用君子之善家齊而後國治○二先生之言可爲萬世法邵又曰堯舜之世難乎其爲小人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商紂之世難乎其爲君子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此又係乎上之人變化之如何

○程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人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下愚也或問性之本何也曰孟子道性善是也程子所謂極本窮原之性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是爲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者亦可謂之命也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言是乃天命付予萬物之本然者純粹至善降而在人則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又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文公所謂三品是皆指氣質之性而言也而不知性之本愚謂孟子道性善知本矣而不言氣質所以啓荀揚韓之紛紛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揚韓言氣質之性矣而所以爲性則不知直去孔孟千餘年後至濂溪而始明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以黄勉齋有言横渠張子分爲天地人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説始定信哉斯言又曰氣有偏正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氣盛則金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氣盛則木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此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既有氣質善惡之性則非天地本然之性矣以子思未發之中求之此心未發其中湛然萬慮不生是天地之性純粹至善○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氣動而理亦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先師嘗曰此心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者此也又曰性近而習遠者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

善而失其惡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又引程子之言曰人性本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又云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曰自暴者有強悍意非毀禮義是不好不通與他説好話自棄者有懦弱意亦道禮義是好也受人説只是自不肯做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大德必受命者德即理也程子謂行天命　天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但人以淺狹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侯氏曰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理固然也即是而推他可以觸類矣

○朱子曰化不是一日內頓然便恁地人之進德亦然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皆然

胡氏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波處之各得其分而不亂也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愚謂聖人之學與天無極如建千萬年之基業然志欲大而久故三十以前十五年一化入大人之學以開其志又十

五年持循已久則所學不變而卓有成立矣自此以後亹亹地去十年一化有漸進底意思不惑則進於立矣故洞然於事物當然之理而無所疑又十年而知天命則不惑又不足言矣此心與天命相流通無間然也又十年而聲入心通無所違礙不思而得也由是涵養積累之久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此十年之間則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矣蓋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前三十年分爲兩節所以開其久大之其後三十年分爲三節所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確乎不拔志學也閑邪存誠而立也知至知終不惑也聲氣相求耳順也乃見天則不踰矩也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夫豈一日之力而至此哉吾故曰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黄勉齋謂說者以爲聖人立法謙辭以勉人則聖人皆是架空虛誕之辭豈聖人正大之心哉至哉斯言朱子亦曰聖人非必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

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即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也

○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其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亦在人矣凡語言視聽動作皆天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見得此道理昭然在目也下學者事也理在事中若直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天理便在此人之所生理與氣合而已凡思慮云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爲五常萬善皆理也西山眞氏曰窮理主知而言無一物之不格盡性主行而言無一理之不體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命是天之付於我者圓外竅中是心之體虛靈知覺是心之用仁義禮智是心之理五峯胡氏曰大哉性乎萬善具焉天地由是而立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日沒見託於月孔子士矣道託於孟

○周子曰聖希大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隨其用力淺深以爲所至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故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波科榮身肥家希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賈而沽也故曰學顔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志修顔子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愚曰學者欲變化其氣質莫大於希聖希天之學然必自希賢始伊尹耕莘樂道未嘗無顔淵之學顔淵居陋巷而有爲邦之問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則皆然士能反身而誠不事緣飾希之則是必也立志講學以實而無愧於身事親從兄以實而無愧於家忠信篤敬以實而

無愧於鄉進思盡忠以實而無愧於官有實勝之善而無名勝之耻由是復焉執焉而賢可希性焉安焉而聖可希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而天可希志伊學顏者可不及求諸身耶

○程子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各得其所充之於一家一國一天下自莫不各得其所如何天地不變化○

○草木不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礙孟子一書只是要人充廣曰收其放心此是外面收入裏來曰知皆廣而充之又要從裏面推出去故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皆不出恕之一字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又以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而無義則做事便錯了只義無敬則無本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胷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無義便是死敬了不是活底敬

○又曰須是將來做箇本領涵養得貫通時○

○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

又如雖在靜坐處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方可

○又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敬有甚形影只是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便是主一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然須靜坐始能收斂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又曰敬字通貫動靜眞氏曰冬氣閉○

○藏不密温暖無霜雪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人心亦是如此靜時紛擾則動時安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別朱子曰天地似也有箇主宰方始恁他變易便是天地底敬成湯所以克配上帝者葢自聖敬日躋始愚按東萊呂氏曰敬是百聖相傳第一箇字聖學下工夫處至顧命之書又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

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主於敬而已聖人太極之全體不假修爲而尚存乎敬況學者乎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閒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學可希矣故朱子謂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於敬之一字爲有力者此也學者可不勉諸

天原發微卷之十八

太玄經

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跂於坱埋適遼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蓋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善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之刮兵根本示人下出隋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懌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子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

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

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

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礥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

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

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三摹九据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

皆當朞以日

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招四正卦二十四支於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始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

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爲貞直東方也於易爲元蒙南方也於易爲亨酋西方也於易爲和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

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
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卦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㨾一作撰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爲
一八爲二九爲三
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
三摹
皆畫卦首之數也
易有彖玄有首
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
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解贊也
易有文言玄有文
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
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
易有說卦玄有數
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
易有序卦玄有衝
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
之類也
易有雜卦玄有錯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
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集註揚子太玄經序

司馬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失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求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太玄

諸家皆謂之太玄經陳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按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經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之耳今從之宋陸依楊子舊本分玄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棿圖告凡十一篇范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因之小宋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準文言攡瑩棿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吳因之范本於觀覽講解差便今從之宋陸又於贊辭之前列天始始始中始終中始中中中終終始終中終終地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下上中上上人思內思中思外福小福中福太禍生禍中禍極諸家本皆無之

玄首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

宋曰馴順也陸曰渾然象天周運光謂楊子嘆玄道之順渾淪而行終則復始如天之運動無窮也

陰陽坒參

坒毗至切宋曰坒二也王曰坒配合也光謂一生二二生三配而三之以成萬象

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

一陽謂冬至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

方州部家三位疏成

范本疏作踈王小宋本作統今從宋陸本宋曰疏布也光謂楊子名首之四重以方州部家者取天下之象言之故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郡家玄者天子之象也方者方伯之象也州者州牧之象也部者一國之象也家者一家之象也上以統下寡以制衆而綱紀定矣三位一二三也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八十一首成矣

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

陸曰玄數起於三爲方州部家轉而相乘以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數也

贊上羣綱乃綜乎名

二宋陸王本綱作剛今從范本上時掌切舉也楊子作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曼漶難知故以八十一首舉上其名區別其義使炳然散殊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曰贊上羣綱乃綜乎名也

八十一首歲事咸貞

首者九贊之端首也

玄測

盛哉日乎炳明離章五色淳光

陸曰所以於測篇首而述日者謂行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爲晝夜休咎之徵也日舍五行之精以爲光明故稱淳光謂晝夜

循環寒暑運行以生殺萬物成立歲功皆
日之所爲也故楊子歎以爲叙測之端柄
亦明也離文也淳粹也物之五色非日不
彰
夜則測陰晝則測陽
一日兩贊前贊爲晝後贊爲夜凡日法八
十一分晝贊直前半日夜贊直後半日
晝夜之測或否或臧
否音鄙宋曰否不善也范曰臧善也
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
○陽爲出陰爲入陽爲顯陰爲隱陽爲善陰○
爲惡陽爲福陰爲禍故曰陽推五福以類
升陰幽六極以類降皆謂贊之陰陽也晝
爲陽夜爲陰
升降相關大貞乃通
關交也升降相交然後三儀大正之道乃
通明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正道不塞而
不行也
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
斗相逢

宋曰日右行而斗左回故相逢也光謂巡
行也十日行乘十二辰而爲六甲逢迎也
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
范本紀作記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雍和
也光謂日運行於上而有寒暑四時聖人
治曆以紀一歲之氣節然後事不失時而
百穀和熟人得以自養也
𝌆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中
陽家水準易中孚中一之初日舍牽牛初
度冬至氣應陽氣始生兼準坎所以然者○
易以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因爻象而定名
分坎離震兌直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每
卦直六日七分玄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
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
於冬至終於大雪準易卦氣直日之叙而
命其名或以兩首準一卦者猶閏月之正
四時也坎離震兌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
釋飾附分至之位而準之楊子本以顓頊
及太初曆作太玄故日躔宿度氣應斗建
不皆與今治曆者相應中者心也物之始

也中孚者誠發於中而信著於外也洪範
五事思曰睿睿作聖
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
首者明天地以陰陽之氣發斂萬物而示
人法則者也黃中之色也中直冬至之初
陽氣潛生於地中如人之居宮室也信無
不在乎中者楊子嘆三儀萬物變化云爲
原其造端無不在乎中心也信辭也
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之貞也
范小宋本之作諸今從宋陸王本昆音魂
○侖盧昆切范曰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
旁薄猶彭魄也地之形也幽隱也王曰幽
者人之思慮幽深玄遠也光謂贊者明聖
人順天之序修身治國而示人吉凶者也
昆侖者天象之大也旁薄者地形之廣也
夫以天地之廣大而人心可以測知之則
心之爲用也神矣一者思之始也君子之
心可以鉤深致遠仰窮天神俯究地靈天
地且不能隱其情況萬類乎以其思而未
形也故謂之幽法言曰或問神曰心請問

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君子思慮之初未始不存乎正故曰思之身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

陳直刃切神者心之用也人以心腹爲玄陰主惡陽主善二在思慮之中而當夜其心不能純正見利則欲爲惡顧義則欲爲善狐疑猶豫未知適從故曰神戰于玄其陳陰陽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中子夏戰勝故爲大賢不勝則爲小人矣

○次二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

宋陸王本作首尾信可冏以爲庸范小宋本無冏字今從之陸曰造作也范曰庸法也王曰陽氣盄進造物之功始見光謂三爲成意而處思之外君子既思之則行之所爲之迹見於外人得而知故曰龍出于中也君子行已自始至終出處語默不失其宜信乎可以爲人之常法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次四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曰庳虛之否不能大受也

庳毗至切王曰四近於五臣位盛極當高而自卑實而若虛有而若無因物之功不自作爲故曰庳虛無因光謂庳下也中和莫盛於五五者位之隆德之盛也四當夜小人也而逼於五不度其德進取狂簡謂夫性命之理造次可及也故大受之而無辭避夫性命理之至精者也非小人之所得知也故曰否論語曰子罕言命又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常矣

○次五日正于天利用其辰作主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

范小宋本用作以今從宋陸王本王曰五既居中體正得位當晝且爲一首之立故象日正于天辰時也利用及其明盛之時而爲物主也光謂三儀之道莫盛於中正故陽家之五贊之中也陰家四六體之中也而又當晝得正一首之中最吉者也故曰日正于天以言陽之盛也君子有其道必有其時有其時必有其位然後能爲民之父母時既得矣位既正矣而不能以道濟天下豈爲民父母之意哉故曰利用其辰作中

○次六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測曰月闕其摶賤始退也

范本摶作博賤作明王本摶作塼小宋本摶作博陳讀博爲東今摶從宋陸賤從諸家摶博塼皆與團同王曰六爲盛極物極則虧故象月之過望而闕其團開明于西象月之初一也玄道貴進故一象月初而吉六象月闕而凶光謂團圓也六以陰質而始過乎中故曰月闕其摶也夫見闕其摶明未甚虧北之始生於西猶爲盛大然

玄之道貴將進賤始退故曰不如開明于西也猶人之盛滿心志先退而後福祿畀之也

次七酋酋火魁順水包貞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

諸家本作大魁順王本作火魁順今從之陸曰則去也任臣用典法也范曰酋就也小宋曰順養也光謂魁斗之首也任用也七爲消爲敗隕爲滅天有秋之象又有刑罰之象秋物成就故曰酋酋天之成物必資於秋君之馭臣必資於法子產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故爲死焉人君之心執法無私如火烈烈人不敢犯以爲物之首然不可失養人之道寬而容物如水之浮天載地無所不包然不可懦而失正故曰火魁順水包貞此人君用臣之大法也

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

范曰黃中之色也八亦上體之中也光謂八爲剝落又爲沈天亦秋之象也秋者萬物成就收功之時也八居中位而當夜無中之德覆敗秋之常道喪其成功也

上九顛靈氣形反測曰顛靈之反時不克也

范曰顛下也死氣爲鬼其形爲鬼鬼登于天鬼歸于地故言反也王曰陽極于上陰絕於下靈鬼已顛墜矣則氣反於天形歸於上光謂靈者心之主所以營爲萬務物之所賴以生者也上九居中之極遇禍之窮有生之所者也靈已隕矣則氣形各反其本也凡玄之贊辭晝夜相間晝辭多吉夜辭多凶又以所逢之首及思福禍述其休咎此玄之大指也九逢日之晝而云顛靈氣形反辭若凶者何哉夫吉凶者非幸不幸之謂也得君子之道雖遇禍猶爲吉夫君子之道雖遇福猶爲凶故瑩曰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文曰君子年高而極時者也　明君子守正以順命也洪範五福有考終命孟子曰君子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周

陰家火準復入周次八日舍婺女周匝也旋也

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

宋曰彙類也光謂萬物隨陽出入生長物藏皆陽之神也歲功既畢神化既周而復反乎始萬物各繼其類而更生也

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脩否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

督猶中也衣之背縫謂之督無隅猶言無方也二思之中又體之中也而當日之晝象君子立慮於中以應萬變如樞之運無所不周故曰植中樞周無隅也

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

夫外物之來入乎思也言行之動出乎思也得其宜則吉失其宜則凶三居成意之地思之隆也而當日之夜故戒之曰吉凶

之出亦自我吉凶之入亦自我爲吉凶之魁首可不懼乎一出一入周之義也

次四帶其鉤鞶鍾以玉環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

鍾直僞切鉤所以綴帶爲急也鞶革帶也鍾與縋義同謂以繩有所係也王以象君子之德環以象周旋無闕也君子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故曰帶其鉤鞶鍾以玉環言以禮自約束周旋無闕也帶與環皆周之象

次五土中其廬設其金輿厥戒渝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

土中其廬居得中也設其金輿所未安也夫廬非不美也輿非不堅也然小人必不能久居而行之故曰厥戒渝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人皆曰予知擇夫中庸而莫能朞月守也土中其廬周之象也

次六信周其誠上亨于天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

王曰玄經之例以五爲陽數又居中位故爲陽首之主六爲陰數又居盛極故爲陰首之主光謂反復其信皆出至誠非由浮飾故可以上通于天也

次七豐淫見朋還于蒙不克從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

次八還過躬外其禍不大測曰還過躬外禍不中也

范本過作　今從二宋陸王本

上九還于喪或棄之行測曰還于喪其道窮也

生極則反乎死盛極則反乎衰治極則反乎亂九處周之極逢禍之窮當日之夜故曰還于喪夫國家將興則人歸之將亡則人去之故曰或棄之行

𝌉 一方一州一部三家 礥

礥下珍切又音賢陽家木準屯宋曰礥難也光謂物之初基必有艱難惟君子能濟之

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礥礥難貌

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測曰黃純于潛化在嘖也

畛音眞嘖與賾同士革切陸曰嘖隱也光謂嘖幽深難見者也一非中位而云黃者陽氣未見猶在地之中也家性爲礥一爲思始始有拔難之心者也陽氣潛於地中純粹廣大藏鬱於泉以化育萬物而人莫見其畛界也猶君子有拔難之心精純幽遠利澤將施於天下而人未之知者也

次二黃不純屈于根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

小宋本適作道今從諸家二爲思中而當夜故曰黃不純陽氣不純則萬物失其性屈于根而不能生小人妄慮則萬事失其適嚓其功而不能成

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測曰赤子扶扶父母詹也

范本詹作贍今從二宋陸王本詹瞻古字通用扶扶拔援依慕之貌元善之長也三爲成意而當晝家君子將行其志拔難濟

民民皆瞻仰而歸之非有元貞之德則不
能成玆大功故曰元貞有終
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測曰拔我不德力
不堪
小宋本作匪德今從諸家四當夜小人也
而逢時之福無德而以力　勝者也終當
覆敗焉能濟衆哉
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測曰拔車山淵大
位力也
王曰或山或淵道之險者五爲一首之主
而又得位當晝體正居中有大人之德拔
車以出于險則爲萬物之所見故宜於大
人光謂車者民所載也五福之盛也而又
當晝大人之得位者也故可以載民於險
阻矣
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測曰將車入虛道不
得也
虛與墟同六過中而當夜象雖有濟民之
志而不得其道則愈陷於難矣過中者失
其宜適之象也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測曰出險登丘莫
之代也
范本代作伐今從諸家陸曰引車莫如牛
誰人能代牛者乎王曰位既當晝難又將
終猶有八九故且登丘陵而未復平途光
謂丘者難之小者也牛者物之有力者也
七雖當晝而涉於禍境如已出大險而猶
有小難者也夫大險已出則小難不憂乎
不濟也況或助之牛以牽車乎如君子既
能濟險而復有賢才助之也
次八車不拔骭軸折測曰車不拔躬自賊也
宋陸本骭作髀音義皆闕范本作骭小宋
作[illegible]丑孝切車弓也今從王本下晏切王
曰骭人脛也無德而將出難禍又至故象
以人代牛則引車不拔而骭軸俱折矣光
謂八爲禍中而又當夜小人不量其力不
能拔難覆國喪身者也
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
過其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
其音基語助輯與檝同九處難之極遇禍
之窮故曰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言險之
甚也然當日之晝其才足以濟險者也故
曰人有輯航可與過其

☰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閑

陰家金亦準屯入閑次四一十八分二十
四秒日次玄枵小寒氣應斗建丑位律中
大呂閑閑也防也
陽氣閑於陰礥然物咸見閑
宋曰礥然者陽欲出不能之貌也陽主出
內萬物者也而見防遏故萬物亦皆見閑
初一蛇伏于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測曰蛇
伏于泥君不君也
施式豉切一陽而當日之夜君不君之象
也君德龍也失道而見閑於臣故曰蛇伏
于泥也無雄有雌則終莫受施無君有臣
則澤不下達矣
次二閑其藏固珍寶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
藏族浪切二思中也君子藏器於身默而
識之待價而沽若閑藏固寶者也
次三關無鍵舍金管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

小宋本作金舍管今從諸家鍵其偃切舍與捨同鍵鎖牡也管所以出鍵者也關無鍵則舍金管而不用矣三爲成意而當日之夜不能防閑失其權重故盜入門也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又曰慢藏誨盜

次四拔我輗軏小得利小征測曰拔我輗軏貴以信也

范曰輗軏喻信也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次五礩而閑而拔我姦而非石如石厲測曰礩閑如石其敵堅也

范曰五處尊位當拔除其姦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也光謂五居盛位爲物蕃衛而欲以不正拔物故敵堅如石而身危也

次六閑黃垁席金第測曰閑黃垁以德固也

小宋本垁作埃今從諸家光曰五堵爲垁王曰垁古硎字硎城也第簀也光謂席猶藉也金至堅之物　福之隆也而又當晝君子以德自防外患無　者也故曰閑黃垁席金第

次七跙跙閑于遠篨或寢之廬測曰跙跙之閑惡在內也

范本遠篨作遽篨王小宋本作遽篨今從宋陸本跙七余莊助二切遽音渠篨音除王曰跙跙行不正貌遽篨傳舍或寢之廬閑外而失內也七爲禍生位且當夜失門之道也光謂惡人已跙跙然入其室廬而不自知者也秦大發兵備胡而胡亥亡其國

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

王本不閑作不開小宋本作不關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氣也播於遠關之外

上九閑門以終虛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

王曰處閑之極當夜之位失閑之宜如閑其門戶人之所以自終必且虛交不獲光謂閑門自終不與物交慎則慎矣而終無所得求之功業不亦遠乎易曰括囊無咎

䷭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少

陽家二進謙入少次五日舍虛

陽氣濳然施於淵物謙然能自韯

宋本謙作溓今從宋陸本小宋本溓音斂韯與韱同宋曰濳然不動也謂陽　防閑於是濳然施意於淵不復動也謙然皆言　見陽氣不動亦謙然自約也光謂萬物當發生尚能自守其纖細如人之謙也

初一冥自少眇于謙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

小宋本自作目今從諸家一者思之微也當日之晝處衆之下內自謙抑而不求人知者故曰冥自少眇于謙眇微也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卹測曰自少不至謙不誠也

二爲思中而當日之夜小人之謙貌恭心很不以其誠故憂未免也

次三動韯其得人主之式測曰韯其得其謙貞也

范本作截其得人謙貞也今從諸家
次四貧貧或妄之振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
正也
王曰失位當夜妄有所求非謙靜之時所
宜然也光謂家性爲少四爲下禄故貧也
在中之下不自多天自旌其貧者也故曰
貧貧當日之夜不能守正自旌其貧妄求
振救斯亦鄙矣
次五地自沖下于川測曰地自沖人之所聖
也○
王曰能正居中又當書位如地之能自沖○
虛下于川谷川谷歸之則爲百谷王矣光
謂五者福之盛也地體卑沖故百川就之
聖人謙損故百禄歸之
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測曰少持滿何足盛
也
王曰當自少之時居極盛之位位既當夜
德又失謙謙虛之時反欲持滿今雖盛大
後必傾危
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測曰貧自究富之聘
也
七雖爲消而當日之晝君子也君子之貧
也求諸已而不求人是以人樂與之故曰
貧自究利用見富聘問也言富者自將問
而與之況見之乎論語曰義然後取人不
猒其取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測曰貧不貧何足敬
也
王曰當少不少當貧不貧則人莫之振也
光謂八爲秏又當夜小人貧而彊爲不貧○
者也如是則人誰振之亦衆所賤惡也
上九密雨溟沐潤于枯瀆三日射谷測曰密
雨射谷謙之靜也
溟音脉射時亦切范曰雨之細者稱溟沐
小宋曰溟沐猶霡沐也光謂小雨至微也
枯瀆至燥也積潤不已三日之後乃至射
谷九處少之極當日之晝如君子積謙以
至功名光大非躁動而得之也此言謙道
收功之遠
一方州 三部三家 戾
陰家水準睽戾者相乖及也
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離其類
卯之始化謂之孚艸之萌甲亦曰孚然則
孚者物之始化也陽氣始化其氣尚微萬
物之形粗可分别則各以類生而相乖離
矣戾之象也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
也
虛者神之所宅也一思之微也居戾之切
當日之夜虛邪則心傾矣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測曰正其腹中心○
定也
范曰酋就也腹以諭内背以諭外光謂若
先正其内以引其外則不相乖戾而皆就
正矣是故君子正心以待物修身以化人
齊家以刑國治國以平天下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
也
小人心不正而求物之正身不修而責人
之修舍内而求外棄本而逐末是以中外

乖爭而陷於敗亂也二三皆思也故以正腹戾腹言之

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測曰夫妻反道名有守也

夫治外妻治內道相戾也然而內外相感以保其家四爲下祿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道也

射時亦切首舒救切末曰首何也光謂五以小人而居盛位舉措大繆不能服猛者也故曰東南射兕西北其矢言失其所嚮也

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

王本乖作孫今從諸家王曰準繩規矩曲直方圓雖乖戾不同各有所施終得其道比亦得戾之宜也光謂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所施不同皆可爲法君子出處語默其迹不同而皆合於道六爲上祿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誀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

誀須與切予與與同王曰誀智也光謂夫唱婦和道之常也今乃乖戾秉同即異女則覆夫之智臣則敗君之功大可醜也

次八殺生相午中和其道測曰殺生相午中爲界也

范本午作矢今從諸家午古牾字逆也八爲剝落有殺物之象天有殺生國有德刑其道相逆不可偏任必以中和調適其間然後陰陽正而治道通也一曰午交午也殺生往來相交午也

上九倉一作蒼靈之雌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

倉靈木之精歲星也其雌金之精謂太白也漢書天文志歲與太白合則爲　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　或有或亡此言金木性殊同離一宿則有變邪正道反同處一朝則有亂九處戾之極逢禍之窮當日之夜故有是象

一方一州三部一家　上

上時掌切陽家火準升入上次七日舍危三十六分一十五秒大寒氣應

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

射時亦切

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鏩鏩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悅也

鏩音讒王曰鏩鏩銳進貌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能以純一之心日就月將不失和悅以至高大挫其銳進躁急之志是以求道則得道干祿則得祿老子曰挫其銳

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活也

范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谷窮也凡物有根則能生人有德則能升二爲思中當夜躁於進取其志欲登於天而不免窮在於淵猶木無根而上生終不能自活也

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宋曰方則道也王曰珍穀謂草木之實可食而珍美者光謂珍穀諭美道也君子棄惡就善舍邪趣正如鳥出幽谷而登茂木也三爲思上故曰思其珍穀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孟子謂陳相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

次四即上不貞無根繁榮乎虛名測曰即上不貞妄升也

即就也榮木華也四爲福爲祿故曰就上當日之夜故不正夫以不正而得祿猶木無根而有榮雖其繁多何可久也信惟虛名而已無益於實也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在下體欲升而不能得者也四居福祿雖升而不以止者也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怎測曰鳴鶴不怎有諸中也

怎與怍同階猶登也五爲中和又爲盛福上之至美者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升聞于天亦無所愧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

上曰衣下曰裳慶喜也六爲上祿故曰升于堂當日之夜小人而居君子之位者也故曰顛衣到裳小人在上則下皆不悅故曰廷人不慶

次七升于顛臺或柱之材測曰升臺得柱輔拂堅也

范小宋本拂作弗今從宋陸王本柱陟主切拂古弼字七在上體而爲敗損故曰升于顛臺然而當日之晝雖在衰危而得良輔如將顛之臺柱以良材則高而不危也

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測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

王曰八居過滿之地位且當夜而務進不已如升高履危而或斧去其梯欲求復下不可得矣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象小人驕亢於上不恤士民如升高斧梯危莫之救矣士民者國之梯也君賴以尊者也

上九棲于菑初亡後得基測曰棲菑得基後得人也

菑與災同居物之上故曰棲九爲禍極又爲殄絕故曰棲于災然當日之晝是得賢人而爲之助者也豈唯救亡乃可以立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一曰菑當作椔木立死曰椔棲于枯木孤危之甚也

一方 一州 三部 二家 干

陰家木亦準升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諫說者以直干上故干有諫說之象

陽扶物如鑽乎堅鈴然有穿

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今從二宋陸本鈴音閻宋曰鈴陷聲也謂是時陰氣猶堅於上故陽氣扶萬物如鑽之鈴然有穿

初一丸鑽鑽于內隙厲測曰丸鑽于內轉丸非也

丸者流轉無所不入者也佞邪之人研求人心得其間隙從而說之以納其非則無所不入此國家所以危也孔子惡利口之

霞邦家者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班固答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次二以微干正維用軌命測曰以微干正維大諫微也

范王本測無維字今從二宋陸本宋曰謂大諫其事在微時王曰二位當晝知諫諍之道當及事之幾微而干之則易爲功然後以正道維持之則能用軌法之命矣光謂二爲方沮而當晝故有是象孔子曰諫有五直諫爲下度君而行之吾從諷諫矣○執法也志　正君之號令使應法度也○

次三箝鍵挈挈匪貝測曰箝鍵挈挈干祿回也

箝渠淹切宋曰回邪也光謂箝者緘束使不得解鍵者固結使不得離皆縱横之術說人求合者也鬼谷子有内鍵飛箝篇挈挈急切貌干求也祿福也言小人以術說人急切求合非正道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次四干言入骨時貝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

干言直言犯上者也入骨論深切也夫切直之言不得其時則自取怨咎而無益於人故君子貴於時正也家性爲干四爲福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

飴與之切坏音醅范曰飴美食也王曰丘聚也光謂蚩蚩愚貌丘以諭高大飴錫也以諭甘美坏未燒瓦以諭惡物五以小人○而干盛位不度其德如見血飴之美利不循已分而求之則人皆賤惡而以惡物與之矣

次六幹干於天貞馴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

馴順也六逢福而當晝干而至于極大如木之幹乃至于天盛之至也然以正順而致之則吉以邪逆而致之則凶故曰貞馴

次七何戟解解遘則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

何胡可切解胡買切二宋陸王本遘作覯今從范本小宋解解作鮮鮮今從諸家光謂何擔也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何戟而行遇物絓羅不容於道也

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缾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

王本于作干今從諸家祟音粹范曰祟猶禍也

上九干于浮雲從墜于天測曰干于浮雲乃從天墜也

王小宋本經無從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處干之極不能自反位既當夜窮而無之○如干雲不止轉求上進既失其道乃墜于天凶其宜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 一方一州三部三家　狩

王本狩作狩音佇小宋作延音踈陳云一本作釨丁呂切一本作延所菹切吳云說文延通也从爻从疋亦聲東疋守皆同聲楊子用古字字書多收不盡延狩與踈音義同陽家金準臨陸曰臨狩皆進貌也小

宋曰延通也光謂狩進也大也
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
陽浸而大故曰彊內陰氣猶盛故曰弱外
扶踈　之貌
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冥德測曰匍匐冥德若 心一 三十三
無
范本冥作冝今從宋陸王本匍匐者雖未
能行而志在於進者也一思之微也故曰
冥君子自微賤之時人未之知而已好是
冥德進而大之匍匐而前若將無有得行
○之時言汲汲於進德不能待也
次二熒狩狧狧不利有攸往測曰熒狩狧狧
多欲往也
狧他合切范曰熒者光明小見之貌狧狧
貪欲之意也王曰狧狧犬食貌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測曰卉炎丘陵短
臨長也
王曰三位當晝能扶陽而進如百卉遇炎
陽之氣當狩進之時宜其處于丘陵而下
臨衆木矣光謂熒火之微炎則稍進矣以
短卉小火而能臨物者以其託於丘陵如
君子之擇術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
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
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測曰狩于酒食仕無
方也
四爲下祿小人學未優而仕所進大者酒
食而已故雖肥無譽也
次五狩有足託堅穀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
王本穀作轂今從二宋陸范本穀轂古字
○通王曰五位當晝而又居中體正爲狩之
主車堅馬良可以周行天下以此而進何
往不利哉光謂中和莫盛於五五爲福中
日又當晝君子有中和之德而又得位膺
福如足力已彊自可進大況託堅轂無所 心一 三十四
不之矣
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測曰獨狩逝逝
不可大也
小宋本逝逝作晰晰今從諸家
次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測曰白日臨
辰老得勢也
次八蚤虱之狩厲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
范曰家性爲狩亦狩附於人故以爲喻蚤
虱之性苟得而進故危也
上九全狩桼其首尾臨于淵測曰全狩之桼
恐遇害也
二宋陸本桼作全狩之桼桼其首尾尾臨于
淵今從范王本范本害作困今從宋陸王
本桼音券又厥萬切小宋曰桼縛也光謂
九爲進大之極進極則退大極則消君子
○欲全進大之道非恭慎則不可故恐懼如
以繩繫首尾臨于淵乃免咎也

方二州 部一家 羨
羨于線切陰家水準小過舊準臨卦非也
王曰羨者邪曲不正之象先謂周禮有璧 心一 二十五
羨不圓之璧
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
范曰羨者萬物尚爲陰氣所包爽差也光
謂萬物在幽陽氣贊之爲陰所包陽氣推
之邪曲差爽未得挺然正行而出故曰羨

也

初　羡於初其次迂塗測曰羡于初後難正也

一爲思始始初而邪則次後難正矣故曰其次迂塗易曰君子作事謀始

次二羡于微克復可以爲儀測曰羡微克復不遠定也

二爲思中邪而未遠所失尚微若能自復於中猶可以爲法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次三羡于塗不能直如測曰羡于塗不能直○行也

范本于作迂今從宋陸本羡至於三失道浸遠不若直往之善也

次四羡權正吉人不幸測曰羡權正善反常也

君子之道未嘗曲也其有曲者遭時不得已而行之以權正也權者權其輕重所曲者小所正者大非不幸不可爲也若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答南子之拜之類是也

善反常者雖反常道志在於善也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

宋陸本大作泰今從范王小宋本蹊音奚王曰孔道謂空道也蹊邪徑也空道坦夷不之踐履蹊路微狹而遵之又乘大車必見覆敗憂其宜矣光謂踐田成徑謂之蹊大輿以象聖人之道人所載也五爲中和故曰孔道夷如夜爲小人故曰蹊路微如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

大虛謂神所宅也矢夫直臣也羡而過中故曰大虛既邪當日之晝故或直之或翼之得賢臣以正其邪也齊桓公得管仲行若狗彘彊伯諸侯衛靈公得仲叔圉祝佗王孫賈雖無道而不喪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訓測曰曲其故爲作意也

范王小宋本訓作馴今從宋陸本

次八羡其足濟于溝瀆面貞測曰羡其足避凶事也

面向也八爲禍中而當晝故邪其足者以避溝瀆也君子屈其節者以避禍患也其終也歸於向正而已法言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曰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上九車軸折其衡抈四馬就括高人吐血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二宋陸本抈作相今從范王本抈音月范曰抈折也光謂括結也行邪不已至於禍極故軸折衡抈四馬絓結而車上之人被傷也高人以諭在高位者○

方二州 部二家 差

陽家火亦準小過入差次二十三分二十二秒日次諏訾立春氣應斗建寅位律中太簇次五日舍營室差者過之小者也

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群雍物差其容

陽氣動開於東天道由於衆和物容差殊

差之象也

初一微失自攻端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

一爲思始其差尚微人未之見苟能自治不害於正也

次二寖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測曰寖其所好漸以差也

王本寖作寑今從宋陸范本好呼報切惡烏路切寖漸也所好謂利欲也所惡謂禍殃也二爲思中而當夜惑於利欲寖以差失將至禍殃也

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

王曰震懼也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能知其過常若將亡震懼自衛乃至暉光也

次四過小善不克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

小人偏介不協中庸過於小善不能至大也如尾生鮑焦要離之類

次五過門折入得彼中行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

范本彼作此今從宋陸本折之舌切家性爲差五爲中和如行已過門而能折入不失其中行也

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患也

六過於中跌已大矣過門不入遂至失所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

過以入禍故曰累卵當日之晝故能自危臨禍而懼則不失正安矣

次八足纍纍其步躟踓輔銘滅麋測曰足纍纍履禍不還也

范本躟踓作蹉躟王本作蹉衰今從二宋陸本蹉七何切躟汝陽切踓倉回切小宋曰躟踓急行皃光謂輔頰車也銘當作名目上爲名麋與眉同足纍纍其步躟踓謂邪行不已履禍寖深而不自知也故陷輔及名至於滅眉猶易之過涉滅頂凶也

上九過其枯城或蘖青青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

蘖牙葛切木斬而復生曰蘖過而不已至於禍極故曰過其枯城枯城者亡國之象也然當日之晝　能改過自新興衰起廢者也故曰或蘖青青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集註太玄經卷之二　心二

☵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童

陰家木準蒙

陽氣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

范曰立春之節萬物孚甲始出枝葉未舒故謂之童光謂陽氣微見地上故曰始窺

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昬測曰顓童不寤恐終晦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顓蒙之人不寤於學終亦歸於蒙昬而已

次二錯于靈蓍焯于龜資出泥入脂測曰錯蓍焯龜比光道也

王本龜資作元龜而注云灼于元龜資取吉凶之兆蓋經誤也焯與灼同比頻寐切泥滯泥之象脂所以爲明也二爲思中而當晝能以闇求明如錯蓍焯龜以決其疑出於滯泥而入於光明故曰比光道也比近也錯者錯綜蓍數以筮也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測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

小宋本奚不逝作奚不可逝今從諸家三爲成意如東方已明可以行矣而不能以行失時不學者也

次四或後前夫光鍚之光測曰或後前夫元光大也

次五蒙柴求兕其得不美測曰蒙柴求兕得不慶也

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

帷幕蔽明之物也六爲上福又爲盛多如人君延納四方之士無有壅蔽也辟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次七脩侏侏比于宋儒測曰侏侏之脩無可爲也

侏音株脩長也侏侏長大貌七爲七十年已長矣而當日之夜雖侏侏然長大其智識乃比於侏儒不免童蒙也以象居君子之位行小人之道也

次八或擊之或刺之脩其玄鑒渝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

刺七亦切不學而愚以至衰老陷於禍中故曰或擊之或刺之然當日之晝若尚能從學脩其玄鑒猶足以變禍爲福也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

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測曰童麋觸犀還自累也

諸家累作纍今從小宋本力遂切王曰處童之極當夜之位昬昧之甚不能自反者也童麋無角之麋光謂灰猶麋碎也九居童之極逢禍之窮如童麋觸犀麋碎其首不量其力愚之甚也

☳ 一方二州二部一家 增

陽家金準益

陽氣蕃息物則增益日宣而殖

宋陸本陽氣蕃息作陽氣茲蕃息王小宋本作陽茲蕃息今從范本陸范王本增益作益增今從二宋本二宋陸王而作如今

從范本

初一閒貞增默外人不得測曰閒貞增墨識內也

王本閒作間今從諸家墨當作默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多聞正道以益其德默而識之不見於外也

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

范曰方道也冥晦也王曰不增益其道而外自誇耀欲增其光反自冥也光謂君子○增修其道而榮名從之小人舍內而飾外求光而愈晦也

次三木以止漸增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

范本蓋作益今從宋陸王本王曰蓋掩也光謂君子之學如木根止於所生之土而枝葉寖長君子止於所守之道而德行日新法言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測曰要不克可敗也

四爲下祿而當夜無德而享其祿如要弱而增戴必不勝任矣

次五澤庳其容眾瀾攸同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

王曰如澤之庳下眾瀾所歸光謂五增之盛也眾共益之非謙虛何以致此哉

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

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貞測曰增高刃峭與損皆行也

七居上體而爲禍基可懼之地也家性爲○增增而不已必受其殃七當日之晝君子之道也故能每自裁損以保其安夫丘之所以傾者峭也若能每增其高輒刃其峭使之陂陁則終無傾矣此丘之正道也正考父三命茲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來剝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

剝他歷切削也貝富貨也役賤事也以富資而爲賤事貪求不已往雖得益來必被削故曰前慶後亡也

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坱埤測曰崔嵬不崩群士擂擂也

宋陸本坱埤作峽岬今從范王小宋本崔徂回切坱於兩切埤必彌切擂渠良切范曰坱埤山足也王曰擂擂者扶助之貌光謂九處增之極逢禍之窮然而免咎者以群士爲之助如高山之不崩以坱埤爲之足也

方二州 部二家 銳

陰家土準漸入銳次五三十一分一十三○秒雨水氣應

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

岑鉏簪切岑然銳貌銳道尚專

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

范曰郭索多足貌王曰郭索匡穰也吳曰匡穰躁動貌光謂荀子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敖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

用心躁也一爲思始而當夜家性爲銳故
有是象跳去委切足也
次二銳一無不達測曰銳一之達執道必也
二爲思中而當晝故曰銳一無不達咸有
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凶荀子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虵無足
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
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次三狂銳盪測曰狂銳之盪不能處一也
三爲思終而當夜狂者進不一之謂也盪
然無所守則不見成功也易曰晉如鼫鼠
貞厲
次四銳于時無不利測曰銳于時得其適也
四爲福始而當晝銳得其時者也故無不
利
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測曰
銳東忘西不能迴避也
背外也心內也五爲盛福而當夜小人知
得而不知喪見利不顧其害貪前忘後棄
內逐外者也
次六銳于醜含于五軌萬鍾貞測曰銳于醜
福祿不量也
醜衆也六爲上福又爲盛多當日之晝銳
之盛美者也君子之進取務合衆心而已
矣故能含容五軌萬鍾而不失其正也古
者度涂以軌軌者兩轍之間其廣八尺釜
十曰鍾鍾六斛四斗也五軌諭廣萬鍾諭
多
○次七銳于利忝惡至測曰銳于利辱在一方
也
范曰忝辱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
銳於利而蒙辱惡者也方嚮也辱在一方
者言其所以取辱者在於一嚮見利而不
思義也
次八銳其銳救其敗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
也
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見得而思義瞻前
而顧後雖銳其銳而常救其敗失故免於
殃咎也
上九陵崢岸峭陁測曰陵崢岸峭銳極必崩
也
陁直爾切范曰陁墮也崢謂崢嶸也峭峻
也崢嶸高峻將墮於下故言陁也
☷ 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達
陽家火準泰入達初一日舍東壁
陽氣枝枚條出物莫不達
宋曰自枝別者爲枚自枚別者爲條謂陽
氣動出萬物皆得其理無有鉤纏而不達
○陸曰枝條此言陽布施無不浹也
初一中冥獨達迵迵不屈測曰中冥獨達內
曉無方也
迵徒弄切范曰迵通也屈盡也光謂一思
之微者也故曰中冥當日之晝君子內明
默識通達無方者也
次二迷腹達目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宋陸本以不道明今從范本光謂二爲思
中而當夜內心不明則視外物亦不審矣
故不明於道而恃外察無益也以用也所

以迷腹達目由其用道不明故也
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測曰蒼
木維流内恕以量也
量力張切范曰維流枝枚垂下也瓜苞牽
蔓於地木不下其枝枚則不得藥而蔓之
而達於上光謂苞與匏同三爲進人近於
祿而當晝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不專其美如木垂其枝以逮於下故
瓜匏得而藥之詩云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測曰小達大
迷獨曉隅方也
扁必沔切陸曰獨曉一隅與一方言不知
四達也光謂扁扁狹小貌四爲下祿而當
夜故爲小利小人獨曉隅方不達大道所
得狹小不能救其所失也盆成括仕於齊
孟子知其必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測曰達于中衢道
四通也
五爲中和又爲著明當日之晝達之盛者
也
次六大達無畛不要上洫作否測曰大達無
畛不可偏從也
畛之人切六爲極大過中而當夜故曰大
達無畛畛田界也洫所以明田界也作治
也君子之道當有壇宇宮𨑔譬如大田無
界若不要而止之正其溝洫而作治於其
内則荒穢而不修矣不可偏從者田既廣
大從此則失彼也
次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
以不廢也
砭彼驗切王曰雖有砭割之損終獲全疾
之利賴利也光謂砭石之刺病也七爲刀
又爲禍始而當晝君子達於事變知禍之
至割愛去惡如砭割之去病雖有亡後得
其利不爲廢疾也
次八迷目達腹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内也
二在内體故曰迷腹八在外體故曰迷目
惑於外物以曉内明雖心知其非而不能
自克所以終敗也
上九達于咎貞終譽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
退也
九爲禍終而當晝君子知禍之窮守正而
退不失令名也
☳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 交
陰家火亦準泰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
小宋本作陰陽交泰雍容無疆今從諸家
矞音聿宋曰於七分息卦爲泰升陽在三
巳出地上也陸曰地下稱黃宮故地上稱
明堂矞矞皇皇休美貌王曰矞矞皇皇明
盛之貌
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測曰冥交不貞
懷非含慝也
齊與齋同范曰冥闇昧也交於鬼神必以
肅敬齋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
不以精誠神弗福也　思始而當
夜故有是象
次二冥交有孚明如測 曰冥交之孚信接神
明也

中而當晝君子能以明信交於鬼神者也

次三交于木石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

意始交於外而當日之夜交於愚人如交木石不能相益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

作福今從諸家王曰熏熏衆多之貌

次五鷽猩不獲其榮測曰交于鷽猩鳥獸同方也

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五居盛位　交物不以禮者也交不以禮而求榮耀安可　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之我有靈肴與爾殽之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焕光也

二宋陸王本閎閎作閣閣今從范本范王本肴作殽今從二宋陸本范本殽之或作散之圈求晚切王曰圈者殽羞之器待賢之道煥然有光交道之盛也光謂圈養畜閑也閎閎大貌靈善也肴骨體也殽之字當作餚餚啖也大圈以諭富有之君子小圈以諭無祿之士六爲盛多而當晝君子有祿樂與賢者共之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黍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

七爲敗損而當夜交非其人徒費而已范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鷽斯亦賊夫粮食而已矣

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廢也

八爲禍中交不以好而以兵者也故曰戈矛往來然當日之晝君子交兵所以沮亂禁暴不得已而用之不違於正故無悔也夫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上九交于獸伐不貞覆于城猛則噉測曰交于獸伐奚可遂也

九爲禍窮而當夜小人交獸爭勝不以其正覆國喪家者也以桀攻桀德不相殊則以猛噉弱而已無有優劣也

一方二州三部二家　耎

耎與軟同陽家木準需入耎初一日舍奎入次九八分二十秒日次降婁驚蟄氣應斗建卯位律中夾鍾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

難乃旦切

初一赤舟方鋭利進以退測曰赤舟方鋭退以動也

范曰赤舟草木萌芽也光謂萌牙之生必先屈如君子退讓而身益進也

次二耎其心作疾測曰耎其心中無勇也

二爲思中而當夜家性爲耎以無勇爲病者也春秋傳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次三耎其郄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測曰耎其郄體不可肆也

郝與滕同拂扶勿切王曰拂戾也光謂三在下體故曰耎其郝雖不得自肆終未違於常道也

次四耎其哇三歲不噣測曰耎哇不噣時數失也

哇於佳切噣竹用切又音晝王曰哇喉也光謂四爲下祿又爲條暢而當夜可語而默者也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次五黃菌不誕俟于慶雲測曰黃菌不誕俟逑耦也

○二宋陸本作救禍也王本作俟執偶也吳曰執古仇字今從范本逑音仇王曰居中體正爲耎之主而又得位當晝黃菌謂靈芝也誕生也靈芝未生將待慶雲同表嘉瑞須待之義也光謂逑匹也芝不生者俟慶雲士不進者俟明君君明臣賢相匹偶也

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菑測曰縮失時坐逋後也

菑與災同王曰地居過滿而又失位過夜乖於處耎之宜是縮而失時者也光謂君子進退消息與時偕行六過中而當夜退縮後時則菑承之矣

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歾測曰詘節共歾內有主也

詘與屈同歾與沒同王曰能執其心則爲有主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屈身而伸道者也故曰屈其節執其術君子外雖遜順而內主正直執是道也與之共沒其身而不變者也

○次八窾枯木衛振其枝小人有耎三却鉤羅測曰窾木之振小人見侮也

王小宋本振作抿小宋本枝作柯今從宋陸范本范本却作郄今從諸家窾音款

上九悔縮往去來復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

居物之上陷於禍極苟能悔而自縮猶不失道也故往則遂去不返來則復得其所也

二方二州一部三家 徯

陰家金亦準需陸曰徯待也

陽氣有徯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願

初一冥賊徯天凶測曰冥賊之徯時無吉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包藏禍賊之心必受其殃

次二冥德徯天昌測曰冥德之徯昌將日也

小宋本昌將日作昌將有日今從諸家王曰以德徯時昌時不日而至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積德於隱而蒙福於顯昌美之至將無日也

○次三徯後時測曰徯而後之解也

王本作徯而後時今從諸家解與懈同三爲思終一不得其中而當夜懈慢後時者也

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徯穀測曰詘角直足不伎剌也

伎音寘剌郎達切四爲角爲下祿而當晝穀祿也伎與忮同很也剌戾也屈其角不與物校也直其足行不失正也不爲很戾可以待福祿也

次五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庳徯空測曰宮庸

之爵不可空得也

五爲宮爲宅小人而逢盛福如大爵集于宮庸爵集于倉可以得食集于宮庸何所待也小德庳而位高之象也

次六徯福貞貞食于金測曰徯福貞貞正可服也

金者堅剛之物六爲上福而當晝徯之盛者也正以待福雖金可食況其餘乎正可服者可以服行以待福也

次七徯禍介介凶人之郵測曰徯禍介介與禍期也

介介犇邪之貌郵過也七爲禍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八不禍禍徯天活我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

王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訧音尤罪也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非罪而逢禍者也儻審己之道不以禍爲禍天道福善必將生我也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上九徯尫尫天撲之顙測曰徯尫之撲終不可治也

撲普卜切王曰尫者疾病仰向天光謂撲擊也顙額也小人不慎其初陷於禍極乃始尫尫然俟天之救已天且益降之禍矣故曰天撲之顙

☰ 一方 三州 一部 一家 從

陽家水準隨

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嶽物企其足

宋曰陽氣踊躍在淵澤田嶽者謂其高下備矣萬物亦企其足而隨之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

嬪婦也基始也一爲思始故曰幽冥月始過朔潛隨日行若婦之從夫人君有爲始發慮於心而同德之臣已從而應之不諫而叶也

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也

旭旭日初出之貌醜類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如日之方出旭旭然反復思慮未知所之之善則善朋從之之惡則惡朋從之故曰朋從爾醜

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

三爲思終又爲進人而當晝君子率性自從於善不待攻治也證當作正

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測曰鳴從之亡奚足朋也

王本朋作明今從諸家匡與筐同君子修德而人自從之鳴而求從不足善也施之夫婦則喪配偶而不獲所求矣易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次五從水之科滿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

王曰水之從下自然之理五既得位當晝爲從之主物之從者如水之從科科者坎也滿科而已不復過越得中之道

次六從其目失其腹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

王曰從其耳目之好而失其心腹之安大從其欲亡之道也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徇

外欲而亡内德者也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黄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

小宋本雄作雄音雄今從諸家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去惡從善如雄黄能去惡肉生善肉也

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逐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

小宋本作訟不淑今從諸家宋曰不可辨訟而解光謂小人從於不善禍發如飛不可追治也

上九從徽徽後乃升于階終測曰從徽徽後得功也

范本升作登今從諸家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進

陰家火準晉入進次六日舍婁

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

王本引作承今從諸家宋曰萬物隨之而出溱溱然盛也

初一冥進否作退毋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王曰失進之道退之本也故曰作退毋先謂一爲思始而當夜潛進而不以其正者也

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

王本無可字今從諸家

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

王本狂作往今從諸家三爲思外過中而當夜妄進者也故曰狂章章章失據貌

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測曰日飛懸陰君道

四爲福始而當晝君德進盛明無不燭如日飛登 離陰絶遠萬物融融然莫不昭明也

次五進以欋疏或杖之扶測曰進以欋疏制于宗也

王本欋作攉制作掣范本宗作尊今從二宋陸本宋陸王本杖作枝今從范本

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測曰進以高明其道迂也

范曰迂遠也光謂六爲隆福而當晝君子進德高明受福無疆也

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測曰進非其以毁滋章也

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不以其道進升高位衆毁滋章塞耳而滿也

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測曰進淵用船以道行也

范本測作進淵且船今從諸家淵者險難之象八爲禍中故曰進于淵用船則淵可濟濊道則難可涉也

上九逆馮山川三歲不還測曰逆馮山川終不可長也

馮古憑字九爲窮禍而當夜小人進不以道至於上極而陷於禍不能自返者也

一方三州三部三家 釋

陽家木準解入釋次三二十六分一十一秒春分氣應

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税其枯而解其甲

稅與脫同宋曰震動也圜陽形也范曰煦暖也

初一動而無名首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

王本作動能無名今從諸家首就也謂成功也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動於微眇化育萬物百姓見其成功而無名焉故曰動而無名首

次二動于響景測曰動于響景不足觀聽也

響應聲景隨形皆動不由已者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隨人而動如響景然故不足觀聽也

○次二風動雷興從其高崇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爲也

二宋陸本從其高宗作從其高宗王本作從其道直高崇今從范本三爲成意而當晝君子動作之迹始見於外如風雷之益萬物故其功業日就高崇也

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

丘陵以諭高澤以諭下四爲福始而當夜小人之動務在升高而不顧其下則不免孤危也

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測曰和釋之脂民説無疆也

宋陸本和釋之脂作和釋脂民王小宋本作和釋脂今從范本說與悅同范曰和脂喻濡協也夷平也光謂五爲中和居盛位當日之晝聖人得位布其德以和協四國莫不夷懌也

○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

喪息浪切六居二體之内而近於五廷之象也夫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以德懷近則近和以威懾遠則遠正今用震於廷失其所宜故和正俱亡也

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詢測曰震震不侮解恥無方也

漱素侯切詢呼漏切漱澣也詢恥也震震有威嚴之貌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有威嚴之德人不敢侮故可以澣濯其恥也

次八震于利顛仆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

小人見利而動以陷禍中利與死偕而不自知也

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

宋陸本彼作皮今從范本説與脫同穀生也九爲禍窮故今獄也在釋而當晝故後穀也

○

一方三州二部一家　格

陰家金準大壯格拒也

陽氣内壯能格乎群陰攘而卻之

攘汝陽切卻去略切

初一格内善失貞類測曰格内善中不宵也

范本宵作省今從諸家吴曰宵與肖同引漢書入宵天地之貌宋曰宵類也類法也光謂善惡之原皆由乎思一爲思始而當夜拒善而納惡故失正類二爲思中而當晝拒惡而納善故幽正

次二格內惡幽貞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
范本作幽貞類今從諸家幽者內潛於心
之謂也
次三裳格鞶鉤渝測曰裳格鞶鉤無以制也
二宋陸本制作製王作掣今從范本范曰
韋帶曰鞶鉤所以屬鞶也王曰鞶鉤所以
束其衣裳而反格拒之故當渝變而失宜
也光謂三居下體故曰裳三爲下上而當
夜臣拒君命不受約束必有變也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
范曰畢罔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
之始得位者也得位則可以用法正邪而
禁暴矣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測曰膠漆釋信
不結也
射食亦切王曰物相合者莫若膠漆角木
之爲弓格而離之其可射乎光謂五性信
又爲膠爲漆爲弓矢格者物相拒不合之
象也弓以膠漆附合角木故可射君以信
固結臣民故可使五以小人而居盛位不
能以信結物上下離心故曰膠漆釋弓不
射角木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奕測曰息金消石美
日大也
范曰奕大也王曰所息者金所消者石所
失者至小所得者光大光謂息生也生金
而消石以美拒惡之象也六爲上祿而當
晝君子道長而消小人者也故曰往小來
奕
○次七格其珍類龜緺厲測曰格其珍類無以
自臣也
緺古蛙切范曰龜爲印緺爲綬光謂君子
以善類自正故能保其福祿七爲綬又爲
禍始而當夜小人拒善類而不受者也拒
其善類則拒其福祿也棄善失祿危孰甚
焉
次八格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鬄憂否測曰
格彼鞶堅義不得行也
王本鞶作磐今從諸家鬄音惕
上九郭其目鷸其角不庳其體撲測曰郭目
鷸角還自傷也
鷸音矯撲蒲角切范曰撲擊也王曰郭目
張目也鷸角高其角也光謂格者用壯拒
物者也九居其上用壯之極逢禍之窮當
日之夜小人張目高角以拒於人不卑其
體故爲物所擊還自傷也
方三州 部二家 夷
陽家土準豫入夷次三日舍胃夷傷也平
也不　物則不能平矣舊準大壯非
○陽氣傷鬄陰無救瘣物則平易
鬄音惕瘣戶悔切宋曰鬄去也陸曰陽氣○
壯故夷傷陰而鬄除之瘣病也爲陽所傷
故病也萬物無陰害故平易也光謂鬄鬄
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鬄陽氣剃鬄群陰
陰不能自救其病然後物得生殖而平易
矣
初一載幽貳執夷內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
也
范曰載始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發慮
之始幽而未顯貳謂義利也二者交爭君

子能取義而捨利執坦夷之心養浩然之氣自得於內無求於外者也子夏曰吾戰勝故肥法言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

次二陰夷冒于天罔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　心二　二十五

陸曰天罔雖疏不失惡也光謂二爲罔又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爲隱慝陰傷於物自以爲人莫能知也然冒于天罔天必誅之老子曰天罔恢恢疏而不失

○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

二宋陸王本嗄作嚘今從范本號胡刀切嗄所　嚘於求切王曰嚘氣逆也光謂嗄聲變也三爲成意而當晝君子含德之厚至乎以易如嬰兒雖三日啼號而聲不變者和柔故也老子曰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

飫依倨切王曰牙既平無可以食徒猶空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光謂四爲骨爲齒又爲福始而當夜小人貪祿以自傷者也故曰夷其牙牙傷則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屬而已

次五中夷無不利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

宋陸本其道多作利其多今從范王本王曰平以御於物物所歸往何不利之有乎五既居中體正得位當晝是其中物然平易也光謂五居盛位而當晝能平易其心○以待物者也則物無遠近皆歸之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次六夷于廬其宅丘虛測曰夷于廬厥德亡也

德者君子之常居也六過中而當夜小人始毀傷其德喪其安居者也　心三　二十六

次七幹柔幹弱離木艾金夷測曰幹柔柔勝彊也

宋陸本測柔幹柔勝彊也范本幹柔艾金弱勝彊　幹柔弱勝彊也小宋本柔幹也離柔勝彊也今幹柔從王柔勝彊從宋陸本艾魚廢切王曰雖居過滿而得位當晝得夷之道是能以柔弱之物夷平於堅剛也光謂離木如汲綆之斷井幹艾金如越砥之厲刀劒以弱勝彊終就平夷也

次八夷其角厲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

八爲禍中而當夜小人用威而傷自危之道也

○上九夷于耇利敬病年貞測曰夷耇之貞懸○車鄉也

陸曰致仕而歸於鄉黨也王曰設其衰病與高年貞之道也光謂九爲九十又爲極君子老而辭位自處平易者也賢者以老病而歸人君所當欽奉也

☱ 一方三州二部三家　樂　心三　二十七

音洛陰家水亦準豫入樂次七三分一十八秒日次大梁清明氣應斗建辰位行中姑洗

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

淖奴教切和也清明之初陽始發出幽奧

舒展疊積之物皆得和淖而喜樂也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内也

范曰款款獨樂貌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獨樂其身而不能與衆共樂者也

次二　不可知辰于天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

曰謂行德政使民懽樂若天時然民不知政之　爲也

○次三不宴不雅嘄呱啞咋號咷倚戶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

王本嘄作嘷今從諸家嘄古弔五弔二切啞音厄咋音責王曰嘄呱啞咋皆歡笑之聲也光謂宴安也雅正也三爲成意而當夜棄廢禮樂沈湎淫泆廢禮則不得其安廢樂則不得其正雖嘄呱啞咋苟窮目前之樂其憂患何遠哉近倚戶外而已詩魚藻刺幽王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次四拂其繫絶其纗佚厥心測曰拂繫絶纗心誠快也

繫與系同纗戶圭切拂去也纗維綱中繩也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志道樂以忘憂外物不能累佚莫光焉故曰拂其繫絶其纗佚厥心

次五鍾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測曰鍾鼓喈喈樂後悲也

嚌側皆切嚌嚌哀思之聲五以小人而享盛福恣其淫樂樂極必悲盛極必衰也

○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

般蒲干切王曰六居盛位當晝之時爲首之主無間者天地之間萬物咸樂人神鳥獸各遂其性而般遊光謂般樂也六爲隆福爲盛多爲極大太平之君子兼利萬物無有間異民神禽鳥靡不得所樂孰大焉四爲下祿獨善其身六爲上祿兼利天下者也

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

宋陸本畢作早今從范本要於宵切王曰要約也光謂嘻嘆聲也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樂極禍來人鬼共嘆大命近止而不自知也

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

王曰樂道將極又居禍中危之道也然而得位當晝善於補過是於嘻嘻笑樂之中而能自懼則無愆過與憂虞矣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嗟資○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

幾音機嗟資與嗟咨同陸曰幾危也王曰居樂之極而又當夜故不待移日而悲至矣則哭泣嗟咨也光謂三者戒之於思五者戒之於福九者戒之於禍大指皆言樂不可極使人始終反復常念之也

𝌞一方三州三部一家　爭

陽家火準訟

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

汜敷梵切施式豉切頗普何切儀宜也陽

氣氾施平均物皆爭進求遂其宜也詩由
儀美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初一爭不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
陸曰素質也王曰爭不爭謂爭於未形之
時不見其迹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君
子執道之素爭於不爭之地外無其迹而
物莫能勝也
次二嚇河臞測曰嚇河之臞何可怘也
嚇呼嫁切臞其俱切瘠也怘與怙同口拒
人謂之嚇河之潰溢誰能拒之而臞瘠之○
○人不量其力乃欲以口嚇之何足恃也詩
云反予來赫
次三爭射齦齦測曰爭射齦齦君子讓鄰也
范本齦作闇今從宋陸王本射神夜切齦
音銀王曰君子之爭惟射而已齦齦動至
之貌讓鄰與讓相近也其意讀齦爲愬也
光謂齦與闇同闇闇恭讓貌孔子曰君子
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
次四爭小利不酋貞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
昬也
曰爭不以道而爭於小利焉宜其不
成貞之矣
次五爭于逵利以無方測曰爭于逵爭處中
也
范曰五處中位故稱逵逵九達道也光謂
五爲中和而當晝君子執道之要統理之
會應變無方物莫能爭
次六臂膊脛如股脚䐜如維身之疾測曰臂
膊之脛臣大隆也
○王小宋本脛作胵其意音迭腫也今從宋○
陸范本范本測曰臂脛如股今從宋陸王
本范曰枝大於幹臣大於君皆爲疾也光
謂臂膊脛如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䐜音
嗔肉脹起也六以陰質過中極大如臣之
彊盛君不能制者也賈誼曰天下方病大
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亨于王前行測曰干矛
之爭衛君躬也
王本爭干及矛作爭于及方測曰于方之
爭今從諸家宋陸本用亨于王前行作用
享王于前行今從范王本軸與冑同行戶
郎切七爲禍始用兵以爭者也故曰爭干
及矛冑用兵以爭不以其私而從事吉孰
大焉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測曰狼盈口不顧害
也
王曰狼之噬物盈口是爭不知後有害之
者矣光謂狼性貪務盈其口而不知矢在
其後如小人爭利而不顧其害也天文弧○
○矢星在狼後
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
所掣也
宋陸本測知所掣作製范本作制今從王
本掣尺制切王曰爭之極者莫如虎鬬而
相牙必有死傷之患若能懼於患害自掣
而退乃可以全物不可以終爭故於爭極
而見自退之象所以能當自退之道者以
陽當晝故也光謂掣引也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　務

陰家木準蠱入務次四日舍昴

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

陽氣勉務而生物物咸順其心而自喜總其事而不二也

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

范本作初一始用無方今從宋陸王本宋陸王無人字今從范本一爲思始何以應變無方然當日之夜非小人之所能爲也故曰小人亦用罔罔無也

○次二新鮮自求珍潔精其芳君子攸行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己也

王本芳作方行作臧今從諸家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精潔其心將以有爲者也

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

宋陸王本其體不全作其體全今從范小宋本掣尺制切三爲思終而當夜小人觸情而動喪心虧體者也

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測曰矢及蓋車厥道然也

二宋陸測矢及蓋車作見矢及蓋范作矢及蓋今從王本范曰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而後乃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

綸音須杉帛也王改作褕音遥范曰蜘蛛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綸之利也光謂五爲織爲衣爲繭小人事非○其事勞而無功故有是象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臧若測曰華芳用臧利當年也

范本無實字今從宋陸王本六爲極大務之大成者也務之大成莫若全德華實兼茂年時方盛何則用不臧也

次七喪其芳無攸往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

喪息浪切范曰七爲失志故德衰也

次八黃中免于禍貞測曰黃中免禍和以正也

王曰八居過滿幾於禍者也而得位當晝以居　之中是得黃中之道以免咎悔者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以中正爲務雖禍不害也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隊與墜同王曰處務之極而失位當夜則其所務　業雖成必敗如陰成雨墜必至之理其可救乎光謂萬物營爲務成終敗○所以然者小人功成驕惰不能盡其天命○也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事

陽家金亦準蠱

陽氣昜昭職物咠信信各致其力

范本昜作冒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言陽氣勸昜萬物　膏叢夾各明其職物則伸伸自竭其力各從其事也務者有所營爲事者各職其事也

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測曰事無事以道行

也
王曰萬事皆理豈有為也哉正其本而已
然則處陽當晝居事之始能正其本者也
光謂一為思始心精之源萬事之本也君
子澄其源正其本則事無不　矣老子曰
無為而無不為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諏喪其哲符測曰不咨
不諏其知
諏與諏同子侯切又子于子切知與智同符
者所　瑞也三為思中故曰事在樞樞○
○者榮辱安危所係之地也事方在樞思而
未行宜訪問於善以求至當而當日之夜
愚而自用不咨不諏以喪其智符也堯稽
于衆舜樂取於人以為善孔子每事問
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氂測曰時往時來不
失趣也
王本無容字今從二宋陸范本三為成意
思慮既成當決志而行一失其時悔無所
及故曰時往時來間不容氂言得失之間
相去微也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測曰男女事非厥務
也
王曰事非其事必之於凶男而女事事失
之甚何不代之字育手四失位當夜乖於
其宜故云然也光謂男代女事則家凶君
奪臣職則國亂明事各有常也
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測曰事其事職所任
也
王曰假錫與也光謂事其事者事其所當
事也各居其職故王予之食受福祿也○
○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測曰任大自事奚
可堪也
六過中而極大力小而任重者也故曰任
大自事事方大來故顛覆不救也
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測曰丈人扶孤小
子知方也
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不失事事之
宜　人有扶持孤弱之事小子亦知提
壺以致養也
次八女男事十年不誨測曰女男事終家不

亨也
范本作男女事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君位
過滿而失位當夜乖事之宜是女代男事
十年者數之極也不誨者不可教也光謂
女任男事則家不亨臣侵君權則國不昌
十年以往力勢已成不可復制故女不承
男之教臣不受君之命也
上九到耳順止事貞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
行也
到與倒同止與趾同九為禍終而當晝能○
○納忠　不失正順者也忠言逆耳利於
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集註太玄經卷之二

集註太玄經卷之三　心三

𝌡 方一州 部一家 更

更居亨切陰家水準華入更初一二十分九秒穀雨氣應次八日舍天畢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宋曰在天稱飛

初一冥化否貞若性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

少詩照切一爲思始而當夜幼少之時習於不正如其天性不可復改也賈誼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少更方者道變於幼少之時也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七者陽之盛也九者陽之衰也軫輪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消息盈虛隨時盛衰如輪之轉應變無窮不失至當也

次三化白于泥淄測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

王曰凡改更之道貴於變惡從善今反爲泥淄失更之宜光謂淄黑也三爲思上而當夜與不善人居如以白物涅於泥中與之皆黑也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

王本不利字下更有我否非其有恥六字今從諸家四爲福始而當晝變更之小得者也變更小得合於民望用無不利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

王曰五居盛位而當夜是改更之道大不得其所牛反童之馬反角之不今不古無其事也光謂無角曰童小人得位妄變法度反易天常既不適於今又不合於古若劉歆王莽之類是也

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于王之更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

諸家皆無王字今從范本杭與航同舟也水舟陸車理之常也如履雖新必施於足冠雖敝必冠於首然湯武違節應天順人君臣易位其道當然不得不變也

次七更不更以作病測曰更不更不能自臧也

諸家本皆作能自臧也今從王本七爲禍始而當夜俗化之敝失於當更而不更故也董仲舒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次八駟馬跙跙能更其御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

范本作而更其御今從宋陸王本跙才與切范曰跙跙不調也王曰得位當晝更之以道駟馬跙跙行不進也更以良御乃得其宜光謂八爲禍中故曰駟馬跙跙以象國家不安也然當日之晝故曰更其御也更御以象改任賢人使修政治也

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代測曰不終之代不可久長也

范本無久字今從宋陸王本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不終其德驕淫失位人將代之也

𝌢 方一州 部二家 斷

陽家大準夬
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能有斷決
范本作動而能有斷決王本作動而能斷
決今從宋陸本
初一斷心滅斧冝其繩矩測曰斷心滅斧內
自治也
一爲思始而當晝能以法度內斷於心而
人不見其迹者也
次二冥斷否在塞耳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
二爲思中而當夜心識蒙闇不能決斷○雖
有嘉謀不知適從聽之不聽故曰塞耳也○
次三決其聾⿰鼻圭利以治穢測曰決其聾⿰鼻圭利
謀也
⿰鼻圭丁計切王曰⿰鼻圭鼻疾也光謂三爲成意
而當晝能決去蔽塞通納善謀者也
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測曰斷我否食可
恥也
四爲下祿而當夜處非其位食非其祿不
能自斷而去誠可恥也
次五大腹決其服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測

曰大腹決脫斷得理也
王本服作服今從諸家五爲著明而當晝
斷之盛者也大腹決不容奸也其服脫所
存大也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測曰決不
決辜及身也
六過中而當夜當斷不斷仇讎不遠必將
受其戮辱者也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測曰庚斷
甲義斷仁也
○范曰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
也光謂庚金主義甲木主仁七爲刀有用
刑之象君子以義斷仁捨小取大然後有
治平之美也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次八勇侏之傦盜蒙決夬測曰盜蒙之決妄
斷也
小宋本傦作儆音移今從諸家王本無夬
字今從之宋陸范本侏音株傦音伐范曰
無道爲侏反義爲傦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

利征亂也
九爲兵爲鉞又爲禍極故曰斧刃蛾蛾匠
人執斧以伐木君子秉義以征亂
二方一州一部三家　毅
陰家木亦準夬致果爲毅夬揚于王庭故毅
兼有言語之象
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信與伸同宋曰善而不撓爲良
初一懷威滿虛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懷威滿心恃力滅
○義者也
次二毅于心腹貞測曰毅于心腹內堅剛也
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守正堅剛不可奪
也
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測曰戴
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三爲成意而剛毅外露故曰戴威滿頭君
子居之則自以爲不足小人居之則自以
爲有餘
次四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測曰君子說器

言有方也

范本言作人今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之言皆有法度適用如器柔而不懦毅而不愎也

次五不田而穀毅于棟祿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

宋陸王本棟作棟今從范本五當日之夜無德而享盛祿剛果所施施於擇祿而已故曰不田而穀毅于棟祿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次六毅于棟柱利安大主測曰毅于棟柱國任彊也○

六爲上祿而當晝國之大臣忠力彊毅能勝其任以安社稷者也

次七觬羊之毅鳴不類測曰觬羊之毅言不法也

范曰觬羊大羊也光謂羊很物也類善也

七爲禍階而當夜小人剛很言無所擇不顧法度也

次八毅于楇貞君子攸名測曰毅于楇貞不可幽蔀也

宋陸本蔀作都王作郤今從范本蔀蒲口切王曰八居禍中故毅于禍而當位當晝不失其貞是君子之所名也光謂君子守正遇禍剛毅不撓身雖可殺而名不可掩也蔀覆也

上九豨毅其牙發以張弧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

王本吏作人今從諸家豨音喜王曰居毅之極位且當夜若野豕之毅其齒牙必有張弧之斃也光謂豨大豕也小人極毅以○取禍如豕毅其牙適足自招射獵而已

○☰ 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裝

陽家金準旅入裝次四三十八分三十二秒日次實沈立夏氣應斗建巳位律中仲呂裝治行也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

陸曰陰氣據下故陽裝束志在去也

初一幽裝莫見之行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

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見微潛有去志而人莫知之也

次二鶤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測曰鶤鵝之慘懷憂無快也

宋陸本慘作㦧今從范王本鶤音哥又音加或作鳴乘時證切又食陵切王曰鶤鴈也失侶後時慘于寒冰然後翼風之南內懷其侶憂而無快乘者四鴈也光謂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乘匹也鴈避寒就溫自北徂南猶人之去危就安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懷寵眈祿不能避患於微如鴈之內懷其乘而不能遠遊也易曰係遯有疾厲

○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

三爲思上而當晝雖爲羇旅往得其志故或承之喜也

次四鶤鷄朝飛踤于北嚶嚶相和不輟食測曰鶤鷄朝飛何足賴也

宋陸本踤作啐王作跨今從范本鶤與鵾

同古魂切踤與萃同又慈恤切王曰大鳥
朝飛宜就陽以自　反之於壯失其所向
雖相和嚶嚶然終不轂其求食之意旣失
其道亦何利焉
次五鴻裝于淄飲食㖸㖸測曰鴻裝于淄大
將得志也
次六經六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貫測曰經六
衢商旅事也
王曰六衢九路無所不歷勞而求利者小
人之事也光謂六爲盛多而當夜小人周
○流天下不限其行非爲行道也其志徇利○
而巳與商賈無異也
次七裝無𩀱利征咎測曰裝無𩀱禍且至也
宋陸王本𩀱作離今從范小宋本𩀱與儷
同音麗
次八季仲播軌泣于道用送厥往測曰季仲
播軌送其死也
范王本泣于道作泣于之道今從宋陸本
上九裝于昬測曰裝于昬尚可避也
王曰處裝之道宜處於先今居極位顛失
違難之道然得位當晝如整裝避禍於昬
昧之時雖云太晚猶可避也光謂九爲禍
終而當晝君子遇禍之窮裝而去之雖於
時巳晚猶愈於宴安不去者也

一方一州二部二家　衆

陰家土準師入衆次四日舍箕觿次八日
舍參
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嫥大衆多
信與伸同嫥音護陸曰嫥美貌
○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于田○
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臧也
王本穀作轂今從諸家王曰班布光謂一
以幽微在兵之初兵端巳萌而未著者也
故曰冥兵始夫兵者不祥之器人聞之驚
遽故曰火入耳農輟其耕爲給餽餉食馬
以穀爲將用之尸布于田言死者多也
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賔之温測曰兵無
刃德服無方也
王本麟作隣今從諸家陳直刃切范曰麟
獸有角不觸王曰二居下體之中而又得
位當晝得衆之宜故能兵不交刃師不置
陳而彊鄰敵國皆或賔之光謂二爲思中
而當晝君子修德於心而四海率服兵無
所用故曰兵無刃師無陳賔者自外來者
也麟或賔之象有武而不用也温者不威
暴也
次三軍或纍車丈人推孥內蹈之瑕測曰軍
或纍車廟戰內傷也
宋陸本丈作大孥作弩王本摧作推孥作
○奴今皆從范本三爲思終未戰而先謀於○
內者也車被纍絓覆所載也丈人家之長
也孥妻子也謀之不臧如丈人而自摧毀
其家也夫敗豈外來哉由在內之時巳踐
瑕釁故敵人得而乘之孫子曰未戰而廟
筭不勝者　筭少也
次四虎虓振厥豹勝其私否測曰虎虓振厥
如鷹之揚也
王本勝作騰今從宋陸范本二宋陸范本
私作秘今從王本虓許交切厥許金切否
方九切范曰虓怒聲也振厥盛怒貌王曰

處衆而近尊位將師之任也得位當晝善用其衆如虎之虓振起厥輿也光謂四爲下祿得位用衆者也虎豹皆武猛之象用兵者雖鬬如虓虎時惟鷹揚然不以之爭利決忿能自勝其私心故可用而不用也法言曰或問武曰克能勝其私曰克

次五躆戰喈喈若熊若螭測曰躆戰喈喈恃力作王也

躆與踞同當作劇劇甚也五居盛位而當夜恃力取勝不足以服天下也

○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

王本維作倏今從諸家詘與屈同屈腹猶言服其心也六爲極大而當晝王者之兵非務殺傷憚之而已故如雷如霆以威聲震之使其心服也詩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白虎通曰戰者憚也

次七旌旗絓羅干鉞蛾蛾師孕唁之哭且䁲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

范王本鉞皆作戈今從宋陸本絓戶卦切唁音彦䁲莫佳切范曰孚生曰唁竊視稱䁲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師之覆敗者也旌旗絓羅干鉞蛾蛾敗亂之貌也師衆也夫死婦孕氏之愁苦尤劇者也衆孕相唁既哭且竊視其上怨恨之也

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輿尸測曰兵衰衰不血刃也

衰衰罷獘貌八爲疾瘀爲耗爲剥落爲禍中而當晝能罷獘敵國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測曰刃缺柯折將不足往也

王曰往必見血而自傷也光謂九爲用兵之極逢禍之窮窮兵而不知止者也

二方一州二部三家　密

陽家水準比密者比近也周密也

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

王本咸作盛今從諸家王曰丸蘭盛大貌萬物乘陽氣皆盛大周密而無間隙也光謂陽氣上而親天高之極也

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

宋曰事書皆密故以無方言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潛心於密以立事定功人莫能窺者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

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測曰不密不比違厥鄉也

比頻寐切下同君子愛近以懷遠小人反是二爲思中而當夜不能懷近而勞心於遠即就也次旅舍也違去其鄉而欲就次○於旅舍捨近而圖遠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測曰密于親爲利臧也

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愛其親則知愛人之親推其心以及佗人故曰利以作人

次四密于腥臊三日不覺穀測曰密于腥臊小惡通也

王曰密于腥臊親惡德也光謂四爲外佗而當夜與不善人相親者也與不善人相

親久則化之矣孔子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則與之爲一矣小惡通者始於小惡弗去久則與之通而爲一也殽混殽也

次五密密不鏬壙于天測曰密密不鏬並天功也

鏬呼嫁切壙音頻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時明君親於可親故曰密密不鏬謂無間隙也如比則能功配於天矣光謂密密不鏬者君臣百姓靡不親密無有間隙也○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

六爲禍終而近於禍故比于大惡而或益之憂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異類相匹適足自累也易曰比之匪人

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測曰密口小鰓賴君達也

王本無無字小宋本無作其今從宋陸范本范小宋本達作逢今從宋陸王本鰓蘇來切

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

齦語斤切王曰齒之與齦相親者也或琢其齒而依其齦則失其所親矣

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測曰密禍之比終不可奪也

九爲禍極而當晝君子同志相比堅不可奪先相謙下則其志益親故雖遇大禍而終得其死力也○

○𝌧一方一州三部一家　親

陰家火亦準比入親次八日舍東井一十六分七秒小滿氣應親者相愛厚也

陽方仁愛全眞敦篤物咸親睦

陽氣純粹故曰全眞

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閑也

王本無親字今從二宋陸范本王曰居親之初而失位當夜失其親道非其膚謂疎遠之人非其肌膚之親而或親之則其志齟齬不相入矣心相防閑失其親道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親非其親者也外雖相親內志不合終必乖離閑者隔礙不通之謂也

次二孚其內其志資戚測曰孚其內人莫間也

范本內作肉間作閑王本內作肉間作閑今從宋陸本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以誠信相親之深者也故曰孚其內○

○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侮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

王本不迓侮作逆侮今從宋陸范本蜾音果蠃郎果切螟音冥蛉音零屬之欲切螟蛉桑蟲蜾蠃蒲盧也屬綴也迓侮猶言御侮也三爲思終而當夜小人不能屬綴其親以御外侮而使之乖離與佗人相合如螟蛉不能自育其子而爲蜾蠃所取也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次四賔親于禮飲食几几測曰賔親于禮賔主偕也
王曰几几有法度也光謂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以饗燕之禮交通親愛者也賔所以親親其有禮不在飲食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賔主偕言皆有禮也
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
比頻寐切王曰五雖居中而失位當夜當厚者不厚則其所比附之人皆將去之光謂不能親其所當親厚其所當厚使比近之人皆棄之而走失類孤立危無日矣子太叔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次六厚厚君子秉斗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
六爲盛多而當晝能親其所親厚其所厚者也夫君子厚近而遠者至親親而疏者附如斗居中央而衆星拱之故曰君子秉斗

次七高亢其位庳於從事測曰位高事庳德不能也
宋陸本從作周范作同今從王本庳便是必至二切又音甲王曰七居過滿之地失位當夜位雖高亢而所行之事則甚庳細也
次八脁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測曰脁附之行不　材也
宋王本脁作脯幹作乾行作往王本附作腑今從范　本餱音侯范曰削曰脁脁附如脁之附木王曰有脁附之親而生乾餱之怨　君子去之詩云人之失德乾餱以愆光謂脁附以諭族人附著宗主也民雖微賤猶當分乾餱以濟其親也脁附之親至薄也猶當以乾餱收恤之況良幹而棄之乎此微子所以歸周也
上九童親不貞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
荄古哀切宋曰謂自盡其根荄也王曰居親之極而失位當夜若童昏之人所親者必不正矣

三方一州三部二家 斂
陽家木準小畜
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
陸曰謂陰小斂萬物之根荄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
貸它代切自一至三微而未著故皆有斂小之象一當日之晝君子賦斂薄而有常不稱貸於民故利用安人正國一曰貸當貳吐得切
次二墨斂韱韱寖我匪貞測曰墨斂韱韱非所以光也
小宋本韱作懺王本寖作寢今從宋陸范本韱息廉切范曰韱韱少也光謂墨貪也小人貪於聚斂喜見小利漸而入於匪正非所以爲光美也
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
王曰三得位當晝得斂之宜見小勿用是因我滋　以至扶疏盛大也光謂物方微

小君子養之以俟　大而後取之禮不靡
不卵不刳胎不殀夭草木零落然後入山
林皆此意也
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測曰斂利小刑其
政退也
范本政作正今從宋陸王本
次五畜槃而衍繭純于田測曰畜槃繭純不
奪時也
槃樂也純美也五爲繭又居盛位而當晝
賦斂不妄生之有時用之有節故六畜蕃
○衍蠶桑饒美也○
次六閔而緜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測曰閔
緜之戒不識微也
王本閔緜之戒作閔緜不戒今從宋陸范
本閔緜小貌元始也六在斂家過中而當
夜斂然者也然始於小而至於大小人不
戒故然及之而不自知也
次七夫牽于車妻爲剝荼利于王姑不利公
家病測曰牽車剝荼斂之資也
陸曰資財夫妻斂財利家不利國也王曰
牽車重役而其利微剝荼苦菜而其功寡
可以給私室利于王姑不足以供公上也
光謂爾雅王父之姊妹爲王姑
次八大斂大顛測曰大斂之顛所斂非也
陸范王本顛作巔今從二宋本王曰八居
斂極而失位當夜大斂者也處禍之中而
求大斂必有顛隮之患矣
上九斂于時利圉極菑測曰斂于時奚可幾
也
○王曰圉與禦同光謂九爲禍極而當晝君
子當豐穰之時重斂而民不以爲暴所以
豫備凶歲禦此極災也幾當作譏言斂得
其時雖重無譏也孟子疾狗彘食人食而
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二方一州三部三家　彊
陰家金準乾
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
范王本純作統今從宋陸本
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測曰彊中否貞不可
與謀也
否方久切一爲思始而當夜彊心而不正
者也故無所可用
次二鳳鳥于飛脩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
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
范曰圉止也光謂辰時也二爲思中而當
晝君子得時彊於爲義人莫之止如鳳鳥
之飛其羽脩長　不能制也凡中者皆
有得位得時之象
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測曰柱不中不
能正基也
○三居下體之首而承於上梁柱之象也當○
日之夜小人不彊而弱不勝其任者也不
勝其任則國其隊矣
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橿橿測曰爰聰爰明庶
士方來也
宋陸王本橿皆作橿小宋作彊今從范本
王本方作永今從諸家范曰四在其行行
數相扶橿橿盛也王曰橿橿然衆扶之貌
也吳曰橿從手字書無之從木者音薑范
以四爲金而本首爲金故云行數相扶不

以擅爲扶也光謂四爲絛暢而當晝君子有聰明之德故庶士方來左右助之所以爲彊也

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

王曰五居君位而失時當夜無君之德小人之彊梁也彊梁以力必有顛危

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彊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

王本無基作無彊今從宋陸范本宋曰無○基謂無彊界言廣遠也王曰六爲彊主得位當晝能克彊梁自彊其德則君道益光故至于天而無窮也光謂五以　消六過乎中而當晝君子能與時消息自勝其彊者也如是則亨有遐福與天無彊矣

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

王本無流字今從諸家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用法太傷者也以剛金斷柔肉無有不勝血流于田不仁之甚也

次八彊其衰勉其弱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

八爲疾瘀而當晝君子能彊衰勉弱不自淪溺者也

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

王本太山拔作大枝拔今從諸家王曰處彊之極而失位當夜彊而過亢者也光謂小人彊梁過甚山拔梁折自取顛蹶者也

○☵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　睟

陽家水亦準乾睟與粹同陸曰乾純粹精○也

陽氣袀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

王本袀作初今從諸家袀與均同宋曰保安也是時陰氣斂藏於下陽氣袀睟清明故萬物高者下者皆重光華安其性命而煦陽之德矣陸曰袀睟猶純睟也

初一睟于内清無穢測曰睟于内清無穢也

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純粹在心清明不雜故能總群元成萬務也

次二冥駁冒睟眳于中測曰冥駁冒睟中自慼也

眳與恧同女六切慼於計切陸曰慼隱也范曰眳慙也駁不純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於冥昧之中以駁雜之心冒没純粹雖外以欺物而心不免慙也

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

王本無恭字今從諸家三爲思終而當晝君子思慮純粹則聰明無所不通故曰目上于天耳下于淵雖然不敢以此自恃猶○嚴恭寅畏所以能全其粹也

次四小人慕睟失禄貞測曰小人慕睟道不得也

王曰失位當夜其道已駁雖慕純粹之道而失其福禄與貞正也

次五睟于幽黄元貞無方測曰睟于幽黄正地則也

陸曰則法也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睟之主純德大明睟于幽玄之中而有黄中通理之德元始貞正其道無方不可名

也光謂元者善之長也五爲中和而當晝君子雖有幽隱不失中和之道所以爲粹也守其元正以應萬務無施不適如地之德亦以幽黃元貞成萬物也

次六大睟承愆易測曰大睟承愆小人不克也

王本贊云大睟承愆小人不克測云大睟之道小人不克今從諸家王曰六居盛位睟之大者而失位當夜故承之以愆光謂五以上作消六過中而當夜不能全其純粹者也夫白玉易瑕清水易汙故大粹者非小人之所能全必將承以過差也

次七睟辰愆君子補愆測曰睟辰愆善補過也

王曰七居禍始是睟時之愆然以得位當晝不失君子之德故能補過無咎也光謂時之有過惟君子能補之以成其粹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次八睟惡無善測曰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

王曰失位當夜純于惡德則善無由而入矣光謂八爲疾瘵而當夜純惡無善之人何可輔也

上九睟終永初貞測曰睟終之貞誠可嘉也

王曰九居數極而得位當晝是能保其純粹不失善道永如初之正也光謂九爲粹極能愼終如始全其純正者也

☲二方二州一部二家盛

陰家火準大有入盛次二三十三分三十秒日次鶉首芒種氣應斗建午位律中蕤賓

陽氣隆盛充塞物寘然盡滿厥意

王本寘作冥今從宋陸范本寘音田宋曰寘然滿也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

宋陸本中作終今從范王本陸曰克勝也不能自勝其嗜欲王曰一居盛始而當夜盛而不能默者也如此則失其闇然之德矣光謂墨法也凡盛之道非致盛之難虞盛難也一爲思始而當夜盛而無法以自制約則喪其幽隱之德也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

稱尺證切王曰居盛之時得位當晝明乎自然之道是有作爲之功而不恃其功如此則能至於大有矣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作而不恃爲而不有惟其不有故能大有也稱當也

次三懷利滿匈不利于公測曰懷利滿匈不私門也

三爲思上而當夜君子諭於義小人諭於利小人思慮求盛不過營利而已故曰懷利滿匈利於私斯害於公矣

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

王本仁作人今從宋陸本四爲福始故曰小盛也臣臣自卑賤之意也君子當小盛之初能自卑賤承事仁賢以致大盛凡爲大人者未有不由此道而出故曰大人之門也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揮揮測曰何福提禍小

人之道也

宋本揮揮作闡闡今從范王本何胡可切王曰揮音纏義亦取其相纏不去之象陳音丹又涼丹切曰五居盛位故云何福福至盛故云滿肩極盛必反故云提禍光謂

凡贊當夜者皆小人之道也以小人而享盛福禍必隨之故曰何福滿肩提禍揮揮

次六天賜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測曰天賜之光謙大有也

范王本賜作錫今從宋陸本六爲盛多極大而當晝君子受天明命大啓上宇者也

○夫極盛難處也故必用謙然後有慶

次七乘火寒泉至測曰乘火寒泉禍不遂也

范本測曰乘火泉至禍不遠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當盛之時七居過滿又與本首同爲火數二火之盛炎炎上于爲六所忌故寒泉將至而有撲滅之憂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乘火者盛之極也寒泉至者滅不久也

次八扼于滿熒幾後之傾測曰扼于滿幾不免也

宋陸本扼作拘今從范王本王本無熒字今從宋陸范本范本幾不免也作幾危也今從宋陸王本幾音畿又音機王曰得位當晝善於處盛滿而能扼必後之傾危而不傾蓋謙扼以免也處盛之極非扼滿之道殆不免乎

上九極盛不救禍降自天測曰極盛不救天道反也

○九居盛極當日之夜逢禍之窮盛極必衰者也

方二州部三家居

陽家木準家人

陽方躆膚赫赫爲物城郭萬物咸度

范本萬物咸度作物咸得度今從宋陸王本躆音據宋曰爲物城郭欲萬物皆安其居陸曰躆充實貌陽爲城郭萬物皆居其中故曰咸度也王曰城郭在外之象光謂膚亦當作躆躆動作彊梁貌爲物城郭者言養衛萬物使陰氣不得傷也度當作定

宅古宅字宅居也

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

一居家之最下子孫之家當日之晝能守常道無咎無譽保家之主也

次二家無壷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測曰家無壷無以相承也

壷者承上以養人者也家無壷下不供養也二居下體之中有婦之象婦者所以承姑也今反使姑承之爲之先塗服勞辱之

○事上下失序逆莫大焉

次三長幼序子克父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輿也

范本作長幼序序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得位當晝故居室有倫長幼各得其序子能幹父之業者也光謂三居下體之上而當晝幼能事長子能任其父事者也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遮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

遮音剛又戶郎切繫與系同遮獸迹也狗

豕皆汙穢之物堂尊者之處也四爲一祿而在中體位稍尊矣然當日之夜小人之道也凡爲家之道正其身然後可以齊家今四在堂自有豕行則在下者亦如狗系迹而進不可止也慶善也

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測曰舳艫安和順其疆也

舳直六切艫落胡切王曰不失其居而無遠不適處舟之義也五既得位當晝爲居之主往必濟者也故舳艫調安而有所利

○富不失其居室之道乎光謂舳船後用柂處也艫船前刺棹處也五居盛位而當晝君子能治其家者也舳艫調安則衆賴以寧上下和順則家賴以齊富者家之福也富不失正所以爲美也其當作無

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

王曰三歲數之終也光謂井竈者飲食之資 要務也而外之則家何以養矣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睦其宗族之賢者而踈外之不過三歲則親皆叛之矣不享者不得飲食也

次七老父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測曰老父擐車其體乃莊也

王本考作于今從宋陸范本擐音患擐貫也以手貫車轅而行之所以載物也提壺者承上以養也考成也七居上體有尊長之象老父者家之至尊也少女者家之至卑也尊能載衆卑能承上故利以成家也夫齊家者不可以不嚴也故其體莊嚴然後能載衆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次八反其几雙其杫其家不旨測曰反几雙杫家用不臧也

二宋陸本杫皆作牝王作牡今從范本其家宋陸作九家范小宋作几家按古其字作丌因此致誤耳今從范本杫與匕同几當上承匕當用一理之常也八爲禍中而當夜反其几者幼不承長而上不獲安也雙其匕者家不統於尊而用事者衆也旨美也 幼不承長尊不統卑家道壞亂故不美也

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絕測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

蘖魚列五葛二切種章勇切王曰九居過亢枯朽之象得位當晝株而生孼者也光謂木斬而復生曰蘖九爲禍極家已絕矣而當日之晝是尚有遺種能復興其家者也

○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法

陰家金準井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有法之象

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

縣音玄宋曰墨者法之繩墨也光謂是時陽氣極高物咸象之莫不蒙被其法

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王曰作法之初而失位當夜不足法者也光謂一爲思始故曰造法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次二摹法以中克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

也

摹與摸同摹猶制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制法以中然後能成也洪範皇極衆之所共由也

次三準繩不甫匕其規矩測曰準繩不甫其用奕也

甫美也奕差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

君子先修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

次五繘陸陸鉼寘腹井潢洋終不得食測曰鉼寘腹非學方也

宋陸本寘作冥今從范王本繘音橘寘音田潢音黃陸曰方道也王曰鉼寘腹不可以盛也井潢洋水多之貌也終不得食者汲引之道非也光謂繘汲索也陸陸索下貌鉼腹先實則水不得入井雖潢洋終不得食也學者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之五居井之盛而當日之夜小人先自驕滿不能納物者也

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

王曰以貞正光明之道俾人不惑光謂六居上篠以施其法能紀綱天下示人正光之道者也

次七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

王曰七居過滿而當夜作法太密網罹于泉而鱗不寧法施於國而人不便者也光謂七爲網又爲敗損而當日之夜法苛民駭者也故曰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

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測曰正彼有辜歐而至也

歐與驅同宋曰歐百姓使至無邪也王曰八居上體之中而當晝能用其法正其有罪以至於人無邪心也光謂格至也正有辜以至無邪用刑之善者也舜曰刑期于無刑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愆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

王本匪谿匪谷作利心匪谿今從宋陸范本幹音寒范曰幹以檢扞於井泄取有時王曰處法之極而當夜無法者也國而無法則人易犯井而無幹則水衍溢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法妄恣無常與無法同民志迷惑不知所從則冒犯而終亂耳如井無幹水將衍溢非谿非谷而注射妄行終於愆過而已矣

𝌮 方二州 部二家 應

陽家土準咸入應次六一十八分五秒夏至氣應故兼準離

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

信猶聲兆也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離君也

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測曰上施下和匪其眞也

范本眞作肯今從宋陸王本和胡臥切歷謂十二辰也律謂十二管也斗建十二辰於上律布十二管於下上下相應苟非其

合則不應也
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罠罠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
從即容切罠陳音郎吳郎宕切范曰罠罠廣大貌王曰天網罠罠者疎而不漏之義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能經緯天地者也離爲文明又有網罟之象
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
○援音爰罘音浮絓胡卦切四者陽氣將熄陰氣將生德去而刑至者也又離有網罟○之象故曰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者言其事將至如云履霜堅冰至也
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
翰胡安切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應之主故象龍龍于天光謂龍以諭陽翰飛也五爲純陽盛大之極故曰龍翰于天君子居盛大之極不可不正不可不懼故曰貞栗其鱗
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王本熾承作𢧐古熾字今從宋陸范本熾陽之盛也冰陰之極也六當夏至之初陽極陰生之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曰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敬戒之微盡在於是也
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測曰自彊其衰惡敗類也
惡烏故切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能自彊其衰則應之者蕃多而不失其正也
○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
○王本徵作微其作時今從宋陸范本治極召亂盛極召衰福極召禍不移日而應也
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也
范本作不可遏止今從宋陸王本陸曰遏止也王曰大稷日將暮也吳曰稷音義與昃同光謂元離大明也大明之極極盛必衰君子應時與之消故曰君子應以大昃

集註太玄經卷之三

集註太玄經卷之四　心四

二方二州二部三家　迎

陰家水亦準咸入迎次二日舍輿鬼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

遡音素宋曰遡向也

初一迎他匪應無貞有邪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并也

王曰處迎之初而失位當夜迎之不以其道者也物之非其宜應而往迎之則失正而陷邪也光謂迎準咸咸感也一爲思始而當夜感於外物而非正應者也

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

王本或作有小宋本人或陰言作人言或陰今從宋陸范本和胡臥切范曰蛟潛於水產卵高陵下復於淵氣應相感然後剖化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精誠之至無所不通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

三爲思終而當夜天人之際精祲相感人失其道妖靈先覺也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啑鈞貞測曰裳有衣襦陰感陽也

王本感作盛今從諸家襦音儒短衣也啑色甲切吳本作嚏音帝

次五黃乘否貞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

乘時證切王曰五雖居中而處陰當夜不正而乘中位故曰黃乘不貞光謂不正當位不足合也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

范曰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政教以度光謂六爲極大感之盛也自天地至於萬物君臣上下夫婦朋友無不以類相應也

次七遠之眡近之掊迎父迦逅測曰遠眡近掊失父類也

小宋眡作䀰今從諸家眡許侯切怒目視貌掊普后切擊也迦與邂同音蟹逅音后

不期而會也

次八見血入門捬迎中庭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

宋陸本捬作椒今從范王本捬音府捍也八爲禍中故曰見血入門傷之者至也當日之晝能以賢自衛迎拒之於中庭物不能傷故曰捬迎中庭

上九濕迎牀足累于牆屋測曰濕迎牀足顚在內也

小宋王本濕作澤今從宋陸范本范王本累作罦范曰罦覆也今從宋陸本宋陸本顚作願今從王本累良瑞切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女子所以能傾國家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濕氣之迎牀足浸潤而上將累及墻屋而不可如何究其顚沛之原自內興也

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遇

陽家火準姤入遇初一日舍柳

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

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測曰幽遇神思得理

也
王曰居遇之初神遇而未形冥交神會之象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精誠感通故遇神及師雖或發於夢寐而不失其正若高宗夢傳說是也夢者事之難據者也精誠之至猶得正而可據况僉謀師錫者乎

次二衝衝兒遇不定之諭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

范本不定之諭作不受定之諭今從諸家王曰無心而遇曰衝衝兒者童昏無知之稱也則其所遇何定之有乎所以然者失位當夜不得遇之宜也不肖子者明非有知之兒

次三不往不來得士女之貞測曰不往不來士女則也

范王本不往不來作不往不來不求測曰不往不求今從宋陸本宋曰則法也光謂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不往不來而自遇乃士女之正也

次四個個兇人遇雨厲測曰兇人遇雨還自賊也

王曰個個勇而無禮之貌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

五爲盛福而當晝如田遇禽獲則取之誰能禦也

次六俾蛛罔罔遇蠭利雖大不得從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

蠭與蜂同范曰使智蛛設罔而得於蠭蠭螫蟲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爲利不得從而取也光謂六爲上祿而當夜小人見利銳於進取而不得所欲者也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

七爲禍始而當晝如君父不幸遇辱則君子振角直道而行死之可也雖非正命而死義不得不爾

次八兩兇鬬一角亡不勝喪測曰兩兇鬬亡角喪也

勝詩證切喪息浪切八爲禍中而當夜如兩兇相遇方鬬而一亡其角必不勝而喪身矣角以諭禦侮之士也

上九或氐其角遇下毀足測曰或氐其角何可當也

范王本或氐其角作觝其角今從宋陸本觝都禮切

二方二州 三部二家 竈

陰家木準鼎入竈次九二十八分二十八秒日次鶉火小暑氣應斗建未位律中林鍾鼎大烹以養聖賢故竈多養賢之象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餘之

餘古和字下同宋曰竈以和陰陽者也故或沃之或和之於是乎在光謂陰灑陽和有炊爨之象

初一竈無實乞于鄰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

王曰處竈之初失位當夜無實者也既失烹飪之道無以供食故乞于鄰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內無其實竊它人之善以爲己名者也

次二黃鼎介其中齋不飲不食乎無害測曰

黃鼎介中廉貞也

王曰鼎者竈之器也介然特立之貌其中齋者寬容虛受之義也光謂二在下體之中而當晝位爲方沮未及下祿君子守其中道隱居自養而不苟食者也內養其志不慕外物故雖不飲不食亦信無所害也

次三竈無薪黃金瀕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

瀕音頻

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測曰鬲實之食時我奉也

○鬲音歷王曰鬲釜之小者光謂鼎款足者謂之鬲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以祿養賢雖少亦得其勞力也時我奉者賢者得時則仕也

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

齊側皆切王曰無大饗齊莊之意光謂觴當作觴音商賣也五居盛位可以養賢故曰鼎大可觴而當日之夜不能以禮待天下之士則士皆莫肯歸之矣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次六五味餘調如美如大人之饗測曰味餘之饗宰輔事也

王本美作羹小宋本作五味和調滋如美知今從宋陸范本王曰宰相之事調和五味大人任得其人饗之而已光謂六爲上祿而當晝君子輔佐國家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燮和其政調美如羹獻之於君而君饗之則天下大治矣高宗命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三公承君有鼎之象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歈之疾至○測曰脂牛歐歈不潔志也

肪音方歐烏后切歈哀都切范曰歐歈吐逆之聲也王曰脂牛肥牛也光謂肪脂也歐吐也歈心有所惡而吐也肥牛之脂以諭美祿也人君雖以美祿養士若不以誠潔之志將之則士斯惡之矣七爲禍始失士心之象也

次八食其委雖嗷不毀測曰食其柔蒙厥德也

委於僞切嗷與叫同

上九竈滅其火唯家之禍測曰竈滅其火國之賊也

竈滅火以諭不養賢也不養賢者自賊其國者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夫差殺伍員項羽逐范增之類皆是也

☳☳ 方二州三部三家 大

陽家金準豐

陰虛在內陽蓬其外物與盤蓋

○范王本在內作其內今從宋陸本范本蓬作逢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蓬猶盛也光○謂與皆也物皆如盤蓋外隆大而內虛也

初一淵黃洋包無方冥測曰淵潢洋資裹無方也

王本裹作懷今從諸家潢音黃一爲水火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之心如淵潢洋無所不包所以爲大也居下體之下冥者隱而未見也

次二大其慮躬自鑴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也

鑢音慮王曰處大之時失位當夜乖於其宜徒欲廣大其慮而智不能周反傷其躬也鑢者錯磨之具錯磨太過必有所傷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智小而謀大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

王曰得位當晝故能大不自大以謙虛自保利用積小以成其高大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志大而心小故能成其大也

○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測曰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也

王曰有聲無實故曰鳴虛光謂門在外郊在遠刀所以斷鳴者名聞之謂也四爲外佗而當夜小人不治其內而務大其外故曰大其門郊言遺近而務遠也不得其力不能斷也雖聲名遠聞其實內虛也

次五包荒以中克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

主本九作四今從諸家范曰克能也光謂五居盛位而當晝聖人執大中之道能懷服四海者也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

王本測作禍中發今從諸家范曰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大之始失者也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鋪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

觚奇孤鋪博孤切范曰觚法也光謂奢猶哆也迂遜也鋪食也七爲禍始而當晝大已過甚至于哆遠君子見微知禍將至能以法自裁制則更受福祿故曰或益之鋪也

○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

阯與趾同范曰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終也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板築則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隆其本末必危也光謂八處禍中而當夜小人不知禍至務自張大而不顧其本者也三者數之成也

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測曰大終以蔑小爲大資也

王本無以字測曰大終蔑否今從諸家宋陸范本資皆作質今從虞王本

☵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　廓

陰家水亦準豐入廓次四日舍七星

陰氣瘱而怠之陽猶恢而廓之

宋陸本作陰應匿而怠之今從范王本陳曰瘱苦協切怠音合是以瘱爲歷字也吳曰瘱於計切靜也然則字當從医宋曰怠之言翕也謂是時陰氣應時翳匿之於下陽氣猶咸壯而廓之於上也圖曰虛中弘外存乎廓范曰瘱協也怠合也王曰陰氣尚弱潛瘱而怠合之怠古歙字光謂陰氣翳匿閉合萬物而陽氣尚務恢廓之故曰廓也廓者張大之意也

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測曰廓之恢之始基傾也

王曰處廓之初而失位當夜雖然恢廓之而不能自正其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

小人務自恢廓而不正其基故動則傾也

次二金幹玉楨廓于城測曰金幹玉楨蕃輔正也

范曰金玉者皆其美質也王曰二居下體之中得位當晝金玉以爲楨幹得賢之謂也楨幹者板築之具也光謂板築之具旁曰幹題曰楨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能以賢哲爲輔恢廓其德以自衛也

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

王曰室於石女無復嗣續之道光謂三爲思上而當夜小人思慮恢廓而後不能繼故曰廓無子也室石婦謂求室而得石婦也

次四恢其門戶用國寇虜測曰恢其門戶大經營也

范本用國作以禦王本作用國小宋作用禦今從宋陸本國與禦同四爲外它而當晝君子恢其禮義以禦小人者也故曰恢其門戶用國寇虜

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測曰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

王本恢堂作恢當二宋陸王測無堂字今從范本五在廓家而當盛位故曰天門大開恢堂之階言通達而尊高也然當日之夜小人不能享此盛福德不能充其位必有差失以致顛覆也

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

王本茲作欲今從諸家馮古憑字馮馮盛多貌六爲極大而當晝君子恢廓其德以致太平豐大崇高萬邦率服馮馮盛多駿奔輻湊者也

次七外大杌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測曰外大杌中無人也

范小宋杌作抏今從宋陸王本宋陸本入室作至室王作在室今從范本陳曰杌音訖摩也王曰杌者斗槩木也吳曰抏與槩同柯愛切說文古沒切平也光謂杌當作圪魚乙切高壯貌七在廓家而居上體故曰外大圪言廓大而高壯也然當日之夜小人處大而驕遠賢能近不肖亂自內興者也故曰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也一曰圪許訖切喜也

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

八居外而當晝君子廓外以昭德虛內以納物故能令名遠聞譬如鼓鉦亦外廓內虛而能有聲也君子之德在外而恢廓者惟令名也

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測曰極廓高庸終無所臣也

庸與墉同王曰處廓之極失位當夜雖能恢廓其垣墉而中無童役可使高而無人悔可知矣光謂九居上極而當夜小人務自恢廓崇高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廓于高庸不能降意接下則下將叛之故曰三歲無童

☳ 二方三州 一部二家 文

陽家火準渙楊子蓋以渙爲煥故名其首

曰文入文次九日舍張

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初一袷襀何緅王貞測曰袷襀何緅文在內也

袷乞洽切襀與績同音會何下可切緅莫且切袷衿也襀畫也何被也繒無文曰緅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內文外質如施畫於衿而被以緅服純素含章如玉之正美之至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次二文蔚質否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晬也

○王曰文之爲體當文質彬彬二位當夜既無其質文雖蔚然不足美也晬純美也光謂蔚細縟貌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文華雖美而實不能副也竊羸謂　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

王本彌作珍樸作璞今從二宋陸范本孚大信也三爲思終而當晝君子大文似樸大信似不足

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

邠與彬同否音鄙范曰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盛貌也王曰四失位當夜蓋同虎豹以文害其躬匪天所享故曰否也

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

王本尚文作質文今從宋陸范本王曰五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文明之主煥然可○觀也光謂尚文昭如聖王貴尚禮文昭然明辨也車服庸如言以車服表顯賢者之功庸也用文之大莫過於此舜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往也

范曰范法也光謂鴻鴈之飛偶有文字之象而無　也遇川則自恣而已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之文無法而妄爲者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雞藎穀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

宋陸本而雞藎穀作而不雞藎穀王本無而字測不祿皆作不雞今從范本藎徐刃切王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如翟雉有文采而懷耿絜之性不受人之馴養故曰不祿終不若雞之進食其穀也藎進也光謂七在外體而當晝君子有文而耿介避世而不仕者也七爲禍階故賢人隱也

次八彫截穀布亡于時文則亂測曰彫截之文徒費日也

○王曰八居將極而失位當夜若務其彫截○之文無事費日俾穀之與布俱亡于時其文之弊乃爲亂也光謂八爲耗而當夜故有是象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測曰極文之易當以質也

王曰九居文極而得位當晝能易極文之弊者也文工之極至於密密然至截至微而能易之使如黼黻之有制度也光謂九爲晝弊而當盡故有是象白與黑謂之黼

黒與青謂之黻黼黻雖文校於彫截則為
質也
☷ 一方三州二部三家 禮
陰家木準履入禮次四六分三秒大暑氣
應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
小宋太陽在上作陽益高今從諸家
初一履于跂後其祖禰測曰履于跂退其親
也
○宋陸本跂作跂今從范王本王曰居禮之
初失位當夜是始而乘禮者也履于跂非○
敬之道也光謂跂畢踵也一居下體之下
履之至卑者也乃欲畢踵彊高居下而僭
上之象也凡臣之事君猶事父也事大君
猶事祖也在下位而禮僭於上是猶退其
祖父使居己後也不亦悖乎
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貫以棘測曰穆穆肅
肅敬出心也
王曰棘取赤心也光謂穆穆肅肅皆恭謹
貌二為思中而當晝外貌之恭必貫之以
誠然後善也
次三晝象成形乎無成測曰晝象成形非其
真也
王曰忠信禮之本既乘於本何禮之有光
謂三為思末而當夜飾外貌而無內實者
也故曰晝象成形乎無成女叔齊謂魯昭
公屑屑焉習儀以亟不可謂禮
次四孔鴈之儀用登于階測曰孔鴈之儀
可法則也
○虞曰鴈飛成行孔雀亦成行也光謂孔雀
有文章鴈有行字皆威儀之象階諭進而○
登位也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居位有威可
畏有儀可象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
次五懷其違折其匕過喪錫九矢測曰懷違
折匕貶其祿也
王本過喪錫九矢作過皂錫今從諸家范
小宋本貶其祿作貶天祿王本作敗其祿
今從宋陸本
次六魚鱗差之乃大施之帝用登于天測曰
魚鱗差之貴賤位也
范小宋本大作夫今從宋陸王本六為極
大而當晝君子制禮使貴賤有序差若魚
鱗執此道而大施之於天下天下莫不治
也帝者用此則可以格于皇天矣
次七出禮不畏入畏測曰出禮不畏人所棄
也
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踰越禮法而不顧
者也由其不畏所以入畏謂陷刑戮也書
曰弗畏入畏
○次八冠戚䏌履全履測曰冠戚履賤不可不○
上也
二宋陸王本全作金今從范本宋陸本測
曰冠戚履賤不可不正也范本冠戚䏌明
不可上也王本冠戚䏌不可不上也今從
小宋本范曰戚䏌以諭敗也冠雖敗宜加
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光謂八在上體而
為禍中冠敗之象也當日之晝故下不能
陵也
上九戴無首焉用此九測曰無首之戴焉所

往也

焉於虔切九陽之盛也禮主卑讓故雖天子必有禮也九爲亢極而當夜上無所載高而必危譬如戴冠而無首焉用此盛極之位哉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　逃

陽家金準逃

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

宋曰謂萬物與陽盛衰者也於七分消卦爲遯微陰在内欲出地矣王曰章明彊大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測曰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避禍於未萌逃惡於未形制之於思慮之初人不見其迹則患難何由及焉譬如逃於水中水從而平夷其創迹皆合人不能見其際也

次二心惕惕足金舄不志溝壑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

范本作傷王本作慝古惕字今從二宋陸本宋陸金作含王本作舄今從范小宋本宋曰將行也不能以義斷心而行也光謂金者堅固之象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雖睹禍之將至惕惕而懼不能以義自斷懷其寵祿滯留不去不知溝壑在於足下俄則顛躓也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次三兢其股鞭其馬寇望其戶逃利測曰兢股鞭馬近有見也

范本望作望今從宋陸王本陳曰望古望字宋曰近有見謂見寇已近也光謂三爲思終而當晝逃得其宜者也兢其股懼也

○鞭其馬欲速去也寇望其戶患將至也當是之時利於逃也

次四喬木維摐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

宋陸王本摐作摐今從范本或止降宋陸本作止之范本作或降今從王本范曰上撩稱摐上撩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光謂摐長密之貌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遯逃之志不堅遇美祿則止而不去故未免於患也

次五見鷙踤于林獺入于淵征測曰見鷙及獺深居逃凶也

范本鷙作鷲王本作鷙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征作利征今從宋陸范本鷙古隼字一本作鷹踤慈卹切宋曰鷙害鳥獺害魚矣踤聚也光謂五爲中祿而當晝君子雖居顯位食厚祿見小人用事於朝知其必爲禍亂則行而去之矣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膎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無功也

○宋陸本費作會今從范王本膎戶佳切范曰熟食爲膎王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不得處逃之宜若田於多田而不婁理之徒費食與功而無益也光謂六爲上祿爲盛多爲極大而當夜小人德薄位尊力少任重雖有盛大之資業不能修治賢者皆棄之而逃徒費食力安得成功也

次七見于鼎後乃克飛測曰見于鼎幾不足高也

幾音畿宋曰幾近也已見鼎索僅然得免

此用明近也王曰逃難之時而七居禍始
逃而後時者也故見于纍然得位當晝能
保終吉故後乃克飛免其患也君子雖見
縻縶然亂邦不居終當自引遠去故曰後
乃克飛也
次八頸加于矰維絧其繩測曰頸加維絧無
自勞也
王曰絧與罥同八失位當夜不能避患故
首加于矰雖鼓翼於繩罔之中終無克飛
之理光謂矰弋射之矢也八為禍中而當
夜不能遯逃遠禍矰已加於頸矣雖復奮
翼掣曳其繩安得去哉徒自勞也
上九利逃跰跰盜德嬰城測曰盜德嬰城何
至逃也
王本作德盜小宋本作盜得今從宋陸范
本陳曰跰音駢又蒲賢切字書跰胝皮堅
也
方三州部二家 唐
陰家土亦準遯陸曰唐蕩天下皆遯遯亦
蕩也光謂唐猶盪盪無拘撿有喪失之意
也
陰氣茲來陽氣茲往物且盪盪
宋曰茲益也陸曰盪盪空盡之貌也
初一唐于內勿作厲測曰唐于內無執守也
一為思始而當夜內無所守動則危矣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測曰唐冥之利利明
道也
冥昧也東者日所出也二為思中而處下
體之內故曰唐處冥言其中心蕩蕩迷所
適也然當日之晝君子能求明道以自進
者也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測曰亡彼瓏玲非
爾所也
王曰瓏玲玉聲也
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測曰唐無適惟義予
也
適丁歷切下同辟必益切予余呂切王曰
四得位當晝者恃唐之宜蕩蕩然無適無莫
惟以道義為所知所之往唐之美也辟君
也光謂適必然也四為條暢而當晝孔子
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故曰道義之辟言其最尊高也
次五奔鹿懷鼷不足測曰奔鹿懷鼷不足
功也
范王本不足功作奚足功今從宋陸本吳
曰鼷戶雞切小鼠也王曰五居盛位當首
主而失位當夜無君之德蕩然無守迷於
利害之嚮遂鹿而奔又懷鼠是顧則其所
得不足以為資訾與資同
次六唐不獨足代天班祿測曰唐不獨足無
私容也
王曰得位當晝為唐之主蕩然無私不求
獨足與天下同其美利故可代天班布爵
祿為時明君處唐之美莫過是矣光謂六
為上祿為盛多而當晝君子不獨享天祿
與天下賢儁共之
次七弋彼三飛明明于征終日不歸亡測曰
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
王曰居過滿而失位當夜不明於道自取
危亡若一弋而求三飛無所適從自明而

行至暮忘返蕩然昏昧復何益矣光謂七爲失志而當夜小人二三其德從此失彼蕩無所守徒自勞苦自幼至老終無所得者也

次八唐収祿杜邑轂哭或得其沐測曰唐収祿復亡也

復符目切下同王曰得位當晝善於處唐之道故能復収其祿光謂八爲禍中福祿已散然當日之晝能興衰起廢者也故曰唐収祿社稷之靈復得血食故轂哭民已○

○枯瘁而復蒙潤澤故曰或得其沐也

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

當丁浪切范曰飛肉禽鳥也珠至重鳥至輕以重求輕故不復也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蕩蕩然鬥於大數者也如以珠彈雀所得不復其所亡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縱情極欲蕩然忘返者也

二方三州二部三家　常

陽家水準恒入常次七二十三分二十六

秒立秋氣應日次鶉尾斗建申位律中夷則次九日舍翼

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辟音壁宋曰辟君也此立秋之首也以秋承夏天道之常故於是時陰知爲臣陽知爲君光謂以秋承夏以陰承陽以臣承君之象也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測曰戴神墨體一形也

王吳皆云稷與昃同墨式皆法也神靈尊○

○之也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之心執一以爲常法應萬物變終無虧昃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次二內常微女貞厲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

王本作常內微今從諸家王曰處常之時當正君臣夫婦之道失位當夜是常以微賤之女處內不正之象且近於危故曰貞厲

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

三爲自如而當晝日常其德故免薄食之災君常其德故無狂僭之咎伊尹戒太甲作咸有一德

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

行皆如字月有虧盈故曰不常行道也四爲外佗而當夜臣德不常則失道也

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

○從即容切范曰天從地橫是其常道也王○曰五居中位爲常之主得位當晝故從橫經緯皆合天地之常得萬世不易之道光謂五爲中和常之盛也君臣之道相經緯也

次六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常測曰得七而九棄盛乘衰也

七陽之盛也九陽之衰也六過中而當夜棄盛乘衰也小人懦弱撓敗其剛不能守其常道也

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測曰滔滔

往來以正承非也

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語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

八爲禍中而當夜常道久而有敝者也故曰常疾夫疾者自知其疾則尚可治也若不知其疾而惡　必不可治矣小人不知其禍而惡聞之至於凶咎　成不可復詰也

上九疾其疾巫毉不失測曰疾其疾能自毉也

王曰九居亢極而得位當晝能疾其疾者也善於自儆則毉巫治之不失也毉巫諭賢者耳光謂九爲禍終而當晝君子能思患而豫防之納忠求賢以自輔故禍可解也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　度

陰家火準節法者爲模　度者爲之分寸也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

舍音捨又如字宋曰躁動也舍藏王曰舍止也光謂躁謂　進盛也舍謂陽退　也躁者益躁舍者益舍各守常度也

初一中度獨失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成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在心之度先已乖失安能有成也盧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次二澤不舍冥中度測曰澤不舍乃能有正也

次三小度差差大攧之階測曰小度差差大度傾也

小宋陳昊本攧作獺王本作傾今從宋陸范本范本測差差作之差今從宋陸王本　攧音賴光謂攧　也三爲思終而當夜思不中度則事乖矣故曰小度差差大攧之階言所失雖小所毀將大也

次四幹楨利于城測曰幹楨之利利經營也

范王于作于今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既得其位常以法度爲幹楨則可以保衛其民有所營爲矣

次五幹不幹攧于營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也

王曰失位當夜不能爲首之主幹而非幹之才則必傾其所經營矣光謂不度之人民無則馬猶幹之不幹將毀所經營不能有安也

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範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

範與範同王曰六居盛位度之大者得位當晝明于法制以度檢物則天之象而垂法於人也光謂君子之立法度非取諸心也乃觀象於天以垂範於世故曰天示象垂其範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訾之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

訾音紫又即移切王曰七居過滿失位當夜是以不度之度爲規制者也訾毀笑也贊云鬼訾測云明察　幽明同笑故互文見義光謂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　溢不以法度自規鬼所毀笑將降之禍也明察者莫若鬼人之愚者或未之知鬼先見其

禍也

次八石赤不奪節士之必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

要一遙切范曰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王曰八居度之將終得位當晝必能有所執守不改其度者也光謂要約也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雖遇禍亂不改其度秉志堅明不可移奪故可以與之有約謂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也

○上九積差之貸不○得造也

上九積差之貸十年不復測曰積差之貸不得造也

范本差作善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本十作七今從諸家陸曰造至也王曰居度之終而失位當夜失度之極者也積其差失浸以乖遠貸者寬緩後於時也雖七年之久亦不可復其度也光謂貸當作貣吐得切與忒同差之甚者也易曰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也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永

陽家木準同人二宋陸范王皆象恒吳曰常首象恒卦次七立秋初一當二百二十六日行張十五度於易春日恒卦九四次度晋象節卦初一巳行翼二度次永首次七當二百三十八日行翼九度於易春日同人卦今從之

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

宋曰陰者刑氣故以武言之陽者德氣故以文言之武以濟文文以濟武陰陽取與之道也故其道可以長久

○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測曰不替不爽永○宗道也

王本替作昏云古僣字今從宋陸范本長知丈切永長久也有繼嗣之象替廢也一當日之晝得永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立嫡以長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不替不爽萬世之常法也永久之道莫大於此

次二內懷替爽永失貞祥測曰內懷替爽安可久也

二當日之夜失永之道也昏惑之君違禮立愛以孽代宗內懷替爽之心於其長子如此則長失正善之道也

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

三爲成意而當晝君子道業已成未躋祿位者也夫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日新其道久而不倦雖未得福祿又何咎哉

次四子序不序先賔永失主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

王曰四近於五而以陰居陽位且當夜失其可久之道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賔客長無主矣故先賔永失主也

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

王曰居中體正爲首之主得位當晝有君之德是能使三綱皆得其中天之所助故永厥福也光謂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爲中和而當晝王者正三綱以建皇極永保天祿

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于酋冥測曰大永于福反亡也

范本入于首冥作入首冥小宋本作於首冥今從宋陸王本六過中而當夜小人恃福之永驕淫矜夸福終則禍至故反虛庭言無所獲也入于首冥言不知悔懼禍釁既就則至於晦冥也

次七老木生蒔永以纏其所無測曰老木生蒔永厭體也

蒔時吏切王曰七居過滿老木之象然得位當晝得其永道故生蒔蒔者旁生之哉也既有華葉復得長久始無今有故云纏其所無

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測曰永不軌其命剶也

剶才詣切宋曰剶剪也王曰居將極之位而以陰居陽時且當夜是則永不法之事豈止禍其身而已凶亡之事乃流於後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小人長爲不法身既凶亡餘殃流後也

上九永終馴首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

馴順也愷樂也悌易也九在永終而當晝君子之道永長樂易愼終如首若一永道乃全也

☷ 二方三州三部三家 昆

昆戸衮切又如字陰家金亦準同人陸曰昆亦同也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

宋曰陰氣將殺故離散萬物陽氣將藏故萬物同歸也王曰陰氣主殺將離萬物陽氣仁愛猶尚昆而同之

初一昆于黑不知白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

宋曰白智也黑愚也光謂黑以諭垢濁白以諭廉潔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自同於垢濁而不知廉潔之爲美者也

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

菲敷尾切與斐同王曰得位當晝白黑菲菲分別明白之義三禽諭三人一角同尾終始皆同無乖異也光謂菲菲白黑相雜貌角在首而拒鬭者也尾體之終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與人交廉而不劌濁而不汚菲菲然群居而不亂一角者共禦侮也同尾者全其終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際一尾三角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

范王本際皆作除今從宋陸本

次四鳥託巢于叢人寄命于公測曰鳥託巢公無貪也

范小宋本叢作藂今從宋陸王本叢古叢字宋曰公均也光謂公者道大同無彼我也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能推大同至公之心以待人則皆歸往而寄命焉故曰公無貪也

次五穀失蹝數乘龍駁王測曰穀失蹝數寡足旬也

范小宋本穀失蹝數作穀不穀失蹝數王本作轂不轂失蹝數今從宋陸本穀轂古字通陸曰旬均也王曰五居盛位當爲物主而以陽居陰位且當夜不得混同之道

轂爲衆輻所湊五既失道不能包容故云轂不轂也衆麄之輕積以成多必致毀玉之患如衆鑠金也光謂轂之受輻疏數必均乃能運行三以小人而居盛位無至公之心好惡任私故讒慝並進而衆麄毀玉也

次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測曰昆于井市同一倫也

井市者人所聚也六爲盛多當晝君子道隆德盛四海會同書同文車同軌無有遠邇混爲一類也

次七蓋偏不覆晏雨不救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

覆數救切下並同晏晚也晚而得雨則穉者昌而稙者傷矣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之德不能大同用心頗僻有愛有惡如蓋偏則物有不覆者矣雨晚則禾有不救者矣

次八昆于危難乃獲之安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

八爲禍中爲耗爲剝落有危難之象然當日之晝君子素以昆同之道汎愛容衆一視同仁故危難之際能庇覆於物使之就安

上九昆于死棄寃遺測曰昆于死棄厥身也

遺以醉切王曰棄身遺寃凶之甚也光謂爲惡不同同歸于亂九居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集註太玄經卷之四

集註太玄經卷之五　心五

☷ 三方一州部一家 減

陽家水準損入減初一四十一分一十七秒處暑氣應次　日舍軫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王本作陰息陽消小宋本作群陰息陽氣消今從宋陸范本

初一善減不減冥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

陸曰沖虛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常自謙沖善減者也自損者人益之故不減一爲下下善減之謙不減之益皆在冥昧之中人莫得而見故曰冥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本人之進德修業必自彊於心然後顯著於外二爲思中而當夜志先減矣德業何從而益乎是其中先自困也子謂冉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于階測曰減其儀欲自

禁也
三爲下上爲思終爲進人居上則多驕盈
思終則　於外發於儀貌矣減其儀者自
貶損禁約也階　以進也自損而得進
有光輝也
次四減於艾貶其位測曰減於艾無以莅衆
也
范本艾作乂今從二宋陸王本艾與乂同
音范曰　治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
人不勤於爲治無以　衆則不能保其祿
○位矣故曰減於艾貶其位
次五減黃貞下承于上寧測曰減黃貞臣道
丁也
范本作減其黃貞今從諸家宋曰丁當也
王曰得位當晝能爲減主又得黃中貞正
之道衆所咸歸故下承于上而獲安寧之
福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故曰黃以陽當
位故曰貞夫盛極則衰不可不減臣用此
道以承其上乃可自安故曰臣道當也
次六幽闇積不減不施石測曰幽闇不施澤
不平也
施失豉切范曰六爲水故積幽小宋曰大
閉曰闇光謂六與家性皆爲水故曰幽六
爲上祿故曰闇又爲盛多爲極大故曰積
君子當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今乃不減不
施其頑如石故曰澤不平也
次七減其疾損其郵　厲不至測曰減其疾不
至危也
范曰郵憂也厲危也王曰七居過滿危之
道也而得位當晝是能自減其疾患損其
○憂戚則厲無從而至矣光謂七爲禍始而
當晝在於減家故有是象易曰損其疾使
遄有喜
次八瀏漣漣減于生根測曰瀏漣之減生根
毁也
王本無下漣字今從宋陸范本瀏音留又
力久切漣音連范曰八木也秋木始衰瀏
㳉也漣漣㳉垂之貌㳉古流字光謂八爲
木爲沈天爲疾瘵爲耗爲剥落沈天秋冬
之交也木之所以生者根也所以榮者滋
液也今滋液下流漣漣然減其資生之根
則何以復能盛榮乎
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測曰減
終之登誠可爲也
范曰在西爲金故曰西山金生水故曰大
川光謂物極則反故減終必增登山臨川
以高下也西者物之成也夫登高臨下鮮
有不危以減處之故可爲也
三方一州　一部二家　唫
陰家火準否陳音欽又音琴小宋吴皆曰
○錦切說文口急也與噤同今從之陸曰唫
閉塞也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
凡陽施其精陰化其形萬物乃生皆處暑
之氣陰不化陽不施萬物各閉塞之時也
初一唫不予丈夫婦處測曰唫不予人所違
也
予與與同王曰唫閉而不與物接丈夫而
効婦人之　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處
手寓下君子思道將　及人今乃唫而不

與若丈夫而婦處也夫孤立無親則人皆違而去之故曰人所違也

次二唫于血貲乾骨測曰唫于血臞自肥也

范本臞作臞呼縛切諸本皆作臞小宋音具吳音衢今從之王曰唫其血以貲乾骨懼於臞瘠思以自肥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能蓄其德以美其身者也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

次三貌不交口唭凝唫無辭測曰貌不交人道微也

○范王本無口字今從二宋陸本唭去吏切凝魚記切范曰唭凝有聲而無辭也王曰人道殆至於微絕也光謂三爲思終又爲成意思慮既成則言貌可以接人矣而家性爲唫當日之夜尚閉塞而不交則人道幾乎絕矣易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

次四唫其鼓不振不俗累老及族測曰唫其鼓不得相　也

次五不中不督腐蠱之嗇測曰不中不督其唫非也

小宋曰祿以待賢廩粟紅流腐蠱猶嗇其唫非也光謂督亦中也君子積而能散可唫則唫可施則施五居盛位家性爲唫當日之夜失其中道故腐蠹而猶吝嗇也

次六泉原洋洋唫于丘園測曰泉源之唫不可識也

二宋陸王本識作議今從范本范曰六水也故爲泉源丘園以諭高也光謂六爲盛多爲極大蓄水於高待時而施則所及者遠今日之唫乃所以爲異日之澤故不可識也

○次七唫于體黃肉毀測曰唫于體骨肉傷也

王本黃肉毀作黃骨肉毀今從宋陸范本七爲消爲敗損而又當夜黃中也骨肉在中故曰黃肉夫氣血所以養體也唫而不及於四體骨肉毀傷矣息澤所以綴親也唫而不及於九族則內外乖離矣

次八唫遇禍犒以牛解測曰唫遇禍大費當也

范曰牛爲大費王曰雖遇唫招禍而能犒之以牛以解其凶光謂八爲禍中故曰唫遇禍當日之晝故曰犒以牛解不愛費以解禍其道當也

上九唫不雨乎乾脯測曰唫不雨何可望也

范曰孚信也王曰九居唫極而當夜陰陽俱閉故不雨光謂潤澤既竭而無望信乎肉乾而爲脯矣言王澤竭而民物瘁也

〓 三方一州一部三家 守

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

陽家木亦準否

初○一閉朋牖守元有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

王小宋本作閉明牖守元有今從宋陸范本范曰朋黨類也光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心有所感則物以其類應之牖者所以窺外也元始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一爲思始而當晝能閉外類之誘守其始有之性者也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

宋曰以用也無所用自守也王曰二守其迷一守其道故不如一之所有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誘於外物迷而失其所守者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

三爲進人爲自如爲成意當日之晝穂成於內能守而勿失者也外物之往於我何喪外物之來於我何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易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次四象艮有守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悃也○

宋陸本象艮有守作象貞自守小宋本作象貌有守今從王本悃與怙切宋曰貞音狗陸曰悃禁禦也　象狗不能有所廉察禁御也范曰象似也若㺃狗　光謂貞音狗當云艮爲狗字之誤也象狗猶言象龍也

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

二宋陸本守中以和作守中以一和王本要侯貞作要侯之貞今皆從范本范曰五爲天子守中和之道諸侯之正主也光謂素向也中和莫盛乎五守中和之道以要約諸侯諸侯之所取正而歸向也

次六車案軔圭璧塵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

王本不接鄰作交接鄰今從諸家軔而振切小宋曰軔礙車輪之木也禮諸侯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執守失貞不接鄰國車輪按軔以靡行圭璧生塵而不用光謂家性爲守六過中而當夜自守太過者也

○次七群陽不守男子之貞測曰群陽之守守貞信也

王本群陽不守作群陽不字今從諸家

次八曰無杵其臼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測曰曰無杵其守貧也

王曰臼而無杵守之而終無所用舉而不下守之而終無所成光謂其碓舉無米可舂也天陰不雨無澤可冀也八爲禍中爲耗故有此象

上九與荼有守辭于盧首不殆測曰與荼有守故愈新也

宋陸本作有荼有守測作其荼其守今從范王小宋本荼音徒宋曰愈猶勝也范曰荼白也盧黑也九西方故白光謂荼茅秀也其色白九爲禍終而當晝能悔其禍者也故思老成白首之人與守其故道而辭去黑首論言之士則國家不至於危殆也秦誓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翕

陰家金準巽入翕次五一十八分三十四秒白露氣應日次壽星斗建酉位律中南呂陸曰巽者入也翕亦入也王曰翕合也光謂巽爲雞故翕多飛鳥之象

陰來逆變陽往順化物退降集

二宋陸王本陽往順化作陽往以順今從范本宋曰陰來從下故以逆言之陽往從上故以順言之光謂陰升而害物故曰逆陽降而育物故曰順

初一狂衝于冥翕其志雖欲梢摇天不之兹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

宋陸本翕其志作以翕其志不作下今從范本范本梢摇作逍遥今從二宋陸王本梢摇與逍遥同　曰兹古滋字光謂　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有不善之心狂蕩衝激於冥昧之中翕歛其志未形于外逍遥自縱適之貌言雖欲縱適其志天未之與不得滋長也

○次二翕冥中射貞測曰翕冥中正予也○

王本正予作正弓今從諸家予與與同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有善心亦翕歛於冥昧之中如射之有志正己而發發無不中故曰射貞正予猶言惟正是與也

次三翕食嘬嘬測曰翕食嘬嘬利如舞也

嘬楚夬切范曰嘬嘬食疾貌王曰嘬嘬盡嚮食之甚也欲利之速如舞之赴節光謂三爲成意而當夜　近於祿小人見祿貪而務入無所不至

次四翕其羽利用舉測曰翕其羽朋友助也

四爲下祿又爲外它當日之晝如鳥翕其羽　士得朋友之助利於進也

次五翕其腹辟穀測曰翕其腹非所以譽也

范王小宋本辟穀皆作辟金穀今從宋陸本范小宋本譽作舉今從陸王本五爲中祿又爲腹而當日之夜但能翕其福祿以自與者也故曰翕其腹夫自與者人必奪之此乃辟去福祿之道也况令名何從而得之

○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

宋陸王本利作和今從范本六爲中上稱黃鴻鳥飛之高者也六又爲盛多居福之隆當日之晝君子以中庸爲心輔之者衆如傅鴻翼其高飛無不至矣

次七翕繳惻惻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

繳音灼范曰七爲繩爲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光謂七爲禍階而當夜故被離害也

次八揮其罦絶其羂殆測曰揮罦絶羂危得遠也

揮與揮同羂古縣切王曰晝可以自危雖不至於終凶亦殆之甚小宋曰罦覆車也羂罔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免也

上九揮其角維用抵族測曰揮其角殄厥類也

王本族作撲今從諸家抵音紙范曰抵擊也王曰揮其角以拒物物所同惡光謂九爲殄絶爲禍極爲猛爲角而當夜翕禍不已至於窮極猶欲用猛取勝故至於絶族也○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　聚

陽家土準萃入聚次七日舍角易曰萃王假有廟故聚多鬼神之象

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

崇亦聚也

初一鬼神以無靈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

見賢遍切王曰鬼神以無形爲靈陳曰聚者陰氣收聚萬物衰落有形復於無形物歸其本本無者非靈而何夫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聚則爲物散則無形故鬼神以無

形爲靈也光謂一爲下下又爲水幽深之
象也
次二燕聚嘻嘻測曰燕聚嘻嘻樂淫愆也
范本愆作衍小宋本作衍今從宋陸王本
二爲思中爲　人當夜相聚冥樂過則成
愆
次三宗其高年群鬼之門測曰宗其高年鬼
待敬也
二宋陸王本皆作宗其高年今從范本范
曰三爲門
○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股測曰牽○
羊于叢不足榮也
范本信其左股作信辟其左股測曰不足
勞也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羊中牲
也依叢林而爲社鬼之微者也執圭重禮
也拜當伸右股四當日之夜雖有福祿不
能用之如牽羊但示于叢社而已不足榮
也執圭而拜乃伸其左股不免於鄙野也
次五鼎血之猶九宗之好乃後有孚測曰鼎
血之猶信王命也

王曰猶與槱同謂薪燎也
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眛淫亡測曰畏鬼
之狂過其正也
范本眛作眛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眛者
自無所見也狂瞽而求淫祀亡則冥焉
次七竦萃于丘冢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
王曰竦敬也光謂七爲高爲禮又爲禍始
而當晝以敬而聚於丘冢葬以禮之象也
次八鴟鳩在林咬彼衆禽測曰鴟鳩在林衆
所咬也
○宋陸本咬作呱王本作吠今從范小宋本○
咬於交切多聲也王曰鴟鳩惡鳥聚中林
必爲衆禽所誅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
小人惡聲已著如鴟鳩所在之林衆禽必
聚而誅之
上九垂涕纍鼻聚家之彙測曰垂涕纍鼻時
命絕也
小宋曰彙類也光謂九爲禍極爲殄絕如
君子生有令德其死也哀趙文子成室曰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之謂也

二方一州二部三家 積
陰家水準大畜
陰將大閉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
王曰山藪所以畜藏萬物也光謂陰盛陽
微萬物極陽之末蓋皆歸藏於山川藪澤
委積其中也
初一冥積否作明基測曰冥積否始而在惡
也
宋陸本始而在惡作已而在惡范本無已
而字小宋本無已字今從王本王本基作
○資今從諸家否音鄙范曰否不善也光謂○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積惡於幽而取禍
於明故冥冥之惡乃所以爲明罰之基也
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測曰積
不用不可規度也
度待洛切范曰介大也宋曰積久不用明
德深藏果遇其時至於大用光謂二爲思
中而當晝君子積善於中困於下位不爲
時用然積之不已其用必大君子廣大其
德心而已不汲汲於求用也

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

三爲思上而當夜費心於無用勞力於非務如積石之不可食勤而無獲也

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

小宋本至于蕃作至于大蕃今從諸家王曰蕃謂蕃庶附衰切小宋曰蕃車耳也敷衰切光謂車耳兩輢也至于車耳言其盈積著見也

○次五藏不滿盜不贏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作贏一作羸

王本藏作減今從諸家藏徂浪切五居尊位受盛福不務德施而蓄積無已適足爲盜之贏利也秦積敖倉爲楚漢之資隋積洛口爲李密之用皆其類也

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

王本亢作方今從諸家施式豉切王曰六居盛位得時當晝所積大滿而能大施以濟於物故得人皆歸之其道無窮也光謂財散則入聚故得人也亢敵也詩云無競惟人斯無敵於天下矣

次七魁而顙而玉帛班而決欲招寇測曰魁而顙而盜之招也

范本招作收王本決作快今從二宋陸王本魁者言其首出也顙者言其顯著也班布也七爲禍始而當夜積蓄不已首出顯著玉帛布列雖可以窮一時之欲而不知盜乘其後也

○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測曰積善辰禍非○已辜也

小宋本辰作辰今從諸家辰時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八爲禍中當晝身雖積善而遭時之禍蓋其先人之罪也

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測曰小人積非禍所𠭴也

王本苗作亡小宋本作笛音迪今從宋陸范本𠭴古委字范曰惡大者乃至苗裔之家光謂積非之極遇禍之窮禍所委積故延乃苗裔也

☲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飾

陽家火準賁入飾次八三十六分一十五秒秋分氣應故兼準兌兌爲口舌故飾多言語之象

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飾

諸家厥作其今從宋陸本宋曰陰氣出治於上故以白爲飾陽氣入治於下故以黑爲飾陸曰陰而治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王曰白爲見黑爲隱白黑分形飾之○象也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

王本贊辭止云言不以言今從諸家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內守其至誠沈潛淵默以不言爲言所以然者不言而信故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

王本貞作真今從諸家王曰無其本質欲以求飾雖先以文釆後必失其所服光謂

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內無誠實徒事外飾其始則文采信美矣終則失其正服也服以諭德之形於外者也

次三吐黃舌拑黃聿利見哲人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

宋陸范本吐黃舌皆作吐黃酋舌今從小宋本宋陸本拑作柑今從范王小宋本拑渠廉切知與智同拑執也聿筆也君子發言著書不失中道惟智者能知之愚者不足語也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次四利舌哇哇商人之貞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也

宋陸本利舌哇哇作舌哇哇范小宋本作利口哇哇今從王本哇烏佳切王曰文飾虛辭以衒鬻故爲商人之貞而非君子之正道也光謂四爲富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測曰下言之水能自沖也

王本牝作比今從諸家小宋曰剛處於中能自虛懷聽其讜議從諫如流何有不納光謂牝谷也天牝謂海也五居尊位而當晝能自下以納人言如此則人爭以善道告之如流之實海也海自下而百川赴之故能成其大君自下而衆善歸之故能成其聖

次六言無追如抑亦飛如大人震風測曰言無追如抑亦揚也

大人謂在貴位之人六過中而當夜失言者也一言之失駟不及舌故曰言無追如○清之而愈濁者　雖欲抑之已飛揚矣故曰抑亦飛如況夫威福在　發口一言疾如風霆爲物休戚可不慎乎

次七不丁言時徵于辭見上疑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

小宋本無不字今從諸家見賢遍切范曰丁當也風切而已不可章灼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事暴君非可以直言之時故微辭風切而已苟爲章見則上必疑之孔子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次八蚓鳴喁喁血出其口測曰蚓鳴喁喁口自傷也

蚓與蜩同喁音顒王曰蜩善鳴之蟲也光謂喁喁猶諄諄也八爲禍中而當夜君不受諫臣彊以言聒之不辱則刑矣如蜩之鳴喁喁不已雖復血出其口誰則聽之徒自傷耳

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君子否信測曰白舌于于誠可長也

○宋陸本測曰白舌于于作信舌不白王本于于作干干測曰言不信也小宋本作白舌不白于屈于根今皆從范本否與不同方九切于于屈貌九爲禍極而當晝君子居無道之世言不見信正當屈舌緘口而已此誠可以長之道易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三方一州
三部二家
疑

陰家木亦準賁彼飾此疑矣入疑次四日舍亢二宋陸王皆以爲象巽范以爲象震

皆非也
陰陽相磑物咸彤離若是若非
磑午對切宋曰物相切劘稱磑是時陰陽
相劘分數均晝夜等陸曰彫傷也離散也
陰卑而主陽尊而廢故若是若非疑之也
光謂以氣運言之若陰是而陽非以物情
言之若陽是而陰非故疑
初一疑恛恛失貞矢測曰不正之疑何可定
也
○小宋本恛恛作㗊虛利反㗊㗊笑也今從
諸家范本不正之疑作疑恛失貞今從諸○
家恛音回范曰矢直也王曰恛恛昏亂貌
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心不正直多
疑少決終無所定
次二疑自反孚不遠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
二為思中為反復而當晝君子有疑則當
屏去利欲平除愛憎清靜其心自反於身
義則行之不義則捨之以此決疑夫何遠
之有
次三疑強昭受兹閔閔于其心祖測曰疑強
昭中心冥也
范本強作彊今從宋陸王本強其兩切王
曰疑而強昭晴而強明宜其受此閔憂於
心祖祖本也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故有
是象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曲禮曰疑事無質
次四疑考舊遇貞孚測曰疑考舊先問也
王曰心有所疑而稽考舊典以明之則疑
必釋矣光謂四為外它為條暢而當晝故
有是象舊典舊人皆可問也問而遇正信○
斯可從矣孔子曰疑思問
次五䊵黃疑金中測曰䊵黃疑中邪奪正也
宋陸本䊵作嚇字書無之范本作⿰虫赤今從
王陳本⿰虫赤徒冬切范曰哧赤也王曰哧與
彤同雖盛位而處陰當夜不能辨析所疑
彤黃之色而疑其為金小宋曰䊵音雄雄
黃石也䊵黃之色光謂䊵然疑有兼金在
其中也光謂五居尊位而當夜疑而不明
大佞似忠故邪能奪正也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測曰誓貞可聽明
王命也
王曰六得位當晝能釋群疑誥誓以正而
人皆可聽以辨所惑其疑而未悟則有誠
明之道以貫之則愚迷皆釋矣申明王命
以斷衆疑者也光謂物情疑故誓之誓正
則人可聽矣誓而人猶疑之則當申之以
至誠誠則人從不誠人不從矣六為上祿
故曰王命
次七鬼魂疑嚘嗚弋木之烏射穴之狐反目
耳厲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
○宋陸范王本皆云鬼魂疑貞厲今從小宋○
本小宋本耳作貞今從諸家諸家本目皆
作自今從宋陸本　曰嚘嗚歎也光謂鬼
魂恍惚若有若無誠可疑也莫黑匪烏莫
赤匪狐易辨者也目視耳聽理之常也七
為失志為消為敗損而當夜已既不明惑
之者衆若鬼若魂不能判別嘆嗟而已烏
狐易辨而或得失猶不免疑已之耳目且
不自信反以耳視而目聽宜其危矣
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測曰顛疑遇客

甚足敬也

射音亦范曰射厭也

上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測曰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宋陸范本疑無信皆作九疑無信今從王小宋本范曰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光謂九爲疑極故有是象終疑不決必無所成名也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視

陽家金準觀

○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王曰是時萬物形貌已成皆可見光謂秋分之陰如月成魄妣當作玭匹計切配也陰陽中分成配偶也

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

范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收視內明不用外光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

身之榮悴人之賢不肖莫不皆然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

三爲成意又爲進人當日之晝德成而外形者也故王者視德之大小任以爵位爲國家之楨幹也

次四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無姝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瞻也

宋陸本無忍字小宋本無可字今從范王本王本頯作頯云面權也小宋本作頯匹○迴切面無色也今從范本頯薄變切姝春朱切范曰題額也頯面也姝好也光謂四色白爲下祿爲外它小人飾外貌而得祿者也僞久必敗如粉其題頯而遇雨沾渥其須它人視之安有好乎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測曰鸞鳳紛如德光皓也

小宋本皓作時今從諸家五居尊位受盛福而當晝王者盛德光暉嘉瑞來臻故鸞鳳紛如而多也賈誼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暉而下之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

六爲上祿而當夜小人無德而祿外好內醜如乘素車而張翠蓋視其外則華內實無文也貞者當以正視之則好醜自分矣

次七視其瑕無穢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小宋本無作因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然得位當晝是能因時而自視其瑕戒於未萌則咎悔不生故終以無穢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故能如是

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鼦之毛躬之賊測曰翡翠狐鼦好作咎也

鼦都聊切與貂同范曰各以文毛之用遂致殺身之禍小宋曰罔離其翼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外觀之美適爲身災孟子謂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上九日沒其光賁于東方用視厥始測曰日沒賁東終顧如也

范曰賁黄白色也小宋曰日之將没賁東方光謂九居視之終而當晝君子修德立功慎終如始日之將没反照東方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 二方二州一部一家 沈

陰家水亦準觀入沈次　日舍氐沈下視也諸家以光非也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

宋曰懷思也陰陽別行久矣咸在於秋中而相思也故其志俱在玄宮矣

○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

范曰一爲耳耳在水中故沈也光謂一爲下下而當夜小人好沈耳于閨潛聽以下人之隱私不聞君子正道垂旒充耳而物無隱情也

○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眄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

范曰二爲目而在沈家故沈視也小宋曰眇一目盲也眄邪視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沈視於身自見善惡得其正美賢於小人不能内省而旁窺它人之是非如眇目之人已則不明而好邪視也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

范曰矢直也光謂三爲思上而當夜小人沈溺聲色之美失其正直之性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謂所聞見皆不得其正如聾盲也

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測曰宛雛沈視擇食方也

○小宋本宛作寃今從諸家王曰宛雛鳳屬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擇祿而食守苦節循正道如鳳下視四方有道之國非竹實不食必擇可食之方然後集也

○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蠅惡粥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

二宋陸本蠅作繩今從范王本吴曰蠅古孕字光謂管子曰蠅婦不期銷棄粥與育同好惡讀如字五處尊位而當夜望高而志趣卑如雕鷹鷙鳥其飛翔非不高而下視腐鼠志在攫之以實其腹始若善而終於惡故曰好孕惡育也

次六見栗如纍明利以正于王測曰見栗如纍其道明也

范王本栗作票今從二宋陸本范本纍作累今從諸家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七色赤用明類爲羽又七爲失志而當夜雖明視如離婁見赤肉取之乃得惡鳥不擇祿而食危之道也

○次八盼得其藥利征測曰盼得其藥利征邁也

范小宋本利征作征利今從宋陸王本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藥利征也

○上九血如剛沈于顙前尸後喪測曰血剛沈顙終以貪敗也

宋陸本血如剛沈于顙作如血如剛沈于之顙王本作如血如剛沈于之顙小宋本作血如剛沈於顙今從范本王曰　亡之

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光謂血猶膏澤也剛當作岡沈有漁利之象九爲禍極爲晝弊爲額漁利不已沒民膏澤聚如岡陵至于沈額不知已故危亡相繼也

三方二州一部二家　內

陽家火準歸昧入內次三一十三分二十二秒日次大火寒露氣應斗建戌位律中無射

陰去其內而在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內萬物之既

宋曰既盡也

初一謹于嬰執初貞後寧測曰謹于嬰執治女政也

范王本治女政作始女政今從宋陸本嬰執古妃仇字范曰執匹也謹其妃匹男女道正室家安光謂內者室家之象居內之初故戒之也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

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測曰邪其內主遠乎寧也

范本乎作乃今從宋陸王本范曰內主謂婦也迂遠也黃中也小宋曰牀者人所安

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測曰爾儀而悲代母情也

范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王曰儀匹也小宋引昏義曰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次四好小好危喪其縕袍厲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

范本縕作蘊王本袍作飽今從宋陸本

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嬰遇庸夷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

王本庸作膺今從諸家取與娶同范曰龍以諭陽陽下于陰親迎之義也光謂親迎之禮壻御輪三周陽下陰也庸者得其常也夷等夷也

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女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

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乖於居內之宜黃昏于飛者無所定也內其羽者不能禁於內也雖欲滿宮欲無窮也不見其女者失其配偶之道終無所獲也

次七枯垣生莠嚾頭內其稚婦有測曰枯垣生莠物慶類也

王本莠作秀今從諸家范小宋本物作勿今從宋陸王本嚾胡覺切范曰白而不純謂之嚾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衰而復興者也有富有也物慶類者物情喜得其類也易曰枯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也

次八內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測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

范本不測作不可測今從諸家范曰克勝也

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

三方二州一部三家　去

陰家木準無妄漢儒解無妄爲無所復望故楊子以去準之三測曰妄行也四測曰非所望也是兼取二義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

倜張留切倡音昌是時陰陽各去其所未定萬物亦倜倡不知所處也王曰倜與俶同萬物猖狂而離散

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測曰去此靈淵不以謙將也

范曰一爲水最在下故曰靈淵去下即高非謙德也小宋曰枯園猶高上也光謂園木之枯必地高而無潤澤也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厭下思高欲去此而從彼必有殃也

○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

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處以下人故道光也

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測曰高步有露妄行也

范小宋本妄行作妄升王本作安行今從宋陸本露沾人衣禍辱之象也三爲成意而當夜小人見高位　趨之不覺涉於禍辱也

次四去于子父去于臣主測曰去于子父非所望也

范本作去于父子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既得　晝去之得宜去于子而之父去于臣而之主順于尊卑之序則咎悔不生光謂四爲福始而當晝去卑而得尊福生望外故云非所望也

次五攓其衣之庭有麇測曰攓衣有麇亦可懼也

小宋曰攓音愆舉也光謂攓衣而行庭有荊棘也麇鹿遊庭亡國之墟也五情恐懼又爲衣居尊位而當夜將去其位而失其國可無懼乎

○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測曰躬去于成攘不居也

二宋陸本成作城今從范王本攘古讓字遺以醉切范曰六爲上祿家性爲去功成身退故天遺其名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

范曰令善也王曰七居過滿而又失位當夜垂去之宜去之之惡者莫若去其德義貞正之方故雖三死猶有不令之名　滅也三者舉　其多也

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測曰月弦　恐見咎也

幾居衣切又音祈縣古懸字范曰月高弦二十　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懸歲將晚也八者老疾之　於　年爲八十如月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致　遺法後

○生不可妄動以有愆也光謂火中寒暑乃退八爲耗爲剝落如人衰老宜靜不宜動也

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

小宋引玄圖曰生陽莫如子西北則子美盡矣光謂西北陰位九爲盡弊爲殄絕居去之極而當夜已去矣故求之不得如日也歲也由西入北安可久也

三方二州二部一家　晦

陽家金準明夷入晦次七日舍房
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
喪息浪切王曰萬物恃陽以為明陽降則
物喪其明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測曰同冥獨見中獨照
也
范王本照作昭今從二宋陸本王曰處冥
晦之時而得位當晝故曰同冥獨見自守
於幽玄之中不失其正光謂一為思下又
為下下當日之晝故能獨目幽貞
次二盲征否測曰盲征否明不見道也
否方久切與不同王曰冥晦而又失位當
夜益其暗為則是以盲而有所往必有顛
躓之憂矣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故有是
象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測曰陰行陽從事
大外也
范王本大作必今從宋陸本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
范曰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
其類也光謂法度所以固國如匱之固金
凡一國之中有晦有明法度猶可守也若
彼晦而此又晦之依阿苟合類聚如一則
法度廢矣四為下祿為外它而當夜故有
是象
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測曰
日中月隆明恐挫也
王曰五為中和而又得位當晝日中月滿
之時而能戒其過盛自晦其迹既達消息
屈伸之義理則其道不窮
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測曰玄鳥維愁將
下昧也
王曰玄鳥知時之鳥六居盛滿而又失位
當夜去明向幽之象也小宋曰玄鳥乙也
光謂六為廓天涉於秋初故有茲象
次七睄提明或遵之行測曰睄提明德將遵
行也
二宋陸本睄作睄息井切義與省同或作
醒小宋音眇 一目盲也宋陸本提作猩
都黎切諸家贅辭皆無德字范本作睄提
明德因測而誤也范云明目不明 意與
眇同今從王本王本測無遵字今從諸家
王 睄古宵也七得位當晝是於宵夜之
中提明自照或遵之行斯不失其道提明
謂燭之類光謂七為消為敗損有夜之象
而當日之晝故曰提明也明謂明德之人
也昏晦之世有明德者將之眾之所從如
夜得燭眾所遵行也
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測曰視
非夷目國以喪也
諸本直皆作直今從宋陸本諸家測皆云
視直夷目今從范本范曰夷傷也光謂八
為疾瘀為耗而當夜故有是象
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
不得獨明也
宋陸王本晦冥之利作晦在上下小宋本
作晦冥冥今從范本九為晦極而當晝君
子用晦為正則如是可矣易曰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
☷ 三方二州二部二家 瞢

瞢古夢字又莫登切陽家土亦準明夷入瞢次六三十一分　三秒霜降氣應次八日舍心晦外闇瞢内昬也或曰晦二盲征否非内昬邪瞢二明腹睒天非外闇邪恒有不恒其德節有不節若文與卦反者也盲反明也明反瞢也

陰征南陽征壯物失明貞莫不瞢瞢

吳本征作延云古征字也王本作近誤也陸曰陽在南則萬物相見於離今在壯故曰瞢

○初一瞢腹睒天不覩其畛測曰瞢腹睒天無能見也

范本瞢腹明腹皆作復畛作軫今從二宋陸王本睒失冉切畛章忍切又音真范曰睒窺也王曰睒暫視也失位當夜心腹昬瞢暫視於天豈能知其疆畛哉光謂天至大而難知者也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明腹睒天覩其根測曰明腹睒天中獨爛也

范曰二爲目故明也爛明也王曰得位當晝以明達之腹仰視於天必究其根本矣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埻測曰師或導射無以辨也

王本道作遵今從宋陸范本王小宋本豚作遯蓋古字通用埻之尹切范曰師瞽者也豚遁也埻射的也光謂三思之崇也爲進人爲股肱而當夜譬如瞽師而教導人射必遠其埻不能中矣豚猶遠也

○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

范曰四金也故爲鑒鑒之正者猶爲不迷況得賢者與爲治乎資取也王曰得位當晝則是能正其鑒無所迷非獨自正於已亦爲人之所資取其明也

○次五倍明仮光觸蒙昬測曰倍明仮光人所叛也

宋陸本作人所瀕也范本作人可頻也小宋本作人所頻也今從王本王曰仮古反字五當盛位而處陰當夜迷而不復故有背明之象

○次六瞢瞢之離不宜熒且姽測曰瞢瞢之離中不眩也

王本宜作肎古肯字今從二宋陸范本宋陸本姽作姬小宋本且姽作其姬云姬居宜切細腰美婦也今從范王本范本不眩作薆薆小宋本作芰芰符少切雲物之零落貌今從王本姽牛委貌姽乃果五果二切范曰姽小貌王曰六居陰位又當晝時為瞢之主以正群迷者也瞢瞢之離自昬而明熒小光有所眩惑姽弱也光謂自昬而明非盛彊不能濟也故不宜熒且姽

○次七瞢好明其所惡測曰瞢好之惡著不昧也

范本作著不可昧也王本作著昧也今從二宋陸本

○次八昬辰利于月小貞未有及星測曰昬辰利月尚可願也

范本未有及星作末及星王本作禾有及

星今從二宋陸本宋曰以月繼日故猶可顧也

上九時髮髮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哿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

王本笄作筭今從諸家王以髮爲古嗟字哿爲珈音加

☷三方一州二部三家 窮

陽家水準困入窮次九日舍尾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

小宋本陰氣作群陰王小宋本窮遽作窮處今從宋陸范本六合之間謂之宇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

次三窮思達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

王本師作思小宋本心作中今從宋陸范本三爲成意爲進人困而學之者也能盡其心則無不達矣師何遠哉

次四土不和木科楕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

楕徒和切王曰科楕木病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得位困民以自奉民困則國危譬猶土瘠則本病矣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次五羹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測曰食不糝猶不失其正也

范本賛測皆云羹無糝今從二宋陸王本糝桑感切王曰得位居中爲窮之主不失處窮之宜羹無糝其腹坎坎然空乏然猶不失賢聖之範處窮之美莫過是焉陳曰糝碎米也

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

焚山而獵涸澤而漁所獲雖多後無繼也重歛以窮民民窮則犯上災必迨其身矣

次七正其足蹛于狴獄三歲見録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

狴音弊王曰蹛與跌同得位當晝正足遇跌時之窮非已招也録寬録也讀爲慮窮不失正宜其險而得平小宋曰蹛音帶蹈也光謂狴牢也七離咎而犯災故有是象

次八涉于霜雪槼項于郝測曰槼項于郝亦不足生也

宋陸本項作頂今從范王小宋本郝與郝同王曰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足涉于霜雪犯難而行也槼項于郝困繫之重也

上九破壁毀圭曰竈生鼃天禍以他測曰破壁毀圭逢不幸也

范本鼃作鼁音猛今從二宋陸王本鼃烏媧切王曰時數已極不能反之於通雖得位當晝而不免於患破壁毀圭失其所寳也曰竈生鼃無所復食也大禍以它者咎非它作也光謂破壁毀圭其人可珍而遭時不幸也禍之極窮之至故有是象

集註太玄經卷之五

三方二州三部一家　割

陰家火準剝

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

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小宋本小宋本陰氣作羣陰宋曰殺衰也所介切王曰陰氣勝故殺傷萬物陽形消故縣而不用爲陰氣所殺也讀如字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

王本中無外作中外無今從宋陸范本耳目所以輔衛心腹耳目割則心腹危矣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惡忠忌諫自賊其聰明者也

次二割其肬贅利以無穢測曰割其肬贅惡不得大也

肬音尤贅之芮切王曰肬贅身之惡也割而去之無復滋大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自攻其惡不使滋大者也

次三割鼻食口喪其息主測曰割鼻喪主損無榮也

虞本食作飴今從陸范王本范曰鼻者氣息之主王曰割之不得其宜是割鼻以喪其口

次四宰割平平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

王曰四居臣之盛而當晝宰割於物有均平之德光謂四爲下祿君子之始得位者也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測曰割其股肱亡大臣也

宋陸本亡作忘王本作無今從范本王曰五居君位而當夜無君之德是割其股肱而以求理宜喪失所乘服矣光謂服馬所以負軛而夾輈任重致遠亦大臣之象也

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測曰割之無創道可分也

六居盛位而當晝分布其道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四方靡不充足而於道無所虧損也

次七紫蜺矞雲朋圍日其疾不割測曰紫蜺矞雲不知刋也

二宋陸本作不利刋也今從范本王本朋作明今從二宋陸范本矞余律切王曰紫蜺妖氣矞雲日旁刺日之氣光謂七爲敗損而當夜如小人結黨以敝惑其君爲國之患君不能割除也

次八割其蠹得我心疾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

王小宋本蠹作矞今從宋陸范本便步邊切八爲禍中而當晝能割除姧蠹得我心之所疾惡者也

上九割肉取骨滅頂于血測曰割肉滅血不能自全也

割剝之極民既困窮君亦不能自全故曰滅頂于血也

三方二州三部二家　止

陽家木準艮

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

小宋本作太陰止物於上今從諸家本宋曰謂是時物上隔陰氣下歸陽氣各止其

所而不行也
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測曰止于止智足明也
小宋本止于上內作止于內今從諸家一爲思始而當晝止得其所者也夫智之不明誘於外物者也故止于可止之所則內明而無咎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次二車軔俟馬首止測曰車軔俟不可以行也
范本測車軔俟作車軔馬止今從宋陸王本吳曰軔而振切礙輪木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智不足以燭理就止則可行則凶也
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測曰關其門戶禦不當也
王本禦作圉今從范本光謂蠱惑也禦亦止也三爲戶又思之崇也人爲成意而當晝君子三思而行苟狂惑不當不可復掩故於成意之時必慎而後發也
次四止于童木求其疏穀測曰止于童木其求窮也
范本其求窮作求其窮今從宋陸本王曰童木謂 然無枝榦者疏穀謂草木之可食者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干祿而不得其道必無獲也
次五柱奠廬蓋蓋車轂均疏測曰柱及蓋轂貴中也
范本轂作穀今從二宋陸王本轂轂古字通王曰奠定也如柱之定於廬舍之中得其所止蓋之蓋覆於車車運而蓋不運轂之均其疏數以湊群輻輻雖運而已常處中此皆以止爲用者也五居中得位善於止道故取象焉光謂廬草舍之圓者 必先植柱於中央以定之蓋有斗以受弓輪有轂以均輻人心所止允執厥中如此三者故可貴也
次六方輪廉軸坎坷其輿測曰方輪坎坷還自震也
范本廉作廣今從諸家范小宋本坎坷作坎坎今從宋陸本坎軻皆音可王曰輪方必止軸廉必輟以之進路必坎坎然振其車輿而不獲其適矣光謂六爲上祿爲盛多而當夜小人進不以道雖止於盛位終不得安也
次七車纍其傀馬攖其蹄止貞測曰車纍馬攖行可鄰也
宋陸本傀作傍范本作俔今從小宋本小宋本鄰作憐今從宋陸范本傀陳音雉吳音馳攖吳良涉切諸家或作攝筆誤也范曰傀輪也攖躐也王曰纍有所繫也攖有所挂也車纍馬攖宜乎止以求正光謂七爲失志爲敗損而當晝故纍攖也君子見險而止則不失其正矣
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善馬很惡馬很絕弸破車終不偃測曰弓反馬很終不可以也
王本作弓善反馬善很惡馬很宋本作弓善反惡弓反馬善很惡馬很范本很作恨今很從諸家餘從范弸薄萌切宋曰絕弦

破車故不可用也范曰弸弦也偃止也王曰弓之反戾不可以射馬之很惡不可以御而强用之必有絶弸破車之患終不可偃息而止矣光謂弓雖善而好反馬雖善而性很終不可用況其惡者乎八爲禍中爲剥落而當夜小人邪愎而不知止者也荀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上九折于株木輆于砟石止測曰折木輆石君子所止也

○宋陸本砟作砐彼驗切小宋本作磏音仙○王本作跲音止云擲繒石也今從之吳曰輆音愷礙也光謂九爲限爲石又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道既不行則當止矣

☵ 三方二州三部三家　堅

陰家金亦準艮入堅初一八分二十秒日次析木立冬氣應斗建亥位律中應鍾陸曰艮爲山石又爲木多節皆堅貌

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堅彊

小宋本形作貌冒作㕽今從諸家胼部田切喪息浪切宋曰胼謂盛也緒業也謂是時陰氣壯盛陽喪其業無能爲矣故萬物依陰氣競謂彊也范曰胼固也王曰胼冒密盛貌

初一磐石固内不化貞測曰磐石固内不可化也

小宋本磐石作堅磐宋陸本化貞作不貞王小宋本作不化其貞宋陸本測作磐固内中不可化也今皆從范本光謂一爲下人爲思始而當夜小人頑愚心如磐石之堅不可化而入於正也孔子曰惟下愚不移

○次二堅白玉形内化貞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爲也

宋陸本無化字小宋本形作狀今從范王本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心雖堅固絜白如玉之美然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内化日新以就於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

宋陸本凌作陵今從范王小宋本宋曰齊中也范曰在於堅冰之月令不凌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光謂三爲成意而當夜小人處心不堅善惡交戰二三其德有始無卒不能行無越思允執其中如冰欲堅於外而從陽泄其中終不能成也

次四小蠭營營螮其蛡蛡不介在堅螮測曰小蠭營營固其氐也

宋陸本營作熒無在字王本介作分吳曰蠭與蜂同范作螽誤也螮都計切蛡音詡

○又音弋今蠭從諸家營介從范本宋曰氐○本也范曰螮德也蛡國也王曰螮蠭子也蛡其房也光謂螮與蔕通謂蠭房之蔕也介大也螮以喻德蛡以喻國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修德以保其位國不在大在勤德以固其本而已亦猶小蠭營營將爲房必先爲其蔕房不在大但蔕堅則不墜矣

次五蛡大螮小虛測曰蛡大螮小國虛空也

范曰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而當夜小人享

盛福而不能守國雖大而德薄如逢蠭房大而蒂小其墜不久矣虛者言其外勢彊盛而中實無有也

次六載蝶紗紗縣于九州測曰載蝶之縣民以康也

小宋本紗作丝音幽云丝丝微貌今從諸家載與纖同縣與懸同王曰紗與眇同光謂六爲上祿爲盛多爲極大而當晝天子秉德之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如載蒂之縣大房也

○次七堅顛觸冢測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

顛項也七爲失志爲敗損爲下山而當夜小人彊很而不知道如用其堅項進觸丘冢不知所如也

次八恫堅禍維用解蝝之貞測曰恫堅禍用直方也

恫與怙同解蝝與獬豸同王曰解蝝觸邪之獸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恃其堅而犯禍者也然君子之志在於觸邪雖堅以蹈禍不失其正也

上九逢蠭焚其翄喪于尸測曰逢蠭焚其翄所憑喪也

宋陸本作逢蠭焚其翄今從范王小宋本喪息浪切范曰尸主也光謂翄當作翅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爲惡之堅至於覆家如逢蠭自焚其房失其所主也易曰鳥焚其巢

一方三州一部三家 成

陽家水準既濟入成次九日舍箕

陰氣方清陽藏於靈物濟成形

范本陰氣方清作陰氣方消小宋本作太陰方清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地稱靈陸曰清寒也光謂陽藏地中潛爲物主物賴以濟得成其形

○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

王曰處成之初得位當晝功成若否不伐其功則其用不已而冥契於道也光謂一爲思下而當晝君子之道闇然日彰冥者隱而不顯也老子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逐也

王本改字止一今從諸家王曰失位當夜成之尚微而又改之則事必不成且危殆也光謂二爲反復而當夜小人秉心不壹必無成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逐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

王曰事之既成已躍而進又縮而退知自戒懼則進而無咎光謂三爲成意而當晝君子臨事而懼躍縮未決所以然者以事之既成則如鳥之飛不可復逐故進退宜慎也易曰或躍在淵無咎

○次四將成矜敗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

王曰失位當夜是將成而矜必敗其成成功之道惡其矜伐也光謂四爲下祿故將成也當夜故矜也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諸侯叛者九國

次五中成獨督大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

小宋本作中能成今從諸家本中和莫盛

乎五而當晝王者功成獨運皇極以督四方德業光大者也

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謙也

小宋本作成魁瑣瑣今從諸家范本謙作讓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雖爲成之魁主而內懷瑣細之行必且墮其功而獲禍矣光謂六爲極大而當夜凡大功既成則人欲分功者多矣爲其首者旣尸其大必分其細以與人則衆無不悅若欲兼而有之則爲衆所疾反因成功以獲禍矣

次七成闕補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

宋陸本承作依今從范王本范曰七爲失志故闕也君子之道善於補過故有闕則補之王曰成功之下難以承之當思補過之道也

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

王本亡作止今從諸家范曰八木也秋之所成也光謂小人當可成之時而無德以成之失時之中故天降咎而失正也

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

小宋本作小人毀成今從諸家九爲盡弊而當晝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成窮而入于敗物理自然敗則毀其成矣君子知成之必毀也故常自抑損使不至于成以終其福祿也養由基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子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謂此類也

䷔ 一方三州三部二家 闞

陰家火準噬嗑范王讀爲緻密之緻陳以闞爲闉陟栗切閉門也昊曰闉丁結切與窒同陸曰嗑者合也闞亦陰陽相闞闉也陰陽交跌相闉成一其禍泣萬物

宋曰謂是時陰跌與閉於上陽跌衰守於下下上閉守其闉密如一矣光謂跌猶過甚也

初一圜方杌棿其內窾換測曰圜方杌棿內相失也

杌音兀棿音臬窾音款范曰水在火家更相克如圓鑿方枘杌棿不安光謂闞合也一爲思始而當夜其心不合者也

次二闞無間測曰無間之闞一其二也

范曰二火合會闞密如一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其合無間二如一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于室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

王小宋本無龍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襲入也

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測曰滅鼻之貞沒所芳也

宋陸本作所沒方也范小宋本作沒所勞也今從王本闞準噬嗑故有食象四爲福始而當晝飲食之來先覺臭方見得思義不可失正也

次五齧骨折齒滿缶測曰齧骨折齒大貪利

也

五爲福中而當夜小人貪利以自傷者也

易曰噬腊肉遇毒

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測曰飲汗吭吭道足嗜也

王本吭吭作吪吪小宋本汗作汚音烏吭作吪山劣反云吪吪小飲也道足嗜作道得嗜今從宋陸范本范曰汗潤澤也潤澤多吪吪然也光謂六爲盛多爲極大君子所嗜者道雖多取而無害也

次七闘其差前合後離測曰闘其差其合離也

七爲消爲敗損而當夜故闘寤自是而差跌前合後離也

次八輔其折廬其缺其人暉且偈測曰輔折廬缺猶可善也

宋陸本廬作盧今從范王本陳音廬烏合切小宋偈音傑范曰覆庇其瑕廬其缺也王曰能輔助其折廬藏其缺小宋曰偈武勇也光謂八爲耗爲剥落而當晝故有是象

上九陰陽啓化其變赤白測曰陰赤陽白極則反也

范本測作陰陽啓化極則反也王本作陰陽赤白極作反也小宋本啓作啓音啓赤作殷烏閑反測曰陰殷陽白極作反也今從宋陸本化五禾切王曰化古化字吳曰吪化也光謂閟者陰陽閉塞不通之象物極則反故復變而開通化生萬物萌赤牙白也

☵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失

陽家木準大過入失次四二十六分十一秒小雪氣應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拘陷不測

宋曰謂是時陽爲賊陰所攻奪不能復有所得也

初一刺虛滅刃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者思之微也生神莫先乎一而當晝君子雖或有失能深思遠慮自其幾微而正之不形於外如以刃刺虛雖復滅刃終無傷夷之迹也

次二藐德靈微失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

宋陸范本微作徵今從王本藐音眇藐猶遠小也二爲思中故曰藐德得失之機既靈且微而時當夜小人不能慎微以至大失也

次三卒而從而卹而棘而于其心祖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

王曰卒終也從順也卹憂也棘敬也三居失之時得位當晝是能終順大道卹憂過失而加之以棘敬焉于其心祖者心之思慮以此爲主也光謂三爲成意當晝故有是象一正之於未形三改之於既成

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測曰信過不食失禄正也

范本作正禄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居失之時而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失則是信其過差之行而不食焉至于側匿言終日

也終日不食必且喪其身矣食又喻祿故
測丑言之小宋曰日斜爲側日沒爲匿光
謂四爲下祿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愆測曰黃
兒以中過以洗也
兒五稽切范曰黃兒謂年老有黃髮兒齒
之徵也宋曰髮白復變謂之黃齒落復生
謂之兒蕃蘺也能以中正而爲蕃蘺
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測曰
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
○范曰不修其德而據上祿倉滿田蕪百姓○
罷極食實困根本基不固失之甚也光謂
六爲上祿爲盛多爲極大而當夜故有是
象百姓足而君足猶養根而食實也
次七疾則藥巫則酌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
也
范曰巫以謝闕闕除疾瘳酌以福之也光
謂七爲禍下離咎而祀舊而時當晝故有
是象
次八雌鳴于辰牝角魚木測曰雌鳴于辰厥
正反也
范曰牝雞無晨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
失之甚也
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測曰改于尸尚不遠
也
范曰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沒猶存不以
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
自改王曰先賢垂勸戒之深死而後改猶
謂之不遠光謂生時之失死告子孫而改
之猶未爲遠也楚恭王臨薨告令尹進貿○
蘇而逐申侯劉向曰於以開後嗣覺來世
猶愈於沒身不寤者也貿字書無之申侯
楚文王之臣新序之誤也

三方三州三部一家　劇

陰家金亦準大過入劇次　日舍南斗王
曰劇極也過差之極光謂大過棟橈之世
劇亦離亂之象
陰窮大泣於陽無介倍離之劇
王小宋本泣作位范本無於字王本介作
分范本倍作儔小宋本作倍音仍慈也今
從宋陸本倍音儔宋曰泣於陽使陽泣也
謂是時陰氣極大陵弱於陽使其泣無復
有纖介之功於萬物也光謂倍古儔字儔
類也凡物得陽而生者皆陽之類也陰既
窮大用事凡陽之類皆遭離其劇禍也
初一骨纍其肉幽測曰骨纍其肉賊內行也
宋陸范皆作骨欒其肉內幽今從王小宋
本骨肉相親之物一爲思始而當夜禍亂
之本自其內生如骨纍繫其肉潛隱而人
莫之見也
○次二血出之蝕凶貞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內○
傷也
范本作君子傷之今從二宋陸王本
次三酒作失德鬼睒其室測曰酒作失德不
能將也
范本將作持今從二宋陸王本睒失冉切
王曰睒視也
次四食于劇父母來餕若測曰食劇以若爲
順祿也
范小宋本來作釆今從宋陸王本餕音俊

爲于爲切范曰餕熟食也若順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仕於亂世求祿以食其親不失於順也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豬攫袴與襦測曰出野見虛　足也

王本虎作唐今從諸家虛與墟同攫音𢙇取也袴與袴同襦音儒短衣也王曰出乎田野而見丘虛光謂五爲中祿而當夜小人乘亂世而居盛位務爲貪暴以殘民如虎牧豬民無所措其手足也

○次六四國滿斯宅測曰四國滿斯求安宅也○

次七䴥而丰而戴禍顏而測曰䴥而丰而戴禍較也

范本丰作丯　王本作牛小宋本作手今從宋陸本䴥普表切丰敷容切較音角

次八餅纍于繘貞　測曰纍于餅厥職迫也

范本測作餅纍繘厥職迫也今從二宋陸王本繘餘律切

上九海水群飛蔽于天杭測曰海水群飛終不可語也

范本弊作蔽王小宋本語作落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天作大今從諸家

☷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馴

陽家土準坤宋曰坤順也馴亦順也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

宋曰謂陰成功於是將大順時歸之於陽其事渾沌無有端際莫能見其根源也

初一黃靈幽貞馴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

故黃生神故靈下下故幽當晝故貞思慮之　德順而能正者也

○次二𪓰其膏女子之勞不靜亡命測曰𪓰膏○之亡不能　浮也

宋陸本𪓰作繩小宋本作娓音鷂云美好也今從范王本王本亡作正今從諸家吳曰𪓰古孕字范曰膏潤澤也

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

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坤爲母三性喜情仁又爲多子而當晝故曰牝貞常慈言常慈乃婦人之正道也三爲木爲思上爲成意爲自如能不忘其本者也

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測曰徇其勞伐善也

小宋本作不如五五之豪今從諸家王曰德兼千人爲豪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事君則伐其功不如五之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王本靈作虛今從諸家小宋本靈囊作靈○括巨橐今從諸家王曰珍者爲物所貴黃者得中之義光謂五爲囊囊爲包地之爲物含弘光大故曰靈囊大包五居盛位而當晝君子爲臣位高而不驕功大而不伐故有是象易曰黃裳元吉

○次六囊失括泄珍器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

小宋本囊亦作橐今從諸家六爲穴爲竇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含章以從王事如囊之失結而泄珍器也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
七離各犯畨而當晝君子事上獻可替否行之以方守之以堅雖有犯無隱而不失其順得爲臣之正道故利也
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命測曰馴非其正無所統一也
八爲疾瘀爲耗爲剝落而當夜小人事上左右前御是非可否惟君是順不能守道執一故不保其命也
○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
九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事君盡節有死無貳順義忘生所賴者天之正命耳
三方三州二部三家將
陰家水準未濟入將次八日次星紀大雪氣應斗建子位律中黃鍾陸曰將者陰陽窮上反下甫當復升既濟曰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其義同之
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

王本始作如今從諸家宋曰謂是時陰成物於上功成者退故陽氣復始之於下也
初一將造邪元厲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
范曰厲危也元始也王曰居將之初而失位當夜將造於邪者也以危爲本故云作主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將無疵元睟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
范曰睟絕也王曰得位當晝將寡其過故曰將無疵也二之本質純睟故云元睟始而無疵後必易繼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三鑪鈞否利用止測曰鑪鈞否化內傷也
宋陸測作鈞不化內傷也今從范王本范曰冶爲鑪陶爲鈞王曰鑪鈞者造物之始始而不以其道利在速止也將道益盛而失位當夜將而不以理者也光謂否音鄙不善也三爲成意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四將飛得羽利以登于天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彊也
四爲下祿爲外它而當晝君得位人復輔之如將飛而得羽也
次五大爵將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測曰大雀拔翮不足賴也
王曰五居盛位當爲首主而失位當夜乘於其宜如大鳥將飛而拔其六翮雖有毛羽之衆安得有所飛哉光謂晉平公曰吾食客三千餘人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曰鴻鵠沖天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毳也
○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將衰降測曰日失烈烈○自光大也
宋陸本衰降作褏隆王本降亦作隆今從范小宋本小宋失作昊今從諸家范曰降下也五爲日中故六爲日昳也烈烈盛也日之熱恒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光謂失與昳同徒結切六爲上祿然過中而當晝雖有烈烈之盛君子知其將衰能自降抑故不失其光大也
次七趺船跋車其害不遐測曰趺船跋車不

遂害也
王本船作肱逭作令從宋陸范本跌古穴切跋蒲撥切范曰七爲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主故蹋跌之棄治之具害自己招故不遠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故有是象國之將敗先棄賢輔

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
范曰小子謂百姓也在禍難中若在淵也○丈人播船而濟之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故有是象

○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測曰緣枯不黃蠶功敗也
范本測緣枯不黃作緣于枯桑王本作枯桑不黃今從宋陸本范曰蠶之初生有毛爲老故爲紅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無所復將紅蠶蠶之病者而緣於枯桑則何由成其繭矣不黃謂不中用也

三方三州三部二家 難
乃旦切陽家火準蹇
陰氣方難水凝地坼陽弱於淵
小宋本陰氣方難作太陰難今從諸家小宋曰陰窮極陽信　復陰懼於陽大作險難

初一難我冥冥測曰難我冥冥見未形也
范本作未見形也今從二宋陸王本難者阻抑之象一思之微也而當晝阻抑禍惡於未形之時夫何病哉

○次二凍于冰瀆狂馬揣木測曰狂馬揣木妄生也
范本無于字揣作揣今從二宋陸王本

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測曰中堅剛終莫傾也
王本傾作顚今從諸家三爲成意而當晝心能堅剛以阻抑非常者也

次四卵破石䃕測曰卵破之歸小人難也
宋陸王本難作雜今從范小宋本歸徒玩切王曰當難之時失位當夜不知難之道是故以卵破石則其䃕壞而不生也必矣

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
王曰得位處中爲難之主是能窒塞其端而無間則禍難無自入矣雖處大難之際不勞勤力而遂免焉

次六大車川川上軛于山下觸于川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軔也
宋陸王本川川作巛巛吳曰巛古川字范王小宋本上下軔作上下軗今從宋陸本吳曰軗苦海切礙也軔而振切范曰川川重遲之貌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不得免難之宜

○次七拔石砂砂力没以引測曰拔石砂砂乘時也
范本引作盡今從二宋陸王本砂之人切宋曰時謂晝也范曰石以諭難砂砂難致之貌五曰力没謂盡力而引將出於難也勞而僅免以得位當晝故也

次八觸石決木維折角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

王曰難道轉極而失位當夜無以自免是觸石決木必遇折角之凶光謂遇難當循理以免乃與木石爲敵非所以治難也

上九角觟鯱終以直其有犯測曰角觟鯱終以直之也

范本觟鯱作解豸范王本其有犯作其有施小宋本作有所施今從宋陸本觟鯱與解豸同觟音蟹鯱直介切王曰處難之極而得位當晝是以直免禍　用其解鯱之角以直之終必有所施而不至於咎悔也光謂解豸之角所犯必以直也

☷ 三方三州三部二家　勤

陰家木亦準蹇

太陰凍沍難創於外微陽邸冥膂力於内

諸家無太字今從小宋本小宋本冥作寘今從諸家難奴板切吳曰悚懼也邸與抵同王曰陰氣以極雖凍沍凝閉而難恐創艾於外陽氣尚微而將邸觸冥昧之中以見其膂力於内陰極陽生之漸故象勤勞

初一勤謀于心否貞測曰勤謀否貞中不正也

諸家無謀字今從宋陸本王曰處勤之初而失位當夜勤而不以其道者也否貞不正之謂也光謂一爲思始爲勤勞居勤家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勞有恩勤悾悾君子有中測曰勞有恩勤有諸情也

悾音空王曰二得位當晝得勤之道勞而有恩勤不虛施者也空空猶款款也勤之而款款不倦其勤者也又得君子之中道則何咎悔之能及乎光謂中衷情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盡忠於人恩斯勤斯至誠悾悾非徒有於外者也

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繈扶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也

小宋本未得作未有今從諸家二宋陸范本扶皆作杖今從王本繈居兩切宋曰羈角謂童幼也王曰男角女羈孩子之飾也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呱呱泣聲繈抱扶持也若孩童之吾吾而泣不得長者抱持之雖勤勞怨苦終無所歸以喻三當勞苦之時而失位當夜無所復歸故云然也

次四勤于力放陪忘食大人有克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

范本陪作倍今從二宋陸王本宋陸本德作得今從范王小宋本放甫罔切王曰勤道轉盛而得位當晝不失其宜是當勤難之時而能勤其力放乎陪隸之事而忘其祿食之報有大人之德乃能之以至于成功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五狂蹇蹇禍邇福遠測曰狂之蹇蹇遠乎福也

宋陸范本狂作徃今從王小宋本王曰五居盛位而失位當夜勤而大失其宜故象狂而蹇蹇宜其遠福而近禍矣

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測曰勤有成功天所求輔也

宋陸王本作天夾也宋曰夾近也近之所以福也陸曰夾者洽也小宋本作天所夾輔今從范本王曰六居盛位而得位當晝

故幾近也
次七勞牽不其鼻于尾幹測曰勞牽之幹其
道逆也
范曰牽牛不其鼻而尾故勞幹也光謂七
爲索爲繩又爲失志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却測曰勞踖其心
殉國也
踖吳資昔切小宋音鵲
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測曰其
○勤其勤勞不得也
王曰九居元極之地而又失時當夜勤而
不以其道者也○
☷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養
陽家金準頤九之末天度氣餘猶有六十
分二十四秒躋當四十分一十六秒贏當
二十分八秒
陰弸于野陽蘁萬物赤之於下
宋陸本弸作弸王本作殆小宋赤作赧今
皆從范本[illegible]
吳侯切吳音數范曰盛極稱弸蘁隱也物
之初生其色赤謂是時陰氣盛極於野
故陽隱藏萬物赤之於下陸曰蘁讀與漚
菅之漚同言陽養漚萬物之根使皆赤光
謂弸也
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
不外也
小宋本美厥靈根作美厥靈元今從諸家
爲思下存神固本所以養生
次二墨養邪元函匪貞測曰墨養邪中心敗
○也
范本匪作否今從二宋陸王本吳曰墨與○
默同函胡男切王曰失位當夜失養之宜
默然養其邪僻之道光謂元始也二爲思
中而當夜小人之惡雖未著於言行養其
邪端內含非正終不能入於君子之塗
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測曰糞以肥丘中
光大也
荄古哀切王曰得位當晝善於養道故象
糞於肥丘之上以育草木之根荄則其滋
茂蕃昌可立待矣
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傁傁利用征賈測曰燕
食扁扁志在賴也
小宋本在作有今從諸家扁音篇傁居蝬
切賈音古宋曰賴利也光謂四爲下祿而
當夜小人得位志在求利以自養如燕之
飛扁扁然傁食而已此乃行賈之道耳
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測曰黃
心在腹上德天也
范本上德作上得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
言上德如天施也光謂黃中也骨枯槁之○
物也孚信之治者也五爲福中而當晝爲
養之主允執其中以養天下雖白骨可以
生肉況於人乎況於鳥獸草木乎其德如
天雲行雨施治于四表萬物不可德之而
報復也
次六次次一日三饁秖牛之兆肥不利測曰
次次之饁肥無身也
王本無次次字小宋本作沉沉睢睢又曰
肥沒　今從宋陸范本吳曰次與䞘同
音咨范曰次次不安之貌巳卜之牛待肥

則用故無身也陸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養之太過而不得其宜者也故象一日三饋以豐其食若神祇郊廟之牛芻秣過當已應卜郊之兆然而體益肥則益不利於身矣光謂六爲上祿當夜故有是象

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

宋陸本徽作微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理近於危然得位當晝君子處之則吉小人婦人處之則凶若小子牽象力不○服制必有顛危之患唯君子知時之極以道養其病乃可以得終吉焉一吉一凶二道相反故曰不相因也光謂徽大索謂縻縶也猛猛獸也七爲敗損爲禍階故曰病時當晝故爲君子養之太過福極禍來小人不量其力尚欲固其所養君子知時與之消息如養病然故無咎也

次八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壟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

八爲禍中當夜小人固養不已如骨鯁其咽不能自脫以致大禍如毒疾之發而不可救藥也

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測曰星如歲如終養始也

范本作終始養今從宋陸王本養之上九居首贊之末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更始以終養始以初繼末循環無端此天道之所以無窮也

踦贊一

○水踦不足也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半其不足者半日爲踦贊踦居宜切

凍登赤天晏入玄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

范曰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凍在天上故爲首也光謂赤陽之盛也玄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自始以來陰陽之相生晝夜之相成善惡之相傾治亂之相仍得失之相乘吉凶之相承皆天人自然之理也

嬴贊二

火嬴有餘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有餘者四分日之一爲嬴贊嬴一作贏

一虛一嬴踦所生測曰虛嬴踦踦僵無已也

范小宋本踦作踦奇范本僵作禪今從宋陸王本僵古禪字時戰切陸曰陰極陽生更相僵代無窮已也光謂數之踦嬴雖天地不能齊也夫惟不齊乃能變化生生○無窮是故曰二十九日有踦而遷次月二○十七日有踦而周天然後有晦朔十干十二支然後有六甲此其所以爲長久也

集註太玄經卷之六